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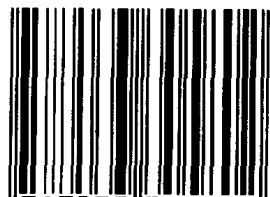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六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2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 經部第七六册目次

## 經部・詩類

# 詩經詳說九十四卷（三）

〔清〕冉覲祖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 詩經詳說卷四十九

牟陽冉覲祖輯撰

## 小弁之什

弁（頻）彼鸒斯（句）（斯韻）歸飛提提（句）（提韻）民（頻）莫不穀（句）我獨于罹（句）（罹韻）何辜于天（句）我罪伊何（句）（何韻）心之憂矣（句）云如之何（句）（何韻）

興也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斯語辭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

毛傳弁樂也鸒卑居雅烏也提提羣貌　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



宜咎將殺之　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鄭箋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　穀養于曰罹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曰以憂也

孔疏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是也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烏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

史記周本紀曰幽王三年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太子之母申侯女爲后欲廢后幷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以其子伯服爲太子又鄭語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是放而欲殺之事也

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言舜之怨慕父母之時日往于田號泣訴于旻天于我之父母也

舊說幽王太子宜白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問伊川謂小弁之怨與舜不同何也朱子曰舜之怨返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爲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歟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卻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與自以爲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慶源輔氏曰怨者怨咎己之不得其親慕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

疏義物得自如人不如烏故以起興

說約首四句反興 集傳疏義大全後四句俱無音叶然六帖通章作一韻則魯詩世學何亟音奚解亦同也但照巧言末章例則爲通章一韻者當以提斯罹伊之爲叶韻在兩何字之上此先儒所未發

合訂此章蓋負罪引慝之語何辜于天天卽親也不敢斥言之故呼天而言云如之何乃心口相商以求解免之辭猶俗云若何處置之意非竟安於廢棄也

集解按聲飛安閒集注故以反興獨罹然提提上著一歸字亦似照宜臼被廢如窮人無歸而言興之取義

衍義四句分上興己不得於親下致怨慕而安之也何辜二句兩何字重致其辭以探見廢之由而已之無罪意默寓於其中矣此於舜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略同但舜以己爲必有罪宜臼似以己爲無罪而疑其有何辜也意味自是不同勿講太好 我獨于罹謂獨得罪於父母而憂也何辜二句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而不見愛於父也

正解以烏之得所歸與己之失所怙蓋反興也烏孝烏能反哺故興意有取於此

按何辜二句似複時講上句屬天下句屬親可用一說何辜是不知何以得罪於父也我罪是自省其罪也

講父之於子天性之至親也子之不得於父天倫之大變也我何不幸而遭其變乎今夫弁飛之鸒斯則歸飛提提而適安閒之性矣今民皆有父子之親而莫不善也我反被父母之棄而獨罹於憂傷鸒斯之不如矣反而思之意者我之有辜於天乎不知其何



辜於天也抑我之得罪於父母乎不知我罪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以心之憂矣亦安之而已其將柰之何哉

**踧踧周道**句道韻**鞫爲茂草**句草韻**我心憂傷**句**惄焉如擣**句擣韻**假寐永歎**句**維憂用老**句老韻**心之憂矣**句**疢如疾首**句首韻

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

毛傳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　惄思也擣心疾也

鄭箋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

孔疏我心爲之憂傷惄焉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又假寐之中長歎此事維是憂而用致於老矣其我心之憂矣以成疢病如人之疾首者疾首謂頭痛也　惄思釋詁文擣心疾所思在心復云如擣則似物擣心故云心疾也說文云擣手椎一曰築也　宣二年左傳說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

踧踧周道則將鞫爲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疊山謝氏曰惄焉如擣其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

慶源輔氏曰維憂用老維憂能老人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之以疢如疾首頭痛最叵忍疢如疾首則其病甚矣

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惄焉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疢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疏義平易之路一或塞之則生草憂傷之事一或念

之而痛心皆先事而致慮之之意切以一廢一舉相
對也
說約按集傳叶反皆以就首字也古義有韻　纂序
按道草擣老本可一韻俱改就首字畢竟多事若將
首字讀如少以叶上較妥
合訂以我心憂傷二句作一頭假寐四句疊遞說下
言憂之之甚不特能使人老又能使人病有一節深
一節意
衍義四句分上與已之心有所憂下言其憂之甚也
以平易之道路鞫之則草生與憂傷之事念之則心



痛如擣毛傳云擣心疾也朱注只云擣舂也可見是
震動不寧之意若作心疾則下憂之深與又甚意難
明矣疢如疾首乃不病而病之意蓋人頭痛最難堪
故言此以見其憂之甚
正解鞫之爲窮以道路窮盡而言言盡爲茂草也雖
是興意而恍見異時黍離景象
指南諸家都分爲三截講從中過云然曰如擣猶止
於痛也然曰用老猶止於衰也似太碎破詩人渾成
口氣愚意盡宜疊相承說去猶有自然之序不必屑
屑分剖也

按惄焉如擣是形容憂傷之狀凡人憂深則心跳此
句且不必言病假寐二句言憂能使人老心之憂二
句言憂能使人病出其憂心如擣至於老且首痛也
如此方不混朱傳意是如此　疢病也疾痛也因憂
而病其狀如首痛也
講然我之憂終有不能安者彼踧踧然平易之周道
一或鞫之則將盡爲茂草矣況我心有憂傷之事一
或念之則惄焉痛心如物之擣矣是以精神憒眊假
寐之中不忘永歎維是多憂雖未老而用老也而且
心之憂矣日深以至於病如疾首然蓋不能爲情之



甚也

**維桑與梓**句梓韻**必恭敬止**句止韻**靡瞻匪父**句**靡依匪母**句母韻**不屬于毛**句**不離于裏**句裏韻**天之生我**句**我辰安在**句在韻

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
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
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
毛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　毛在外陽以言
父裏在內陰以言母　辰時也
鄭箋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

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於我　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孔疏此假之於凡人非謂幽王所樹桑梓　人體皆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　此太子爲父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也　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是也



言桑梓父母所植尙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於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疊山謝氏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　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果在何歟不可得而知也

說約按魯詩世學作我辰何以必附會也古義紙韻合訂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語意猶云更無倚賴惟有父母耳此以天性至情言非謂我瞻依父母父母亦當我愛也不屬於毛二句乃求其見棄之故而不得因爲是驚怪不自信之辭我辰安在者自咎其命之窮謂値凶時而生也

衍義四句分上興己之深愛乎親下推其所以不見愛於親而歸之天也桑梓二句以情愛輕重相對而爲興桑梓必加恭敬只是不敢輕賤翦伐之意蓋愛其親以及其植也喘息呼吸氣通於親屬毛也生之膝下一體而分離裏也注不祥主賊恩之禍言卽被廢事也蓋求不愛之說而不可得故無所歸咎而推



之於天也

正解尊父故曰瞻親母故曰依瞻者仰望敬事之誠依者顧戀追隨之意此二句言己無往而不瞻依非泛論人子然也注中宜莫不瞻依見得一瞻依皆若出於理之必然底意不屬二句是驚怪而不自信之辭

按屬毛離裏舊說分父母不是毛皮毛也言己之膚體與父母之毛相聯屬也離于裏父精母血皆出自內是爲附麗於父母之裏而生也　安在猶俗云怎樣

講雜桑與梓亦一木耳然以父母所植以遺子孫猶且必加恭敬之心矣況父爲至尊靡有瞻仰之而匪父者母爲至親靡有依倚之而匪母者尤我情之所注矣而今父母乃不我愛豈我外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內不離于父母之裏乎本一氣體而至於此不知天之生我也我之生辰果安在哉何不祥之甚也

**菀彼柳斯**句**鳴蜩嘒嘒**句嘒韻**有漼者淵**句**萑葦淠淠**句淠韻**譬彼舟流**句**不知所屆**句屆韻**心之憂矣**句**不遑假寐**句寐韻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屆至遑暇也



毛傳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

鄭箋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

遑暇也

孔疏於時申后廢黜非復能容太子言不爲王及后所容者因上瞻父依母之文連言之耳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逃竄舅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於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臨川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

慶源輔氏曰見物之大者無所不容以興今王乃不能容其子使如舟之流於水中而無所屆何哉

六帖四五章興意之下又以譬喻爲正意此另是一體

說約按此與下二章皆以四句反興二句七八句另



轉觀集傳各用是以字可見 屆大全叶居氣反詩世學叶居僞切古義寘韻

集解按如鄭箋以柳與淵之容物興己之不容於親固合集注獨見棄逐之意然如詩緝云物皆有依則又能以起下不知所屆於興意更爲分明 按就親言爲容就子言爲依從依講覺捷且不背朱傳可用

衍義六句分上與己之見棄而無所容下言憂之極其深 以柳能容乎鳴蜩淵能容乎萑葦與己不見容於親夫無情尚能相生而有情何忍相棄異類尚能共處而同類何忍自暌亦聽其漂泊不知其所終

者矣不遑假寐對前假寐來較前更甚
指南時說過云既不我愛則亦莫我容矣似太分析看來詩人語氣似未有承接意思在且以物之無所不容與王之不容其子亦是輔氏小注朱注並無不容字接讀詩錄云柳茂則蜩依之而其鳴嘒嘒矣淵深則萑葦依之而其生淠淠矣乃爲人子而獨無所依如舟之流而無底止也此說似更妥貼王臨川謂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以愚意見非特言窮人無歸深傷一被棄逐有不知所終意故云不知所屆



講彼菀然之柳斯木茂盛則多鳴蜩而嘒嘒其有聲有漼者淵淵深而旁生萑葦則淠淠其甚衆大者之旁無所不容矣物類有容則皆有可止息之處乃我獨不見容於親如彼人所不用之舟流於水中而無可止息之處曾人不如物矣是以心之憂矣雖假寐有不暇焉何不幸之甚哉

**鹿斯之奔**句**維足伎伎**句伎韻**雉之朝雊**句**尙求其雌**句雌韻
**譬彼壞木**句**疾用無枝**句枝韻**心之憂矣**句**寧莫之知**句知韻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

毛傳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　壞瘣也謂傷病也

鄭箋雊雉鳴也尙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　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　寧猶曾也

孔疏此鹿斯與鷽斯柳斯斯皆辭也言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足伎伎然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雄雉之於朝旦雊然而鳴猶爲求其雌雉



而並飛也鹿雉猶得偶以俱遊今太子之見放逐棄其妃匹不得俱去是鳥獸之不如譬彼內傷病之木以內病之故是用無枝也猶太子無匹之故不得生子故我心之憂矣曾無知之者　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隹句此雉言雌鹿不言牝鹿言足遲爲待之之勢獸走故以遲相待鳥飛疾故以鳴相呼皆互見也言又鳥獸之不如者前不如蜩葦今不如鳥獸故言又也　釋木云瘣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尫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尫傴癭腫無枝條者舍人曰苻婁

屬下句獨爲異也

按孔以無枝喻太子無妃匹太俚爾時不當念及此無枝只是憔悴無助之意

鹿斯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眉山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思於其親者今王獨棄其子何哉

慶源輔氏曰以見夫物無不顧其親者以與己獨見棄逐如病木之悴而無枝何哉其意又切於前章矣



詩說鹿之留羣雉之求雌皆有親屬今我既見棄則兀然孤立如壞木之無枝矣亦反其意以爲興

集解按壞木無枝與上舟流無屆一例蓋摹擬被廢憔悴之狀俱不宜涉比體

衍義六句分上與己之不見思於親下歎人之莫識其憂也此以物之尙顧其類興己之不見念於親是以心之憂矣徒自傷於己而人莫之知也注人字目泛言雖含親與讒人在內尙未可說出　鹿性易驚猶戀其羣雉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尙能相顧與己反見逐而不蒙親顧也壞木無枝卽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棄於親無復生全之樂寍莫之知寍字是怪歎聲口隱痛在心徒自傷其苦言我何獨見棄更無人知也雖是泛說亦有冀王感悟意寍字可味不作豈字解

指南時說過云卽不見容苟或見思亦幸矣俱似多添注脚還各混混開說爲是不必牽連承接且謂物無不思其親亦是蘇眉山小注看來思字未甚妥如朱注亦無思字以愚膚見只是相顧念其匹類之意以比王乃不顧念其子反見棄逐是以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也寍莫之知只是人莫之知寍字勿泥



若依注訓猶何也而曰何莫之知倒不是

按物相顧反與父不顧己非己不顧父勿混寍字稍斷不與莫字連

講不但己也彼鹿斯之奔維足伎伎然以留其羣雉之朝雊猶知求其雌配物相顧念則皆有可生合之理今我既不見顧念於親則如生意所不及之木傷病而無枝無可生全之理曾人不如物矣是以心之憂矣人寍莫之或知也

相彼投兔句尙或先之句先韻行有死人句尙或墐之句墐韻

君子秉心句維其忍之句忍韻心之憂矣句涕既隕之句隕韻

與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
毛傳墐路冢也　隕隊也
鄭箋相視投掩行道也視彼人將掩兎尙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尙有覆掩之成其墐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　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不如彼二人
孔疏墐者埋藏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道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言此不知者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
按投訓掩未妥



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兎尙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尙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兎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說約按以上諸章注中父母失愛信讒棄逐余皆標出之者見其主意所在也然其實以蘊含不甚說出爲佳不然詩可以怨非其指矣且信讒字在下章尤不可露
存旨尙或云者見不必關情隨人有不忍之意
集解按上數章言心憂者五然自云如之何以至涕隕實一節深一節又按唐荆川云五章以前多爲自怨之辭此及下章則雖自怨而實怨其親矣
衍義六句分上與王心極其忍下言己心極其憂忍字對不忍字看乃不憐恤之意若作殘忍之忍恐非人子謂親之言也涕隕以心憂而致蓋憂痛切於中故涕泣形於外乎　以人皆有不忍之心興親之獨忍此是反興曰尙或則雖未必盡然而亦不必盡無投兎者同生而非類尙或先之可以見愛物之心矣死人者同類而非同氣尙或墐之可以見仁民之心矣況親親之心甚於仁民愛物乃忍之使如此　秉



心字看得活猶云存心處心也說到秉心雖忍正是感之以一體至情動之以怵惕良心苟有本心未泯者必當收恤不違矣而幽王蔽錮沈淪始終不悟謂之何哉
講又不但已也相彼兎爲人所驅急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尙或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行路之死人初非親識也乃或墐埋之使免暴露蓋皆不忍之心也今君子秉心雖其忍之於我無有憐恤之意曾待至親之不如待疎賤矣是以心之憂矣涕旣已隕之而不能以自已也其將何以自解哉

君子信讒句如或醻之句醻韻君子不惠句不舒究之句究韻
伐木掎矣句掎韻析薪扡矣句扡韻舍彼有罪句予之佗矣句佗韻

賦而興也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扡隨其理也佗加也

毛傳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　佗加也

鄭箋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　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太子故聞讒言則放之不舒謀也　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



予我也舍褒姒讒言之罪而妄加我太子

孔疏言君子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此王所以然者君子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由是聞讒即逐不肯安舒而謀慮之伐木尙掎其木之巔矣不欲妄踣之析薪尙扡其薪之理矣不欲妄析之彼人尙不欲妄損析薪木今王非理而害太子其意乃不如彼伐木析薪之人舍彼有罪之褒姒於我太子之加罪矣言太子無罪王妄加之　醻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醻有二等旣酢而醻賓者賓奠之不擧謂之奠醻至三爵之後乃擧觶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醻名曰旅醻謂衆相醻也此喩得讒卽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醻非奠醻也　伐木而言掎是畏木倒而掎之明掎其巔矣掎者倚也謂以物掎其巔峯也析薪而言扡明隨其理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　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按此章注疏解甚明

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卽飮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尙倚其巔析薪者尙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舍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豐城朱氏曰讒者之言未遽可信骨肉之親未必可疎使王而加惠愛焉則猶有惻隱之心也舒徐而究察之則猶有是非之心也今於我則不加愛是無復惻隱之心於讒者又信之而不加察是無復是非之辨矣故人之有罪則舍之而不問我之無罪者則加之而不恤則其窮困亦甚矣

說約按古義醻究宥韻掎扡佗歌韻　纂序按掎扡

本叶集傳俱改叶覺多事以佗就之可
詩記前數意歷叙憂若猶訴所從來至此方說出信讒二字蓋秉心之忍從信讒中來此是周家禍本作詩之故全在於此
六帖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醻爵則受而不返故曰如或醻之不舒究正足上二句意
副罍伐木二句皆不妥挫折之意以與罪人不當則是妄也
說逼舍彼有罪亦非欲其移罪於彼猶言不問我之有罪無罪而惟以相加正所謂不舒究也



集解按幽王之迷宜曰本由惑溺而曰不舒究幽王豈尙有理可察而曰伐木掎矣云云皆怨慕之言也
衍義四句分上病親昵察讒之明下與言親罪己之非也讒謂小人之讒己者不惠二句勿依大全朱氏分側隱是非兩平看不舒究正是不加惠愛也此二句舊作信讒之由蓋惟不惠愛舒究所以惟讒是聽玩注是一順說下乃是上言信讒之意下遂承言惟其不察所以罪失其宜舍彼二句一連講舍字從信字來加謂乘迷之加從不惠不舒究來　南台云此章或過云王所以秉心之忍者以其聽信讒言故耳恐未妥蓋人惟忍心故信讒而棄子觀不惠不舒究之語其意自見此過語倒耳蓋此章只說王信讒棄子以終上章秉心維忍之意未嘗指用讒人及觀無易由言之語則知讒之投閒亦非專起於讒人也只緊連上章直講爲當此見固是亦似太拘　按前段明妥
正解伐木二句以人不如物爲興伐木不安必掎其顚恐傷其本根也析薪不安必隨其理欲迎刃而解也興起安聽意　掎如掎角之掎三方持之恐木顚而本傷也此與下句全重不安挫折意



講此皆聽讒故也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醻爵來而必受往而不返人於讒言若能舒緩究察而還以相質則其奸立見今君子信之如受醻爵全無沮卻推委不加惠愛於我全無核實考驗之意安能得其情乎彼伐木以物掎其顚恐傷其本根也析薪隨其理欲其迎刃而解也凡處細微之物猶必有理矣今乃舍彼讒人之有罪而反以非理罪我乎此待人不如處物矣不亦可哀也哉

**莫高匪山**句山韻**莫浚匪泉**句泉韻**君子無易由言**句言韻**耳屬于垣**句垣韻**無逝我梁**句**無發我笱**句笱韻**我躬不閱**句**遑恤**

我後 後句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覵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辭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毛傳浚深也　念父孝也

鄭箋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存者焉　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　逝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姒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太子毋子之寵　念父孝也　太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尙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

孔疏箋顧下云無易由言是禁王受讒畏人知之辭故爲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王之隱情也王雖逃避受讒之名猶有默心存念知王之情但不言耳然天高於山海深於泉而不言者據人所可履踐之處而言也

按鄭謂由用也作無輕用讒言說與耳屬于垣不容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朱子曰此只是賦蓋以爲莫高非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而言亦恐有人聞之也

永嘉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爲讒者尙屬耳於垣壁閒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何如耳



臨川王氏曰毋逝梁發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臼之逐雖主於褒姒伯服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洩此意於言語之閒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爲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六帖周宗既滅未然作已然語臣之於君爲危言以

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已然作未然語子之於親爲微言以諷之也　由言未便是廢后廢子之言只意有所左右便是

說約按集傳或陟其巔或入其底當在耳屬于垣處補出大意言莫高匪山則宜無人得陟可易其言矣莫浚匪泉則宜無人得入可易其言矣然君子無易由言則或陟或入皆得屬耳而聽之無所掩也如此方覺四句一串從來作兩段出落者非是　垣字郎貼山泉無妨蓋此於六義既屬賦與謂山蓋卑一例字有假借而實爲正說也　末爲決絕亦是望之之



極處非是恕也與谷風語意悉同　纂序按麟士山泉說於四句賦理融徹甚但知其本爲一串郎兩段出落無妨又是依文兩句一連也

詩記逝梁發笱蓋指褒姒伯服盜竊神器之事故爲隱語以絕其覬覦之心且以冀王之感悟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推本自棄之由下是致其絕意之辭上是賦指王說下是比指褒姒伯服說無易由言雖指廢嫡之言卻宜渾說此時已被棄特推本言之耳　山猶陟其巔不得爲高泉猶入其底不得爲深宮闈非有山泉之高深也王當日自不當易其言使

屬垣之耳得以顚倒其辭致有今日之事讒之入由王有以致之而歸咎于屬垣者亦小弁之謂也一說以山極高而添或陟其巔句以泉極深而添或入其底句以起下屬垣意甚似費力又一說云人心險於山川匪山莫踰其高匪泉莫踰其深一言之易出而屬垣便生患矣此說亦警策無逝二句設爲戒伯服之辭無逝我梁比東宮之處我之動履在焉無發我笱比國家之事我之經理在焉戒其勿行蓋太子有宗廟社稷之寄豈能忘情乎末言事已至此我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亦將如之何哉辭雖決絕實



則有望王之意蓋處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然出踰引譬婉諷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天性雖復鋼能永絕金玦長辭猶惓惓冀君之一悟也

指南無易由言二句緊相連說無易由言只宜渾說言不可以意向而輕洩於言語之間也不可就說廢后逐子之言若然則不謂之窺其意向耳玩注無逝四句皆比辭也則比意當在四句後時講多從上二句貼比意未見妥

按莫高二句倒講方明言匪山則莫有高的匪泉則

莫有深的見得没有高似山深似泉的而人猶登之
入之　朱傳易於其言將由字略過而上玉纂嚴緝
作講內云自由以言由字方有著落其說可用蓋凡
人欲說卽說是言由己便也然不可輕易由己自言
恐耳屬于垣而有人竊伺也
講夫讒則信之埘知讒之始何由得入也莫高而匪
山是維山極高無有高於此者莫浚而匪泉是維泉
極深無有深於此者然山雖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
而人能入之君子無謂處高深之地而人不得而闖
之遂輕意自由以言恐屬耳垣牆者將竊伺意向而



爲讒也夫我已被讒見逐不可解矣但慮讒人不已
將敗我國事故我有梁也外人其無妄逝之乎我有
笱也外人其無妄發之乎雖然我身尙不見容何暇
惜後事乎家國之事亦任人爲之矣奈何哉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
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爲
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爲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
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
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

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
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
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
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
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
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
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
六章皆興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辭婉而切



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辭簡而
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
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
又曰舜之怨怨己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
容乎己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
而不怨則是恝然無情也恝然無情者視其至親猶
路人也其爲罪不愈大乎宜臼中人之資聖人亦姑
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小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孔疏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

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經八章皆所刺之事諸序皆篇名之下言作人此獨末言太子之傅作焉者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傅意述而刺之故變文以云義也朱子曰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傅不知其所據也

正解通詩前六章是敘見棄之事下是原見棄之由首章傷己無罪見棄以發思慕之端二章極言憂傷之甚三章反其不見愛之故而歸咎於天四章歎已之不見容五章歎已之不見顧總之皆是見棄之事



也六章則總上意而傷王之忍七章原其心之忍以其聽於讒也末章又原夫讒之起由於王之易其言也此詩哀怨本旨伏在末二章蓋忍成於信讒讒起於易言此是被禍根由而非有罪可廢也憂字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見之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辭尚緩二曰疢如疾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涕隕也

衍義此篇首末皆是怨辭章章俱見之孟子以小弁爲當怨不怨爲愈疏蓋宜臼之所遭非大舜之比故不得以怨而病之也



詩經詳說卷四十九終

牟陽冉覲祖輯撰

## 小旻之什

悠悠昊天(句)曰父母且(句 且韻)無罪無辜(句)亂如此憮(句 憮韻)昊天已威(句 威韻)予慎無罪(句 罪韻)昊天泰憮(句 憮韻)予慎無辜(句 辜韻)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辭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

毛傳憮大也

鄭箋已泰皆言甚也



按鄭以悠悠爲思憮爲敖以天爲王亂如此憮謂爲亂如此甚放慢無法度截斷非語氣毛以威爲畏慎爲誠皆牽强費力

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訴而求免之辭也

華谷嚴氏曰首章傷己被讒也

說約按集傳前後以辜憮爲一韻五六以威罪爲一韻威叶紆胃反去聲字彙又音畏古文尚書注古威畏同天威棐忱今作畏禮記引書德威惟威注亦云讀者亦以尚書作畏古義且辜憮虞韻威罪賄韻七八同三四　纂序按已威泰憮即亂如此憮也但無罪無辜二句合說順說下四句分說倒說無罪無辜二句猶概說下四句著兩予字方就己說雖以遭讒爲遭亂然是通章發端語讒字未露二章以後方出別墨曰如此曰已威曰泰憮皆被讒受害事後不忍言之辭

集解按此詩本因被讒而作詩柄傷於讒二句雖似照本章言實亦通篇之旨矣



衍義上四句緊相連看總是言無罪而遭亂之甚所以自訴而求免也下四句即無罪無辜二句意不必以上四句爲遭亂之人下爲無側亂之由也兩慎字深致其審有天庶幾鑒我而免我之罪且辜意

正解亂字且虛說雖以遭讒爲遭亂然是通章發端語如此憮者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被其害也亂字非即讒字然信讒固所以生亂也　已威謂讒言之肆虐泰憮謂讒人之罔極已字泰字猶今人言殺了也不容復加之辭　詩柄傷於讒二句只管首章非通篇之辭也

按亂不是世亂是己被讒而受禍便是亂
譖人生不幸溝禍而尤可傷者禍至無端也彼悠悠
遠大之昊天曰人之父母也則宜有以覆育之矣胡
為使無罪無辜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夫天之降威
所以懲惡今昊天甚威矣予自愼審則無罪也昊天
之威甚大矣予自愼審則無辜也是亦何其慘哉

**亂之初生**句**僭始既涵**句涵韻**亂之又生**句**君子信讒**句讒韻**君子如怒**句怒韻**亂**頓**庶遄沮**句沮韻**君子如祉**句祉韻**亂**頓**庶遄已**句已韻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



毛傳僭數涵容也　遄疾沮止也　祉福也
鄭箋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　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幾可疾止也　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止也
孔疏上既言王之亂又本亂之所由
按毛以僭為數不順　鄭以君子指在位者說得不切
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眞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華谷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也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說約按僭始之僭惟呂記呂詩世學通解本作譖徐俱作僭然大全僭側蔭反則亦讀如譖也字彙又側禁反音譖與譖同但其字為僭作譖與僭皆非
詩說凡僭言始入每易優容寖漸既久乃漸窺意向以中之而讒始見信此時人見以為亂之生而不知亂不生於此也蓋自僭始既涵之時而亂已生矣至此則其又生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推本亂之所由生下示以止亂之道而傷其不能止也大意言君子涵容信讒故亂成焉若如怒如祉必無此亂矣非是對待語氣亂字就

時事上說卽是非顚倒邪正混淆是也若當作讒字看則首四句亦有說不去矣蓋聽讒正所以生亂也此如怒四句雖說可以已亂其實重在王不能意方是詩旨注今王涵容數句總繳在後

正解亂之初生句以始生之兆言亂之又生句以既成之勢言僭始既涵一句中該著讒人之猾賊微巧與聽讒者昏惑狐疑兩般情狀涵之一字是中主要害處也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主不爲之別白遂致並蓄於胸次而涵之於疑信之閒日月旣久心志疑惑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所以疑者往往以爲有驗居然可信矣此卽含有下四句意蓋絕之猶親者讒言也一言足以廢千百言者讒言也故涵卽是不能怒此不能怒則彼不能喜便是不如祉如怒句以遏惡言如祉句以揚善言讒言怒則讒人退而亂本息故亂庶遄沮善言祉則賢人進而治日張故亂庶遄已怒則鍼砭去疾祉則粱肉養生沮如築堤壅水已如斬草除根王惟不然此天下所以卒於亂也如怒如祉口氣頂上文極急正與始涵相反兩庶字與兩如字相應遄字亦極其形容見只在王心一轉移閒



按僭涵而亂生信行而亂成只是一个亂也 祉訓福爲正朱傳云猶喜也喜而後加之以福取喜字意較捷

講夫降亂雖出於天而生亂則由於人彼亂之初生者由小人之僭言始入既不察其僞而涵容以受之矣亂之又生者言之者無忌而君子則信其讒而用之矣故讒亂之本也使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小人莫售其奸而惡政不流亂庶幾其速止矣君子見賢人之言若喜而納之則賢者得行其志而善政日加亂庶幾其速已矣治亂之幾只在君子一念轉移之閒耳

**君子屢盟**句 盟韻 **亂**頓 **是用長**句 長韻 **君子信盜**句 盜韻 **亂是用暴**句 暴韻 **盜言孔甘**句 甘韻 **亂**頓 **是用餤**句 餤韻 **匪其止共**句 共韻 **維王之邛**句 邛韻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讒人也餤進邛病也

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 盜逃也

餤進也

鄭箋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 盜謂小人

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　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

孔疏上既言亂之生此又言亂之長言在位君子之人數數相與要盟其亂是用之故而滋長也在位君子之人又信是凶盜讒人之言其亂是用之故而暴甚也所以益甚者此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此小人好爲讒佞者非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維與王之爲病害也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言之美者使人聽之而不倦故以美言爲甘也　文十八年左傳曰竊賄



爲盜則盜者竊物之名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　箋以詩刺讒非刺盜賊解其言盜之意以爲盜竊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因以盜名之故云盜爲小人引春秋傳以證之所引者公羊傳文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何休曰賤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曰大夫自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何休曰降大夫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輕重也傳言窮者盡也弑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小人賤者盡於盜知盜是惡名故引以證盜爲小人也

大全周禮司盟注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生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有疑不協也

三山李氏曰考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

西山眞氏曰讒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

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堲讒而信盜以爲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華谷嚴氏曰三章言信讒致亂也

安成劉氏曰此上三章先刺聽讒者下三章則專刺讒人

說約按此章盟與長叶盜與暴叶甘與邛叶八句凡四轉韻盜言孔甘二句注雖與上四句作三平說然仍四句一截解則此二句自帶下文爲一串語氣須有斟酌　屢盟承亂庶遄已注有不能已亂句也

以讒爲盜疾之甚也長暴餤各照上文字義映帶爲
佳止其止字盡心竭力之意
詩存以其害人如盜賊然故曰盜言大奸似忠大佞
似信故孔甘
存旨餤者進食不止之義正映甘字邛訓病亦本上
甘字餤字來所謂美疢滋毒也
正解此章亦言其信讒致亂也上四句刺信讒之長
亂下著讒者之所以能致亂屢盟二句承上如祉二
句而反之信盜二句承上如怒二句而反之盟與賢
者盟也南台謂與讒人盟者非是人有疑則盟盟之
數者疑之深也君與臣剖心析膽相信何盟之有況
於屢乎賢者而屢與盟分明猜疑在心牢不可破示
讒人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哉盜指讒人小人苟
欲譖人每每乘閒何隙惟恐人知故名之爲盜信盜
者育不能察惡而聖讒也信之不疑則彼必肆然無
忌終日猖獗故曰亂暴盜言孔甘又承信盜二句而
中之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故情雖盜而聽其言若津
津有味故曰孔甘餤者屢飫之意讒人甘言以致亂
美炙適口以腊毒王之甘言是餤亂也甘字雖不屬
王而中卽含嗜之不厭意在不然言雖甘如王之不



用何注引艮齋一段發明盜言孔甘句詮發極切長
字自屢字意來餤字自甘字意來無淺深止共止字
是盡心竭力意小人之曲謹似乎不負職事然實不
曾能止於共彼其危殆國家人君之病孰大於是維
王之邛見信讒者王則受禍者亦王也聖讒見書經
塈音卽注云疾也
指南人有疑則有盟盟之數者疑之深也王於賢者
而與之屢盟是深疑而不信之也此亂之所以用長
也小人乘機伺隙故以盜名盜不可信而人信之此
亂之所驟進也暴字可玩小人務諛悅其君甘言卑
辭以人之使人君嗜之而不厭此亂之所以日益進
也維王之邛者讒人危殆國家其病莫大於是
按陳其止共朱傳云不能供其職事略去止字時講
云止有盡心竭力之意言人臣之分當止於共職無
他念而讒人不然也
講夫君子如祉亂固遄已矣今君子懷疑而盟而且
屢盟以相要則不信賢者君臣之嫌隙生矣亂不是
用長乎君子如怒亂固遄沮矣今君子信盜以爲虐
而不能聖讒則小人之植黨固矣亂不是用暴乎且
盜言之美如食之甘令人深嗜亂是用進而猶以爲

忠順實則非能共其職事也讒口交搆蠱政覆邦維
王之病而已王何以不察哉

**奕奕寢廟**句**君子作之**句作韻**秩秩大猷**句**聖人莫之**句莫韻
**他人有心**句**予忖度之**句度韻**躍躍毚兔**句**遇犬獲之**句獲韻

與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
貌毚狡也

毛傳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狡兔也

鄭箋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
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
馴者謂田犬也



孔疏讒人爲讒自謂深密此言己能知之 蒼頡解
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
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是也 此四事以尊卑爲先
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爲尊故寢廟在大猷之
先兔乃走獸故在他人之後連言寢廟者周禮注云
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
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
制也大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
遇犬者言兔逆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
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
能獲兔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
故辨之

按鄭謂四事以尊卑爲先後全無義味

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與他
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比焉反復與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
也

朱子曰詩人所見極大如此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
譖之人卻以奕奕寢廟秩秩大猷起興便見其所見



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潘時舉對云此
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其心故其形於是言
者自無非義理也

慶源輔氏曰躍躍有跳梁恣肆之意讒者方且跳梁
恣肆以害人自謂人莫得而知己也一旦遇智者臨
之則其情僞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有似乎毚兔
之躍躍而忽遇犬焉則無所逃矣

華谷嚴氏曰四章言己知讒人之情也

說約按此章箋疏四事說最妙雖主在讒人而語只
平敘大段六義亦是後人看出名目不必古人以先

與後比硬爲一體拘拘也但他人句在上而躍躍句在下則理無照應故判前爲興後爲比耳今或不能遽信此說亦當與詩人傳永另進一解若窗蠅鑽紙了無出路卽讀書一事且沒交涉　獲古義藥韻

衍義六句分上興讒人之心不難知下喻讒人之心不能逃此章全在他人二句爲主興是與此比是比此也故曰反覆與比前曰廟後曰寢奕奕是規模宏闊從寢廟帶來君子是仁孝誠敬之至的人作之謂君子不忘祖考恆存孝敬故能作之也就盡制上看如與奚斯所作作字同是教護屬課意似未見闊大



大猷卽論理秩秩是有條理而不紊莫者品節之不差經綸之各當使之一定而不可易也卽修道立教之意末二句以毚兔遇犬則獲比讒人遇智則明也遇字著力是末過君子僥倖以逞其計一遇之則情僞顯露矣　他人卽指讒者

正解寢廟難作而君子能作之見惟王盡制也大猷難定而聖人定之見惟聖盡倫也以與人各有心難忖度也而我能忖度之總以能所難能爲興　他人有心卽孔艱之心排陷善良倫弄國柄令人不可測識故下文以狡兔彰之　黃櫄章曰遇犬獲之言讒人雖狡猾其志又更有狡險者中傷於汝自古小人更相傾陷豈有善終者哉兔犬皆喻小人也此說殊舛

按過文當云君子之所作聖人之所莫予固未能而彼讒人之心予向得而忖度之如此似圓

講夫王惑於讒以致亂如此豈讒人之心果能測哉彼奕奕高大之寢廟安祖宗之尊也則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矣秩秩然有常之大道治國之禮法也則聖德之人所能謀定之矣今他人而有讒佞之心自謂伏藏深密則予所能忖度而知之矣彼躍躍然跳



疾之毚兔逃隱其迹適與犬遇則能獲得之矣吾之知讒人之心何異是哉

**荏染柔木**句**君子樹之**句樹韻**往來行言**句**心焉數之**句數韻

**蛇蛇碩言**句**出自口矣**句口韻**巧言如簧**句**顏之厚矣**句厚韻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貌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

毛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　蛇蛇淺意也

鄭箋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

謂行也　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
由心也　顏之厚者出言虛僞而不知慙於人
按鄭以行言爲可行之言以蛇蛇碩言爲小人之大
言上下意不聯碩字之義亦不合
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
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
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爲恥也孟子曰爲機變
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
西山眞氏曰險巧之言可悅人聽如笙簧然使其知
愧則不爲矣



安成劉氏曰五章言讒人出言無恥也
疏義柔木皆可用故樹之人言有讒信不同未必皆
可用也故以其心辨之此用處置事理不同爲與
猶釋上章言能得讒人之情此章又以深見讒人之
狀言也
說約按孔疏巧爲言語結撰虛詞速相符合如笙中
之簧聲相應和亦通數或讀爲黍是與樹叶也又古
義樹數發韻口厚有韻則亦不必有孔五胡五之叶
如集傳者　纂序按往來行言時講俱作浮泛不根
之言則單指下巧言矣據疏義有讒信不同又并兼

下碩言爲是但碩言非可云行道之言又只籠統妙
也往來二字因行道見只見得泛漫似難辨者以起
下句心數耳
詩評數字妙不得作辨字解曰數之辨不足言矣
詩通蛇蛇正碩言出口之度據理修詞自然有序口
頭絕無回互故曰自口
集解按往來行言自兼善否說時講竟作浮泛不根
之言自謬但下碩言巧言又非必即此往來之言不
過指出兩種以見出口顏厚迥然不同辨之甚不難
耳　又按出自口有無愧意猶俗云明目張膽言之



也以厚顏一反照自見不必過爲深語
衍義四句分上與讒言之易辨下斥其言之可恥也
君子樹之詩人話亦影彰拈過勿添能字行言不必
兼好醜講或四碩言巧言遂於行言兼好醜說殊不
知此章原爲聽讒言而發蛇蛇兩句特以起末兩句
之義全重巧言一邊不是對待語觀狂文氣自見蛇
蛇訓安舒者據理修詞自然有序之謂也碩言者詔
世教所關也出自口須貼宜也字
正解一說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所準也言獻於君
忠邪易見如往來之人過於前未有有目而不見者

也豈有有心而不能數之者乎下四句正所謂心焉數之也

按君子樹之其木森然可數以與行道之言紛紛亦可數也行言是行道之言其人不一其言亦不一如何限定是小人之言兼碩巧說爲是蓋意自重在辨小人之言而何妨以善言陪說也　出自口矣謂宜出之口也若巧言不宜出而出徒見其顏之厚耳講心不難知而言又豈難辨哉彼荏染然柔忍之木皆可備器用也則君子樹之而加以培植矣往來行道之言有讒信不同未必皆可用也則心焉數之而能爲之辨別矣如詳審而不暴質質而無僞善言也蛇蛇然安舒有裨民社而無愧神明宜乎其出自口矣至於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說巧言也悅耳可聽如笙簧然皆自欺之心達於面終有不可得而掩者乃恬然不恥其顏不厚乎凡此皆可數而指者耳



**彼**頻**何人斯**句**居**頻**河之麋**句麋韻**無拳無勇**句**職爲亂階**句階韻**既微且尰**句**爾勇伊何**句何韻**爲猶將多**句多韻**爾居徒**頻**幾何**句何韻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猶謀將大也

毛傳水草交謂之麋　拳力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

鄭箋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言無力勇者謂易誅除也職主也此人主爲亂作階言亂由之來也　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尰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　猶謀將大也女作讒佞之謀大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

孔疏疾讒佞之人謂之何人言彼何人斯居在於河之麋際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骭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況復無之而汝敢爲此惡汝作爲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怪其言多且巧疑其衆教之也　言何人者不識而問之辭此既讒己不是不識而曰何人者賤而惡之作不識之辭故曰何人下篇疾暴公之侶謂之何人斥其姓名爲大切亦作不識之辭以疾之　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皆釋訓文也彼引此既微且尰然後爲此辭以釋之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骭脚脛也瘍瘡也然則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故箋亦云　此人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尰

之疾居河之麋是居下溼也
釋文麋本作湄骭戶諫反腳脛也瘍音羊本亦作傷
音同創也
言此讒人居下溼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爲亂而讒口交
鬬專爲亂之階梯又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讒
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
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華谷嚴氏曰卒章斥讒人而賤惡之也
慶源輔氏曰東萊以爲非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
除特王不悟耳者是也四章五章言讒言之本不難



辨讒人之本不難除也
六帖此章玩朱傳居河之麋三句是一意旣微且尰
三句是一意末句總承二意言之然凡詩體皆以二
句爲節如此章亦只宜疊疊說去以見義不容割裂
破碎以就其說也傳注中亦多錯解經義讀者自當
融會大旨不宜固滯
說約按此章亦以通章爲一韻疏義大全階叶居奚
反幾叶居希反是也伊幾叶亦在兩何字之上六帖
此與小弁首章俱以兩何字叶者非是　此章以二
句一節讀則四段俱是鄙之之詞注中雖無拳勇之

雖字及是必有助等非語氣也然河麋微尰特爲形
容以見賤惡亦非實事　纂序按集注雖無拳勇是
叫爲亂階梯是必有助是叫徒衆幾何亦各上下兩
句自相叫應未破兩句一連之體蓋讀者自善會之
唐風杕杜篇前四句生于道左左字與噬肯適我我
字叶後二句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亦兩之字叶則此
兩何字叶可不必執六帖說
存旨反復其詞以賤惡之非眞居河麋言其地位卑
也非眞有微尰言其醜惡甚也爾居徒幾何無黨與
也皆賤之之詞



集解按讒人專恃口舌自謂可以無所不爲此詩說
及河麋微尰居徒直能使讒人心事氷甚卽作實事
看亦妙
正解此章反覆其詞以賤惡之總見讒人之本不難
除也彼何人斯已是鄙薄不足數非諱言也次句說
言是箇下流賤品非眞居河麋也無拳四句言其勇
之微旣微且尰又設言以賤惡其人非眞有是疾也
爲猶將多大混朝廷之是非且機械百出而莫窮此
必有權黨爲之羽翼幾何者言黨羽無幾也讒人之
伎倆如此則驅除亦甚易易耳末要繳出王不能除

去之意見其罪不專在讒人　疏義云爲惡者弱黨
惡者寡是亦無足畏也照此意着好
指南拳已訓力勇仍屬力勿誤認當權勢
按此章固是鄙之之辭不得全謂無中作有　言外
補易除意甚正大
講言不難辨而其本又豈難除哉彼何人斯視其所
居則在河之麋而極下溼之地矣無拳力無強勇乃
讒口交鬭專爲亂之階梯又腳骭既有微之病而足
踵且有尰之疾爾勇果伊何其爲讒謀大而又多而
爾與居之徒衆曾爲人幾何爲惡者弱黨惡者寡是



亦何足畏哉特王不知悟焉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小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按此未定是幽王
正解通詩俱是傷王之信讒以致亂也宜以無罪無
辜二句爲王首章言大夫遭亂而訴於天二三章言
其亂所由生以王信讒之故四章以下一言讒人之
心不難知一言讒人之言不難辨一言讒人之黨不
難除而王自信之而不悟此大夫所以傷也或依安

成劉氏以上三章專刺聽讒下三章專刺讒人似未
妥
按此詩被讒之人爲報怨之作無關於國家大故也
**彼何人斯**句**其心孔艱**句 艱韻 **胡逝我梁**句**不入我門**句 門韻
**伊誰云從**句**維暴之云**句 云韻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
爲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
毛傳云言也
鄭箋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
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
其性堅固似不妄也暴公譖己之時女與之乎今過
我國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
察斥其姓名爲大切故言何人
孔疏以之梁而不入門故知其梁近在國門之外也
下云維暴之云則何人非暴公矣刺暴公而責何人
謂與暴公俱見王者也若不與暴公俱見王蘇公不
當疑之也
按云不當訓言只是虛字謂其從暴也毛鄭以爲譖
言是暴公所言誤矣
舊說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

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爲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但舊說於時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慶源輔氏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之也而不爲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遁然亦無忿懟之辭也可謂忠厚矣

纂序譖己凡三見俱從詩人意中解說勿入講說逝梁入門等語皆託言伊誰之從亦婉辭非實



事也

副墨明是暴公而特設爲一人以寬暴之罪而又以從暴之云微諷之若疑若信若解者不可解而暴公之心如芒刺矣

集解按孔艱卽末章反側也首尾意正相應

衍義四句分上言疑其人而怪其蹤己下究其人而得其所從孔艱卽就我梁二句見之維暴之云正指其人爲譖己之人但譖己意且慢說朱注夫以暴公二句是朱子推意若講出則下章誰爲此禍句說不去　孔艱只就我梁二句見之似太狹萋我英曰孔艱言其用心太過也只此二字括盡通章黃維章曰孔艱內卽含下文始厚今薄欺天罔人踪迹之詭秘難窮鬼蜮之情狀難測一篇之意盡括其中下文特段段委曲以申其意耳

按朱傳暴公之譖己也明矣卽暴公之同行不入門可知暴公不相爲而其譖易見也

講吾固交之舊者久而愈親彼何人斯情僞百出其心蓋甚險也地遠人邇亦何足疑今胡逝我之梁爲已近矣乃竟不入我門以相顧乎既而問其所從則維暴之云夫暴公與我同爲卿士既從暴公而不入



我門其人之心眞有叵測者矣

**二人從行**句**誰爲此禍**句禍韻**胡逝我梁**句**不入唁我**句我韻**始者不如今**句**云不我可**可句可韻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

鄭箋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卽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　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己薄也

孔疏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之者謂暴

與其佀佀卽何人也疑其與蘇同情故幷而誰之以見意耳禮弔生曰唁旣言爲禍而責人不唁知蘇公已得譴讓也謂以咎譴而責讓之也今蘇公被罪之後而在國見何人之其梁陳是不奪其國明是譴責而已未加刑殺也言唁者雖不奪國以被罪當弔之弔生曰唁不必失國也

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己而禍之乎旣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當如今不以我爲可乎

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己而猶爲不知之



辭曰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爲此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讒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當如今不以我爲可乎

講意末二句只承不入唁我不必兼譖己說

詩記被讒受罪故曰禍誰爲此禍者亦若爲不知之辭令彼捫心自愧

詩說小人搆禍之後自是無面目以見人而又藉口於其人之不可故又追言昔時相厚之情以冷諷之

衍義四句分上是咎禍己者之復疏乎己下是追其始而詰之也汪得罪卽禍意得罪則失位故當入唁可者言其可與也可不可只在親厚與不親厚上見非是以譖己爲不可也

正解言爾始者過我不如今日之疏遠也意者而云我不可故不入唁我乎不然胡若是恝也此意當與伯氏吹壎二句照看不如字直貫到可字一氣說

按不入唁明是被譖而受譴也　不入唁分明是說我不可相與然當初相好不似今以我爲不可相與也責其始厚今薄



講彼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憎我而爲此禍使我失位也今乃逝我之梁而不一入以唁我乎彼其所以自解者必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以此人之不足見也然我試問爾當始者與我相親厚之時固不似今日云不以我爲可也乃可否遽變於一旦而忍不一唁有如此哉

**彼何人斯**句　**胡逝我陳**句陳韻　**我聞其聲**句　**不見其身**句身韻

**不愧于人**句人韻　**不畏于天**句天韻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

毛傳陳堂塗也

鄭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卽不爲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　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孔疏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故知逝陳者至公館之塗也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

按鄭解不愧二句未是

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迹之詭祕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爲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



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慶源輔氏曰知其逝我梁逝我陳是聞其聲而不入見我是不見其身故因其實而言之又以見蹤迹之詭祕是以人爲可欺也人或可欺而天其可欺乎爾獨不畏于天而譖我如是也古人責人往往至天而極如爾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亦是意也

說約按天古義眞韻　戰國策矣人充下陳亦是此陳字

纂序說其行蹤之詭祕正是說其譖己之詭祕

集解按聞聲不見大段亦是託言劉上玉謂此卽言其譖己詭祕甚得詩意時講乃云暴公畏見蘇公故託以亟行而卽去也似俱憒憒

術義四句分上言其蹤迹之詭祕下示以天不可欺也逝陳想亦逝我之梁道經於陳耳不見其身是暴公羞愧畏見蘇公乃託以亟行而卽去故也不愧于人二句皆主譖說天字以照察言輔氏謂蹤迹詭祕是以人爲可欺未是人可欺者以智巧可得而施也天不可欺者聰明畏智巧不可得而施也　聲卽趨走之足聲

正解不愧于人二句不平重畏天上皆主譖說不愧



正言可愧也　一說此二句注作直刺之於語氣似早蓋謂嘗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于人乎爾固不愧于人也豈爾之有畏于天乎爾固不畏于天也辭氣極肖

指南末二句雖承詭祕而意卻重在譖我上乃是抑揚之辭猶言縱不畏人獨不畏天乎

按聞聲不見其身從此看出欺人情狀故接云卽不愧于人獨不畏于天乎奈何譖我是朱子補意未可用出　正解後一說是用鄭氏

講彼何人斯胡爲逝我之陳則益近矣乃使我但聞

其行之迹不見其人之身何其蹤迹之詭祕也彼以人爲可欺飾其巧智固不愧于人矣然天之明察無隱不彰也汝獨不畏于天乎而何以若此也

**彼何人斯**句**其爲飄風**句風韻**胡不自北**句**胡不自南**句南韻**胡逝我梁**句**祇攪我心**句心韻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

毛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

鄭箋祇適也何人乎汝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孔疏以其徑來而徑去知爲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

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於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說約按集傳風叶與蒸民穆如清風同南叶與燕燕遠送于南同古義使韻

纂序按說心攪於不見正是說心攪於譖己

副墨只因負友內慝逆形出許多醜狀微辭婉諷無可藏身

衍義二句今上言其往來之疾下言其相值而致己之變

正解往來之疾若飄風然亦不見其身之意往來二字須活看至此則爲來不見則爲往矣時說把往字指去時去我言來字指還時過我言何等拘滯胡不自北二句緊帶下二句看蓋與我不相值則我心猶可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遇則爾心之難測適所以擾我心也胡爲其然也此有惡其相值之意一說胡不四句不是惡其相值其相值而不入爲可疑意其我疏而又我近意其我親而又我遠則我心之攪亂多矣更詳之



指南首二句應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上描寫出他蹤迹詭祕處故云往來之疾若飄風然一說謂飄風喻讒言起之驟而不知其所自起似不妥胡不自北二句氣脈直趕到末二句攪我心者疑惑於不見之故也須知逝我梁使我知之便是相值一說謂既不見其人如何是相值失之太泥

按不自北不自南正兩路形出逝梁謂自北自南過去不逝我梁則已耳胡爲不北不南而逝我梁卻不相見所以於心不能釋然也　譖己意亦在言外逝梁承上兼逝陳在內

講彼何人斯倏然來而至倏然來而過是其爲飄風乎使其自北自南與我不相値則亦已矣胡爲不自北也胡爲不自南也胡爲逝我之梁而有聲無形祇以攪亂我心使其疑思感念之不能已也

**爾之安行**句**亦不遑舍**句舍韻**爾之亟行**句**遑脂爾車**句車韻**壹者之來**句**云何其盱**句盱韻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誥是也

鄭箋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



孔疏箋以上章責其不來見己下章言入與不入則一者之來當爲來見蘇公不得爲見王也且蘇公之所疑者以不見何人故言一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是欲見以解疑之辭此本之於何人爲不病下反之己爲得安是章次相成也

按毛以來爲見王以盱爲罪譴之病不如鄭說爲順然盱不當訓病

大全豫六三爻本義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

安成劉氏曰左太沖魏都賦云魏國先生乃盱衡而誥注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擧眉揚目也誥告也

說約注引盱衡而誥誥告也通作盱衡而語誤

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講意首四句只要出非亟行三字末二句來字指來梁之時說

說約按舍字叶一音紓古義魚韻

存旨此一者之來指近梁時言下一者之來指旣還



時說勿混

六帖上四章猶怪其不見此與下章反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一來爲快則彼愧汗難前之狀盎宛然在目而譏搆之情亦不待言而顯矣詩人刺人語婉而意刻如此

衍義四句分上推其亟行之非情不冀其來見也亟行二句只是言其託辭一者之來欲其挽至陳至梁之轍而入之也云何句是冀望意自三章至此皆模寫小人詭祕急遽之狀　脂車是逝陳逝梁之託辭亟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託辭乃多方攻詰之使之

捫心自愧耳壹字宜玩見得一來便了原無深求之意　陳太叔曰一則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再則曰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夫旣知其譖我矣而猶爲是望之之辭故假此以託之也蓋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旦若此旣有不能自信之心亦有不忍遽絕之念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忘者若平時無相與之素而爲是譖我之言固亦弗之恤矣

指南一者之來二句龜下一者二句俱根祇攪我心句生來講中只宜依稀說不必說到十分頗望蓋蘇公已明知其譖己復深冀其就己何爲者且如此反覆道之耳

按脂車朱傳作實事說與逝梁逝陳同看

講且爾逝梁逝陳而不入也其假託之辭必曰行之急而不及見也然乎時爾之徐行猶不暇停息況今日爾之亟行亦何暇脂其車而從容之若是乎非亟行而不見非其情矣汝其於逝梁時而一者之來云何使我徒盱然而望之切乎



**爾還而入**句 **我心易也**句易韻 **還而不入**句 **否難知也**句知韻 **壹者之來**句 **俾我祇也**句祇韻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

毛傳易說祇病也

鄭箋還行反也否不通也祇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是使我心安也

釋文說音悅

按毛以祇爲病鄭訓安是也　鄭以否爲不通難解言爾之往也旣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辭益緩若不知其爲譖矣

三山李氏曰亦以見讒譖之人愧不敢來也

說約按易字彙一音怡易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與此叶同我祇祇字與祇攪我心祇字同音支

纂序否不可也猶云便不可知也便難知也詩中多盈字成句

衍義四句分上是深疑其不入末二句望之也重冀其來見上往返雖已然事但當渾渾說祇字以見不見爲安不安想昔暴公之譖亦自知其短負愧而不

敢見故蘇公特著此二章以窮之其辭雖緩而意獨
切至矣　此章亦是設辭使之無可轉動也疑其不
來而望其來蓋故舊之好不容以遽疏僚友之情不
容以終絕耳我心易者不恨其見之晚而喜其情之
親否難知者卽上孔艱末反側是也
指南一說此章重冀其來卽孟子庶幾改之予日望
之之意愚謂此說非也據暴公之人品蘇公絕不望
之矣上章說渠去而不見此章說渠還而或見總是
百法窮他使之無說耳
按上玉說詩中多疊字終欠明或作爾心不測我難



得而知可用
講夫往不及入固已失望矣然有往必還而還而入
則情不終絕我心猶庶乎其悅也倘還而仍不入則
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也汝其於還時一來見我使
我望汝之心得以稍安可乎
**伯氏吹壎**句**仲氏吹篪**句篪韻**及爾如貫**句**諒不我知**句知韻
**出此三物**句**以詛爾斯**句斯韻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爲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
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
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

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
其血以詛盟也
毛傳土曰壎竹曰篪　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
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鄭箋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
壎篪以言俱爲王臣宜相親愛　及與諒信也我與
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
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其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事爲
其情之難知己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孔疏土曰壎漢書律厤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塤古



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
六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
也郭璞曰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
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李巡曰
大篪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篪以竹爲之長四寸圍三
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卽引廣雅
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
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
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
善篪記者因以爲作謬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

蘇公暴公所譖亦未知所出蘇暴並公卿不當自言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又此窮極何人何人非暴公也故鄭以爲喩王肅亦云我與女同僚長幼之官如篪壎之相和與鄭同也　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卽豕也並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又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



字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爲異皆殺牲歃血告誓神明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爲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旣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爲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

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所得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爲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爲卒出一豭詛之二十五人爲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

按諺毛鄭作女心誠信說非是是口氣字　壎篪喩其和或謂毊作壎蘇作篪可笑

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說約按輯錄周禮疏盟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此又一說　陳祥道曰盟有繼之而詛詛有不繫於盟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神明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旣盟有期而詛無是也

集解按斯字只指相知意看而譖己意已在其中詛爲詛旣往暴公譖己在前故獨言詛

衍義此章總是敘其相知之素而深詰之也伯氏吹壎言兄愛乎弟而倡之以起仲氏之和也仲氏吹篪言弟愛乎兄而和之以繼伯氏之倡也此二句須串講不必如疏義以伯仲貼親愛以壎篪貼應和看吹

壎篪至謀國之時一議一論相爲附和而不拂逆上
說此便有意氣流通精神契合若或聯屬固結之意
故曰如貫我知謂知其謀國之忠敬身之義也　上
數章反覆以其不見爲疑猶有不忍絕之之意此與
下章始言其譖己而深致其絕之之辭
正解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之事必有所爲而非不
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請詛之斯字正指相知意看相
知何待於今日相信何待於詛盟若此云者正謂面
是背非非協恭和衷之誼耳
指南若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質之於神可也



夫既知之而乃譖之則信乎其心之孔艱也
按斯字指譖說爲是講家多欲諱之謂詛其不相知
覺無味或曰詛其非不相知則不當譖意在言外亦
可　以詛猶俗人云發誓之意
講且我與爾同爲王臣時果何如哉伯氏兄也吹塤
以倡之而仲氏弟也吹篪以和之蓋其親愛契合如
此是我及爾有如物之在貫凡我之謀國敬身豈誠
不之知而致有今日之事也苟曰不我知則出此三
物以詛之其必有以鑒爾矣
**爲鬼爲蜮**蜮句韻**則不可得**得句韻**有靦面目**句**視人罔極**極句
韻
**作此好歌**句**以極反側**側句韻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
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
側反覆不正直也
毛傳蜮短狐也靦姡也　反側不正直也
鄭箋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
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
好猶善反側展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
反側極於是也
孔疏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



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
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
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
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
也靦姡釋言文孫炎曰靦人面姡然說文云靦面見
人姡面靦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
釋文蜮音或沈又音域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
水弩在水中含沙射人一云射人影　靦土典反姡
戶刮反面醜也
大全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

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鷩能含之

言女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臨川王氏曰作此詩將以絕之而曰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嚴氏曰此章峻辭責之不復含隱也

副墨以極反側非惟天可畏而人亦終不可欺矣

衍義四句分上言其情之莫掩下言作詩以究其情



也鬼蜮與人相形看蓋鬼蜮故不可知若無形與聲爾雖逝我梁而不入我門雖聞其聲而不見其人而其面目固靦然視人也豈能終遁躱好歌總不外追其始時之厚而著其今時之薄也　反側指譖己說既好爲相知而復相譖便見其心之反側也蓋至此始顯然以斥之矣

按靦人罔極只是常與人相見無已時也極反側極字亦訓窮有推究窮盡之意稍著力

請是則爾之情眞有難言者矣彼鬼蜮物之最幻暗者也使爾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而見矣爾乃有靦然之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覆無常傾側不正直之心蓋機無隱而不燭則奸雖變而必窮孔艱何爲其庶幾知所反哉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譖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己也忠其遇人也恕



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小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毛傳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孔疏何人斯者蘇公所作以刺暴公也暴公爲王卿士而於王所讒譖蘇公令使獲譴焉故蘇公作是何人斯之詩以絕之言暴公不復與交也按此經無絕暴公之事唯首章下二句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亦

非絕之言但解何人之意言己以爲暴公之所言是暴公譖己事彰無所致疑此句是絕之辭也經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其譖己而未察故作詩以窮之不欲與之相絕疑者未絕則不疑者絕可知擬暴公之侶窮極其情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故序專云刺暴公而絕之也刺暴公而得爲王詩者以王信暴公之譖而罪己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　蘇忿生之後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暴公爲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爲卿士是否未可知但何人爲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貫鄭云俱爲王臣蘇公亦爲卿士矣

朱子曰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



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彰其繆耳

說約六帖小弁之怨深也而深言之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處父子之道也何人斯之怨深也而淺言之所謂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處朋友之道也　說通按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譖失國當在桓平之際矣計暴公之爲人不過是反側二字蘇公一篇之旨不過極之一字但其辭氣微婉末章始發之其實章章皆從此意或以某章爲疑某章爲諷某章爲責失詩意矣章中胡逝我梁等語俱託言伊誰云從二人同行皆婉辭非實事也通詩只言其不見而不言其譖即六章言詛爾斯而不指斯之何事末章言其反側而亦不正言其譖之反側使之聞言而愧不明言甚於言安行章彼未嘗託無暇而窮其非不暇爾還章知彼之必不來而顧望其來皆設爲依違之辭使小人不得轉動耳伯氏章復提平素相與以窮之塤篪以謀國言此便是如貫處信其非不相知則今

日之事必有所爲而非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請詛之斯卽指此事也末章始直指而言之通前七章所謂極也

正解通詩上六章是言其今日之薄而猶有屬望之意下是著其平日之厚而因究其反側之心也析言之首章言從行疑之也二章不明言其譖而歎今之薄諷之也三章言其欺天責之也四章惡其與己相佰絶之也五六章既絶而望之也七章言其相知而猶進讒詰之也末章言其情不能掩愧之也　一說此詩上七章皆詳其反側之實末章表己作詩以究其反側也大抵此詩一篇以極反側　言盡矣語暴公之爲人不過反側二字窮暴公之心術則孔艱二字盡之故首發端而以爲言也此說亦好　暴公是蘇公故交故此詩猶以交情責之不然入門還入等語爲不情矣然彼何人斯數數呼之若不識姓名者其妙在此

按蘇暴友也暴譖蘇遂自愧不復相見故蘇刺之只維暴之云借意一點以王作客文筆甚妙　蘇卿士也爲詩合雅體而朝有讒臣亦關國事故列之雅

忽怨忽望語帶嘲謔刺讒意不可一口道破



詩經詳說卷五十終

詩經詳說卷五十一

牟陽冉覲祖輯撰

## 小旻之什

萋兮斐兮句成是貝錦錦韻彼譖人者句亦已大甚甚韻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

毛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鄭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

孔疏女工集彼衆采而織之使萋然兮斐然兮令文



章相錯以成是貝文以爲其錦也以興讒人集已諸過而構之令過惡相積故成是愆狀以爲已罪也實無罪而讒之使得重刑故傷之云彼讒譖人者亦已復爲大甚言非徒讒讒小辠乃至極刑重罪是爲大甚　論語曰斐然成章是斐爲文章之貌萋與斐同類而云成錦故爲文章相錯也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　解錦文稱貝者其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貝大者常有徑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大全坤雅曰錦文如貝謂之貝錦貝中肉如蝌蚪而有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貝貝背也

說約水中介蟲介言甲也

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爲是者亦已大甚矣



嚴緝曹氏曰萋如卉木萋止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

副墨成字有潤色組織之意亦喻讒言羅織文采可聽也

正解此章上二句喻讒人飾小以成大下則斥其心之忍也譖人者必說成一片錦方能動得人萋斐不是物是形容小文之貌成是貝錦者是去潤色之丹雘之如貝錦之狀也亦喻讒言羅織文采可聽也末二句即承言所爲之大甚

講天下之禍每起於讒而讒人之言善加之罪彼萋兮斐兮之文耳乃文致之而成是貝錦用小以飾爲大讒人者有如是哉彼爲是者絕無忠厚之心亦已殘忍大甚矣人其何以堪耶

**哆兮侈兮**句**成是南箕**句箕韻**彼譖人者**句**誰適與謀**句謀韻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闊也

毛傳哆大貌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



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鄭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　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孔疏哆者言其寬大哆哆然故爲大貌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云南箕卽箕星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若使踵本太狹舌雖小寬不足以爲箕由踵之二星已哆然而大舌又益大故所以成爲箕也箕言踵狹而舌廣者踵對舌爲狹耳其實踵之二星已寬大故爲哆兮也侈者因物而大之名　作詩之人自謂避嫌之不審由事有嫌疑故讒者得因之而爲罪也言顏叔子及魯人避嫌審與不審之事以比之



按鄭以箕星之哆而侈大之哆侈不必分　訓適爲往未是

釋文哆張口也

安成劉氏曰卽箕星也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

嚴氏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詩記陳氏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耳

豐城朱氏曰萋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爲實此

讒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說約按謀曾詩世學莫悲切　纂序又按豐城朱氏曰上章比讒人能因細小以飾成大罪此章比讒人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禍陸聚岡謂此亦就小大說觀注訓微張大張可見較得兩章分別當在文與張處耳

集解按陸聚岡泥注微張大張謂此章亦就小大說上玉亦從之然上章因萋斐小文由人組織遂成貝錦故以爲讒人因小飾大之喻此章以箕星狀乃哆侈本非箕而得箕之名故以爲讒人因虛構實之喻



取義似不同也

衍義哆侈非是星是微張之貌成是南箕是去充拓之展布之如南箕之大張也誰適與謀言相與羅織其謀而黨其惡所以譖人不覺其甚也

正解此章上二句喩讒人飾虛以成實下則斥其謀之祕也譖人者必微成一箇箕方簸弄得人都是劈空造出者　惟深文以巧詆之故見其甚惟陰構以驟張之故見其詭

按朱氏說小成大疑成實有分別可用而講家欲通作小成大則兩比似一意可不必　哆侈不就指南箕因其微張而大張之做成南箕一般

講不但已也彼哆兮侈兮微張者耳而虛張之以成是南箕因疑似而構爲實讒人者有如是矣彼爲是者必有同惡相濟也不知誰適與謀而詭祕如斯耶

緝緝翩翩句韻信謀欲譖人句人韻愼爾言也句謂爾不信句韻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咨通翩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爲得意矣然不愼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爲不信矣

毛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鄭箋愼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

孔疏上言謀多而巧此言爲謀之狀言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相與謀欲爲讒譖之言以害人自相計議惟恐不成相教當誠汝之心而後言也若言不誠實則所言不巧王將謂汝言爲不信而不受也故須誠實言之

按愼爾言孔疏謂譖人者自相計議多一折

華谷嚴氏曰讒人情狀接續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爲讒譖[illegible]

己

說約按信魯詩世學音新古義眞韻

正解此章上二句是責其務於譖人下戒以當謹言也緝緝翩翩俱就言語上說不可因下句謀字遂作謀上說緝緝是口舌之聲如麻之績繼續不已而不厭其瀆也翩翩是往來之疾如鳥之飛往來不憚其煩而不知其靜以自安也緝有羅織之義入人罪名翩是往來蹤跡之狀伺人過失故接之曰謀欲譖人謀字不甚重蓋言其緝緝翩翩惟謀以譖乎人耳愼爾言也是將後日致人之疑者勸其不爲譖非教人



愼爲譖也不信虛而不實也非聽信之信此二句自譖者言君能聽吾之言亦能聽人之言不以誠相與而惟以詐相傾則聽者之心固不能保其終不吾疑矣以利口而見信者必以利口而疏反覆之理所必至也

按愼爾言二句作戒辭譖人者豈能聽戒只是說爾無得意必有敗露時

講緝然譖可以任爾爲之哉彼接緒增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飛相與經營惟謀欲爲讒譖人而已夫爾之譖人固自謂言無不聽也然宜保愼爾言勿專飾虛爲實虛言無實有時而敗露聽者且將謂爾不足信矣爾其知之否耶

捷捷幡幡句幡韻謀欲譖言句言韻豈不爾受句既其女遷句遷韻

賦也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辭

毛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　遷去也

鄭箋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誹訕女



按毛以遷爲去未明鄭以爲訕尤異

華谷嚴氏曰汝能譖人人亦能譖汝其禍將遷及女矣

慶源輔氏曰愼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爲譖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

說通一說愼爾言也二句以令終之道勸之豈不爾受二句以微中之禍懼之無此意是深惡而幸見其及之辭猶今人曰也須子細亦有時輸著女爾

詩記謀欲譖人謀所譖之人也謀欲譖言謀何言以

譖之也
正解此章上二句言其工於譖人下戒其禍之必至
捷捷是習於應答幡幡是巧於變換亦自言上說所
謂譖人以口給也故接之曰謀欲譖言謂言爾受則
禍及於人既其汝遷則及於人者又將遷而及汝矣
蓋輕信之門既啓則反中之禍不測且讒妄鑿空猶
使忠誠之臣橫罹其毒而凡罪盈惡積能保譖佞之
輩不伏其辜乎始以讒而見寵者終必以讒而被禍
報復之理所必然也
講非但言不聽已也彼捷捷然儇利幡幡然反覆相



與圖謀惟欲爲譖言以害人也夫固爲王受之耳夫
以王之好譖豈不爾受然可以受爾亦可以受人吾
恐過譖之禍既將遷之及汝矣爾能禁耶

**驕人好好**（句）（好韻）**勞人草草**（句）（草韻）**蒼天蒼天**（句）（天韻）**視彼驕人**（句）（人韻）**矜此勞人**（句）（人韻）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
而失度其狀如此
毛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
鄭箋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者憂將妄得罪也
孔疏言讒人謀能功密爲王信用彼誠則驕逸也我
得罪則憂勞彼驕人好好然而喜我勞人草草然而
憂故仰告蒼天蒼天何不視察彼之虛妄而矜哀此
勞人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蒼天蒼天蓋以王之不明無所
告愬而言之於天也
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
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安全之也
說約按古義好草皓韻天人眞韻
詩記味詩意宜求天之罪彼譖人矣乃連呼天而止
求其視彼蓋謂不必細問其罪只看他得意氣象驕



人之可恨勞人之可憫已洞悉矣禍福意且落下一
層
正解此章上二句歎人己有憂樂之異下冀天意有
禍福之公好好猶揚揚有志得意滿意蓋幸計謀之
成誇知遇之厚故得意而樂也草草猶慘慘有懼禍
不測意蓋傷王聽之不聰疾讒人之肆志故失度而
憂也好好草草皆自心言蒼天蒼天蓋以王之不明
無所告愬而告之於天也視則欲節其樂矜則欲慨
其憂要知遏抑驕人正以慰安勞人意　先正云此
章蒼天蒼天視彼驕人蓋傷其不均而冀天公以處

之也至下章投畀有昊則極言其可畏而欲天直以
絕之耳語意自有淺深不同
講方其譖行而人被之其狀果何如耶彼譖人者所
謂驕人也則好好然得志而樂矣彼譖者所謂勞人
也則草草然失度而憂矣蒼天蒼天福善禍淫理行
不爽其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
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彼譖人者句者韻誰適與謀句謀韻取彼譖人句投畀豺虎句
虎韻豺虎不食句食韻投畀有北句北韻有北不受句受韻投畀有
昊句昊韻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
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
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
其罪
毛傳投棄也　北方寒涼而不毛　昊昊天也
鄭箋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孔疏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
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以物皆
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昊天也豺虎之食
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

故禮記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　以
北方太陰之氣寒涼而無土毛不生草木寒凍不可
居處故棄於彼欲凍殺之昭七年左傳曰食土之毛
地官載師曰宅不毛者謂草木也
大全說文曰豺狼屬狗聲　埤雅曰豺虎以殺為性
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戒為德則宜無不受者今日
不食不受且付昊天使制其罪則惡之甚也
安成劉氏曰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讒
人於彼使凍餓之也
析錄畀付與也制其罪之制斷也正也



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
惡如巷伯
東萊呂氏曰記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
爵不瀆而民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西山眞氏曰讒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
治四凶也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屏諸四
夷詩人之情亦若是也
說約按豺虎有北等亦以兩句一連方有次第孔疏
一段最是下四句語氣不必側重有昊　集傳首四
句以者謀虎為韻五六句以食北為韻北讀如逼也

七八句以受昊爲韻昊叶受
詩記讒譖之人世所不容物所共惡天之所生惟天
治之投畀有昊聽其如何處置而已
集解按上章欲其察罪此章欲其斷罪語意淺深不
同末句不言死而所以致之死者自隱然言外
正解此章上二句斥讒人爲謀之祕下皆深惡而痛
絕之辭首二句輕只是重言之以起下文之意豺虎
有北特以起投畀句虎猶知父子豺猶知君臣非如
讒人交亂人父子君臣之閒而構之禍者也故投之
而不食夫以豺虎之暴而不食以有北之遠而不受



可見讒人之惡其共惡於物可知安成劉氏此說似
太深恐只是投之四裔之意耳昊天爲善惡之主萬
物皆其所生更無推避理故擲於昊天使治其罪亦
是願日月無私雷霆共憤之意　上章欲天察其罪
以王道之不明也此章欲天斷其罪以王法之不振
也
按豺虎二物皆能食人不食只是極形容其惡意
豺狼屬非如狗可畜講家謂有君臣未確
講彼譖人者奸險詭祕不知誰爲之主而與之謀可
惡甚矣吾將取彼譖人擲予豺虎猛毒之獸其其搏

噬焉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責殺
之焉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使自治其罪焉
讒人其庶乎無所逃哉

**楊園之道**句**猗于畝丘**句丘韻**寺人孟子**句**作爲此詩**句詩韻
**凡百君子**句**敬而聽之**句之韻

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
以讒被宮而爲此官也孟子其字也
毛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　寺人而曰孟子
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鄭箋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



大臣故從近小者始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
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慎而知之既言寺
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孔疏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　楊園亦園名也
按舊說謂譖先及小臣漸及大臣故以楊園爲喻其
意亦通然朱子只在作詩上取義更明　鄭以作爲
起甚謬卽今作詩之作
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
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
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慶源輔氏曰譖始於微者進而嘗之也君若受之則譖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末流之禍豈止及其大臣而已哉雖王后太子或有所不免故聖譏必折其芽辨於微小可也然非明且達者不能焉

黃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

安成劉氏曰劉氏此言蓋從小序以此爲幽王時詩也集傳既引其說而未嘗明言其爲幽王詩讀者當自得之

說約按從楊園生畝丘其道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故曰猗于作詩裨益則其意尙伏於言外以賓主語互足也敬聽又是另轉意興亦在四句截　作爲此詩從我說敬而聽之從彼說故六句不可作一貫

丘字棄又叶章溪切與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易渙四爻渙有丘匪夷所思同古義支韻

始言巷伯惡惡之言已極快心又勸凡百君子以敬聽者蓋讒口罔極縱肆可危以敬自持雖未必遽能弭讒消謗然亦身處衰世無可奈何之一法也觀此詩乃知巷伯蓋亦賢而被讒者

正解此章興意貫至末此即下地有資於高地興賤



言有補於君子也楊者近水之木宜下濕故楊園爲下地畝用之壠也丘如田壠故曰畝丘卑可升高有下可益上之意故以爲興楊園畝丘是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故曰加非加楊園於畝丘之上也作爲此詩總一篇而言君子指得廣作詩告君子見譖及小臣其勢將加於貴近然使身無可乘之隙又孰得而乘其數哉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欲其自出入起居以至微言微動皆不敢苟而以萋斐哆侈自懼也蓋巷伯旣已被刑則其身無足爲者故作詩以告君子庶幾有所裨於人耳　敬而聽之休看作聽而敬之所謂警惕此心如事事息息皆可招謗而取此草草之言以自防也不則空聽奚益意若謂庶有裨於君子其實謂讒口罔極縱肆可危不止及一人而已

按楊園二句取自下而上意寺人作詩而君子聽亦是自下而上之意與意縮至末爲是　寺人孟子當是已被刑而居此官鄭謂自傷將去此官似是爲寺人時被譖非也寺人去將爲何官乎

講夫以身受讒吾則已矣不可爲世之鑒乎彼楊園之道在下者也乃加于畝丘而登之蓋卑可以升高矣況我寺人孟子至微賤者也今以被刑之後作爲

此詩卽其餚南箕以喻禍明好極之豺虎有北有昊
以窮惡盡法皆情事之至也下之言猶不可以益上
乎凡百君子其各敬爾身於吾言而聽之譖固無所
不至而人宜有道自防毋忽忽焉至釀國家之禍亂
於無窮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
官之長卽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
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
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



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閒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
則疏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
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安成劉氏曰三輔黃圖云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
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爲掖庭周宣王姜后嘗待
罪永巷是也

曹氏曰巷者內人之所居伯者長也其官爲寺人而
職掌永巷故稱巷伯焉

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言之禍與讒
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說約按遺讒被宮故曰賤者非必爲內侍被讒晦翁
本不甚信後說末章注又曰譖始微者而將及大臣
此偶沿古解而不覺騎牆者也不可用

小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鄭箋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
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
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孔疏此經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
巷伯奄官言奄人爲此官也　巷伯是內官也其官
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其職掌王后之命天官序官云



小臣奄上士四人注云奄稱士異其賢其職云掌王
后之命是也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
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
孫炎曰巷舍閒道也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
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人主於羣臣貴者
親近賤者疏遠主宮內者皆奄人奄人之中此官最
近人主故謂之巷伯也巷伯是內小臣者以周禮無
巷伯之官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故
知是也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
伯也與寺人官相近者寺人亦奄人其職曰掌王之

爲人及女宮之戒令同掌宮內是相近也寺人自傷讒作詩輒名篇爲巷伯以其官與巷伯相近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巷伯名篇以所掌既同故恐相連及也

按此詩分明刺讒人何以爲刺幽王豈投畀云云可施之於君耶　巷伯即寺人其官爲寺人而稱之爲巷伯孔疏謂寺人被讒將及巷伯則此詩爲寺人作乎爲巷伯作乎

正解通詩七章前六章極言讒人之無忌而望制乎天末章極言讒禍之漸進而致警於人總之欲人因



其言而知所以弭讒也以讒字爲主一二章責之也三四章譎之也五章怨而訴之六章深惡而痛絕之末章則言作詩以爲君子戒也　玩爲巷伯者四字此讒已在宮刑之先而作詩又在爲巷伯之後則皆追敘其遭讒之由以見讒之可恨　寺人即巷伯宮中承巷之長也掌宮中之役或用奄人爲之

衍義此篇首言萋斐貝錦哆侈南箕末以敬而聽結之見譖之來皆因不敬而入故欲以一敬爲止謗之方也敬字乃通篇關鍵前數章極言其譖而以投有昊亦無可奈何之辭非必分望制於天望譴於人也

須以敬爲主敬字包得廣與我友敬矣惴惴小心意同

**習習谷風**句**維風及雨**句雨韻**將恐將懼**句**維予與女**句女韻
**將安將樂**句**女轉棄予**句予韻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

毛傳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

鄭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　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時獨我與汝爾謂同其



憂務　朋友無大故則不相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孔疏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風類多矣正取谷風爲喻者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長益故也此據風爲文故云風而有雨則潤澤行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爲潤澤　朋友無大故不相棄論語文也引之者證朋友得相怨之意大故謂惡逆之事苟無大故義不相棄今彼已得志申達居處安樂而棄往日之恩忘昔時之故皆是風俗薄之甚也以序言俗薄故

於此明之
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疏義風雨相須所以興維予與女也
通解末二句在興外
說約予古義語韻
增訂棄予內含思怨意四將字絕可想略有恐懼卽欲相親纔得安樂便爾相棄總是曲形其情之反覆也



衍義此與下章俱四句分上是追其患難之相親下是怨其安樂之相棄維風及雨有相須不舍之意故以起與維予與女言相爲周旋艱險有所不辭他人不相及也女轉轉字根恐懼來昔之同心協力者忽轉而睽絕也　風雨不平言風發而雨卽繼也　春風上升風自谷出故謂之谷風
正解維予與女重予字女轉棄予重女字維予與女義同鶼鰈女轉棄予別有參商
講女以義合貴有常情何今之不然也彼習習然之谷風則維風發也而雨繼之一氣相感矣追思昔日

將恐將懼之時則維女患而予恤之同心相須矣是固情之不忍棄也奈何今者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遠而睽絕焉何其薄哉
習習谷風句維風及頹句頹韻將恐將懼句寘予于懷句懷韻將安將樂句棄予如遺句遺韻
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毛傳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鄭箋寘置也置我於懷言至親己也　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孔疏釋天云焚輪謂頹扶搖謂之猋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從下上曰猋然則頹者風從上而下之名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頹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爲猋不復爲頹也詩言頹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

按以風與頹爲二物相扶不甚合

疏義焚輪旋轉之貌

疊山謝氏曰寘予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是退人若將墜諸淵

講意與意亦到四句止

說約按懷古義灰韻　纂序按頹亦止以風說寘予于懷止指其人說不比首章以風及雨與予與女取及字與字兩相須意只以頹之旋轉與懷之親密爲是

說通上言予女猶二人也此言寘懷則若一體矣上言棄予猶爲迹疏也此言如遺則委之路傍不復記存矣

衍義風之自下而上曰焚輪卽旋風也頹下也有風便有頹亦見周旋不舍之意曰寘予于懷棄予如遺比之首章又加深矣

正解寘予于懷以心之思念言

按頹旋風也卽風之所爲維風及頹以見周旋環繞之意　懷作心之懷念較懷抱覺雅

講彼習習谷風則有風便有頹若周旋而不舍矣將恐將懼之時則女寘予于懷而親愛之有加矣此情



固不忍遺也奈何將安將樂遂棄予如遺忘者不復有存省之念哉

**習習谷風**句**維山崔嵬**句 嵬韻 **無草不死**句**無木不萎**句 萎韻 **忘我大德**句**思我小怨**句 怨韻

比也崔嵬山巓也

毛傳崔嵬山巓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鄭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巓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　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孔疏盛夏之月萬物茂壯無能使草不有死者無能使木不有萎者以時不齊實小有萎死者也　木大或一枝枯故言萎也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

按谷風不宜忽言夏月小怨只是嫌隙不得卽謂之小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慶源輔氏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天者小怨謂懟

語忿色生於人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此實事故末章因風以爲比而明言之以戒其不可如是也或以爲興者拘於例耳然不若以爲比之是也

說約按首二句照大德而中二句照小怨然忘字思字至末二句方出則另就彼說故屬比不屬興也或說非是　怨叶韻未詳然六帖以嵬萎怨爲韻則舊詩世學怨叶于隈切者亦或有據也但字彙無攷古義亦叶灰韻從舊詩世學

詩說怨字似從德中看出相愛既深則責望之過辭



色不無難堪處出之恐懼種種皆德忘之安樂種種皆怨矣

說通本以患難相依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責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比友不能無過下言取友者不可念其過也蓋上以風之廣被不能有全功比朋友之大德不能無小怨末二句則責其忘大德而思小怨也大德卽前危難憂患時相親相救說小怨凡一時之懟辭忿色人情所不能免者皆是忘字思字重看

正指汝轉棄予棄予如遺言之就安樂時說朱傳𩔖似與體說者須有斟酌

正解言忘大德而思小怨乃見其所以相棄之故夫友道之絕未有不起於怨者張陳凶終蕭朱隙末蓋自怨生也然詩人之辭怨而不怒庶幾所謂交絕不出惡聲者

按比意止有大德小怨而忘字思字是進步實發處故爲比不爲興　無草不死二句言有死者萎者非盡死盡萎也語氣當云無有不死一根草的要善看

小怨不必拘患難時



講所以然者必有所怨於我也彼習習谷風維山之崔嵬而皆及之所被固甚廣矣其上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是風雖和尚不能無遺恩也有如是矣然則朋友之間所貴乎重德輕怨以相與有終今女患難則親而安樂則棄是我有德於女甚大也而竟忘之我卽有怨於女亦甚小也而切切思之豈朋友之道哉所由於谷風有感耳

谷風三章章六句

藍田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小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孔疏作谷風詩者刺幽王也以人雖父生師教須朋友以成然則朋友之交乃是人行之大者幽王之時風俗澆薄窮達相棄無復恩情使朋友之道絕焉言天下無復有朋友之道也此由王政使然故以刺之經三章皆言朋友相棄之事

按朋友相棄卽刺幽王如此論則雖乎爲君矣聖王之世民閒亦有不能盡道者不得累及朝堂此詩作刺幽王甚無謂

正解通詩三章俱是怨辭總見友誼之薄也首二章



怨其始合而終睽末章怨其不當以小怨而見睽也以忘我大德句爲主相親於患難而棄於安樂只爲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將恐將懼二句卽是大德安樂棄予卽是忘大德棄予內便含有思怨意末章卽申上意要相照應不宜開說

徽弦云上二章是興時有安危友則有厚於危而薄於安下是喻事有得失友則有忘其德而計其失似非一串意

按通詩當作一意看徐說非也

**蓼蓼者莪**句**匪莪伊蒿**句蒿韻 **哀哀父母**句**生我劬勞**句勞韻

比也蓼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

毛傳蓼蓼長大貌

鄭箋莪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 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

按鄭以匪莪伊蒿爲視之不能識非正意

華谷嚴氏曰莪蘿蒿也蒿草中之高者也

詩說莪蒿蔚皆一種漸長則漸無用故孝子引以自喻

按莪朱傳云美菜而講家以爲卽蒿物類難辨且依



集傳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說約按興必有照應然後作轉比無照應卽轉故下文另轉同而興比異也若作詩將注中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終身而乃今不得其養意再衍二句於中間卽謂之興而不謂之比矣故曰興比皆是後人看出作者全不自定名目且集傳必補父母生我以

爲美材云云者亦是要詩理明白其實說者照樣補入則爲改比爲興矣大段看書作文各有門頭不可橫執故文膠柱調瑟

衍義首二句分上比己孤親之望下傷父母生己之勞也上見自恨之深意下見哀傷之至意不得終養自父母沒後而追思昔匪莪伊蒿非莪變而爲蒿也只是始生爲莪嫩而可食至長大爲蒿則不可食非人望於莪之初心矣注以爲美材乃追本父母昔日之心推到今日不副其望見自傷之辭不可就材質最不肖上形容哀哀注訓重自哀傷蓋能終養可酬昔日之勞今不能終養劬勞之恩何報盡不重可哀傷乎　哀哀乃自哀非哀父母也　玩詩柄人民勞苦及下不得終養以死句蓋是孝子行役父母在家無人侍養或飢寒疾病以死故不得終其身而養之也

講人之養親有終爲大今何不幸也彼蓼蓼然長大之莪昔固以美菜視之矣今非莪也特賤草之蒿而已初望大失而不可賴於我也有如是哉每一念至感慨係之哀哀我之父母生我劬勞矣乃徒然不得其養以終也耶



**蓼蓼者莪**句 **匪莪伊蔚**蔚句韻 **哀哀父母**句 **生我勞瘁**瘁句韻

比也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瘁病也

毛傳蔚牡菣也

鄭箋瘁病也

孔疏舍人曰蔚一名牡菣某氏曰江河間曰菣陸璣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

華谷嚴氏曰一名馬薪蒿蒿之尤粗大者也　郭璞曰無子者故曰牡菣　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章此舉蔚以言蒿之尤粗大者耳

正解劬勞勞瘁總不出生我一章但此處只宜含蓄說

指南蔚以莪長之名比蒿又粗大矣據此莪蒿蔚只一種漸長則漸無用詩人引用亦甚切當今人於此處多未考究

講蓼蓼者莪今非莪也而伊蔚其失所賴有如是哉哀哀我之父母其生我勞瘁甚矣乃徒然不得其養以終也耶

**缾之罄矣**句 **維罍之恥**恥句韻 **鮮民之生**句 **不如死之久矣**

句入韻 句至韻

**無父何怙**句 **無母何恃**句恃韻 **出則銜恤**句 **入則靡至**

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

毛傳缾小而罍大罄盡也　鮮寡也

鄭箋恤憂靡無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

孔疏作詩之日已反於家故言出入之事入門無見又似非殯是已卒哭之後也入門上堂不見慨焉廓爲時實爲甚三年之外孝子之情亦然但此以三年內耳

按缾罄罍恥鄭以爲刺王者刺王不能使富分貧衆恤寡直是無端牽扯孔以爲缾小罍大當先酌罍亦非詩意

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安成劉氏曰以缾比父母以罍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缾罍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缾喻周以罍喻晉亦不取小大之義也

慶源輔氏曰玩此四句眞能道孝子之情非身履而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說約按集傳久以恥爲韻也然麟意卽以矣叶恥似直

存旨不如應上恥字正所謂匪莪伊蒿也

集解按人有所憂則胸中常覺有物如馬口銜鐵不能咽吐之狀故云銜恤既入矣又云靡至蓋言神魂不寧如悵悵無所之者耳

衍義四句分上是喻其失養而致窮獨之悲下推言其所以可悲也缾之罄而取用之不繼由罍儲蓄之不充故曰乃罍之恥父母與子相依爲命重在子一邊言父母賴子以養而子當養夫父母也窮獨之民若泛言而實指在己事言之銜恤言無父母是憂也在自內而出上說靡至言無父母可望也在自外而入上說或云不必分身心總是出入皆憂無時不然也正見所以生不如死之意

正解鮮民謂無父母之民卽今人所稱孤哀子也

按缾飮器罍貯酒器也罍以供缾之用罍不竭則缾

不罄缾罄是罍不能出所貯以供也故可恥子供養
父母事事取足猶罍之供缾非以大小相較 出入
當從言不必郎以行役歸家分貼 不如死跟恥不
得養說下四句是形容不如死意
講有子而父母如此情其可能堪耶彼缾以泄之罍
以畜之缾得酌於罍二者交相賴也今缾之罄矣而
使之至於罄者罍實維罍之恥固不能復辭其責也
有如是哉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之久矣蓋人生
怙恃惟有父母無父則無所瞻依而何怙無母則無
所倚賴而何恃出在外則心銜憂恤而抱終天之恨



入在家則身靡所至而無歸投之所是眞生不如死
焉耳

**父兮生我**句**母兮鞠我**句鞠韻**拊我畜我**句畜韻**長我育我**句育韻**顧我復我**句復韻**出入腹我**句腹韻**欲報之德**句德韻**昊天罔極**句極韻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育覆育也
顧旋視也復反復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
毛傳鞠養腹厚也
鄭箋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
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 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
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孔疏毛以爲此言父母生養之恩已思報之言父兮
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妊以養我又拊循我起止
我長遂我覆育我顧視我反覆我其出入門戶之時
常愛厚我是生我劬勞也我今欲報父母是勞苦之
德昊天乎心無已也常所憶念無有已時故言已痛
切之情以告於天 鄭以腹爲懷抱爲異 上章總
言父母此分父母而說之故云父兮生我者本其氣
也以鞠己爲養畜我承拊我之後則起止而畜愛之
故爲起也言覆育者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



愛育焉旋視謂去之而反顧也故爲反覆謂小者就
所養之處迴轉反覆之也腹我謂置之於腹故謂懷
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按毛鄭以昊天爲告於天非也
長樂劉氏曰防其齧也則拊之
王氏曰復不能暫舍也
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
不知所以爲報也
疊山謝氏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生我
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

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入出察其起居藏之堂奧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於腹開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舍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分析字義可玩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賦父母之恩末乃歎其如天之無窮無物可以為報之意故嘗為之說曰臣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

嚴氏曰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

說約古義鞠畜育復腹屋韻德極職韻　之德指上六句鄭云之猶是也莊子之人也之德也字法同

按注欲報之以德又小異然如古義則德屬父母如注則德屬子似古義較勝參之　注言父母之德如此如此二字包九我字

詩說凡君恩捐軀足報以身為吾身也至於親則身亦親之有雖捐軀莫報也而況身之外乎況於身之外且不能致之親乎此蓼莪詩人所以哀痛而不已也

衍義六句分上追叙其親恩之大下深慨其圖報之難拊畜等字本講已明但鞠畜注皆訓養而義實不同鞠是胎養畜是乳養顧旋視也謂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謂顧之又顧反覆視之不能暫舍也或謂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恐非注意凡此



皆是父母生我劬勞勞瘁處即是恩之大也德字就人子所以報親者言非謂父母之德也觀注自見未何要見親恩本不可不報而又失其義其罪將何如

按人子在父母前無可言德德還屬父母為是朱子因之字口氣難貼故加以字予謂只是省父母二字當云欲報父母之德便無可疑

講試以父母之劬勞勞瘁言之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妊而養我拊循我恐其驚也乳哺我恐其飢也長我調和其身體滋培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也育我或身體而煦嫗之覆近而愛護之無寒暑之

時侵也父母前去而不能隨則旋視而同顧乎我且顧之又顧反覆不能暫舍乎我而或出或入無往而不寘我於腹以懷抱乎我父母之恩德如此我欲仰而報之如昊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今且不得其養以終矣其何以爲情耶

**南山烈烈**句**飄風發發**句 發韻 **民莫不穀**句 **我獨何害**句 害韻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

毛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

鄭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　穀養也言民皆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



覩此寒苦之害

孔疏孝子言己在役之苦我本從役苦於南山値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然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爲至難也又遇飄風發發然寒而且暴疾也於時天下之民豈不皆得養其父母者我獨何故覩此寒苦之甚害而不得養父母乎此何害與下不卒互也

按毛鄭以山烈風發爲身受寒苦之害與興體不合　又以穀爲養父母意固是而字法太直當慮作善字看而養父母意自在內

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

華谷嚴氏曰孝子念親之後瞻南山之烈烈感飄風之發發觸目皆悲傷也故歎民莫不得以養其父母我獨何爲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按山風若作觸目實景則似賦非興恐背傳

疏義此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亦反其意以爲興也

詩說南山飄風皆孝子觸目生感之辭蓋抱銜恤靡至之情無可自解不禁俯仰悲傷耳　全在二獨字上志哀



正解孝子旣抱銜恤靡至之情觸目生感睹南山聆飄風俛仰悲傷而不能已也故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我獨不卒痛極之辭也何害不卒皆指不得終養說則民莫不穀亦只是得終養意唐荆川曰不得終養上文已明言之此特歎其不如人耳非至此又言其不得終養也

按講家觸目生感是用華谷之說而華谷本之鄭孔須辨　予謂山烈風發用莫不皆然意以作反興庶與朱傳意合疏義說是　獨何二字連　害只是苦與善反不得養父母意在內

講有德而不能報我之可哀爲何如耶彼南山烈烈然而高大則飄風亦發發然而疾急矣今民皆得養其父母而莫不善則我當與之偕善也而獨遭此害也何哉眞不如人之甚矣

**南山律律**句**飄風弗弗**句弗韻**民莫不穀**句**我獨不卒**句卒韻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毛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鄭箋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慶源輔氏曰我獨何爲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爲而不得終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盎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疏義此章與上章重自哀痛以申不得終養之意

講彼南山律律然而高大則飄風亦弗弗然而急疾矣今民莫不善而我獨不得終養何其不如人耶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爲監軍攻吳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斬之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悲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炎篡魏爲晉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

慶源輔氏曰先生載王裒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然後爲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讀耳

永嘉陳氏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辭深而切

三山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



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辭皆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爲母所棄不爲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歎詠者如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鴇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傷感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

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小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鄭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按此詩亦不當牽入幽王

正解通詩六章總是傷已不得終養之意首二章是



喻其不得終養而傷父母之劬勞三章承言不得終養乃己之責以應伊蔚意四章極言父母之恩以應生我劬勞勞瘁意末二章又申不得終養而重自哀傷也以哀哀二句爲主一生字最重我賴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堪爲痛絕　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又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後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吁子之可效於父母者惟曰報耳至於報之無從而我



心滋戚矣況於一日之養而有不得乎此我之愴然悲心所不欲自存者也　顧歎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執書痛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可復講嗚呼昊天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其哀痛且奈何哉

按此孝子行役在外而父母死歎其不得終養而爲此詩講中未明言其歸否大抵是歸後感親不在而作耳　王裒孤介之士所行未能盡合中正之道朱子錄其事取節可也

詩經詳說卷五十一終

# 詩經詳說卷五十二

牟陽冉覲祖輯撰

## 小旻之什

**有饛簋飧**句**有捄棘匕**句匕韻**周道如砥**句砥韻**其直如矢**句矢韻**君子所履**句履韻**小人所視**句視韻**睠言顧之**句**潸焉出涕**句涕韻

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捄曲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

毛傳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捄長貌匕所以載



鼎實棘赤心也

孔疏簋以盛飧饛爲其狀故知饛滿簋貌也主人供賓客有禾有米此以盛於簋故知熟食也又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簠盛黍稷故知謂黍稷也捄爲匕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注亦言匕所以載牲體牲體卽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爲喻　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故比貢賦均也矢則幹必直故比賞罰不偏也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

按毛鄭以有饛二句喻天子之恩厚全無著落又以如砥爲貢賦平均如矢爲賞罰不偏又以君子所履承天子恩厚而法效履行之小人所視承如砥矢共之無怨段落全乖

序以爲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



有饛簋飧則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慶源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與下章周行一意故集解以爲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是卽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正直履視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言而其中亦含此意邪

說約按有饛四句亦反興饛訓滿則不平捄則曲而不直以不平興平以不直興直也無深意興理亦直

出得周道二字下四句承周道言之也禮簋盛黍稷
飧熟食者曹氏曰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蓋以水澆
飯是也雜記吉祭及賓客之匕用棘古之祭祀享食
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胖音判謂牲
之半體　禮書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
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雜記曰朼以桑長三尺或
曰五尺三禮圖又云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
三寸又禮書云詩于角弓兕觥皆言其觩于天畢與
匕皆言有捄則匕之制非挺然也蓋按圖長而下斜
闊如俗馬蹶刀然　疏義適周之道既平且直乃人



所共履共視者曰君子小人互文叶義耳　纂序按
注則以東方之賦役二句直渡下章矣聽顧一句且
渾勿入講是　朼匕同
詩說思其如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
古道依然而時事頓異所以傷也
詩通所履所視要見賦役均平時令人自然遵道氣
象淸蕩出涕含悲哲怨所謂望城欲哭也賦役西輸
未宜露出
衍義四句分上興周道之平直下致其追昔傷今之
情也簋飧饛然矣而不平則棘匕捄然曲而不直矣

周道之平如砥則其直如矢矣此是反興亦無大義
履字指朝覲會同而往來者視字雖是瞻視之視畢
竟亦是行蓋視此路亦行也所履所視要點出人心
樂從無怨氣象此是賦役均平之時如此　如砥無
險阻如矢無邪曲
正解如砥以平原四達言其間岡巒之起伏林木之
喬森豈無險阻而關隘無征覺其坦坦如砥之平也
如矢以馳道千里言其間泰山之隱蔽大河之迴環
豈無屈曲而津梁不滯覺其衎衎如矢之直也　詩
故云簋飧食之薄者棘匕物之微者言往昔朝周貢



餐之具不過如此君子循而行之小人目而擊之今
惟貨財是貢勞役是供疲於奔命大異於昔矣此說
亦佳　顧東江文云縉紳君子或朝覲會同而趨蹌
於京師或勞來旬宣而出使於下國我車我馬悉於
此乎經行冠蓋相望而凡息肩憩足於道路者莫不
跂踵凝眸而瞻望其威儀也我徒我御悉於此乎往
來儀衛赫奕而凡傴僂提攜於阡陌者莫不舉首轉
盼而景仰其風標也廖文云君子有朝聘之行彼則
夾道而觀相聚於車塵馬足之下君子有貢獻之舉
彼則趨途而望眾會於停驂駐節之餘所在成羣而

喜見國家之盛事觀者如堵而欣逢太平之儀衞楊伯祥亦曰周之盛時朝覲會同循周道以歸往冠蓋相望儀衞赫奕極一時之盛沿途小民莫不跂踵盱眙瞻望其威儀快覩其丰采故曰云云此俱作顧視之視講又兩句一串說玩注小人視焉字口氣串說亦妥

按詩人多因物起興何得遽想燕賓盛禮似無來歷或曰砥矢履視亦有遽想盛世朝貢意故設想及當時而以爲興此是虛擬其興另是一體　竊謂有饛六句皆是追思盛世有饛二句以朝貢遺使賜食言是初發時事周道四句是就道時事今不可得故顧之而隕涕備一說

講先王之世天下有利而無病故人心樂焉今何如者彼有饛然而滿之簋飱則必有捄然而曲之棘匕以載肉出之於鼎而升之於俎矣孔此周道之平如砥則其直必如矢於以爲四國會歸之途矣是以上之君子所爲履之以朝貢下之小人所爲視之以往來蓋至今無以異也乃周道未改其初而人事之盛衰頓異哉睠焉反顧之下有感於中不禁潸焉出涕而爲之傷悲也



**小東大東**句東韻**杼柚其空**句空韻**糾糾葛屨**句**可以履霜**句霜韻**佻佻公子**句**行彼周行**句行韻**既往既來**句來韻**使我心疚**句疚韻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

毛傳空盡也、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子也

鄭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爾今盡杼柚不作也　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不能順時乃夏之葛屨今以履霜送轉餫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　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

孔疏說文云杼持緯者也

按鄭訓周行爲周之列位行爲發幣之禮又以既爲盡既來爲空受無反幣之禮任意穿鑿不成文理

曹氏曰杼梭也

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擧其甚者言之也以葛屨履霜則冬裘之不備可知矣既往既來則言其往來之不一也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說約按此章指言所可憫惜之事上四句見傷於財下四句見困於役然是兩截不是兩對葛屨履霜足其空意心疚承公子也杼大全曹氏曰梭也釋文說文云盛緯器柚詩緝董氏曰卷織者　集傳東空與霜行爲韻來疚則與采薇杕杜一例　纂序按東空本叶一韻霜行一韻末二句一韻三換韻亦可彼杕杜來疚改叶恤也采薇改叶已多事矣

按俗言杼是緯經者梭是盛緯者非一物字書沿誤柚是卷織者極明

集解按葛屨履霜極形貧乏之甚正足杼柚其空之意使我心疚自單承公子往來言昔之周道君子履之以朝會今之周行公子行之以轉輸所以心疚也時講作總承者自非



詩記此章正言所以出涕之故譚國在周之東兼大小言之者見無國不受其害也

正解此章上七句敘東國財役之困下切在己之憂小東句提起杼柚三句言傷於財佻佻三句言困於役末句總承麟士拘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殊與注不合杼柚其空非謂無杼柚是杼柚之上無經緯也葛屨履霜則禦寒之衣服不備可知公子往來則小人之疲於奔走可知皆擧一以見其餘意葛屨履霜已兼道路淒涼之狀而公子往來總爲轉輸財盡則力亦疲矣觀下文專言憚人亦可見

指南疚病也心憂傷則病非疾病之病玩本文語意還緊連公子往來說爲是然或以末句總承上文講便行文耳

講夫吾所以顧周道而悲者亦以我東國賦役之困故耳自其困於賦也東方大小之國杼柚之上其已盡空無復經緯之存矣至於糾糾之葛屨亦可以之履霜焉而其困於役也則雖佻佻公子爲世家貴臣者皆奔走於周行之上但見其既往焉既來焉勞苦之至使我爲之心憂而甚病也不亦重可慨哉

有冽氿泉句無浸穫薪句薪韻契契寤歎句哀我憚人句人韻

薪是穫薪句尚可載也句載韻哀我憚人句亦可息也句息韻

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
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

毛傳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
勞也　載載乎意也

鄭箋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析之以爲薪不欲使氿泉
浸之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憂苦而
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斂小東
大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　薪是穫
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



歸畜之以爲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以待國
事

孔疏鄭唯穫爲木名尚爲庶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
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爲逼故
不從毛　七月云二之日栗冽是冽爲寒氣也說文
冽寒貌故字從冰釋水云氿泉穴出穴出側出也李
巡曰水泉從傍出名曰氿氿側出是側出曰氿泉也
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刈也薪當析之即云刈者蓋
木之細者以荊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
也以有哀歎故知契契憂苦也憚勞釋詁文

按穫當從毛載當從鄭

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
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慶源輔氏曰上兩章旣言傷於財故此章推本其困
於役而言之耳

疏義此以愛物之心興愛人之心

六帖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不盡人力不盡
人財皆可言息

說約按上下各四句一正一反之辭此又與一體

集傳載亦叶節力反與不輸而職同也古義薪人眞



韻載息職韻

詩存一亦字可憫及今不息後此將欲息而不能矣
哀告之情淒然欲絕

集解按首四句興意中已含可載可息意特欲歇之
辭出之層疊耳作兩截便誤

衍義四句分上是即物以興人之見困下是因物以
著人之當安也與止四句下四句只是因興意而並
言之此章承上章之意又舉所可憫恤之人而冀其
安之也宜安而不能安之此民之所以益病耳章意
雖主困役者言其實傷於財者亦此憚人也　鹿野

云興意言穫薪尙不浸況此契契之寤歎者豈非可
哀之憚人乎極是簡明
正解契契寤歎就詩人自言哀者我哀之也舊謂契
契然寤歎者乃可哀之憚人也此與興意不叶
按哀字與寤歎相連寤歎便是哀　正解別出我字
可用
講夫賦役之困如此爲上者獨不爲之念乎彼有冽
然而寒凉之氿泉其無浸已穫之薪以至於腐矣況
此契契然而寤歎者豈不哀我之勞人而可益之病
乎蓋薪是已穫之薪則庶幾可以載而畜之豈容復



浸也哀我旣勞之人則亦可以息而安之豈容再困
也上之人獨不爲之念邪
**東人之子**句**職勞不來**句來韻**西人之子**句**粲粲衣服**句服韻
**舟人之子**句**熊羆是裘**句裘韻**私人之子**句**百僚是試**句試韻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
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
私人私家皁隷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
也
毛傳東人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
貌　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私人私家

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
鄭箋職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爲勤京師人衣服鮮
潔而逸豫言王政偏甚也　言周衰羣小得志
孔疏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畿之
大號快其不賦稅非在朝之人也來勤釋詁文以不
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卽是勞
來也
按鄭謂舟作周裘作求周世臣之子退在賤官使搏
熊羆太穿鑿譚大夫說王此是何意
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三山李氏曰此章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小人得志
綱紀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
王氏曰私人之子試于百僚則是絕功臣之世棄賢
者之類婁賤者用事而貴也
輯錄解頤曰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
也
說約按此章以上下各四句爲一截上對說下就西
人申說也舊作上是賦役不均下是羣小得志亦通
集傳來服爲一韻裘試爲一韻古義來服職韻裘
試支韻

詩通粲粲衣服何如杼柚其空熊羆是裘必非葛屨履霜百僚是試豈同行彼周行詩旨詩情正相關映

前章於東人則舉其貴此章於西人則舉其賤錯綜言之正有如許觖望

集解按此章總言賦役不均而羣小得志在內從來作上下截分屬者非是

衍義此章正與二章相對總是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諸說紛紛如昆湖云上二句是賦役不均下六句是羣小得志元峰云上四句言賦役不均下四句言羣小得志似各有窒處依本講平平說去而賦役不均羣小得志自見注諸侯之人對京師之人言非卽諸侯也舟人私人又就西人中舉其微賤者以例貴者而言百僚是試是得其寵異之意此特言爲百僚之試用耳或謂致身尊貴私人卽爲百僚看未妥

指南一說職勞不來就勞於賦役而言粲粲衣服兼財力有餘而言熊羆是裘裕於財也百僚是試優於力也此但一見但不如唐完初只依題面平平說去不添意見更得自言聲口職勞不來言職主於勞而不見慰撫也東西人之子大槪言東西人耳子字勿泥百僚是試卽就爲百僚說亦不妨時說每謂託於貴戚官僚之家而得其寵用意似忒委曲且無甚意

講夫我東人之賦役所以困者亦以其不均也同爲王臣當同服王事今東人之子則財力俱困專主勞苦而不見撫慰矣西人之子則財力有餘粲粲衣服而暇豫自如矣且在西之羣小得志也雖以招招舟人之子亦熊羆之皮是裘以視葛屨履霜者爲何如卽私家賤人之子亦皆試用而爲官僚以視佻佻往來者爲何如抑何西人之幸而東人之不幸耶

**或以其酒**(句)**不以其漿**(句 漿韻)**鞙鞙佩璲**(句)**不以其長**(句 長韻)

**維天有漢**(句)**監亦有光**(句 光韻)**跂彼織女**(句)**終日七襄**(句 襄韻)

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

毛傳或醉於酒或不得漿　鞙鞙玉貌璲瑞也　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　跂隅貌襄反也

鄭箋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居其官職非其才之所長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餐　監視也喻王閫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　襄駕也駕謂

更其肆也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

孔疏玉瑞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　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揚泉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大雅云倬彼雲漢是也此天河雖則有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所明也自下諸星皆取有名無用以爲義天漢此知不以無水用爲義者以言監亦有光是嫌其光之小也故知取無明爲諭其牛女箕斗各自言其無所用知其不取無明也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總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天畢又言天者以其餘皆二字爲星名箕斗又有南北相配維畢單名故言天以配之也此諸星者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七襄再述其辭長庚一無所說參差不同者皆作者選言以辭使成文理調曶而已無義例也　說文云跂頃也字從七孫箴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襄反者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　襄駕釋言文言更其肆者周禮有市鄽



之肆謂止舍處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矣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是歷其肆舍有七也星之行大無有舍息亦不駕車以人事言之耳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郎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

按毛鄭多言王朝置官與此詩意不合

安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爲緯其餘皆爲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爲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

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

歐陽氏曰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降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我也

慶源輔氏曰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爲王者當

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視而輕用之可也徵禹貢之厎慎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則必不至於易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財力俱困而饋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漿與之以鞙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爲長易視之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愬之於天也

豐城朱氏曰酒之厚而不以爲漿佩之鞙鞙而不以爲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其意氣驕溢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曷愬哉亦惟愬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邪織女之



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邪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說約按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疏此漿亦是酒類漿人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則是漿薄於酒也故豐城朱氏亦曰酒之厚而不以爲漿又青青子佩不言佩色也則此鞙鞙爲長亦當指其爲組綬者　此詩白不以爲長而上言困已甚天蔟以下皆無聊怨望寄託之辭　古義璲通作瑞鄭云以瑞玉爲佩　纂序按不成報章在下章注殖透用只當閑閑渾渾說望助之意次舍也七次謂七



舍

存旨或以其酒四句極狀東人取盡錙銖用加泥沙氣象須知酒與佩皆在供億之外鑽至於此亦因西人需索不已出於無奈耳

衍義四句分上言見困於人下是求恤於天酒佩俱就供輸說亦舉二者以見其餘耳此皆本上西人得志來監亦有光非創監視乎我言監下而有光輝庶有以致辨於酒漿之是非佩璲之長短也織女三星鼎足而成其形跂然終日終一日也天有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日之間自卯至



酉織女星當歷七次也次者肆也謂止舍處也夫雲漢非所以見人而冀其鑒之織女非眞能成章也而冀其功之此亦無聊之甚而爲是不得已之辭也

指南監亦有光言監視乎下者甚明非謂監視乎我也監我意足在有光之下成文章以報我意足在七襄之下終日七襄㒸其行甚疾如拋梭然故其星以織女名也

按此或因夜行仰見天河幷見河旁之織女星遂託以爲言猶云天漢監亦有光豈能監我勞苦邪織女行之太疾豈爲助我勞苦邪認眞講不得　監作監

酒璲非語氣

講夫我東人極困使人稍加愛恤焉猶之可也奈何我東人或以其酒之厚而西人曾不以其爲漿東人或以其鞙鞙之佩璲而西人曾不以其爲長出之甚艱視之甚賤如此然則吾何懟哉仰而瞻焉維天有漢監視乎我亦倬然其有光邪跂然彼織女之星終日之間當更七次我能無望助邪見困於人而猶見恤於天則亦幸矣

**雖則七襄**句襄韻**不成報章**句章韻**睆彼牽牛**句**不以服箱**句箱韻**東有啓明**句明韻**西有長庚**句庚韻**有捄天畢**句**載施之行**句行韻



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列也

毛傳不能反報成章也　睆明星貌何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　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　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鄭箋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　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　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

孔疏言雖則終日歷七辰有西而無東不成織法報反之文章也言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而無東不見倒反是有名無成也又睆然而明者彼牽牛之星雖則有牽牛之名而不曾見其牽牛以用於牝服大車之箱也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此亦何曾能



有啓續乎又有捄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載肉之用乎是皆有名無實亦與王之官司虛列而無所成也　何鼓謂之牽牛釋天文也李巡曰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也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也知服牝服者以連箱言之爲牛所用故牝服也車人言大車牝服二柯又三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今俗爲平較兩較

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
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爲箱言大車者以經有牽牛之
文故知大車箱也　言旦出者旦猶明也明出謂鄉
晨時也啓開也言開導日之明故謂明星爲啓明庚
續釋詁文日既入之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
故謂明星爲長庚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
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
三舍今日太白然則啓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是何
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
也　上言捄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鴛鴦曰
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有畢
也此畢象畢星爲之而施網焉故言所以掩兔也
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
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
畢導之是所以助載鼎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
星爲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
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於其上雖可
兩通箋義爲長
按毛鄭以報爲反報以服箱爲車名以載施之行專
屬天畢皆未妥



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
以續日之長
安成劉氏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
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先則
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後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
嚴氏曰李曰啓明卽是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
氏曰只是一星故後世多用之亦以長庚爲太白李
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
疏義畢長柄小網也畢入星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
爲兩行張其口如畢網也
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
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
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歐陽氏曰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
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
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
說約按集傳啓明長庚皆金星之名分據兩頭言之
正似形容之辭今吳俗謂長庚星爲黃昏星啓明爲
曉星有曉星時無黃昏星有黃昏星時無曉星理爲
一星尤無疑但二句實非一時並有偶然對待言之

也載施之行只承天畢孔疏理會亦妙　報章毛傳反報成章言按上章注報我卽當從注也或只云報答我仰望之意　注兼言金水二星者以彼形此之辭下已云獨以金星爲言矣勿疑　庚集傳叶古郎反吾吳中方言固然古叶七陽八庚亦本轉用

集解按此與下章皆是困極而無可奈何之辭非眞怨天之不能爲我助而言其有虛名無實用也不要著相說

衍義此章總是言天象之無益於人也啓明句言不能引其光於日未出之先以助其晝作也長庚句言



不能續其光於日旣沒之後以助其昏作也載施之行承啓明長庚天畢言皆是有虛名而無實用也天象豈能助人而此人旣望其所有助又歎其無所助皆不得已而爲是言耳

按載施之行承三句爲是若單承天畢句則啓明二句無收煞大概言之不必認眞辨別啓明長庚不並見也

講孰知天亦無有爲助者星名織女雖則七襄曾不能成文章以報我卽彼睆然而明之牽牛亦不可以爲我而服箱又東方有啓導日明之星爲啓明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爲長庚此何曾能助日爲晝俾我營作乎又有捄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徒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兎之用乎則我亦徒勤仰望於天已耳

維南有箕句不可以簸揚句揚韻維北有斗句不可以挹酒漿句漿韻維南有箕句載翕其舌句舌韻維北有斗句西柄之揭句揭韻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毛傳挹斢也　翕如也

鄭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

安成劉氏曰六七月閒見於南方者指當時昏見爲言也　此謂南斗卽上文夏秋之間見於南方者也

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

按董氏是以北斗爲說本文維北有斗當從此　翕訓引當是連引之意揭是揭起有舉意

言南箕旣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旣不可以挹酌酒漿

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
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
怨之辭也
三山李氏曰古人多以箕斗爲虛名蓋此數星皆人
間器用之物有名而無實故以爲喻
歐陽氏曰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
辭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
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末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
若有所噬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諷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文意奇逸其辭雖若闊



疏而意脈實相連屬作此詩者非惟怨得其正其亦
老於文墨者歟
說約按北斗集傳雖有兩說然詩既明言維北與南
爲對不必判是南斗也南斗六星在二十八宿之內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晉書云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
本也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已見前巷伯注
衍義此章言天不惟無所助於我而反有所困於我
也上四句若合上章看當屬上文在下章則重下四
句上四句不過是引起下段之意　仰弦云天心無
私而望其有助於己天象無心而怨其反助於西皆

詩人之善於形容處
正解大意謂東人供輸已竭乎地之所有矣或者天
上還有未盡之物乃視南之有箕不可供用北之有
斗不可供用再視之不但無用也載翕其舌似謂東
人尚有餘粟乎西柄之揭似謂東人尚有餘酒乎箕
斗之象原是如此但傷於噬者畏見夫噬之似傷於
取者畏見夫取之似故以爲若有所吞噬挹取云爾
亦是極言畏惡西人驚疑痛疾之意特寓言於箕斗
未嘗怨天也
指南注中二既字亦是重下意下四句非眞見困也



言若助西人而見困大琪云詩有情景意象若此之
類只可講情講意而景與象則無也否則安有載舌
柄揭之事哉
講不但是也維南雖有箕不可以供我簸揚之用維
北雖有斗不可以爲我取酒漿之資是固無所助矣
而且諦觀之下維南有箕載翕引其舌何若有所吞
噬於我邪維北有斗其柄乃西之揭何若有所挹取
於我邪無所助而反若有害東人之困夫何至此極
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小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鄭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

朱子曰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誤耳

正解通詩七章總是哀我憚人亦可息也之意以困役傷財作眼大意四章以上是詳敍己見困於人之事下詳敍己仰訴於天之辭也析言之首章槪言困役傷財之意二三章言東人財力之俱困而上之人所當恤也四章承上賦役不均是以東人憂勞而西



人得志五章又言惟西人得志是以出之者甚艱而視之者甚易庶幾訴之於天而惟天其恤我耳六章又言我雖求助於天而天亦卒莫之助七章則言天非惟不我助而反爲我困矣　維天有漢以下只將下土件件空虛而西人爲虐未已極其形容把一箇天說來說去直從搴天處說到怨天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似呆似謔全在空中想出意景無所赴愬而愬於天無所歸咎而歸咎於天總皆不得已而甚怨之辭也

指南鍾伯敬曰維天有漢以下歷數牽牛織女啓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想頭甚奇出話以謔顚倒淋漓變幻鼓舞總是窮極呼天常態生出許多波瀾矣不必明解不必深求如癡人說夢也晉明帝所云長星勸汝一杯酒大近此意　要知織女諸星終古在天有周盛時亦曾見之愁煩之人物物生悲失望之時處處歸咎矣

**四月維夏**句 **六月徂暑**句暑韻 **先祖匪人**句 **胡寧忍予**句予韻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

毛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



鄭箋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

孔疏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己不自先後也

按下文言秋冬則徂作往爲是謂至六月而暑去也鄭謂徂爲始字義不合又謂始暑偷人爲惡有漸窮鑿無理　我徂東山徂往也自是行以至於到東山方爲往非以到爲往也孔疏爲鄭回護徂訓始之意終未是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
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
蘇傳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也
皆無所歸怨之辭其實以爲非其罪也
說約按予古義語韻
集解按六月暑正盛而云往者天地之氣以方來爲
盛以極盛爲衰四月方進爲來則六月成功爲往也
怨先祖以不敢斥王之意不必作周旋語
衍義此言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夏暑爲興
言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在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何



忍以禍害我也匪人只於忍處見之言先祖同是此
人何獨不愛子孫而忍禍之乎無所歸咎而咎於先
祖者不敢斥言其上也南台此章要貼三章朱注禍
亂日進意云四月二句是言時之漸進而暑之寖盛
何忍使我遭此禍正應夏之暑人苦其薰灼而言亦
一見也
正解六月暑正盛而云往者盛則退也　或云我先
祖豈其以我之子孫爲匪人乎與注背不可依
按詩人從夏說至秋冬暑往而秋至何等明白由夏
而秋而冬豈非漸進乎何必以六月始暑方爲漸進

也徂字畢竟以往爲確解必欲以六月爲始暑往字
作到字解還通
講天下治亂無常而人之所遭以異彼四月維夏時
暑方來則亦由六月而去矣今我先祖匪人乎亦人
耳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遇亂世胡寧忍予而禍之來
也何時使去乎亦不幸之甚矣
**秋日淒淒**句**百卉具腓**句腓韻**亂離瘼矣**句**奚其適歸**句歸韻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
毛傳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　離憂瘼病適之
也



鄭箋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興貪殘之政
行而萬民困病
按毛鄭以離瘼二字連講謬甚又以適歸爲禍歸於
國家更說開去與胡寧忍予意不相關
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
乎哉
東萊呂氏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疏義草木之病害皆然人民見病者隨地而然也亂
世之氣象與秋之彫瘵同故以起興
合訂亂謂兵革不息離謂室家分離亂離瘼矣言亂

離來病人也奚其適歸卽下潛逃翰飛之意

衍義此言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彫瘵同故以秋病爲興言肅殺用威百卉皆然何物可免亂離爲害則人民見病隨處皆然何處可安哉奚其適歸是無安身之處無憑依之地也方山云過文須用禍亂日進之意有用興意作過文日不但夏則暑而已不可依正解亂離瘼矣言亂離來病人非如孔疏離亂瘼三者連文明其非爲一事也亦勿作憂亂而病說指南亂離瘼矣猶云亂離之瘼是一下說若作遭亂而憂以至於病似隔斷作兩下

按亂離瘼語氣猶云亂離之甚舊說作亂離二字拆斷可笑

講彼秋日之風凄凄然肅殺用威則百卉俱腓何物之可免矣況今之世亂離病矣則四方雖大奚其適歸而爲可安之地也哉予不幸乃身遭之也

**冬日烈烈**句**飄風發發**句發韻**民莫不穀**句**我獨何害**句害韻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

鄭箋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言王爲酷虐慘毒之政如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



按穀善也當寬說鄭依蓼莪詩作養父母解非也

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三山李氏曰天下莫不被害乃云民莫不善也此據作詩者之言也

華陽范氏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地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爲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卻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爲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

廬陵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爲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爲惡景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徂暑之薰灼秋則悲百卉之彫瘁冬則傷飄風之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緖增感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焉吟詠其辭可見當時之亂矣

集解按如彭氏說則夏暑秋病冬烈皆隨時興感以自抒其悲傷之情耳集註禍亂日進意似非詩本旨疏義但亂則俱害矣而云然者自傷之甚爾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威同故以起興

纂序按夏秋冬只取興耳如泥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二句則認實矣非詩人本意

衍義此言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戚同故以冬烈爲興言日寒則風疾其氣象似民穀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此三章日暑日病曰烈此就見得亂的意然亦憂愁者觸景而覺然耳此卽是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之意有謂夏而秋秋而冬爲禍亂日進者則似比體矣不可從

正解曰莫不穀者身處害中見人皆勝己也

按穀訓善只是處亂世而能安全意



講彼冬日烈烈然而寒則飄風發發然而疾其氣之相似也今民莫不善也而我何爲遭此害其情乃不相似乎其眞可傷也已

**山有嘉卉**句**侯栗侯梅**句梅韻 **廢爲殘賊**句**莫知其尤**句尤韻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

按古卉木通言鄭以卉爲栗梅下之草多一折毛以廢爲忕忕訓習鄭又以莫知其尤爲在位者貪殘不自知其過無義味

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

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爲殘賊則誰之過哉

說約按疏義說以不變照變可知照不可知兩意雙關然變爲意較重莫知者歎辭也則誰之過昆湖云暗指王言　尤古義支韻

詩記廢自廢也人皆有爲善之資其心自廢則善變爲惡矣觀一廢字消磨幾許志氣敗壞幾許人才

集解按殘賊指蠹國殃民說作中傷善類者非

衍義此興在位者之不善因致歸咎之辭卽物之美者能全其美興人之善者反化爲惡以人不如物起興在位指羣臣言殘賊時說皆就不仁不義以害民



害國說但詩人之意還重在搆害善類上莫知其尤

昆湖云此暗指王言凡亂雖因在位者之惡而所以致之者則王也故不斥言之而曰誰尤

指南此以山有美材昭然可見興在位變爲殘賊而不知其爲誰之過亦反興也時說卻依疏義謂卽物之美者能全其美興人之善者反廢爲惡以人不如物起興信此則全重殘賊句而莫知句反不見非旨殘賊指羣臣莫知其尤暗指王玩朱傳便見昆湖云凡亂雖因在位者之惡而所以致之者則王也故不斥言之而曰誰尤此說極是聚岡卻謂二句一意說

尤字卽指變爲殘賊者此說亦似直捷但莫知字似
難闡得透
按興意還依疏義說是尤字暗指王有味
講禍亂如此夫豈無以致之哉彼山有嘉卉則維栗
維梅物之美者能全其美可見也今在位者皆廢爲
殘賊人之善者乃變而惡此則誰之過亦何可以知
之哉是人性無常反不如物性之有常矣

**相彼泉水**句 **載淸載濁**句濁韻 **我日構禍**句 **曷云能穀**句穀韻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
毛傳構成曷逮也



鄭箋相視也我視彼泉水之流一則淸一則濁刺諸
侯並爲惡曾無一善　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
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
按鄭以諸侯並爲惡無一善爲解與本文我字不相
關毛訓曷爲逮不合
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淸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
曷云能善乎
衍義此卽水之淸濁有時與已之遭亂無已構謂禍
亂聚集曷云能穀謂何時可免於禍也　搆禍謂禍
亂聚集有如繳充蹊坑阱塞路舉手挂網罹動足觸

機阱意日字正照上數章說非遭酷暴卽逢淒烈欲
解脫而不能也亦本上殘賊釀禍來穀字雖是保身
全家之謂亦欲斬除殘賊斡旋禍亂使夏暑秋烈冬
寒之氣都化爲陽春也
指南曷云能穀猶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意或專主亂
無時而息說則與首三章意重況本文及集傳語意
亦是以我日構禍起曷云能穀細玩自見
按構禍只是遇禍二字承上殘賊說爲是講家多兼
承上淒烈可不必
講夫殘賊爲害豈偶然而已者乎相彼泉水猶載淸



焉載濁焉濁者有時或淸也今我遭亂乃日日構禍
果何時可已有以免於害而能善乎眞無得以自寬
也已

**滔滔江漢**句 **南國之紀**句紀韻 **盡瘁以仕**句 **寧莫我有**句有韻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
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
毛傳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
鄭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喩
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按鄭以江漢喩吳楚之君非也反起興意又以莫我

有爲不能保有其土地尤無謂　詩人忽思及江漢亦大可疑或因有所事而觸之起興歟

滔滔江漢猶爲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說約按識有疏義云猶顧念也然只是記憶之意　有古義紙韻據疏義則此詩惟第二章正興一三四五六章俱反興也　纂序按江漢興己南國興王然注王字終不露好

詩存莫我有不復記憶也盜字有驚異之意有想望之情

衍義此言己之盡忠於國而見遺於君也南國之有江漢與大君不有忠臣此以人情不如物理爲興有曰我有者盡必心相知而後人相有也不我有則棄之而不以爲功疏之而不以爲德矣　南國之紀南國以江漢爲紀也莫我有謂沒有這箇人在心上殘賊之人用則盡瘁之人黜語正相應雖有盡瘁之忠何由自結於主上乎所以不免構禍而被殘賊之害也

指南有訓識有卽春秋傳不有寡君之有謂不以爲有無也



講因禍反求使己不盡識亦自取可無憾耳彼滔滔江漢爲南國之紀是南國且有夫江漢矣今我盡瘁以仕勤勞可念也盜莫我識而有之乎何其棄之之甚也

匪鶉匪鳶句 鳶韻 翰飛戾天句 天韻 匪鱣匪鮪句 潛逃于淵句 淵韻 按本叶何故別叶

賦也鶉鵰也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

毛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

鄭箋翰高戾至鱣鯉也言鵰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

孔疏說文云鶉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鷲孟康漢書音義曰鷲大鵰也說文又云鳶鷙鳥也鶉鳥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

按毛鄭以鶉鳶喻貪殘故以鶉爲鵰若作避亂說則鶉作鶴看亦得　翰不訓高當訓羽

大全埤雅曰鵰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爲皁鵰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永嘉陳氏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託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爲賦也

說約按輔註則六義非有一定之目皆是後人看出尤信　纂序按鳶天淵本叶集傳多事不必

集解按不能翰飛潛逃則惟有盡瘁自矢世患至此眞有望雲慚飛鳥臨水愧遊魚之意

正解此章言已不能高飛深藏亂無可逃之意承上莫我有宜乎高飛深潛跳出世網矣然君臣之義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只索盡瘁不是亂無所逃若作欲逃無所則與奚其適歸意重亦當有辨盡奚其適歸是以天下之亂而言悲傷感慨之辭也翰飛潛逃是以處世之勢而言無奈自安之辭也

講我之遭亂如此雖欲避之能乎彼烏吾知其飛也我則匪鶉匪鳶其能翰飛以至於天乎魚吾知其潛也我則匪鱣匪鮪其能潛逃於深淵乎罪罟之及惟有坐受已耳



山有蕨薇句　薇韻　隰有杞桋句　桋韻　君子作歌句　維以告哀句　哀韻

興也杞枸檵也桋赤楝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

毛傳杞枸檵也桋赤楝也

鄭箋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

告哀言勞病而愬之

孔疏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閔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　桋赤楝釋木文又曰白者楝舍人曰桋名赤楝也某氏曰白色爲楝其色雖異爲名同江河閒楝可作簪郭璞曰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楝葉員而岐爲木大也



大全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皆可食

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慶源輔氏曰維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疏義此則託物爲無義之興　楝音色中爲車輞之中去聲　輯錄輞車之牙卽輮也考工記注輮牙也以爲輪之周抱也

說約按禮書考工記言凡揉牙則牙揉木爲之矣六分其輪崇其一以爲之牙圍則牙圍尺一寸矣牙亦謂之罔亦謂之渠亦謂之輮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

條　哀古義支韻

詩說此亦以人不如物爲興

詩說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彫傷入冬則又苦風寒至於蕨薇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於豔陽我顧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卒卒無須臾之懽矣

六帖維以告哀無他及也時亂令人不敢言可想

衍義作歌總全詩之意而言謂亂離而奚適歸構禍而曷能穀盡瘁而莫我有皆可哀之情也但曰維以告哀言不敢有他及也則當世之亂使人恐懼不敢言者又可見矣要識得此意方合得詩柄自傷之意

馮古人曰告哀不是告之於人是自鳴其哀傷之情也一說乃哀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又一說告其盡瘁之精誠也更冀聽者之一悟而或憫恤之耳俱可依

指南此表己作詩之情也物之生各於其地興歌之作維告其哀曰維以告哀言不敢有他及也則其情切矣　以山與隰之所有興己詩之所陳

按維以告哀維字作不敢他及爲是謂維自己寫哀情非有所譏刺亦非有所覬望而然也　物皆遂生與己之銜哀相照興意似不縮告字



講忠害之逢無地可逃則將奈之何哉彼山則有蕨薇矣隰則有杞桋矣況君子遭時之亂而作此歌也但能發攄悲痛之情於言辭之間以告哀而已豈敢有他事哉噫詩人之情切矣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按詩云維以告哀不宜直作刺王說然中間說亂離說殘賊莫知其尤說構禍說盡瘁莫有亦微帶怨王意

正解通詩八章總是歷敘己遭時之亂而著作歌之情也自傷之意在我日構禍一句而廢爲殘賊二句是構禍根由析言之首章至三章言禍日進而四章則推亂之所由起以怨其上五章又言禍亂之不息而六章又訴亂之不獲免以怨其上七章言去亂無計末章言作詩告哀此要見惓惓屬望於王意

衍義通詩俱主有位者言之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經詳說卷五十二終

# 詩經詳說卷五十三

牟暘冉覲祖輯撰

##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句 **言采其杞**句杞韻 **偕偕士子**句 **朝夕從事**句事韻 **王事靡盬**句 **憂我父母**句母韻

賦也偕偕强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

毛傳偕偕强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

鄭箋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　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



按鄭以杞不可食喻行役不得其事不合

釋文偕音皆徐音諧說文云强也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强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安成劉氏曰此章可見詩人忠孝之心也

說約古義母紙韻．簝序按杞子事一叶騷母一叶兩韻更天然也

詩說既言王事則非一人獨任明矣乃王事靡盬獨以憂我父母何耶一我字辭旨躍然

衍義四句分上敘其行役之不息下推其以王事而貽憂於親也父母之憂乃念子勤勞之意蓋子以王事爲憂父母以子勤勞爲憂相因而致者也　登山采杞自是羈旅情況言偕偕强壯便伏下未老方剛意言朝夕從事便伏下盡瘁劬勞意但是發端語未可遽露偕偕士子只是詩人自己勿泥傳皆字而以爲與己共事之人如此恐與下獨賢有礙王事句推所以從事之故也王事泛言不指征伐說與他處靡盬不同

指南憂我父母還兼思念缺養二意晉雲謂父母之



憂只是念子勤勞之意恐詩意未必止此

按偕偕士子朱傳有皆字當質說而已在其中

講國之服役惟臣臣以盡瘁爲義陟彼北山之上言采其杞而食凡此皆偕偕然之士子而朝夕以從其所事者也所以然者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服勤於外不及奉養於內是以貽憂於我父母耳

**溥天之下**句下韻 **莫非王土**句土韻 **率土之濱**句濱韻 **莫非王臣**句韻 **大夫不均**句均韻 **我從事獨賢**句賢韻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

毛傳溥大率循濱涯也　賢勞也

鄭箋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　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自苦之辭

孔疏溥大釋詁文釋水云滸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滸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外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　以此大夫怨己勞於事故以賢爲勞箋以賢字自道故易傳言王事以我有賢才之故乎何故獨使我也王肅難云王以己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知其賢也王若實知其賢則當任以尊官不應勞以苦役此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



恨而問王之辭非王實知其賢也

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雙峯饒氏曰無才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言凡爲王臣者皆當任王事何獨使我爲賢而勞之乎

疊山謝氏曰自古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

疏義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蓋天子之大夫不一人也此則指夫執政而言

說約按集傳下與土叶賢與濱臣均叶古義下土麌韻濱臣均賢眞韻

副墨溥天四句辭平而意串是重在王臣一邊

詩說大夫字賢字只依本文說勿露王字勞字獨賢獨字正與莫非相照

衍義上四句言王者所統之廣下歎己之獨見役也

此章微露有不均意莫非王土者內畿甸外侯封職方屬於大司馬者皆昭代之土宇也莫非王臣者內公卿外牧伯版籍屬於大司徒者皆今日之黎獻也

王臣兼在位與不在位說王土王臣須說歸重王臣
一邊大夫自執政者言執政不均則王之不均可知
但詩人不斥王而曰大夫耳　溥天極天所覆言率
土極地所載言
按大夫指執政說時講皆然予意只是衆大夫中不
得均於朱傳亦不悖　獨賢非實語猶言偏我能是
怨辭
講夫我之從役固臣之職然臣非我而已溥天之下
莫非王之土也率土之濱而居者莫非王之臣也同
為王臣則同從王事大夫何不均乎乃使我朝夕從
事而獨以為賢也耶

**四牡彭彭**句彭韻**王事傍傍**句傍韻**嘉我未老**句**鮮我方將**句將韻**旅力方剛**句剛韻**經營四方**句方韻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
以為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
毛傳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　將壯也
鄭箋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
獨久使我也
按毛鄭鮮訓善旅訓衆皆未安膂力二字常用何不
思及



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
營四方爾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疊山謝氏曰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
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
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為知
己忠厚之至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言所以從事獨賢之意
說約按彭彭然二句亦本毛傳然毛氏因隸四牡彭
彭王事傍傍之下故云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
已今為總注而但增二也字卽繫賦也之下兩然字
處旣不可作點以兩也字句又近禿與殷殷然痛也
句亦同一未邉飭點之失　彭叶鋪郎吾吳中方言
亦然古義陽韻　纂序按上云不斥王而曰大夫此
章注王字亦宜渾
合訂彭彭傍傍卽朝夕從事之意未老方將方剛正
所謂獨賢也
存旨兩我字亦對莫非王臣說醒出獨字意
衍義二句分上敘從事之勞下原己從事之故此章
正發明上章所以從事獨賢之意未老方將方剛卽
所謂賢也經營句打轉四牡二句正是經營四方經

營只就行役上說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不可指征伐說　言外便見得天下之未老而方將者非一人也而獨使我經營如此其不均甚矣

正解四牡二句不平乃觸以奉行王事也傍字從旁有旁午之意旅力句承嘉我二句帶經營句

按鮮訓少當承上嘉字二句一氣說言嘉我未老衆中少我方壯之人也　嘉我四句一串說下當用虛口氣收猶云以我獨賢豈謂是乎

講以我之從事獨賢言之觸彼四牡則彭彭然而不得息服乎王事則傍傍然而不得已所以使我若此者何哉蓋以人之無力衰邁則不可用今則嘉夫我之年未老少有我之人方壯其旅力方甚剛強可以歷受煩勞奔走區畫而經營夫四方之事焉此因大夫之意耳



**或燕燕居息**息句韻**或盡瘁事國**國句韻**或息偃在牀**牀句韻**或不已于行**行句韻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

毛傳燕燕安息貌　盡力勞病以從國事

鄭箋不已猶不止也

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

慶源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安成劉氏曰以下三章凡十二句爲偶皆以他人之逸樂對己之憂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

說約按後三章俱各二句緊對發議爲妙　古義息國職韻牀行陽韻

副墨息偃偃字作臥字看偃仰偃字作俯字看

衍義燕安也重言見安之甚息而偃如偃臥之偃

正解此章以下皆歷敘其不均之情也各章每二句要相反說方見不均情狀燕燕二句一宜家一勤王也以安危分息偃二句一止居一徵逐也以行止分



按居息二字平或云居於休息非語氣事國當云有事於國

講我之獨賢如此其如大夫之不均何哉同王臣也乃或燕燕然安居而休息或盡瘁而力爲國事而燕安之不得焉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不已于行以自苦而安寢之不暇也

**或不知叫號**號句韻**或慘慘劬勞**勞句韻**或棲遲偃仰**仰句韻**或王事鞅掌**掌句韻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

毛傳叫呼號召也　鞅掌失容也

鄭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

孔疏或不知叫號者居家閒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　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鞅掌其言出於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爲事煩之貿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正解此章叫號二句一處優而閒閒一職勞而見傷也以動靜分棲遲二句一優游而自適一事煩而失容也以勤惰分鞅以控馬而執在手一脫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總攬國事亦然故曰鞅掌

講不特此也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憂慘而自極劬勞豈但叫號之間耶或棲遲於家而偃仰自適或煩勞於國而儀容不整又何鞅掌之苦耶

**或湛樂飲酒**何酒韻　**或慘慘畏咎**何咎韻　**或出入風議**何議韻　**或靡事不爲**何爲韻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毛傳咎猶罪過也　風猶放也

孔疏或出入風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或勤者無事不爲者定本集本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

釋文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

按毛以風爲放謬甚風猶規諷之諷　隱言爲諷顯言爲議

慶源輔氏曰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或燕燕而自居於休息或盡瘁而力爲國事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不已於行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憂慘而自極劬勞或棲遲於家而偃仰自適或煩勞於國而儀容不整或湛樂飲酒以自樂或慘慘畏咎以自憂或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爲而疏遠勞勩



說約古義酒咎有韻議爲支韻

正解此章湛樂二句一在樂無憂一畏事不樂也以憂樂分出入二句一口言之而不爲一身爲之而靡盡也以親疏分出入謂出入朝廷之上風議是立身

事外談論人之是非　以上三章盡瘁等句即經營四方朝夕從事者便是要見逸者豈不當任勞勞者豈不當處逸豈此爲王臣而彼獨非乎豈此爲賢而彼獨不賢乎勞者獨勞逸者獨逸此所以歎也　楊伯祥曰夫人臣職在奉公即勞瘁何敢辭即燕逸誰敢羨但以彼之逸形此之勞則此獨矣堪彼獨何幸就兩人並觀其不均甚矣　看數或字未嘗黏自己而已隱然在其中大夫之不均亦不言自見　此三章衍義言逸者六皆屬人言勞者六皆屬己　此三章皆是詳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人己之勞逸不同相



形爲言而大夫之獨賢自見諸或字以彼此對言猶曰同一臣也或如此或如彼耳

講又不特此也或湛樂飲酒以自樂或慘慘畏咎以自憂雖欲飲酒而不可得矣或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爲而疏遠勞勩更恐風議之難免矣彼何逸此何勞不均如此大夫能無念耶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三山李氏曰孔子云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悅服哉

新安胡氏曰補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小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孔疏經六章皆怨役使不均之辭若指文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是役使不均也朝夕從事是己勞於從事也憂我父母是由不得養其父母所以憂之也經序倒者作者恨勞而不得供養故言憂我父母序以由不均而致此怨故先言役使不均也



正解通詩六章總重役使不均上首章言行役之苦下是歎其役之不均而極言之也析言之一章敘己從事之勞而貽憂於親二章言王之役使不均而以己爲獨賢也三章正言其獨賢之故末三章歷敘其不均之意須以朝夕從事句爲主以後五章皆根此句發前三章數我字單言在己之勞後三章數或字將人己相形而不均在其中矣語須婉至勿涉怨懟

章天節曰詩可以怨小弁怨親也北山雖怨大夫實怨君也小弁之怨正徵其孝北山之怨正見其忠旅力雖剛一身如四方何一身不足惜四方不可不

念也此其怨是何等忠處不然幾使歷山號泣曾閔差稱澤畔行吟龍比不啻矣

集解此怨役使不均之辭以獨賢爲名是詩人措語忠厚處末三章敘不均之實但以舉勞逸對言之而怨懟之情望恤之意皆隱然言外

**無將大車**句**祇自塵兮**句塵韻**無思百憂**句**祇自疷兮**句疷韻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疷病也

毛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疷病也

鄭箋將猶扶進也祇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爲也君子爲之不堪其勞



孔疏冬官車人爲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小人之所將也　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爲扶車而進導也

按鄭謂喻大夫進舉小人自作憂累非詩旨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污之思百憂則病及之也

慶源輔氏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失期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爲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疏義此皆事之可戒者故因行役所見而用語相呼爲興

六帖言百憂之不可思正其憂之深也

說通何氏曰憂而敢思猶可言也憂而不敢思不可言也

說約按疷字集傳無叶據字彙疷都禮反又叶眉貧反音民卽引此詩爲證　今按古義疷武巾翻趙頤光云多我覯痻之痻卽此字石經作痻俗按所以有民音者古文有昏緍等字或從氏又或從民且云以民得聲然則氏民通用當是字畫相近或傳寫致然此疷字下從氏或亦通從民也豐氏本作疷



正解此是卽將車者之自污以興憂思者之自病有無聊不堪之意下一章興義亦同自塵就將車者言凡大車所過塵必障天將車之人不辨面目無思姑置之辭百憂兼王事家事說較重在役之勞苦上疷以累其身也

講凡人所最不容處者憂之一境也不覩彼大車乎

其任甚重愼無將之也不然將之而力不及祇自塵污而已而況百憂之集當姑置之不以爲念也不然思之而情難伸適所以自病而已矣其如之何哉

**無將大車**句**維塵冥冥**句冥韻**無思百憂**句**不出于熲**句熲韻

與也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毛傳熲光也

鄭箋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

按熲猶光鄭孔謂光明之道皆欠分曉

說約古義冥迥韻



正解不出于熲者人在憂中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也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介帶只見有此事也以熲字言憂已妙矣又曰不出于熲更妙更苦熲者沈憂之人胸中若有一物而又無可指名不出二字卽沈字之意㣲風如有隱憂細玩如有字可得不出之義

指南車在塵中則冥冥然不可見與人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耿耿訓小明蓋人惟無憂則無思可慮寂然湛然而已倘一措憂思則他皆無所知惟憂之一路獨明耳

按無思句下補思之二字一思之則此心之耿耿者不能去也　耿耿小明非眞謂明只是憂之沈滯不化者猶食之積而成塊也不出猶言丟不下也

講無將大車將之而維塵冥冥然徒爲昏晦耳無思百憂思則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此心不出於此已耳

**無將大車**句**維塵雝兮**句雝韻**無思百憂**句**祇自重兮**句重韻

與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鄭箋雝猶蔽也　重猶累也

呂記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速爲物所累則重而遲



說約按如王說則集傳雝重雖各有二音然以上聲爲正　今俗諺謂重亦曰累墜

正解重猶累也謂空自憤懣一番多憂損志多思損神故曰自累

指南雝訓蔽重訓累謂自累其心鬱鬱然而不得伸舒也都就心上說省庵卻謂累字兼前二意看疷則累其身耿則累其心也此說殊無味蓋以疷屬身未有明訓也且此詩亦未有相承意思

講無將大車將之而維塵雝之而蔽耳無思百憂思

之而祇以自累其心耳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鄭箋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朱子曰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爲比也

按以大車喩小人其說甚曲且與思百憂意不聯

正解通詩三章只一意無淺深總是憂傷之意反覆道之也以無思百憂句爲主憂至於不欲思憂轉深矣



按諸詩多言憂此詩獨言無思百憂乃憂多而自爲排解之辭

**明明上天**句**照臨下土**句 土韻 **我征徂西**句**至于艽野**句 野韻

**二月初吉**句**載離寒暑**句 暑韻 **心之憂矣**句**其毒大苦**句 苦韻

**念彼共人**句**涕零如雨**句 雨韻 **豈不懷歸**句**畏此罪罟**句 罟韻

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

毛傳艽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　罟網也

鄭箋明明上天喩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諭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　征行徂往也我行往之西方至于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尙未得歸詩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　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　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　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

孔疏野是遠稱艽蓋地名言其歷日長久明當至於遼遠故言遠荒之地爾雅四海之外遠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者因彼荒是遠地故言荒爲遠辭非卽彼之四荒也　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尙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按呼天而訴鄭謂刺幽王非正意　鄭以共人爲君別欲求君非人臣所當言　鄭謂大夫爲牧伯述事總出臆說豈方述事便悔仕而別事一君耶

大夫以二月西征至於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慶源輔氏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宜無不察也故呼而訴之　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

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其人卽靖共爾位之僚友也僚
友不十而足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已之征役固勞苦
矣然以其所謂罪罟讒怨蹙急反覆觀之則僚友之
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
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以畏不測之罪
而不敢歸爾罪罟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網罟之取物
而物有所不及知者也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
思其僚友者善爲辭也然室家之思固亦在其中矣
疊山謝氏曰僚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君下無
賢相無愛惜善類者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



至於涕零也
輯錄謝氏曰戠再也曰憂曰毒又曰大苦其情有大
不堪者矣
說約按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起念在彼傷感在此卽
伏末章朱然其字偶同不必謂靖共其字大全謝輈
說皆非也卽謂共人爲恭敬之人亦是微辭不然豈
有旣稱其恭而又戒之以不恭者乎但恭人比勞人
畢竟不同則不均之感亦在講者會大意可也章十
二句亦當四句一截野古義戲韶　纂序按四句一
截則心之憂矣二句卽頂上二句久說不必總承上

兂野注僚友之處者卽云僚友之在朝者不可便將
下安處語意遽露於此罪罟卽指歸說俱含蓄爲妙
不容多夾他端
正解首二句謂明明照臨宜有以察人之隱而恤人
之私也只喚起下文耳三四句言其地遠五六句言
其時久離者經歷之意離寒暑則歲暮矣　心憂二句
承上兩邊言之念彼二句是思邊事之不遑而忽遊
神於朝署想見其人優游無事而傷其不如耳不曰
友人而曰共人者見位所當共亦微辭也其人卽下
君子明是戀戀思鄉而又含愁在心莫可伸說故念



及其人惟有涕零固非久別懷思而羨其暱亦不明
言我勞彼逸而致忿感不平也豈不懷歸欲歸而同
其逸也罪罟就王事不堅固說來勿作君之刑罰失
當言念友而悲畏罪而止又遠行中不得已所在故
并序之當時禁網甚嚴一歸便有罪責故云云　詩
人固自和平然辭氣亦悲涼憂蹙如畏此罪罟非復
畏此節譜字法矣
指南罪罟者不可歸而歸便有罪罟之及也
按念其人而涕零非爲其人慮只是己不得如其人
耳罪罟只是擅歸便有罪　其人只是在朝供事之

人
講人臣往役義也至於久而不能不自傷悼者情也
今夫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宜無不察也何使我征徂
西遠至于艽野之地且當夫二月初吉載歷寒暑而
猶未得歸我心之憂矣其毒之苦亦已甚矣於是而
念彼之共人感慨繫之不禁涕之零也如雨當此之
時豈不懷歸也乎特以王事未已則有罪罟之及故
畏而不敢耳奈何哉

**昔我往矣**句**日月方除**句除韻**曷云其還**句**歲聿云莫**句莫韻
**念我獨兮**句**我事孔庶**句庶韻**心之憂矣**句**憚我不暇**句暇韻



**念彼共人**句**睠睠懷顧**句顧韻**豈不懷歸**句**畏此譴怒**句怒韻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眾憚勞也睠睠
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
毛傳除除陳生新也　憚勞也
鄭箋孔甚庶眾也我事獨甚眾勞我不暇皆言王政
不均臣事不同也
孔疏上云二月初吉爲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
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
按鄭以釋天之文有云四月爲除遂以此除爲四月
於上二月不合　鄭又以睠睠有往仕之志謬甚豈

復有人臣之道
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蓋身獨
而事眾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慶源輔氏曰睠睠懷顧言己之於僚友勤厚睠睠然
懷思而顧念之也譴怒則明言其罪責之及耳
說約按此章集傳只至八句止後四句不注者因上
章之文也憚之訓勞亦本毛傳解與大東憚人同職
緝多去聲是也此云憚我猶云勞我暇字範音互張
平子東京賦因秦宮室據其府庫叶作雒之制我則
未暇賈誼鵩鳥賦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萃私



怪其故俱同古義遇韻
副墨曷云者難定之辭歲暮須記得不承還字說
詩說玩獨字便見非眾之所與同邪者交親正直者
孤立自古傷之矣
集解按身獨事眾正載離寒暑之由睠睠懷顧指朋
友說非謂內顧深切也
正解此章上八句敘其久役而推其不得歸之故下
念其僚友而原其不敢歸之情昔我四句言其役之
久也曷云者難定之辭念我二句言身獨則其力爲
有限事眾則其責爲難副心憂二句雙承此意謂憂

其勤勞不暇而不得歸也睠睠懷顧是內顧傷悲之意非顧念朋友而然譴怒本役事未畢說事未畢而歸則譴怒在所不免蓋叔季之朝法令顚倒舉足即爲危機令萬里孤臣自畏而不敢歸耳

指南睠睠懷顧乃傷己之勞不如僚友之安處故睠然有內顧之意此與涕零如雨與言出宿之意同

按睠睠懷顧是念己不能如友非是專爲思友而然

講我之憂不但己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忽已暮矣且念我一身之獨兮而我之事則甚多而叢集此心爲之憂矣以勞我而不能少



暇焉於是念彼共人睠睠懷思顧盼不能自已斯時也豈不懷歸也乎但以役事未終則有譴怒之加故畏而不敢耳

**昔我往矣**句 **日月方奧**句奧韻 **曷云其還**句 **政事愈蹙**句蹙韻
**歲聿云莫**句 **采蕭穫菽**句菽韻 **心之憂矣**句 **自詒伊戚**句戚韻
**念彼共人**句 **興言出宿**句宿韻 **豈不懷歸**句 **畏此反覆**句覆韻

賦也奧煖蹙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

毛傳奧煖也　蹙促也　戚憂也

鄭箋愈猶益也何言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晩乃至采蕭穫菽尙不得歸　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興起也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　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

按鄭訓反覆欠明

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慶源輔氏曰采蕭穫菽則歲暮之事也

疊山謝氏曰興言出宿又不止於睠睠懷顧矣

說約按此章集傳亦至十句止戚字彙音足古義屋



韻

合訂采蕭穫菽正收拾過殘年的景象歲暮則行人思歸倍切故有感而言自詒伊戚是無可歸咎以義命自安之辭勿竟說自咎不能見幾遠去也反覆言朝廷之法度不測

正解此章上八句是傷久役而自咎於己下因念友而歎其不敢歸此與上二章例看奧煖也即春溫亦謂二月也政事愈蹙只是上章事庶者又急也采蕭穫菽不重采穫上正歲暮之時全是收拾的光景夫物之成毀有候而己之勞勩無期乃己自不能蚤去

而自貽此憂此以分義自安與自詒伊阻例看不然勉他人以靖共自欲遠避亦自相矛盾矣與言出宿言旣臥矣復起而宿於外心不得以自寧而身亦不得以自安又不止於睠睠懷顧矣古詩云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衣裳正興言出宿之旨反覆亦不可作君之刑辟無常說當與罪罟譴怒例看蓋王事無成則有反覆之譴譴怒反覆明指小人致人於罪罟蓋疏遜之臣其功罪有難於自明者矣

指南與上二章例看不必泥注語氣而在出宿分也



曷云其還四句一連說

按朱傳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不是說刑罰只是說自己做事無成忽離職而歸便是反覆不定處纂序講中有反覆之誚是也

講我之憂又不但已也昔我往矣日月方奧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政事則愈蹙急矣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猶未得歸心之憂矣亦我之不能見幾而決而自遺之戚也於是念彼共人不能安寢而興焉出宿於外斯時也豈不懷歸也乎但以王事無成則有反覆之誚故畏此而不敢耳

**嗟爾君子**(句)**無恆安處**(句)(處韻)**靖共爾位**(句)**正直是與**(句)(與韻)**神之聽之**(句)**式穀以女**(句)(女韻)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恆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

按舊說以君子爲未仕者以無恆安處爲無常安樂之處不可急求仕以靖爲謀共爲具自有明君謀具爾之爵位不惟辭義不合抑且於理大悖

上章旣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爲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疊山謝氏曰君子卽所謂共人也　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勉之以靖共也

纂序按正直是與不止泛泛敎他引用賢人有敎他維護外臣自寓仰望之意卽上念共人畏罪罟皆注此也

詩說嗟爾二字正涕零睠顧出宿中情事

詩存安處上加一恆字最妙身居高位豈無節勞靜息之時但以此爲恆則不可耳

詩通與者我助正直不是求賢自助正直亦暗指自

已一輩人說不無望其培植保全意照上三章末句似謂萬里孤臣全仗良友

正解此二章各上四句是呼僚友而勉以所當爲下是示以自然之應也君子卽共人之在朝者當是時在朝亦不甚安特以久役相形故若安耳無恒安處下面敬職親賢便是敬職親賢不宜太平亦勿以親賢正是敬職言敬職而且親賢也靖共二字串說蓋爾既居位則有爾位當共之事靖者安其義所當盡也共是虔共之共靖共者自靖以共厥職也正直是與亦靖共中事與者助也是助著正人好就神情字



契言言能勤職親賢無愧於天理自無愧於鬼神神必勞之矣式穀與下章景福無大異俱是罪罟不及求保其祿位之意末要襯轉苟溺安處則不能獲福方是戒意

衍義靖如自靖之靖謂行所無事而不妄有作爲也共如溫恭之恭敬其有事而不敢怠忽也　正直是與只是親正直而不萌忌疾之念以資忠告之益也

指南注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是言爲人當勞不可溺於安也勿作安與勞相倚伏看

按此是勉其僚友之辭謂其不求安而當盡職且以親賢也末二句是期望之意　靖共二字串說者多然玩集傳靖與靜同則不可作盡字看是分外不多事而惟職是恭意　式穀式用也用與以通朱傳以穀祿與女以卽式字　講家作有自己望庇於在朝意說得小了

講有久勞於外則必有久安於內者矣嗟哉爾衆君子其無恒安處而相習爲常夫爾各有位則當自靖焉而無妄動恪共焉而無怠業以敬其職而且凡於正直之人是與而助之使得以行其志馨其所長以親賢焉忠勤如此則神之聽之亦必式穀以女而永



保祿位矣可徒安處爲哉

**嗟爾君子**句**無恒安息**句息韻**靖共爾位**句**好是正直**句直韻**神之聽之**句**介爾景福**句福韻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毛傳息猶處也　介景皆大也

鄭箋好猶與也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

慶源輔氏曰居亂朝事暗主與回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醜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所佑而福祿至矣不必求之於人也

說約古義福職顧
副還己之勞則訴之於天友之福則徼之於神俱有
稟稟不能自保之意
集解按式穀介福勸辭也亦有戒意言外分明見苟
溺安處則神必降之罰矣
按與以事言好以心言較深些　鄭訓介爲助似優
而朱子用毛介景皆大爲說則景福之大是見成字
介爾之大福是用力字
講嗟爾君子無恆安息當靖共爾位以敬職而且好
是正直以親賢焉如此則神之聽也亦爲之介爾景



福矣而可徒安處爲哉此我之所以諄諄爲爾念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前三章皆悔仕亂世賦於勞役欲安處
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然而知其不可
歸矣故四章遂戒其同列卒章則又申言之
新安呂氏曰此詩豈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處者
乎
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
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爾了不關詩義也
定宇陳氏曰此詩因己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
處於內者且於己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戚之自詒於
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
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豈賦北山者有父母故
其辭極哀怨賦小明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
歟
小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按悔仕只是久勞於役而自悔怨尚在人情中鄭謂
別望賢君則不可爲訓矣
正解通詩前三章傷己之久役而極憂思之情下則
戒僚友之安處而致忠告之意終之戒僚友益所以



自傷耳此詩大夫多不平之情畢竟有因勞思逸意
前三章念字內已含末二章意　西征大夫因己之
勞思人之逸而以立朝大義規之玩末二章辭和義
正則前面心裏等語勿露十分怨辭看數異字分明
自己亦有勉思靖共意要知亂世之末流居者行者
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讒怒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者
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也末章以自勉之
道戒之蓋處亂世事暗君惟靖共正直庶幾得免耳
方悲己而忽念人憂傷之轉境多如此
按呂氏謂西征大夫寄其僚友予見亦如是蓋章章

皆云念彼共人而末二章又特戒勉之泛常言行役之苦不如此　鄭氏以念彼共人爲思明君又以靖共爾位爲戒僚友勿輕求仕以待明君靖共爾之祿位爲臣奉君命遠出豈宜如此存心如此立說於此見康成之學未見道至其字句之謬誤其小也

**鼓鐘將將**句 將韻 **淮水湯湯**句 湯韻 **憂心且傷**句 傷韻 **淑人君子**句 **懷允不忘**句 忘韻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

毛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

鄭箋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　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

孔疏王者象功成以作樂其意與道德和比今幽王用樂不與德比者正謂鼓其淫樂是也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爲淫樂王基曰所謂淫樂者謂鄭衛桑閒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閒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



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淮上者以淮遠於京師非王常行之處不應遠適淮上獨自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故知會諸侯也　傳言淫樂箋易之爲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故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籥不僭又爲和而不僭差皆無淫樂在其閒也則未知幽王曷爲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爲長加毓此言不信毛爲會諸侯也箋於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以如毓不知何爲如此作故不言也

按鄭訓懷爲至非字義

大全信陽軍卽今汝寧府信陽縣隸河南漣水軍卽今淮安府安東縣隸直隸

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三山李氏曰聲之所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困故聞其聲以悲以見樂與政通而不專繫於音也

慶源輔氏曰懷允不忘言其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

也
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盡矣
正解此章上三句是傷今之樂下二句是思古之人下章倣此鼓鐘二字不對說鼓猶擊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嘉樂不野合援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憂心且傷句承上起下之辭淑人君子暗指文武成康淑人以善言君子以德言懷允只在樂上發勿露出德字至下章始明言爲其德也然亦不能脫空說有說古之君子先憂後樂雖樂亦有節非今之所能及故思之不忘



亦可從
指南鼓猶擊也與鼓瑟琴之鼓同不與鐘對憂心且傷此句已帶著思古勿顯然分斷淑人君子古之聖王也暗指文武成康何說云淑人以善言君子以德言似不必如此分大抵淑人君子亦是詩家語懷允不忘此句倘渾含下二章則漸顯露耳只就撫今追昔令不能致發揮
按懷字稍斷允不忘三字連
講樂之作也先王平情而宣化也茲何如耶鼓擊其鐘將將而有聲淮水之盛湯湯而騰沸吾王於此樂甚也吾始聞之而憂之於心且傷感焉因思昔之淑人君子未嘗不作樂也以至於今令我懷之而信有不能忘者矣

**鼓鐘喈喈**句 喈韻 **淮水湝湝**句 湝韻 **憂心且悲**句 悲韻 **淑人君子**句 **其德不回**句 回韻

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毛傳俱同朱傳
慶源輔氏曰悲甚於傷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
說約按曰其德不回下又曰其德不猶意已漸出喈



湝古義支韻
詩記湝湝衆水會流之貌水經載入淮之水其流甚多故以湝湝言　此與下章兩指其德正上章所以不忘之故
正解其德不回就樂上見之樂之有節便是德之不回也然須說得闊大慶源輔氏曰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似非本旨又有就勵精圖治上說如罔淫于樂罔遊于逸是也更詳　按輔說不可駁
講不但已也鼓鐘之聲則喈喈然淮水之流則湝湝

然吾王於此樂甚矣我既聞之憂之於心且悲痛焉
因思昔之淑人君子非不作樂也而樂之宣德其德
之中正無有回邪何今之不然也

**鼓鐘伐鼛**句鼛韻**淮有三洲**句洲韻**憂心且妯**句妯韻**淑人君子其德不猶**句猶韻

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皐云皐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
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
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
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毛傳鼛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　猶若也



鄭箋妯之言悼也

孔疏鼛卽皐也古今字異耳韓人云皐鼓尋有四尺
長丈二是大鼓也三洲繫淮言之水中可居曰洲故
知淮上之地

按妯以心之動言孔謂變動容貌非也鄭以猶當作
瘉不可用

安成劉氏曰集傳所引周禮考工記韓人文也然地
官鼓人又云以鼛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鼛矣注云長
丈二尺卽尋有四尺也

東萊呂氏曰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慶源輔氏曰伐鼛舉樂器之大者言之以見其樂之
盛也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
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喈喈伐鼛言其樂之盛也湯
湯湝湝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
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也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
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

說約按[illegible]古義尤韻

詩說但言其德不猶於今而不言今日何如荒亂甚
妙卽上章不說今之回而只說其德不回何等蘊藉

正解憂結於心爲之妯動而不盈也其德不猶亦就



樂之有節上說謂不似今人也空空言其德與今人
不相似微微卸到王身上而荒亂意未嘗說出

講又不但已也鐘鼓矣而又伐鼛衆音並作也淮水
已落而有三洲之見爲時已久也吾王之樂甚矣我
反復閱之憂結於心且爲之妯動焉因思昔之淑人
君子非不作樂也其德之盛殆與今人不猶也亦何
今之不古耶

**鼓鐘欽欽**句欽韻**鼓瑟鼓琴**句琴韻**笙磬同音**句音韻**以雅以南**句南韻**以籥不僭**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爲之琴瑟在堂笙磬在

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

毛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　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

鄭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　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

孔疏毛以爲幽王既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者言奏



人君子皆鼓擊其鐘則其聲欽欽然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南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如是音聲舒合節奏得所爲和而不參差此正樂之作也王何爲不如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乎鄭以爲上三章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上失其處故此言其正樂鼓其鐘欽欽然又鼓其瑟與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磬鐘皆同其聲音

不相奪倫又以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籥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爲可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乎　此欽欽亦鐘聲也云使人樂進者以陳先王之正樂正聲之美使人樂心於善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鐘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鼓瑟鼓琴類之故鼓鐘爲擊鐘也樂器多矣必以鐘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



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鐘磬則鐘鑮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　以上言鐘及琴瑟是琴瑟爲堂上鐘爲堂下故爲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八音克諧尚書文言其能相諧和也八音者春官大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鐘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

笙也竹管也此經言鐘瑟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槩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　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爲雅爲南者明以爲此舞以籥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爲籥舞明其上皆爲舞矣若是和者若如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磬節奏齊同如是乃爲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



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　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爲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必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爲舞也

按毛鄭雅南皆言舞朱傳只籥言舞不同　毛謂幽王作淫樂此言正樂以見幽王之失鄭謂幽王所作之樂皆正但不當作於淮水之上朱傳則謂所作皆是而但無其德二說皆細矣

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濮氏曰當時非古之時聞其樂祇見其可傷也孟子告齊宣王者可以觀矣

六帖末章之辭愈隱其意愈微蘇氏注是言外意說約按此篇俱在三句截同音合四者是箋疏俱兼鐘則爲五者以鐘亦堂下也然鼓鐘句只頌頌不入亦得籥繫舞者觀倚兮左手執籥語可見也南僭古義侵韻

詩記前三章止言寄慨不言樂之如何此章乃盛稱



樂之美吾見所以感慨者非爲樂之故也蓋亦婉諷之辭

正解此章上三句言樂音之和末二句言樂舞之正皆見不異於古意鼓鐘句提起另講只承上文說來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升歌字字皆金和玉節以磬爲主衆音並作以笙爲主磬止則笙亦止同音就清濁高下始終節奏言先之以雅終之以南秉羽吹南籥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爲節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籥而協夫音也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不僭包上雅南籥言

雅歸於雅南歸於南而不混文用羽籥武用干戚而不淆便是不僭末緻樂則是而人則非意謂我之憂傷者非樂之故也如以樂則以雅以南以籥俱不僭矣分明見卽古淑人君子被之律呂間之聲容亦不過如此而已　同音合言四者所謂純如也不僭分言三者所謂皦如也以雅不僭如雅須各得其所以南不僭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籥不僭如萬舞有奕　總之是樂皆猶古特無德以本之則所謂同音者非淑人之遺響也所謂不僭者非淑人之罔淫也

增訂按樂是人非意只於言外見得本文口氣中宜



渾

指南此章言吾之所憂傷者正以今王之不德耳非以其樂之謂也舊說此章上三句是樂聲之和下是樂舞之正恐未嘗只依本文閑閑說落總是敘其樂之美以傷其人之非爲是鼓鐘句另提只承上文說來鼓瑟二句對以雅二句說言鼓鐘欽欽固已先眾音而可聞矣而不但已也作於堂上者有琴瑟焉作於堂下者有笙磬焉若雜乎其相和矣今則淸濁高下無相奪倫始終節奏無或錯雜莫不同音而和也是聲調於古同矣雅南者樂之章也籥舞者樂之容也雅南之音節彼此不紊籥舞之容節疾徐可觀又何或亂而僭也是不僭與古同矣然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之人非古之人也此我心之憂傷所以不能自已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歟

講且以王樂之聲容之盛言之鼓鐘則欽欽然未已也又鼓瑟鼓琴於堂上吹笙擊磬於堂下而堂上堂下皆同音而相和焉今日樂音之和猶古之樂音也至其以歌雅而歸於雅以歌南而歸於南以籥舞而歸於籥音律分明疾徐有節皆不僭亂焉今日樂舞之正猶古之樂舞也由是觀之初亦何異於淑人君子卬何獨使我憂心不能自已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新安胡氏曰歐公云鼓鐘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

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爲幽王也故集傳以爲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小序鼓鐘刺幽王也

孔疏毛以爲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爲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毛鄭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朱子曰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爲刺



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按作昭王說或以其有南征之事歟亦未可知

正解通詩前三章是傷今之作樂而思乎古直刺之也卒章美其樂之是而惜其人之非所以陰刺之也

刺王主意藏於其德不回中知所以不回則此之回自見末章是說簡樂非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回處不必說樂是人非言懷古不忘而不明較其德言德不猶今而不直斥其非其辭愈隱譏刺之意自在言外

指南聚岡謂首三章直刺之末一章陰刺之不必然天下豈有既直攻其非而後陰刺之者末章不言人之非亦承上章也古人文字只取意完而已



詩經詳說卷五十三終

# 詩經詳說卷五十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 北山之什

楚楚者茨句言抽其棘句棘韻自昔何爲句我蓺黍稷句稷韻我黍與與句我稷翼翼句翼韻我倉既盈句我庾維億句億韻以爲酒食句以享以祀句祀韻以妥以侑句以介景福句福韻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爲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享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爲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介大也景亦大也

毛傳露積曰庾十萬曰億　妥安坐也侑勸也

鄭箋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樹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　黍與與稷翼翼蕃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　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爲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



孔疏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其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　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筭術平地委粟是也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引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爲說也且言野有則非倉之類亦露積之驗也　與與翼翼黍稷之狀故言蕃廡貌釋詁云廡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殖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爲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舉億爲多以至億爲滿也倉無一億者假令一億十萬斛依九章筭術古粟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宜以庾至於億倉至於滿爲相互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　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總名皆爲酒也月令命大酋爲酒云秫稻必齊則爲酒非直黍也

又天子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爲酒食者非
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爲國之主故舉黍稷以總衆穀
順上我黍稷之文上言黍稷乃是天下民田稅以充
倉庾耳以爲酒食文承其下則以稅得之粟爲酒食
矣按祭義君親耕以供粢盛則當用藉田黍稷而此
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非
必祭祀所用皆所親爲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
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明文也言獻之𥙊先祖者
此總辭也終祭皆是祀事因獻之於神以成祭祀故
並言享祀以便句也言先祖者以經云先祖是皇故
據而言也下章云以往烝嘗則時祭也時祭當自禰
以上而言先祖者據遠可以兼近言既又迎尸使處
神坐者解妥侑之意文承享祀之下而享祀雖總於
祭因在其前則爲灌及朝踐矣妥侑當饋食之節故
云又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時拜以安之是妥也爲
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又者亞前灌
獻之辭初尸入祝延之入廟奧而行灌禮至朝踐祭
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
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
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郎郊特牲曰



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
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郎至尊之
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
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爲尸尸爲天子所尊己有爲
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
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
鳧鷖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
以己實臣之故自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
正祭彼論繹祭故尸安也
按毛以茨棘爲二物今只以棘爲茨之刺　孔疏多
言天子之禮與朱傳公卿有田祿者不同
大全禮記郊特牲注曰尸始入祝則詔主人拜安尸
使之坐　儀禮少牢禮曰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
人西面再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
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　少牢禮曰尸告飽祝
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
飯
廬陵李氏曰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則尸筮
無父者皆用孫之倫有爵者爲之　祭統云君迎牲
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

全於君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言蔟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蓺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酒食以享祀妥侑而介大福也

問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惓惓於此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朱子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



慶源輔氏曰首四句推本而言以見其不忘所自也王氏以爲我倉既盈則無所藏之而露積爲庾其數至億者是也然此亦甚言之以見其有餘之意耳豐城朱氏曰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此古之賢公卿所以爲不可及也

說約按名物疏云享祀雖總于祭因在前則爲灌及朝踐　纂序按此章仍四句一截楚楚四句原黍稷之始我黍四句言黍稷之多酒食四句言黍稷之奉祀獲福我倉亦二句一連屬二截但末四句語意於一二句之理略流走耳觀四以字其爲一截無疑也鮮士以後六句爲三句一連再商之　七月以介眉壽介助也以助景福可注介大景亦大似複

詩說此章主酒食言祭以酒食爲主而牛羊俎豆佐之首四句敘農事所由興以見黍稷之重正祭之酒食所從出也

合訂我黍二句以未穫言我倉二句以既穫言四我字見自東作以至西成皆我精神所寄則皆我孝思所存也以爲酒食以字指黍稷下四以字指酒食

集解按此章享祀妥侑已引起迎牲至燕私等事介福已引起萬福後祿等事享祀泛就神言妥侑專就尸言概言之皆是致敬於神也介福作神降之福勿泥以字

衍義四句分上推農事之所由興下正言力農奉祭而獲福也自古人說起者只本其始以起力農之事蓋不忘所自也古人暗指禹稷勿露出我黍二句就東作時說我倉二句就西成時說倉貯之於室也庾積之於場也總是言收成之富耳酒食含下牛羊俎豆意享祀妥侑含下濟蹌踖莫等意景福寬說以下數章倒看可見

按公卿有田祿者其田是先世所傳則本文自昔當以其祖宗言祖宗闢地以留與子孫耕種也時講自昔照我稷說覺遠　文勢益覺說下因蓺黍稷而黍與稷翼因黍與稷翼而倉盈庾億因倉盈庾億而爲酒食因爲酒食而以享以祀以妥以侑因以享以祀以妥以侑而並及介景福蓋求福於祖不爲侈也

酒食句不斷連下看享祀串說是一事妥侑相連是一事

講農者天下之大本祀者有國之大事我公卿何如耶彼楚楚蒺藜之地言抽其棘刺以爲田自昔之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蓺黍稷也故今蓺乎黍而我黍生之盛與與然蓺乎稷而我稷生之盛翼翼然及其已穫也我倉之入則既盈我庾之積則維億焉田事成而祀事舉由是以此黍稷爲酒與食以此酒食享於祖考祀於宗廟以致敬於神及當饋食之節又以妥迎尸於室而拜安之以侑設食以進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而神明歆感之下因以介大福也此始而酒食之盡禮而獲福也

**濟濟蹌蹌**句蹌韻**絜爾牛羊**句羊韻**以往烝嘗**句嘗韻**或剝或亨**句亨韻**或肆或將**句將韻**祝祭于祊**句祊韻**祀事孔明**句明韻**先祖是皇**句皇韻**神保是饗**句饗韻**孝孫有慶**句慶韻**報以介福**句**萬壽無疆**句疆韻



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毛傳濟濟蹌蹌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　祊門內也　皇大保安也

鄭箋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　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氣歸暀之其鬼神又安而饗其祭祀　慶賜也疆竟界也

孔疏毛以爲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儀濟濟然蹌蹌然甚皆敬慎乃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爲冬烝秋嘗之祭也於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

奉牛司馬奉羊六牲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剝之者或亨煮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者或分齊其肉所當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求先祖之神祭于門內之祊既羣臣恪勤各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歆饗之既爲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大大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彊境也　鄭唯或肆或將及是皇爲異既或亨而煮之已訖而出或行肆其骨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爲事之次又先祖之神以孝子祀事孔明故



於是精氣歸往之餘同　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愨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蹌蹌也亨謂煮之使熟故云亨飪之也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爲陳也將齊釋言文郭璞云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於牙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　據四時則嘗先於烝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

祠礿者王肅云舉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故特言之耳祭祀各有其事者解其每事言或由各有所司故也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孰謂體解而爓之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爓之是煮熟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爲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羣臣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剝其肉是內饔



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煮則煮熟之者是亨人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如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然羣臣助祭各有所掌故稱奔走在廟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而已易傳者以祭雖有牙不施於既亨之後非文次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絜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剝則當亨煮之於鑊既

烝熟嘗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
待旣亨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　釋宮云閍
謂之門李巡曰閍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祊祊
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
廟門也　以此祀事孔明之言總濟濟蹌蹌以下故
言明猶備也潔也博求其神是備也絜爾牛羊是絜
也所以於此而祝祭于祊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
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傍待賓客之處也每處
求之是祀禮於是甚明也明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
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
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
於廟門內也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
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
大宰繫之門內爲待賓客之處耳
按毛鄭之說不同鄭說爲明　毛以絜爲潔鄭以皇
爲暀不可用　疏謂孔明總上意是也而分博求神
是備絜牛羊是潔則非也　祭祊是舉其一端言以
該祭禮非專以祭祊爲明孔疏每處求之可玩
朱子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蓋身則巫而心
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



慶源輔氏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此言濟濟蹌蹌者
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　劉亨肆將各有其人
皆蒙濟濟蹌蹌一句　王氏曰凡祀裸鬯則求諸陰
焫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
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　君也者如府君
之謂所以尊之也
安成劉氏曰門內待賓客之處恐卽大門之內屛牆
之外人君在時所宁立見賓之地在寢謂之宁在廟
謂之祊恐其神或在此故使祝祭于其處也　祖考
之神降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號尸也
講意祝祭雖言求神之誠亦欲其饗是儀物也
說約按絜字注無明文自孔疏以下多解作潔至六
帖說通始云視牲而度其色純角正句理連斷大約
烝嘗一截或將一截孔明一截是饗一截無疆一截
孝孫句承上起下也
詩說四或字見綜理之周以事言不以人言
集解按此章主牛羊言下章文專主俎豆言
衍義七句分上是祭先周其事下是格先隆其禮濟
濟蹌蹌兼主祭與祭者言主祭者秉其敬於上而與
祭者秉其敬於下也濟濟自容貌言所謂冠裳濟濟

是也踖踖就趨步言齊風所謂巧趨蹌兮是也絜生羊如視牲而度其色純角正之類烝嘗錯舉秋冬言之此時只舉一時非二祭可並行也剝亨以治牲言肆將以獻牲言亦各有人而或字則以事言不以人言也剝是剝其皮牲體全也亨是熟之爲殺也肆則以牲體而陳之將則以殺而進之此荆川說祝祭于廟門之內者疏義以爲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是廟門之內有待賓客之處也神無不在故博求之於此非謂門內屏外求諸陰陽之間之義也孔明明字注訓備著二義蓋儀文兼至備也典則昭明著也先



祖二句雖平總以神爲主一是神居尊位而來格也一是神附於尸而來饗也報以二句串說蓋萬壽卽介福此正所謂有慶也或福壽對說不必拘　絜爾四句言薦牲之敬祝祭句言求神之誠神無形故曰皇如在其上也尸有象故曰饗嘗其飲食之意

按注疏首五句截祝祭二句截先祖二句截末三句截時講謂七句分是以祝祭二句合上五句爲說也㝵意此章每三句爲一截似更明首三句言往祭也或剝三句言祭事也祀事孔明承上起下下二句言神饗祭也孝孫三句言神降福也　皇大也君也只是儼然在上極其尊臨之意

講祭有黍稷又有犧牲但見與祭之人衣冠濟濟然步趨蹌蹌然於以省牲而度其色純角正絜爾之牛及羊以往奉烝嘗之祭焉爾時於牛羊且各執其事或有解剝其皮者或有煮熟之者以治牲也或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有奉持而進之者以薦牲也至於神無不之無不在不特祼鬯以求諸陰焫蕭以求諸陽又使祝祭于廟門內求諸待賓客之處此祀事所以典則甚著而且儀文兼備乎夫然故先祖來格於是乎皇神保欣悅於是乎饗而孝孫因以有慶蓋神報之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此旣而牛羊之盡禮而獲福也



**執爨踖踖**（踖句踖韻）**爲俎孔碩**（碩句碩韻）**或燔或炙**（炙句炙韻）**君婦莫莫**（莫句莫韻）**爲豆孔庶**（庶句庶韻）**爲賓爲客**（客句客韻）**獻酬交錯**（錯句錯韻）**禮儀卒度**（度句度韻）**笑語卒獲**（獲句獲韻）**神保是格**（格句格韻）**報以介福**（福句）**萬壽攸酢**（酢句酢韻）

賦也爨竈也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

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格來酢報也

毛傳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膟膋炙炙肉也　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羞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　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　格來酢報也

鄭箋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　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肵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肵美者也　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酬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爵也古者於旅也語

孔疏以祭祀之禮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爨也少牢云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故知有二焉踖踖爨竈有容者謂執爨之有容儀也燔取膟膋王肅云取膟膋燔燎報陽也按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鸞刀以封之取膟膋注云膟膋血與腸閒脂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膟膋燎於鑪炭是燔膟膋也既以燔爲膟膋故以炙爲炙肉焉傳以炙爲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　鄭以上或肆爲陳其骨體於俎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爲從獻之俎既以爲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獻之物故爲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既獻酒即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於此言之者以其爲之於爨故就爨文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體所値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亦云燔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傅火曰燔瓠葉傳曰加火曰燔對遥炙者爲近火故云傅

火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爲𤔲而貫之以炙於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注云數多少長短若非𤔲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𤔲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爲之此文承爲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膟膋燎之於鑪此燔炙爲之於爨禮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燎薦之事故易之也此爲豆孔庶若正祭則先薦豆然後獻繹祭則先獻後薦知者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非菹醢醢主人乃獻尸案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非菹是以鄭注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繹日也　毛以孔庶爲甚衆故云莫莫清靜而敬至由后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能爲豆甚多若簡㬧不恭則不能也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醢人注云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然則爲豆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非當祭時也豆內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爲兼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



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也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毛又以豆言甚衆爲過常之辭而云爲賓爲客則所爲有二事也然則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故云繹而賓尸及賓客也言於繹祭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客也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爲賓也　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婦有舅姑之稱公羊穀梁傳文也庶胗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胗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胗然則豐胗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爲俎孔碩類之宜爲肉甚肥胗故易傳也天官九嬪職曰贊后薦徹豆籩是后夫人主供籩豆此論天子之事言后足矣兼云夫人者以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故連言之由后主供籩豆故爲豆實必命有司令取肉物肥胗美者言物者籩豆有非肉者也若棗栗及菹與糗粉之屬不用肉故言肉物也后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

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豆籩則內宗薦
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籩賓爲
客者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　獻酬據其初故依彼
節而言也交錯言其末故云至於旅而爵交錯以徧
也古者於旅也語鄉射記文引之者證笑語得時
臨川王氏曰執爨賤者也賤者踖踖則貴者可知也
烝歸尊者也尊者莫莫則卑者可知也
慶源輔氏曰莫莫有沖漠之意惟清靜而敬之至者
方有此意思曰君婦者君卽主也又所以尊稱之也
　爲俎爲豆爲賓爲客四爲字之意皆有爲之之意



故先生解爲賓爲客云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是也
禮儀卒度言其禮儀盡合法度也笑語卒獲言其於
旅而語之時其笑語無不得其宜也此神保之所以
來格介福之所以來報萬壽之所以來酢也
安成劉氏曰特牲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
人遂酌以獻賓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觶酌于
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觶于尊南
至旅酬乃舉其觶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
尊以飲長兄弟卒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
旅者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交錯猶

東西也
東萊呂氏曰俎碩謂薦熟燔炙謂從獻鄭爲一事說
講意獻酬是獻尸後導飲非謂祭畢而飮神保就尸
言則祖考在其中卽補神格意攸酢者因上文等敬
而酢以報之也
說約按馮嗣宗曰俎制有四虞曰梡夏曰嶡殷曰椇
周曰房俎用之別三一薦腥豚解而腥之殊兩肩兩
髀兩脂與脊爲七體此上古之禮二薦爓又分豚解
爲十一體以湯爓之而不全熟此中古之禮三薦熟
以其所爓者先煮於鑊既熟則以鼎重煮之升於俎



此近代之禮
說通云此以上三章皆三獻以前事此以下三章皆
三獻以後事
集解按此章緊要在踖踖莫莫卒度卒獲等意大略
似周頌清廟但言有事於宗廟者之敬而主祭者可
知也俎豆燔炙皆所以獻尸者故下言神保是格神
保格則祖考在其中矣
衍義九句分上言有事於宗廟者皆盡其誠下承言
所以感神而獲福也此章重敬字皆歸在公卿身上
蓋賤而執爨內而諸婦外而賓客無一不敬皆公卿

之敬也執爨如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也爲俎孔碩言俎所載牲體極大所謂博碩肥腯是也孔庶躿言內羞庶羞之多也內羞以黍稷庶羞以肉味皆主婦薦之此五句總是言祭時獻尸無不敬賓客自助祭者言箋戒在祭之先不重獻酬三句雖皆就賓客說然獻酬指賓客言交錯指少長也東西互對飲爲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爲錯禮儀笑語卽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禮儀以此時之動容言笑語以此時之辭氣言卒度無不合於法也卒獲無不得其宜也此四句總是言獻尸後飲酒無一不敬神保是格



蓋尸以象神言神保之格則先祖之格可知萬壽謂之酢者因上文尊敬而酢以報之也此與上章卽首章享祀妥侑中事方山云此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發一義耳　爲俎以享神也燔炙以從獻也爲豆以獻尸也執爨三句是執爨之敬君婦二句是君婦之敬爲賓四句是賓主之敬蓋執爨賤者也賤者踖踖則貴者可知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則卑者可知昭獻酬交錯之文則有禮儀洽獻酬交錯之情則有笑語此際當旅酬時非復向之嚴肅而終無失禮諠譁則從前之敬可知　此章須分四段看執爨三句

是一串事君婦二句是一串事爲賓四句是一串事神保三句是一串事　皆蓋其[illegible]

指南荊川云此節當分三樣人平說重踖踖莫莫卒度卒獲爲俎燔炙皆執爨者所爲豆則主婦爲之執爨之敬就執事上言故曰踖踖主婦之敬就交神言故曰莫莫獻酬三句皆就賓客說卒字要玩見終無失禮諠譁從前之敬可知矣此下要點在廟之敬莫非君子之敬意蓋祭自有主須歸君子身上方得旨按汪疏以爲賓爲客句連上孔庶解非也當以爲賓四句連爲是　此章不言先祖但言神保講家謂此



章專爲敬尸說可用敬尸卽所以敬先祖也　此與上章只一福字無韻　此主公卿言君婦是公卿之主婦似不必言后然時講皆以后夫人爲說

講不但此也祭祀時其當執爨竈之人或饔爨以煑肉或廩爨以炊米者皆踖踖然敬愼其事其爲俎之牲體甚博大而肥腯得禮旣以酒獻而或燔肉或炙肝以從之獻無不備焉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今君婦莫莫然清靜而恭敬又至篤爲豆以盛內羞之黍稷庶羞之肉味以獻尸者蓋甚多焉至於助祭者爲賓爲客獻尸之後主獻賓酬少長交錯其周旋

中規折旋中矩盡合於法其笑不至矧語不至吳盡
得其宜焉夫內而主婦外而賓客賤而執爨無不敬
而將事如此神保所以格而饗之而報爾以大福使
萬壽爲之攸酢也此俎豆獻酬之盡禮而獲福也
我孔熯矣句 式禮莫愆句愆韻 工祝致告句 徂賚孝孫句孫韻
苾芬孝祀句祀韻 神嗜飲食句食韻 卜爾百福句福韻 如幾如式
句式韻 既齊既稷句稷韻 既匡既勑句勑韻 永錫爾極句極韻 時萬
時億句億韻
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卜予也幾期也春
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匡正勑戒極至



也
毛傳熯敬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 幾期式法也
稷疾勑固也
鄭箋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徂往也孝孫甚敬
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
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 卜予也苾苾芬芬有馨
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
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
之意 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
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

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又曰
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
孔疏以上章說尸事既然此總結之故知我我孝孫
也特牲少牢薦獻禮終尸皆命祝以嘏於主人故知
工祝致告是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也告之下即云
徂賚孝孫故知以嘏之物往與主人其嘏之物即下
箋云黍稷牢肉是也此及下章再言工祝致告箋以
此章祝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下章祝以主人之意
告尸以利成知者此致告之下即云徂賚孝孫以物
予主人明是告之使受嘏也下章乃云工祝致告訖



卽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
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之二者皆祝傳
其辭故並稱工祝致告 以其馨香宜重言故云苾
苾芬芬有馨香矣汝以孝敬祭祀由孝子能盡其誠
信致其孝敬故馨香也由飲食馨香故神歆嗜之而
予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言須而卽來不遲晚也多
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嘏辭予主人以
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嘏辭之意言嘏辭之意耳
此非嘏辭 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
固愼也傳意或然 齊與賚古今字異賚訓取齊爲

滅取非訓齊爲減取也以上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爲嘏之禮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禮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於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於左



袂挂於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於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禮二禮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嗇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此言徧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知徧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禮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準此故爲祝也知擩於醢者以醢亦宜在徧取之中而少牢禮云尸取韭菹辯擩於三豆有擩醢之事此既徧取以嘏天子天子當嘗之故知擩於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几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即是孝

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爲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



嘏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辭之乃釋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雅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閒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愼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爲受嘏之禮

按熯毛訓敬覺異今不用鄭訓齊爲減取欠明當用王肅說鄭又訓極爲中亦未是　孔引少牢詩懷之懷永也即持字意

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

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飮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少牢嘏辭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

慶源輔氏曰徂賚孝孫鄭氏以爲徂往也賚予也所以重釋上句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集傳失解此二字　禮容莊敬解既齊既稷既匡既勑二句故報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



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時萬時億一句

廬陵李氏曰工祝致告以下皆序嘏主人之辭

大全少牢曰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立東北面嘏主人曰云云　注曰承猶傳也　來讀曰釐賜也　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

安成劉氏曰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諸侯之大夫祭禮也曲禮又曰凡祭大夫以索牛者謂天子之大夫也此詩爲天子公卿之禮故有絜牛羊之文也

嚴氏曰此章述飮福之事也

疏義少牢嘏辭承致多福之承猶傳也來女孝孫之來讀曰釐賜也卽所謂承而致之也公卿大夫其禮皆然故引以爲證

說約按式禮莫愆之式鄭箋亦訓爲法孔疏遂分祭祀之法與禮儀並看然董氏曰式用也東萊華谷皆從之似較近矣神無言祝致之而有言故此云祝致神意尸有言祝爲之述其言故下章云祝傳尸意孝祀一段重在百字既齊一段重在極字百福泛說衆善之極講意指處事說本疏義修身齊家治國之云得與百福有別集傳愆與孫叶此章皆二句一連四



句一截也

合訂苾芬卽前牛羊俎豆燔炙之類齊稷匡勑卽前濟濟蹌蹌踖踖莫莫之類錫極就事言與上百福有別兩時字正應一永字

詩說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之爲言猶云天牖其衷也

衍義此章承上二章說來蓋上是祭祀方畢故分言事神之節此是祭祀將畢故總言事神之禮而極言其受福非有二也孔熯二句雖若就主祭者言而助

祭者亦該其中禮行既久者自迎尸求神至於此時
言之則時爲久矣以下文祝告推之當是三獻尸之
後卽今所謂飮福受胙時也少牢所云皇尸命工祝
致多福於孝孫正是此時工祝致告是祝致神意以
告之也神有是意而祝表之故曰致徂賚二字釋致
告之義如云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嘏主人
者嘏大也與主人以大福也百福泛言如期不遲晩
也謂所欲卽得譬如與之相期悉如其意也如法豐
足不乏少也蓋天下有一事必有一法最爲繁多今
凡所當得者無不皆得故曰如法齊訓整是正衣冠



尊瞻視截然齊一也稷疾也是敏於趨事疾於駿奔
而不敢怠傲也匡自正直言是中規中矩無傾邪跛
踦之態也勑戒也是無言無爭執事有恪如洞洞屬
屬如執玉捧盈是也極訓爲至謂至善而無以復加
意　飮食爲神所饗故使孝孫亦享百福禮儀爲孝
孫之善故神亦使之悉有衆善所謂類報者如此
正解禮字兼禮物禮文二意方與下飮食禮容相照
式憑也謂憑依此禮而行無過差也只就孔熯時說
蓋以筋力既竭恭敬易怠故詩云然若行事之始誠
意自是未衰安得以莫愆美之　孝祀卽就苾芬中

見神嗜言格饗也卜爾二句連說如幾如式只足上
二句勿以爲百福之實　既齊二句就享獻妥侑時
見俱就外說庶合禮容莊敬之語而其內心亦可見
矣　時萬句亦足上句非爾極之實言事有萬也萬
事得乎善之極事有億也億事得乎善之極蓋悉協
此極之意　式禮是用禮不必訓憑
按孔熯二句只引起徂賚之辭徂賚以下皆嘏辭雖
與少牢文不同只依詩文說去徂字是祝致神意以
往賚之或以徂字屬孝孫往居主祭之位覺口氣不
順下分四句賜福四句錫善錫善更深於賜福苾芬



句又齊稷匡勑皆已然事非謂其當如此
講然豈但絜牛羊者執爨者君婦賓客皆極其敬如
彼也但見我公卿自迎尸以至將畢祭祀既久筋力
甚竭矣而事有始終禮無間斷猶用之莫愆如此於
是當此受嘏時工祝者乃致神意以告而往賚於孝
孫之前曰爾芳潔之孝祀神實嗜君之飮食於是卜
爾之百福使來如幾須而卽得不遲晩也使多如式
備足不少欠缺有法度以齊之也又爾之禮容既整
而不亂既疾而不慢既正而不邪既戒而不忽於是
凡事永錫爾以至善時而萬焉時而億焉無一不得

乎此也蓋孝祀無不備之物禮容無不善之儀故報
之以必備必善而各以其類如此也
**禮儀既備**句備韻**鐘鼓既戒**句戒韻**孝孫徂位**句位韻**工祝致告**句告韻**神具醉止**句止韻**皇尸載起**句起韻**鼓鐘送尸**句尸韻**神保聿歸**句歸韻**諸宰君婦**句**廢徹不遲**句遲韻**諸父兄弟**句**備言燕私**句私韻
賦也戒告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
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
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之稱
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



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
不遲以疾爲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
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毛傳致告告利成也　皇大也　燕而盡其私恩
鄭箋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
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
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
謖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
歸者歸於天也　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
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以疾爲敬也　祭祀畢歸賓

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孔疏以禮儀既畢而擊鐘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
告以祭禮畢也祭禮畢卽禮儀既備是也孝孫往位
堂下西面位知者以言往而自此適彼之辭而特牲
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
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
此云徂位則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
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徂位卽云致告
故云於是致孝子之意告尸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
於阼階祝立於西階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



則祝當以西階下告利成也若然特牲告利成卽云
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卽云祝入尸謖主
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此言
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
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
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
成也則天子彌尊備儀盡飾益有節文準彼二禮祝
告主人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
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尸載起卽彼
尸謖也但此舉主人之報告則得尸告而可知矣必

知然者以彼大夫與士尊卑而俱告主人明亦有告主人矣其告主人則同主人報告則有差彼士禮告主人利成尸即謖大夫則祝入乃尸謖明天子則祝入又報以利成然後尸乃起準彼爲差故知然也言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

箋依釋詁以皇爲大言尊大之尸亦云皇尸命工祝傳皇爲大言尊大之尸亦君義　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節神者也郊特牲云尸神象也此尸所陳言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爲節度也神無形故尸象焉特牲少牢注皆依釋言云謖起也又解以鼓鍾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春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鍾送尸者以哀其饗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　按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餕乃陽厭尋亦徹之故此繫於尸起也知諸宰徹去諸餕君婦籩豆而已者以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豆而已餘餕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餕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胙



俎注云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餕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爲敬　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胙俎豆籩設於東序下注云胙俎主人之俎設於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按告利成鄭謂主人告尸非也主人如何自言利成當以尸告主人爲是　神保卽上章神保謂尸也鄭謂神安歸於天以保爲安以歸爲歸天俱誤

大全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鍾師注曰先擊鐘次擊鼓以奏時邁也

慶源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擧也鐘鼓既

戒言其樂之無不善也如此則祭事以畢矣

廬陵李氏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爲斷

安成劉氏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於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賢也主人以胙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說約按集傳戒告一韻止起一韻尸歸遲私一韻凡



三轉時說孝孫以下分四項然亦以二句爲一連四句爲一截　備言燕私之備亦是具意言或語辭亦可　馮嗣宗曰按尸出入奏肆夏天子之禮也攷之儀禮大射公升卽席燕禮賓及庭皆奏肆夏則諸侯得奏肆夏天子畿內公卿比外諸侯或亦奏肆夏未可知但禮亡無所證據朱子此篇之傳皆準少牢饋食禮乃諸侯卿大夫也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是諸侯卿大夫不得奏肆夏也　集傳往作階下疏義本作阼階上以少牢語證之疏義本較合通解燕私正中肅所謂燕毛之禮此只重親骨肉說尊賓客之意只落在此二句之內因其親骨肉見尊賓客也

衍義十句分上譔祭畢之禮下是廣親親之恩上徂賚孝孫之位是孝孫主祭時酌尸之位此孝孫徂賚之位是卽未祭時分列之位致告與上致告不同上言祝致神意此言祝傳尸意神無言故曰致尸有言故曰傳此祭畢時徂位受告之禮受告後則當送尸以神爲度神以尸爲依神醉而皇尸起送尸而神保歸矣燕私謂長賓有俎令有司徹以歸衆賓有俎令其自徹以歸而惟同姓諸父兄弟則以餘饌衆羞



燕之注尊賓客意只帶言不重　注告利成利訓爲順成訓爲畢甫順養禮畢以安孝子之心也禮儀鍾鼓卽是利養旣備旣戒卽是成畢蓋向也未備未戒則不可以言利成今旣備旣戒則田祿之奉有以盡尊祖敬宗之禮而利養成畢矣

正解首二句祭畢也三四句告成也神具四句送尸之敬也諸宰二句徹饌之敬也諸父二句燕私之敬也總是循禮有序意一句接一句極有次第　備訓具與兄弟旣具義同蓋小大具在之意此亥神明之終卽逮羣下之始所謂旣盡禮於所尊遂致愛於所

親也

指南戒告也告卽奏也獨言鐘鼓者自衆音之紀綱言以見其餘也　神具二句連看鼓鐘送尸二句亦連看蓋尸以象神神醉而尸起神依於尸尸歸而神亦歸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去籩豆各人各徹其所薦者而已

按神醉而尸起尸醉卽知神醉也想當然耳送尸而神保歸神保卽尸也上句言送下句言歸相因之辭也

講迨夫祭之畢也自始獻以至終獻禮儀無一之不舉矣自始奏以至復亂鐘鼓於是而告終矣由是孝孫出立於未祭時分列於阼階上之位工祝者出致尸意告利養成畢以安孝子之心焉告成後但見所祭寢廟非止一神皆已醉止神醉而皇尸則以之起乃鐘鼓以送之而神保於是乎聿歸焉神歸後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去籩豆趨事之疾不敢遲焉廢徹後同姓之尊而諸父卑而兄弟留之使皆備言燕之燕而盡其私恩焉蓋祭畢而事神盡禮如此

樂具入奏句奏韻以綏後祿句祿韻爾殽既將句將韻莫怨具慶句慶韻既醉既飽句飽韻小大稽首句首韻神嗜飲食句使君壽考句考韻孔惠孔時句維其盡之句盡韻子子孫孫句勿替引之句引韻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懽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旣嗜君之飮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毛傳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　替廢引長也

鄭箋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殽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　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飮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　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唯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

孔疏願君之子孫世世勿廢而長行之欲使長行此禮常得福祿此卽所謂具慶也　按前文而言入奏故知祭之樂復皆入也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

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替廢釋言文引長釋詁文釋訓云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安成劉氏曰廟及寢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爲房西爲室此大夫之制也房室有戶牖戶東而牖西牖之內爲奥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者是也廟之後別爲寢以藏宗祖之遺衣冠祭時則授尸以服之其寢如廟之制而無東西廂爾雅所謂室無東西廂曰寢者是也

六帖神嗜六句與惠時四句抑仰看正是分疏前祿後祿處　上數章稱福逼不及子孫留此一著在末章燕私具慶內竿頭進步最見警策　諸父兄弟皆本一身假廟之典尊祖敬宗亦以展親睦族燕私一舉凡我同姓蕩然無閒和氣浹洽矣夫兄弟既翕父母順焉冥冥之中寍有鑒茲歡悅而不隆保定之眷者樂具入奏以綏後祿實理自然非僭慢也



說約按將受後祿而綏之將字須認當不廢而引長之當字慶幸之意非戒辭　壽且考見鄭箋洪範五福一曰壽五曰終考命固是兩項蔡注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　集傳奏與祿叶慶與將叶飽考與首叶盡與引叶四轉韻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纂序按飽考本叶以首字就韻讀如少亦可時之之本叶不以盡叶引亦可

說逌後祿對祭時受祿看彼爲先則此爲後也

副墨惟其盡之內盡志外盡物也此意總在上數節內卻借慶辭點出最妙

衍義二句分上言燕私之久其福下徵諸與燕者之慶辭也後祿就下慶辭相照看勿專就公卿身上要發注將字正指子子孫孫而言之是以子孫對公卿看則彼爲前而此爲後故曰後祿爾殽四句敘事之辭神嗜六句方是與燕之慶辭神嗜飲食內兼格其誠敬意使君壽考內兼享乎福祿意順者順於理而不僭不簡謂物品威儀之無或悖也時者適其時而不疏不數謂禴祠烝嘗之無或愆也既順且時則罔有或遺而惟其盡之矣一說盡者內盡志外盡物也更詳之子孫當不廢而引長之當字乃幸之之辭非

勸戒其當如此也夫壽考錫於神則申之而欲其果饗於己祀事善於今則期之而欲其永傳於後與燕者致慶辭如此所謂綏後祿者不於是而有徵哉

一說後祿就作祭時說下文慶辭並不干後祿上蓋曰若以慶辭即爲後祿則是公卿作樂意其將有慶辭故先爲此以待之是綏之者所以爲己非所以厚同姓矣此說雖是但注將字又遺了還就子孫說爲是

指南安之以後祿即指有子孫以世其祀但不可云以樂去綏既醉二句遞過神嗜以下俱是頌辭



按後祿包遍節意不指祭時燕飮時說　盡字似當以惠時言內盡禮外盡物在惠時中　勿替引之是勿廢此禮而長行之則後祿亶綏可知

講以燕私之事言之燕必有樂其奏於廟者至此具入奏於寢且於祭旣受祿矣至此而至恩旁洽太和流行將以保定孔固受後祿而綏之也燕必有殽爾殽旣將而凡在燕者皆莫有怨而具爲歡慶但見旣醉也旣飽也小者大者咸稽首而言曰向者神嗜君之飮食是以使君壽而且考旣受祿於一身矣乃君之祭祀物理威儀之不差忒甚順焉禴祠烝嘗之不愆忘甚時焉維其惠時而內志外物已兼盡之由是子而又子孫而又孫繼君之後當世世不廢此典而引長之於無窮也後祿之綏何以加於玆哉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呂氏曰楚茨旣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慶源輔氏曰一章言黍稷旣成爲酒食以祭祖考二章言絜牛羊以爲牲求陰陽以備著三章言俎豆有



碩多之實主婦有靜敬之德賓客之賢獻酬之禮四章言行禮之久筋力雖竭而式禮莫愆祝致神意以嘏于主人之事五章言禮樂備擧祭事旣畢留同姓而燕之事六章則言燕私之事而幷載燕者之慶辭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言濟濟蹌蹌踖踖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匡敕者威儀之盛此德盛所致也倉庾之積牛羊之絜俎豆之碩庶飮食之苾芬者物品之豐此政修所致也德與政儀與物內外兩盡而本末兼備故以之交神明則爲妥侑爲烝嘗以之逮羣

下則爲獻酬爲燕私曰萬壽無疆曰萬壽攸酢曰卜爾百福曰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又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馭玉路記玉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或謂采薺卽楚茨也

小序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孔疏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



朱子曰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辭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又曰楚茨之詩精深弘博如何做得變雅

按此詩作刺幽王全詩無刺意孔云思古明王詩中亦未嘗指定王者言

正解通詩六章總是述公卿力田奉祭之事首章概言力農奉祭而獲福下皆詳祀神獲福之節也或欲四章分上作奉祭而敬有以受乎福下畢祭而燕有以受乎福如此則分燕與祭爲二事矣不知燕私只祭中之事耳觀詩柄只言力田奉祭可見當以敬神爲主末二章亦是推敬神之意以逮之也蓋首章言力農是爲奉祭之本而享祀妥侑則總一祭而言而下文凡言迎牲求神廢徹送尸燕私等事皆冒於此矣曰介景福則凡萬壽無疆百福爾極後祿等事皆冒於此矣故自二章以下皆不過承首章之意而言之也每章要緻力農所致意方得詩旨　全篇把敬字貫以奉祭爲主而推本於力田蓋祀神原從力農得來故此詩以黍稷爲重而神福又從祭祀得來然



祭祀卻不外於田而已步步貫串總來只是一箇力農奉祀呂氏注可謂詳盡矣　微言首章叙黍稷豐盈爲酒食以祭而有酒食必備犧牲故次章又叙奉牛羊以祭然承祭不可不敬故三章叙諸人之敬而禮亦備舉焉各章繫以受福者樂章一升奏爲一闋故云爾其實不重受福上四章工祝致告以下然後叙神歆其祭而錫以類應之福五章又因祭畢而及燕私六章又因燕私而及後祿總皆奉祭之所致也讀者須融會此旨不得支離破碎其說

詩經詳說卷五十四終

## 詩經詳說卷五十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 北山之什

**信彼南山**(句)**維禹甸之**(句)(甸韻)**畇畇原隰**(句)**曾孫田之**(句)(田韻)**我疆我理**(句)(理韻)**南東其畝**(句)(畝韻)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壟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

毛傳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　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　或南或東

鄭箋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

孔疏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則訓甸爲治不爲丘甸之異於鄭也墾辟貌者謂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禾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注引此畇畇原隰與勻音同也知曾孫是成王者序言成王奉禹之功此言曾孫田禹之地故知曾孫與序成王一人也　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爲遠辭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　言信乎者文通於下言禹治南山成王田之皆信然矣上云南山下云原隰皆南山之傍見禹之所甸成王所修爲一處互其文以相曉也箋云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即云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田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言修禹功而文相因明南山原隰二者爲一處成王之修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　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趙岐注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疆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九州尚書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　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

按曾孫未嘗指定成王　甸訓治不必拘鄭氏丘甸之說禹時未分井田也

大全周禮土田之制百畝爲夫夫閒有遂十夫有溝遂則深廣各二尺溝則深廣各四尺

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通之也

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卽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原隰墾辟而我得田之於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亦是詩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



董氏曰雍州之山荊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

華谷嚴氏曰言禹甸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

安成劉氏曰禹平水土大舜美其功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今考於詩尤信也其見於小雅則有此詩大雅則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則曰纘禹之緒商頌則曰禹敷下土方又曰設都于禹之績可以見禹功之在人心可以見人心之知所本也　地之勢東南下水勢皆趨之故順其勢以縱爲遂以橫爲溝而或南其畝東其畝也

豐城朱氏曰疆之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理之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

說約按兩我字照曾孫疆理包大小合內外言之蓋此句統曾孫所田說下南東其畝就一夫所受說然推於各井類然亦是統同語也南東其畝後人謬謂畝以防水不知畝訓壟者卽後篇南田注稱耨壟草壟盡畎平壟字古耕之法一畝三畎播種畎中其畎閒土謂之壟后取以壅苗根則壟盡畎平耐風與旱既曰畝而又曰壟者謂畝中之高處如是亦可云南東其畎言其畝或叶韻耳亦是對畎言畝而非百畝



千畝之畝徵不同也若以防水則遂之上已有徑畝安施乎一夫所耕相遂東瀉則南其畝相遂南瀉則東其畝亦是于二者之勢或居其一不是一夫而二勢定兼有也　集傳甸田兩字叶畝與理叶　纂序按六帖又有凡地西北高東南下之說論天下大勢則然此偶舉爲言西北其畝亦有之也勿泥

解頤仁山金氏曰古所謂畝闊一步長百步卽今種豆麥者作田畯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閒作畯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

集解按東南其畝注疏而下俱無定解說約考核頗

詳然不如仁山金氏說最明析畝既爲田疄則遂水東瀉遂處於橫畝必南向而縱以注之遂水南瀉遂處於縱畝必東向而橫以注之一縱一橫所謂順水勢也舊說誤以畝爲防水遂解劉氏語云其遂水東入於溝則恐或溢而南故南其畝以防之其遂水南入於溝則恐或溢而東故東其畝以防之悖戾殊甚衍義二句分上言大禹闢地之功下承言今日爲田之事墾謂耕其地闢謂除其萊曰畇畇則已墾闢了畝田壠也如今爲田畛一般所以欄水也其形高於甽甽爲田之處也遂是通水小道深廣各二尺在百畝之間乃一夫所獨通田水入溝引溝水入田者也溝者八夫所共深廣各四尺在百畝之外遂水貫田必資於此田水入遂必洩於此也凡遂必縱溝必橫

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疆所以順地勢之宜理所以順水勢之宜也畝之制度卽在疆理內、以萬夫論則一同之外川路爲疆中間澮道洫塗溝畛遂徑皆爲理矣如就一夫論則遂徑爲疆中間甽畝爲理矣就十夫論則溝畛爲疆中間遂徑又爲理矣　南東二字只當縱橫字樣看或南或東或東南隅皆有畝以防水溢不必定於此兩方但看畝便知理之密觀理自知疆之大疆理正田之之事而南東句又疆理中事也

按禹甸二句是遠想之辭當截開下四句連蓋曾孫不對禹看乃有田祿者各對其祖言耳　南東其畝卽是田或以畝爲防水非也集解頗明田固有定制而耕時隨宜南東可北西亦可大概之辭今俗云東西畛南北畛各因其地勢之便南東其畝只是此意



講國之大事惟農與祀我公卿不有可言者哉洪荒之時信彼南山維禹平水土甸而治之故其上原下隰畇畇而墾辟而我曾孫因得而田之於是我疆焉正其經界我理焉細理其溝洫蓋田間土壟爲畝畝之水遂通之遂之水溝通之其遂或東入於溝則壟必南向以對著遂而南其畝其遂或南入於溝則壟必東向以對著遂而東其畝畝從則遂橫遂從則溝橫遂橫則溝從相地之勢順水之宜旱則引溝之水由遂以達之田潦則決田之水由遂以洩於溝田之如此思其所由能忘禹績哉

**上天同雲**句雲韻 **雨雪雰雰**句雰韻 **益之以霢霂**句霂韻 **既優既渥**句渥韻 **既霑既足**句 **生我百穀**句穀韻

賦也同雲其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霡霂小
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
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毛傳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　小雨曰霡霂
鄭箋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
以小雨潤澤則饒洽
孔疏謂明年將豐今冬積雪為宿澤也然則積雪是
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
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為首尾之次非
復言歲初歲末限於同年傳達經意故言豐年冬耳



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小雨
山陰陸氏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言雰雰雨
則欲微而潤故言霡霂
廬陵彭氏曰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俗云蝗產子
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
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
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
通解饒洽言土膏非言雨澤然土膏自雨澤來耳
纂序按此章三句一截
詩說生我百穀固是慶幸天澤然亦見黍盛稷豆之

奉不患無資矣
副訂按此章似以雪為主玩益字便見將言豐年而
先從雪始者蓋冬無積雪則陽氣埋伏不深其發洩
必不盛也
衍義此章上三句是言天澤既優二句是言地利末
句是言物阜然物阜本於地利而地利原於天澤也
重天澤上總為黍稷奉祭張本燠則雲陽而異寒則
雲陰而同故曰同雲生我百穀以生字提起是承上
語氣歸重在雨澤上　優餘裕也以地之廣言如上
原下隰彼疆此界無所不及也渥浸漬也以地之厚



言如土膏地脈無不入也霑在地之面上見得水上
滲和燥溼相成也足是浸潤之久而彼此各足也
指南優就浸漬不驟看桂山就有餘言似犯足字意
渥厚漬也霑需濡潤也足充足彼此各足也此章
合上章上是原其事之所由肇此是著其利之所由
成意當串不可以地利天時對
按益之以霡霂是隔年事故換韻起下三句一截恐
不然也
講田功在人而雨澤在天今時而冬也上天雲同一
色而雨雪乃雰雰然既盛而徧至於春日加之以小

雨霡霂然又微而潤但見田之中既優而漸次充裕
既渥而厚積深入既霑而燥溼滲和既足而浸濡飽
滿以之生我百穀焉蓋雪雨時而斂藏發育得其正
故也

**疆場翼翼**句翼韻**黍稷彧彧**句彧韻**曾孫之穡**句穡韻**以爲酒食**句食韻**畀我尸賓**句賓韻**壽考萬年**句年韻

賦也場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
毛傳場畔也翼翼讓畔也彧彧茂盛貌
鄭箋斂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
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



神則得壽考萬年
孔疏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爲場翼翼是閑
暇之名故衆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
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爲穀之長故特言之也
上言黍稷彧彧是天下民田也曾孫之穡文承其下
故知稅斂曰穡也賓之與尸祭時所有經云畀我尸
賓何知不指謂祭時予之而後以爲齊戒則以賜尸
賓者以此詩陳事而有次序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
事清酒騂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畀我尸賓明
祭前矣

按毛訓翼翼讓畔不合　孔以畀尸賓爲祭前太拘
滯且於禮無據只作豫言祭事爲是
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爲酒
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
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安成劉氏曰詩人本欲言此章之事而先言首章田
畝之經界疆理次章雨雪之滋生百穀而以此章首
二句承上章之意言之也　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
獻賓之禮　集傳所謂陰陽和者亦承上章雨雪饒
洽之意也



邱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酳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
祭之賓酌齊獻尸尸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寢是
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我之得以經畫夫田者禹之功
也二章言我之得以生長夫穀者天之賜也此章首
句則重言首章之意二句則重言二章之意可見其
不忘所自也第三句方言此乃曾孫之穡鄭氏謂斂
稅曰穡是也曾孫既有此穡則以爲酒食奉祭祀以
盡我之孝心又皆不忘其本之意也至於遠不忘乎
大禹甸治之功近不忘乎上天饒洽之賜與夫孝奉

宗廟之祭是又皆可以膺受多福而不忝

說約按集傳彧與翼穡食叶年與賓叶　纂序按韻叶是二句一連若注於是以爲酒食一轉卽上下各三句一截第二章亦然陰陽和萬物遂則通上下而言其實末句止連畀尸賓爲是

詩記此與下章皆先事擬議之辭至五章六章方言祭時事

集解按畀尸賓以敬尸爲主獻賓固亦以爲神也

正解此章上五句言備物以奉祭下是獲福於神也首句言田之整飭次句言穀之茂盛田整飭本首章



來言神禹有奠敷之功故疆界得以整齊重在地勢水勢之得其宜上穀茂盛本次章來言上天有饒洽之澤故黍稷得以茂密重在仰上天雨澤之賜而力於農務上然雖分承卻重黍稷邊曾孫之穡公田之所入也畀尸在妥侑之始畀賓在三獻之終獻尸獻賓皆家廟中之事而以神爲主要補出陰陽和萬物遂人心歡悅以奉祭祀故足以感神獲福也壽考萬年是永居公卿之貴永享田祿之意

指南疆場二句宜串講平頂甚非　注中陰陽和萬物遂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只是朱子補出意非詩人原來聲口

按疆場黍稷兼公田私田言故云曾孫之穡穡卽稼穡之穡鄭云斂稅曰穡非也穡中黍稷可爲酒食畀我尸賓只是言其可充此用非卽畀也壽考萬年以傳家久遠言人未有壽萬年者

講夫既以田畝之疆理又有雨雪之滋潤但見萬家各井疆場左右則翼翼有序黍稷之生徧於廣野則彧彧成文凡此皆我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爲酒與食畀我尸而獻熟食並酌齊之獻及三獻尸之後又畀我賓而盡獻酬之禮人心悅神明歆使我曾孫壽考



萬年焉

**中田有廬**句廬韻**疆場有瓜**句瓜韻**是剝是菹**句菹韻**獻之皇祖**句**曾孫壽考**句考韻**受天之祜**句祜韻

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菜也祜福也

毛傳剝瓜爲菹也

鄭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　皇君祜福也獻瓜菹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

孔疏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

有廬舍故言中田謂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於畔上種瓜廣謂天下民田瓜成又入其稅民以瓜新熟獻於天子天子得之乃剝削淹漬以爲菹欲以供祭祀貴四時之異物故也徧檢書傳未見天子稅民瓜以供祭祀者故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於民此言瓜成入其稅於天子者周禮言其正法瓜不稅民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菹以祭欲見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　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是祭必有瓜菹矣醢人豆實無瓜菹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

按畔上種瓜則公田亦有故須奉上鄭謂入稅非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爲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說約按集傳首二句講本子由云知爲雨對瓜菹與廬叶考與祖祜叶則當三句截此下三章俱同也



酢菜之酢音醋　纂序按廬瓜菹祖祜似可通章一韻

疏義菹不止是瓜舉此爲例耳

詩說講獻瓜處須云與黍稷並陳方合本旨

正解此章上四句言備餘利以奉先下言獲福於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疆場有瓜盡地利也因黍稷而及瓜菹卽祭時豆登之物禮云凡天地之所生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正此之謂壽考天祜不平重獲壽考以享天祜上言

指南首二句連說重有瓜上瓜菹是祭時瓜正熟故薦之以盡物須云與黍稷俱陳方是非薦新之謂也時說多云此章是薦瓜而獲福大謬壽考二句不平言有壽以享福也天祜卽公卿之爵祿是也此合上章一以美利言一以餘利言只宜串講比對非旨

按此壽考可以公卿一身言

講不特此也田中爲廬以便田事疆場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則於是剝削以治之於是淹漬以菹之於是獻之皇祖薦時物以盡孝心而神之格之使我曾孫壽考有以受天之祜於無窮焉此備物盡禮而獲福也

祭以清酒句酒韻從以騂牡句牡韻享于祖考句考韻執其鸞刀句刀韻以啓其毛句毛韻取其血膋句膋韻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毛傳周尚赤也　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

鄭箋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　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

孔疏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以陽祀爲宗廟以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尚赤者牧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爲陽以相對其實由所尚故曰白牡周公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　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彝尊彝四時之祭皆祼用彝是祀祼用鬱鬯也天官酒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是祭祀有五齊三酒也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鄭解五齊三酒之事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總攝諸酒故箋分而屬之清謂玄酒也酒謂鬱與五齊三酒也玄酒水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釀而爲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爲酒者祭之用鬱煑之以和鬯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鬯人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者也然則祼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鬱亦

爲酒也此言清酒箋既辨之旱麓云清酒既載騂牡既備箋直言祭祀先爲清酒其次擇牲不復曲辨清酒之名者此下有鸞刀謂殺牲祭時則騂牡在其上據迎牲時清酒又在其上明據灌時今經直云清酒恐不兼鬱鬯故箋備解之彼旱麓汎說未是祭時故注與此不同烈祖云既載清酤箋云既載清酒於尊中酌以祼獻以周禮言之祼獻所用則鬱鬯與醴齊也清酤之言亦總諸酒與此同也按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淸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神也三酒卑於五齊非祼獻所用故司尊彝凡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說酌凡酒修酌鄭注差次之云凡祭酒三酒也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然則三酒乃是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故知詩之清酒非三酒之清酒也司尊彝又注云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此不必大事言五齊三酒者以獻饋必醴盎在五齊之中諸臣所酢必當用酒故因言五齊耳不必此祭備三五也箋又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騂牡言從是相亞之辭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用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



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曰亨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亨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　鸞卽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鸞刀以封之取膟膋則此亦卿大夫也　經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啓皮而云啓毛明是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膋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膋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膋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膋合之黍稷置

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爇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

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　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卽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又曰如言殂落殂升也是魂之遊落是魄之降祭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

董氏曰酒以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

疊山謝氏曰祭祀之事各有司存執刀啓毛取血膋必躬親之何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子孫之養祖考必身親其勞自致其力然後盡其心焉耳

六帖全重迎牲祭以清酒亦爲迎牲擧也啓毛取血取膋平看不可以求神陰陽作眼目　取膋以爲升臭之用此時猶未炰也炰在奠熟之後故求神於陰首句是也求神於陽尚不在此章內

說約按集傳考與酒牡叶刀毛膋自相叶

衍義首句略斷是灌地求神之禮下五句一帶說下是迎牲而享之禮曰灌酒而求神於陰曰迎牲而享曰告純曰告殺曰升臭而求神於陽句句皆重不可專以求神陰陽作眼目此特爲迎牲擧非獻神之禮享于祖考只指騂牡言執其鸞刀句直貫末二句蓋炰在奠熟之後故此時但曰取　注既奠然後炰蕭合羶薌奠主執薦時也炰同爇羶薌卽馨香也



指南先以清潔之酒灌地以求神於陰隨卽迎此騂牡以享于祖考之前由是親執其刀啓其毛以告純焉取其血以告殺焉取其膋以升臭而求神於陽也

按此章只是獻牲之禮諸家之說太煩備考可耳求陰求陽之意亦不重　首二句相連從卽從祭以清酒也或添出黍稷凝口氣　啓毛是取耳毛以獻以告色純

講不但此也方祭之始卽以鬱鬯之淸酒灌地求神於陰因而迎牲則從以騂色之牡以享于祖考之前而告祀焉夫牲既迎矣由是親執其有鈴之刀以啓

其牲耳之毛以告純取其血以豆薦之而告殺取其膋合蕭爇之以備升臭之用焉蓋迎牲盡禮如此

**是烝是享**句享韻**苾苾芬芬**句**祀事孔明**句明韻**先祖是皇**句皇韻**報以介福**句**萬壽無疆**句疆韻

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毛傳烝進也

鄭箋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皇之言暀也先祖之靈歸暀是孝孫而報之以福

孔疏上章騂牡是牲也酒及血膋是物也以承上文



而言是烝是享故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也

按皇不當作暀說見前

華谷嚴氏曰烝畀祖妣之烝不必謂烝嘗之烝

慶源輔氏曰若以爲冬祭則其義亦如楚茨二章黃氏說上章既言有酒有牲以享于祖考故此章於是言以是牲酒爲冬祭之烝而飲食苾芬祭事備著先祖於是既大且尊而降福無疆也

六帖烝享此正既奠升臭之事薦熟之謂也專以牲言不兼酒說蓋上章清酒句只用以求神著此一句以起下迎牲之事非若三章獻尸所用酒也祭中非不重酒但章意各有所主耳

說約按此通章一韻

衍義三句分承上騂牡說來苾苾芬芬須點入與黍稷俱馨瓜菹並潔之意孔明兼承上章萬壽即是介福勿平要轉上獲福意如云所謂壽考萬年受天之祜者在是矣　此章上三句言盡祀神之禮下是獲格神之休是烝是享看兩是字承騂牡而言上只是殺牲事尚未用此則是烝而奉之矣是享而獻之矣烝是薦於廟中享是獻之祖考祭中非不用酒但章意各有所重故專以牲言不兼酒說



指南是烝是享承騂牡言然亦不可專指騂牡須云與酒食瓜菹而俱陳則下文苾芬方說得去蓋犧牲是腥的不是熟薦烏得有馨香氣孔明兼承上說

按首章曾孫對此先祖言與禹無涉

講既有牲物由是烝而進之享而獻之苾苾芬芬然而香祀禮于是乎則甚明也是以先祖是皇而尊臨之報我曾孫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以長奉宗廟之祭焉此薦牲盡禮而獲福也要之孰非力田之所致哉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小序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朱子曰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爲成王則陋矣

按此詩無刺幽王意亦未必是思成王

正解通詩六章是述公卿力農奉祭而詳其事神受福也首三章言力農奉祭而獲福四章言祭備時物而獲福五章六章言盡求神薦牲之禮而獲福皆是畀尸賓獻皇祖一時事總見事神受福之節皆力農所致也非有先後次第大槪以黍稷爲主其奉瓜祭酒迎牲俱祭中之事與黍稷同薦者也　曾孫之穡二句一章命脈全重在此　時說謂首三章祭以黍稷而獲福四章祭以瓜菹而獲福末二章以祭酒薦牲而獲福此說固可但詩意重在力農殊欠賓主之分前說較看得渾融



**倬彼甫田**句田韻**歲取十千**句千韻**我取其陳**句**食我農人**句**自古有年**句年韻**今適南畝**句畝韻**或耘或耔**句耔韻**黍稷薿薿**句薿韻**攸介攸止**句止韻**烝我髦士**句士韻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爲田一畝三甽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壟盡甽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薿薿茂盛貌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恆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卽謂此也

毛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　尊者食新農夫食陳　耘除草也耔雝本也　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鄭箋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　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　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辭　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

孔疏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

而有古今相對　古有遠近其言無常故易以文王
爲中古禮記以神農爲中古各有所對爲古不同則
太古之名亦無定限此言太古古於成王則可未必
要唐虞以上也　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
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爲屋屋三
爲井是九夫爲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亦司馬法
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人
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
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
千意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



爲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
也鄭以爲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爲田畝者
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
非釜斛也又解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
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　上言古之稅法一成
而歲取十千故知此言我取取於官是倉廩有餘賒
貸取而食之也以官有蓄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紓
出官粟之蓄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
官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新穀
也定本及集注貸皆作貰義或然也　食貨志云后

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
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葉以上稍耨壟
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
故薿薿而盛也是說耘耔之事附根卽此雝本也
以上言自古有年此言今以別之而下言曾孫來止
故知今者成王之時也言不奪農時故得使農人之
其南畝也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
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卽此
烝我髦士是也
按甫田毛謂天下田太泛鄭謂丈夫之田尤鑿　取



陳食農鄭謂賒貰乃出陳易新之法亦未是　介鄭
訓爲舍亦不合
潛室陳氏曰按漢書曰趙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歲
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
附根比盛暑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
大全國語管仲曰農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
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故農之子云云注曰暱近也秀民民
之秀出者也
疏義管仲云云出小匡篇野處而不暱本作樸野而

不瞻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
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
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
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
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
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
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
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慶源輔氏曰楚茨信南山二詩皆是述公卿有田祿



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首皆推言昔人墾
闢之功而我得以耕治以奉祭祀之意甫田之詩乃
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
首言有年之多與蓄積之富以見於神不可不報之
意　言農夫而終之以髦士所以重農也
疊山謝氏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於
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
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
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
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

人斂散得其道也
安成劉氏曰歲取萬畝之入取之有常也積聚有餘
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
而存新則用之有序也存新散舊而無紅腐之患又
見其不至於暴棄天物也
豐城朱氏曰歲取十千言其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
言其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烝我
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
說約按集傳各五句一韻爲一截又一體自古有年
句斷屬上文注起下者泥孔疏古今相對之語也后



稷爲田云云本前漢食貨志苗葉以上言既長也耨
鉏也隤愈水反漢書作隤音頹謂下之也孔疏作墤
埒也猶培也附根即雖本也能即耐字大全又引漢
書云趙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
法也亦可證前南東其畝之解　纂序按注然其用
之之節四句晦翁說詩餘論不在詩旨內即古者士
出於農亦係餘論今人爲文作正解何也覵通解並
因髦士以諭衆亦屬說詩高甚勞非勸確甚　髦士
信南山篇一畝三甽解云古者田非正方每畝闊一
步長一百步積而百畝亦一百步仍正方也一步六

尺廣尺爲畎三畎三尺故畎字或作川又作𤰝象其形也甽𤰝於畎中畝𤱔三尺是一步六尺也按此則一夫百畝方里而井此的注矣　集解按如上玉說則豐城朱氏以賦斂周給巡省勸相四項分別此章者亦屬說詩如此本文只宜平平敘法也凡解詩總以不著議論爲高若節外生枝縱極好看於書理無涉耳

衍義五句分上推豐年之遠下又驗豐年而勞乎農以見神功之當報也倬彼甫田句另看歲取一句對我取二句自古有年緊帶上說然亦承上起下蓋挽



古字以起下今字此詩作於收成之後而曰今適南畝者本省耘之初而言今適三句皆是有年之兆或耘二句見得人力之齊物生之盛則是又將有年矣故進髦士而勞之攸介二句只承耘耔二句說非通承一章也勞是勞者勞之意蓋以黍稷之盛皆農人勤勞所致故敘其勤而憫其勞也或謂作其勤而儆其惰說亦可獨言髦士者以衆人不能徧及故勞之而因以使喻乎衆也若曰有爾之耘耔而后有此黍稷也諄諄慰撫宛然君臣一體之象　南畝即甫田之間介止即甫田間空地可止息者古者士出於農

髦士即農之俊秀衆人不能徧及故進可與言者與之言使之轉諭耳此章總見有年之慶已錫於古而復錫於今見當祭之之意　一章曰食我農人烝我髦士二章曰農夫之慶曰穀我士女三章曰穡其左右曰農夫克敏四章曰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是一篇之始終無非爲民而已

正解倬者公私之疆界分明也甫者九萬規模無不在望十千只是田數每畝取穀一鍾歲取十千舉收數之多以見豐登之象勿以取民之制立說　取陳二句以斂散有常言上言歲取是取之於農此言我取是取我之積以食農三年餘一九年餘三故取陳以食之自古有年緊帶上說推明所以得食農人之意亦以起今之有年也　耘去草以除其害耔雝本以護其根草去而根深黍稷決無不盛但此只說一時所見者如此以黍稷之盛根耘耔者非此下要補復有年意　有年雖出於天而致有年則由於農使不知所以勞之則公卿不垂情於畎畝而坐享其成其何以慰農人之心哉若作作其勤而警其怠則是勸之而非勞之也　按十千以地言正解用注疏畝穀一鍾非正意勿混但言十千之所入則穀在其中

不可直云取一千鐘穀也

指南進髦士無擇可之意只不能徧及因以諭乎衆也

講國家之本存乎農而有相之道存乎神彼倬然之甫田也一成九萬畝中公外私制何其明而斂之以九一之法每歲取公田十千之入焉我之十千有陳也則取其陳者以補以助而食我農人蓋以自古有年陳陳相因積之多而可以散之民耳今適南畝以巡省也但見農人或耘焉以去草或耔焉以雝本而其黍稷之生又已薿薿而茂盛有年又可卜矣於是



即其美大可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敘其沾體塗足之勞以勞苦之焉蓋我公卿力乎農事如此

**以我齊明**句明韻**與我犧羊**句羊韻**以社以方**句方韻**我田既臧**句臧韻**農夫之慶**句慶韻**琴瑟擊鼓**句鼓韻**以御田祖**句祖韻**以祈甘雨**句雨韻**以介我稷黍**句黍韻**以穀我士女**句女韻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是也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　田祖先嗇也穀善也

鄭箋以潔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　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　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孔疏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春官肆師祭



之日奉齍盛告潔注云粢六穀也則六穀總爲齊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惟以稷爲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爲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潔粢豐盛言爲穀則潔清在器則豐滿是指器實爲粢在器爲盛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唯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又曰后土則

社鄭志答趙商云后土爲社謂輔作社神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大封先告后土玄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



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由此言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此人爲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爲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定爲后土土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

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爲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故云欲定定之亦可不須言也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



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幷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幷言四方也　楚茨箋云明猶潔也齊言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故云以潔齊豐盛與純色之羊經言齊明箋云潔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而言耳郊特牲云社稷大牢則四方之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言犧以

見純明非特羊而已社謂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知此社與四方皆爲秋祭報成者以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　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后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后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籥章云以樂田畯尚及典田之大



夫明兼后土后稷矣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爲后土后稷爲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用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尊可以兼卑其祭田祖之時后土田正皆在焉故鄭總言詩人謂之田祖也　穀善釋詁文王肅云大得我黍稷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言設樂者總琴瑟擊鼓鼓言擊明琴瑟亦擊可知籥章云吹豳雅則有籥吹之此不云籥彼籥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云謂以上辛

郊祭天郎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天而祭故當郊後也祈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雨以甘故得祐助我禾稼當以養士女也　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以此言之云吹豳雅謂籥吹



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籥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玄謂籥豳人吹籥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幷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是先教田其祭幷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田祖末言以樂田畯見其次及之故異其文也

按社以祭土神而句龍爲配只此便明孔疏煩引終欠明白　方毛云迎四方於郊孔疏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是說天子禮與本詩不合當是泛祭四方之神耳　農夫之慶當虛說鄭以大蜡爲言非詩旨御

田祖是由報秋成而祈鄭謂郊後是說來春不合

大全周禮夏官大司馬曰中秋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注云羅弊罔止也秋田用罔皆殺而罔止衆皆獻其所獲禽焉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

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

新安胡氏曰此章分兩節農夫之慶以上秋報也琴瑟擊鼓以下又是春祈也此用鄭說



廬陵彭氏曰齊明犧羊此祀方社之禮也鼓鐘琴瑟此祀田祖之樂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此報於社方者然也以祈甘雨介稷黍穀士女此祈於田祖者然也

豐城朱氏曰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盛也禮以備物故以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以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惠於下也

疏義因報而祈是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

詩記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此社祭謂祭此五種之神非祭大地后土也

說約按亦五句一韻爲一截與上章同　名物疏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纂序按疏義羅網也弊止也以網捕獸獸盡網止羅弊句

副墨甘雨者時雨也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也黍稷非甘雨不生士女非黍稷不育三以字相承遞說



衍義此章正是春方社田祖之祭上五句歸其功於民下則溥其惠於民無非爲民計也祈報乃一時事不宜分秋報春祈說方山從朱豐城氏以上爲報成之祭下爲祈年之祭未妥參看荆川昆湖輩有說大意謂我田既臧正應首章黍稷薿薿意非指收成時說所謂報者報此者也非報秋成也朱注秋祭四方報成萬物乃是方字訓詁則然耳傳中初非此旨也不必泥我田兼一成言勿單指公田介黍稷者亦只是此薿薿之苗所謂祈者祈雨以大此也非祈年也訓注引周禮祈年亦引據耳蓋總省耘之時舉此二

祭初非有雨時事若謂祈于秋成之後而又願其來年之豐則妄有一詩之作而有兩年之事乎社者五土之神生物者也四方成物者也田祖卽神農蓋神農始教民藝五穀者也凡此族也皆在祀典故皆祀之然此乃常祀若此章之祭舉於省耘時則又不同以田之旣成而歸功於農夫者蓋以方社之神閔其勞而祐之賜之我則因農人而致此福也　此傳田畯以神言與經三章田畯以人言不同我田二句是祭辭以祈三句是祭意三以字相承遂說穀字雖有養善二義然爲力田奉祭宜專主養一邊時文有全



主善說者固謬卽養善兼用者亦未免駢贅矣　方社止言用禮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不祈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耳

指南報祈乃當其報時卽祈也胡氏直分秋報春祈非矣又肯綮及折衷云此是省耘之時當時常舉此祭所謂報者報今年之有年也所謂祈者祈今年之有秋也竊意凡祭冬曰祈年春曰祈穀秋曰報成無非事者乃云舉於夏此是何據況注明有秋祭四方之說　臧字還在有秋之成上講或云臧字應首節黍稷薿薿指苗說不指收成此卽泥育槃報祭舉於

夏也農夫之慶農家以豐年爲慶也還作三時之勞有以通神觀方見歸功於農意鼓琴瑟以後更擊土鼓以統音琴瑟擊鼓以迓田祖串看以祈甘雨三句一串看勿祈甘雨一斷三箇以字亦須點明

按此公卿家秋成報賽之祭毛鄭皆以王者之禮言緊而不切齊明言黍稷犧羊言犧牲皆祭具也社與方所祭之神也祭社當舊有其處而兼祭四方者博以求之也我田二句言此祭因農夫之慶而設也或作祭辭未是　祈甘雨或祈目前或祈來歲皆可但不可謂來春之祈大其黍稷是豐盛之意然作助亦



通穀只以養爲是

講夫力田固人之力而實神之功今日之祭其容緩乎是故以我明潔之齊盛與我純色之犧羊以社而祀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方而祀五官之神於四郊能成萬物者蓋以我田之旣成者乃神以豐年之福賜農人而爲農夫之慶我則因農人而受福何敢忘報也夫有賴於民而報成於此則又當祈年而爲農夫計矣是故拊琴瑟擊土鼓以迓田祖之神而祭之于以祈甘雨之降以大其黍稷以穀養我士女焉此我公卿奉祭以爲農如此

曾孫來止止句止韻以其婦子子句子韻饁彼南畝畝句畝韻田畯至喜句喜韻攘其左右右句右韻嘗其旨否否句否韻禾易長畝畝句畝韻終善且有有句有韻曾孫不怒怒句怒韻農夫克敏敏句敏韻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爲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餉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

毛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敏疾也

鄭箋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饟饁饟饋也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



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　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恚怒謂此農夫能且敏也

孔疏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閫外之事又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惟王后

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豈復與稼穡事者乎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遽於其事婦子俱饟也田畯見其勤修喜樂其事又王者從官自有常儀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饟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當以鄭說爲短

按王肅駁鄭說有理然王發毛意於攘其左右二句亦未妥

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



慶源輔氏曰旨則幸而喜矣否則慘然爲之不樂也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麤糲彼必有所不敢獻者故攘而取之以見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之無閒也　於田畯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田畯見之而喜曾孫見之而不怒則農夫益以敏於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勸也

東萊呂氏曰此言省耕之時曾孫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閒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閒也
廬陵彭氏曰喜怒非自外至田畯言喜曾孫言不怒則其上下相與皆誠心之至也
說約按此與下章俱兩句一連然於六句小截覩往理自見
纂序按以其猶云與其謂曾孫與其婦子俱來語氣略頓方是二句一連之理勿如常說將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又略連下田畯至喜



存旨攘左右嘗旨否不但上下相親亦有甘苦與其之意
副墨終善且有豫料之辭不怒克敏非相施報感恩之理然也
衍義六句分上見其親乎民下是感乎民曾孫之來爲省耘而來也田畯之至爲勸農而至也以其婦子正本曾孫說來不重婦子之來饁而重曾孫之偕至也曰攘者適見而取之亦有因而取之故謂之攘想農夫以味之惡而不敢獻故也曰左右者見其取而嘗之者無方也以公卿之貴而嘗畎畝之味直相親

意察其苦樂意亦須帶言此六句正是今適南畝之事禾易句謂一成之內九萬之田皆如此其易治也善者堅實之意有者衆多之意敏者敏於耘也亦見髦士能體勤勞之意也首章只云或耘或耔此章言婦子來饁禾易長畝又嘗旨否以親其下不怒以致其敏則其厚民非特食農人烝髦士已也故以此爲申首章之意
正解喜者見人力齊而喜也此句輕只帶說耳攘其二句自曾孫言　左右指所饋之物言曰左右亦有隨取無方之意　終善句是未然事善者實穎實栗



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終指他日茨梁坻京千倉萬箱看要見後有年意不怒句根善有來克敏句又根不怒來要見上下相感之意兩意相承不可平看
　楊伯祥曰看來此章是首章今適南畝五句未盡之意而又提起言之曾孫來止正適南畝之事易治竟畝卽耘耔之事農夫克敏則髦士能體勤農之意也下章則以足第二章未盡之意
按此章言省耕耘之事非以祭社方而稱曾孫也朱傳外事之說可疑　公卿世有田祿皆是承祖父之業故詩人美之稱以曾孫　朱傳講此章情景如畫

與毛鄭何啻霄壤

講且尚當省耘豈無所以感民者乎曾孫來止適與其農人之婦子偕至於以饁彼南畝之耘而田畯亦至而喜之夫來饁者非一夫之餉也曾孫則攘其人而或取諸左而或取諸右嘗其饁之味而何者爲美何者爲不美無不欲知之焉斯時也但見禾之易治竟畝如一知其終當善而有實穎實栗之美且有而有萬億及秭之饒是以曾孫悅而不怒農夫益勸而能敏也蓋上下之相親相感如此

**曾孫之稼**句**如茨如梁**句梁韻**曾孫之庾**句**如坻如京**句京韻**乃求千斯倉**句倉韻**乃求萬斯箱**句箱韻**黍稷稻粱**句粱韻**農夫之慶**句慶韻**報以介福**句**萬壽無疆**句疆韻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

毛傳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

鄭箋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

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　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

孔疏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爲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橫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釋丘云絕高爲之京是京高丘也　此文稼庾相對而下言千倉萬箱是箱以載稼倉以納庾故知庾露地積穀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水州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

按鄭以稼庾爲稅法非也又以慶爲賜以報爲求福助於八蜡之神皆屬添設　庾亦當言禾粟米無露積之理

安成劉氏曰小戎所謂梁輈是也

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

華谷嚴氏曰未刈之禾曰稼露積之禾曰庾　先治倉而後節載以輸之故先言倉後言箱也

慶源輔氏曰夫以時斂散補助不足而勞來勸相以致農夫之斂者固賴乎上之人而火耕水耘沾體塗

足勞苦自竭以致禾稼之登者則實農夫之力也歸美於彼而欲報之厚宜矣夫用其力享其奉而曰予不批禮則然矣則是末世薄俗之所爲古無是事

疏義此申二章之意也千倉萬箱以上發我田旣臧一句報以介福則介黍稷穀士女之云也

六帖報以介福須象農夫方好有飽滿和而安田畝意此卽祭時欲徼惠于神以報之

說約按稼庾解斷當如嚴緝如茨只言密比不得又如孔疏者高大說車梁多解爲輿梁大全梁輈語較勝穹窿者滿起之意皆望而擬之者也



詩記周書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亦罔或克壽則盡力于農而獲報于壽亦是實理淵明詩云四體誠云疲而無異患干無異患之干則壽矣

衍義六句分上言收成之富下言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也注中此言自詩人說而求字則自公卿說也

上六句總見收成之富萬箱下須補云上取之以足十千者此也下取之以穀士女者此也向之禾易長畝者至此終善且有矣亦要見神明之惠意末四句要知爲告神之辭報以介福欲神報之也承奉祭言也三章所謂農夫之慶就黍稷薿薿而言此章所謂農夫之慶就收成之富而言末要以有年獲福歸到方社田祖默相之功見祭之不可不舉也

正解曾孫之稼曾孫之庾就公田說所謂歲取十千者也稼以在野言庾以在場言未穫時密比不粃故如茨實繁碩而垂末故如梁　求倉以處之承庾一邊來納之場者輸之室也求車以載之承稼一邊來散之野者登之場也此正善有之可驗者而首章十千之取農夫之散俱取給是矣曰求見昔所備者不足貯而又求益也極狀其禾稼之多意　首二句禾稼之多三四句備蓄之廣合之皆收成之富



按倉箱當總承稼庾凡稼與庾皆是用箱而後入倉也　農夫之慶觀朱傳而得之云云是連下一氣說報以介福內含祭意謂祭社方田祖正求神以報之也不必作告神之辭　農夫之福亦可云萬壽無疆非眞稱其壽只是欲長享豐年之慶意

講然今日收成又豈無所以報民者乎彼未刈之禾爲曾孫之稼也則密比如茨穹隆如梁其已刈而在野之禾爲曾孫之庾也則隨意堆積有平而高者如水中高地之坻有卓絕而高者如高丘之京于是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箱以載之蓋凡此所穫之黍稷

稆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者是宜方社田祖之神報我農夫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以長享有年之慶可也我公卿之重農如此

甫田四章章十句

小序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朱子曰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按此詩不見刺意以思古爲思成王亦是臆度

六帖此詩之說紛紛不過要將前面三章捱時溜月次第相因不知詩人作詩不比史官作史編年敘事



不容錯亂詩人之旨或順時敘事或錯舉成文或豫道將來或追稱往昔或更端別敘或重言復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不可拳捏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於秋祭之時首章述耘耔之勤二章說祈報之禮三章省耘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爲秋時之祭於義既通三章不論爲省耘省穫都無不可何必瑣瑣傅會也

正解此詩諸說紛紛一說此詩以爲民爲王首三章一時事是往祭于田而因以省民末一章舉收成之慶而欲神之報乎民四章極有次序首章是始出未祭之時省民之事既言自古有年而又將復有年者以見神之當報也次章是正祭時事既報其前之功又祈其後有年之賜也三章是祭畢之後省民之耘知其終之有年而喜之也末章則以有年之慶歸之於民而欲神之報於民也　一說首章言力農二章言奉祭三章則申力農之意四章則申祭祀之意不必強作一串又一說以祭方社田祖爲主其說終覺牽合又有謂此詩固重有年上亦重勞農上此篇內



所以多歸美農夫之辭蓋言有年見得於神不可不祭而祭神固所以爲農也今細按通詩總是力農奉祭而爲民之意詩柄了然但每章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只隨文說去不必拘其有先後一章言勞農也二章言奉祭也三章言省耘也四章言收成也總是重農一念則斂散省勞祈報慶祝皆此意也所以來大田之答諸家牽纏扯葛俱不必依

詩經詳說卷五十五終

# 詩經詳說卷五十六

牟陽冉覲祖輯撰

## 北山之什

大田多稼稼句稼韻既種既戒戒句戒韻既備乃事事句事韻以我覃耜耜句耜韻俶載南畝畝句畝韻播厥百穀穀句穀韻既庭且碩碩句碩韻曾孫是若若句若韻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

毛傳覃利也　庭直也

鄭箋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



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而事之　俶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　碩大若順也民既熾菑則種其衆穀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孔疏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　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　以下經始說耕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爲相地之宜而擇其種也　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注云鎡錤之屬命民卽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總上事故云是既備矣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乃者緩辭也孟春土長冒橛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曰則此出於農書也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九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土定故稼橛於地與地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橛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乃耕故云而事之　良耜云畟畟載芟云有略與此覃皆連耜言之明爲耜之利意故云覃利也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言用我



之利耜始發事於南畝

按鄭俶爲熾栽爲菑經文本明御說得晦　若謂曾孫順民事亦異

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詩爲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臨川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曰南畝

慶源輔氏曰農夫以百穀庭碩爲順曾孫之欲則上

之意孚於下而下之意順乎上矣

東萊呂氏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以下至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

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田事修飭而苗生盛美也

豐城朱氏曰大田多稼總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既戒言其備於往歲也既備乃事致其力於今歲也以我覃耜利其器也俶載南畝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處己之勤而事上之忠也

說約按稼與戒叶畝與事耜叶穀碩與若叶則首二句爲一截下六句各三句爲一截伭韻轉折無疑也舊解講意俱欲到六句截非是六帖謂通章一韻亦未確　既備乃事虛覃耜俶載正乃事之實也故可作一截此耕之之事播厥三句又一截此播之之事

今歲之冬三句本子由說其實當是言舊歲之冬其今歲之種戒今歲之事　以碩說苗即大學莫知其苗之碩碩字今解大學者多似言穀不言苗亦誤

碩與若叶則大學子之惡苗之碩亦自相叶也古韻無不叶韻者

存旨首句總敘田事以發端平平遞下一氣直趨末句



詩說田大稼多只以見不可不預之意不甚重既種者如擇去稂莠之類既戒者如修耒耜鎡基之類

合訂庭訓直者直則茂曲則生不遂矣如其意曰若衍義此章百穀以上言地利廣而善治田之事下四言生物盛而順在上之心不必拘今歲來歲之說首句只總言田事以發端蓋田大則用稼多稼多則器具廣故本此言之既種是辨其物種使不雜於稂莠也既戒是簡其稼器使其不敝鈍也要知覃耜而耕即以上所戒之具而耕之播厥百穀即以上所擇之種而播之既庭指苗始生言曾孫是若兼穀士女充國用說　庭直不卷曲也碩大不低小也

講君重農以愛民則民亦力農以報君如我公卿一成之田田甚大而收入之稼甚多必有以預之也則相地之所宜而既擇其種飭器之所用而既戒其具凡此皆既備矣乃至其時而事之以我向者所戒之覃耜始事於南畝之中以耕焉又以向者所戒之種盡百穀而播之但見苗生葉以上既皆條直而且茂大用之以順曾孫之欲焉蓋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故須用力致此以順之也

既方既皁 句 皁韻 既堅既好 句 好韻 不稂不莠 句 莠韻 去其螟螣 句 螣韻 及其蟊賊 句 賊韻 無害我田稺 句 稺韻 田祖有神 句 秉畀炎火 句 火韻

皁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稺幼禾也

毛傳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也莠似苗也　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　炎火盛陽也

鄭箋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



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　此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稺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　螟螣之屬盛陽氣嬴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

孔疏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好云衆穀既秀穗上已有孚甲盡生房矣稍復結粒盡成實矣粒又稍成盡堅熟矣並無死傷盡齊好矣不有稂粱之根不有似苗之莠是其五穀大成也所以得然者由其明王能自正己去其食心葉之螟螣及食根節之蟊賊無害我田中之稺禾者由此而皆得大成也明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爲政德當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持於炎火使自消亡　以此章承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皁音爲造訓爲成也文在堅上是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皁也稂童粱釋草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似莠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皁是未堅方文又在皁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謂米外之房者言其孚甲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秠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



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卽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熟矣衆穗皆熟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亦由時氣之和使然　李巡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螣也食禾節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

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螟與螣蟊與
蟊古今字耳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
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
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
不赤螣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
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愼云吏犯法則生
螟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
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
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以特言田穉故云恆害我田
中之穉禾蟲災之盛穉者亦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



言之

按孔疏以上三句五穀大成由於四蟲無害當並言
無先後　炎火爲盛陽其說不明何如實作火說
孔謂四蟲皆蝗非也董氏謂莠稗草亦謬
輯錄董棨之棨說文作節禾粟之穗生而不成者
嚴氏曰閟宮稙穉菽麥傳曰後種曰穉疏曰後種後
熟以其遲晚故幼穉也
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其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
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爲我持此四蟲而
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
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如此
慶源輔氏曰既方既皁既堅既好自禾之秀而言以
至於成實也其察之密矣又必無稂莠以分其土力
無蟲蝗以戕其根株然後害不及其穉禾穉禾猶且
不害則其庭碩者可知矣然稂莠則人力足以除之
蟲蝗則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
之炎火之中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言苗既秀實而願其無損也
疏義去稂莠在人去蟲蝗在神故有望於田祖如此
姚崇事開元四年



說約按集傳皁好與莠叶三句爲一截螣與賊叶二
句爲一截火與穉叶三句又一截亦依韻轉折　纂
序按常講去四蟲又說轉在方皁堅好以前田穉即
禾方皁堅好時也據嚴緝以田穉爲晚禾則方皁堅
好是早禾於四既字更有會兩截兩層較勝
集解按此章首三句言苗生之既盛中三句言害苗
之當除意本一串時講於去四蟲處又說轉方皁堅
好以前既失詩旨上玉又據詩緝以穉爲晚禾遂謂
方皁堅好爲早禾分兩截兩層於義亦未安也凡說
詩全要體會大意圓融活脫若拘攣局促泥滯舊聞

終不出葛藟窠臼矣
衍義三句分上言苗生之既盛下欲以去苗害望之神也既方自孚甲始生而將合者言既皁自孚甲始合而將實堅者言方房也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曰孚曰甲皆粟皮也曰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不莠句不重總上言苗之既盛耳不稂方皁堅好皆在庭碩之後而四蟲之去又在方皁堅好之先過田祖有神句須云吾君向嘗琴瑟擊鼓以御之是其誠意已孚於神明矣故以此爲願亦有冀怙君德意方見頌美之辭　大意重在除苗害上勿以苗生盛苗害除平看
正解四既字二不字俱自苗時而望其成功宜輕輕遞過喚起苗害當除不重生成次第上
按四既字作期其必如此說非已然之辭則與下文無礙可不疑於先後之說矣　稂童粱也童粱言粱之早枯者然浸彼苞稂傳云童粱莠屬又似別爲一物正字通云孔氏正義云鋤禾除非類莠既別是一物稂亦當是一物故郭璞云稂爲莠類許慎陸璣以爲禾之不成者則是亦禾而已何至與莠並稱此辨有理本草綱目狼尾草似茅作穗生澤地子如黍食



之不飢此說可從　不稂不莠亦關耕耘之力時講但云擇種取其回映上文耳
講非但庭碩已也苗長之後又有秀實之事今則盡生房盡成實矣盡堅熟盡齊好矣而又無稂無莠此固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所致之也夫害苗之草分其土力而害苗之蟲又賊其本株又必去其食心之螟與食葉之螣及其食根之蟊與食節之賊使無害我田中之穉禾焉然非人力所能爲也唯田祖有神靈其爲持而畀之炎火之中以無負我曾孫琴瑟擊鼓之祭而可哉



**有渰萋萋**(句)(萋韻)**興雨祁祁**(句)(祁韻)**雨我公田**(句)**遂及我私**(句)(私韻)**彼有不穫穉**(句)(穉韻)**此有不斂穧**(句)(穧韻)**彼有遺秉**(句)**此有滯穗**(句)(穗韻)**伊寡婦之利**(句)(利韻)
興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
毛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　秉把也
鄭箋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

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　百穀既成穜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

孔疏言太平之時有渰然既起萋萋然行者雨之雲也此雲既行乃起其雨澤祁祁然安徐而落不暴疾也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由此民所收刈力皆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穫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取之以自利也　既言有渰卽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渰雲興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渰之下故知雲行貌雲行然後雨落故萋萋之下言興雨也祁祁徐貌謂徐緩而降故箋云不暴疾也　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爲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卽引此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是也彼注言此秉者以對禾秉爲異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



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有對故言此以別之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捃拾者以豐年矜寡捃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安成劉氏曰司馬法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是一畝之田實積百步而方十步一夫之田實積百畝而方十畝爲方一百步以九夫爲一井則方三夫爲方三百步古者以三百步作一里所謂方一里爲一井也

長樂劉氏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秉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逮者皆緣豐稔故也

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蓋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爲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

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疊山謝氏曰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愛君亦無所不用其極農夫望雨如飢渴之望飲食也惟願其田中之洋溢今所願者公田之雨優渥沾足其餘波及我私田也尊君親上之心亦厚矣稺有不穫穧有不斂秉有遺穗有滯此樂歲粒米狼戾之時也農夫何見而乃能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養鰥寡此上好仁而下好義也

慶源輔氏曰既無稂莠之害又無蟲螟之害則其不可無者雨而已故此章又言其望雲與雨先公田而後私田如此則成有年矣鰥寡孤獨聖人雖不欲有此等人然亦不能使其無也但發政施仁則先及之而已雨我公田尊君之義也伊寡婦之利及眾之仁也

定宇陳氏曰此章欲雨公田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忠厚若此其幽風之氣象乎

安成劉氏曰此章復願其雨澤溥及而收成有餘也

通解彼此兼公田私田五句以下俱農夫望雨之辭非已然事注使字當看

說約按此與下章俱在四句截上四句一韻下五句另一韻穧穗緝音剤是也六帖此與下章俱作通章一韻似無據　集傳此見其豐成以下皆餘文

副墨天澤怙君德而降則私田之澤亦君之澤也地利得天澤而盛則寡婦之利亦君之利也

詩記今秦中人場中遺下粒穗不禁拾取謂之天賜畬第許攜囊不許捆載許婦人不許男子猶古之遺風也

衍義四句分上願天澤之溥及下言致地利之有餘此章與上章皆承首章庭碩說來言苗生如此而害不去雨不時不可也雨我二句不可實說作雨自先後看只是農夫先公後私之心猶曰雨公田而私田因得以蒙其餘澤也彼有五句亞在餘上注言與怙君德自有游婆娑起皆是與怙之辭　彼有以下則謂終無且有也彼此只是到處皆有非分公私言也寡婦之利只是利及之廣非苗之有待寡婦云及寡婦正體曾孫穀士女之心而言也

正解雖言天澤重蒙君澤上蓋以其所甘雨也故有

雨

指南若作苗害既除所少者雨則是根莠未去之先雨可少耶

按朱傳冀怙君德本鄭箋語鄭云怙君德蒙其餘惠謂雨公田而及私是依賴君德而然時講或云天怙君德民可言怙天如何怙耶　蒙其餘惠自當以私田之雨言而下文不過因雨推及也　穉禾之低小穉偶不及非故置之也今人刈麥有刈所不及者可見也穧秉之分穧俗言鋪也未束而在地者秉把也已束之者穗則其零碎之穗也穧秉又何肯置只是極言豐收而槩載有餘之意或因寡婦來拾而贈之亦人情也



講去害固望諸神而降澤又待於天天其有渰然之雲萋萋而盛而雨之興也祁祁而徐於以雨我之公田爲曾孫之祿遂以及我之私農夫亦以蒙其惠乎於以使收成豐稔彼處有不穫刈之幼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彼處有遺秉之禾把此處有滯滯之禾穗凡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者而寡婦倘得享其餘利焉豈非吾人所厚賴也哉

**曾孫來止**句止韻**以其婦子**句子韻**饁彼南畝**句**田畯至喜**句喜韻**來方禋祀**句祀韻**以其騂黑**句**與其黍稷**句稷韻**以享以祀**句祀韻**以介景福**句福韻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

毛傳騂牛也黑羊豕也

鄭箋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孔疏此以田事爲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即祭祀故云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對出觀爲文也此出觀之祭則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祈後年也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地官牧人



文也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非四方之神而引以解此者以毛分騂黑爲三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

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君上之心一爲耘耔之時一爲收斂之時也首四句輕重下段是即收成以起賽禱而願其獲福也禋祀四方之神者蓋以收成之富固田祖去蟲之力上天與雨之功亦四方之神禦災捍患之助故祀之賽者報豐年也禱祈景福也以介景福雖是農夫欲曾孫受福亦須承享祀而神錫之福說　來方禋祀言來禋祀四方此倒句法也來止之來親循畎畝以觀稼穡來方之來則又以歲成而禋祀四方以報成功也來方五句只重福不重祭此是收成報賽之祭與上祈雨之祭



不同　首句是農夫相告之辭下皆是詩人之言

講夫收成遂則賽禱行吾民將何以報曾孫乎方曾孫之省斂也農夫喜相謂曰我曾孫來矣於是各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其趨穫事也且曾孫省斂而來又即於四方之神而禋祀之以其騂與黑之犧牲與其黍稷之粢盛以享以祀而報其成物之功而神之格之於以介曾孫以大福而公卿之貴田祿之富其永膺之無窮豈非吾人所深願也哉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禋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嘗爲禋祀故亦以禋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東萊呂氏曰南方用騂北方用黑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爲韻句是也　按呂有來南方來北方之說非也來只一處而方之牲色不同

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



見其餘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爲農夫之辭彼以此爲農夫相告言曾孫之來省斂與上篇章旨不同也　卒章言其收穫之後而報祀獲福也

逼解來方來字若曰曾孫之來非但省斂而已又行賽禱之禮如此方見注中一又字

說約按曾孫來止農夫之言也以其婦子農夫之與也最要得注中於是與其字分明

衍義四句分上是因君省斂而協其力下是因君賽禱而致其祝疏義云首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卽爲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爲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朱子曰楚茨以下四篇卽豳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斷無可疑

慶源輔氏曰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爲體也下之欲報其上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爲心也上下之情相類以爲一則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德亦厚也

三山李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其始皆言黍稷次言祭祀乃以福祿終之

張氏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至美極治之時也而其本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耕耘之時而後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用事備則衣食足衣食足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壽考安樂之盛此詩人探其本而要其終言之序如此



小序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鄭箋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

朱子曰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按此詩無刺意詩中本不重寡婦之利不過帶言之耳何得摘出此句以見幽王之不然

正解此詩乃詩人爲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首章言耕勤種時以順曾孫之欲然曾孫之欲順矣所憂者蟲耳故二章以除蟲望諸神蟲除矣所憂者雨耳故三章以降雨望諸天蟲既除雨既降則收成可必矣故末章言省斂賽禱之事通重歸美公卿上段與前篇相關方見答前之意因其以御田祖也是以有秉畀炎火之願因其以祈甘雨也是以有雨我公田之願因其以穀士女也是以有寡婦之利因其報以介福也是以有介爾景福之報盛時君民一體者如此

通詩以曾孫是若爲主大意言曾孫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不過既種既戒俶載南畝使至庭碩所可以若曾孫者止此耳不能使蟲之必去也澤之必及時也今以蟲則去以澤則周此曾孫平日事神得

天有以致之遂言曾孫報賽之事以祈景福意　小
序大田刺幽王也言鰥寡不能自存此以因寡婦之
利說未可爲據而朱子謂農夫頌美其上亦從雨我
公田來第農夫頌上不宜稱曾孫稱曾孫者必祭祀
之辭
按正解謂稱曾孫必祭祀之辭此說非也詩人代爲
農夫之言本是頌美非爲祭祀而設曾孫者不指定
何人而通稱之辭於義無妨前數章言曾孫不一豈
皆爲祭祀告神乎何獨疑於此篇　究竟是詩人之
稱非農人語想當時自有此體



**瞻彼洛矣**句**維水泱泱**句泱韻**君子至止**句**福祿如茨**句茨韻
**韎韐有奭**句**以作六師**句師韻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
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爲之
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
軍也天子六軍
毛傳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廣貌　韎韐者茅蒐
染韋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天子六軍
鄭箋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漑以時其澤浸潤以成
嘉穀　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　韎韐者茅蒐染

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
弁服紂衣纁裳也
孔疏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正西曰雍州其浸渭
洛是洛爲宗周之浸水也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
云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
矣　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茨故云如屋蓋以喻
多也　韎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
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
以代韠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
謂之纁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縓也定本云一



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韠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
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
謂之韎韐士言韎韐亦猶大夫以上之言韍也　天
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
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　傳言韎韐茅蒐
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
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縕
韍而幽衎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
名蒨爲韎韐又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韎韐
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爲

韎韐故云韎韐韎韐聲也又解韎韐之意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禮合韋爲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禮陳服於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是韎韐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純衣絲衣朝服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純衣耳

按毛以洛爲宗周之水孔疏以漆沮當之誤　鄭謂



君子來受命者又以韎韐爲諸侯世子之服皆杜撰

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家爲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

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問洛水或云兩處朱子曰此只就洛邑言之

六帖前二句獨剏起例見東山或不能詳　福祿亦就講武上見作字重在天子親御戎服上有以身率之而張皇震疊以奮揚之意

說約按安成劉氏曰天子六鄉六遂當十二軍而止六軍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卒　王城之外爲六鄉六鄉之外爲六遂東西南北四面各十二層鄉爲六層遂爲六層也大國三鄉三遂當三軍次國二鄉二遂當二軍小國一鄉一遂當一軍　春秋左傳云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邦國　古義云洛發源讙舉經由熊耳及過河南縣南又過雒陽縣南則周公所營雒邑在焉周書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於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錢天



錫云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爲易

存旨洛水二句勿忽過蓋言朝會之所據天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

副墨看一作字便有萬年之精神

衍義此章美其厚集乎福而猶大振其威也福祿就朝會見之蓋朝會便見人心大順人心大順知天命由凝故福祿之厚如茨也韐韠也蔽膝之衣稱乎冕者也注引周官韋弁云者乃證韋爲兵服之意耳作弁看則非矣六師無事則屬於大司徒有事則屬於

大司馬本教之有素而必作之者恐其狃於治安而
振起其果毅之氣也作字如訓練行伍戰陳之法肄
習坐作進退之方皆講武中事也　先言洛水者見
左瀍右澗居天下之中誠一人駐蹕朝會之地也至
止至自鎬京也以作六師作字重周道尙文國家之
大勢已見積弱而時方泰盛久安之人心不無易玩
故天子親御戎服身自振厲之直欲潛消天下不軌
之心陰鼓天下委靡之氣以字緊根蘇韐何說來若
只訓練閑習則自有大司馬之法在無煩主上之張
皇矣荆川云至止就是講武福祿就講武上見下二



句正言講武之事以發福祿如茨之意
指南四句分至止且就會同說未說到講武上
講國家以久安爲慶王者以防患爲先瞻彼洛矣維
水泱泱然而深廣此天下之中也我君子至止於此
以一人而朝羣后人心不改天命用凝福祿之積不
如茨乎乃安不忘危文濟以武釋袞冕而御韎韐之
服奭然鮮明於以振作六師之氣焉
瞻彼洛矣句維水泱泱句泱韻君子至止句鞞琫有珌句珌韻
君子萬年句保其家室句室韻
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

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者天子玉
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
琫而珕珌
孔疏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謂刀鞞是也以
公劉云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
琫有珌卽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
名爲琫珌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
以彼無珌文因琫爲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
鞞下飾也傳因琫珌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
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珌異物大夫士則同言尊卑



之差也天子玉琫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
飾曰以蜃者謂之珧郭璞曰珧似琫說文云珧蜃甲
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
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
別名及其美者也鏐卽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珕蜃而
不別於蜃故大子用蜃士用珕也定本及集本皆以
諸侯珌璆字從玉又以大夫鏐珌恐非也
釋文鞞字或作琕補頂反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
韛必孔反佩刀鞘上飾珌字又作琿賓一反佩刀下
飾珧音遙以蜃者謂之珧璗徒黨反字又作瑒音同

爾雅云黃金謂之璗璆音虯又巨繆反又舊周反玉也沈舉彪反又與彪反又張嚕反鐐音遼爾雅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徐何盧到反又力弔反本又作璙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力召反鏐力幽反又力幼反沈又力虯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珕力計反說文云蜃屬斷丁亂反

說約按顧伯欽文韠之上乃刃所出入之處也其飾未備則無以爲捧束之資而今有美玉以爲之章韠之下乃刃所底止之處也其飾未周則恐其有毀裂之患而今有蜃甲以爲之固頤核



衍義此章美其昭大武而保大業也君子萬年正終講武上來家室指天下言須說得氣象大天子以天下爲家室也

正解君子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實理不作祝願萬年句連下只當一永字看亦不作壽

講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我君子至止於此不但韎韐有奭已也而且佩容刀之鞞有琫以飾鞞上有珌以飾鞞下焉武烈振揚萬國翼戴猗歟君子豈不於萬斯年永保其室家而與洛水同休也乎

瞻彼洛矣句維水泱泱句泱韻君子至止句福祿既同句同韻

君子萬年句保其家邦句邦韻

賦也同猶聚也

疏義上章申韎韐有奭之意而致其祝此章申福祿如茨之意而致其祝

說約按子常云室字從韠字體出邦字卽同字讀出

纂序按疏義說則詩講於三章補福祿此章補講武眞不必也　至洛實因朝會而講武而詩人則於講武美之

存旨如茨言其積而加厚只就萬國朝宗說既同則天人會合皇靈振疊罔敢攜貳矣



衍義此章美其萃大慶而保大業也福祿蓋以一人而繫天下之心是以一身而萃天下之福也故曰福祿既同　講邦家須與室家有別

正解圖安於未危則危可以不作故萬年保其長治其在今日則一時之治安其在他日則萬世之治安一時治安是一時之福祿萬世治安卽萬世之福祿俱就講武上見若狃於治平錯兵不用一旦有急衞士不能援甲太平其能久乎

按家室家邦只換韻耳無可分講家室云天子以天下爲家則家邦豈出於其外或以邦字照皇都說亦

未確

講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我君子至止於此不但福祿如茨已也而且天人順合福祿之聚則既同焉猗歟君子其於萬斯年永保其家邦而常主洛水之會乎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朱子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

定宇陳氏曰講武事而不忘武備乃所以久福祿而保國家之道也知此則後世之廢武備而不戒不虞



如脅武者其不能久安長治宜也

小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朱子曰此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按此詩全無爵命諸侯之意是生造之說

正解此詩因會諸侯而講武也蓋洛水之至本爲朝會而詩意則重講武一邊文勢雖三平遲以首章爲主須重以作六師一句惟六師既作叵測潛消此萬年之家室邦家所以保也而君子之福祿爲益固矣

二章有講武而無福祿三章有福祿而無講武意各互見須於缺處補之　言講武而各先言洛水之勢者以見所建朝會之所據天下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通章俱諸侯贊美之辭勿作祝願說　舊說云會同因講武而舉不知周公營洛邑爲朝會諸侯之所非爲講武設也不可依

**裳裳者華**句 **其葉湑兮**句湑韻 **我覯之子**句 **我心寫兮**句寫韻

**我心寫兮**句寫韻 **是以有譽處兮**句兮韻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曰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



毛傳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

鄭箋覯見也之子是子也

孔疏以華狀顯見故言猶堂堂也此葉與臣德盛故湑爲盛貌有杕之杜刺不親宗族故傳以湑爲枝葉不相比也

按鄭以君子爲古之明王不知古之明王何以見而得譽處

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

興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慶源輔氏曰爲諸侯而使天子見之悅樂如此是以有譽處矣先生正以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相似故如其爲天子美諸侯之詩以答瞻彼洛矣也

逼解我覯之子要說得與上篇相關

說約按華葉則葉盛臣覯則君悅與意大段如是也

疏義云注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此釋重言寫兮一句也是　聚岡云譽處平說俱已然　四章俱四句截下二句另轉

合訂我覯四句與蓼蕭微不同蓼蕭承燕飲言此承



上會同講武言一見輒心寫則所以感動人者必有在矣此便含下威儀才德在內　是以二字緊根心寫來

衍義四句分上與來朝而得君之心下言因有以成其休也總重君美臣上與至四句止疏義云此以可喜之物爲喜見諸侯之興也夫一見之閒能使人悅樂如此必其有以感動人也可美處具在此處見之

譽者得君之名處者永保祿位也

正解一說洛邑一朝而得覯之子則制治保邦之長策有以慰求治之心故傾倒肺腑而無復留恨也

指南紀緒云言裳裳積厚之華其葉則湑然而潤澤矣華葉相承而光顯也我得見是君子則我心輸寫而悅樂矣君臣相得而益彰也此說與意亦覺灑然

按此只是以華葉之可喜興君子之可悅似不必分貼君臣　心寫是悅其有譽處非謂後有譽處

講國莫盛於人文人莫美於才德彼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盛矣況之子我心之所願見者也今我覯之子於洛水之上也則我心傾寫而無留恨矣夫君臣相得自古爲難我心寫兮是以君子有獲上之令譽與祿位之安處兮不亦深可美哉



**裳裳者華**句**芸其黃矣**句黃韻**我覯之子**句**維其有章矣**句章韻**維其有章矣**句章韻**是以有慶矣**句慶韻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毛傳芸黃盛也

孔疏芸是黃盛之狀故箋云華芸然而黃也此華亦以黃爲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苕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

慶源輔氏曰文章則德之弸中而彪外者德之彰著如此則固宜其有福慶也

疏義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燦然之意故以爲興

說約按集傳芸黃盛也本毛傳舊皆以芸黃爲讀盛也爲句然據孔疏芸是黃盛之狀子由亦云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則毛正釋芸不釋芸黃當芸爲讀黃盛也句耳　纂序按疏義又云文章者德之見於容貌者也貼我覯確當甚時文黼黻皇猷輝煌治道等語腐漫可厭亟芟正之

衍義此章興亦至四句止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燦然之意故以爲興文章只泛以朝會時威儀文辭而言蓋雖講戰伐之事猶有搢紳之度也有慶不過享有爵位而已如車服以庸錫馬蕃庶皆是但本𡕒處



說者覺壅合雜有章斯有慶見非出於倖致之意

指南文章只是朝會時發於言辭暢於四體者葢承既見說來不過就一時可見者言之何說兼發於事業言似不妥

講裳裳然者其華盛則其色之黃也芸然其盛矣況我覯之子於洛水之上但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於儀則煥乎其有文章矣維其煥乎而有文章矣是以上得於君獲福必然而有休慶之集矣夫豈倖致也哉

裳裳者華句或黃或白句白韻我覯之子句乘其四駱句駱韻

乘其四駱句駱韻六轡沃若句若韻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鄭箋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

疏義此反其意以爲興也　集解按或黃或白蓋以華色之盛備興馬色之齊一也疏義謂以不齊反興齊者非是今多從反興說

通解此威儀猶言儀衛

衍義此章興至末疏義云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此反意以爲興要形容其儀衛之盛莫非忠敬所形故爲可美　即馬之齊可想見不忒之儀轡之柔可想見匪傲之度是馬與轡亦若載其彬彬之雅以出之所以可美也　車馬威儀不平只就車馬上見



指南先輩云四馬六轡常飾耳惟四馬皆駱六轡沃若而升車御轡之閑操縱有節疾徐有度此方是威儀此說最妙

講裳裳者華則或黃或白而其色之不齊矣況我覯之子但見其所乘者則四馬皆駱而極其色之齊矣夫乘其四駱驂服皆舉而內外六轡皆沃若然和調焉亦何威儀之盛而侯度之謹耶

左之左之句左韻君子宜之句宜韻右之右之句右韻君子有之句有韻維其有之句有韻是以似之句似韻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按毛謂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覺鑿

鄭謂君子斥其先人與前君子作明王看大異只是臆意亂說

疏義以右之則無不有之有是有之於外

說約按六帖左宜右有有似只作一韻不知何據



竊序按集傳句句改叶頗多事若左讀如字牛何反以叶宜右有俱讀如字以似叶之亦可

集解按唐荆川曰上四句以設施言蓋舉其才德之形於外者下二句以蘊蓄言乃推其才德之藏於中者然則時講以有之爲德備似之爲才全者謬戾已甚又馮省庵程墨云惟其有心之宜而後有左之宜惟其有心之有而後有右之有體認最細晁湖亦擊賞此句

衍義四句分上言其有以周於用下言其所以周於用首四句內且勿入才德未浩提起在上亦倒解法

也左之右之見非一處之適宜者紛紜交錯而皆以其德大小常變而各適其時也有者百爲庶務而出之無窮千變萬化而應之不竭也總是言其設施於外而時措之妙如此維其有之有字以才德之在內者言所謂有是大抱負有是大蘊蓄者也似之云者即上左之四句皆似其所蘊也　上有字在外之有下有字在內之有　左宜右有不必專就講武言而講武亦在其中

指南或云首四句且勿露才德忒拘

按才德見於外而蘊於內逈節用才德無妨



講不特此也人之才德不全則多局於器今左之左之君子處之各得其當而咸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措之不窮而咸有之然豈襲取也哉因其所設施而推其所蘊蓄維其內之有之而體無不具是以外之似之而用無不周左之宜右之有人見其然而孰知其所以然者哉我於洛水之上而實見其可美也已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小序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鄭箋古者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

朱子曰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按詩皆美辭何得說太不堪

正解前詩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詩天子美諸侯以文德須以首章心寫爲主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乎人者此御旁得下文文章威儀才德在內下三章正發心寫與處之故蓋朝廷福祉常懸之以待文章威儀才德之士而之子備之故我心之寫於文章威儀才德閒可必焉耳各章俱要點出洛水朝會方有闗合　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宜其有譽處也二章美其文章之美宜其有福慶也三章美



其威儀之盛也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只須平平說去　舊程因興賦二字遂作三章分上是與其來朝之可美下是表其才德之兼全亦可依　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以及其不可見也畢竟要提起前章盤盤發美歸到才德上纔見天子之心寫有自

指南天下之英華其精伐於才德而其粗及於文彩威儀故國家往往重實用而輕虛文末章前皆誇張文彩威儀可謂甚侈而歸結於才全德備王者所重實在末章併氣勅戒之意

按此詩答瞻洛舊無此說朱子看出此意講家拈定朝會說尚不差或犯饒講武則太泥矣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詩經詳說卷五十六終

# 詩經詳說卷五十七

牟陽冉覲祖輯撰

##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句）有鶯其羽（句）（羽韻）君子樂胥（句）受天之祜（句）（祜韻）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辭祜福也

毛傳鶯然有文章

鄭箋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



按胥毛訓皆謂皆樂也鄭訓胥有才知之名語氣皆不合故朱子以爲語辭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四章雖皆頌禱之辭然亦寓期望戒勵之意

安成劉氏曰此章及三四章末句皆所謂頌禱之辭也

說約按鶯亦烏也而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此亦實字爲虛字耳祜大全侯古反集傳鶯鶯然有文章也

他本或無上一鶯字

詩說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而有文人臣受燕則上下相與而獲福此興意也

增訂樂胥猶言豈弟也從燕飲時看出卽末章匪敖之意受祜重在君子有以受之不重在天之降福於君子

衍義與意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樂胥故受福樂胥還是因其在燕而以可樂稱之蓋指其豈弟樂易之可見者言而在中之和順亦因是以洩矣祜字宜廣說就諸侯身上發揮重一受字惟可樂則凝



承有本而祜之受也非倖矣

指南樂胥作燕飲相樂之情說者於下得天得人意全不相關一說君子樂胥與樂只君子一般只是呼過之辭此又似看太輕了愚意以下文不戢不難彼交匪敖參看還就易簡可樂之德言爲妥亦勿明露在燕字末節方就在燕言也

講天與人相感德與福相成此自然之理也彼交交之桑扈其飛也則有鶯然其羽而文章外見矣孔我在燕之君子和易可樂則休吉集焉豈不有以受天之祜而享純嘏之錫乎

交交桑扈句有鶯其領句領韻君子樂胥句萬邦之屏句屏韻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爲小國之藩衞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毛傳領頸也　屏蔽也

鄭箋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爲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畔

孔疏萬邦是中國之辭與中國爲屏蔽明捍四夷可知也故云蠻夷率服不敢內侵外畔是蔽捍也

按鄭以君子爲王者非是

大全禮記王制千里之外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臨川王氏曰屏之爲物禦外以蔽內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欲有作爲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彩四張鶯可愛也

古義屏小牆當門者爾雅屏謂之樹是也

副墨萬邦之屏亦重在有德以屏萬邦是已然事

集解按領有領袖意與屏字相照萬邦單自小國言

衍義屏如扶弱抑强治亂持危言其能爲小國之藩衞遮蔽使無外侮之患也玩注能爲二字還是未然事故願其能如此蓋以一身而爲小國之藩衞亦其



功之可願也乃頌禱之意　領有領袖意於屏字極爲關合百鳥從之飛萬邦從之帥與義之顯切者也

方山云之屏是諸侯見成事皆任方伯連帥之職而文武惟其所用征伐惟其所事有以藩衞乎萬邦故美之此說亦可

講彼交交之桑扈則有鶯然其領矣況我君子之可樂也以一身而捍衞小國豈不爲萬邦之屏所賴之禦外以蔽內乎

之屏之翰句翰韻百辟爲憲句憲韻不戢不難句難韻受福不那句那韻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難愼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愼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

毛傳翰幹憲法也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

鄭箋辟君也

孔疏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榦者皆以築牆爲喻榦是牆之主

按鄭以此章屬王者說不合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不獨爲萬邦之屛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爲爲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歛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愼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哉百辟爲憲有期之之意不戢不難有戒之之意

臨川王氏曰戢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然則受福豈不多也

安成劉氏曰菀柳云不尙文王云不顯不時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寧不康淸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並倣此義



說約按之屛之翰承上文與假樂之綱之紀一例不可忘了萬邦二字爲法又非法其屛翰只在屛翰之中之事耳翰榦也榦字從木不從干孔疏釋詁云楨榦也然則言楨榦者皆以築牆爲喩榦是牆之主是也但據字築楨榦築牆版也兩頭爲楨兩邊爲榦則義又小辨

集解按百辟爲憲亦重我足以爲法于百辟上戢難皆以心言

衍義百辟卽是所統之諸侯在屛翰之中者憲不必云法其屛翰泛就修己治人附衆威敵各有其道說然亦不外屛翰中事也受福總來不外得天得人意勿作君恩講　王者旣借屛翰之力安定國家少有大度鮮不欲保愛其功名共成盛事然不知學問一味恃寵矜權亦覺難耐果能謹守禮法謙抑小心雖猜主無所嫌疑也詩以戢難爲受福之本眞是全終持滿之道若漢之博陸唐之汾陽俱業在社稷名齊天壤而一則覆貽宗祀一則身名俱全豈非敬肆殊施誠僞異致哉是可鑒矣



正解屛翰二字有別屛者捍衛之使無侵削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　戢是收斂而不敢恣難是畏懼而不敢驕總見其功愈大心愈小有是謙德以居功將見鳴謙貞吉而上不見疑下不見忌休徵之集自有多益矣

講且君子之在國也有以捍衛之而爲萬邦之屛又有以植立之而爲萬邦之翰凡此萬邦之諸侯爲百辟者每事皆以之爲法焉有功如此而不伐其功豈不戢而無放逸豈不難而無慢易乎然則其受福也豈不多而駢臻也乎蓋惟德致福如此

**兕觥其觩**句觩韻**旨酒思柔**句柔韻**彼交匪敖**句**萬福來求**句求韻

賦也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辭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矣

鄭箋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幠敖自淫恣也　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



按鄭以兕觥爲罰爵徒陳設不用非詩旨

慶源輔氏曰彼交匪敖亦有戒意

副墨匪敖者謙德也有此匪敖之心故在燕則情通而終不肆在國則功大而終不驕

詩記王氏曰丹朱與象只是一敖便結果了一生故敖爲凶德凶去則吉自來矣萬福之求固實理也

疏義此與上章亦頌禱之辭然必戢難而後受福多必不敖而後萬福求蓋亦寓戒敕之意

衍義首二句不是空空說個爵與酒有君臣交歡分無所拘意彼交就燕時說匪敖重在心上看總形其戢難之心也君臣之間名分截然爲臣子者曷嘗有欺傲其君之想或謂功高者必矜寵大者必侈或微有恣肆之形偶露於樽俎間耳今羣臣燕飲一秉謙敬屏翰之託世世于茲豈不是萬福來求上章末句自我受者言此自福就我言猶云富貴逼人耳

指南兕觥二字就燕言旨酒思柔則其情通矣情通者易以肆而能交際不敖故萬福來求矣來求者須見不求而自至之意

按柔和也酒之旨者以柔和爲尙交卽在飲酒時說講試卽今日之燕飲言之兕觥則觩然而曲旨酒則



柔然而利觥與酒美如此慈惡至矣然彼之上交也則恭謹自居非有敖慢之意彼雖無求於福而萬福豈不來求之乎蓋惟德致福而君子之所以可美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定宇陳氏曰卽雒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參之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小序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朱子曰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按詩本言有禮文而序反之以云刺於經相背

正解通詩四章平看只是箇頌禱意一章言其德之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之足以統人三章就平日在國言其德之盛而獲福四章就今日在朝言其禮之恭而獲福須以彼交匪敖句作主匪敖之念正是他一段和易可愛處只不戢不難以此居功卽以此受福故曰樂胥而戢難卽匪敖之在平日者也　荆川云首是祝以福次是祝以功卽所以受福也然不可矜能怙寵故後二章皆以敬爲受福之本此說意甚聯屬

衍義注言頌者頌其德也禱者禱其福也通章福字



就天說若作君恩則不見頌禱矣

**鴛鴦于飛**句**畢之羅之**句羅韻**君子萬年**句**福祿宜之**句宜韻

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网長柄者也羅网也君子指天子也

毛傳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

鄭箋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　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

孔疏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云网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爲文其實亦可取鳥故此鴛鴦言畢之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

按毛鄭謂取之以時孔疏謂小者未能飛待其飛而取之爲以時其說鑿

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辭也

安成劉氏曰四章皆爲頌禱之辭

通解此章以之字相呼爲興萬年者多歷年所享有



福祿非祝其壽也

說約月令羅網畢翳爲四種物翳射者用以自隱也

集解福祿至天子已極所不可必者惟長久耳故以萬年祝之歷年之長卜世之遠俱在其中

衍義此章興意疏義云鴛鴦于飛則旣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則旣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不一而足之意宜字猶相宜適當之謂譬如此物與彼物相宜適當則兩乃成相聚若不相宜不適當則判然散矣福祿宜之者宜之順適安享意如諺云該享此福一般講帝王一身福祿其所本有而吾人之願則無盡彼

鴛鴦之于飛也則旣畢掩之又羅取之不一而足矣
況我君子於萬斯年福旣宜之祿又宜之又豈一而
足者乎蓋福澤不輕降此之於君子其必然並得者
也

**鴛鴦在梁**句**戢其左翼**句翼韻**君子萬年**句**宜其遐福**句福韻

興也石絕水爲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
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
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毛傳言休息也

鄭箋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



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遐遠也遠猶久也

通解上章言其福祿並得此章言其自然必得蓋左
翼之戢自然而戢也君子宜得遐福似之

存旨兩宜字微不同上章福祿宜君子此章君子宜
遐福

集解按此章固以自然必得爲興然戢其左翼亦有
相依鞏固之勢語意又與遐福隱照也

衍義此章以鴛鴦得所依與君子宜遐福鴛鴦飛則
相隨居則相偶故曰匹鳥遐福遐字訓遠久二義遠
是周徧廣闊有可大意久是深長悠久有可久意兩
字要分別上宜字是自福祿就我言此宜字是自我
享福祿言

正解君子之享遐福亦有相維不相舍之意　注云
戢左翼以相依於內者棲宿之得所也舒右翼以防
患於外者恐懼之常存也作文只單講戢其左翼句
不可添出舒其右翼句來蓋左翼之戢自然而戢也
君子之得遐福似之故以爲興也

講彼鴛鴦之在梁也則戢其左翼以並棲此其自然
而戢也況我君子於萬斯年不福祿之並得乎蓋盛



德永享此之爲福澤其自然坐受者也

**乘馬在廄**句**摧之秣之**句秣韻**君子萬年**句**福祿艾之**句艾韻

興也摧莝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
身也亦通

毛傳摧莝也秣粟也

鄭箋摧今莝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
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
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恆日則減焉此之謂
有節也

按鄭謂不常予穀爲愛國用此意添設　艾只用養

意

乘馬在廄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釋文曰摧莝芻也秣穀飼馬也

說約按如疏義說亦是以兩項與兩項也秣艾古義隊韻

正解乘馬乃人之所養君子亦天之所養故以爲興斯芻曰摧飼粟曰秣艾者受萬方之貢獻乎天下之奉養所謂富有四海玉食萬方是也

講不但此也彼乘馬在廄則芻摧之粟秣之矣況我君子萬年豈不福艾之祿艾之而有以全乎天下之



養乎

**乘馬在廄**何**秣之摧之**何摧韻**君子萬年**何**福祿綏之**何綏韻

興也綏安也

增訂按此與上章不過從宜字發出艾綏二意以反覆頌禱之無甚異義但綏比艾又較深耳

正解乘馬乃人之安者君子亦天之所安故以爲興綏者不止貴爲天子須說到治安上言安全保定坐享萬邦之朝宗所謂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是也

艾綏俱作虛活字看是福祿來養君子安君子也如云一身之間皆安富尊榮之福爲之培植保定也合

艾綏二字只當作一宜字看

講彼乘馬在廄則穀秣之芻摧之矣況我君子萬年豈不福綏之祿綏之而有以享天下之安乎凡此因君子之固然而吾人之所深願也已

鴛鴦四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故尤更明易上之禱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則亦無此意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小序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



有節焉

朱子曰此序穿鑿尤爲無理

按有道有節俱是旁意

正解通詩四章一意總是願其久享乎天休也通章重萬年上萬年是永久意不作壽說福祿人君之所固有者是已然的萬年是未然的不宜以福祿壽考平看首二章取鴛鴦相依不舍似有當乎福祿纏綿之意末二章取興乘馬行地無疆似有當乎福祿安貞之意　桑扈以君禱臣故頌禱之餘致戒救此以臣祝君惟反覆頌禱不敢擬議其德反覆而不已者

愛之深不敢擬議其德以爲報稱者敬之至

有頍者頓弁句實維伊何句何韻爾酒既旨句爾殽既嘉句嘉韻豈伊異人句兄弟匪他句他韻蔦頓與女蘿句施于松栢句栢韻未見君子句憂心奕奕句奕韻既見君子句庶幾說懌句懌韻

賦而興又比也頍弁貌或曰擧首貌弁皮弁嘉旨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兎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

毛傳頍弁貌弁皮弁也　蔦寄生也女蘿兎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　奕奕然無所薄也

鄭箋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　旨嘉皆美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爲也　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　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亡也

孔疏以頍文連弁故爲弁貌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



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卽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釋詁云寔是也實寔義同故實亦爲是也言是維伊何問其所用之辭則此皮弁爲燕之服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玉藻文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

蔦釋草無文寄生者毛以時事言之耳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　奕奕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

按鄭謂刺王弗爲與經文背經是行燕飮之事從何處見得弗爲又以未見君子君子指王上下口氣尤不順

大全本草曰一名寓木凡桑榆樹櫟柳楊楓等樹上皆有之此物自感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

釋文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

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

增訂天子燕同姓本服皮弁此詩所指則與燕者以
皮弁固上下通服也
合訂兄弟匪他句正是點醒此燕見親親宜篤之意
集解按賦比興皆是後人看出作者初不自定名目
如此詩於兄弟匪他下忽接蔦蘿二句雖以喻其相
親實借物作感慨語也最忌補綴比意即章首賦意
興意亦說詩如此行文時默會之可耳一展轉牽纏
便非
衍義六句分上是賦其事以興燕惟至親下喻其所
依而欲其相親也有頍者弁本言與燕者其弁頍然



耳賦體也而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二句辭氣自相
呼應則興矣蔦蘿與松栢均為地產而有相附之勢
亦猶兄弟與己均為一氣所生而有相依之情故以
為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有患難安危死生苦樂無
適而不相須之意未見君子四句詩人親親之情全
在此上見得重既見上既見就燕說注憂心無所薄
薄猶附也悅懌者得敘天倫之樂旨酒嘉殽可相與
飲之食之而親親之情以篤也要打轉奕奕看
正解匪他一語大有感慨言非疏遠無瓜葛者也而
酒殽之設所燕惟兄弟正見禮意殷勤而女蘿二句

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
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
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比今詳章首六句
曰弁曰酒曰殽曰兄弟皆是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
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
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比疑此章當為賦而興又
比及考輔氏童子問本正作賦而興又比今從之
慶源輔氏曰首言與燕者其弁頍然只是賦體又貼
一句實維伊何則以興起下二句豈伊異人兄弟匪



他也此則興體至於蔦蘿則為比也
疏義皮冠上下通服與燕之人皆可服也　詩柄兄
弟之下添親戚二字蓋本於末章兄弟甥舅而言
說約按徐子先曰各章賦意興意作文宜知其意不
必展轉牽纏陸羽明曰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是雙
喝起在此燕者為兄弟特伊何豈伊聲相應似興體
耳不必泥俱妙　沈無回曰首二章各六句賦其事
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見重既
見上庶幾者喜幸之辭　似注依附貼蔦纏綿貼蘿
不然以寓木為纏綿卻難說

又比兄弟之親原不比他人所以今日之燕兄弟者匪他耳

指南蔦蘿二句說者亦微不同按本章蔦一名寓木此物自感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則謂蔦蘿松栢一本而生者非也惟紀緒謂蔦蘿附松栢以生猶兄弟親戚附天子以爲親非惟情相固結而其勢亦有與國同休戚者故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兄弟親戚欲其無相遠也說得人心灑然

按實維伊何是喚起燕者何人下便接豈伊異人甚明而以爾酒二句夾在中間帶出燕意文法便覺錯



綜蔦與女蘿緊貼上兄弟說下不分誰爲蔦蘿誰爲松栢但言其纏綿依附以見其相親耳下當直接見君子而悅懌而又以未見作襯墊語此詩甚覺有開闔變化之妙

講頍弁燕於親親禮尤重於燕飮今日者有頍然者戴弁於一堂實維伊何人乎以爾酒則既和旨爾殽則既嘉美與是燕者豈伊異人乎乃兄弟甥舅親諸然天性而匪他之可比也今夫蔦與女蘿施於松栢其固結而不可解物理之相須有如此矣是以向也未見君子之時其憂念之心奕奕然無所定今也既見

君子怡情樽俎之間庶幾我心爲之悅懌矣燕其容以不設哉

**有頍者弁**句 **實維何期**句期韻 **爾酒既旨**句 **爾殽既時**句時韻 **豈伊異人**句 **兄弟具來**句來韻 **蔦與女蘿**句 **施于松上**句上韻 **未見君子**句 **憂心怲怲**句怲韻 **既見君子**句 **庶幾有臧**句臧韻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毛傳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　時善也　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慶源輔氏曰以時爲善何也蓋物得其時則善矣與



維其時矣之時同

說約按集傳來與期時叶怲臧與上叶古義期時來灰韻上怲臧漾韻

詩記爾殽既時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

正解上章伊何是問何人斯故下應以兄弟匪他此章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具來怲怲盛滿不寬舒意臧對怲怲看形相隔而情相違有無限猜忌嫌疑何等不臧此憂之所以盛滿今歡然聚天倫之樂則臧矣

指南分截同上何期即夜如何其之其亦上既見俱

就同飲說庶幾者喜幸之辭上言悅懌者與憂對此曰有臧者蓋天倫之樂旣敘天下之事莫有善於此者也

講有頍者弁實維何人乎以爾酒則旣旨爾殽則旣時與是燕者豈伊異人乎乃兄弟之具來而天倫翕然也彼蔦與女蘿施於松上緜緜依附而不可解也有如此矣是以向也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其盛滿今也旣見君子旨時共慶此心庶幾其臧燕其容已哉

**有頍者弁**句**實維在首**句首韻**爾酒旣旨**句**爾殽旣阜**句阜韻**豈伊異人**句**兄弟甥舅**句舅韻**如彼雨雪**句**先集維霰**句霰韻**死喪無日**句**無幾相見**句見韻**樂酒今夕**句**君子維宴**句宴韻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毛傳霰暴雪也

鄭箋阜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　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孔疏先集者謂雪集聚也解雪當能下而言集意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溫暖雪自上下逢遇溫氣消釋集聚而摶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此溫氣則大雪散下是雪有漸

按鄭孔以雨霰喻王惡大診

大全爾雅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妻之父爲外舅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兄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

嚴氏曰補傳曰霰積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　錢氏曰粒雪也

說約按稷雪吾吳俗謂之雪珠雪賦霰淅瀝而先集是也爾雅注疏雖謂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四人尊卑體敵更相爲甥然今亦無此稱豈時勢異乎賦而興與上同而實辨者彼以聲相喝爲應此以在首與兄弟甥舅爲應前二章之兄弟匪他具來在與外此章之兄弟甥舅在與內也集傳但當字正解維字

須溪劉氏曰霰則知有雪矣老則知有死矣相會之始爲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

豐城朱氏曰推親戚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

疏之殺也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眞情之所不能已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此與唐風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辭旨略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詩說維宴謂更無他事惟須飲耳有生前身後俱置勿恤之意

集解按如彼雨雪二句卽光陰幾何駒隙易邁之意合己與兄弟甥舅在內言今夕謂未保他夕之存亡耳皆勸飮之辭勿過作愁慘語



衍義六句分上是賦其事以興燕惟至親下喻時之難得而著情之當盡也雨雪二句是主人自謂亦帶兄弟甥舅言樂酒二句要味一維字見自宴而外凡生前之可憂死後之可慮者一切置之度外焉耳昆湖云維兄弟甥舅是燕見無他人與之意此說與前行悉置度外之說不同細玩二說亦可參用　姜我英曰如彼二句是以天道喻人生卽光陰幾何駒隙易邁之意大戴禮陰氣勝凝爲霜雪陽氣勝散爲雨露此只就霰集爲將雪之候講而注中老至二句補在徽中方是比體死喪二句是爲危苦以相感動見今日之燕不容已孟德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慷當以慨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卽此意今夕二句緊承上說今字對後死喪之日而言與今我不樂逝者其亡同意言幸得與兄弟甥舅樂飲於此夕是人生所難遇凡我君子亦惟爲我盡今夕之歡而已矣蓋人生在世光陰幾何今夕得遇於此他日不知又在何處見此不樂恐後會難期但當燕飮以盡歡也或泥一維字見自宴而外凡生前之可憂死後之可慮者一切置之度外焉耳此非本旨　按此駁生前死後之說意亦深雅然詩原



有死喪無日云云則其說非分外添設可用

指南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言凡我君子但當樂飲於今夕盡其宴樂之情也不可以樂酒句爲兼主人以維宴句爲專指君子

按指南以樂酒二句合說常說樂酒兼主賓末句勸賓豈癸

講有頍者弁則實維在首矣以爾酒則既旨爾殽則既阜與是燕者豈伊異人則同姓之兄弟異姓之甥舅情親而義重者矣夫兄弟甥舅毋謂燕可以待時乎如彼天之雨雪先凝而集者維霰霰因將雪之候

也茲兄弟甥舅老矣是故死喪無多日無幾時可以
相見其樂酒以盡今日之歡君子雖當有宴以盡親
親之情而可矣不然欲宴其何能及哉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小序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
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
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
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
之類是也



按詩言燕而解者必以爲不宴是何見解

正解通詩三章總是篤親親之意宜以喜見爲主追
言未見之憂預言無幾見之恐正以發其見而喜之
意文體雖三平而意相足首二章言兄弟則甥舅可
知故注云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末章言及
時相樂之意則并甥舅言之可見意實相足也但行
文前二章獨言兄弟則君子宜主兄弟言末章兼言
甥舅則君子宜兼兄弟甥舅言　天子之親散處藩
封不難於富之貴之而難於見之故親親之意以見
爲重各既見俱要在與燕上說

**間關車之舝兮**句舝韻**思孌季女逝兮**句逝韻**匪飢匪渴**句渴韻
**德音來括**句括韻**雖無好友**句友韻**式燕且喜**句喜韻

賦也間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
之昏禮親迎者乘車孌美貌逝往括會也

毛傳間關設舝也孌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　括
會也

鄭箋逝往也　式用也

孔疏以逝言舝兮故知間關設舝貌舝無事則脫行
乃設之故言設舝也有齊季女者采蘋經文也

按鄭謂褒姒爲惡大夫思得季女以配幽王代褒姒



硬塡事實於經無據

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間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彼
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
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燕飲以相
喜樂也

說約按疏義大全舝逝俱有二反舝介二反則依逝
爲叶韻當三轉韻三薇說逝有列反則依舝爲叶舝
逝渴括俱入聲六帖謂上四句一韻者亦是也又按
字彙逝一叶之列切音折大雅言不可逝矣捫朕舌
是也一叶食列切音舌江淹賦泣縈盈其如潔叶悼

知音之己逝是也此當同江賦

存旨此章追敘其始時親迎之事未見其人先聞其德故曰德音

合訂匪飢匪渴深於飢渴矣己伏末二章心寫慰之案雖無好友云云者人情得同志相愛之友則飲酒樂甚故乘以相形亦蘩擬樂事之辭非既見時事也

衍義四句分上往迎而望之切下是預道其既見之喜要見追敘意德音如成內助之美理萬物之宜意雖無好友只借來形容蓋人情同好友以燕飲則極其懽樂故設言雖無好友亦當宴樂也此二句亦承上飢渴之望而預擬之如此方山荊川俱就往來未見說鹿野作既見說　季友而曰變便伏有德音在思字重看飢渴正伏其思之切德音來括見非情欲之感末二句是未見時說話要得追敘意鹿野說斷不可從

按德音不作音問之音猶言望其有德之音容耳德音二字拆不開　或云柔聞其德音而望其來會則德音二字須稍斷　雖無好友講中不甚貼切予謂當襯一句雖分外無好友而如得好友以申其燕喜之情



講婚姻正始禮之大也而情因之我始也閒關然設此車之舝兮蓋思彼變然而美之季女而往而迎之兮當其時匪飢也匪渴也特望其德音之來會而心如飢渴耳若其來會則雖無好友以合歡而心之欣慰有甚於見好友與之燕飲而且以樂焉始之望之者蓋如此也

**依彼平林**句**有集維鷮**句鷮韻**辰彼碩女**句**令德來教**句教韻

**式燕且譽**句譽韻**好爾無射**句射韻

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時碩大也爾卽季女也射厭也

毛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辰時也

鄭箋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

孔疏依為林之狀以茂而致雉故知依為茂木貌也周禮有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為林木之在平地也鷮雉釋鳥文以說文云鷮長尾雉走鳴陸璣疏云鷮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鷮是雉中之別名雉性耿介故箋謂之耿介之鳥上相見注云贄用雉者取

詩經詳說 卷五十七 小雅桑扈之什 夭

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雉必用死爲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喩碩女有貞專之德碩大也言美大之女

按鄭謂爾指王又云我愛好王無有厭也我不知所指當是指上章所云大夫王得配賢女而大夫燕飮酒不成文理

大全埤雅曰鷮尾六尺字從喬者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

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己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蘇傳林平而無險故雉集之

慶源輔氏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言碩女適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己而教誨之也

疏義鷮來集林女來教己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爲興　上章是往迎之時此下三章則旣至之時也

通解碩字亦自德上見之

講意譽一作與樂

說約按教平聲與鷮叶射讀如妬與譽叶是與至四句止而下二句另轉　古義鷮教譽韻與射遇韻

合訂此章則旣至之時親見其德矣故曰令德稱碩女者女以德故大也燕指同牢之禮言無射亦只一時情思不須說到異日

衍義四句分上與旣至慰己之望下表己好樂之情也碩字不必滯令德來教與德音來括相應蓋上開其有是德此則見其實有是德矣來教雖是相內治注曰教誨終有誨之之益如雞鳴勸勉是也式燕是燕飮儀及乎物者也譽是稱道其有令德情見乎辭者也注是以字燕譽悅慕皆本令德來教來

正解方山解譽字爲樂蓋從韓奕之訓儆孩桂山依



此說恐未穩

按來教是望之之辭若貞進門即有教是謂新婦三言矣

講夫始之望之如此及其旣至而後則何如依然而茂彼平林也則有來集者維鷮矣况及時以歸彼碩女也則依其令德來配我而教誨之矣是以舉燕飮之禮且致稱譽之辭而好爾之德蓋無有厭時也已

**雖無旨酒**句 **式飮庶幾**句幾韻 **雖無嘉殽**句 **式食庶幾**句幾韻

**雖無德與女**句女韻 **式歌且舞**句舞韻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

按鄭孔以飲食歌舞屬諸大夫說大異
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
相樂也
說約按幾與幾叶女與舞叶
存旨非眞是無物與德美新昏之極而無以爲情只
覺物之輕德之薄耳式歌且舞有心和聲和容和之
意
衍義此章總是言己無可樂而冀其盡情以相樂也
雖無字不重讓意重在相樂之情上盡其情苟足以
相樂則有不在於物與德之有無者矣式飲以合卺



而飲也式食是同牢而食也方切新昏意雖無德與
女以健順相承說
正解或云燕以成禮以情而不以物故今日惟望其
豐儉之不計也妻以配己助德而不較德故今日惟
望其賢愚之相忘也可無以樂吾之樂耶此數語覺
婉而切
指南言其酒雖不旨亦庶幾飲之以敘合卺之歡殽
雖不嘉亦庶幾食之以成同牢之雅德雖不足以爲
配其亦忘之而且歌舞以罄相遇之情此蓋讀言而
望新婚之共致其樂也

按三式字只以女言　與是相與之與猶言與女相
配也　歌舞只形容歡樂之意非眞歌舞
講我之樂女如此女可不樂吾之樂乎彼酒而旨焉
燕之樂也今雖無旨酒女其式飲庶幾殽而嘉焉燕
之樂也今雖無嘉殽女其式食庶幾以德配德燕之
樂也今雖無德與女女其式歌且舞以爲吾盡歡可
也

**陟彼高岡**句岡韻**析其柞薪**句薪韻**析其柞薪**句**其葉湑兮**句湑韻**鮮我覯爾**句**我心寫兮**句寫韻

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



鄭箋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
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　鮮善覯見也善
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
按鄭以析薪爲防其蔽岡之高非正意
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疏義託言因有所事而見可喜之物遂以可喜之物
爲喜見新婚之興也此章又申燕喜燕譽之意而有
加焉者也
嚴緝鮮希有也我見若爾者鮮矣
說約按集傳兩則字是以四句與二一句而就興意中

又作一轉折另一體也疏義周旋頗妙恨大全不載

薪音褎與岡叶寫與湑叶　細玩亦以其字我字相呼爲興

副墨鮮覯猶言難得見爾

衍義此興己之於新昏見其人而慰其心也鮮我覯爾謂碩女之德世不常有猶言難得見爾也此句要點德字出卽上文德音來括合德來教之謂也心寫卽上燕樂無射飮食歌舞等意而心如飢渴者此寫矣

正解析薪而其葉湑然覯爾而我心洒然總是所得



副其所求故以爲興

指南何說云此章置在式歌且舞之後心寫當承上章看倘飮食歌舞在彼不盡其情我心豈能寫似看得不活潑

按四句一意作興興意在湑兮來柞枝而以爲薪故見其葉湑而喜也此是旋砍生柴之意若朽木則何由葉湑

講燕樂旣通而吾情愈適矣陟彼高岡析其柞木以爲薪析其柞木以爲薪則見其葉之湑然而盛兮洵已可喜矣況鮮哉我之覯爾也今得見此令德之來括來教則我心輸寫兮而喜更可知矣

**高山仰止**句仰韻**景行行止**句行韻**四牡騑騑**句**六轡如琴**句琴韻**覯爾新昏**句**以慰我心**句心韻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

毛傳景大也　慰安也

鄭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旣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騑騑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　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



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也

孔疏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爲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爲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言高山者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也且仰是心慕之辭故爲高德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則法行故仰之行之異其文也六轡以御四馬故以喩王御羣臣六轡如琴猶言執轡如組轡相比並以發明其意也四牡傳曰騑騑行不止此亦然也

按景行毛鄭皆作德行之行看與高山二字不相類

故朱傳易之以爲大道　又以四牡喻御羣臣而末二句忽接見新昏季女上下不聯

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後己

豐城朱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於六義屬興而斷章取義則於行道進德之喻尤爲切至蓋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遂乎國都也是卽所謂半途而廢也豈不惜哉

慶源輔氏曰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能如此則能有益於己矣時過而學者可常常涵泳此數語以自警



疏義四牡騑騑是往迎之初覯爾新昏是成禮之後故曰舉其始終　六帖四牡四句雖有始終意而文義不斷宜一直說下始終總見可也

說約按此章以二句與四句又一體也覯集傳三則字可見然馬服言四牡騑騑御良言六轡如琴昭高山景行亦是以兩項與兩項須有分曉仰行兩字叶琴與心叶仰叶五岡者字彙音卬周禮保氏注軍旅之容闞闞仰仰又青帝靈威仰俱同　黎序按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注說詩然耳每見常講於過接處云且舉其始終而言之大非詩人語氣會意可也六帖一直下好

副墨有高山而不仰有景行而不行情必有所不能已有賢女而不得覯心必有所不能慰故以起興



衍義此總上四章之意上二句與下四句興意全在可以字上見四牡二句卽首章所言者覯爾二句卽二章以下所言者故曰舉其始終而言覯爾新昏要見令德來教意以慰我心要見釋飢渴之望遂宴樂之情意　高山句寓有令德可瞻仰意景行句寓有令德可率循意　馮吉人曰此章只是見好德之情不能自已有馮服御良可望來括不勝欣慰之意

按以高山景行爲興是極其悅慕之意下四句一氣說　景行大路也高山爲人所仰大路爲人所行悅慕意在仰行字上俗用景仰相沿誤也

講要之我心無非爲爾之德而然也彼山之高也則可以仰而陟之矣行之景也則可以行而至之矣況我駕四牡之騑騑攬六轡之如琴則可以往迎而覯爾之新昏以慰我飢渴之心而遂歌舞之樂矣今日之燕豈偶然也哉

車舝五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言其望之甚切故得之甚喜也二章言其德之來教故好之無厭也三章自謙之辭言我雖無以與女而女則宜有以相樂也四章則言我心傾寫與女以見誠之至也五章則舉其始終而言之上四句言其始下四句言其終前已極言之矣故此但言其略耳

安成劉氏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旣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輸寫至於宴樂之也又歎爲歡之無美具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證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小序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以上十篇並已見楚茨篇

按序說於詩中無所據只是分外造出强爲之解耳正解此詩作於得見之時首章言未至而望之切二三四章是旣至而樂之深末章又舉其始終言之重在德上　通詩爲燕樂新昏而作而所以燕樂意以德爲主首章德音聞其有是德也次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下皆根此而言只德音來教一句括盡通章之旨

**營營青蠅**句**止于樊**句樊韻**豈弟君子**句**無信讒言**句言韻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王也

毛傳營營往來貌樊藩也

鄭箋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豈弟樂易也

孔疏藩以細木爲之下章棘榛卽是爲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爲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按鄭以止樊爲外之令遠其說左矣樊言其近下轉出無聽方有力

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

聽也

歐陽氏曰齊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

永嘉陳氏曰青蠅穢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也　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說約按營營既主飛聲則雖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雜也此章正以認清一路爲直耳往來或言麾去復來卻無礙止樊鄭孔似言其遠今當言其近下章讒人在青蠅外此章讒人在青蠅內有照應與無照應與比之別也且此章上二句主讒言說下二句卽主聽言者說故另是一項



詩記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懷蛆布穢如小人逐臭務鞋喜煖惡寒如小人趨炎附利汙白使黑如小人誣蔑誣衊驅去復還如小人易進難退故以爲喻

集解按如詩記則詩人以青蠅喻讒人自非無意然營營單主飛聲則止以爲讒言惑亂之喻比意又須認清一路也又按注以往來飛聲解營營最妙不惟酷肖青蠅亦隱貼下交亂又構意

副墨雖其營營往來尙止于樊行且入于几席盤盂之上矣言不可不愼也　豈弟云者有優容不斷之意讒言所以得入未必不由於此

衍義此戒王而稱豈弟君子異以入之善爲辭也無信讒言者見當審察不可輕信如聞譽言不遽以爲是聞毁言不遽以爲非是也　戒王而稱豈弟君子豈弟二字有意蓋慈祥樂易之心止可茹納善類而不可優容奸邪若以豈弟之心對付讒人豈不爲其所惑乎

指南豈弟君子自是詩家語不必深求眞氏謂人君雖慈祥樂易者一聽讒言亦能變移心志



講天下之禍莫甚於讒在君有以止之耳彼營營然而飛之青蠅止于樊之近蓋往來之聲惑亂人聽有如此矣是以豈弟君子尙其辨邪正審是非彼讒言者無以信之可乎夫獨不見止樊之蠅也哉

**營營青蠅**句　**止于棘**句棘韻　**讒人罔極**句　**交亂四國**句國韻

興也棘所以爲藩也極猶已也

鄭箋極猶已也

說約按疏義青蠅有所止讒人則無極反意爲興然如此則遺了交亂四國一句宜以營營青蠅正興讒人罔極止于棘正與交亂四國也下章同

正解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難驅讒人而恣其欲則亂
難弭故又以爲與　罔極以心之艱險反側言亂四
國者肆其讒言則鼓天下之人而是之肆其毁言則
鼓天下之人而非之也
指南交亂四國宜直做亂國看如小人得志君子受
禍天災人變紛然沓至是也自古以讒言敗國者夥
矣諸家卻謂亂四國者肆其讒言則鼓天下之人而
是之肆其毁言則鼓天下之人而非之豈天下人盡
無公論耶且語亦甚窄
按講家多以止字取義故有反與之說予意當在營
營上取義則罔極之亂皆可攝起　以營營之青蠅
而止于棘非果止也雖暫落于棘上而其營營之聲
未息棘不能靜也如此看似明
講彼營營之青蠅則止于棘矣況此讒人其奸罔極
有以交亂四國而恣其顛倒之禍矣安可信哉

**營營青蠅**句 **止于榛**句 榛韻 **讒人罔極**句 **構我二人**句 人韻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己與聽者爲二人
毛傳榛所以爲藩也
鄭箋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孔疏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與



上章義同故云猶交亂也上言四國此云二人者二
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構二人
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國也
定宇陳氏曰讒人罔極之禍其未至於亂四國其始
先於構二人聽者察於其始而早絶之庶乎不至於
罔極也
正解榛所以爲藩構卽構煽之構二人指君與我也
構二人者本無害也強譖之使背本無怨也強毁之
使怨也讒人罔極之禍其未至於亂四國其始先於
構二人聽者察於其始而早絶之庶乎不至於罔極
也始則毁己於上以擠其君臣之交而使之得罪是
亂之發端終則昌言於國以亂其是非之實而使之
大亂是讒之流害
指南構我二人亦須看得活是構彼此之禍或當時
同被讒之人耳斷不可以己與君爲二人時說多欠
著實體認
按朱傳只云己與聽者爲二人未嘗指定聽者爲君
指南之辨有理　此詩惡讒言之人然必有所因據
末章則是己被讒言之害而爲此詩爾
講彼營營之青蠅則止于榛矣況此讒人其奸罔極

有以構我二人而肆其離閒之害矣安可信之哉

青蠅三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知蠅與此比與相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小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按詩未必是幽王故朱傳但言王

正解通詩總是戒王之辭以無信讒言句爲主首章喩讒言而戒以勿聽下兩章與讒言之爲害以見其不當聽也要其終極於亂國見信之禍大而使王知警



原其始起於交構見信之端微而欲王知察蓋構讒之始必構於二人而漸及於四國故詩人窮本以刺焉　一說云首章比讒言之惑人聽因戒王之勿聽也二章乃推言其所以勿聽者以其亂國也三章又反言其所以亂國者起於讒譖之微也由大說到微者蓋欲王謹之於微正所以致其勿聽之端也

詩經詳說卷五十七終

# 詩經詳說卷五十八

牟陽冉覲祖輯撰

## 桑扈之什

賓之初筵句左右秩秩秩句韻籩豆有楚楚句韻殽核維旅句旅韻酒既和旨旨句旨韻飲酒孔偕偕句偕韻鐘鼓既設設句設韻舉醻逸逸逸句韻大侯既抗抗句抗韻弓矢斯張張句張韻射夫既同同句同韻獻爾發功功句功韻發彼有的的句的韻以祈爾爵爵句爵韻

賦也初筵初卽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



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爲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

毛傳秩秩然肅敬也　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

旅陳也　逸逸往來次序也　大侯君侯也抗舉也
有燕射之禮
鄭箋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
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
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
射有燕射　豆實葅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
而食之曰殽　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
美衆賓之飮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
肅愼　鐘鼓於是言旣設者將射改縣也　舉者舉
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



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
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
非祭與　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旣比衆耦乃誘
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　發發矢也
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
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飮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
語曰下而飮其爭也君子
孔疏毛以爲古之將行燕射先爲燕禮燕禮之時其
賓之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折旋揖讓隨其左右趨
翔威儀甚肅敬而秩秩然而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

則王之籩豆有楚然而陳列之矣又葅醢之殽與有
核桃梅維旅而陳之於籩豆之上矣其王之酒旣又
和調旨美時衆賓之飮酒者威儀甚偕言其齊一而
順禮也及其將射鐘鼓旣已改設舉相酹之爵逸逸
然往來而有次序也旣旅之後止飮而行射事君之
所射大侯旣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舉侯之
時又亦張之矣弓矢旣張衆射之夫旣同登於堂而
在射位遂各呈奏爾之射者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
發矢射彼有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我發
必使中以求不飮汝養病之爵　鄭唯行燕至安賓



之後而行大射爲與其文義則同　春官司几筵注
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
也左右謂折旋揖讓者以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
之宜其或方折或迴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諸
侯與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揖者納賓及
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人從之賓
右北面再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
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
爵於筵前然後賓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卽筵以來每
折旋揖讓之事也折旋揖讓則或左或右故知左右

謂折旋揖讓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射云公入鶩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注云於郊謂大射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無明文言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則從爲賓以至於卽筵皆秩秩也以其



言廣故云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智言其不失禮也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也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因辨禮射之數言已不同之意也故云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卽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卽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民射於

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　此言籩豆之設故知楚爲陳列貌也此經二句自相充配殺核卽籩豆所盛殺則實之於豆核則加之於籩故言殺豆實核加籩也先殺後核不依籩豆次者便其文耳　旅陳釋詁文楚是陳列之貌旅又爲陳者謂陳殺核於籩豆之上也　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非菹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藤注云藤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中傳說加籩之義故云籩實有桃梅之屬故稱核也言之屬者以燕之物多非此



桃梅故稱屬也旣以豆實爲菹醢恐殺名唯施於此故云凡非穀實而食之曰殺明殺是總名以此文殺核於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殺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殺是在籩之物亦爲殺也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實之殺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實謂爲飯食者也今變僞雜用不同穀實之限　偕者俱也言其俱相類故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則賓主皆得其宜所以爲美也　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旅者以長幼

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次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縣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爲燕新之然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爲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閒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尙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　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今至於舉酬始言鐘鼓既設故知將射改懸也大射不言改懸者國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閒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



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閒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爲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故於此言既設也　傳唯言大侯君侯不言侯之所用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燕射射獸侯則毛意亦當然矣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之無三侯二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

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止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如此則天子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



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傳解言大之意故以君侯釋之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最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言有燕射之禮者以上文謂燕此下說射故言禮有燕射之禮故此詩得言之若然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按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　按

大射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夏官射人
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
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
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也知者鄭旣云周禮梓
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卽舉也彼
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爲侯廣
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
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
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
所射也以皮爲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



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
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
制之爲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談也又解名曰
大侯之意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云君侯謂之
大侯鄭以此爲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
而已無三侯也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
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
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司裘又曰諸侯供
熊侯豹侯不三侯者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
於畿內者是畿內諸侯屈于天子故二侯也謂之侯

與鵠者司裘注云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
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謂之鵠者取名鳿鵠也鳿鵠
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俊也亦取名鵠之言較較
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也大射注云或曰鵠鳥名也
淮南子曰鳿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也
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鵠皆鳥之棲點者也此因
大射之鵠而又解賓射之正故言然也射人注云正
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是取鳥爲名又取
正爲義亦猶鵠也旣已棲鵠便卽射之故云侯張而
弓矢亦張節也解抗侯之下言張弓之意弓可言張



而並言矢者矢配弓之物連言之耳旣言大射之禮
而毛以此爲燕射故破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
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乎旣烝衎烈祖是爲祭事則
此時祭爲大射明矣故難之也　大射所以擇士當
助祭者莫不在焉旣同非一之辭故知射夫衆射者
也獻奏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己功故以
獻爲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
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
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
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

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今此箋云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堂而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厠末而已鄭何當令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既言正鵠即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爲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



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目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毛以此爲燕射則的者謂熊侯白質者也　言射事故知發爲發矢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是射者與其耦拾發也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然則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使四矢偏射也上言獻爾發功謂其行射時此又本其發時之心故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汝爵謂求不飲也射義引此詩卽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注云欲求中之者以求不飲汝爵是矣故此云射之禮勝者飲不勝者所以養病是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于西階上言下而飲者

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
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求正諸己己
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
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按秩秩毛鄭以賓揖讓言朱傳以賓之坐次言據下
文以坐次爲是　毛爲燕射鄭謂大射辨說紛紜當
以燕射爲是　此是武公自言所行毛鄭以王爲言
非也　以祈爾爵孔疏引射義謂求中以辭爵朱傳
云求爵汝是言罰以酒意微不同　此處言射禮頗
詳故錄以備考



大全鄉射禮注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
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
賓曰醻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
之爵交錯以徧也　卒射司射命設豐弟子奉豐升
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奠於豐上不
勝者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奠於豐下注曰豐形蓋
似豆而卑
安成劉氏曰大射儀有樂人宿懸之文蓋將射於學
宮先一宿各懸鐘磬鼓鏄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
禮則有樂正命遷樂於下之文集傳所引乃參酌大

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鐘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
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
禮故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懸之
樂訓宿設者先儒以爲更整理之耳　往來者東西
交錯也　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爲之
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闊二尺其高一
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最中一幅卽所謂中
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其高一丈所謂身也身
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爲舌據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
三分之一爲正鵠則正鵠當廣六尺此燕射之侯不



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采其地而畫熊爲的又
於其側以丹色爲質畫雲氣爲飾自麋侯以下其飾
皆然　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上下左右綱繩出於
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舌之四
角而繫之
廬陵李氏曰言質者以白與赤采其地而後畫布侯
者直畫而已　舌維持侯者綱所以繫之于植者侯
向堂以西爲左掩向東也　射每二人相對以決勝
負曰耦　三耦使大夫士爲之若燕射則天子諸侯
同一侯三耦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鐘鼓舉醻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輯錄按疏義以爲大射通釋以爲燕射竊意此章之旨但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爲某射也

通解射飲以禮而飲者無多杯何由致醉畢竟是善者也故悔者以此爲言不重始治意

六帖此章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章既醉止說



古義既同皆比其耦也與車攻差異彼以人衆齊集言此以藝能相近言

說約按疏義大全秩秩無韻未詳后三四章倣此而集傳亦無注集傳偕似與楚旅旨四句一韻古義斷以楚旅爲語韻旨偕爲紙韻則頗與六帖合設與逸叶抗與張叶同與功叶的與爵叶凡七轉韻

詩說祈爾爵形容他發矢時之心不惟勝者以此自期雖不勝者之初心亦未嘗不期於此此可見醒然自持不流沈湎處

集解按此與下章皆舉飲之醉者爲下文既醉張本曰孔偕則肅敬整一與喪儀伐德者異矣曰逸逸則禮度安閑與屢舞坐遷者異矣卽祈爵雖彼此爭勝之意亦是以飲酒爲辱也夫因射而飲此禮之常而不繼以淫古人愼於飲酒如此

正解此章上六句是未射時事以下是方射時事而一射中有三次飲酒飲酒孔偕是未射之飲舉醻逸逸是將射之飲以祈爾爵是方射之飲知得此意只疊疊依朱注說下爲得飲射不必分先後或泥注因射而飲謂不可作飲在射前不知因射而飲者特以其飲爲射設而重在射耳未射時先行燕所以安賓



也賓卽行射之人凡司馬司正之屬三耦衆耦皆是地上鋪陳曰筵筵上所藉曰席秩秩者左右坐次之有序也凡殽實於豆核加於籩有楚者削其器也維旅者陳其物也孔偕言齊一不亂重在肅敬如一上是不喪德不喪儀意古禮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懸鐘鼓于堂上是謂宿設及將射樂正乃命工遷樂於堂下東階傍以避射位此句只重設不重遷舉醻者是射時主人有舉醻之禮主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醻爵而獻賓賓受之奠于席前不舉至旅酬時主人乃舉此酬爵以飲賓往來交錯逸逸有次序也

大侯既抗司馬命張侯始焉掩束今則子弟脫束繫其左下之綱也比其耦者各選取其才之相近而自爲耦也射夫兩人爲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爲衆耦獻爾發功者奏夫舍矢之績在堂上射也拾發者拾更也與其耦更迭而發矢也末二句是射者之心自期如此不可作自伐之言曰祈爾爵意只重在爵人上然射以導飲而各以爵人爲期則其不重飲處可見此章總見凡飲酒者能如射飲之善則無過矣

衍義或泥朱注首章有初筵字二章有始時字遂以首二章爲射祭之飲常始乎善爲說殊不知射至祈爵時祭至獻尸時俱將畢矣原無始終之分若章末祇云始時之善如此惜乎其終不善則失詩人之旨矣恐欠通

按此章以燕射爲是朱傳所云大射天子云云因考其禮及之非並言也　時講皆云此章三次飲酒予甚疑之竊謂飲酒孔偕是燕禮到鐘鼓既設時行旅酬之禮非先燕在一處而到鐘鼓既設又移之旅酬也此只是一飲射畢罰爵亦算不得一飲此是講家粗點之說更詳之



講酒所以嘉天下之會而洽其情也乃人每至於有過其亦觀之射而飲之善乎凡射必先行燕禮但見賓之初卽席也或列左或列右秩秩有序筵上之竹籩之木豆有楚然而整列豆中之殽籩中之核維旅然而衆陳斯時也酒既和柔而旨美而賓之飲乎酒者肅敬齊一則孔偕焉是未射而飲如此既安賓然后改懸以避射則鐘鼓之宿設堂上者旣遷設於堂下而醻爵之奠於席前者則舉之以行旅醻之禮東西交錯長幼以徧逸逸然往來次序焉是其將射而飲如此既旅然后大侯抗而既繫左下之綱弓矢張而斯有引滿之勢於是比其射夫而耦之尊而三耦卑而衆耦既無不同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獻爾振發之功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心中彼有的以此求爵女爲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是其既射而飲如此凡此者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豈至於亂哉

籥舞笙鼓鼓句鼓韻樂頓既和奏奏句奏韻烝衎烈祖祖句祖韻以洽百禮禮句禮韻百禮既至句有壬有林林句林韻錫爾純嘏句子孫其湛湛句湛韻其湛曰樂句各奏爾能能句能韻賓載手仇仇句仇韻室人入又又句又韻酌彼康爵句以奏爾時時句時韻

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祓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𣪘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

毛傳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　壬大林君也　嘏大也　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　酒所



以安體也時中者也

鄭箋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衎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　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　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𣪘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　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

孔疏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笙在笙鼓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舉笙鼓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蒸時樂也　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



揚於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閒令魄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鬯以灌令體聞而以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祭者皆爲此二者但行之有先後耳故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左傳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

諸殷墟皆啓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故知
武公行殷之禮故舉殷法而言也此因詩文唯言奏
樂故解武公之意也　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
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爲所薦之酒食殽羞
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
皆非實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爲諸侯非百國之
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
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　嘏言既與少牢特牲受
嘏文同少牢之嘏有辭是皆尸嘏神意與主人故言
尸與主人以福王受神之福於尸也以王之受嘏其



辭有勿替引之是福及子孫故喜樂也　以此論祭
祀而云子孫各奏爾能故知謂既耽之後各酌獻尸
也尸尊神之象子孫取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
故知尸酢而卒爵也　以祭無取於匹故曰仇讀曰
㪺謂㪺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謂佐食者特牲
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介佐
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其名之曰佐食特牲佐食一
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
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爲加爵又曰衆賓長爲加爵注
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爲加是賓手挹酒室人

復酌爲加爵也特牲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此
言賓與室人俱爲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爲
加也按特牲加爵在嗣子舉奠前此賓與室人文在
各奏而能之下者此因子孫其耽先言子孫之事合
與上連故賓與室人在其後耳不以酌獻先後爲次
也　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
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

按此章毛鄭之說甚亂毛以林爲君嘏爲大以各奏
爾能爲行射禮以時爲射中者鄭已多不從其說矣
鄭以籥舞爲殷禮先求諸陽以百禮爲諸侯所獻之



禮皆多事以壬爲任亦未明以康爲虛以時爲尊尤
牽強

大全儀禮特牲曰衆賓長爲加爵注曰獻禮既成多
之爲加也　明堂位注曰崇高也爲高坫亢所受圭
奠于上焉

安成劉氏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
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
二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

須溪劉氏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

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

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上二章皆言凡飲之初禮樂之盛如此則必不至於亂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祭宴禮樂之盛亦蒙上章初筵之意然武公因酒過作詩宜於深自懲創若大禹惡而絶之也今二章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終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後免於酒禍哉



通解此見得飲酒如祭則自無過之可悔矣注中始字不重　酒以安體只解字義不須滯看

副墨此章不重烝祭重下面祭飲上錫純嘏主人獻尸也奏爾能子孫獻尸也奏爾時賓客獻尸也各段內俱有尸酢之爵

說約按此章舊解亦作三段飲酒故第一段在錫爾純嘏作截然湛本叶林其韻未轉且以兩句一連之理求之鄭氏子孫其湛句帶足錫爾純嘏句其湛曰樂句另起各奏爾能句亦說之至善者也手仇入又正謂康爵而文裕總承之說尤爲未通故急芟之

集傳奏與鼓禮叶古義廣韻是也古義禮籠五反集傳湛與林能叶古義侵韻是也集傳又與仇時叶古義支韻是也六帖同

集解按此章言自始祭以至卒祭由主人以及子孫賓客無一人不飲而究無一人沈湎之意飲酒如此則自無過之可悔矣勿泥注中始字以此與上章爲始乎治下三章爲卒乎亂也



衍義七句分上是事神而禮樂之盛下是獻尸而禮樂之周也上段但言奉祭事至下面方言祭飲子孫三句是子孫獻尸事賓載四句是賓客獻尸事獻尸就有飲飲乃尸酢之爵也故曰因祭而飲非如劉氏謂飲在祭後也以洽百禮承上來蓋以樂之聲音節奏一依禮之先後次序故曰洽百禮說得廣兼禮文禮物說如祼將妥侑迎神送尸禮文也牲牢醴醆晃玉帛禮物也王是合言百禮而槪觀之見其大也林是析言百禮而詳觀之見其盛也錫爾純嘏總承禮樂來各奏爾能言子孫各酌獻尸及尸酢以爵乃

受而飲之遂卒其爵各申其敬以昭其能也賓載手
仇二句不平言賓手挹酒將以進之於尸而賓之室
人復酌爲之加滿其爵耳此特爲賓加爵非室人自
獻之也酌彼康爵注安體乃安賓之體謂酌彼康體
之爵也蓋賓獻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一
賓之飲自尸錫來所以能安其體也此二句宜緊連
上說　首四句主樂去合禮說　子孫其湛主人獻
尸子孫繼之其心懽悅無勉强也
正解或謂賓與室人皆是佐主人以奉祭者故當三
獻禮成之後各行獻尸之禮是多此獻尸之禮故謂



加爵此以賓客室人通作獻說做弦依此
指南以既至爲主以壬林二字足之非形容既至之
詞也錫爾句總承禮樂來此句輕子孫下分兩件看
湛樂謂其心懽悅無勉强也奏爾能正各酌獻尸之
事爾能云者酌酒獻尸乃其能事也三句一氣串說
尸酢卒爵子孫乃飲之補在爾能下　注所以安體
是康字訓詁不重酌彼康爵緊連上二句奏爾時乃
行時祭以獻尸也尸飲乎三賓飲一補奏爾時下
按此章從祭說到飲酒與上章從射說到飲酒是分
兩路以見飲酒之合禮無過者舊說此章復羣人射

妄也　到各奏爾能句各說到飲只是尸酢之酒酌
彼康爵兼尸與賓言亦是賓獻尸酢此章末言賓主
旅酬之禮　賓載之載無解或當作則字看
講又以因祭而飲者言之祭必有樂也則籥舞以動
其容笙鼓以宣其聲樂既於是而和奏所以衎烈祖
者此也其禮之行也則以是樂之和而洽於禮之備
百禮既至壬然而極其規模之大也林然而極其節
目之詳也禮樂明備則神明感格而純嘏於是乎錫
矣斯時也親而與祭有子焉有孫焉懽悅以事其先
湛然而極其樂也於是洗爵以獻尸尸酢而卒酢各



以奏其將事之能矣疏而助祭有賓客焉有室人焉
賓則以手挹酒以獻尸室人復酌而加爵也於是酌
彼康體之爵尸飲乎三賓飲乎一各以奏其時祭之
禮矣是則子孫之因祭而飲也盡其獻尸之禮而已
賓客之因祭而飲也亦盡其獻尸之禮而已祭飲如
此亦何有於不善也哉

**賓之初筵**句**溫溫其恭**句**其未醉止**句**威儀反反**句反韻**曰既醉止**句**威儀幡幡**句幡韻**舍其坐遷**句遷韻**屢舞僊僊**句僊韻**其未醉止**句**威儀抑抑**句抑韻**曰既醉止**句**威儀怭怭**句怭韻**是曰既醉**句**不知其秩**句秩韻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

毛傳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　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

鄭箋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溫溫柔和也　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醻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

孔疏其賓之初入門及登堂升筵矣於時尚溫溫然



其貌和柔而恭敬也至飮酒旅前其末醉止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愼也至於旅醻之後曰既醉止之時威儀幡幡然失其所矣又舍其本坐遷徙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失所也　其末醉止尙守威儀抑抑然愼密至旅後曰已醉止乃威儀怭怭然而媟嫚至於旅末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言其昏亂禮無次也　言自重而謹愼與下抑抑愼密一也謂愼禮而密靜卽爲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幡失威儀亦由媟嫚故下傳曰怭怭媟嫚也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傚傚傞傞俱是貌狀亦宜然矣

按鄭承上既祭之燕不得卽文失儀之說爲是

古義幡通作翻

此言凡飮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大全莊子曰以禮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注云治初筵溫溫秩秩之時也亂幡幡怭怭載號載呶之時也

慶源輔氏曰溫溫其恭威儀反反抑抑始乎治也幡幡怭怭屢遷屢舞終乎亂也幾飮酒稍不謹必至於此



疏義此與下章陳飮酒之失　蔡汝楠曰武公自戒甚嚴多勗以威儀觀風人稱之曰善戲謔兮蓋亦適於和易而能悔者也

說約按此章首二句亦無韻下十二句各六句平對上六句以反幡僊爲韻下六句以抑怭秩爲韻也古義與愚見合六帖稍異文裕欲末二句總承上兩段者尤參差非是　總註凡飮酒凡字對射祭說常始乎治常字兼兩段說

詩說上言古人此言今人故再以賓之初筵提起初筵對下既醉則此之溫恭爲初也凡飮酒爲非射非

祭而飲
副墨其未醉止四句只叠上文以起下二句意
衍義末二句分上是詳飲酒者始治而終亂下是申
其所以亂也觀注中一凡字則不承射祭言矣凡歲
時聚會燕飲皆是泛言可也始治意輕重卒亂上溫
溫其恭不可作和敬平看只是箇禮儀卒度笑語卒
獲意反反而顧禮者周旋猶欲其中規折旋猶欲其
中矩也到得幡幡雖欲顧禮而不可得矣抑抑而愼
密者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也到得怭怭雖欲
愼密而不可得矣末二句亦要打轉幡幡怭怭二意



而言其不知反反抑抑乃禮法之常故如此亂也
正解幡幡數句要打轉反反意怭怭句要打轉抑抑
意末二句總承上兩段說亦要打轉幡幡怭怭二意
按未醉既醉作兩層說無大深淺看來只是一意下
段是串說惟其抑抑故反反惟其怭怭故幡幡　合
其坐遷二句足上幡幡之辭　是曰既醉承下段爲
是而上段意自可包　是曰口氣有歸咎於酒意言
惟其醉故如此也
講射祭之飲之善如此而何外此者不然邪賓之初
筵則禮讓相先而溫溫其恭焉蓋其未醉止威儀反
反而顧禮曰既醉止則威儀幡幡而輕數舍其本坐
遷嚮他處而屢舞遷遷然而輕舉欲如始之反反可
得耶其未醉止威儀抑抑而愼密曰既醉止則威儀
怭怭而媟嫚夫禮豈無常儀也哉是曰既醉昏然不
知其有常矣顧如始之抑抑可得耶
**賓既醉止**句**載號載呶**句呶韻**亂我籩豆**句**屢舞僛僛**句僛韻
**是曰既醉**句**不知其郵**句郵韻**側弁之俄**句俄韻**屢舞傞傞**句
傞韻**既醉而出**句出韻**並受其福**句福韻**醉而不出**句出韻**是謂伐**
**德**句德韻**飲酒孔嘉**句嘉韻**維其令儀**句儀韻
賦也號呼呶讙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
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
毛傳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傞傞不
止也
鄭箋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
著爲無筭爵以後也　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
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
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
孔疏武公爲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
人並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爲知禮主則用得其人
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

前無失爲有德既醉爲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　上
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
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
傲傲則不能自正傞傞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爲差
降也

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
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飮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
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慶源輔氏曰傲傲比僊僊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傞
傞則又甚也不知其郵亦甚於不知其秩



眉山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說約按總注首一句釋本文上八句因言以下釋本
文下六句末二句則戒之之辭也非正說　此章首
二句亦無韻郵與傲叶古義支韻俄與傞叶歌韻福
與出德叶職韻嘉儀亦歌韻

纂序按或嘉讀如機以叶儀可注兩字俱改叶似不
必古義亦歌韻亦不必

副墨載號載呶曰容之不謹也屢舞傲傲身容之不
正也側弁之俄頭容之不直也形容醉者情狀酷肖
是曰既醉二句承上屢舞起下側弁

存旨既醉以下六句且勸且戒之辭正是自悔意

詩說並受其福重在賓身上曰維其令儀見無令儀
必伐德矣重言飮者之善正以深著醉者之失

衍義八句分上極言醉者之狀下則示以儀之當謹
也此比上章之失抑又甚矣故注曰極言醉者之狀
載號句對亂我二句看上是口容之不謹也下是身
容之不正也不知其郵是心志迷於中容止弛於外
不自知其爲口過爲身過也側弁二句又甚言之只
帶說過不必對載號三句看既醉而下皆誨之之辭
並受其福言賓主俱有美譽卽是福也此受福與他



處不同但卻重在賓上因賓之賢以見主之賢也是
謂伐德則無美譽矣伐德就喪儀言荊山謂此章以
儀爲主不可以德相對惟喪儀故伐德耳注今若此
總上號呶八句之意非單補醉而不出一句言也

指南令儀如上溫恭反反抑抑便是

按末二句正言所以挽二章之失是悔過語氣

講不但已也賓既醉止載呼號焉載讙呶焉言語不
靜治矣且亂我籩豆屢舞傲傲然傾側動止又乖張
矣夫人誰可有過邪是曰既醉昏然不知其有過於
是側弁俄然屢舞傞傞而不止矣醉者之狀如此夫

人飲酒以醉爲節若既醉而出則可以見溫克之美而爲嘉賓亦可以彰是燕之善而爲賢主固並受其福矣若醉而不出荒迷忘反是謂自害其德也蓋飲酒之所以甚嘉者惟其敬愼自持始終皆令儀爾而何爲至是邪

**凡此飲酒**句酒韻**或醉或否**句否韻**既立之監**句**或佐之史**句史韻**彼醉不臧**句**不醉反恥**句恥韻**式勿從謂**句**無俾大怠**句怠韻**匪言勿言**句**匪由勿語**句語韻**由醉之言**句**俾出童羖**句羖韻**三爵不識**句**矧敢多又**句又韻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



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

毛傳羖羊不童也

按毛鄭以監史是督人使飲人不醉反以爲恥也又以下截戒人勿言醉者之失當爲之諱說得全無義味此是全詩卒章不歸於正將何結局

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

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汝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爲司正燕禮曰射人爲司正

東萊呂氏曰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言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卽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卽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

慶源輔氏曰欲其不至於昏醉而但告之使勿大怠



者何也蓋凡溺於酒者其病根只在一怠字上稍自謹飭者便不至若是漢人謂無事故飲者亦此意也無事則怠矣匪言勿言匪從勿語應前章則號呼讙呶而云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

疏義此章專陳教戒之辭

六帖一察一書相爲副貳故曰佐　式勿以下皆本上反恥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他羞愧情狀目不忍視中不能安分明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此等皆非實語全要模寫

意况莫認作實境使失大旨形容不醉之情正見醉之可恥數句一直說下不斷
輯錄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然以退
說約按語殺無音疑以前十句爲一韻后二句另轉也然酒否本可相叶六帖與古義俱同但古義謂史恥怠紙韻語殺麌韻語讀如午也六帖則更謂史恥一韻謂怠一韻語殺一韻又稍異又與識叶古義實韻　呂記式解見式微則是發語辭也
纂序按語殺無音者本相叶也與酒否同若與史恥



實不同韻則麟士前十句一韻之說未得也據六帖式勿以下一直不斷爲一截則不醉反恥以上爲一截所以有謂怠一韻之說是也古義怠叶史恥固依集傳然不如六帖妥依六帖怠當讀如對也通章凡五轉韻
集解按此章不爲正言莊論以教戒醉者卻將不醉者來形容俾出童羖等語亦全似對醉人說話可見古人模寫情境直是傳神肖象
衍義此章總是防醉者之過而陳教戒之辭也反恥以上因飲致察而醉者爲可恥式勿從謂至童羖是

致告以恐之三爵二句又丁寧以戒之也此二段皆是狀不醉者欲告醉者之意本反恥說下監屬察史屬書監以正其禮史以書其過恐羣飲之儀一官不能盡察故又設史以佐監也此古來有此官以防酒失非武公始設也大怠就心上說匪言以下正欲其無大怠也怠生於心必形於口故欲其勿言勿語二勿字乃禁止意俾出童羖見得人而既醉則雖監史不畏凡禮儀之言皆不能入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蓋所以處醉者耳矧敢多又見得苟又多飲必至妄言妄語而大怠則監史將爾書而童羖之罰必不



免矣須此說方見丁寧意出
指南立監佐史本所以豫醉者之防至於不臧反恥則監史不復顧矣故下文致告戒之辭大怠且虛說匪言之言匪出之語無怠心主之也怠與敬相反醉者之失皆由於怠大抵飲酒之閒動容之失罔非而妄言之失尤爲可惡得罪於人尤甚故上章就威儀言此特揭言語而深切告戒之也疏義云無俾大怠此詩之要也飲酒之德敬而已敬則抑抑反反而有令儀懈怠一生心放情恃而伐德妄言必矣故小宛大夫以一醉日富爲戒而必歸之以敬爾儀正與此

意相發也告之至童羖止末二句又是丁寧以戒之

按式勿從謂朱傳以安得爲說於意甚明但字義尙

晦乎意當云何不從而謂之使不至於大怠乎似更

分曉匪言以下正是謂之兩由字不同匪由之由字

實謂所當從也出醉之由字虛謂其言由於醉也童

羖時講太巧乎意只是罰之使出一羊之意　醉者

何可謂此是武公使監史謂己以求改過處但意尙

渾勿直說自己　末章專戒言語亦是申上章號呶

中意非另添出一層

講夫飮酒喪儀如此可不深以爲戒乎蓋凡此飮酒



之人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固不可得一也爲是旣

立之監以察其惡或佐之史以書其過而嚴爲防焉

乃彼醉者昏然罔覺恣爲不臧而不醉者在旁反爲

之愧恥見夫監不勝察史不勝書安得從而謂之使

稍知敬愼勿至於大怠乎謂之若曰威儀之喪言語

爲階匪女之所當言者女勿自言人之言有匪女所

當從者女勿與之語苟或由醉而妄言則將罰女使

出無角之羖羊汝將何以應之且我觀汝飮至三爵

已昏然無所記矣矧敢多又而飮之無已乎是豈可

以不戒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衞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衞武公飮酒悔

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

當從韓義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

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顚覆厥

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爲言猶抑詩

言抑抑威儀敬愼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

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愼爾出話無

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羖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



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衆傳

以爲武公使誦詩者命己之辭今按此詩凡言賓言

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　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爲父

母慶克羞耈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開飮酒之

端者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飮因祭而飮之意

也夫酒之爲禍内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

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

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略可互

相備矣武公此詩其亶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與

鄱陽董氏曰史鴻漸云衞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

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戒之幽王之世上下沈湎武公飲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爲子孫法焉

小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

朱子曰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按此詩不見有刺王意因武公爲王卿士遂附會此說朱傳從韓義爲是　朱子云毛氏序韓氏序不可



忽蓋毛氏序與韓氏序各爲一家之言可見序不出於子夏矣

集解此詩前二章陳古射祭之禮以立飲酒之法後三章皆極言沈湎之失以致自警之情

正解通詩五章總以飲酒悔過爲主前二章皆爲下章張本以起悔過意二章分上是言射祭而飲之善以發自儆之端下是詳凡飲之失而致自儆之實細分之首章是言因射而飲之善二章是言因祭而飲之善三章是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四章又極言醉者之狀末章是因其飲酒不善而深致其戒也只無俾大怠一句足以該之射飲祭飲是飲之始終皆善者無怠故也不知其秩不知其郵大怠故也兩知字極緊設監史立罰無非儆其大怠之意以自悔也曰善曰不善皆指他人以自儆當時亦非實有此事也　或泥朱註首章有初筵字二章有始時字遂以首二章爲射祭之飲常始乎善爲說殊不知射至祈爵時祭至獻尸時俱將畢矣原無始終之分若章末補云始時之善如此惜乎其終不善則失詩人之旨矣恐欠通

按正解後一說毛鄭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駁今次二



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今以經文合注疏其非武公自悔明矣卽以抑詩參之抑稱爾稱小子猶有自警之意此言古射禮而及淫湎又皆指賓其爲刺時無疑也又指南鍾伯敬曰古人造酒原多爲燕享祭祀而設故此詩從射祭說起文甚典則後二章仍以賓之初筵一語按之似亦承射祭之飲始治終亂如此蓋當時或有此事射燕禮法之飲其失如此則凡飲可知故因以爲戒不然首二章覺無謂后二章又不相蒙此皆與朱傳作難者武公或耆飲有之必不至於幡幡號呶之甚因見他人有如此

者故借以自儆末章監史告戒明是爲己言泛常人酒失詎爲之監史而爲之致戒乎如何見得非武公自悔而欲背朱從毛鄭也依其說將必曰于小子如何幡幡如何號呶方見得是自悔亦可怪矣首二章言飲酒當如此方合禮卽酒誥中亦云洗腆用酒見有當飲之時此無可疑也三章四章言酒失以見當戒次節甚明而必欲以三章承上二章射祀說人非病狂喪心斷未有有射祭禮法而敢於大失儀者連上如何說得通末章承三四章酒失而立監史以致戒脈絡原自分明而以爲首二章無謂后二章不蒙



者欲起說者而問之　學者枵腹久矣邇來頗知讀注疏遂信以爲聖門眞傳而借以排宋儒予在都日常與人致辨其口中尊注疏者皆未能讀注疏循聲而云然也無論其爲漢唐爲宋明但取其書逐句逐字細細體貼求其文從字順優紕自判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必舍其明白正大者而取其穿鑿破碎之說吾不信也請卽以此詩分別觀之

**魚在在藻**句**有頒其首**句首韻**王在在鎬**句**豈樂飲酒**句酒韻

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豈亦樂也

毛傳頒大首貌魚以依蒲爲得其性

鄭箋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旣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止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　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

孔疏釋詁云墳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爲得性也故採下章而總之云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

按鄭以武王作鎬遂謂思武王是臆度之說　又謂樂比八音之樂是以樂如字讀不可從



釋文豈本亦作愷同苦在反樂也下同

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疏義此以樂得其所爲興而語勢又相應也

古義兩言在字者作詩者自爲詳審之辭

集解按豈樂那居不單靠在鎬時解多作居重馭輕看則於在德不在險之說有礙矣且興意亦以頒首起豈樂在藻在鎬意不甚重也

衍義合下章以物之得所止而遂其性興王寓所都

而適其情也豈樂飲酒一串說猶云懽喜以飲酒也飲酒重君燕其臣一邊要說出泰交之會爲一時盛事意豈樂飲酒與下章飲酒樂豈只是一意而反覆其辭以成章耳　蒲藻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北則蘋藻生焉魚蓑於此乘流沫波數見其首放掉其尾言得所也魚適其性故大業不偏安故樂末二句須說出君臣同遊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樂以天下氣象

指南豈樂飲酒非以酒爲樂也心無己私之累時無四方之虞所謂樂以天下也頌其福而德亦在其中矣



按豈亦樂也二字疊下亦如懽喜二字並用之意鄭謂樂八音之樂添設下章樂豈又以豈爲八音乎

講人君先天下而憂亦能後天下而樂彼藻水中之草乃魚之常處也今魚何在乎在於藻也既得其性故能肥充則有頒然其大首矣況茲鎬京宅中圖大居重馭輕四方之極也今王何在乎在於鎬京也坐享豐亨明良胥慶則惟和樂以飲酒而已不亦有道之盛事乎

**魚在在藻**句 **有莘其尾**句尾韻 **王在在鎬**句 **飲酒樂豈**句豈韻

興也莘長也

毛傳莘長貌

呂記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說約按豈叶去幾切則是亦讀如字如鏊蕭也

按樂豈二字可倒用亦猶懽喜二字可作喜懽用也

講魚在在藻則得其所而有莘然其尾之長矣況王在在鎬則安其所而飲酒樂豈以坐享有道之美不亦盛事也乎

**魚在在藻**句 **依于其蒲**句蒲韻 **王在在鎬**句 **有那其居**句居韻

興也那安居處也



鄭箋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不稱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飮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

說約藻與鎬京那居自合天下說此理不易

正解此章以魚得所依興王安所處也　那居須廣說言其恭己無爲安享太平之盛也此句雖有飲酒意在內但非專以飲酒爲安處也蓋諸侯以天下之

安危爲君身之休戚此雖褒美之辭而危明保泰之模已存乎其中見得居之那有所以那之者憂勤宵旰有在於那之先者矣章末要補出與燕之臣幸有以躬逢其盛而同與其休意

指南有那其居蓋言其樂之無窮也

講魚在在藻也則又依于其蒲蓋藻在內蒲在外內依外藉得所甚矣況王在在鎬也則有那然而安其居處蓋鎬京治內而天下平安又無四方之外虞內豈外順其得所又何如矣今日成燕飲之禮以舒豈樂之情孰非那居之餘慶而臣亦何幸躬逢其盛哉



魚藻三章章四句

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朱子曰此詩意與楚茨等篇相類

按詩是美而反其說以爲刺因鎬京便指定武王不足信

正解通詩三平看無淺深總是言其居建極之地而享王治之休也要得王者樂以天下之意重在鎬二字見居重馭輕誠足以爲萬邦之表宅中圖大誠足以爲四海之極飲酒之樂那居之慶皆原於此辭雖褒美而保泰之模在其中

按此詩頌美意淺只是享太平之樂意上二章固是樂那居亦所以樂也末章較實時講上二章適其情末章安其居安其居亦所以適其情也無二意



詩經詳說卷五十八終

牟陽冉覲祖輯撰

## 桑扈之什

采菽采菽句筐之筥之句筥韻君子來朝句何錫予之句予韻雖無予之句予韻路車乘馬句馬韻又何予之句予韻玄袞及黼句黼韻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袞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



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

毛傳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君子謂諸侯也　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

鄭箋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　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尙以爲薄　及與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

孔疏傳旣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諸侯來朝而得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爲薄箋深駁今王薄亦不爲也其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袞及黼爲文但以車服之別故分言之耳覲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袞也



鷩也毳也是服同賜之矣　玉藻云龍卷以祭卽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績人文　傳雖云玄袞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玄袞者玄衣而畫以袞龍玉藻注云龍袞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袞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爲一也謂絺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袞黼之在衣也袞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袞畫衣故也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之引之者明袞黼非一衣君子總諸

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爲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



非謂冕名但差次偶同耳裁以爲衣舉袞裳舉黼正是袞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袞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袞黼不及玄冕者鄭卽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

按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袞黼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解作者之意耳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筥馬爲韻也

按毛鄭謂采菽以芼太牢待諸侯非也只是借以起興

大全周禮巾車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以金爲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纓飾七成



東萊呂氏曰玄者衣之色袞畫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繡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上公之服

疏義鷩雉也衣首華蟲而戴冕故曰鷩冕下放此毳罽衣也孤卿者公之孤大國之卿絺繡衣也玄衣無文罽音計

古義路賈公彥云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五路惟玉路不以賜金同姓象異姓革封四衞木封蕃國

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

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
猶以爲薄也
永嘉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
章其服用衮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
錫予之至厚者爾
豐城朱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爲之乘予之以衮黼
所以爲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爲薄者蓋以車
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
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
之意可見矣



六帖徐士彰曰錫予疏義云於迎來議送往之禮大
泥大抵作詩之意只欲敷陳天子之所以待諸侯者
如此不拘先後次第也不然三章已言交匪紓而末
章始云亦是戾亦有所不通矣
說約按興意四句止何錫予便是必錫予故集傳會
意解如此筐之筥之錫之予之亦以重疊字義呼應
下四句另轉以實其說諸家皆因及黼字謂中間已
該鷩毳等非也衮衣九章初一曰龍八黼九黻此舉
始末以該中間只是一套衣服也孔疏因作者黼亦
取與筥馬爲韻高甚

合纂此以處物處人各有其道爲興
集解按凡衣皆玄而畫以衮龍則服之至貴者故獨
舉爲言然詩人語氣亦仍是歉然不足之意非以此
爲厚也雖無予之抑揚宛轉無限情禮盡此四字
衍義四句分上言諸侯來朝有所錫下有歉於所錫
之未厚也盛物必有器以興待臣必有禮興意四句
止何錫予之不可看作疑問之辭當依注必有說注
猶以爲薄意要挑得明白金路以賜同姓而樊纓九
就象路以賜異姓而樊纓七就就成也以一結爲一
成也此二語本周禮合路車乘馬之制皆在蓋樊纓



馬膺之飾乘馬雖同而膺飾之九就七就則異也又
何予之不可與雖無予之句對言車馬之外又何以
予也玄衮以賜上公及黼則公侯伯子男同有者此
詩錫諸侯自子男止耳朱注舉周制之全而言不可
入卿大夫字注中已有字作予之於來朝之日言
講臣之覲上有禮而君之逮下有恩彼采菽采菽則
必筐之而筥之處物有其道矣況君子之來朝也將
何以錫之而予之以爲處人之道乎然雖無予之而
好之之心不容已亦有金象之路與夫乘馬以爲之
乘而已又何以予之亦有玄衣而畫衮龍及裳之黼

者以爲之衣而已夫車馬衣服之賜非能有加於當禮之外能自足於意而無歉也哉

觱沸檻泉句泉韻言采其芹句芹韻君子來朝句言觀其旂句旂韻其旂淠淠句淠韻鸞聲嘒嘒句嘒韻載驂載駟句駟韻君子所屆句屆韻

與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嘒嘒聲也屆至也

毛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

鄭箋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芹菹鴈醢　屆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於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

孔疏以觱沸連檻泉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上章菽芼羮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爲菹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爲牛之芼言菽見其有牛俎泉是芹所出言泉見其芹潔清不謂非泉卽不潔也周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菭菹鴈



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潔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　迎之所以爲敬觀之且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

按毛鄭以驂駟爲王所乘以迎諸侯非也屆訓極欠明

大全埤雅曰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水葵

臨川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

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講意此章追敘始至時事四句截與亦至此注則知字應上見聞又見而言要見喜之之意

說通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是一串事載驂分言四馬之中兩爲驂載駟合言一車之馬駟爲乘

疏義以言字其字相呼爲興

正解此章上七句總是敘其來朝之儀末句則驗其至也興意亦四句止旂建於車上鸞懸於馬口車行而旂建馬動而鸞鳴四馬之中以兩爲驂一車之駟以駟爲乘只從盡說去亦要見謹飭之意寓於其中

非徒以儀文之備已也此處已可想見其匪紓矣未
句總承上三句而言之注中知字重看蓋此時雖未
見其人惟即上三者而知之也要見有喜其至意正
以見其既至不容無所予也
指南七句分言觀其旂講書當依本句一斷若本文
直搭入其旂淠淠作一下
講然君子之來朝何如哉彼觱沸然之檻泉有芹生
焉則言采其芹矣况我君子之來朝也所建有旂焉
則言觀其旂矣但見其旂淠淠而飛揚鸞聲嘒嘒而
和鳴載驂焉載駟焉吾知君子所以乘之而至於是
也不亦可喜幸也哉



赤芾在股句股韻邪幅在下句下韻彼交匪紓句天子所予句予韻
樂只君子句天子命之句命韻樂只君子句福祿申之句申韻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
脛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紓緩也
毛傳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
申重也
鄭箋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
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
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偪
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
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只
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
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
謀也
孔疏以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
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杜
鄭皆云今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偪故傳辨
之云邪幅正是偪也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　知



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
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
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雜記
云士弁而祭於公則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
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
端皆服韠是他服謂之韠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他也
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
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故禮記玉藻韠
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云韠下總以韋結之故知以
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

二寸此玉藻文也彼論釋此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異而制同也又言脛本曰股者明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欲以今曉人故曰邪幅如今行縢說文云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偪其脛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言之故云自足旣卽腳踹也彼交匪紓文在邪幅之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



以芾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爲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偪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卽云自偪束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偪束矣

按鄭孔以匪紓貼偪束說非也匪紓寬說爲是　又以申之爲神賜亦添設

廬陵彭氏曰陳氏云帶裳幅舃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等差之虔故併觀之

古義股說文云髀也邪幅劉熙云言以裹腳按內則子事父母有偪卽此或云今之布襪卽其遺制言諸侯服此芾偪見於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豐城朱氏曰禮以齊遬爲敬彼交匪敖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天子之所予卽福祿之所申也

講意此章以入覲之時言

說約按集傳下與股予叶命與申叶　禮書侯韍在國則朱朝王則赤邪幅朱色凡行皆有偪特婦人不用



合訂匪紓是從儀容上流露出中心敬謹來此句最重天子所予一敬足以感動君心而君自嘉予也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襃嘉錫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應首章錫予而福祿則放開一步說

集解按赤芾邪幅皆舉一見餘之意雖是常飾亦以徵其敬愼不苟也然以此遂盡匪紓則不可彼交處又須略推開不卽不離爲佳

衍義三句分上是其入覲之敬下言其得君而獲福也赤芾二句要見愼重不苟意諸侯來朝服無不備獨言芾者蓋覲君行禮芾爲膝衞謹拜跪也言邪幅

者蓋行禮周旋幅以束脛利趨蹌也兼此二者以見其餘耳彼交句極重恭者貌之肅敬者心之畏齊者整而不亂遨者謹而不放也下文予命福祿皆此匪紓所致也予字命字方山荊川俱就首章錫予上說而福祿處則荊川依大全朱氏卽於予命上見方山以爲當泛言細看首章方以爲薄此下御以爲福祿且以爲萬福似不然矣福祿還依南臺做竝省庵諸說俱推開一步說爲是

正解予字虛看非首章之錫予也乃許與之予

指南彼交匪紓者言其恭敬齊遨不敢紓緩也此句乃〻詩之關節重看天子所予就蒙彼交之時言言覲茲匪紓之敬心誠予之也卽深嘉樂予意

按予字虛說留下命中地步可從

講追其既至而入覲也有赤芾以衛膝則在股焉謹跪拜也有邪幅以束脛則在股之下焉利趨蹌也是彼之上交以見天子恭敬齊遨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深嘉而予者矣予之所在卽爲命樂只君子惟天子其眷命之命之所在卽爲福樂只君子惟福祿其中重之而孰非其能敬之所致哉

**維柞之枝**句 **其葉蓬蓬**句蓬韻 **樂只君子**句 **殿天子之邦**句邦韻從韻 **樂只君子**句 **萬福攸同**句同韻 **平平左右**句 **亦是率從**句

與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鎭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

毛傳蓬蓬盛貌　殿鎭也　平平辯治也

孔疏車行在後曰殿取其鎭重之義故云殿鎭也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爲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鎭安天子之國也　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

按毛鄭以柞幹喩祖枝喩子孫失之添設　又以左右爲連屬之國失之寬泛

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六帖殿邦方山曰諸侯之邦卽天子之邦也昆湖曰就王朝言

說約按通章一叶古義東韻凡詩多四句一截則當以二句與二句此從注以二句與四句者因合下兩章文製甚整兩樂只字俱不容分析頗似南山有臺也但以二句與二句則枝葉比附當照殿邦以二句

與四句則柞枝照君子而宜殿邦同萬福屑複其辭以擬於葉之盛不能騎牆也且如此即與下章方爲正對耳平平二句當亦喜之之辭有滿口說不盡處微言平平左右言不獨君子賢而其從亦賢也皆深喜之辭

詩通此與下二章樂只君子內俱脫不得敬意衍義六句分上與諸侯獲福之宜下是美其從行之敬宜字意重見其當然也殿天子之邦昆湖云此皆就來朝說邦以王朝言謂有以鎭重乎王朝也殿取鎭重之義方山謂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似未妥平平重得人上總是威儀動靜上見其整齊之意



正解合下章俱要根匪紓之敬來惟柞得天澤地氣之厚是以枝長而葉茂興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是以殿邦而獲福玩注則宜字而爲字明是二句與下四句若云直貫末句以柞枝屬君子其葉屬左右者固非若云只柞承天地之澤故能盛枝葉興君子抱才德之全故能鎭王國謂專興殿邦句者亦覺偏而未全　萬福攸同就寵受君恩開說不必泥車馬上美諸侯幷美其諸侯之從行者玩亦是二字明明見得諸侯爲主左右之敬本諸侯之敬來要重在諸侯能率之上　天子之邦正以諸侯維繫而得安殿字有多少作用在內藩鎭關繫國家如此方知宋祖杯酒釋兵權之謬

指南左右從行之卿大夫也平平注云辯治辯字有不雜之意治字有不亂之意就威儀上說勿就治事言亦是率從朱子謂從之而至此似解得忒無味細玩亦從即率由之謂言亦循是諸侯之敬以從行耳

　樂只四句宜一直說觀注云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也可見重萬福句

按二句與中四句是正意一氣相聯說末二句是推出餘意下章同此



講君子以敬獲福如此豈非理之所宜哉彼柞堅忍之木也維柞之枝其葉附著甚固宜乎蓬蓬然盛矣況我可樂之君子有以鎭重乎王朝則宜其殿天子之邦而可樂之君子有以斂聚乎祿位則宜其萬福之攸同以極其盛矣且觀其左右之臣威儀平平然辯而不雜治而不亂亦是相循而從之以來朝也此孰非君子匪紓所致而可喜之甚哉

汎汎楊舟句紼纚維之句維韻樂只君子句天子葵之句

葵韻樂只君子句福祿膍之句膍韻優哉游哉句亦是戾矣句

戾韻

興也紼綷也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

葵揆也揆猶度也膍厚戾至也

毛傳紼綷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葵揆也

膍厚也　戾至也

鄭箋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

孔疏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綷也縭緌也孫炎曰綷大索也李巡曰綷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然則紼訓爲綷綷是大緪縭訓爲緌緌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緪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　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

按鄭以維舟喻諸侯以禮法治民與下文不合又以戾爲止謂思不出位迂甚

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膍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慶源輔氏曰天子葵之言天子能葵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



疏義與意見其不一而足之意皆必然也

六帖天子葵之見其得君心比天子所予更深優游者忠愛之心出於自然非以畏罪懼禍也

說約按此章亦照注與至六句止後二句另轉與前章同在通章一叶古義支韻

副墨優游是戾則不特在朝能敬而在道亦敬矣亦是二字想見優游之神

增訂按此與上章皆言獲福然上重一宜字下重一必字又不同

衍義六句分上與獲福之必然下言其敬之無所勉也重注必字葵是天子度其心在王室有忠君愛國之意非料想也乃知而信之深也末二句連說言其覲君之心發於自然非出於畏威懼罪而勉強不得已也　優是寬裕意游是從容意

正解楊舟不定必纚之而又維之君子可樂必葵之而又膍之亦照注與至六句止後二句另轉與前章同重注必字葵即相孚相照之意乃天子度其心在王室有忠君愛國之誠非就揣度言乃知而信之深也父兄之臣誠愛宗廟法度之臣誠愛社稷而王皆洞見其忠亦即飲酒那居之頃以想見其豈盛危明

之衷比天子所予又深一步亦自來朝時言如光武
所云義雖君臣情猶父子自足令人感極而泣也若
夫閒者闊焉久不聞問可謂葵之乎膍即畀厚之意
若己錫而復錫者然主臣之無閒見度於君則寵休
滋至而庇附深厚矣此與上章兩亦是字言君子固
是匪紓即平平左右亦以是心而相率以從也交時
固是匪紓自在道時亦以是心而戾也平平二句與
優哉二句在第三節君子所居內看出這箇意思
按葵之而膍是一意貫說　戾字見成重優游上優
游是戾見其從容暇豫意



講君子以敬而受福宜矣亦豈理之難必者哉彼汎
汎然楊舟之不定者則必紼纚之而又維之矣況我
君子之可樂者則其忠敬之忱天子必深信而葵之
而且我君子之可樂者則其天休之至福祿必厚集
而膍之矣夫不見其有來雍雍也優哉游哉亦是之
至矣初無一毫勉强不得已之意也孰非其匪紓所
在哉要之君子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予者止於
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斁也已

采菽五章章八句

慶源輔氏曰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
以爲不足也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
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遬而爲天子
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鎭天子之邦爲萬福之
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
而又歎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强不得已之意一
有勉强之心則怠矣

小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
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鄭箋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
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



伐將無救也

孔疏周本紀曰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
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
而無寇襃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
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
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
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
事

朱子曰同上

按據幽王會諸侯以斷此詩豈非附會

正解通詩首章諸侯來朝而錫予之下皆言其來朝之盡道而見錫予之宜也以彼交匪紓句爲主蓋予之而猶以爲薄者正爲諸侯上交以敬其車馬服飾僕御侍從皆敬所形所以錫予欲從厚也後三章福祿應推開說照首章自見　細分之一章概言諸侯來朝而有錫予二章本其始來之時而喜其至三章言其入覲能敬而獲福四章言其獲福之宜然五章言其獲福之必然自二章以下皆是終首章之意而末二章宜字必字又皆承匪紓來　詩內屢言天子非天子自言也乃歌者言之耳

**騂騂角弓**句**翩其反矣**句反韻**兄弟昏姻**句**無胥遠矣**句遠韻

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疏遠近之意胥相也

毛傳騂騂調和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

鄭箋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

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孔疏騂騂文連角弓卽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和也既已調和復云翩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



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矣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卽名角弓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用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檠中此弓已調和而言檠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紲卽緄縢也傳言巧用明是旣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然　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幷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

按毛鄭以翩反爲不善用致弓之反張照遠字取義但與和柔意不貼故朱傳以往來爲說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騂騂角弓旣翩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詩人以與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

輯錄陳大猷曰角弓曰兄弟昏姻頍弁曰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昏姻甥舅母妻族也父族四親與從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母族三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族二妻之父族母族也

說約按反違古義先韻　禮書注云九族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纂序按旣兼昏姻言之從輯錄是

副墨曰無相遠有望其念情之深顧義之重而勉同心之意　遠字暗指信讒緊責在王身上

衍義此以向背之意相反爲興言角弓可反而兄弟昏姻不可違也兄弟昏姻以情則相維以義則相須故親之以恩則內附不則外離向背之機亦猶弓然無胥遠只是不信讒而勿使之乖離也

講爲人上者貴乎篤親親之誼而端風化之原何今之不然也彼騂騂然和調之角弓張之則內向而來苟或弛之則翩然外反而去矣況兄弟昏姻情義本屬者也則當親之相近而無或疏之以相遠矣否則爲角弓之反也可乎哉

**爾之遠矣**句 遠韻 **民胥然矣**句 然韻 **爾之教矣**句 教韻 **民胥傚矣**句 傚韻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

鄭箋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尙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愼

孔疏以言人傚之故知女幽王也上章胥爲相此章胥爲皆者胥相皆並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爲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爲皆觀文之勢而爲訓也

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傚上之所爲也

慶源輔氏曰王位在德元風俗之樞機也故爾遠則民然爾教則民傚其應甚速不可不謹也遠字承上章而言

說約按遠然古義先韻教傚效韻

詩說此言上行下傚之理與君子有徽猷節相照存旨教非條告詔令居上者以身爲教則爾之遠卽爾之教矣

六帖此詩言民皆借來比方而意貫重在王族

衍義一遠字緊接上文來要看兩爾字言兄弟昏姻不宜遠而爾遠之則王旣做箇樣子以敎人民安得

不然而傚之俱就不好一邊說下數章正蒙此言胥
然胥傚
正解此章承上無胥遠說來正刺王以惡德化其下
也然者然其所爲也就意向邊說傚者傚其所爲也
就作爲邊說教字只就遠上看蓋上之相遠卽其所
以教民者也言民何以胥然哉爾之教也爾教之民
胥傚之矣
講且上者下之表也爾之不親九族而自爲遠矣則
民胥遠其親亦有然矣爾之不親九族而以薄爲教
矣則民胥從其薄傚爾之所爲矣可不愼哉



**此令兄弟**句 **綽綽有裕**句裕韻 **不令兄弟**句 **交相爲瘉**句瘉韻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瘉病也
毛傳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
孔疏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
令王教之
按孔疏云令善之人於兄弟是將善字讀斷朱傳以
善兄弟連言覺優
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
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譏己之人而言
也

通解注中由此二字指王化之不善言
纂序注指譏己之人句詩人言下意也
合訂綽綽有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絕
世間如此令兄弟能得有幾則不宜教之使相遠矣
語意歸重在王化上
集解饒叔賓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
理遣况兄弟之閒乎雖或偶有不善相加吾惟以慈
念攝之雅量容之則弘忍所化怨毒俱消矣若斤斤
不少假借彼此以逆往來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
景星慶雲妖氛厲鬼皆自一念之寬窄始



衍義此承上章王化不善說來首二句輕須歸重下
二句此雖刺譏人實重上之人不可化之以不善也
注中由此二字正指王化之不善言亦以見譏人之
害皆王使之也
正解一說只泛論不根王化不善來傳注太拘似與
胥傚意相礙
按泛論亦有理但與上文不聯
講夫王化不善而民胥然胥傚如此設或有不然不
傚者惟此令善之兄弟天性素敦則雖有不善之教
而親睦之情固綽綽乎有餘裕耳若彼不令之兄弟

則情誼本乖而又有不善之教益生嫌隙而彼此交

相爲病無不爲矣尙有不然不傚者哉

**民之無良**句良韻**相怨一方**句方韻**受爵不讓**句讓韻**至于已斯亡**句亡韻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

毛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

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鄭箋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

然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　斯

此也



按鄭訓一方爲一處未明

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

愛人使彼己之閒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

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

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始則詔之以相怨之由終則戒之

以不遜之禍其曉之也切矣

六帖一方字佳甚已斯亡已字亦佳交偵互軋同歸

於盡也今人兄弟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受爵

不讓至于已斯亡者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

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也

纂序按本文受爵注以取爵訓之蓋旣取而受之也

受卽不讓至于已斯亡猶云至於亡斯已矣倒文也

然順其倒文句甚婉折如俗云到得大家歇作時都

沒有了

合訂無良卽上章不令兄弟也各據一方猶云無自

道不是的亡卽指爵位言

衍義二句分上原其相怨之由下則儆之以不遜之

禍一方謂據己一偏之見而各執其是也已終也終

不能享之長久也　黃東崖曰骨肉相怨本就王之



宗族說而民之胥然胥傚與民之相怨一方只借來

做一話柄意仍說歸宗族上去觀朱傳於民之無良

下復轉上兄弟意可知矣

按相怨一方猶俗云各說一邊話之意　不讓則爵

爲所有然終亦必亡

讒交相病何如彼民之無良也彼此相怨亦各據其

一隅之見不肯相下耳若平情人己之閒豈有相怨

者哉況人之爵位得之有道則可以常有若相怨相

讒受之不讓則互相搆䰟殆至於終已而所受之爵

斯已亡矣始之不讓亦何益之有哉

**老馬反爲駒**句 駒韻 **不顧其後**句 後韻 **如食宜饇**句 饇韻 **如酌孔取**句 取韻

比也饇飽孔甚也

毛傳饇飽也

按毛鄭以此作待人說幽王見老人過之如幼稚與上文不聯鄭以孔爲器之孔其誤尤甚

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慶源輔氏曰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此必指當時貪



事而言蓋時有讒己以取其爵位而不度其己之不勝任者如食宜饇以比其貪黷之無厭如酌孔取以比其攫取之太甚

疏義比喻凡三節所以終受爵不讓之意

說約按集傳駒後取俱就饇韻詩世學後音與取如字古義後后五反應韻與豐合較捷　纂序按疏義比喻凡三節然實兩意耳依豐與古義只後與取叶駒饇俱讀如字相叶也

集解按講意以不量力不知足上下二句截分然語氣實一氣直下如食二句正刑容不顧其後之事也

宜字孔字甚佳所謂以嬉笑諷喻行其警戒耳

衍義二句分上喻小人之不量力下喻小人之不知足不勝任言其才力庸劣之不勝任也夫負重而不顧幾何不至於敗轅乎既飽而復求食幾何不至於潰腹乎既醉而復求飲幾何不至於濡首乎此見其當戒也

正解老馬爲駒喻其才力不堪如食宜饇喻其貪黷無厭飲食太過反吐曰饇如酌孔取喻其攫取太甚

按此下數章設喩皆甚奇而有至理可玩　食酌是兩項而意相類　饇訓飽正解反吐曰饇是別解



孔取是取已多

講夫小人之受爵不讓抑豈知自量耶彼老馬必憊其駒必强今老馬反自以爲駒而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之患也且如食之多則宜乎其飽矣猶欲復食乎如酌之多則所取已太甚矣猶欲復酌乎然則小人之不量力不知足乃有如此者何也

**毋教猱升木**句 **如塗塗附**句 附韻 **君子有徽猷**句 **小人與屬**句 屬韻

比也猱獮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

毛傳猱猨屬塗泥附著也　徽美也

鄭箋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爲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孔疏猱則猨之類屬非猨也陸璣疏云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腰者爲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獮猴然則猱猨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猨獮猴也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



爲著故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

按毛鄭以如塗塗附爲教猱升木如之合二喻爲一不如分說鄭謂附爲桴太鑿

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爲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長樂劉氏曰小人樂於不善今王又疏薄骨肉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堅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是之謂徽猷

東萊呂氏曰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旣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

新安胡氏曰毋教云者申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

慶源輔氏曰君者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導耳罪不在於民也望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

安成劉氏曰大學傳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上有徽猷而下之與屬者其機蓋如此



疏義上二句戒王勿如彼下二句戒王當如此

說約按屬叶附古義過韻

詩說如塗句亦蒙毋字來徽猷緊貼親睦上勿泛講屬取聯附之義小人與屬則遠者親疏者和而怨者平矣

正解此章上二句喻其長惡之非下示以感化之道也所以申爾教之義上數章言王教人以薄故胥然胥傚造讒以害兄弟此章言不當教之以薄而當教

以厚也首二句以毋之一字貫之猱本升木而又教之泥塗本污而又附之小人本惡而王又濟之何以異此徽猷即不好讒佞而親睦九族便是與屬言皆相親相遜化而爲善以附之也屬字妙此中便有轉散合離之意全在王心上討分曉亂世之末流薄是下流之本性而王更倡之如教猱塗附不知所終矣雖然轉移之柄不在他人也使君子一旦反薄而厚而有徽猷作於上小人必羣起而附之必羣然胥傚之不爽也

按此章方責王教不善意一反一正說　猱塗兩喻分看如塗對猱說塗附對教以升木說

講凡此小人皆由傚之王而然王可不謹耶彼猱之性本善升木也則毋復教之升木以親導之又如泥塗本易附也毋復加以泥塗以益相著而不可脫也蓋教以不善固然非爲上之道亦在乎以善教之而已故有位之君子敦天性之愛篤親親之恩以教天下是之謂徽猷則無位之小人皆與之屬而無不歸於厚矣王其反薄爲厚而可哉

雨雪瀌瀌句瀌韻　見晛曰消句消韻　莫肯下遺句　式居婁驕句驕韻



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毛傳晛日氣也

鄭箋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啓教之

孔疏毛以爲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言天之雨下此雪雖瀌瀌然而盛至於見天晛然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興小人雖皆行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矣王何不教之乎　說文云晛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字又從日故知晛是日氣也以日者人言之儆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以瀌瀌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小人也　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爲數乃常訓也

按莫肯下遺毛鄭以小人言朱傳責王覺傻　鄭以遺爲隨以婁訓斂字義尤不協

說約按式居者使之安於此也婁卽屢漢書皆通用合訂此與下章皆感慨痛恨之辭見讒原可止王不能禁而反長之也婁者不一之意驕正不讓之本與綽綽有裕相反

正解此合下章總是感慨讒原可止而王反長之也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雪之盛者見日卽消讒之侈者遇明卽止比意如此莫肯下遺王甘信之也式居婁驕小人讒言日甚驕慢自處非王長之乎



指南胡氏曰居是益也婁是長也驕是慢也有謂式居語辭恐居字只作語辭更安

按消卽雪之化故下章言流　居作居位說則式字可作用字實講

講乃王不能以善教也豈以讒言之難止耶彼雨雪雖瀌瀌然而盛也一見日氣曰卽消矣陰慘遇陽明而散有如此今王乃甘信讒莫肯貶下而遺棄之式居此位而婁長其驕慢之氣也奈何哉

雨雪浮浮句 浮韻 見晛曰流句 流韻 如蠻如髦句 我是用憂句 憂韻

比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毛傳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

鄭箋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孔疏爾雅八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爲夷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　言如以比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髳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



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髳此髦音義同也

臨川王氏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是大亂之道也故我是用憂也

疏義上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

正解如蠻如髦上下相傚成俗非王有以長之乎我是用憂憂世道之日趨也

講雨雪雖浮浮而盛也但見晛曰卽流矣其勢不難

去如此今王乃信讒用事使人骨肉自相殘賊皆如蠻焉如髦焉變中國而爲夷狄世道之大亂也我是用憂而不已哉此角弓之所爲作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堯之協和萬邦必以親九族爲本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爲先所繫之大如此而其道則惟在於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棣伐木頍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所以於卒章深致其憂也



小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按此詩說刺無可疑

正解通詩首章是明九族之當親下詳疏其九族信讒人之失也刺王處以爾之遠矣一章爲主蓋相怨相讒雖在小人而誰實使之皆王不親九族之故使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據理而正言之以見親之不當薄二章刺王之浙於親以致小人之薄也三四五章俱刺小人之相讒相怨者六七八章又以刺王也首以無相遠提起下皆說相遠之辭欲反不相遠者以

有徵猷此詩意也

集解此詩雖兼刺小人而實以刺王爲主蓋讒譖得行皆由王之不親九族致之故首章正言親之不當薄二章以下皆反覆言其遠九族信讒人之失

**有菀者柳**句**不尙息焉**句息韻**上帝甚蹈**句**無自暱焉**句暱韻**俾予靖之**句**後予極焉**句極韻

比也柳茂木也尙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定也極求之盡也

毛傳菀茂木也　蹈動暱近也　靖治極至也

鄭箋尙庶幾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

孔疏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爲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爲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爲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

按蹈毛訓動鄭改爲悼動謂躁動無常猶說得去改爲悼則大異矣　毛訓靖爲治鄭訓爲謀訓治猶說得去謀字不甚貼極毛訓至鄭訓誅又大異矣

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爲所辱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大全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至周怒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說



約按輯錄索隱曰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

慶源輔氏曰前章只是比體以人願息於柳陰以比人願庇於王者耳若以爲興則不尙息焉無自暱焉兩句意思各別

說通後予極焉後予邁焉所謂甚蹈也俾使也假使也靖之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亦所以靖王室也

詩說玩俾予靖之一句亦似有西歸之念者特畏其予極而不敢耳

集解按無自暱句泛指人而言蓋相戒其同列之辭俾予靖二句方就自己說推原所以無自暱之故也

衍義二句分上喩己有朝王之心下是因推不朝之故也詩柄暴虐二字重看見諸侯所以不敢朝也上帝甚蹈生於暴虐來謂典章法度不由其故紀綱貢賦不由其舊有喜怒不可常禍福不可測意不敢斥言故曰甚蹈靖字不必爲靖難之靖只是一朝事也蓋使諸侯皆來朝則王室安之謂也要見當時諸侯皆不敢朝意

按蹈朱子謂作神予謂毛傳動履無常似可用　俾予靖之二句卽是不朝之辭

講君臣之義本無所逃然而時勢亦有不可爲者彼



有菀然茂盛者柳之爲陰可以休也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人情蓋如是矣但上帝甚是威神禍福不測令人畏之無敢自近焉當此之時使我朝而事之以安靖王室顧天下無至者而予獨至後將惟予一人極其所欲以求焉其何以爲應哉

**有菀者柳**句**不尙愒焉**句愒韻**上帝甚蹈**句**無自瘵焉**句瘵韻**俾予靖之**句**後予邁焉**句邁韻

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毛傳愒息也　瘵病也

按鄭以瘵爲接是交際之意又以邁爲行是放逐之

意皆異

說約按瘵邁古義霽韻　簫序按瘵訓病病害也猶言自害自也集傳瘵邁改叶愒但瘵邁本叶讀如字以愒就叶較直

正解此章比意同上瘵者近王適以病已也邁者取於常法之外而力有所難繼困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塞也

講有菀者柳豈不庶幾欲愒焉人情蓋如是矣但上帝甚蹈令人無敢近之自取病焉當此之時使予朝而靖之後將予邁焉而過其分以相求矣能無慮哉



**有鳥高飛**句**亦傅于天**句天韻**彼人之心**句**予何其臻**句臻韻**曷予靖之**句**居以凶矜**句矜韻

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

毛傳曷害矜危也

鄭箋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

孔疏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澣害否皆爲何也

按鄭訓居以凶矜爲居我以凶危之地居字矜字解異似亦說得通

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疏義此以意相反爲興

古義傳通作附取附麗之義故毛傳以爲至周禮注以爲近

存旨目其君曰上帝又曰彼人若甚尊之又若外之蓋畏之甚也

詩說居字妙甚言於周無分毫之德而徒於己有不



測之禍耳此正自暱自瘵之謂也

正解此章以鳥飛有所止興王心無所極蓋以意相反爲興也興止四句上是興王心之無極下是懼己來朝之取禍也予何其臻繳轉上二章後予句說居以凶矜句繳轉上二章上帝句說彼者外之之辭人者卑之也何臻言轉側無常不知所止居者是徒然之意凶矜凶禍可憐也

講有鳥之高飛也亦莫過極至於天是鳥飛有所止矣若彼人貪暴之心果於何其至乎是王心則無極矣如此豈予所能朝而靖之乎祇居然自取凶禍而

可矜焉耳予敢也乎哉

菀柳三章章六句

小序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按此詩諸侯不欲朝是大旨

正解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暱毋自瘵爲主首二章喻己欲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己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於我俱根甚蹈來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經詳說卷五十九終

# 詩經詳說卷六十

牟陽冉覲祖輯撰

##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句**狐裘黃黃**句黃韻**其容不改**句**出言有章**句章韻**行歸于周**句**萬民所望**句望韻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

毛傳彼彼明王也

鄭箋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温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



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

孔疏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爲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裼衣故知取其温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爲大蜡之裘則是有衣裼矣言取温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裘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觀經爲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

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黃落象其時物之色故服之耳　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按鄭以地言不以人言毛鄭言明王覺泛　上言都下言周自是相關毛鄭以周爲忠信無來歷

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息之也

慶源輔氏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故爲萬民所仰望也或曰先生以此詩爲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遷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死於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爲鎬京也



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

嚴氏曰士若專以爲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爲大夫則下章臺笠緇撮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女皆爲男子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有依其士思媚其婦維士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子

六帖作者於亂離之後追憶往事蓋其目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爲司隸時入雒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歡喜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之意　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作歸故曰行歸於周

說約按望古義陽韻　纂序按行歸猶云從外頭走來也君子女亦通貴賤之稱云君子美之也

副墨狐裘三句不平首句只是服飾之盛所以可思者全在不改有章上蓋世道人心於此流露焉各章即不正言此而莫非此意也



衍義四句分上追言昔時都士之美下言爲民所仰望也狐裘三句作三平看行歸于周句若通章作傷今思古之意則當就昔日盛時說從本說須云當此亂離之後若果行歸于周則爲萬民所望也望乃快覩之意末章云何盱矣乃懸望之意與此各異

嶧山云玩詩柄不復見字是作詩者蓋稱及見昔日都邑之盛今特於亂離之後而慨慕之耳說者不悟逆謂昔日是文武盛時恐太迂

正解人物之美就儀容徵之而都邑之盛又以人物

儀容徽之稱彼以別此故以昔人爲比云彼都人士原非極盛時人物只是未經離亂狐裘三句作三平只是追言昔日儀容之盛狐裘以見服之衷也不改以見度有常也有章以見辭有法也狐裘只是服飾所可思者全在不改有章上不改有章在身口上見出手神方山從輔氏說謂容者德之符言者德之發容言如此則其德可知矣故謂萬民所望看來昔日非成周盛時亦不必說到德上行歸就今日看言昔時之美如此倘得其行歸於周豈不爲萬民所瞻望乎 有云昔日爲民終於歸字不妥且此言思見其人而後章接以不見血脈自是相聯但不宜先點不見意出

按狐裘三句重不改有章固是照漢官威儀爲說則狐裘亦不可輕當次第說下勿直作三平 不改有章只是皆在禮法之中不必求深 行歸于周作追思所見爲是作倘得如此語氣不順

講襯盛衰而感慨者人之情也我也居今而思昔安能以爲情耶昔周盛時彼都邑之人士服於身者則狐裘之黃黃也見於容者則有常而不改也發於言者則有章而可觀也卽其一身之閒莫非人文之著矣以斯人而行歸于周則太平文物可以復覩豈不爲萬民之仰望乎



彼都人士句臺笠緇撮句撮韻彼君子女句綢直如髮句髮韻我不見兮句我心不說句說韻

賦也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密直如髮也

鄭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 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孔疏臺草名可以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 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已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

以上言狐裘卽述其容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
其冠笠以表飾儉也按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
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
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
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
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
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　傳髮綢直密則
以綢而密也綢者緻緻之言故爲密也
陸氏曰莎草也可以爲簑笠
古義臺林埀珂云有皮堅韌滑緻可爲簦笠備暑雨



有柄曰簦無柄曰笠也撮說文云兩指撮也季本云
臺笠出田時所戴緇撮居家時所戴
臨川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偕作之服
廬陵羅氏曰說文綢密也解頤新語其首飾綢直如
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爲高髻之類
纂序按疏義云如字不可曉或云當作其字愚謂髮
本綢直如其生質之美亦儉風不屑髢之意
詩記綢謂纏束緊密直謂梳理條達如髮謂一一順
髮之本性不爲雲鬟高髻之態　服飾儉齊風化攸
關舉世混濁不見先輩典型所憂不在於衣服則也

故我不見兮再四慨歎自不說而苑結以至引領而
望諸返樸還醇之念無日去諸懷也
集解按君子女注指爲貴家然照下章謂之尹吉則
似亦通貴賤之稱云君子者美之也一說綢直如髮
見得美處不可盡言只如一髮何等綢直可愛亦可
味
衍義四句分上是追言昔日士女儀容之美下是致
不見之憂也以夫須爲笠所以禦暑雨以緇布爲冠
所以示省約綢直何言髮綢密而不屈曲如髮之本
然不假髢髻以爲飾也如字勿泥要知非眞謂今無



臺笠等但不如古之隆盛故歎之
指南大全羅氏曰說文綢密也其首飾綢直如髮之
本然此說到是直講云臺笠緇撮見他中和處綢直
如髮見他閒雅處末二句總承
按君子猶俗言大家女不可云君子之女女綢直如
髮以閑雅說是非深贊其美　綢作稠字看　士則
飾儉女則閒雅古風也非蒙女色之謂
謂彼都人士則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儉且飾焉彼
君子女則綢密而直如其髮之本然閒且美也此固
我之所願見者今不可得見兮我心爲之不悅也

彼都人士句 充耳琇實句實韻 彼君子女句 謂之尹吉句吉韻
我不見兮句 我心苑結句結韻
塡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
姞尹氏姞氏周之婚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
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
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屈也積也

毛傳琇美石也　苑猶屈也積也

鄭箋言以美石爲瑱瑱塞耳　吉讀爲姞尹氏姞氏
周室婚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
姞氏之女言有禮法



孔疏淇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
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
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
故王肅云以美石爲塡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奧說
武公之服以琇爲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
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備風自舉石言之其
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
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名同故俱言琇也　尹旣
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爲姞矣其人而謂之尹姞者
以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
氏大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
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婚姻也韓奕云爲
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婚姻也又宣
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
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
尹亦有婚姻矣旣世貴舊姓婚連於王室家風不替
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姞也

我心爲之苑然盤屈如繩索之爲結矣

按毛以尹爲正謂女正且吉不如鄭說作二姓　苑
結二字串說是



說通二章曰臺笠緇撮綢直如髮有村莊下里意三
章曰充耳琇實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總是言盛
世人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尹吉甫之先姞蹶父
之祖愛其人故借貴姓以目之　纂序按說通二章
村莊下里之說貼臺笠緇撮可也若都是一般君子
女何獨以賤言之且本章注明言貴家女也

存旨苑結不舒則不止於不悅矣

衍義四句分上是追言昔時士女之美下是不見而
憂之深充耳琇實者塞實其耳所以養其聰聽也世
德相承而族之大者莫若尹吉禮教相率而女之賢

者亦莫若尹吉故都人之女不謂之尹則謂之吉也

士女俱兼言動服飾而言

講彼都人士充耳之飾則琇之美石以實之而有尊嚴之度矣彼君子女禮法之閑人皆謂之尹氏姞氏而有世族之風矣此固我之所願見者今不可得見兮則我心之思爲之苑結而不能舒也

**彼都人士**句 **垂帶而厲**句厲韻 **彼君子女**句 **卷髮如蠆**句蠆韻 **我不見兮**句 **言從之邁**句邁韻

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



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毛傳厲帶之垂者

鄭箋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

孔疏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絕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　言蠆尾有毒也故以爲螫蟲其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

按鄭改厲爲裂多事又以從邁爲欲自殺從古人語不倫之甚

釋文曰揵舉也長尾爲蠆短尾爲蠍

六帖言從之邁與行歸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不得見之思耳　凡詩二句爲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句法之變格也

古義孔云大帶之垂者爲紳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季本云從其垂下如將展之有危厲之意焉

詩記蠆尾向上掀舉婦人髮末卷曲而上亦如蠆也綢直如髮卷髮如蠆言人工天巧各極其致



說通此又就其容飾中抽出美之意重在垂與卷不重在帶與髮

衍義四句分上是追言士女服飾儀容之美下言其思之甚卷髮如蠆與綢直如髮不同彼蓋指頭上之髮而言此指鬢旁短髮而言言從之邁與國風與子同歸一意此設言得見之喜以甚其不得見之思耳

正解帶是士之飾於身者帶之下垂而厲見有中和之度髮是女之飾於首者卷髮有如蠆之形見有整飭之容皆以一節言之也　見一帶之垂亦非夫人之帶一髮之卷亦非夫人之髮也言從之邁卽聊與

子同歸意欲其遊於禮法之中耳
講彼都人之士其帶之在身者則下垂而厲然服何
美耶彼君子女其髮卷於鬢者則上曲而如蠆容何
美耶我今不得見兮使其得見則言從之邁而與之
同歸矣
**匪伊垂之**句**帶則有餘**句 餘韻 **匪伊卷之**句**髮則有旟**句 旟韻
**我不見兮**句**云何盱矣**句 盱韻
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
毛傳旟揚也
鄭箋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



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旟枝旟
揚起也
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
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
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六帖服飾氣象固欲其盛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
之象故貴自然
集解按上言而厲則帶之垂已有餘矣言如蠆則髮
之卷已有旟矣此只以匪伊字則字形容出閑雅之
妙伊者有心之謂則者無心自然之詞也云何二字

咯讀作盱張目而望也　按云何二字讀作信是照
卷耳篇爲解今傳云見何人斯篇則不同
衍義四句分上敍盛時人物自然之美下是深致厲
望之情帶本不足而故垂之便是有心於垂髮本非
美而故卷之便是有心於卷不得見自然閑雅今帶
則有餘是服飾之盛自然下垂也髮則有旟是生質
之美自然上卷也全不見有些舒肆冶容之態矣此
二章但言帶與髮以見此猶不可得見而況其他乎
其感慨之意深矣
正解不曰人之有餘而曰帶則有餘不曰人之可美



而曰髮則有旟當時之寬舒可想見其今日之迫促
亦可想見云何盱矣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
之甚也望乃懸望之望與首章快覩不同
講且士之帶而厲非伊垂之也帶則由其自餘而垂
之女之髮如蠆非伊卷之也髮則由其自揚而卷之
蓋其天然閑美不假修飾如此我今不可得而見兮
如何不盱然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小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孔疏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

朱子曰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按序云刺衣服無常說得太狹詩人思古之意不專在此

正解通詩總是感都邑人物儀容之盛而致歎慕之情也首章言都人之美而致願見之意下皆承言願見不可得而憂思仰望不能已也以彼都二字爲主



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細分之首章是歎息之辭專言男子二三章是不見之憂四章是思之甚五章望之切皆兼言男女詩柄人物儀容之美正是都邑之盛非兩平按此詩作者蓋猶及見昔日都邑之盛今特於亂離之後而慨慕之耳說者指昔日文武之盛誤矣　從狐裘遂說到垂帶卷髮凡都人士女一服飾一體態之微無不想像而懷慕之矣盛世之風令人景仰若此但說容服處是舉一以該其全若泥定一節安見人文之盛

終朝采綠(句)(綠韻)不盈一匊(句)(匊韻)予髮曲局(句)(局韻)薄言歸沐(句)(沐韻)

賦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

毛傳自旦及食時爲終朝兩手曰匊　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鄭箋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　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孔疏綠若難得則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爲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與也



大全爾雅注菉蓐也今呼鴟腳莎

疊山謝氏曰婦人夫不在不事容飾故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大全埤雅曰藎綠皆易得之物今以憂思貳之故雖終朝采掇而不盈一匊一襜也

慶源輔氏曰薄言歸沐恐君子之或歸也好飾者婦人之性

發序總注不專於事以待其還皆朱子解詩語意非婦人白言口氣也須有分曉

詩說以終朝之采而卒不盈原無心於采也且方采綠而忽思髮之曲局而歸沐之情最可想

正解此章上二句思夫而不專所事下爲容以待其歸也合下章兩不盈字全在思君子上來心在人而不在物也有思出於爲之外事爲情奪手爲心制之意歸沐者是擬君子之歸而然也



講人生離合之際最能感情也況乎我君子耶彼綠易得之菜也我則終朝以采綠而一匊亦有所不能盈焉因是自顧予髮如此其局曲非所以爲容也薄言歸而沐之可乎蓋我君子之歸不遠也又何暇采綠爲也

終朝采藍句藍韻不盈一襜句襜韻五日爲期句六日不詹句詹韻

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毛傳衣蔽前謂之襜

鄭箋藍染草也

孔疏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

按毛以詹爲至而又以婦人五日一御爲說何其妄也鄭以爲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亦添設　孔引青出於藍之語只借藍字爲證非正解

濮氏曰藍可以爲靛染青以之靛音奠

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倘且望而憂之又況於遲久而弗歸耶

詩說五日六日只借以形容其失期非眞有五日之約也勿作呆語



衍義二句分上是思君子而不專所事下是歎其過期而不歸也五日六日只是遲久而未至之意勿泥五日言去時之約六日言至今猶未見也合上章言因君子不在爲之采綠采藍所以消愁然又無心於采而恍若之子歸來隨欲歸理新妝以待君子又無如屈指前約而其期已過也雖然夫豈眞不詹哉此總是設辭

講我終朝以采藍卽一襜有所不能盈焉因憶我君子去時相約之期以五日爲定也今已六日矣而猶

不詹何也夫既不見君子之歸也又何能采藍也

之子于狩句言韔其弓句弓韻之子于釣句言綸之繩句繩韻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

鄭箋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韔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

孔疏韔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於韔中也　釋言云緍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縱謂之繩縱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爲之

按鄭說是悔不初從之意朱傳謂望其歸時如此覺優蓋夫久不歸非爲狩與釣也

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爲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爲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邱氏曰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

慶源輔氏曰狩而韔弓釣而綸繩本非婦人之事望之切思之深設言如此以見其欲無往而不與之俱



是雖夫婦之正情然使其形於言焉則怨曠甚矣

說約弓古義烝韻

集解按韔弓室也此言韔其弓謂韔以待用耳孔疏謂射訖弛弓納於韔中與注意小異

正解此章合下是豫道其歸欲隨所事而與之俱益見望之切而思之深也韔弓綸繩本非婦人所能爲故設言其如此以致其相親之情非眞與之往狩往釣也　注中若字欲字耶字俱要玩味

按韔其弓已有二說予謂是於韔中取其弓以便用耳綸是活字猶織也

講使君子而於是歸也我將何以爲情耶之子如欲往狩也狩必資於弓我則言爲韔其弓之子如欲往釣也釣必資於繩我則言爲綸之繩凡君子有事而我得承之於意慊矣

其釣維何句維魴及鱮句魴韻維魴及鱮句薄言觀者句者韻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鄭箋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鱮魴鱮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

孔疏既假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

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承上章末句而言亦喜幸之辭也

詵約按書古義語韻

詩迊于狩于釣觀魚等項無非豫擬得以隨事相親爲樂固非樂狩樂魚亦非是樂於相助總不可認眞急要補出歸時乃得如此而何時得歸語氣

衍義薄言觀者不重觀魴鱮上蓋獲魴鱮者有之子在故觀之也上兼言狩下偏言釣之所獲者蓋舉此以該彼耳



按上章言助其治具此章方是隨之往觀上章傳中與之俱似是豫言以包下章之意觀傳中又將從可見

講迊其釣而有獲也貿維伊何則維魴及鱮魚之至美者也維魴及鱮我其薄言觀者以與我君子同歸之樂焉然如其未歸何也思能已耶

采綠四章章四句

小序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朱子曰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按丈夫行役婦人懷思自是常事豈宜皆歸咎於王正解通詩以思字爲主上二章是擬君子於未歸之時而不專於所事下二章是擬君子於既歸之後而欲與同其事總是思望之情深切而然描寫意中事景中情乃是託言不作實話看思念中就有望之之意如首章之歸沐望也次章之不詹望也三四章望之切思之深也正根上章而來不可以上二章爲思念下二章爲思望　下二章豫道歸時光景綢繩韔弓固是虛想而觀魚又是虛想外復生一想正是思之極處



芃芃黍苗句陰雨膏之句膏韻悠悠南行句召伯勞之句勞韻

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

毛傳芃芃長大貌　悠悠行貌

鄭箋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

孔疏以崧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謂閔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

或謂事訖而勞之

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唯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疏義此因所見而取人物各有所天之意故以語相呼爲興

副墨物生盛有天澤以膏之遠行勞有仁人以慰之此興義也

講意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崧高云南邦南士可見勞之泛說



說約按集傳膏勞俱去聲古義號韻然六帖以苗膏勞爲韻則當平聲　魯詩世學召伯者穆公之本爵行義此卽黍苗之盛有賴於陰雨之膏興南行之遠有賴於大臣之勞詩柄將字乃統率之謂也勞之就遠行上說如恤其飢寒憫其勞瘁凡撫御綏懷無不盡其道皆是

集解按南行似連營建在內不專自在道言照末一章可見

講趣事固在於下而統率則在於上彼芃芃然之黍苗孰能使之盛哉則唯陰雨能膏澤之以遂其性矣況此悠悠然之南行地遠而時久孰能爲之撫哉則維我召伯能撫循慰勞之以悉其情矣吾人賴之豈淺耶

我任我輦句我車我牛句牛韻我行旣集句蓋云歸哉句哉韻

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旣成而歸也

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鄭箋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爲南行之事旣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



孔疏上言南行爲總此言行中之別　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又別爲二故箋以任爲抱此二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爲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卽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旣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

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
凡軍旅行役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
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
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
按鄭分車牛爲二牛是旁牽牛者多一折
大全周禮鄉師注曰輦車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
以爲蕃營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加二版二
築以十五人而輦
安成劉氏曰我任我輦載任器於輦車也　我車我
牛駕牛於重載之車也



臨川王氏曰此章見召伯之遇役夫如此
說約按牛哉古義支頤　詩記邱氏曰蓋不定之辭
無回曰擬議之辭各我行二句或作激勸或作慶幸
似皆可　纂序按集猶云就緒也但一就緒卽言歸
也蓋云是卽言之意
合訂此與下章皆慶幸之辭蓋既得召伯勞之則此
行可保無虞惟待土功告成言旋言歸而已有欣然
竣役之意
集解按末二句時講皆作不集不敢言歸之意則是
激勸語非欣幸意矣不可從

行義此二章俱本上勞之說來言召伯既有勞我之
仁我當有從事之義必期成功而歸也各下二句感
激思奮有欣然竣役之意蓋者擬議之辭言此事既
集卽與爾歸矣見人心鼓勸期於事之必集也　車
本乘載但主御車者言牛本駕車但主服牛者言
正解此行者感激自奮之辭任輦車牛徒御師旅作
八件平看我字俱指人言正見人人協力惟恐有負
召伯勞之之意　瞿昆湖云我任二章皆行之徒役
也不必依臨川王氏以上章爲役夫下章爲征夫
指南任是負荷者也輦是推輓者也車是乘載者也



主御車者言牛是駕車者也主服牛者言徒是步行
者也主步行者言　歸重末二句期於集事而後歸
也若事未集則不敢歸矣
按任輦車牛劉氏只作兩項似可用而時講皆分四
項與劉說不同而朱傳又只分三項牛車不分
蓋云歸哉是大家期許之辭非召伯所言
講召伯勞我如此則凡此相從以南也我任而負荷
者我輦而輓車者我車而御馬者我牛而駕大車者
雖各勤於在道然而非久淹也但我行之既集蓋皆
云歸哉又何辭也

**我徒我御**句**我師我旅**句旅韻**我行旣集**句**蓋云歸處**句處韻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毛傳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

鄭箋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孔疏傳亦見四者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　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

臨川王氏曰此章見召伯之迴征夫如此

古義上章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言此章徒御師旅以受工役之人言蓋皆自周調發而不勞謝民也

詩記歸哉猶在途歸處則到家而安處矣

講又凡我徒而步行者我御而乘車者我多而師者我少而旅者雖各勞於在途然而非久淹也但我行之既集蓋云歸而安處矣又何憚哉



**肅肅謝功**句**召伯營之**句營韻**烈烈征師**句**召伯成之**句成韻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毛傳謝邑也

鄭箋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慶源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烈烈然威武者皆召伯有以成之也然則兵豈能自爲强弱哉顧上之人所以御之者如何耳

古義謝申伯今所改封之國申謝相近

說約按營字今本在庚韻

正解此章正是歸功於召伯一是歸其治城邑之功一是歸其統徒役之功其在城邑則有以區畫葺治其在徒役則有以鼓舞激勸也謝功指城池宮室寢廟門社言營之謂經度區處之得宜也烈烈征師就作邑勇於趨事說卽我行既集二句意不必兼在道時言成之以撫循爲激勸有以成其烈烈也

按建置盡善總率有威二意相形見召伯好處一謂城非苟且一謂師不懈弛

講然我行之集也孰不賴我召伯也邪肅肅然之謝功凡城池廟社宮室無不嚴正皆我召伯經書董率之有道爲能營治之烈烈之征師凡奮力爭先極其威武皆我召伯鼓舞振作之有方爲能成就之召伯之功大矣而豈我人之所能爲哉

**原隰既平**平句韻**泉流既清**清句韻**召伯有成**成句韻**王心則寧**寧句韻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毛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鄭箋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疊山謝氏曰彊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

東萊呂氏曰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鎭定南服召穆公身爲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眞知職分者也

纂序按古義我任章以裁工作之器言我徒章以受工役之人言則肅肅謝功原隰既平兩章當以董工役之事言前我行既集是豫擬此正其行之所集也此正所爲行者作也

詩記言召伯有成而歸本於王心者謝爲荆徐要地封申伯於此則足以鎭撫南服宣王之心始安不獨謂其篤厚元舅克副親賢之志也其後幽王乃以嬖倖之故而成仇讐卒使召伯所經營者反若樹强敵焉甚哉守成之不易矣

衍義此章美其建邦之績有以慰天子之心也原隰二句對言則原隰句是疆理泉流句是溝洫統言之則泉流亦疆理中事也有成卽帶上說蓋建國以土田爲重故特於謝功抽出言之以見其成功也南台云上謝功是營建之功此是疆理之功至有成處兩承之亦可但與上章似不相貫王心本重報功亦兼式是南邦之意



正解原隰句以疆理言平者因地利之高下而治之也泉流句以溝洫言清者因水勢之流諸而通之也相其原隰使皆可田觀其泉流使皆可灌使原者失其爲原則高者崇而成壟隰者失其爲隰則卑者淤而成石莫濬其源則泉有壅而流掐莫導其流則流

有滯而泉阻惟因高而高因下而下是謂既平外既疏通內無壅塞是謂既清

講營謝之功莫大於疆理但見我召伯治其土田事畢因高而高因下而下原隰則既平矣治其溝洫事畢早有以溉澇有以洩泉流則既清矣夫營謝之始王命以微申伯土田爲命今既平既清召伯之功有成王心不於是而載寧乎不但慰王展親報功之思而且遂王式是南邦之意南行勞之夫豈偶然而非我人之所深幸哉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小序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鄭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

朱子曰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按鄭謂宣王之德召伯之功是也無刺幽王意

正解此詩出自行者之口車感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通詩之旨依舊說首章是南行之勞而歸德於大臣下是詳南行之事而歸功於大臣綱分之首章言召伯能勞乎民二三章言民之忘勞而樂於赴功四章歸功於召伯末章美其成功之大而有以慰乎君心也盤盤說下要得豫道語意一說此詩作於功成還歸之日不必作豫道亦不必說追敘只作直言其事說亦可從

按朱傳云行者作此若作初行豫擬如此似不實作功成還歸在道時作猶凱歌而還之意似妥　徒役感召伯勞己至歸處將己事說完後二章又誇美召伯之功不復說到自己段落亦自分明

隰桑有阿句阿韻其葉有難句難韻既見君子句其樂如何句何韻



興也隰下溼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

毛傳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

鄭箋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　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

孔疏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貌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　以有阿之下別言其

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　下溼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辭意大概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安成劉氏曰所謂下章者指二章三章也所謂比者蓋以隰桑枝葉顏色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亦與菁莪比意相類



詩記難通作儺行步有節之象桑之迎風搖曳似之

詩說其樂如何與云何不樂皆有摹擬不出意便含下遐不謂意

正解此二章以可喜之物爲喜見君子之興樂字須根平日愛慕來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罄其形容也云胡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抑也上見其樂之盛下見其樂之宜

講凡人足以繫吾情者鍾情不能不篤彼隰桑有阿然而美則其葉有難然而盛此眞物之可喜者矣況君子素所願見而不可得者也今既見之則慕思以遂其樂當如之何哉眞有欲自言而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者矣

**隰桑有阿**句**其葉有沃**句沃韻**既見君子**句**云何不樂**句樂韻

興也沃光澤貌

毛傳沃柔也

長樂劉氏曰光潤如膏之沃也

講彼隰桑有阿則其葉有沃然而光澤矣況我既見君子亦云何而不樂也哉眞有欲自止而非在我之所能遏抑者矣

**隰桑有阿**句**其葉有幽**句幽韻**既見君子**句**德音孔膠**句膠韻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毛傳幽黑色也膠固也

鄭箋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

按鄭以教令說覺迂些

說約德音孔膠固注無明文其解不一然作喜德音相契較勝

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爲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意亦如此幽古義者韻

集解按有難有沃皆物之一望而令人可喜者故以爲樂見君子之興此有幽則有森濃而結之意與德

音之膠固不解又相應也然上二章但言得見君子
之樂而此章忽言德音孔膠似又指言其可樂之實
下章之誠愛亦本於此
正解此章桑惟茂則綠深而似黑與交既合則心孚
而雅解德音主君子身上說既見君子則一德相爲
契合而固結不可解孔膠云者言二人同心堅如膠
漆也一說興己之見賢而益固其譽也德音孔膠言
好賢之名德音當昭示於人苟君子不至未免有簡
賢棄禮之譏此音之所以不固也今既見之則前有
是好賢之名今則愈彰而益固矣德音不孔膠乎按



此若說自家好賢之譽非特嫌於近名卽與膠字亦
不合不如前說較勝
講彼隰桑有阿則其葉有幽然而深黑矣況我既見
君子則喜其德音之相契而固結不解無能間之不
亦孔膠也乎
心乎愛矣句愛韻遐不謂矣句謂韻中心藏之句藏韻何日忘之
句忘韻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瑕之言胡也謂猶
告也
按鄭訓遐遠謂勤藏善也字義多不合

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
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
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
也
邱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如此
說約按集傳愛與謂叶古義未韻藏與忘叶陽韻各
二句依韻平說徐文定謂文氣一串遐不謂與中心
藏一正一反說者非是　詩意雋永至此四句而極
然以平直看卽愈佳斜纏反無味也注言中心誠三
句此正解前二句當一讀斷而但中心二句此正解



後二句又一讀斷　本自不能說卻云何不說本自
不欲忘卻云何日忘心頭口裏各有無可奈何處唐
人懊儂度曲極力摹擬無此妙也　纂序按上二句
心乎起下二句中心起上二句着兩矣字下二句着
兩之字則麟士各二句平說固至當也但中心藏文
意卻承遐不謂而轉故注下而但二字此文定所謂
串也意略串而體則平若從中兩句爲正反則上下
俱失之耳　前三章喜樂心也而未言心此章方言
且重言之可覩詩意　既說遐不謂必欲說所以不
謂之故既說何日忘必欲說所以不忘之故殊索然

且多事也

詩說千古情癡正在口角難傳處鍾情欲絕若可謂得非心愛矣詩人正以遐不二字顛幻出之是何等描寫

衍義此章總是道其愛賢之誠文氣無斷處宜一串說下爲得謂字與藏字相應何日忘之或以注愛之存乎中者深貼首句發之遐貼第二句情之久貼末二句似可但此乃朱子推意不必太滯

正解謂與藏一正一反相爲呼應言我平日眞心愛他常以不得見爲歉今既見之卽當盡言告之何不



自言其所爲愛而中心藏之若有無可得說者然則斯愛也將使何日而忘之唐人詩云胸中幾積千般話到得相逢一句無蓋非不欲道不能道也

指南愛出於心心存而愛亦存愛發於言言盡而愛亦盡今不言而藏之心則愛之心誠有不能以一日忘者矣

按此章講者多以中心藏之連遐不謂矣說非也自當以二句一斷朱傳而但二字是轉語原屬下不屬上也乎謂不曰心誠愛君子及見何不盡以愛之意告之君子而有不能盡告者但於中心藏之不知何

日可忘耳中間襯以有不能告者一句便覺上下分明　能盡告則心事可了故可忘不能告則心事不能了故不能忘惟其不能忘益見愛之極其至

講若此者我之心非一以君子爲心耶夫我誠心乎愛君子矣既見之則何不遂以所爲愛者謂之矣而但於中心自深藏之將於何日而能忘之耶我其奈君子何我其奈我心何眞有不能以自諭者矣

隰桑四章章四句

小序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朱子曰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按此詩思見君子是也小人在位是添出語以爲刺幽王地步耳

衍義三章分上與其見賢之喜下是道其愛賢之誠喜自既見之日言愛自未見之前言惟其愛之是以喜之也此詩還就在上之人說君子指賢者言　通

詩重心乎愛矣一句樂正愛之形也

集解此詩無未見而愛既見而喜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辭以志其極喜耳

按此詩總是樂於見賢意其樂如何云何不樂便是

不能形容其樂也德音孔膠樂以契而益深也何日忘之樂之久而無已也不能忘乎愛自是不能已於樂旃說旃深總是形容不盡之意



詩經詳說卷六十終

# 詩經詳說卷六十一

牟陽冉觀祖輯撰

## 都人士之什

**白華菅兮**句**白茅束兮**句束韻**之子之遠**句**俾我獨兮**句獨韻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

毛傳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

鄭箋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便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



至滅國　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奔申

孔疏白華野菅釋草文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　茅雖比菅爲脆其實茅非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爲索與者以善惡相比爲喻耳　遠是遠申后故之子斥幽王

以還卽連言獨故以不復答耦解之也

按鄭以白華與茅比申后褒姒取茅棄菅從束字看出取意其說太鑿

幽王娶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爲菅則白茅爲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爲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

朱子曰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

疏義宜相得而反相遺可怨者也

六帖篇中有正比有反比有暗比有明比不若他處盡正比暗比也首二章反比而明言之　說約反比謂上二句明言謂下二句下倣此

詩說之子之遠指被廢說獨字正與束字相反

正解此章是反比而顯言夫婦相親之常理因歎王之不然也以二物之相須比夫婦之相須遠字正指被廢說俾我獨兮言遠己而使之獨處亦見他從一之志不可變意

講夫婦之倫本有常焉何今之變也彼白華而欲爲菅兮則白茅以爲之束兮凡物相須盡如此矣胡之子之相遠使我子然而獨處兮視白華白茅之不若



也亦獨何耶

**英英白雲**句**露彼菅茅**茅韻句**天步艱難**句**之子不猶**猶韻句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卽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

毛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　步行猶可也

鄭箋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

孔疏以英英連白雲故爲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亦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　昔夏之衰以下之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人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

之褒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逃逃於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於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某處曰同二君二先君也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末流漦之歲也衺正幅曰幃譟讙呼也黿或爲蚖蚖蜥蜴也毀齒曰齔未既齔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黿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爲蚖蜥蜴也以其言末故爲流漦之歲若流漦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爲幽王三年嬖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一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漦之歲爲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漦之歲爲五十年流漦時童妾七歲



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爲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按鄭謂爲菅之茅上分二物此合一物非也　又以天步艱難實指褒姒說亦非正意　孔疏因紀褒姒事亦非確說

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

張子曰英英白雲且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按張子是以猶爲如之說

疏義恩澤宜降而不降可怨者也

說通幽王以姜奪嫡以孽代宗之子云云若夫婦離合之小小者此宗社危亡所繫天步云云猶欲其深思而得之厚之至也

說約按莊子雨者爲雲乎雲者爲雨乎蓋雲雨皆天地之氣所爲本非二物則知露亦天氣所升升於霄空稍稍有象乃爲白雲注水土輕清之氣通行本或作水上非是茅古義尤韻

衍義此章是反比而顯言其寵澤之不公本於不思也水氣夜深而爲雲及朝則降而爲露露彼菅茅是

天道澤物而無私矣王乃恩澤宜降而不降可怨之甚也不猶是不思慮圖謀而遐棄絕之意 天步艱難不但申后一己命運蓋嫡庶之變關繫宗社但微露其意不忍顯言欲其圖究耳

正解天步艱難傷己所遭之不幸然亦暗指以孽代宗宗社將危意 按傷己不幸爲正意

指南時說往往於菅茅下更補夫婦之閒以恩相恤亦猶白雲之露菅茅與傳背矣

講彼英英輕清之白雲乃水土上騰之氣及散下爲露則及彼菅茅焉凡澤無不降當如此矣胡今遭時逆之艱難之子乃不加圖謀之意而使我至此耶曾白雲露菅茅之不若也

滮池北流句浸彼稻田句田韻嘯歌傷懷句念彼碩人句人韻

比也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閒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

毛傳滮流貌

鄭箋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滮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閒水北流

孔疏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閒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閒唯豐水耳

按鄭以碩人爲妾妣非也

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疊山謝氏曰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

疏義恩澤宜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三章反比而暗言之

古義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田眞韻

正解此章是反比而隱言寵澤之不通因致憂念之切也池水之澤浸漑稻田使之生殖喻王反無恩於



己曾滮池之不如也念彼碩人亦就人倫之大變言非僅僅懷其寵澤而已此句與上之子不猶相應爲下懆懆張本 按滮池在咸陽縣西北合鎬水豐鎬之閒水北流滮必是水名如訓流貌池字何以解

指南念彼一句只就澤之滯上說或云非憂其澤之滯而憂其情之離非憂其情之離而憂其倫之變也似不必說到此恐與下維彼碩人二句混了

講彼滮然而北流之池水尚能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凡澤無不遍有如此矣今乃使我嘯歌在口傷懷切中念彼碩人而不能以自已也何池水稻田之莫能

罜耶

樵彼桑薪(句 薪韻)卬烘于煁(句 煁韻)維彼碩人(句 人韻)實勞我心(句 心韻)

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

毛傳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

鄭箋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照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爲卑賤之事亦猶是



孔疏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煁烓也舍人曰煁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上亦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爲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　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然曰樵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此以燎烘爲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炊饔饎之爨饔以煮肉饎以炊飯雙言之也煮肉亦言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焉

釋文云燎音了又力弔力召二反烓音恚又巨弭反郭云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

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爲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疏義當以貴處我反以賤待我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四章正比而暗言之

存旨實勞我心正謂失其所用如桑薪烘煁處置顚倒也

正解此章是正比而隱言王之卑賤乎已使已之思念不已也桑薪堅實最宜烹飪而烘煁則失其所用



以比正嫡宜尊顯王反卑之而使之失所也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卽今火爐勞我心者痛名分之乖傷大義之絕也

講采彼桑以爲薪宜以烹飪也我但烘於煁而以爲燎燭是物之善者而反賤用之有如是矣維彼碩人之所爲實有以勞我之心而憂思難置乎

鼓鍾于宮(句)聲聞于外(句 外韻)念子懆懆(句)視我邁邁(句 邁韻)

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

毛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　邁邁不說也

鄭箋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

嗚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　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懆懆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

孔疏邁邁是不悅之狀爲王所不悅者唯申后耳故以我爲申后反以相對故以子爲幽王慘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其所言也

按鄭以鼓鐘喻王失禮非也　邁邁訓不悅字義不確

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



也

程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懆懆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疏義情宜通而不通可怨者也

六帖五章反比而明言之

詩存此自傷誠意之不能動王亦怨王非誠意之所能感動也念子懆懆何等憂切視我邁邁卽欲遂一盼亦不可得矣

衍義此是反比而顯言有感必有應因傷己不能感動乎王也念子懆懆如嘯歌傷懷實勞我心意非不誠也而反視我邁邁則非誠意所能感與鼓鐘相反矣

正解懆懆卽傷懷勞心意言憂思不爲不切感動不爲不誠邁邁卽不猶意是過去而不聞略不加意也

一說比誠意不能動王非也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蓋王之棄后必加以難明之事人所不見者而其欲立褒姒之心則人人共聞胡可掩哉亦有見　按此華谷宗鄭箋之說不可用

講彼鼓鐘于宮中聲必聞于宮外有感則應此理之必然固如此矣今我之念子懆懆然憂戚而子之視



我邁邁而去曾不能爲之感動何哉

**有鶖在梁**句**有鶴在林**句**維彼碩人**句八韻**實勞我心**句心韻

比也鶖禿鶖也梁魚梁也

毛傳鶖禿鶖也

鄭箋鶖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絜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

孔疏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鳥也故喻申后鶖貪惡鳥以興褒姒今鶖言梁鶴言林是鶖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爲美食

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姒而餒
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之故又以近
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大全埤雅曰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頭高
八尺
山陰陸氏曰鶖性貪惡狀如鶴而大善與人鬭
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
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
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疏義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六章正比而暗言之
正解此章是正比而隱言嫡妾之易位使己之勞心
也末二句即承上倒置說
講彼鶖濁而鶴清者也有鶖乃在梁而食魚有鶴乃
在林而不得食二物皆非其所處有如此矣雖彼碩
人之所為實有以勞我之心而憂思難置哉
**鴛鴦在梁**句　**戢其左翼**句翼叶　**之子無良**句　**二三其德**句德叶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
鴦之不如也
鄭箋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

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
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　良善也王無答
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
孔疏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
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
釋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
下以成家道也此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
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辨
其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
按鄭孔取相下意朱傳只取不失其常與二三相關



覺優
安成劉氏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
患於外此禽鳥匹偶並棲之常也
臨川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
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疊山謝氏曰鴛鴦不失其匹偶幽王乃喪其良心變
妾廢后有愧於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疏義宜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
六帖七章反比而明言之　張叔翹曰此詩遺夫婦

之變而終篇皆致念之之辭至此始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可謂怨而不怒矣

詩存二三其德此之子所以俾我獨也

正解此章反比是顯言物有常而王乃不恆其德也鴛鴦雌雄一德死不相背見非如之子之二三其德也故以爲比

指南二三其德與國風同戢其左翼止說戢左翼足矣劉氏强添舒右翼以防患於外是不得詩之趣也

講彼鴛鴦之在梁也戢其左翼以內相依此匹偶並棲之常有如此矣今之子之存心無良二三其德行而始終相背視鴛鴦何如哉



有扁斯石句履之卑兮句卑韻之子之遠句俾我疧兮句疧韻

比也扁卑貌俾使疧病也

毛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　疧病也

鄭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　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

按鄭箋謂王后履石非詩意

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疧也

安成劉氏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己則己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亦此章之意也

疏義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八章正比而暗言之

古義疧支韻

正解此章正比是隱言王之嬖妾爲失身嬖之而至於病也之子之遠我固不足惜而之子以尊貴自倫於卑賤則綱常壞人倫變矣何以履高位統萬國乎憂之而至於病正所謂爲君憂爲君之嗣子憂爲國家後日憂也非如首疾心痗之病



按寵之者卑指王此便可憂不必說申后亦卑

講彼有扁然之石石之卑也履之者則亦從而卑身以物賤有如此矣是以之子之相遠也使我憂之而至於病兮而何惑溺不知自顧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始言其體尊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尙能漑物四章然後自歎其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其言亦可謂有序矣五章又疑己雖念王而王不顧

已何哉六章始以鶖比褒姒而歎王之舉措取舍之
非宜七章則遂言王之二三其德曾不如鴛鴦之有
常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重寵嬖賤妾以輕
賤其身所以使我憂之而成病其言有序而不亂其
怨有則而不流卽其言以觀其人則申后其亦賢矣
哉

三山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彼專以綠衣取
譬此則多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爲比體一章
以一事爲喻反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絕念於



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一詩之中首以之子稱王斥
之也繼稱碩人尊之也繼而稱子親之也繼又稱碩
人又稱之子怨者之辭固有不暇整也

小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
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
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鄭箋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
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
也

朱子曰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爲申后

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
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
之缺

按序幽后爲褒姒褒姒不宜直稱后而又以爲周人
之刺詩中之語與周人不合故朱傳以爲申后作

衍義此詩總是因王寵妾棄嫡而屢喻其悲怨之辭
不必分只各章疊疊說去全詩俱比體而四六八章
是正比餘皆反比各章上三句須將比意挑剔得明
白不然則興體矣 通詩以之子之遠句作主而二
三其德爲遠之病根



集解此詩大意刺王棄嫡寵妾失上下之分每章借
事爲喻蓋宮闈之變不忍明言故反覆比擬以輸寫
其哀怨也須會意隱合方得詩情切勿將嫡妾等字
開說在內

指南全無分其言反覆詳盡自有節序細玩可見中
比體朱傳解定與他詩不同只宜照傳說去便見妥
貼

按分章之意輔氏詳盡

緜蠻黃鳥句止于丘阿句阿韻道之云遠句我勞如何句何韻
飲之食之句教之誨之句誨韻命彼後車句謂之載之句載韻

比也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

毛傳緜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

鄭箋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　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爲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

孔疏緜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緜蠻小貌釋丘云非人爲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



也釋地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爲二物矣而以丘阿爲曲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　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爲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

按毛鄭以士爲卿大夫之介不見儀禮說失之偏故

朱傳但云微賤勞苦

說約按如箋疏說後車字方有故載字方有情然諸家不從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講意丘阿丘之曲中也見非衝要明顯無甯身之路此止字非得所止之止乃倦飛不得已而止也

說約古義阿何歌韻誨載隊韻



纂序詩柄明說微賤勞苦近文多講作賢者思引及英雄乞憐之意夫思引豈賢者乞憐豈英雄乎大不是　爲鳥言以自比從自言止于丘阿以下遍爲鳥言是通章比然雖爲鳥言而飲食教誨車載仍己之言耳似與鴟鴞託爲鳥言者微不同也　注不能前句雖貼止于丘阿實即下遠勞意蓋遠而勞正不能前也在止于丘阿句且說不前勿說不能前姑留下地況二章畏不能趨更不宜遽也倅音翠副也

詩記鳥音微細不絕如緜而鳥語不可解又似蠻故云緜蠻

存旨巨阿巨中之阿見非亭衢達境我勞如何言我
己勞矣其如此遠何有趨蹈困頓口不能言之狀
副𨁥飲食教誨車載皆冀其周恤指示振拔之意只
汲汲然望人如此而當時之窮迫可知矣
詩存古人惟尊貴有後車微賤則無之謂之者命後
車之人謂之也
衍義首四句微賤勞苦之比也下四句思有所託之
比也皆就鳥說巨阿就不好邊說止字乃倦飛而止
不得已而止者也飲食欲其周恤乎己也教誨欲其
指示乎己也車載欲其振拔乎己也　巨之曲中非



可安身之地也　飲食四句就貧賤勞苦上發意
正解道遠非一蹴能到而勞苦已自不勝非不欲前
其勢實不能前此時無可奈何故下遂致冀望之語
按此託鳥言實說得是人事不可認眞講　謂之載
之是後車之人謂勞苦者來就車而載也若作謂車
人則與命字重　猶俗云向他說載他
講緜蠻然之黃鳥自言其止于巨中之阿而不復前
蓋道之云遠我跋涉勞倦當如之何眞有難堪者耳
當是時也行能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
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者

乎是安能無厚望也己
緜蠻黃鳥句止于巨隅句隅韻豈敢憚行句畏不能趨句趨韻
飲之食之句教之誨之句誨韻命彼後車句謂之載之句載韻
比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鄭箋巨隅巨角也　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
徒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
講義畏不能趨者畏其道路之長遠而不能趨走也
按不憚勞而卻畏不能趨只是說道遠宜疾行恐力
不能耳猶俗云走不動
講緜蠻黃鳥自言止于巨隅而不復前夫豈敢憚行



而止于是乎畏遠道而不能趨耳當斯時也有能飲
之食之以濟其生教之誨之以啟其迷命彼後車謂
之載之以憫其顚蹶者乎是所厚望焉已
緜蠻黃鳥句止于巨側句側韻豈敢憚行句畏不能極句極韻
飲之食之句教之誨之句誨韻命彼後車句謂之載之句載韻
比也側旁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
鄭箋巨側巨旁也　極至也
講意畏不能極者畏其道途之遠遙而不能至其極
也
合訂不能者勞人力不從心也首章如何二字含痛

無限後二章不能二字眞情可憫

按首章言勞謂勞倦不能前也二章言道遠不能疾趨也三章言道遠不能至也

講綿蠻黃鳥自言止于丘側而不復前豈敢憚行乎畏道遠不能至也當斯時也有能飮之食之且教之誨之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者乎是所厚望也已

綿蠻三章章八句

小序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飮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鄭箋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朱子曰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按勞苦作詩何干於亂事而指定士說亦無據

正解此詩感慨期望之意反覆道之首句是詩人敘事之言下皆是爲鳥言蓋此詩是託黃鳥以爲言順文說去而比意自在不必添入一層比意亦不必以下四句爲人之思有所託蓋言鳥之思有所託卽自言思有所託也玩注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句下當是時也緊接道遠而勞甚又總以一乎字作住句可見是借鳥說自家心事飮食教誨車載處亦不必拘著在鳥上方得詩人託物寓言之意方山云上四句作比下四句直言思有所託作詩人自言是分做兩段似與注不合　微賤勞苦朱子已有明解紀緖云還是民之困財勞力而毒焉者也此說似是或泥後車載之遂通篇作干進之言蓋言賢者窮居陋巷於仕進之途甚遠故止於蓬蒿而不能進安得當今之君飮食教誨命後車以載之乎吁干進非懿行也而況非其時乎果爾亦安得以賢稱耶

**幡幡瓠葉**句**采之亨之**句亨韻**君子有酒**句**酌言嘗之**句嘗韻

賦也幡幡瓠葉貌

毛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

鄭箋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飮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旣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飮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飮酒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孔疏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卽言食我

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爲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　序云不以微薄廢禮下逮君子有酒故知亨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葅知爲葅者以禮飲酒有葅醢故也此美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菜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爲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爲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其道藝故也　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嘗之言故知爲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爲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殺羞明與下章事別故知與父兄室人室人者卽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以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直有葅賓客亦有葅又有兎爲之羞鄕飲酒及燕禮是爲大禮雖有牲殺尚有葅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葅故云加之也

按鄭孔說亦通但太瑣屑不如直以賓客爲說

三山李氏曰匏葉新生可以爲葅

此亦燕飮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辭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通解注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指瓠葉酌而嘗之指酒說約按亨叶鋪郞反吾吳中方言亦然古義陽韻副墨自歌工而指主人故曰君子非主人自言也衍義注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指瓠葉酌酌酒也嘗亦是嘗酒非嘗瓠葉也南台謂飮酒而嘗是瓠葉也照下三章獻之等句看還從上說　酌是手取此酒嘗是口飮此酒

正解此章以瓠葉爲主

講凡燕賓貴隆其品物然亦有所不拘者彼幡幡然之瓠葉采之又亨之因以爲葅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瓠葉酌酒而嘗之與賓客共焉

**有兎斯首**（句）**炮之燔之**（句 燔韻）**君子有酒**（句）**酌言獻之**（句 獻韻）

賦也有兎斯首一兎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毛傳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

鄭箋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飮酒之羞也飮酒之禮旣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

孔疏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苴之故云毛炮之

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又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卽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爲肉至薄明是幷毛炮之不可燗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如置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

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爲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



主爲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爲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

按鄭以斯爲白不可信只是語助

詩記以熱水去毛曰炮初殺時也爇之釜內曰燔

按此說炮是剝燔是煑二字是一事備之

疊山謝氏曰瓠葉以爲菹不必嘉蔬一兔以爲殺不必異膳先王之燕賓客貴德實意而已矣

古義獻元韻亦叶先韻

正解此三章以兔首爲主一二章主獻賓三章賓獻主四章主酌而又獻賓

衍義炮毛也謂去其毛也各君子有酒下俱要入有兔意如上章以是酌而嘗之例言獻而後言酢言酢而後言酬禮之次也

講不但瓠葉也彼有兔斯首毛而炮之火而燔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兔而酌酒以獻之於賓焉

**有兔斯首**句 **燔之炙之**句炙韻 **君子有酒**句 **酌言酢之**句酢韻

賦也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毛傳炕火曰炙酢報也



鄭箋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孔疏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　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爇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腊脯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按鄭云毛者炮之孔謂合毛炮之似連皮毛埋之火中煨熟柔者炙之謂淨肉可用火炙乾者燔之謂脯腊方燔燔亦加之火上則與炙無別又考正字通云

凡肉置火中曰炮爇之曰燔近火曰炙炮炙二字可明燔字未必專屬乾者而所云爇之不知如何爇法詩記云爇之釜內是今所謂煮其說可用至所云爇水去毛曰炮又與上說不合

古義炙樂韻

講有兎斯首火而燔之炕而炙之至薄也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賓賓又卒爵而酢主人焉

**有兎斯首**句**燔之炮之**句炮韻**君子有酒**句**酌言醻之**句醻韻

賦也醻導飮也

毛傳醻導飮也



鄭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飮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

孔疏傳以醻爲導飮嫌其謂主人自飮爲醻故辨之主人旣卒酢爵又酌自飮卒爵復酌以進賓如此乃謂之醻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飮而後勸人故云醻之箋皆準鄕飮酒燕禮而爲說也

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飮而復飮賓曰醻其主人又自飮者是導賓使飮也但賓受之卻不飮奠於席前

新安胡氏曰主人旣飮酢爵欲以醻賓又酌而先自飮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醻

說約二章獻三章酢四章醻天然次第炮古義尤韻

正解卻亦要見不因物薄而酒一行卽止意

按獻酢醻依禮之次言之飮不但三爵已也當活看

講有兎斯首或燔之或炮之至薄也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酒自飮而復飮賓以醻之焉蓋物雖微取其足以達情而致禮可也豈以爲褻耶

瓠葉四章章四句

定宇陳氏曰燕飮之禮在誠不在物此聊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謙辭耳燕飮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小序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鄭箋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朱子曰序說非是

按詩無刺意　序說似拗責王以牲牢不能用而卻思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微薄旣可以行禮又何必定用牲牢未免費解

正解逈詩四章總是述主人之謙辭言物雖薄而必

與嘉賓共之也曰瓠葉固見其物之薄曰一兔亦見其物之薄也物雖薄而必進於賓則其意之誠有溢於物之外矣　凡人燕賓苟取必於物之豐其禮反或不繼苟無論乎物之薄其誠常得自伸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以羞王公此雖歌工述主人之謙辭而意篤情眞自可想見

集解通詩總是歌工述主人之謙辭瓠葉兔首皆就燕上隨舉以見物薄情眞之意非謂專藉此以待賓也

**漸漸之石**句**維其高矣**句高韻**山川悠遠**句**維其勞矣**句勞韻



**武人東征**句**不遑朝矣**句朝韻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

毛傳漸漸山石高峻

鄭箋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荊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　武人謂將率也

按鄭以山石高峻喻戎狄不可伐以山川悠遠謂荊舒不可服一喻言一正言如何分貼　鄭又以皇爲王朝音潮謂其不朝王而又二章皆有不遑字如何說得去坊本皆作遑

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歐陽氏曰漸漸高石悠遠山川序其所經歷險阻遠道之勞耳

六帖山川悠遠二句一套事不宜以維其勞矣總承險遠詩無總承體且觀次章亦自可見

讀詩記漸漸謂石皆廉利傷人之足蹢馬之蹏其高峻嶠拔非攀緣不可登也山川悠遠者謂山窮則水生水窮則山起重重相閒遠不可極也



詩存國家重閫外之任則命之曰將臣今云武人者蓋其自稱耳

衍義四句分上敘其歷險遠之勞下歎其還役之無期也首二句言其險三句言其遠四句總承險遠二意而言其勞也　不遑朝或鬪雞而前進或曉騎而凌寒無一朝之暇也

正解此合下章若云依舊分險遠勞反覺瑣碎不如只照詩文各承上句說下如云漸漸之石則維其高矣山川悠遠則維其勞矣武人東征歷此險遠不遑朝矣只如此說何必太分析只平鋪說去不必更深

一啓更詳之

按悠遠可包石高在內不分險遠爲是然分亦無害於理

講先王不困人於險不勤兵於遠今何如哉彼漸漸之石則維其高矣山川悠遠則維其勞矣險而且遠如此我武人之東征也奔走不息蓋無有朝旦之暇矣其何以堪耶

**漸漸之石**句**維其卒矣**句卒韻**山川悠遠**句**曷其沒矣**句沒韻**武人東征**句**不遑出矣**句出韻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



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毛傳卒竟沒盡也

鄭箋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

按鄭以曷其沒爲何時盡服以不遑出爲不能合其出使聘問於王皆牽强

說約按卒訓崔嵬又曰山巔之末者亦本鄭氏也然末字有竟義故毛又云竟卒在律反亦可讀如字

纂序按卒沒出本相叶皆可讀如字集傳沒叶莫筆反古義質韻俱似不必

副墨卒字固極言其高亦寫深險可畏氣象

正解此章言懸軍深入無出險之期也曷其沒言何時得盡也不遑出言深入冒阻不暇謀出也又甚於不遑朝矣

按沒訓盡猶俗言走不盡也不遑出謂出不了他个地方早還家也

講漸漸之石則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時其沒矣我武人之東征也蓋不暇謀出矣其何以堪耶

**有豕白蹢**句**烝涉波矣**句波韻**月離于畢**句**俾滂沱矣**句沱韻**武人東征**句**不遑他矣**句他韻

賦也蹢蹄也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



將雨之驗也

毛傳豕猪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 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

鄭箋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蹢皆白曰駭則白蹢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荊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蹢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 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言荊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橧從木

孔疏毛以爲此時征伐戎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蹢進而涉入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爲將雨之徵也又値月更離歷於畢之陰星在天爲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過之尤以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爲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荊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事矣　豕豬釋獸文釋詁云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爲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爲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以二經爲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　釋豕云四蹢皆白豥孫炎曰蹢蹢也傳已訓蹢爲蹢故箋即以蹢言之經直云白蹢不云豥則白豥亦不知幾蹢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主爲釋詩詩中言豕白蹢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　李巡曰豬卧處名橧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曰離其橧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　以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卽言俾滂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卽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



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大全埤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也

朱子曰畢是漉魚底叉網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

新安胡氏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

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歐陽氏曰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

說約旣云豕涉波又云月離畢則是天已暫晴復見雨驗也華谷說不易總注似少月離二句耳

集解按豕涉波總注已是水患多訓義處特因頂月離畢來而偶帶上一將字耳勿俱認作將然以失經旨

正解此章言久役之勞又遇久雨之苦是以智慮罄

而憂思專不暇及於他事也豕喜雨故將雨則豕涉波畢星好雨而月是水之精故月離畢亦爲將雨之驗滂沱只根離畢說不必總承　雨一也東山完師則歸塗有還家之慶而國儆民困斯漸石與滂沱之嗟爲人上而役民夫亦徵諸民情何如而國勢從可知矣

指南豕性負塗當時雖白蹢者亦沒於塗不見其白今武人行役見豕白蹢而羣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蹢濯其塗而見白也停潦尚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厭苦多雨之辭也此說自是明快時說謂豕喜雨涉波爲雨徵此不過欲牽俾滂沱句總承之故爾

按朱傳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或疑豕非雨徵然觀孔疏及埤雅則朱傳非無據總注云久役逢大雨朱子之意謂見雨徵而卽有大雨非謂見雨徵而恐其雨也孔疏云以此徵候果致大雨與朱傳之意合麟士謂天暫晴復見雨驗則是憂雨非逢雨似未領會傳意詩是滂沱後作非見月時作當從久役著想所見非僅一時便無疑　不遑他諸講皆無所指當謂不暇念及於家計也是備雨忙迫情況



講然不維有險遠之勞而且有遇雨之患彼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汙今羣然涉水濯其足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旣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畢星好雨月從星象則又將雨而使滂沱不止矣我武人之東征也久役逢雨如此勞苦甚矣此身且不暇顧又奚暇及於他事也哉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不遑朝矣猶可言也至於不遑出不遑他則其情危而可哀甚矣方采薇出車之詩作時豈容有此事哉世之治也固未嘗無征伐之詩也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則烏在其爲民之父母也

小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毛傳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朱子曰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爲何時耳

按詩云東征未有所指而以荆舒當之地方亦不在東至於戎狄叛之尤是閒扯

正解通詩首二章是歷險遠而勞苦之不堪末章是遇大雨而勞苦之尤甚詩柄只言歷險遠不堪勞苦者蓋遇雨之患又險遠中事也　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次將險遠勞苦說深一層末言不獨險遠又有遇雨之阨以增其勞苦有一節深一節意

苕之華句芸其黃矣句黃韻心之憂矣句維其傷矣句傷韻

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卽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陵霄

毛傳苕陵苕也將落則黃



孔疏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蒔一名陵苕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皁煮以沐髮卽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

按鄭以苕之榦喻京師華喻諸夏黃喻敗弱傷謂國日侵削非詩旨觀下文不如無生明是憂自己

大全本草注曰紫葳一名陵苕蔓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顚有華其華夏乃盛

安成劉氏曰芸者黃之盛也

說約按此中陵霄俱黃赤色近閩粤西有紫陵霄花豈又云紫葳者以此歟羅說云是物雖名紫葳而花不紫殆是耳目之未廣也

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鄒嬛苕柔脃之物其黃其青總無多時比周將亡也

正解陵苕之華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芸爲極黃之貌以將落故也心之憂者憂其身之亡也

按朱傳以身逢周室之衰云云則是以苕喻己非喻周室也上下只一意講家或作苕喻周室之衰而憂己無所附騎牆之見不歸於一矣　雖榮不久則黃以花盛言爲是若將落而黃是喻周室之說不可混

周室猶喬木己猶苕花當認淸

講王室之盛衰民生之利病因之今何遭之不善耶彼苕之華其色則芸然其黃之盛矣然附物而生雖

榮不久固有如此我是以心爲之憂矣維其悲傷而
不能以自已矣
苕之華句其葉青青句青韻知我如此句不如無生句生韻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毛傳華落葉青青然
按鄭謂華衰葉見喻諸侯微弱王之臣當出見不知
如何爲出見又以我如此指王說尤謬
集解按上維其傷有自悲不能久存之意此不如無
生則反覩生爲苦情哀而辭益切矣
正解不如無生者歎其生之不幸也俱自周室之衰



上見之蓋深悲極痛之辭
按周室之衰在言外
講苕之華其葉青青而盛矣然生不能久固有如此
夫人生於世貴有以自立而自安耳苟知我之如此
而已矣則不如無生之爲愈哉
牂羊墳首句首韻三星在罶句罶韻人可以食句鮮可以飽句飽韻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罶笱也罶中
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
毛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

孔疏釋畜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
詁文
按毛以牂羊墳首喻周衰不復興三星在罶喻不能
久扭合二句非正意　鄭又以鮮飽屬士卒說於上
下章意全不相關
莆田鄭氏曰牝羊本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
古義飽有韻
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
飽哉
正解言羊以見陸物之耗言魚以見水族之耗羊墳



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罶水無魚也其去三百維鵜
魚麗于罶之世遠矣人食鮮飽饑饉甚也天下將亂
必先饑饉而戎馬是生焉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菫
荼如飴苦物亦甜及其衰也直恁地蕭索誦人可以
食鮮可以飽兩語令人酸絕
按羊非首大是身瘦見得首大耳三星在罶夜中方
見可想其饑饉不忍景況　說人則已在其中
講彼牝羊之首本小也今則墳然而大魚最多也今
則罶中無有而但見三星之光百物彫敝槪如此傷
哉人生斯世但可以食足矣求可以飽也能多得哉

何不幸之甚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小序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鄭箋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按序云傷己逢之只作傷己爲是鄭謂大夫出師見戎夷侵周詩中何嘗說及此

正解通詩首二章言世亂之不能久存而深致感慨之意末章言百物之彫耗而深致自危之意總見國勢不久民命難全不得以末節作推原說　徵弦云苕華一詩不盈數語而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愁苦物色之彫耗皆蕭然在目蓋情見乎辭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　慨一飽之無時直是無以爲生比萇楚苦生之爲累者更不同矣

指南末章見其所以不能久存也或作三平亦可

何草不黃 黃句韻 何日不行 行句韻 何人不將 將句韻 經營四方 方句韻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

毛傳言萬民無不從役

鄭箋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當行勞苦之甚

按毛鄭以何日不行爲將帥何人不將爲士卒孔又以將爲將領之將以此詩爲將帥之言未足信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



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說約按疏義雖曰此章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然第一句只興第二句勞苦意由何日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句第四句自月轉作一連說注以經營一以字帶下甚明亦照下章可見　注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二句當一畫斷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二句又一畫斷蓋上二句似只說己一人下二句乃說多人也不然以一句興兩句便了無頭緒亦不行不將爲重複矣

詩記草之玄黃非獨言時經寒熱物變死生亦寫盡

幽荒蕭索之景

正解經營四方不必如北山獨賢之例彼之經營是用其膂力以奔走王事也此之經營則不過用於力役疲於輸將無一人得閒暇非更有獨逸者在也

按何草不黃興何日不行爲是行義謂與下二句不可從　當歲晚草衰之時徧地皆黃日日行日日見之故借以起興是極悲涼光景下二句從行字轉出見行者多也難判定行屬已將屬人

講先王使民非得已也道在以時何今之不然也彼草衰則必黃茲何草而不黃乎凡人勞莫如行茲何



日而不行乎且見夫萬民皆從之役何人而不將以經營夫四方哉蓋已盡人之力焉已

**何草不玄**句玄韻**何人不矜**句矜韻**哀我征夫**句**獨爲匪民**句民韻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匪民哉

鄭箋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糵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　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

孔疏何草不玄言眾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爲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爲矜夫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爲非民乎若亦是民當休息何爲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

按鄭孔以玄爲草春復生今只作黃極而變黑是將朽爛之時

疊山謝氏曰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序情閔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爲說同爲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時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



夫獨爲匪民

說約獨爲匪民只照何人不矜立論方切不必如謝氏待人如犬馬嚴氏虐民如禽獸之云以妨下二章

矜集傳音鰥孔云矜與鰥古今字是也然大全叶居陵反則當讀如字亦以第一句與第二句下二句另轉自作議論

按矜不言叶南音當讀如斤耳

衍義此章以何草不玄興何人不矜下二句又因以重自哀也　黃變爲玄則其哀又甚故更深一步說棄其室家而久從征役總謂之矜如是則不以人道

使民矣故曰匪民蓋民願有室家之樂也正危言以自傷也

講彼草之衰既黃則玄今何草而不玄乎況從役過時而不得歸何人而不矜乎哀哉我征夫也同為天民一般皆有血氣皆欲懷室家之望豈其獨為匪民而使之至此極也蓋又絕人之情焉已

匪兕匪虎句虎韻率彼曠野句野韻哀我征夫句朝夕不暇句暇韻

賦也率循也曠空也

毛傳兕虎野獸也曠空也



鄭箋兕虎比戰士也

孔疏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閒暇　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鎧釋獸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是也

按孔說得詩意鄭謂比戰士與匪字意不協

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衍義二匪字是實說言兕虎以率野為性征夫乃人也非獸也乃使之朝夕不暇而下同於獸可哀甚矣

指南玩本文及注明是一連語氣不必分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舊以上二句傷王使人不以其道下二句歎己不得少休似隔斷氣脈不可依

講如此者豈非以禽獸待其民乎彼兕與虎曠野之獸也今匪兕匪虎乃率彼曠野而無室家之安乎哀哉我征夫也蓋朝夕而不得稍暇也人而同於兕虎矣



有芃者狐句率彼幽草句草韻有棧之車句行彼周道句道韻

興也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毛傳芃小獸貌棧車役車也

鄭箋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

孔疏以芃是狐之狀非大獸故言芃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車故云棧車役車以上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

相對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
其輂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爲蕃營是
行止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
比輦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
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
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
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
也春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
輓以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
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
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
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
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
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
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
爲名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
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
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按鄭孔以人與狐同爲說今謂人不如狐
疏義義旣反相因語又順相應此與意也



行義芃狐之在幽草猶得以自適役車之僕僕周道
曾不少休此反興也曠野之率已自下同於物而周
道之行則物且不如民生至此不亡何待
講彼有芃然之狐在草莽中其性宜也況我征夫乘
此有棧然之車以行道而不得息豈其性之所欲哉
曾狐之不如矣眞可哀也已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彫耗人
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煩
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
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爲國風也
小序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孔疏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
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
是也經言虎兕及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
獸亦名禽也
按用兵不息是詩所由作孔疏分截說不可泥
正解通詩四章總是傷久役之苦而反覆道之以何
人不將何人不矜朝夕不暇行彼周道句爲主首章

怨國之多事而盡民之力次章怨己之無家而盡民之情三章怨上不以人道待民而憂其時之不暇末章與已物之不如而憂其行之不息通重詩柄一苦字

集解此詩亦自傷久役之辭首章言不惜民力二章言不恤民情三章又承此而言之見其不以人道待民末章以兕狐爲興又自歎其不如物矣

六帖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而二雅之音響盡矣然猶存之雅也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故此自東遷之後爲王國之風焉使平王能光澤舊都弘廓祖業則文武尚可還二雅尚可復委靡不足慮也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經詳說卷六十一終

# 詩經詳說卷六十二

牟陽冉觀祖輯撰

## 大雅三

說見小雅

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勿軒熊氏曰按小雅集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緜三篇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歌洋溢之中而懍然有嚴重齊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起况親聞其樂者乎



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緜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爲郊祀之後受釐頒胙之詩旱麓詩中有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大任大姒大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爲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游觀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爲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爲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

識先王之雅道矣

##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句於昭于天句天韻周雖舊邦句其命維新句
有周不顯句帝命不時句時韻文王陟降句在帝左右句

新補韻右韻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

毛傳於歎辭昭見也　乃新在文王也　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

鄭箋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　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　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

孔疏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者歎之是於爲歎辭也尚書注云於者鳴聲則於鳴古今字耳　言大王自豳來相其可居之處而爲國於周大王已來居此地是周雖舊邦也閟宮云實始翦商是王迹起焉國語言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雖爲周興之兆而未有書文授之王位是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天命以



諸侯國名變而爲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言新者美文王能使之新也　以周文單故言有以助之烝民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爲有濟傳疊而解之有周正周也時是釋詁文

按毛以在上爲在民上治民之功著見於天以新命爲文王受命以時爲是以陟降爲上接天下接人鄭以文王受命爲王又在訓察　皆與集傳作文王既沒不合

安成劉氏曰雅頌稱不顯凡十二此詩三大明及崧高韓奕清廟維天之命執競烈文各一皆與此詩同義思齊抑各一則辭指有不同者

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

然也

問受天命如何朱子曰命如何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趨自有不容已　言文王德合乎天與天同運而無違也問文王陟降曰理是如此若道真箇一上一下則不可

新安胡氏曰此篇周公作於成王之時推本周家受天命之由而歸美文王之辭　文王之靈一陟一降在帝左右若陰有以相之是以子孫蒙其福澤以有天下蓋歸美文王之德而武王由之代商以有天下也



安成劉氏曰周家受命始於文王固由文王之德所致一章二章三章則專言受命之事也周家代商始於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下則兼言代商之事也

華谷嚴氏曰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

鄱陽董氏曰朱漢上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況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文王在上尊將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於天與天同德也

臨川王氏曰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其時唯其德之顯所以爲命之時

眉山蘇氏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慶源輔氏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同蓋非妄說實理然也

豐城朱氏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卽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卽維新之謂也其陟降



在帝左右卽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言其德何也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

大全左傳昭公七年衛襄公卒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云云

疏義集傳受命自今始今字或謂爲文王時是不然集傳首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周邦之命以此而新則命之新也在今文王子孫之今日矣大抵文王有德而爲天人所歸是爲文王之受命子孫蒙其福澤而君天下斯正可見文王之受命此詩以戒成王

則在成王時歌之又可以此今字爲文王時乎　帝
字比天字爲親切左右字比上字爲親切陟降字比
昭字爲親切蓋欲極其形容而推原其故以曾曉之
也

六帖德顯則取法爲甚近命時則垂裕爲無窮

說約按詩柄自照通章然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便
覺字字斟酌三四接一二照注相承而不顯不時分
承開說末二句又即首二句意再加申歎然維新意
未完故集傳補是以子孫蒙其云云以足之要徹天
法祖不言而皆爲引端即戒意亦寓雖謂詩柄意備



本章者又何不可古義天新眞韻時古紙韻亦依韻
兩句一連四句一截注蓋以文王之蓋以自喚下是
以字非推原可以不用　玩豐城朱氏注則下四句
覆說上四句也但上四句順說下四句倒說與愚說
又稍異覺集傳是以周邦蓋以文王等虛字處處斤
兩無一空隙　此章以八句合看倘混帳以四句一
截看方有頭緒

詩記首二句形容文王監臨之神以動成王之聽其
語莊重謹嚴爲一篇領神

合訂曰在上尊之也亦親之也於昭于天非眞有神
可見只是盛德不磨滅耳但此處只就神言易露出
德字

副墨生前爲德死後爲神神之昭即德之顯德若有
愧於天其神必且磨滅今曰於昭德豈不顯命不適
當其時舊邦未必生色今曰維新命豈不時

衍義此章總是言文王以德受命重德上詩柄受命
代商謂子孫也子孫受命即文王受命皆由於此此
字指文王之德言文王之德即德之發而爲英靈者
神之昭便是德之顯處不曰德而曰神者以此詩作
於旣沒之後也周雖二句根上來惟其神昭於天故



周雖舊邦而命則新注自今始正解新字蓋即代商
后至成王時言也陟降相連看非眞有上下只是言
其神無時而不與天同運見得文王之德與天合一
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也注是以句正補足
維新不時之意蓋有是德斯有是命也

正解此章是全詩之冒顯德受俱詳下文首四句以
德受命大意已露下四句以詠歎足之耳於昭于天
言精英煥發與天爲昭也非眞有神可見蓋盛德不
磨故雖沒而昭著如此不斷正是昭不將正是新充
塞宇宙貫徹古今生死不磨故曰顯天運肇啓厤數

方來適應其期故曰時不顯句申首二句不時句申三四句　末二句注意作推原說然亦須贊歎得神如云試觀文王今何在乎直一升一降神與天合而無一時不在帝左右也是何等昭著

指南上四句文王顯德受命大意已謳然告戒之意無窮故又以不顯不時贊言之末二句又耞命之時而推其所以然者原於德之顯與天合一也始終歸重德

按此章是反覆歎美之辭歸重受命上上四句重神昭于天而受命維新下四句言受命之時由文王在



帝左右　時講重德固是然文義轉折全在受命上著意細玩自見

講有天下之君本祖以得天也王知之乎維我文王既沒而其精神在上於哉昭明于天不可掩也是以周自后稷始封以來其邦雖舊而其受天命則在今日蓋維新也夫文王之德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以生死有閒其神之昭於彼卽其德之顯於此有周豈不顯乎於今受命則是天命肇啓厤數方來正應其期也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在上之神一升一降日在上帝之左右與天爲一是以蒙其福澤而君有

天下也

亹亹文王句令聞不已句已韻陳錫哉周句侯文王孫子句子韻文王孫子句本支百世句世韻凡周之士句不顯亦世句世韻

賦也亹亹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

毛傳亹亹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不世顯德乎世者世祿也

鄭箋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



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　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

孔疏文王之德不但德及子孫而已凡於周爲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釋詁云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爲維也適爲本幹庶爲其枝故言本本宗支支子也　傳以經言不顯則爲顯也由顯而得世故並及之不世顯德乎其世顯德也謂臣有顯德令子孫世之仕者世祿欲舉輕以明重若子孫復有顯德爵位亦世之　以士

者男子成名之大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亦可以兼士也凡爲總辭顯爲光明故言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以重其功勞故也

按鄭訓哉始侯君皆別解謂文王能敷恩惠之施遂始周國故天下君之牽强難通　不顯亦世指定祿位亦拘礙

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三山李氏曰惟文王亹亹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苟爲無本安能不已乎　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天之所以敷錫文王可謂至矣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

慶源輔氏曰臣之傳世既顯則周之傳世亦顯矣上天以文王之故敷錫周家之子孫而又及其臣子則君臣同體亦可見矣

黄氏曰文王德澤廣及其臣士非惟周召尙父泰顚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爲無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竭忠誠以輔周家之子孫

華谷嚴氏曰使周之臣子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此述文王德澤之遠也

廬陵彭氏曰亹亹者不已之體也令聞則不已之形見也陳錫于周子孫百世仕者世祿不已之效驗也

豐城朱氏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說約按古義已子紙韻兩世字寘韻亦依韻兩句一連四句一截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者言錫是福於其孫子也此處當讀住下文頂鍼前句衍出本支重百世意凡周二句亦重亦世皆與亹亹不已相關不顯云德者卽前章注則其德顯矣之德字顯字大全黃彭氏世祿世官之說亦卽世德則永享勳伐理不易也本注文王非有所勉等是推原解非語氣惟文王孫子下亦少一頓接不可依不曰子孫曰孫子者便韻非他也

副墨亹亹雖訓勉强須說得自然卽純亦不已之謂暗含下緝熙敬止意

衍義二句分上言文王德純而垂無窮之譽下言因獲無窮之休也亹亹言其德之純以始終隱顯貫令聞本亹亹來惟德之亹亹故令聞所著亦與德相爲不已也陳錫句包下子孫臣庶二意文王孫子四句正陳錫之實觀注二使字便見子孫臣庶並看而歸重子孫上百世所指者遠乃未然事此二句下須補子孫已有其休意方與下注匹休有照應周士乃文王䟽附先後之屬不顯亦世亦重修德說勿作爵位之顯看

正解此章見顯德得天而垂裕無窮也　亹亹自生時言令聞自沒後言　生前有不已之德故死後有不已之聞是令聞即其令德但只空說至敬止乃其實也　此只發明上章之意首言德顯命時猶未見著實今既沒而令聞猶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陳錫於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



按陳錫句與侯文王孫子緊相連若並縮到周士則語氣不合陳錫孫子另推出周士一層方見次第

不顯亦世截開講豈不有顯德乎亦世世顯也亦字根百世世字來

講夫文王以德集命不獨今日也惟此亹亹然之文王其德純亦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之昭著者猶不已是以上帝敷錫我周以福者維於我文王之孫子焉我文王之孫子本宗則百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又使凡周之臣士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蓋文王德澤之遠如此

**世之不顯**句**厥猶翼翼**句翼韻**思皇多士**句**生此王國**句國韻**王國克生**句生韻**維周之楨**句楨韻**濟濟多士**句**文王以寍**句寍韻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榦也濟濟多貌

毛傳翼翼恭敬思辭也　濟濟多威儀也



鄭箋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

孔疏此世祿之臣豈不光明其德乎言其世世有光明之德故也以有光明之德其爲君之謀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　釋訓云翼翼恭也敬是恭之類故連言之　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士之容止也然則濟濟總爲在朝之儀故云威儀也

按毛訓皇爲天鄭訓思爲願皆不合

朱子曰榦者版築之楨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

為骨名為夜义木横曰楨直曰榦
慶源輔氏曰勉則無怠敬則無他謀猶如此則其忠誠可知矣
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眾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眾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榦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安成劉氏曰兩其字皆指周士　言賢才之益於國者如此宜其子孫傳世之顯也
慶源輔氏曰多士之生於周國乃所以為周國之楨



榦也二程子論治天下之道未始不以求賢才為先務者以此然則天之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所以為周之士乃所以為周之國也自文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自成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神亦以多士寧也
華谷嚴氏曰牆恃榦而立國恃人而立此章述周士之盛
長樂劉氏曰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為安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

豐城朱氏曰美哉此眾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為周之楨榦矣牆非榦無以立國非人無以立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安也
疏義多士王國俱以今日言觀注兩此字可見
說約按此章亦當依讀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正是世之不顯厥猶翼翼二句說到著落處也讀任王國克生以下又以贊美其有用而



足寧文王之神另一套話大約八句為兩截者各四句為一套而又彼此回環說詩未有出範圍者聚園乃欲前章於二句截此章一句截皆非是　疏謂楨當牆兩端者榦在牆兩邊者　纂序當講以世之不顯句呼起以厥猶翼翼句推原以應之玩注而其謀猶云云也而其字仍順下即緊頂不顯而足之注其傳世豈不顯乎亦如上章有周豈不顯乎是因本文不顯而添豈字訓之非呼下句也
詩通此章不重得人只明周士有功於文王見天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

錫子孫與臣庶不分兩事

存旨翼翼注訓勉敬者言周士謀國不敢怠忽而勉於敬也便與上章亹亹之德下章緝熙之敬相為一體隱然有君臣合德之意此句最宜重看

詩記生此王國二句亦見天之錫周處漢高起豐沛光武起南陽功臣多出故地與王名世間氣鍾生非偶然者

衍義首句分上原傳世之顯下本輔世之功所以見其宜顯也上章不顯亦世通後世而言乃未然事此承上言是據今日言當作已然事看不顯是圭爵相



承耿光迭耀之謂然要見以德繼世德世濟其美之意厥猶以下則就周士本身言勉敬二字要串看謂勉於敬也勿依輔氏勉則無怠敬則無弛平看皇字從翼翼來思皇周楨以慮皆根厥猶說來生此王國二句皆根氣化說曰生此王國便有應運意曰克生便有王氣所鍾王化所浹意昆湖云有此多士則股肱耳目各有所託而文王之求厥寧觀厥成者可雍容以致之矣正是此意此章連上章總是天祚文王之德驗諸命周之福也

正解此章即上凡周之士兩句意　微弦云凡建勳立業之士皆藉文王之福而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光世者亦以文王福澤之流衍也惟有此翼翼之猶以生此王國則國祚人心皆賴之故曰周楨末二句蒙周楨意多士任其勞文王享其逸雖有日昃不遑之勤亦可相安於無事蓋國安而心安也　一說以寧作寧文王之神為是然文王陟降既無不在則寧文王之子孫雖謂即寧文王可也亦可從　多士內不可謂周公此詩周公所作也

指南或以此不顯作后嗣說則是上一句美后人傳世之顯下七句本前人輔國之忠似欠順



按上二章皆言文王沒此何得直說文王當與上章一氣說為是厥猶翼翼是足不顯句之意思皇二句承厥猶句而贊美之王國克生句轉下以見其為國楨且以見其安文王在天之神也　濟濟多士合下作一句蓋謂文王在天之神因此濟濟多士亦得以安慰也不是另贊多士

講夫周士之傳世也豈不顯而光乎而其忠君謀國之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今日傳世之多士皆生於今日文王子孫之國其盛何如且國之託重在人文王之國能生此思皇之士則中外維持實為周之

楨幹而濟濟衆多之士卽文王今日在天之神不有以默慰其心而暗以安寧乎

**穆穆文王**句**於緝熙敬止**句止韻**假哉天命**句**有商孫子**句子韻**商之孫子**句**其麗不億**句億韻**上帝既命**句**侯于周服**句服韻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

毛傳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　麗數也盛德不可爲衆也

鄭箋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



明之德堅固哉天爲此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　子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

孔疏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爲辭也　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爲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衆敵之盛德不可爲衆言德盛則雖爲衆故雖多而服周深美文王言非衆所敵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爲衆毛於上章訓侯爲維則其意如肅言也　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

按毛以假爲固今訓大較明鄭以周服爲九服謂文王爲君於九服之中其說大謬與下文侯服于周有礙

朱子曰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

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華谷嚴氏曰文王德容穆穆然可見故穆穆足以形容之所難言者心之敬也故緝熙不足以發而又以於發之緝熙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也　此章述



文王以敬德爲受命代商之由也

慶源輔氏曰先生謂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上昭于天不已其令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續熙明不已而已可謂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

疏義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遠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　穆穆以盛德氣象言敬則指其德之實也緝者緝此敬熙者熙此敬文王非有意緝熙之純自不能已爾此聖德之極至聖學之極功凡其所以昭於天聞於人者皆由此爾

說約按此章亦在四句截通解於一句或三句截者斷非是但此詩七章不獨每章首尾連環另爲一體而凡四句處亦多含吐不盡必俟後四句頂鍼接下以相足成之如文王孫子王國克生及此章之商之孫子後章之厥作祼將上天之載尤最顯然者故曰四句截者亦只於此處一頓意仍藕斷絲聯一章之詩必爲一意而段落分寸則有界畫勿徇俗語說傷其正體也

古義止子紙韻億服職韻依此轉折

副墨商之孫子四句正見命集於周之大如此不重



在商家命去懷惻上　此云侯于周服重在周下云侯服于周則重在商

集解按此章下四句雖以證天命之歸周然亦有感慨興亡意隱然爲念祖留地故下章遂申言其意

正解上三章皆言以德受命之意此則指其德與受命之實而言之也上三句是以敬德而膺天命下是卽人心以驗天命穆穆二句是文德實際應提出爲一篇綱領前面神之於昭閒之不已皆於是乎出也穆穆非德容也正指其德也緝熙敬止謂緝續光明此敬也敬體本明有意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渾然一敬卽所謂亹亹是也緝以法天之健熙以配天之明發意方得受命關竅於昭者文王之神而所以於昭者此敬不已者文王之閒而所以不已者此敬通章語意總結聚於此假哉之命卽維新之命至有商孫子則取人心來照出天命耳假哉天命本文要不加一集字正以維天之命文王之德原是合一的德之所至卽命之所在也有商孫子以下要知維天命之集是以臣服于周非以臣服于周爲天命之集也天命之集亦指今日之孫子言只說集於周方渾融注今字指成王時言蓋對文王而言也夫周命之集



直至商之臣服而始驗耳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其間豈無一人能光復祖宗之業以建中興之治而天命旣歸於周則莫不於周而服焉天之所命而人心從之理勢自是如此

按服以成王時言由於文王集天命耳非文王時服也　商之孫子句難安頓不可謂命有商之孫子朱傳云覩之可見甚安

講且文王在天澤及周孫子與衆士也抑於商孫子與衆士而皆使來屬也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哉緝續熙明而一於敬其德之無間如此是以大哉之天

命集焉觀有商之孫子則可見矣蓋有商之孫子其
數不止於億上帝既命文王而今維臣服於周而歸
其德焉

**侯服于周**句**天命靡常**句常韻**殷士膚敏**句**祼將于京**句京韻
**厥作祼將**句**常服黼冔**句冔韻**王之藎臣**句**無念爾祖**句祖韻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
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
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
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
以爲戒也王指成王也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



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
毛傳則見天命之無常也　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
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冔
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　藎進也無念念也
鄭箋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　殷之臣壯美而
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　今王之進用臣
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斥成王
孔疏天之所爲不可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
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如此觀之則見天命之無常也
大學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

之矣箋亦引彼文是無常之事也　祼者以鬯酒灌
尸故言灌鬯也舉祼言之故取郊特牲文云周人尚
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
而言也以祼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少
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以將爲送則此言祼將
亦宜爲送但祼是送爵亦是行之其言雖異義亦同
也京大釋詁文桓九年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
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
之辭言之此京亦爲京師故訓爲大也冬官繢人云
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



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云
以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
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
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旣以冔爲殷冠更取二代
以明之故言夏后氏曰收周曰冕也彼云周弁此云
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
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
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　藎進也釋
詁文無念是反而言之故云念也
按鄭謂文王時非也王肅以敏爲早來歸周非敏字

正意

華谷嚴氏曰洛誥王入太室祼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故謂灌祼灌古字通用宗廟有祼天地大神不灌　黼冔商周所同黼裳而冔冠則商之制也

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爲裳

九峰蔡氏曰修其先王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賓以客禮遇之也

勿軒熊氏曰此見周家忠厚之至一代之興雖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則一代之禮



樂固未嘗廢也常服黼冔猶用商之衣冠也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商王士二則曰殷多士何嘗敢有一毫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衣冠禮樂能存先代之傳亦鮮矣此皆出於忠厚之過而不知以公天下爲心者周家忠厚之澤所以爲不及也矣

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大全左傳襄公四年注曰告僕夫不敢斥尊也

安成劉氏曰呼藎臣告僕夫其皆因卑達尊之義乎

臨川王氏曰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服于周所謂靡常也

華谷嚴氏曰不以文王爲念則將靡厥緒周之孫子臣士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矣此章述殷士祼將之事以爲戒也



慶源輔氏曰殷士雖膚敏而祼將于周京天命所在不敢違也此盛德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夫以殷士服殷之服而助祭於周焉最可念也最可警也故於此呼王之藎臣而告之使念文王之德焉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慘怛有不能堪者蓋孔子乃殷後而向亦宗室也

西山眞氏曰以商之孫子而爲周之諸侯以商之美士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於商紂惟其不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

疏義此所以承上章之緝熙而起下章之修德也

歐義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衆士以戒周之蓋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服其殷服者見其亡國之故臣也

古義常京陽韻尋祖燮韻

說約此章亦四句截上四句從商孫子說到殷士之祼將下四句又接言殷士之祼將而表其所服以望念祖於藎臣雖本戒王而殷士王臣爲相因以類纂序注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念自是念德然且虛方有味乃有下章無念爾祖聿修厥德㸃也疏義含逗妙、



詩記常服黼冔見服猶昔日之服而祭非昔日之祭觸目驚心甚可畏也故呼王臣而告以念祖言若不念則又將服周服而祭於他人之廟矣此周公痛哭之語

集解按此與上章一以商之子孫引來照本支百世之榮一以殷士祼將引來照周士傳世之顯把商周一興一亡兩兩相照無非教他鑒彼法此能鑒殷正是念祖警策處　呼藎臣亦因蒙上歎息殷士來非徙不敢斥言也

衍義六句分上言人心之歸周下啓後王以法祖也

儕敏就平日言非徒今日祼將見之也黼冔乃商周同制而冔冠則商制也服則商而事則周亦見當儆戒之意無念爾祖只就藎臣言則戒王在其中此總承上看但商之子孫臣庶所以臣服於周者皆文德所致也德即緝熙敬止之德念爾祖如覩億麗之臣服則儼然念在天之靈見黼冔之祼將則怳然念帝側之德是也此章連上章總見天眷文王之德驗於絕商之禍也絕商之禍不重只重周家受命代商上

無念且只是呼起念爾祖而所以念之工夫在下一節方言故注云猶言豈得無念亦只是起頭語作



文不宜太實講

正解侯服二句是承上起下之辭靡常者有德則就無德則去也見當儆戒意殷士四句正點醒靡常之意膚言其容貌之美敏言其應事之疾據助祭時言之該得平日之意　常服黼冔自是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時王不敢變意思居多助周之祭服殷之服如此景象豈不可惕然深省時說輒云全重所以爲戒則是不惟失先王忠厚之意而於注中亦字且不省得耳末二句總承侯服祼將說來告藎臣即所以告王非劉安成因卑達尊之說

按此章首二句稍斷中四句連末二句另起一意呼王之藎臣而告之頗傷巧竊以毛鄭之說參之而稍爲潤色言此殷士今皆爲王之藎臣由爾祖修德之所致也可無念爾祖乎如此說爾字方有著落不然文王豈藎臣之祖乎備一說

講夫商之孫子而維服于周以天命之去彼就此而靡有常也故凡殷之士容儀膚美而才能敏疾者皆執祼將之禮以助祭於我周之京師焉但見厥作祼將猶服殷之常服黼冔而冔冠王之藎臣觀殷之士而知彼所以失天下之故可不思念爾祖文王而知我所以得天下之故哉



無念爾祖(句)聿修厥德(句德韻)永言配命(句)自求多福(句福韻)殷之未喪師(句)克配上帝(句帝韻)宜鑒于殷(句)駿命不易(句易韻)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

毛傳帝乙已上也　駿大也

鄭箋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　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忘也　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

孔疏以失衆而卒亡天下者紂也經云未喪故知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爽衆心故能配天以王者爲配在位不失則能配之　鑒鏡也鏡照物知善惡故以殷爲鏡知存亡言天下之大命不可改易者謂天意善者與之惡者去之此命一定終不變改也

按毛以自求多福指庶國言絶無來歷故鄭易之聿訓述言訓我今皆不用　易訓變改不合

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三山李氏曰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修厥德而已能修德則可以長合天理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耳天何容心於其間哉

華谷嚴氏曰自求多福謂求諸己而不求諸天也

德者民之所歸得民斯得天不修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之故宜以殷爲鑒也此章戒成王念祖而鑒

殷也

疏義此詩凡八言命此章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祚言

講義法祖以永周之福鑒殷以免殷之禍

說約按此與下章亦俱在四句截此兩段由法祖說到鑒殷下兩段復由鑒殷說到法祖亦是迴文意也

無念爾祖既承上文說自當姑就藎臣說以不失不敢斥王之意商者契所封之地後湯以爲代號至盤庚遷殷詩言商又言殷者恐是偶然語氣不必有意

古義謂言商主世系殷據亡國議非不精要大明自彼殷商殷商之旅兩字並舉者又何解耶古義德福職韻帝易賓韻

副墨修德只在敬上做工夫永言配命只是修德無有間斷卽文王緝熙心法天付之爲命人受之爲德實一理耳　求福只在配命中曰自求者明是天無親祖宗無權也殷之未喪師語意含蓄不說到子孫殺亡益見懍懍

集解按此章首四句只完得無念爾祖一句意但上章虛含此則明說出念祖實際耳修德便是配命處非修德了又去配命爲兩事然既言修德而又言配命者意總重在永言欲其常自省察也玩注中又字可見

衍義四句分上戒其法祖以獲福下戒其鑒殷以保命雖是二段還重法祖上其以鑒殷爲言者正見祖之不可不法也聿修厥德敬也永言配命緝熙其敬也德與命總是一理自天付之爲命自人得之爲德修德便是配天命處修德使天理不壞於人欲耳此已有見於行意永言配命使所行無一不合於天理卽修德之至也此一串意非修德了又欲合天理爲兩截事注中自修自省兩自字重看見當責成於己之意多福說得廣如保維新之命延陳錫之休商孫子之侯服殷士之祼將皆可以有終意克配如湯之懋昭大德太甲之克終允德盤庚撫綏四方武丁嘉靖殷邦皆是鑒殷以自省則知有德如周則歸無德如商則去信乎其難保矣知殷之當鑒益見祖之當法處

正解首句緊承祖之不得不念說無念氣脈直攝到自求句此文王之德是性成的此厥德還有聿修一段工夫在口就乃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也　永言者是心口常念及之謂所謂念茲在茲也　儆弦云

念祖乃所以修德常修德乃所以配天命所謂多福卽在配命之中周公告成王惟一念常在於法祖以自修其德然所謂修德者必常與天理合然後多福之求反之一身而有餘若使修德之念一有間斷則有愧於祖卽有愧於天而福不可求矣

指南方山謂無念爾祖亦且就藎臣言之例拘

按此下俱以成王言上四句所當法下四句所當戒

講凡此藎臣得無念爾祖乎亦在於聿修在己之德以法文王之敬止且常言合乎天理造於亹亹緝熙之地而盛大之福自我而求之可焉獨不覩之殷乎



當其未喪師衆之先其德克當天心以配上帝今其子孫乃侯服於周如此則宜以殷爲戒夫天之大命甚不易保可不知乎

**命之不易**句**無遏爾躬**句躬韻**宣昭義問**句**有虞殷自天**句**上天之載**句**無聲無臭**句臭韻**儀刑文王**句**萬邦作孚**句天韻孚韻

賦也遏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

毛傳遏止義善虞度也　載事刑法孚信也

鄭箋宣徧有又也天之大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身則止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　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

孔疏毛以爲戒成王言天之大命既不可改易故常須戒懼此事當垂之後世無令止於汝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長行之者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言殷王行不順天爲天所去當度此事終當順天也既言行當順天因說天難倣傚上天所爲之事無聲音無臭味人耳不聞其音聲鼻



不聞其香臭其事冥寞欲倣無由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　鄭唯宣昭義問爲異以爲汝當徧明以禮義問老而有成德之人餘同　自從也從又爲順故言順天之事　以其說天之事故載爲事也　以其令法文王故知爲難知而言也凡言問者謂耳所知也香臭非聲云鼻不聞其香臭者但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注云無知其臭氣者聞卽知也

按毛以自天爲順天鄭以問爲問老成人皆不合自天當是由於天

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於天而布
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
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
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
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又知
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
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
以此其旨深矣

朱子曰武王數紂云自絕於天甘節之問無遏爾躬



曰無自遏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

廬陵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
止

藍田呂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
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

華谷嚴氏曰七章中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

新安胡氏曰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文王即天矣但以爾祖文王為法則萬邦自孚信之
天命庶乎其可保不至爾躬而遏絕也味此辭旨懍
乎其嚴哉　此篇首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終言天
無聲臭儀刑文王天其文王乎文王其天乎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
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
天為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
王耳

安成劉氏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
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升降乎帝之左右是天帝所
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
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
亦不已所以為文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



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
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

疏義善與猶二章所謂令聞也宣而昭之亦欲如文
王之不已也

六帖上天之事事字渾說或以禍福興亡言則可度
思矣

說約按集傳躬天臭孚乃無一正音亦奇

副墨儀刑二句不是另起一頭只歸結上文勤懇丁
寧之意

詩記儀刑文王非獨模擬其外而已注想之眞見矣

見體驗行之實亦走亦趨必學其緝熙敬止然後謂之儀刑也能儀刑文王則上天之事度可也不度亦可矣

詩通殷之所以廢與天載也只怕王視天爲不可度故明說破天之載雖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文王則萬邦孚矣人歸之外豈別有天與哉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便隔千里

衍義袁元峰云首句言命之不易保下鑒殷法祖皆保命之道也然所謂鑒殷者亦是欲說到法祖耳重法祖上命之不易承上起下之辭見可懼之意爾躬



下要補出修德配命意虞度也謂度天意也非淺淺說蓋天之興殷在德天之廢殷在不德此何消說亦何消度所謂度者是度何如而合於天則天興之何如而不合於天則天廢之也上天二句只就興廢之事上說勿露有德則興無德則廢若露則易度矣儀刑者法其緝熙敬止即所謂修厥德永配命也孚者天下起而信之即心悅誠服之謂此以人心言而天命亦在矣末繳商之子孫臣庶皆侯服祼將於無窮何駿命之不易保耶

正解遏爾躬正與自求多福相反猶言家自毀國自伐也即在指成王說文之令聞不已本亹亹穆穆而來後王之宣昭義問本修德永命而已紂之穢德彰聞即其自絕於天處而宣昭義問正所以無遏爾躬要知修德則其聲自廣原不在聲聞上做工夫　天載無心成化原非只論於窈冥而明說福善禍淫又不見他難度只虛虛起下不得認真

按有虞殷自天方說要度上天二句忽轉云不可度頗難安頓蓋天之可度者有德則克配無德則喪師此可以自省也而其所不可度者其主宰運用微妙難測不如只法文王以修德而天載即可信矣到末



處只歸重法文王爲主

講夫天命之不易保是必鑒於殷紂無使我周之命遏絕於爾躬而於是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興廢者皆由於天而思其故以自省焉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度惟爾祖文王與天同德即天載所在也儀之刑之則萬邦之人心悅誠服皆起而相信而天之成命其永不替矣可不勉哉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味其辭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

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於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



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天人之際指文王與天而言也反覆丁寧言七章相紬繹而說不一而足也周公作此本以戒成王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則又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也　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爲始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爲進德之階也

安成劉氏曰一章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言也二章言天之命周與四章言天之絕商爲對三章言命周之羣臣後嗣與五章言絕商之羣臣後嗣爲對六章先言法文王後言鑒商七章先言鑒商後言法文王以對舉而互言之周公既以文王之德播之聲詩以戒成王矣而復叶之音律以爲朝會通用之樂則又以告成王者告諸天下後世焉其意遠矣哉



四章所謂熙者光明也卽所以昭明於天之本也所謂緝者繼續也卽所以不已其聞之本也文王之生也繼續光明而不已其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而不已其聞焉　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卽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尙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

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諄意尤爲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爲令主也宜哉

詩記葉景元曰周至成王再世耳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諄無遐爾躬一語至今猶使人震懼況周公親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以後世言之必以爲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誡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亡也

按朱傳既逐節致詳總結要旨此詩無餘蘊矣就中



戒成王是正意子孫是副意而羣臣後嗣又是副意須有分辨

小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鄭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

朱子曰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

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閒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爲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皆謂此耳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按序云文王受命作周只可作追述之辭非謂文王身受天命而王天下鄭解已誤而孔疏雜引緯書以



證文王受命之事皆不足信

正解通詩始終歸重文王之德上首章至五章言所以得天下之故只在敬德下言所以保天下之道只在儀刑其敬德周公戒王大旨全結在儀刑文王一句上而儀刑之實又結在緝熙敬止上要知天命乎周必絕乎商而鑒乎殷自當法乎祖也意自相足細分之首章言文王以顯德而受時命二三章言文王感天而福及於周之子孫臣庶皆綿其澤四五章言文德感天而禍及於商之子孫臣庶皆歸於周六章言當法文而鑒殷末章言當鑒殷而法文篇中反覆

詠歎見周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修其德如
文之德方能保命故惓惓以念祖爲言丁寧鑒殷正
惕之以修德也要知鑒殷正是法祖處不得兩截舊
說以命周絕商鑒殷法祖分開對看殊失詩人之旨
方山云此詩大要言今日有天下皆由文王之德
而今日保天下當法文王之德最盡本詩之旨



詩經詳說卷六十二終

# 詩經詳說卷六十三

平陽冉覲祖輯撰

## 文王之什

**明明在下**句 **赫赫在上**句上韻 **天難忱斯**句 **不易維王**句王韻
**天位殷適**句 **使不挾四方**句方韻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
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

毛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
於天　忱信也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

鄭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於天下其徵應炤晳
見於天謂三辰效驗　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
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
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
維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孔疏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而
紂得爲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
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爲后生受德然則
以爲后乃生受故爲正適也

按明明鄭兼文王武王毛專言文王今只虛說挾毛
訓達鄭以爲行朱傳但訓有之更明　鄭以見於天

謂三辰效驗尤非正意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於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

臨川王氏曰今紂所居之位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深恃如此

東萊呂氏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而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華谷嚴氏曰明明在下君之善德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眷顧爲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達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

豐城朱氏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天之不可信此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之正適而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者蓋天命未絕則爲天子天命既絕則爲獨夫故也

說約按天古義陽韻受紂以音同通用

存旨首二句須交互講方見天人相與之機玩注則字便見無此德卽無此命意

詩記維字大有關繫蓋凡有身有家者其事皆不易勝然其興亡止於身耳家耳王者威命聚散與區區有身家者不同故其威福之及於天下者大而不善居之其受禍亦獨慘

副墨曰天位見非藩衛侯服無以握天下之柄曰殷適見非支庶入繼無以厭天下之心



集解按不挾四方本非有所使也而若有使之然者語意最可玩味

正解此章上四句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下以見絕於天者證之明明赫赫言德命相因辭平意串明明要得敬字意赫赫要含得人心集大統意然曰赫赫便含威命聚散無德則去意在天難句以天命去留言不易句以君位存亡言夫謂天不可信而又惟德是與謂天必可信而又惟命不於常天果可恃乎難忱非謂天窈冥不可知但不可倚以爲信耳不易卽在難忱處見出非王不易乃明之不易也此二句

但重無德一邊說正發揮首二句意末二句舉殷紂之事實之已然之明驗也　使者天使之也紂所居是天位所承是嫡嗣然竟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正謂無明明之德故赫赫之命卒去之耳與下文武之以德受命相反看朱傳云蓋以此耳須依鄒嶧山指天之難信君之不易言之或指無明明之德則無赫赫之命意亦互發　或云天位位字是虛字言天位此殷之適也似與注不合

指南明明之德泛說蓋文之敬止武之敬義亦莫非明德但此處自懸虛耳含有無此德便無此命意故



下便接天難忱與命不易惟王又根難忱來命惟難信故爲君所以不易也末二句言殷紂處正所謂無是德則無是命也

按此章是全詩冒語正意在下

講天之與人理相感通者也惟有明明之德在於下斯有赫赫之命在於上是上而天心有德則臨無德則去固難信斯而下而爲君者有德則后無德則仇甚不易也不觀之紂乎其所居則儼然天位而且爲殷之適嗣宜乎天與而人屬之矣而天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無明明之德故無赫赫之命也

**摯仲氏任**（句）**自彼殷商**（句 商韻）**來嫁于周**（句）**曰嬪于京**（句 京韻）

**乃及王季**（句）**維德之行**（句 行韻）**大任有身**（句）**生此文王**（句 王韻）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

毛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　大任仲任也身重也

鄭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也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重謂懷孕也



孔疏毛以爲既言文王明德爲天所與故本其所由言有摯國之中女其氏姓曰任從彼殷商之畿內來嫁於周邦既配王季爲妻曰能盡婦道於大國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共之而行所以同志意　鄭唯爲婦於周京之地爲異餘同　以文勢累之任姓仲字故知摯爲國也以下言大任婦人稱姓故知任爲姓仲者中也故言之中女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謚故頌稱大姒爲文母大任非謚也　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

王季未爲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主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爲君之時言也　以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箋申之云謂懷孕也易曰婦孕不育是也

呂記朱氏曰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　摯仲氏任摯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

備攷唐世系云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祖已者仲虺後也又國名紀云蔡之平輿有摯亭一統志云在河南汝寧府東

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也



大全列女傳曰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大任爲能胎教

曹氏曰摯仲氏任繫於姓而言之以爲王季之配也今曰大任繫其子而言之以爲文王之母也

慶源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爲行也只此一句足以盡王季大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博也

華谷嚴氏曰次章述大任生文王也

定宇陳氏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大姒皆是也其意深矣

疏義言凡所行者皆本乎德也以大任配王季維德之行天故爲生文王之聖是周家以明明之德受赫赫之命久矣

存旨此章只重生此文王一句摯仲四句作一氣讀述其降生原由見鍾靈毓秀之有自

正解此章是推王季得賢妃而因以生聖子也只重生此文王句史記正義云自湯以下號商至盤庚改



號曰殷對周而言凡國皆商之諸侯也就父家曰嫁就夫家曰嬪以上四句作一氣讀及字的與字維德之行言大任王季俱有其德一維德之是行見君道與后道而各致乃母道與父道而交應也按何確齋云大任有身句勿入胎教意若然則是文王之聖皆大任之教也而惟德之行反輕矣此意最著

指南六句分此章雖言王季大任之德不過推本文王之所生見德之所成者遠耳重在文王上首四句輕敘過來嫁二句一串看乃及王季維德之行言大任王季俱維德之是行也所謂德總不外明類長君

思齊思媚等意　言此摯國之中女其姓爲任自殷商之國來嫁我周以爲京室之婦與王季而皆以一德相承故和氣所鍾懐孕而生文王也

按孔疏摯國之中女其氏姓曰任是氏任二字連𤯝講多云摯仲氏誤也直解得之

講若我周以德受命果何如我周之業基於文王文王之生豈偶然哉維其摯國之仲女而任姓者自彼殷商諸侯之國來嫁于周而曰嬪于京以作配於我王季焉惟此大任及我王季皆維德之是行一德助合和氣發祥大任於是有身以生此文王焉蓋聖父聖母所從來者然矣



**維此文王**句**小心翼翼**句翼韻**昭事上帝**句**聿懷多福**句福韻**厥德不回**句**以受方國**句國韻

賦也小心翼翼恭愼之貌卽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爲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毛傳回違也

鄭箋小心翼翼恭愼貌昭明聿述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

慶源輔氏曰前篇釋厥猶翼翼爲勉敬此篇說小心翼翼爲恭愼其義雖一而有在臣在君之不同此須是以心體之則自見其有廣狹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𤯝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

華谷嚴氏曰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

講意此章言文王之德首二句截下分天人昭事與不回皆從敬字說上是以敬而得天下是以敬而得人受方國不過三分有二以服事殷

古義福職韻



纂序按下四句雖分天人然終非板對受方國正上帝之命卽多福也聚岡說須會意可福國如字本叶以翼就之更便驅福國就翼似多事

副墨小心非畏懼之語是心體斂藏細密處翼翼亦本體如此不著工夫

詩存翼翼卽緝熙敬止上帝卽以此昭事之不回之德亦不出此

衍義三句分上言其敬德之盛下言天人交與以見其盛也小心翼翼卽緝熙敬止純亦不已是也此一句最重故注云文王之德於此爲盛下皆承此句而

演繹之昭事上帝就精白之忱而言猶云終日乾乾對越在天之意不就祭記說多福以福祿子孫講厥德不回蓋敬以直內則其德中正無邪故不回此以敬德治人說受方國即虞芮質成四十餘國來歸之類 按多福以福祿子孫講留受方國地然太覺板對

正解懷多福重在自我懷之受方國亦重在自我受之方與明明句應文王雖未受赫赫之命然受命之基實在是矣 觀其懷多福受方國心量何等大觀其昭事處無一念不奉若天道不回處無一念不允



協人心心體何等小

指南此章只是言文王之德之盛所以受命之基不是正受命處昭事二句以得天言厥德二句以得人言得天得人非得天命之謂正言其德之盛耳但不可作盛德之驗蓋此詩所謂赫赫之命直指有天下故也二句分一頭兩脚

講維此文王生有盛德小心內斂而翼翼然恭愼之至焉由是以此光明之心昭事上帝則精誠上通聿來多福而其德之正直無邪也來附日衆於以受四方之國焉所謂赫赫之命肇於斯矣

**天監在下**句**有命既集**句集韻**文王初載**句**天作之合**句合韻**在洽之陽**句**在渭之涘**句涘韻**文王嘉止**句**大邦有子**句子韻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徑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

毛傳集就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 嘉美也

鄭箋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 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曰



大邦有子女可以爲妃乃求昏

孔疏烏止謂之集是集爲依就之義故以集爲就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名則洽亦水也釋丘云涘爲厓郭璞曰謂水邊也 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崧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水亦靈物氣與山同詩人述其所居明是美其氣勢故云爲生賢妃於氣勢之處使之必有賢才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文王之妻爲大姒也

按載訓識文義不合 嘉作美亦欠明

蘇傳洽渭之間大姒父母國在焉

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

華谷嚴氏曰四章述天生大姒以配文王也

安成劉氏曰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故言自其父母而已然此言天命既集天作之合故以爲非人之所能爲然則六章之所以篤生武王者又豈人之所能爲哉

六帖徐士彰曰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



百年之裔將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觀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

說約按集傳集與合叶涘與子叶今韻涘子本同在四紙韻集韻如絕常熟方言亦爾　纂序按涘子並集本俱同韻皆可讀如字以合字就之便集傳皆改叶亦多事

詩通天監在下監周家歷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命集直須透末章伐商之命來蓋商之命已將轉而周矣此章意脈直管到燮伐大商句

衍義此章本天之眷周而預定乎聖配以著武王之所由生也雖言文王作配事實重武王上天監在下是概指天下而言非獨監周也有命既集亦通言集於周蓋自大王王季以來世德克享乎天心故天厭商德而集於我周將以起一代興王之業也正意暗指武王但且渾言之天作字要發揮得出洽陽渭涘生之以天之意而產之以地之靈見所以培其幽閒貞靜之德者有在也嘉止不必作將納采將親迎說此定聖配時已有生聖子定大業之意矣注非人力所能爲正打轉天監天合之意　按天監指周說爲切



正解初載非初生乃幼時耳　天作句重言周累世克享天心天便注意生一聖子以爲受命之主故至文王而天意遂決也既有聖父非生一聖母以作之合聖嗣何從生　莘國在洽水之南故曰陽在渭水之北故曰涘二在字虛蓋指天意所在不指大邦之子也嘉止只是長大可婚之期不必作將納采將親迎說有子句見足以應其求也　按洽陽渭涘與大邦有子一氣呼應若專指天意在此地語氣不著實指南洽陽渭涘此便是莘國不可謂是大姒所居如東家施西家施之類

講我周之業成於武王武王之生又豈偶然哉彼天之監昭實在於下有成命焉旣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天卽爲作之配合在於洽水之北渭水之涘巳窈窕錘靈焉迨文王嘉禮之期而大邦有子以應其求所謂君子之好逑者在是矣豈人之所爲哉

**大邦有子**句**俔天之妹**句妹韻**文定厥祥**句**親迎于渭**句渭韻**造舟爲梁**句**不顯其光**句光韻

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



於其上以通行者卽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毛傳俔磬也　祥善也　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煇

鄭箋旣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　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　言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　迎大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煇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

孔疏旣納幣於請期之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旁造其舟以爲橋梁敬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其明也　此俔字韓詩文作磬則俔磬義同也說文云俔諭也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喻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　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妹卽女弟天者無形之物非如人有親族言天妹者繫之於天見尊之耳初嫁必幼故



以妹言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　祥者吉祥之事而言定之是問名之後卜而得吉昏以納幣爲定定此吉祥惟納幣耳故知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幣由卜吉行之故昏禮謂納徵注云徵成也是亦爲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　六禮惟親迎爲重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故言備也　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卽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

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
舩有多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
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故云造舟
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　殷時未有等制
知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
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爲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
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
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
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德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文德可以繼天孰
能爲之配大姒能爲之配故備其禮以定其祥
華谷嚴氏曰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也
說約按集傳不顯顯也惟疏義本及晟舍閔家本有
此四字
詩記天妹尊美之辭猶云天上神仙非凡物也
詩存文定二句兼婚禮始終言造舟句倒敘法也
副墨不顯其光就以此聖德成此嘉禮自此發祥無
窮上說
衍義二句分上言聖配之德盛下言大婚之禮隆也
重德上俔天之妹言天之德純一大姒之德亦純一



與天相爲伯仲譬則天之妹也不可以剛柔健順相
配立說文定句是納采請期親迎句是奠雁御輪造
舟句輕只是自周至莘有一水之隔故造舟以往來
耳不顯其光甞上德來而禮亦在其中蓋以聖女之
德而成此禮則婚媾之儀協和會之典隆也
正解上章天作之合旣可以天而媒妁之則此章俔
天之妹亦可以天而兄弟之詩人天妹二字殊非生
撰　一說文德與天爲一譬則天矣大姒配以幽閒
貞靜之德譬則天之妹也不是與天相伯仲如此講
似多一層轉折
按俔天之妹語甚奇舊解執定兄妹爲說子謂妹只
是少女之稱卽易歸妹亦未嘗定謂兄妹之妹則此
處天之妹猶云天之少女耳　造舟爲梁諸侯維舟
亦有其制文王自是用諸侯之禮而舊說謂殷無定
制故文王得造舟爲梁豈非多事　俔天不顯皆是
後人追美之辭非文王欲尊之爲天妹顯之爲光輝
也光以禮言爲正
講大邦之有子也其幽閒貞靜之德譬則天爲之兄
而彼爲之妹焉故我文王始則以納幣之文定其吉
祥終則以親迎之禮於彼渭水其迎於渭也但見造

舟爲梁以通往來而聖以配聖婚禮用成豈不顯然其有光乎

**有命自天**(句)**命此文王**(句)(王韻)**于周于京**(句)(京韻)**纘女維莘**(句)**長子維行**(句)(行韻)**篤生武王**(句)(王韻)**保右命爾**(句)**燮伐大商**(句)(商韻)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燮和也

毛傳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德焉　篤厚右助燮和也

鄭箋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

孔疏纘繼釋詁文此莘猶上摯也婦人所繫國姓而已如是其姓則莘是其國故云莘大姒國也纘女者言能繼行女事故知長子長女喪服注云言子兼男女是也婦之所繼唯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大任之德也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姒言大任之德則亦與文王維行矣故箋申之云配文王維德之行是取上章爲說也　厚生謂聖性感氣之厚故言天降氣於大姒也聖人雖則



有父而聖性受之於天故言天降氣也保右命爾文承厚生之下則安助命之皆是天也

按毛鄭以行爲德行之行若作德行何必曰長子嘗以來嫁爲是燮伐大商鄭謂合位三五孔疏謂合會天道於五位三所而用之鄭學駁雜不足取

臨川王氏曰生文王又生武王是之爲篤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雙峰饒氏曰文王生於祖甲之三十一年武王後文王二十年生是商道始微之際二人已生矣

新安胡氏曰陳氏云燮有和順之意

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慶源輔氏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言其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言其終也天之生聖人者其用力多矣既以篤生之故保護之右助之所謂栽者培之所以命之燮伐大商也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者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

華谷嚴氏曰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燮伐此章述大姒生武王也　周爲國號京其所都之邑也

豐城朱氏曰有大任爲之母復有大姒爲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旣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懈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無慙德也

六帖首五句卽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疊句體

古義唐世系表云啓封支子於莘辛聲相近遂爲辛氏春秋時屬晉

說約按莘字集傳無韻六帖無韻惟讀詩記疏義大全俱所巾反詈詩世學施申切則雖王京行王商俱



爲韻脚以理度之必有命自天以下當三句一連纘女二句一連篤生武王以下又三句一連而不拘二句一連之說爲無疑也但首三句以王京爲叶後三句以王商爲叶中二句莘行各讀如字未嘗不佳似凡行字亦不必盡以戶卽爲叶乃古義獨欲以莘字並叶尸羊字彙亦云音商則此章除有命自天保右命爾外亦自皆爲一韻尤爲至善但不應集傳闕注也　纂序按輿地廣記郃陽卽洽陽亦見莘卽洽陽渭涘　講士以莘行如字讀但文義則必戶郎是叶古義字彙尸羊叶亦不必

詩通燮伐燮字照前章首明明字及純熙用介以綏萬邦意方得其解順天命不足以盡之

集解按此章首五句不重只輕輕遞過而歸重在篤生武王上保右二句正武王受赫赫之命處下二章只完得燮伐大商一句

衍義首五句不甚重蓋將言武王事故又本此言之于周于京是卽文王所居之地而命之不必言周京之形勝可以興王業意纘女二句承天命來惟天命文王故大姒來嫁大任女事如思齊思媚之類纘之者言女德之有繼也旣生文王又生武王二聖相繼



而生便是篤厚重武王上燮者和順之意蓋見其爲應天順人而非窮兵黷武故謂之燮下二章皆所以盡燮伐大商之意　保以扶持言右以啓翼言命以君師言一說保其躬右其行命爲天子亦妥

正解有命三句卽上天監二句意但上主周家言此專主文王言　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者除暴救民以殺止殺非和順而何

按纘女只是說來任婦職若說大任諸多便礙口氣予謂只作有莘之女能嫺女職說亦順　燮和也和順也朱傳只言順天命而講者多就和字生意似△

事

講有命自天既命此文王于周之京以開王業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則維莘國長女維其行來嫁於我天乃篤厚之而生武王而保安右助眷命於爾以順天和人變伐彼大商焉

**殷商之旅**句**其會如林**句林韻**矢于牧野**句**維予侯興**句興韻**上帝臨女**句**無貳爾心**句心韻

賦也如林言眾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

毛傳旅眾也如林言眾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　言無敢懷貳心也

鄭箋殷盛合其兵眾陳於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　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孔疏武王之人莫不勸樂戒武王言上天之帝護視於女矣伐紂必克無有疑貳於汝伐紂之心當知其必克無貳心伐之是人又樂戰也伐殷者武王之所欲眾人應難之今眾人不以己勞惟恐武王不戰是勸樂之甚天予人勸所以能克也　旅眾釋詁文木聚謂之林如林言其眾多而不為紂用武成曰甲子



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拒武王武王使師尙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眾而不為用也矢陳釋詁文興起釋言文毛氏於詩予皆為我無作取予之義上篇侯皆為維言天下之望周解維予侯興之意王肅云其眾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　牧誓云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作坶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　臨視釋詁文閟宮云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眾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之甚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樂勸武王之事

按毛鄭維予侯興謂予諸侯之有德者起天子語氣不順朱傳謂我師有興起之勢只是謂人心奮起耳

此章言武王伐商之時紂眾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眾心猶恐武王以眾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

詩經詳說　卷六十三　大雅文王之什

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
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東萊呂氏曰紂以如林之衆來戰武王若較强弱而
計衆寡其心必疑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
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此蓋設爲
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女與爾雖皆指武
王其實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也然辭
意嚴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學者當常常
涵泳此二句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



安成劉氏曰武王誓師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
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
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觀是語也則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矣固知衆寡之
不足疑矣
華谷嚴氏曰七章述武王伐商也
古義鬻子云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
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史記
亦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括地志云今衛州地
即牧野武王至乃築此城一統志云河南衛輝府汲

縣本殷牧野地牧野在府城南陵西社朝歌之南
說約按注而皆字起則維字
存旨貳心如顧名義量衆寡皆是此詩人設爲師衆
之辭非實有是言乃卽天命以決人心非卽人心決
天意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師奮其威下是師贊其決維予侯
興者以義興師人心用奮故也上帝臨女二句亦詩
人設言以見衆心之同耳此見武王之伐紂非己意
也衆心也衆心之競勸非私意也命天命也此與下
章俱是伐商之事但此是陳師時不是交兵時



正解殷商二句單就紂師說矢于牧野兼商周之師
說　曰侯興者言周師之勢獨奮然興起也蓋以至
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耳左傳鬬廉謂屈瑕曰師克
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蓋和則合不
和則散合則師衆而勢强散則師衆而勢弱書曰同
心同德言周之和也又曰離心離德言商之不和也
侯興總是三千一心意上帝臨女如所謂有命旣集
保右命之意不可在侯興上見之
按侯與侯維也二維字似複侯訓維以獨字代之便
無礙上帝臨女作衆勉武王朱子本之鄭箋予謂只

作軍士交相勸勉似穩備之

講我武奉天命以伐商也但見商之兵衆其會聚如林木之盛以拒武王然而彼此皆陳於牧野則維予師同心同德有興起之勢乃相與勉武王曰商命已絕周德方興上帝實臨汝身矣女當恭行天討毋以衆寡之故而貳爾心也蓋恐武王之疑而贊其決如此

**牧野洋洋**句洋韻**檀車煌煌**句煌韻**駟騵彭彭**句彭韻**維師尚父**句**時維鷹揚**句揚韻**涼彼武王**句王韻**肆伐大商**句商韻**會朝清明**句明韻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爲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駟馬白腹曰騵彭彭强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

毛傳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騵馬白腹曰騵言上周下殷也　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　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鄭箋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强則暇且整　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鷙鳥也佐武王者爲之上將

孔疏毛以爲上言將戰爲天人所歸此又述戰時之事言所戰之處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明又駕駟騵之牡馬彭彭然皆强盛維有師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爲大將時佐彼武王車馬鮮强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伐彼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　洋洋文述牧野述戰地之貌故宜爲廣大煌煌言車之鮮故爲明也騵馬白腹曰騵釋畜文郭璞曰騵赤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



其有義故知白腹爲上周下殷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騵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夏殷不下其先代之色時王之意異　詩辭所發理不徒然言戰地寬廣必當有意故知明當時不用權詐也少儀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明馬之强盛車固馬肥不慮不克則心不恩遠閑暇於事且齊整也　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云師之尚

之父之故曰師尙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注云師尙父文王於磻谿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太師號曰尙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尙父義同尊之爲作此號故雒師謀云號曰師尙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尙本是名號之曰望而雒師謀云呂尙釣厓注云尙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尙立變名注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尙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介尙右也左右亮也轉以相訓是亮爲佐也亮諒義同　傳云會甲肅言甲子昧爽以遂之則傳言會甲長績爲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爲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爲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

按毛謂駟騵有上周下殷意鑿又謂師尙父可尙可父皆失之鑿又以肆爲疾會爲甲字義亦未確　鄭謂合清明之時亦無味

大全王莽傳亮明也

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廬陵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



曀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之豈不快哉

華谷嚴氏曰八章終上章伐紂之事也

定宇陳氏曰篇首之明明以德之明言之也篇末之清明以治象之明言之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之乎

安成劉氏曰天下本清而紂汨濁之故伯夷太公避之以待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流悉清矣故武王泰誓以永清四海爲己任詩人歌之亦以會朝清明歎其撥亂反正之神速蓋知其心惟在於清四海而已

此章可以見天位殷適而不挾四方焉可以見天之難信而爲君之不易焉又可以見有明明之德則有赫赫之命焉首章開其端此章終其意惟以紂與武王觀之則成王之所當監者夫豈遠哉

豐城朱氏曰此章述牧野之事然言其檀車之煌煌而已不及乎矛戟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駟騵之彭彭而已不及乎弓矢之良則是無待於貫革也言其尙父之鷹揚而已不及乎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

正己也焉用戰皆此意也會朝清明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說約按劉沚成王當監二句繳戒王意彭明古義陽韻其段落則牧野洋洋至彭彭三句爲一連師衆盛也維師尚父至武王三句爲一連將帥賢也肆伐大商二句一連亦不以當法爲拘會朝會戰之旦也本出田鄭氏此是虛勝而後會會字也

詩通鷹揚要見是義氣奮激直欲哀大難以快人心不必是自戰肆字亦是人心用奮非武王縱之剛暴變以順言伐之德肆以威言伐之功惟德順天惟功救世

衍義六句分上言兵將之美下是成克商之功首句輕只言會戰之所耳檀車二句蓋車馬所以載師衆有是車馬則有是師衆矣鷹揚是一氣激烈直欲除元惡以緩四海去大難以快人心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耳涼武王謂佐助之而主之還在武王也肆伐大商謂以是將帥統彼師徒而縱兵以伐大商也會朝清明言成功之速也當時只誅紂污濁便除氣便清明矣武王克商之事如此則紂之四方武王已挾而有之而命於此乎集矣此周武王有明明之德斯有



赫赫之命也故曰終首章之意

正解師衆之盛將帥之强俱從人心競奮中看出只閑閑遞過而歸重武王肆伐上 殷商雖無德故徒有天位殷適之勢而不得挾四方文武惟有德故於方國誕受之後而有以清四海此章正與不挾四方句對照

指南舊說俱六句分看來涼彼武王二句語氣亦自連貫卻分肆伐大商搭會朝清明作一尾似未妥檀車二句只以車馬言就中看得師衆之盛耳要知盛字亦須就侯興上發揮不然武王伐商革車三百虎賁三千則有數矣何以言盛維師尚父輕重在鷹揚句見其賢非以其武勇之猛乃奮氣理之强也涼字不過贊襄而已要知主之者還在武王也此四句確宜遞說不可如舊以師衆盛將帥賢平對

講彼牧野則洋洋而廣大檀車則煌煌而鮮明駟騵則彭彭而强盛此乎侯興之師也維我官大師而號尚父者時維奮勇如鷹之揚以佐助我武王順天應人之舉於是縱其師衆以伐大商但一會戰之旦民情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之天下遂以清明焉凡此孰非以下之德而致上之命哉王其撫

忘文武可矣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閒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爲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三山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明

華谷嚴氏曰首章泛言天人之理見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次章乃述大任生文王其後乃又述文王生武王及伐殷之事以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

慶源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大任大姒有王季大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大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茍然也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言周三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力之所不得與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思天命之不茍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茍得則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矣

安成劉氏曰國語云云事見外傳魯語叔孫穆子之言也

小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鄭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朱子曰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按序專主文王箋並言文武爲優然以德廣大取大明篇非正說

正解通詩詳序文武受命欲王之念祖也首章泛言天人交與之理下詳文武以德受命之事以終首章之意首二句全詩之主直貫到底首尾二明字相照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穢濁承之也文之昭事上帝武之上帝臨汝正與赫赫之命相貫通處析言之首章總是泛論其理以爲後面文武受命張本二章欲言文王而先言王季大任之德三章則言文王之受命四五六章欲言武王而先言文王大姒之德七八章則言武王之受命通章無

非言有是德方有是命也　首章已揭出本旨下文歷言周家父子祖孫夫婦婦姑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天命之集應若影響與首二句恰相應摯仲二章以文王之小心作主見以明德基赫赫之命重在一敬字天監五章以武王之燮伐作主見以明德受赫赫之命重在一和字但命必自克商而始見故前詳言德而後詳言命非以文應明明武應赫赫也或泥篇內本文於文王獨言德於武王俱言命而不言德遂把二章及三章爲終明明在下之意四章至八章爲終赫赫在上之意豈以文王懷多福受方國非命乎若云伐商始爲受命則詩柄何爲並言文武受命乎此似太拘　按首尾明字相照及後半重和字皆新說未確



詩經詳說卷六十三終

# 詩經詳說卷六十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 文王之什

緜緜瓜瓞句瓞韻民之初生句自土沮漆句漆韻古公亶父句陶復陶穴句穴韻未有家室句室韻

比也緜緜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陶窰竈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

毛傳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　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鄭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

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愉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於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於沮漆也　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章發

孔疏緜緜微細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瓞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瓝



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此時在豳言民周民者此民自豳居周復以周爲代號此述周國之興故以周言之釋詁云由從自此由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土地人之所居故云土居也言沮水漆水者以水非可居之處見居在沮漆之傍與水以表土耳禹貢雍州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爲水也或言漆沮爲二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在其縣西則漆是一水名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爲一蓋沮一名洛水

孔連言之　后稷乃帝嚳之胄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以下祖紺以前皆爲瓞言緜緜不絕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之云封邰遷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緜緜然是在邰在邠皆緜緜故云歷世也箋言至大王而德益盛舉大王以約之明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而生后稷經云即有邰家室周本紀云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是稷爲帝嚳之胄封於邰也公劉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失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



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韋昭云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豳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末年夏氏政亂棄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然則失職遷豳自不窋始矣言公劉遷豳者按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豳其言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窋奔於戎狄蓋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豳地猶尚往來邰國未即定居於豳公劉者不窋之孫至公劉而盡以邰民遂往居焉故本紀又云公劉雖在戎狄閒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

子慶節立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豳有漆
沮之水故言居沮漆之地公劉以下常居沮漆正斷
以大王而德益盛者以下言古公亶父故知得民心
生王業自大王爲始周之追王上至大王而止亦以
初基王業故也大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閟
宮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但在岐始盛由未遷已得
民心故云生王業也生者初始之辭故云本周之興
自於沮漆也此沮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
地故下傳曰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
以在豳爲公故曰豳公謂之古公言其年世久古後



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追號爲王
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
也士冠禮爲冠者制字云伯某甫亶亦稱甫故知字
也以周制論之甫必是字但時當殷代質文不同故
又爲異說或殷以亶甫爲名名終當諱而得言之者
以其時質故也　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
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
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
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恆定世有盛衰王政
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艮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

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
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閑
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王
因而聽之也冬官考工記曰有虞氏上陶說文曰陶
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也說文
曰穴土屋也覆於地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箋
辨之云覆者於地上累地曰穴皆如陶然大司徒注
云壤亦土也變言耳　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
義出於此是室內曰家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古公在豳之時迫於戎狄國小民少未有寢廟故未
敢有宮室以是故覆穴而居也公劉始遷於豳比至
古公將立十世公劉云于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略
說稱者老謂大王曰不爲宗廟乎是豳地有寢廟也
而此言未有寢廟室家者此以文王在岐而興上本
大王初來之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
作廟翼翼故此言未有寢廟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
未有室家以爲立文之勢耳其實在豳之時亦有宮
室　以此復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地下則
知復在地上俱稱爲陶故知皆如陶然下乃言至于

岐下故知此本其在豳時也本其在豳則是未遷傳自古公處豳而下說大王遷岐之事者爲下第二章發此傳也然則傳不待二章而豫發之者以此言在豳未有室家爲下居岐作室以開原也大王所以走馬王岐乃爲狄人所逐故逆爲之傳以通暢作者之意焉

按毛鄭謂瓞爲繼先歲之瓜豈瓜有根生隔歲者復成瓜者歟

格庵趙氏曰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古公當殷末時猶尙質故寘父以名言



通解陶復是窰竈之爲重窰者陶穴是窰竈之爲土室者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曹氏曰公劉以前微弱甚矣僅能不絕其緒故以緜緜況之

臨川王氏曰周國嘗幾亡矣其後土漆沮而國復興故以爲民之初生也

安成劉氏曰開王業八章以上所言是也　受天命八章以下所言是也　周人之生盛於岐周豐鎬之時而始於公劉居邠之日公劉以前固生於后稷而不窋奔竄周民幾無生矣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

華谷嚴氏曰首章言大王初居邠之事也

疏義自土沮漆倒文也

說約按詩意但言先小而無後大則其理不應故瓜瓞屬比謂亦照通章者妥也陶復陶穴四字兩平對陸羽明日陶復穴三件亦非但重窰謂上下相連穴



則竟在土中狀如窰者庶調於今古之閒蓋陶復另有說重窰之說亦不知紫陽何本也六帖瓞漆穴室皆韻然當三句一連且漆室作韻脚較穩

副墨首句比意言瓜之大始於瓞猶周之盛始於微意卻重在先小上說勿泥集傳先小後大注脚倒了文義　緜緜二字宜玩惟緜緜不絕乃能如是中閒不知多少盤根錯節秋實春華致有此種光景

詩存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周民之始生也不窋失官公劉再造周民之再生也由其中微而復振若初生者然

詩旨自土沮漆是大王前事對竄於戎狄時說

衍義首句分瓜瓞句若論其理則其比該全詩之意只就此章論則言瓜之大始於瓞之小亦猶周家王業之大始於沮漆之微也周自后稷之后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則有邰廢而周民幾無生矣至公劉遷豳之漆沮而其國復興則民之初生自彼漆沮之土也至古公之時承其衰業其民所居尙因陶復陶穴之陋而未有家室之制也陶復陶穴是三樣陶窰竈也復重窰也謂窰之連者穴是土室之連窰竈者還當作民間說不是古公親公劉時于京斯依于豳斯館已有居室了安得延歷數世至古公而尙復居陶復陶穴耶其穴處乃豳地所不能無故謂之未有家室此句只承陶復陶穴說勿作宮室門社言只竊來相形反看可也　方山云注其國甚小自大王居豳以前言至文王而後大自大王遷岐以後至文王時言不可以先小單指大王後大專指文王蓋大王遷岐時國勢已闢再看詩柄因之二字可見後大亦由於大王矣

正解生字乃生聚之生　倪玉汝曰厥生瓜也初生瓞也周之王業自遷岐始歷幾傳以至文王而後大



所謂緜緜瓜也而初生於豳其地甚微所謂瓞也故首章取譬要重瓞字

按自土沮漆土謂居其土土提上是字法妙處　陶復陶穴二陶字是用力字陶之以爲復陶之以爲穴也作三樣說者非今山中人猶多穴處但非盡然想古公時亦是如此　上高爲山下卑爲淵迤其地勢掘土爲洞而居之是爲穴其有作兩重如樓閣是爲復

講王業之成有所由始王知之乎彼緜緜然不絕者其末爲瓜而其近本初生則瓞而已蓋始小而終大有如此矣是以我周民之始初生聚實起自沮漆之土至我古公亶父之時猶陶復爲重窰於地上陶穴爲土室於地下以處未有室家之盛而其國甚小焉

**古公亶父**句父韻**來朝走馬**句馬韻**率西水滸**句滸韻**至于岐下**句下韻**爰及姜女**句女韻**聿來胥宇**句宇韻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

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毛傳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

鄭箋來朝走馬言其避患早且疾也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孔疏率循胥相皆釋詁文滸水厓釋水文此說古公而及姜女則姜女大王之妃周本紀云大姜生季歷故知姜女是大姜也宇者屋宇所以居人故爲居也張子曰書稱大王肇基王迹蓋見得民心之始也方



其去邠民皆攜持而隨之固未嘗率之也王迹之始莫大於此蓋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東萊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

廬陵羅氏曰岐山地理考異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通解雜録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

城云此爲周公采地也

古義循西方之水厓指渭水也沮水合漆水流入於渭奉天今西安府之乾州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

說約按疏義木集傳走馬避狄難也下有率循也三字

微言相土似非婦人所宜而大王與姜女共起艱危得其贊助可謂天立厥配者也莫將胥字輕看

集解按此章及下章舊說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卜宅精神雖閒關之中無苟且之意非不佳但此章之



意只重在大王草昧之艱難上　胥宇是大概說後章定民居立廟社皆其事也不專就己之室家言

衍義此章言大王避難以遷都而我畱於始也此章要見大王舉動光明正大意勿用倉皇周章氣象至于岐下全以安民爲主胥宇二字最重還有審擇不苟意孟子非擇而取特對滕文言之不可泥當用廟室門社及受田居民等意此通君民而言也要知大王之心爲保民而遷民從意亦略見之　儆弦云此是周公原周家創業之時有此艱難正今日後王之所當追念者也　爰及姜女不止是與妃同行還重

在資其謀議此章點內助與末章推功四臣俱是開
創大關鍵須知作者用意之密　葉蕡山云皇矣詩
言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則姜女之有助於王業可知
指南來朝走馬猶言一旦策馬而來也不必作舉事
貴早說亦不必說倉皇逃避之意蓋大王去邠屬其
耆老而告邠人從之如歸市自是從容姜女賢妃自
有贊襄之益故周公不沒其人
按胥相也相去聲相視之相或作相與共居不合蓋
其時尙未有室也　孟子解當從此
讀古公亶父方其在邠也碎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



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
山之下於是與姜女同來相視宇居焉蓋雖在播遷
而必審處不苟也

**周原膴膴**句**堇荼如飴**句飴韻**爰始爰謀**句謀韻**爰契我龜**句龜韻**曰止曰時**句時韻**築室于茲**句茲韻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堇烏
頭也荼苦菜蓼屬也飴餳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
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
毛傳周原沮漆之閒也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
契開也

鄭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
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其地將可居故於
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
卜之卜之則又從矣　時是茲此也卜從則曰可止
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是定民心也
孔疏周原在漆沮之閒以時驗而知之述地之良而
云膴膴故爲美也荼苦菜釋草文樊光曰苦菜可食
也內則曰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草
又云芨堇草郭璞曰卽烏頭也江東人呼爲堇晉語
驪姬將譖申生寘鴆於酒寘堇於肉賈逵曰堇烏頭



也然則堇者其烏頭乎箋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是
堇荁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契開
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春官菙氏掌
共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
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
注云楚荊也然則卜用龜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
之火旣然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
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
謂出其占書也是旣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
開耳　廣平曰原釋地文閟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

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上言胥宇是相地
之辭今言地之美貌故曰大王以此可居於是始與
豳人從己者謀也經云爰始爰謀當有二於如箋之
言則始下一爰無所用矣王肅云於是始居之於是
先盡人事謀之於衆然則箋云始與豳人從己者謀
亦謂於是始欲居於是與之謀但箋文少略耳人謀
既從大王於是契其龜而卜又得吉則是人神皆從
矣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人從是之
謂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



及乃心也與從己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
卜是謀及卜也唯無筮事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
筮可知故云皆從也　以文承龜下故云卜從則曰
可止居於是如箋之言則上曰為辭下曰為於也
大全本草曰烏頭與附子同根形似烏烏之頭蜀人
謂烏頭苗為堇草　前漢書注曰挈刻也詩曰爰契
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契
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豳
人之從己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
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華谷嚴氏曰三章述大王定宅於岐也
三山林氏曰大王遷岐衞文遷楚且未嘗不卜然君
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後
卜筮也
臨川王氏曰曰止則命其臣民止於茲也曰時則命
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既命其土功之時遂築室也
古義膴本無骨脂之名楊愼謂土膏如無骨肥肉也
說約按堇荼非毒大約始坦叔近馮嗣宗顧伯欽諸
公俱從之但如此則注雖苦亦甘當專指荼甘字似
言堇亦不必作此分疏也正言兩者非嘉蔬猶甘美



耳且凡事與兩端者姑置勿取大意尤佳
合訂堇有二種內則所云堇荁枌榆乃菜之美者非
如注所云烏頭也荼為苦菜堇與荼並言亦必非蔬
之嘉也蓋此句詩意只主地之肥美能變物性說
詩說三爰字俱見愼重周詳無輕率苟且之意
集解按飴米糵所煎者卽今乾糖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審定都之謀下是率民以定居也
此承胥宇來注謂人從己者兼臣民言所謂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也方山主此說曰止二句總承上面說
來不可泥既得吉兆一句只承契龜邊說築室亦皆

后四句意打轉上章胥宇句看

正解首句要看原字岐山高而其下廣平可以居民

銀田者也大凡地勢隘狹不可容衆膴膴則異於磽

瘠斥鹵者矣地脈之美潤於草木故菫荼之苦易其

常性驗其爲風氣之萃而可都也

指南二句分上驗土地之可居下因協神人以定居

也或在四句分上審定都之謀下布定都之命亦煞

妙菫荼句正見周原之美不重所產上　爰謀句卻

含有民允意爰契內卻含有神協意

按今荼菜人多食之地肥者佳周原之菜如飴以地

肥也飴舊說乾糖也焉后含飴弄孫卽此物今人以

米做糖可爲汁可爲塊　始謀一事多一爰字止時

一事多一曰字古人文法疊用襯字多此類

講其胥字也但見周原之地膴膴然肥美雖菫荼之

苦菜亦味甘如飴卽土性可占風氣大王於是始與

豳人從己者於是而謀居之於是又契我龜以灼而

卜之人謀既協神謀得吉大王乃告其民曰可以止

於是而無事他往以相與築室於玆而居焉

迺慰迺止句止韻迺左迺右句右韻迺疆迺理句理韻迺宣迺畝句畝韻自西徂東句周爰執事句事韻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理

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

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

事不爲也

毛傳慰安爰於也

鄭箋時耕曰宣徂往也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

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

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豳與周原不能

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

孔疏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

田畝時耕曰宣宣訓爲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令民徧

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文在築室之下明其皆

是作邑之事乃左右而處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

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致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

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閒之而足句耳故箋

通解之云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也民性安

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

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豳在周原

西北而經言自西便是從其正西而來故辨之云豳

與周原不能爲東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

志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東西何謂答曰豳地今
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
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
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
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文也
鄭以義言之耳
按宣字解出於臆說無據　周字作周地亦未是與
周爰咨諏例看
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
矣三四句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五六句總



言其從西水滸而徂東凡經始之事所當爲者無不
盡也
華谷嚴氏曰四章述定民居治田畝也
六帖凡言迺者繼事之辭
古義自此至第七章先民事而次宗廟首宗廟而及
宮室門社此經綸之次第也右畝事祇韻
集解按末二句自是總上說然玩周字似又不止慰
止等事宜圓動開說爲佳
正倂此章上四句敘其安養乎民下言安養之事無
不周也既定國家都會之區遂急民生居食之務要

得重民意慰止左右是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疆
理宣畝是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慰是恤其遷徙
之勞使無懷土止是居此便安之所使有託處左焉
而列之東右焉而列之西使之比閭相望族黨相屬
要見都邑雖改安堵如故也疆是畫其大界以在外
言理是別其條理以在內言宣是給其廬舍散居以
便田事也畝是治其田疇謂同溝共井通力合作也
要見舊業雖移巨甸如故也末二句只是申上安養
之事非有加審重在周字上見居民之事授田之事
無一之不經理也民性安土重遷而周爲之慮庶使



其蒼茫去國永無悔心耳　宣字宜屬授田一邊以
廬舍因分田而授也曰布散而居者以井非皆有也
以上若遷岐若胥宇若築室以至慰止等事總是
爲民而然惟民既得安乃敢治其宮室故下章乃召
乃立數乃字亦見他先後次第處俱從此遷去
指南慰者憫其勞也止是居其宅也左右即慰止之
事曰左右者大概言其東西列之以民居相望而言
不必作宮室之左右此時尚未有宮室也宣是給廬
舍以便田事所謂二畝半在田者是也雖居亦屬田
之事故屬之授田畝是芟夷開闢之功非說已治了

按慰止左右是一事疆理宣畝是一事八字各一義而又相須以互見末句總承而亦包得八字之所不及者在內

講國都既定矣我大王於此從遷之民迺慰焉以撫其勞迺止焉以定其所迺左焉以列之東迺右焉以列之西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矣且迺疆焉以畫大界迺理焉以別條理迺宣焉散居於田以便民事迺畝焉同溝共井以爲法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蓋從西水滸而徂東岐山凡經始之事所當爲者無不爲民盡也



**乃召司空**句**乃召司徒**句徒韻**俾立室家**句家韻**其繩則直**句直韻**縮版以載**句載韻**作廟翼翼**句翼韻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翼翼嚴正也

毛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

鄭箋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　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爲繩也

孔疏民既得安止乃立國家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之卿令之營度廣輪乃召司徒之卿令之興聚徒役使之立公卿之室家之位處也營度位處立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然而嚴正言能依就準繩牆屋方正也　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



是司空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掌徒役之事也以此二卿各有所掌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也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邰爲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大王之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　傳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大王所作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曰繩束築板謂之縮郭璞曰縮者約束之也然則縮者束物之名用繩束板故謂之縮爾推

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君子將營宮室以下下
曲禮文也引之者證先言作廟之意
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様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
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
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
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
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
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
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　此章俾立
室家則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
如此
華谷嚴氏曰五章述將營宮室先作宗廟也
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
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宮室焉　築宗廟之垣墉牆
壁也
說約按此章亦三句爲一連上三句以徒家爲頭下
三句以直翼爲韻也上三句總說作冒下三句自專
言宗廟事偶句法倒裝耳古人遷國皆載主以行作
廟固所汲汲也
副墨乃召二句統營作之事言其繩以下方主作廟



說
詩記俾立室家對上未有室家而言凡宗廟堂寢門
社皆在其中
衍義三句分上是命官以營建下是首重乎宗廟也
此蓋尊祖之意召司空召司徒然只一時事不分先
後室家統言廟室門社在內此只先告戒之其繩以
下方去營建專自廟言繩以正位處而使其表端也
屬司空版以載土物而使其基固也屬司徒先作廟
者蓋古人遷徙必以先世之主藏之於車以行廟不
先作則先靈未安故於此尤急此見宮室門社未建
翼翼然先衆役而樂意
正解此合上章有仁孝意人君一身有人民宗社之
責况遷家未造正民心去留之際王室新集正紀統
絕續之秋則以仁民孝先爲急正萬世有民社者所
宜深念也
按繩直是用長繩以圍量取其方正以繩縮版別是
小繩今謂之牆絍也不可混時講分其繩何爲司空
事縮版何爲司徒事亦有理此二句連下作廟一氣
說　以此見古宗廟皆土牆
講民事既定我大王迺召彼職在司空者量地度居

制其廣狹召彼職在司徒者致衆令徒掌其政教俾
立家室以定規模焉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度其位
處用繩也其繩則方以正築其垣牆用版也束版而
上下相承由是宗廟之作翼翼然而嚴正焉所以安
先靈而崇孝敬於是在矣

捄之陾陾（句）（陾韻）度之薨薨（句）（薨韻）築之登登（句）（登韻）削屢馮馮（句）（馮韻）百堵皆興（句）（興韻）鼛鼓弗勝（句）（勝韻）

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
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牆堅
聲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
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毛傳捄虆也陾陾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
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　皆俱也鼛大鼓
也長一丈二尺或鼛或鼓言勸事樂功也

鄭箋捄捊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
而投諸版中　五版爲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鼛鼓
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有小鼓謂之應鼙
朔鼙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

孔疏毛以爲捄土實之於虆謂之捄者衆多陾陾然
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
之亟疾其聲薨薨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牆成削之
以牆堅緻土從上下打鍛削之人屢其聲馮馮然其
作此牆之時百堵皆同時而起其間欲令之食息鼛
鼛擊鼓不能勝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競欲出力言
大王之得人心也　鄭唯以度爲投語異意同　說
文云捄盛土於器也捄字從手謂以手取土虆者盛
土之器言捄虆者謂捄土於虆也取土必多故陾陾
爲衆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爲居也陾陾薨薨皆是
衆多之義舉其衆多言百姓相勸勉者築者用力爲
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屢馮馮是聲故知
削牆下土打鍛是屢之聲馮馮然也禮謂脯爲鍛脩
亦言其椎打之　鄭以傳文略故足成之說文云捊
引取也故以捄爲捊言捊取壤土盛之以虆仍存虆
字與傳不異也薨薨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爲居於薨
義不强故云度猶投也　冬官韗人爲皐鼓長尋有
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以其長大故云大鼓也
鼓是總名鼛是鼓之別名今鼛鼓並言則非一物故
云或鼛或鼓又解不勝之義言其勸其事樂其功民
欲疾作鼓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人使休是
其勸樂之甚也

按毛訓度爲居又明又削牆鍛屢之聲孔云削之人
屢似是削之不一之意
眉山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
長樂劉氏曰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
大全考索曰鼓人云以鼛鼓鼓役事春秋傳云魯人
之皐蓋皐者緩也役事以弗亟爲義故以皐鼓節之
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皐下
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
鼛鼓弗勝
安成劉氏曰古人以牆爲壁故於作室多言版築之
事
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而言治宮室其獨詳於版
築之事者蓋垣牆所以圍乎外舉此則其中衆役可
知又版築比之其他工役爲最勞至於百堵皆興鼛
鼓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爲至矣
呂記李氏曰許愼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
版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
合訂此承上縮版以載而言見非特作廟爲然凡治
宮室皆先垣牆故此章竟從築牆說起
詩逆凌濛初曰鼛鼓弗勝總是競勸意鼓聲不止與



節之不能止皆可不必泥定
正解此章上五句言治宮室之事下言民樂於趨事
也總見得人心樂勸之意百堵總上看蓋其室非一
故其堵亦百皆興只是皆起尚未到成功鼛鼓爲役
事而設使事止則鼓亦止今因人益勸而捄度築削
之不止故鼓聲亦自不能止也一說鼛者緩也古人
役民不欲急疾故設鼛鼓取其徐緩之義擊此鼓者
所以戒其急疾也今民心競勸愈作愈疾故鼛鼓不
能止其疾也此說考於周禮地官鼓人有根據但此
說罕從確齋依此說　張平符曰上章須見鐘虡一
移祖宗之靈先妥故先立廟自翼翼之廟貌建而先
靈妥矣其渙萃矣此章樂勸工乃歸市之民平日感
大王之仁恩而且幸吾君之再造故樂於効力不然
以初至之民身家未安而焉得如此爲君用也
按削屢朱傳云削治重復重復二字未甚明嘗見人
築牆上下版縫處有餘土漲出必削平之或以此漲
出之土爲重復歟若作人削之重復則是削而又削
之意更詳之　鼛鼓所以鼓役使作但令其作則鼓
之及休息時則鼓止此言弗勝謂鼓止而人猶不止
也若謂設有止役之鼓則無此理

講宗廟既成遂營宮室凡宮室皆以垣牆爲先於是掘土實之於蔂謂之捄捄之者衆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之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之版中謂之度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土在版則築築之聲相應則登登然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則馮馮然但見百堵皆同時而起而鼛鼓之聲弗能勝乎趨事之人也蓋作宮室而人心樂勸如此

**迺立皋門**句**皋門有伉**句伉韻**迺立應門**句**應門將將**句將韻

**迺立冢土**句**戎醜攸行**句行韻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大王之將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毛傳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　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



鄭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

孔疏毛以爲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郭門後遂爲天子之皋門此皋門有伉然而高大也乃立其宮之正門後遂爲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爲王之大社立此社者爲動大衆所以告之而行也大王遷得人心制度之美及文王興用之爲天子之法也鄭唯以皋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爲異其文義則同　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皋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皋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而以皋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爲皋門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故云致得爲之也此言以致皋門下云遂爲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皆言大王所作遂爲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爲諸侯其作門社固爲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子

文王爲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爲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爲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皐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爲宮之外門正門爲朝門亦與鄭不異也伉者極之義故爲高貌將將嚴顯而嚴



正亦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　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義未即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立冢土正是諸侯之法大社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以出大衆而告之故謂之大社所告而後行故言俶行也

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　大王立殷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遍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爲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

新安胡氏曰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爲天子皐門雉門爲天子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爲皐正門爲應而諸侯門當名庫雉朱子取毛說證之書春秋禮記家語而斷之曰太王初作皐應二門後尊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當矣

大全考索曰天子五門皐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皐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猶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



爾雅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爲庫雉路也　爾雅曰宜祭名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

臨川王氏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

慶源輔氏曰二門既立而大社遂立大社既立而大衆俶行周家之勢至是蓋勃勃然有不可得而禦者矣昆夷其得而不服哉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人心之樂事勸功可知矣迺立冢土戎醜俶行則征伐之事蓋有不容已者矣

安成劉氏曰上四章之序豈立宗廟宮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蓋國以民爲本也

通解大王當時只知作此二門與社如此非有意於後人之爲制

說通當時百度草創亦非必於守禮三立字俱見創見意言與始之未有室家不同耳

古義伉行陽韻

集解按門社等制雖是一時草創然亦要見制度一新規模宏遠意所謂興王之業與尋常不同也

衍義四句分上立國門而其勢尊下立國社而其用大禮天子五門大王只作二門是諸侯之分當然皐門即城郭之門曰皐者取明顯在外之義有伉則可以壯都會而聳觀瞻矣應門卽朝廷之門曰應者取居中應治之義將將則可以陳象魏而肅臣民矣冢土者祟土爲壇植木爲主設壇壝而不虧所以通天地之氣而和風雨之變者也戎醜攸行是未然事迺立見大王始立也　戎醜攸行指征伐言

講宮室既建由內而外而門社以立我大王迺立宮之外郭之門爲皐門皐門高大則有伉然迺立宮之正朝之門爲應門應門嚴正則將將然迺累土爲壇除地爲墠植木以依神立大社爲冢土有兵與大事欲動戎醜則有祭事於此而攸行焉是其一時草創一代王者之制已肇於此矣

肆不殄厥慍句慍韻亦不隕厥問句問韻柞棫拔矣句拔韻行道兌矣句兌韻混夷駾矣句駾韻維其喙矣句喙韻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於柞棫之閒也駾突喙息也

毛傳肆故今也慍恚隕墜也兌成蹊也　駾突喙困也

鄭箋柞櫟也棫白桵也

孔疏釋木云櫟其實梂不言櫟是柞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棫白桵釋木文郭璞曰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三蒼說棫卽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櫝車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說文云駾馬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駾矣然則馬之疾行卽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

按鄭以問爲聘問直謂是文王事與上文不聯

藍田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

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行道兌安可指爲文王之時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漸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

華谷嚴氏曰八章言大王文王調服昆夷也陳氏謂孟子借此章首二句以說文王鄭氏踵之遂誤專以爲文王之詩焉

慶源輔氏曰肆不殄厥慍不貴夫人之服己也亦不隕厥問惟盡夫自治之道而已若專於治人而不反之身與雖務反身而不免責於人者皆非聖人事也自修之實而但言其聲問者有其實則有其名也其與後世所謂以虛聲恐喝之者不同矣

安成劉氏曰下章之首卽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昆夷不服而大王不墜其問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間神祖聖孫實相首尾集傳既曰大王始至又曰至於其後又曰已爲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通言大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

豐城朱氏曰大王之去邠避獫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夷之慍焉昆夷之慍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脩政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君子創業垂統爲其可繼者而已若夫成功則固有天命存焉然積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於木拔道通則屈不終屈而必於伸晦不終晦而必於顯昆夷之竄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古義混夷卽昆夷又作緄夷又作畎夷皆犬聲之轉也書大傳曰文王四年伐犬夷注昆夷也亦稱犬戎

史記稱自隴以西有緄戎今按其地當在豳岐之西在今肇昌秦州之地

說約按集傳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二句鍇鍊精密不覺闇渡古義慍問問韻拔兌駾喙隊韻是六帖欲作通章一韻不必

說通當時周公歷敘世業遺卻王季一段木拔道通實兼有此意特不明言耳

存旨前五章由邠遷岐安養兼舉廟宰門社次第具興皆自脩之實正闡所由起也　維字見不暇爲他謀極形容其畏服之狀四矣字皆不期而然之意



衍義二句分上言始不累於遠人下是終能服乎遠人也肆故今也承攸行以上說來先叫破自脩意厥問卽注所謂自修之實也然意思亦當挾拓此有實便有名故聲問不因人之怒而隕墜也昆夷狄人自是兩種蓋此夷乃西戎也大王在邠爲狄人所侵遷岐又爲昆夷所慍此只是立國之初如此注中主於其后數句暗指大王傳國王季以及文王時言見其積累非一日矣故木拔道通而昆夷自服也曉謂之奔突者蓋人之畏懼奔走自然不顧前而衝目撞突也喙者言其喙息出入氣不得伸乃奔突竄伏之形狀也未見前有大王而蓄之者厚後有文王而發之者昌世德所漸其至此盛宜矣　柞棫二句似應王文王但自大王而後尙有王季其勤一段該從大王荒岐漸說到文王康岐纔無滲漏要知周公歷敘世業非遺卻王季也意已含在木拔道通內特不明言耳作文并文王字眼不露出方爲渾然　合通慰四章則彼是內脩此是外攘合虞芮二章則此是遠人服下是邇人服

指南此章玩注雖兼言大王及文王時事然不必十分別白只須渾融說總見周家世德之盛始見怒於遠而終能服乎遠也



按此章是兩截意線索全在至於其後四字蓋大王居岐不殄慍而亦不隕問其時如此至於其後岐周日盛歷王季以及文王遂木拔道通昆夷竄服而王業以成也

講夫大王去邠避玁狁之難也及其至岐則又有昆夷之慍焉今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而亦不隕墜自己之聲聞至於其後累積之既久培植之旣厚生齒繁而歸附衆柞棫則拔而上矣行道則兌而通矣昆夷駾而竄矣而其奔趨之狀雖其張喙以息矣蓋

其德盛化行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虞芮質厥成**句成韻**文王蹶厥生**句生韻**予曰有疏附**句附韻**予曰有先後**句後韻**予曰有奔奏**句奏韻**予曰有禦侮**句侮韻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



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諭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毛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鄭箋予我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

孔疏此以臣有四行故解其名之義疏附者此能率其臣下先與君疏者令之親於君上能使親附故曰

疏附也先後者此臣能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也奔走者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禦侮者有武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侮故曰禦侮也以此四行徧該羣臣雖有賢聖不過此矣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臣云某爲疏附某爲禦侮故君奭云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



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

按蹶厥生鄭謂動其緜緜初生之意說不去

華谷嚴氏曰曲直得其平則無爭也

建安熊氏曰畔謂田之疆界讓畔則兩界之地耕鉏皆不及讓路如少避長賤避貴之類　古者仕官必推其人才可以爲卿則爲卿才止於大夫者不敢居卿之位可以爲大夫則爲大夫才止於士者不敢居

大夫之位無踈競之風有遜讓之實　被文王之化自然興起而歸附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說者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之年亦以此歟

新安胡氏曰來歸者四十餘國要亦道化之所漸被非謂有其疆上版圖也

曹氏曰虞芮皆在岐周之東

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眾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



朱子曰蹶動也生是興起之意當是一日之閒虞芮質成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勢張盛忽然見之如跳起

慶源輔氏曰質虞芮之訟初非期於興起也而其興起之勢蹶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己所能獨致哉故周公以爲四臣之助爲多其辭諄復深歎其得人之盛其意深矣其所以戒成王者切矣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於四人而已也

豐城朱氏曰虞芮之質成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歸者四十餘國是朝覲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文王之德其孚於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者譬如弩機之既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爲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材之爲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者乃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爲豈不異哉



疏義文王得人之盛如此今日喜談而樂道之辭意之詳不期然而然者矣上篇終之以尙父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

古義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閒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卽虞芮爭田讓爲閒田之所今按平陸芮城俱屬山西平陽府解州在河東原與虞芮相接俗呼讓畔城

說約按集傳率上親下四句本毛傳孔氏依毛爲疏然據疏義云疏導也引導其下以親上也引君當道

是導之於前輔君進德是相之於後前後不專指右身而言以人君之德喻於人以人君之譽宣於外不庆而速若置郵而傳命曰奔走又有異同集傳生成一韻後四字一韻體與上章合

副墨虞芮質成開文王德威甚大不止蒙混夷既服訶

合訂舉四臣爲言者謂文王有此四等人非止四人也然逐件須提文王作主四予曰一字亦須貼出詩人揚厲語氣

集解按蹶生正與首章初生相應



衍義二句分上言文王以德而受命下言其受命之助也質成者謂因不平而來求正以得其平王感化而相讓而退便是平矣二國既化於是諸侯歸之即諸侯歸周便見得文王受命是就人心上見天命也蹶生以興起之勢言文王雖以服事殷而訟獄者往朝覲者在分雖侯而勢則王邦雖舊而命則新威靈氣傒蹶然不可禦矣四臣乃受命之助勿作受命之由蓋受命乃出於文王盛德此四臣特爲之助耳疏附是率其疏遠以親附於上也奔走是佈其在上者以流溢於下也其速若置郵而傳命故謂之奔走也

末云既有盛德又有四臣爲之助此昆夷之所畏服虞芮所以質成諸侯所以來歸而蹶生之勢莫之能禦矣

正解虞芮質成關文王德威最大不須蒙昆夷既服說蹶生不專指虞芮根先世積累來至虞芮質成之日而氣象益覺其改觀耳須與初生相照方得詩人之意見致此非一日一人之力也　疏附是聯屬人心者先後是輔導君德者奔走是宣播德澤者禦侮是振揚威武者予曰上當先從文德說起江漢汝墳歌思孔邇是文德所至予則曰亦有疏附緝熙敬止



肅雍無斁是文德能然予則曰亦有先後化覃六州適駿有聲是文德之及予則曰亦有奔奏赫然斯怒四方無拂是文德之威予則曰亦有禦侮四予曰不可忽謂人皆曰德之盛以予言之則有四臣也是深歎文王得人之盛四有字亦見惟文王能有之也

按虞芮質成與昆夷畏服相形說非因彼致此　蹶厥生猶云蹶然而興也生既作興字看則時講謂與初生相照者亦不緊要　予曰是詩人口氣此詩是周公所作詩人即是周公周公于也不在四臣之列　疏附是能化民者先後是能輔君者奔走是能宣

喻者禦侮是能折衝者　奔走只就宣喻上說似貼講外夷既服中國自歸當時一日之間虞芮之國以爭田之訟來質正入境相感讓爲閒田不而無爭所負以成因而來歸者四十餘國文王興起之勢張甚一時見之如蹶然動而起焉此聖人之事也然亦豈一己所能獨致哉予曰有率其臣下先與君疏令之親附若上者乎予曰有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者乎予曰有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者乎予曰有武臣之力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而扞禦侵侮者乎盛



德爲本四臣爲助此蹶生之所以振哉修德任人是在撫成業者永保之矣

緜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孟子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朱子曰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安成劉氏曰所謂受命者蓋諸侯歸文王則文王於天命似有不得而辭者矣然亦推原之辭耳非謂其有改元稱王之事也

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大任文王大姒以及武王之德緜則又追述大王大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皆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小序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孔疏作緜詩者言文王之興本之於大王也大王作



王業之本文王得因之以興今見文王之興本其上世之事所以美大王也經九章上七章言大王得人心生王業乃避狄居岐作寢廟門社是本大王下二章乃言文王興之事故以詩爲文王而作故先言文王之興而又追而本之各自爲勢故文例也

正解通詩緜緜瓜瓞一句乃一篇大旨下皆詳此句之意也自厥問以上言大王之開王業柞棫以下言文王之受天命見得聖祖神孫相爲首尾一代之興不偶然也其序大王獨詳者亦欲成王知先代以來經幾許艱難而得之不可不追念也末言祖宗不惟

修德又能任賢保成業者可以思矣　詩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絕不提起文王之德只欲王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爲國爲民積功累仁歷歷可見者如此卽此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貽謀之遠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推到精神感應處也王於末章揭出文有四臣自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時說御謂勿重四友恐妨文王地步詩意殊不然　一說首章是論王業之盛始於前日之微下是詳言由前日之微以馴致今日之盛上是逆推下是順說二章以下又分作兩段更詳之　此詩大小之分自土沮漆四句是小以下皆是大一邊不可以大王事專作小看



集解此詩歷敘周家創業之難以戒成王使不隳其先業故自祖宗微時推到日後興王極其詳委　通詩只首章緜緜一句比意可該全篇末章點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創大關緊　按集注言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似大王一邊較重故全詩亦敘大王事獨詳

指南此詩似不必分離中間有大王開王業文王受天命兩下其實疊疊相承說下首章分看大無謂一章在豳二章在岐豈宜截斷耶

按周公作詩戒成王一詩各說一段話此篇自是爲大王而作說到文王是大王究竟非爲頌美文王而以大王引起也　緜緜瓜瓞包一詩之意兼大王文王說非專爲文王起意朱子云至文王而後大國是然只對沮漆復穴時爲言若遷岐建國之後肇基王迹豈得皆謂之爲小而以瓞目之乎



詩經詳說卷六十四終

牟陽冉覲祖輯撰

## 文王之什

**芃芃棫樸**句**薪之槱之**句槱韻**濟濟辟王**句**左右趣之**句趣韻

興也芃芃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槱積也濟濟容貌之美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毛傳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　趣趨也

鄭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



孔疏芃芃是棫樸之狀故爲盛貌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當積聚槱在薪下故知槱爲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德盛樸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爲喻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殖興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

按毛謂賢人衆多置之於位是以此詩爲育材之意故文章相沿以棫樸菁莪並言今皆不然　鄭謂積薪爲祭時以燎大滯非興意

華谷嚴氏曰積以待其乾而用之

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疏義此以必然之理爲興左右汎言

說約按棫訓白桵已見緜篇樸依集傳爲虛字芃芃之盛濟濟之美采薪積槱左趣右趣皆是興意映帶處



集解按濟濟以容言然即是盛德之容不必推出德來

衍義此以物之盛者爲人所用興德之盛者爲人所歸薪是採之今日槱是用之於他日也濟濟依注就容貌之美言本亦德之所形所謂英華本於和順光輝發於篤實意勿即當德看注中蓋德盛句是推本上一層意也左右含下髦士六師在內趣之者覩其光而仰其休油然生愛肅然生敬也此在平日言下二章又指有事時看　左右指親近之臣民言

正解此左右自說得廣覩下文作人綱紀之意可見此趣字自說得有意朱乃精神鼓舞意念聯屬意者以辟王而奮渙者以辟王而萃打著下作人綱紀意說極妙

指南左右字活看只是皆歸之意此說有理以近臣當之者似太拘趣之玩注訓趣向亦是就心之向往說

講天下惟德足感人不覩我辟王乎彼芃芃然之棫樸生極其盛則必薪以采之槱以積之矣况濟濟然之辟王聖德見諸容貌而盎背極其美矣則凡此或左或右之人其心歸向而趣之非其必然之理乎蓋盛德之所致如此

**濟濟辟王**句王韻**左右奉璋**句璋韻**奉璋峩峩**句峩韻**髦士攸宜**句宜韻

賦也半珪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峩峩盛壯也髦俊也

毛傳半圭曰璋　峩峩盛壯也髦俊也

鄭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　士卿士也奉璋之儀峩峩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孔疏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其祭之時親執圭瓚以祼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祼奉璋亞祼之時容儀峩峩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　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一本有圭瓚者以圭爲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爲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峩峩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唯祼爲然故云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卽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然則亞祼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伯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大宰助王然則大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

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則此言祼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祼則廟可知矣

按毛鄭不同今從鄭以祭祀言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因首章所言而賦以足成其意俊髦之士至誠一意於奉璋助祭之時峩峩然無不得其所宜此則尤可見其趣向之意

古義王璋賜韻峩宜歌韻

纂序按趣向意在左右奉處見汴其判在內二句似屬璋勿泥四字可刪



詩通此與下章是左右趣附的樣子不可便認趣文王者止有此兩項人

做言峩峩攸宜只形他助祭稱職必須緊緊足上不然則趣辟王之意反緩

存旨攸宜者宜此奉璋之職也有與濟濟相匹意

集解按此章詩意只重文王能得髦士以助祭不重贊美髦士

衍義此言人心歸文王於相祀之時也濟濟泛言勿就祭祀之容說祭祀意補在此句下或通就祭說亦可半圭曰璋以爲瓚柄奉璋者言文王欲行祼獻之禮而左右奉璋瓚以助之也峩峩就奉璋時衣冠俊偉儀容端肅上看攸宜言其升降進退之度皆得其宜正與濟濟辟王相稱也

正解文王生時未爲王無執圭瓚之禮朱注特引禮文之全耳左右單指祭時之左右與上不同　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一圭分爲二璋奉於王前則其中分處向王類人之鞠躬內向也故注曰亦有趣向之意此是朱子推出意不必重

指南攸宜或云宜者稱也稱其奉璋之職或云升降進退之度皆得其宜二說皆可但不如作稱職看就



足上句語氣較緊

按朱傳其判在內大全無解時講有云一圭分爲二璋奉於王前其中分處向王云云似是解其判在內句而其說未明不知所出　予意判分也奉璋者非一人分列在王左右是皆在內也故有趣向之意大抵奉璋是供職事之人非卽行亞獻之禮者亞獻原是后事后不事則卿代之豈容多人　孔疏云大宰助王小宰又助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此說可用但是助祭未是行亞獻之禮　或宗廟助祭職事不一言奉璋舉其重以見其餘

講左右趣之何如試於祭祀之時言之濟濟辟王故以圭柄之瓚祼尸於前矣其諸士左右者各奉璋柄之瓚以助亞祼於後而盡其趣事之誠焉且此奉璋者峩峩然衣冠之壯盛一皆俊偉之髦士而進退以禮此人此器相稱也人心之趣向不可見乎

**淠彼涇舟**句**烝徒楫之**句楫韻**周王于邁**句**六師及之**句及韻

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

毛傳淠舟行貌楫櫂也　天子六軍

鄭箋烝衆也淠淠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



徒船人以楫櫂之故也　于往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

孔疏方言楫或謂之櫂則毛以時事名之　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　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師不言軍故爲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

按後人追頌語稍誇大有之鄭以六師作別解失之鑿

臨川王氏曰涇在周地興所見也

華谷嚴氏曰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

詩記天子六軍文王爲西伯奉上命徂征故亦得抽調六軍

按必謂文王用六軍出於附會如周王亦可謂實稱王耶

言淠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北溪陳氏曰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王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見不徒奉璋助祭之士歸向之如此至於文王一有所往則六軍之衆亦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向又可見矣于邁謂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戡黎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

豐城朱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說約按孔氏嚴氏皆云六師本以後事論前人是

圭瓚璋瓚當時亦不必有備禮且周王辟王何從得此稱耶　古義楫及緝韻

詩存文王未嘗稱王曰辟于周王者皆由後尊稱之耳

正解此章於行師而驗人心之趣也以烝徒之楫不約而同與六師之及不令自行周王內要點德字于邁指征伐說當時紂命文王爲方伯得專征伐故得用六師也方山泛指君行師從看如巡省祭告朝會征伐皆是亦備一說重一及字方見其歸處及與如不及之及同要形容人心爭先恐後之意若認作文王先行六師後至則無味矣　或云涇舟爲人所乘載故舟行而人無不楫聖德爲人所依歸故于邁而人無不從此意更佳　合上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奉祭行師言之當奉祭之時易於怠行師之時易於畏以此二者而人猶趣向之他可知矣

按烝徒楫之泛說不黏文王方得興體六師以征伐說爲是巡省祭告雖說許多人矣

講再於征伐之時言之彼渾然涇水之舟則舟中之烝徒莫不同心共濟而楫之矣況我濟濟之辟王有所征而往也則六師之衆莫不汲汲然追而及之不



待命而至矣人心之趣向不又可見乎

**倬彼雲漢**句**爲章于天**句天韻**周王壽考**句**遐不作人**句人韻

與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閒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毛傳倬大也雲漢天河也　遐遠也遠不作人也

鄭箋雲漢之在天其爲文章譬猶天子爲法度於天下　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按毛鄭以遐爲遠語氣稍礙

大全爾雅注曰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也

朱子曰遐古注並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好　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又曰此章只是說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二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略有些些意思傍著不須深求只如此讀過便得

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人心之所以歸向於文王者文王能有以振作之故也作人非一日偶然之可爲

也必積累漸漬之久乃底於成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生嘗語學者曰此等語言自有箇血脈流通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來道理言語御壅滯了詩人說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才此事已自分明更著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者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

華谷嚴氏曰雲漢倬然明大爲文章於天矣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者多矣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



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强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說約按天古義眞韻又云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　纂序雲漢惟天故上成文於天周王惟壽故下成化於人此興之義也黄氏佐曰融液乎析木之津昭回乎東井之位著於東方之尾者沒於南方之天稷是雲漢爲章也

存旨作人是文王有以振作他勿就人化說但此是盛德自然感動不十分著力

集解按此與上下二章形容聖德之妙皆躍然在言意之間必如舊說作推原看謂人心趣附皆由作人綱紀之故反似不活相且詩中亦無此意

衍義此章言文王久於德而有以振作天下也以天象大而有以成其文於上與君德久而有以成其化於下作人謂文王去振作之變化其氣質鼓舞其心志使人遷善而不自知意　上有雲漢以煥天文下有周王以起人文亦見天之所以爲天不言作而言



爲其章也無爲而爲也文之所以爲文不言爲而言作其作也不作之作也此乃盛德自然絕不著力精神意氣間自能感動故曰遐不作人　文王九十七乃終壽考二字不可忽久道所以成化也

講夫辟王爲人趣向如此果何道以致之哉彼雲漢倬然明大則爲文章于天矣況我周王壽考自少至老積累漸漬之久豈不興起人心乎變化之使其遷善也而不自知鼓舞之則雖頹墮委靡者亦奮然有爲而不能自已蓋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其趣向者文王能有此振作之故也

追琢其章 句 章韻 金玉其相 句 相韻 勉勉我王 句 王韻 綱紀四方 句 方韻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綱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毛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

鄭箋我王謂文王也以網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孔疏毛以此經上下相承所追琢者卽追金玉故以追爲彫釋器說治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刻金不爲彫言金曰彫者以彼對文爲别散可以相通論語曰朽木不可彫木尚稱彫明金亦可爲彫也以此二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爲質也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如金玉矣　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别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以擧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别理絲縷故理之爲紀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赦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按鄭以相爲視其說異

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朱子曰遐不作人只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都在他綫索內牽著都動問勉勉卽是純亦不已否曰然問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爲誰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疏義濟濟以貌言德之見於外也勉勉以心言德之存於中也　總而擧之使之皆有所統繫謂之綱詳而理之使各有所連屬謂之紀

通解相言材質非質樸

講意上章師道此章君道

纂序按注三至矣似以兩興一另體然萬茂先曰追琢金玉舊以質對說終覺與意不愜卽注三至字亦是蛇足余意以金玉之質追之琢之故能成章以勉之德綱之紀之故能及四方似爲有理但上二句理又嫌倒耳玠意追琢屬金玉注有明訓不當爲其相其章對待板佐若云追琢其章則必金玉其相矣勉勉我王則必綱紀乎四方矣皆以事理之相屬爲興取義旣確而追與琢不一勉又勉不已金其相玉

其相綱乎四方紀乎四方語意又相應爲不易也蓋
據傳又不如據經也
集解按詩中興意多有不甚分明但可令人心解神
會者如此章之興照注三至矣以兩興一於意似覺
未愜至劉說頗得興體然亦勿過泥蓋詩人取興不
拘善說詩者宜圓動會大意可也
正解此章言文王純於德而有以綱紀天下也以三
至字爲興追琢金玉興勉勉章相興綱紀追琢便是
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雖是興意亦須照映文王
之德發揮勉勉便是綱紀之至至是無以復加之辭



雕金曰追攻玉曰琢獨擅人工之巧而金之在鎔玉
之在璞獨蘊天成之妙皆見他文質之至處而文德
之至亦不磨而淨不刻而工故勉勉不已或云文王
不消勉勉乃文王不廢勉勉所以爲德之至此講甚
好諸說多拘集傳云勉勉無工夫只是純亦不已之
意覺糊塗
按朱傳金曰雕玉曰琢則追琢金玉原相聯爲說語
類一條亦是聯說但朱子以章字相字不可忽故又
分兩邊說於理無礙　上玉說可玩　勉勉朱子謂
卽是純亦不已此語無病生知安行聖人非全無功
夫只不著力便是卽云純亦不已豈謂純字中全無
功夫耶
講不但已也天下之文章如追琢金玉者則致其華
美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物至以金玉爲相質則
致其美好之極而無以加矣天下之爲治者勉而又
勉如我文王則維繫人心之極而無以加矣總而擧
之使之皆有統繫而無所遺詳而理之使之各有連
屬而無所紊四方之人皆在連比之中其趣向者又
文王能有以綱紀之故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
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
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慶源輔氏曰四章言振作五章言綱紀振作謂變化
鼓舞之不容怠廢也綱紀謂統括維繫之不容渙散
也此天下之人奉璋之士六軍之衆四方之民所以
無不歸附趣向之也
安成劉氏曰一章二章則言左右近臣歸向文王三
章則言六軍之衆歸向文王也四章言文王振作天
下之人也五章言文王綱紀天下之人也然歸向者

不離於前後左右則其振作綱紀於人者無不至也
振作綱紀之者至於久遠則其歸向之者益以衆也
小序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朱子曰序誤
按詩五章未嘗專言官人
正解通詩前三章是言聖德得人下則推聖德所以
得人也細分之一章泛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二章
是於祭祀而驗其歸三章是於行師而驗其歸末二
章推言其德有以振作綱紀而得乎人故人所以歸
之也講語章章要說德字方見詠歌文王之德也



此篇重詠文德宜以濟濟辟王及周王勉勉二句作
主而濟濟勉勉難以實指只在人心歸附趣向上想
見聖德之妙
集解後二章舊作推原人所以歸失歌語氣各開看
更有意味　副墨文德在末章勉勉上看出濟濟正
勉勉所流露壽考則盛德中久道也
按朱傳總旨云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
而人歸之是總貫人歸於振作綱紀之下則作推原
說亦不大悖

瞻彼旱麓句榛楛濟濟句濟韻豈弟君子句干祿豈弟句弟韻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
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
毛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　干求也言
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
鄭箋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
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
孔疏以旱文連麓麓爲山足故知旱爲山名知麓是
山足者以周禮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立林
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受法於山
虞長木之處在山知爲山足也濟濟文連榛楛爲木



之貌故爲衆多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楛木名
陸璣云楛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斗
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赭
不謂籠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楛
君子行善善亦應之既施樂易於民故求福亦得樂
易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
按鄭以君子爲大王王季是臆說孔疏以干祿豈弟
爲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覺無味
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
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

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北溪陳氏曰君子求福也亦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
華谷嚴氏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耳非有心求之也首章言文王受祿以德也
慶源輔氏曰樂易自無汲汲勞苦之意蓋優游寬裕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是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詠歎之則以爲得所以干祿之道云爾



疏義和平而樂易必純乎天理乃能然
衍義此以旱麓之能生物與豈弟之能獲福以自然之理爲興也豈弟就中之所存言豈即心之和樂弟即心之平易干祿豈弟言有是豈弟之德而祿自致所以干之者以豈弟而干之也正與夫子之求之也一樣祿字要講得闊如大命之集方國之受皆是麓爲山足蓋峰巒廻合之所庇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能草木茂潤榛可以供籩豆楛可以爲矢文武之材備也　有此豈弟之德則福自不能外焉恰象別人以有心求之而文王卻以豈弟求之一般

講天人之間惟一理之自相通也瞻彼旱山之麓其地之美也雖無意於榛楛而榛楛之生自濟濟而多蓋其山高大麓之得其氣也深厚則草木茂盛也況我豈弟之君子其德之盛也雖無意於福祿而福祿自歸之蓋天地間種種福祿莫非和順之氣所凝成而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其干祿以豈弟也皆自然之理如此

**瑟彼玉瓚**句**黃流在中**句中韻**豈弟君子**句**福祿攸降**句降韻

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



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攸所降下也
毛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
鄭箋瑟潔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
孔疏瓚者器名以圭爲柄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

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黄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其意以爲王季九命受此賜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矣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爲伯乎毛意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爲東西大伯故以九命言之也　以瑟爲玉之狀故云潔鮮貌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弦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鬯隨之故知黄流即秬鬯也傳以黄流爲黄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爲黄流者秬黑黍一秠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黄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黄流易傳者以言黄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黄故知非黄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黄金爲勺青金爲外以朱爲中央矣明酒不得黄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



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横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章加玉瓚者以彼上文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按鄭以王季受九命賜圭瓚朱傳謂文王則王季事不用　集傳黄流鬱鬯也是用鄭說

大全周禮鬱人掌和鬱鬯注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鐎中秬鬯是不和鬱者　本草注曰鬱金草其花十二葉爲百草之英三月有花狀如紅藍煑之用爲鬯合而釀酒以降神也

疏義錫爲青金

纂序按考工記祼圭尺二寸射四寸厚寸鼻寸衡四寸有繅瓚如盤黄金勺云云勺即瓚頭如矢銳曰射鼻所以流鬯也

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黄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

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華谷嚴氏曰言各以類應也次章言盛德必得其福

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言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下其躬蓋亦不待乎求之之意

說約按中降古義東韻

詩記上言干祿是我有以感召之此言攸降是天有以錫予之惟豈弟之德上升斯福祿之恩下降也

衍義此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與德之盛者福必盛以必然之理爲興也注必字重看豈弟便是君子之美



德而美德在下故天遂降以福祿也攸降自天而降於其身也注中明寶器四句言器物相求之機德福相須之道卽是中言獲福必然之理非有二意 詩意不重黃流之注於玉瓚而重玉瓚之應有黃流言玉瓚雖不期於黃流而黃流自在其中只重寶器之不薦於褻味也而黃流不注瓦缶意自輕瑟彼二字緊照下豈弟二字黃流二字緊照下福祿二字在中緊照下攸降

講不但是也彼瑟然縝密之玉瓚則雖不期於黃流而黃流必在其中器之美者味亦美物以類相從矣況我豈弟之君子則雖不期於福祿而福祿必下其躬德之盛者福亦盛謂非天人類應之理乎

**鳶飛戾天**句天韻 **魚躍于淵**句淵韻 **豈弟君子**句 **遐不作人**句人韻

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

毛傳言上下察也

鄭箋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於淵中喻民喜得所



按鄭取喻非興意

言鳶之飛則戾於天矣魚之躍則出於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各得其所也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華谷嚴氏曰三章言作人之妙也鳶飛魚躍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何不作人乎言必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

慶源輔氏曰棫樸之詩言文王德盛而人心自然歸

向之旱麓之詩言文王之德盛而上天自然福祿之如此則棫樸之詩言作人可也而旱麓亦言作人之事者何哉愚讀洪範五皇極章有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大抵其一章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爲說由是推之則旱麓之詩亦以作人爲言者亦宜矣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斂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兆其昌然後爲福也

說約按天淵古義眞韻　此章以兩項與一項顛與追琢其章章體勢相類

纂序前篇作人根壽考以久道言此作人根豈弟以名得言與飛躍相照追金琢玉意可串屬此鳶魚是兩層微不同

副墨鳶飛魚躍宛然是一作字氣象

衍義此以鳶魚與君子戾天躍淵與作人蓋鳶魚順其化於天淵而各得其所文王成其化於天下而莫測其妙其理一也作人與上章不同此以人自感化言不作用力說方與鳶魚相協作人如刑家則關雎麟趾之化成如御國則鵲巢兔罝之治溥意　豈弟便是薰陶天下的根此所以作



正解玩退不口氣原是必然而就人心言之則有自然感化意在雖文王亦莫知其然蓋君子獨以天性相感化使之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　此合下章以化民感神立說

指南此當以化成天下言主自然說此正所謂民日遷善而不自知也說極是何確齋泥遐不兩字就必然說未妥細玩鳶飛魚躍是何等自然生意

按必作人言必然之理非謂必要作人

講自其治人言之彼鳶之飛也則戾於天矣魚之躍也則出於淵矣天壤上下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况我豈弟之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蓋必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

**清酒既載**句載韻**騂牡既備**句備韻**以享以祀**句祀韻**以介景福**句福韻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毛傳言年豐畜碩也　祀所以得福也

鄭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　介助景大也

孔疏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　既載載之於

器故知已在尊中也此旣載旣備謂將用之時故卽云以享以祀也又解祭祀之用羞物多矣獨舉酒牲者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舉是二者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爲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尙而言之

三山李氏曰君子之受福豈以騂牲之故而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有豈弟之德



則受福

通解此詩主詠歌聖德但每章皆及豈弟故朱子補曰承上章云云是但承其豈弟非並承其作人各開說上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有作人之治此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獲奉祀之福也

說約按載備福古義職韻 集序按備祀本叶載可不叶福如前章獲多福筆力反可也

集解按祭而獲福豈徒以清酒騂牲之故哉玩三以字亦似含有豈弟意在

衍義本文因無豈弟字故注曰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享祀內照入豈弟意如云以是而享祀於神而明德之馨與牲酒而並薦是也祭祀泛說 此章上二句言備物以祭下言祭必獲福也牲酒不重當帶德說清酒旣載則明德之馨與之俱載騂牡旣備則碩德之隆與之俱備蓋豈弟之德素孚於幽冥故一奉祭必能獲福也 此言祭必受福自祭時言下言神勞自平日言

講自其祀神言之祭必有酒淸酒則旣載矣祭必有牲騂牡則旣備矣我君子惟豈弟也而以是酒與牡以享以祀則和德相感不有以介大福乎



瑟彼柞棫(句)民所燎矣(句)(燎韻)豈弟君子(句)神所勞矣(句)(勞韻)

興也瑟茂密貌燎爨也或曰熂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勞慰撫也

毛傳瑟衆貌 勞勞來猶言佑助

鄭箋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

孔疏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言瑟然衆多而茂盛者是彼柞棫之木也此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熂燎而除其旁草矣旁無穢草故木得茂盛以興得福者乃彼樂易君子也此君子所以得福者

正以為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既無患害故多獲福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棫也

按燎除之說今不用

華谷嚴氏曰瑟以為柞棫所以茂者乃人煩燎除其勞草治之使無害不若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辭也

五章言受福之本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承上章而言豈弟君子必為神所慰撫則祭必受福亦其宜也

安成劉氏曰上章玉瓚故言稹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



說約按此詩六章言福者有四然詩柄亦云詠歎文王之德則重德不重福也即言福亦以驗德自然必然之應其理如此三章之作人此章之神勞正不必補入福字大約想像詠歌二字則反覆申道各自成章牽紐連綴俱非所急耳或依無回說末二章言其神之勞福之求皆以豈弟也則仍重一德自佳

六帖此章以下只是詠歎不已之辭初無相承意

通解神不專指祭祀之神須說得闊

衍義以物盛必為民所燎與德盛必為神所慰撫也勞如思敬行翼陰佑默相之意亦不就獲福上說

昆湖云木之見材於民木有以取之而民不容釋也君子之見佑於神君子有以取之而神不容釋也如君子之德而不為神所勞則柞棫之生亦尚不為民之燎乎極通得興意出　神兼天地山川社稷此自平素言不是祭時說所勞者乃聖人之德與天地合其吉凶故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

講不但祭也彼瑟然之柞棫其木盛則民所采而燎之矣況我豈弟之君子其德盛則神所慰而勞之矣凡尊而天地親而祖考有不思敬行翼以扶持之者乎



**莫莫葛藟**句**施于條枚**句枚韻**豈弟君子**句**求福不回**句福韻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毛傳莫莫施貌

鄭箋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枚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　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按鄭以先人為說詩無此意

呂記程子曰施者依緣木之條枚

華谷嚴氏曰六章言求福之心也文王樂易求福不回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說約按棫樸注藟葛類本章箋疏俱云葛也藟也明是兩樣

衍義此章以物盛自附於條枚興德盛自致乎福祿求福本於豈弟故曰不回猶言德在茲而福自應非有回邪之行以干之也

講彼莫莫然之葛藟其生之盛則自施于條枚矣况我豈弟之君子其德之盛則自享乎福祿矣求之以德豈有回邪之行以要而得之哉

旱麓六章章四句

小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中以百福干祿焉



朱子曰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尤不成文理

按序是懸空立說全無著落

正解通詩重德上總見文王之盛德上有以得天下有以得人而幽有以格神宜以豈弟君子句作主天地間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成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其爲福祿所歸自是實理第三章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爲福洪範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析言之一章言其求福之自然二章言其獲福之必然三章言其化人之必然四章言其祭必受福五章言其感神之深六章言其求福之正莫非豈弟之德所爲也

集解通詩只是摹擬贊歎豈弟之妙福祿特其證佐作人祭祀亦是借案不必爲四章言人言神連首二章添出天字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爲福也總之以歌詠文德爲主

按詩六章五言豈弟只四章不露而豈弟意自在其中當以豈弟形容文王之德爲主而福祿乃德之自致耳

**思齊大任**句**文王之母**句母韻**思媚周姜**句**京室之婦**句婦韻



**大姒嗣徽音**句音韻**則百斯男**句男韻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太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

毛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　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

鄭箋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　徽美也嗣大任之美者謂續行其善教令

孔疏周姜爲大任思愛則是婦之念姑知是大姜也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爲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爲王故以京師言之　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時也大姒爲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又解大姒一人而有百男之意以大姒一人有十子不妒忌而進衆妾則宜有百子能有多男爲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爲大姒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非尙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衛爭長明其皆母弟也郕於富辰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郕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曰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何所據而別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按鄭以思爲齊字媚周姜爲愛大姜配大王之禮多生枝節朱傳只是大任能事大姜盡婦道耳

朱子曰按春秋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見其多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於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於大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臨川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者太任也

三山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太任而成德可知矣

須溪劉氏曰母妻如此所以有文王也美之至也

慶源輔氏曰棫樸詩言文王德盛而人歸之旱麓言文王德盛而天福之思齊又推本而言文王之所以

德盛者由聖母賢妃成之之遠助之之深而然也
永嘉陳氏曰此詩言文王之聖本於太任太姒或曰使文王以頑爲父以嚚爲母將不得其聖乎曰瞽瞍頑嚚舜之所以始而終之者孝也舜終不倦而瞽瞍豫此舜之所以聖也舜文王一也文王處其易舜處其難文王處君臣之難舜處其易
諓約按太姒十子而依富辰說又有毛郜雍滕畢原豐郇八人則供武王與母弟也古義錢大錫云百男以驗其賢不主效言　纂序則緊連上句詩意特歎之極



副聖齊上敬媚主和即此便是肅雍張本
集解按如王氏說是因齊媚二字遂以母道婦道平列其主思齊二句乃喚起之辭意全重在思媚二句言其盡婦道正見其爲聖母也集注推本言之只緦至京室婦止至於太姒固另一脫卸
衍義四句分上本其母之聖下著其妃之賢以見文王成德之自也思齊如無傲言無傲動意此總在母之聖上去則百斯男乃聖德所鍾也此正是驗其德之賢處勿作效說
正解論詩意則上四句爲一截下二句爲一截蓋上四句是推本聖母下二句是推本賢妃論詩體則上二句爲一截中二句爲一截末二句爲一截蓋上二句是推本其能盡母道中二句是推本其能盡婦道末二句是推本其能承先啓後妻道與母道兼隆也
此詩特詠文王之德說大任大姒須步步挽入文王身上曰成曰助見文王性生處自多根本處自足非皆藉之母與妻者況成之者遠而助之者深安得不聖而益聖乎　詩是敬文德而推本言之則文是正穴大任是來龍大姒是護龍注上成下助極得此義　一說此專美大任以爲文王之張本言此思齊



之大任乃文王之母上以致孝於姑則媚愛周姜以盡婦道下以示法於婦能使嗣其美聲不妒忌而子孫多以見文德之所由起也與序意甚合亦是一解
指南徽音即思齊思媚或單承思媚未妥百男是歎其德之盛爲仁者有後之說非也
按朱傳上有聖母內有賢妃總以成助文王之德照下文皆言文王以文王爲主詩旨是如此　依此章文法卻似重大任然於全詩不合不可用
講至聖之德既本於天而助之成之亦有其人彼莊敬之大任乃我文王之母也其事周姜能盡婦愛之

誠而稱其爲京室之婦足爲聖母矣至其妃太姒又
能思齊思媚而繼大任美德之音和德所鍾則有百
斯男之盛其賢又如此聖母爲成賢妃爲助文王之
德信乎其有所肖矣

**惠于宗公**句公韻**神罔時怨**句**神罔時恫**句恫韻**刑于寡妻**句
**至于兄弟**句**以御于家邦**句邦韻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寡妻
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

毛傳宗公宗神也恫痛也　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
迎也

鄭箋惠順也　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
以禮法接待其妻至於宗族以此又能爲政治於家
邦也

孔疏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
宗又下類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宗神也
恫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
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　刑法釋詁文無夫曰寡妻
今有夫施法于之明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爲少適妻
惟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
爲迓故毛讀爲迓訓之爲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



國家　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
以爲寡有之妻言其賢也鄭讀御爲馭以御者制治
之名故爲治也易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
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爲馭訓爲治也
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　從妻而言至于兄
弟爲首尾之次焉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爲政
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己也言家者謂天下之眾家邦
者盡境界之所極也引書乃寡兄勗康誥文周公戒
康叔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越乃御事大誥文時周
公將東征誥於治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爲少有
御宜爲治也

按鄭以宗公爲大臣於神罔怨恫不合

華谷嚴氏曰御鄭讀如字訓治也

言文王順於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
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後
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
各得其道也

止齋陳氏曰古人於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
刑于二女刑之一言蓋其法迺於忍不止於巽與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家

國以足前章之意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疏也

安成劉氏曰大學傳齊家治國章三引詩文始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朱子亦嘗謂卽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之意

豐城朱氏曰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國親疏之殺也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疏義御迎也與之相接之意

通解六句兩平惠宗公姑從衆就平日說惠于一句



上我感神言神罔二句主神歆我言也家邦卽天下意不可分析

說約邦古義東韻六帖云此章三句爲節然又以妻弟爲隔句用韻之變似不必

衍義三句分以接神接人兩平看惠者謂順其心而不拂是克肖其德而與相默契之意也怨恫不甚大異總是幸紹述之有人統緒之有託故無怨恫耳刑寡妻就事爲上言君以國爲家故曰家邦非家與邦也至於兄弟而兄弟無不刑御於家邦而家邦無不刑此重人無不化上不重有序意　此章上三句是幽有以感乎神下三句是明有以化乎人此尚未實說出德字而格神齊家則皆主德言此就平日言非祭祀時也怨恫二字有分別子孫顚覆厥德先人憾之怨也子孫愚蒙不肖先人痛之恫也由寡妻而兄弟一家之中由內及外故曰至下觀化於上而上之表儀適與之相接故曰御也大姒之德固好然文德儀刑自不可少刑于身教還專屬寡妻言至則以蘊染言也

按惠宗公固是平日有以順之然照祭說力爲有據時作是字看無有於我是怨是恫者由神之歆也刑



法也止齋作嚴忍看非正意至御各自爲意不必以刑字貫

講文王之德何如我周先公世有令德文王誠以事之惠順於先公於是神無不格無有怨恚而不滿者無有痛傷而降禍者且儀範克端爲法于寡妻由是而及于兄弟以迎御于家邦之達人無不孚焉孝感於鬼神而教行於家國凡皆積盛致然而其德之所施者如此

**雝雝在宮**句**肅肅在廟**廟韻句**不顯亦臨**句**無射亦保**保韻句

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

射與斁同厭也保猶守也

毛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

按此章毛鄭之說甚異以臨爲臨民保爲民安鄭又添出養老之禮以宮爲辟廱才質不顯者亦臨觀於禮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竟與文王之德無關　射直作射御之射妄極矣

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華谷嚴氏曰在宮則和在廟則敬其誠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

永嘉陳氏曰皆文王之誠也

東萊呂氏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爲主之道矣欲求所以格孚者當於此章觀之

勿軒熊氏曰此承上章而言雝雝在宮即刑于寡妻以下之事肅肅在廟即惠于宗公以下之事

豐城朱氏曰雝雝和之至也所以爲治人之本也肅



肅敬之至也所以爲事神之本也不顯自其在己者言之亦臨則指其在神者而言也無射自其在人者言之亦保則指其在己者而言也己之所處雖在於幽隱而心之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於我雖無所厭射而心之操存則常若有所守焉所以爲純亦不已之實也

集解按此章通在心上看集注兩極字就雙言肅雝上見兩常字又就兩亦字上見

衍義四句各開說上二句於極字見其純下二句於常字見其純不顯以所居言獨處之地也亦臨謂其心之寅畏如天之監臨也無射是踐履精純造於盡善之地也亦保是戒慎恐懼而如保守之切意蓋此心原無厭射時而亦自保守也　聖心自和豈必宮而後和第宮之內主於和不和而乖戾之萌生家庭受之因有不止於家庭者以是而窺文心之和在宮其最著也聖心自敬豈必廟而後敬第廟之中主於敬不敬而褻慢之侵淫俎豆受之因有不止於俎豆者以是而窺文心之敬在廟其最著也若論本體肅雝自分不得而流露於宮廟則隨在各呈一極如此　亦臨亦保只是心無虛假自無間斷不說到工

夫上去　敞弦云闓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禮法所在故宜敬一事未涉一物不交不顯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常若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若有守焉蓋其德之純於中者自無一息之間斷譬如天之於穆不已而四時寒暑之序自若也亦何咨心於其間哉

按此章極形文德之純然說來原自平實講家多言本體推深一層非詩旨　無射朱氏以人言甚明今皆不從就自己心無厭射說謂心本無厭射不待保也而亦若有所保守只是虛形之語若細論無射時之保守似無可著力如人心純乎天理與天理毫無厭射此時卻又保得箇甚麼或曰不顯以地言無射以時言處於不顯之地而亦若有臨之者也造到無射之時而亦有保守之功　此語無可駁似偶有含



於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二語無射常如不及保是猶恐失二者並行不悖以此想像無射亦保有相似處講不但己也彼宮壼以和爲主文王在宮則其誠形見於宮雝雝然和之至宗廟以敬爲主文王在廟則其誠形見於廟肅肅然敬之至不顯之處人所不見也而亦若有所臨儼然如上天降監焉無厭之時踐履已熟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焉蓋德之所存其如此

**肆戎疾不殄**句**烈假不瑕**句瑕韻**不聞亦式**句**不諫亦入**句入韻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

毛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也假大也　言性與天合也

孔疏毛以爲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不聞



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　傳言性與天合則是說文王之身式訓爲法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

按毛以大疾爲害人以不殄爲不絕之而自絕又以瑕爲遠牽強難從　鄭仍承上作在辟廱說以烈假爲厲假以瑕爲已更說不去　毛於下二句猶說得近似鄭謂文王祀於宗廟有人之不聞達者亦用之

助祭不能諫諍者亦得入言只是憑空杜撰全無倫次蓋此詩二章道理深細鄭康成摸不著頭緒也

安成劉氏曰不殄厥愠不隕厥問大王事也文王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可謂繩其祖武然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文王之事固在其中矣其後周公遭變孫碩膚而德音不瑕雖其天縱之聖抑亦有得於家庭之訓化歟

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東萊呂氏曰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不缺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撫其所遭之實事言之如昆夷玁狁之伐羑里之囚皆所謂戎疾也大難之來是亦定數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耳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事不諫亦入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文王之德至是則無以復加矣



三山李氏曰其性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

華谷嚴氏曰此章言從容中道也

疏義此言德極故不因患難而有損德本盛故不資輔導而有益

說約按此下二章集傳俱無韻疏義大全本云用韻未詳是也六帖則謂各逾章爲一韻而未詳其說今據此章後二句式入本可相叶但殄瑕義未諧耳然字彙別有瑕字都玩反音叚石似玉或可假借成韻乎魯詩世學則云瑕奚六反與入叶亦一說然未著所出故古義不從

正解此章上二句言不因外患而有損下言不資問見而有益肆字承上章來只管上二句戎疾如昆夷玁狁之伐羑里之囚皆是然亦不必入實事烈假雖若以聲譽言其實指德蓋聲譽從德起也須點光大字還他不瑕是文王蒙難而正志遇坎而有孚其德見於外而光輝益大者無所瑕缺是矣聞指古訓言諫指今人言式以已然言術法而不必有取法之勞謂所行自合於已然之法也入以當然言從諫而不必有受諫之益謂所行自出於當然之理也蓋即身

卽法我之法猶古之法也而何事觀型於古卽心卽善我之善猶人之善也而何待借資於人所謂不待學而能不待矯而正也然聞字諫字莫說壞了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是天然妙合者要知豈眞聞去聞諫豈眞專恃不聞不諫總言其心德之純連式與入亦是詩人摹出

按上二句串說以所處言下二句分說以所行言總見其從容中道也下二句較重　合於法入於善加襯字便明

講文王之德如此故今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無



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焉處之有道不爲敗屈也事必前聞而後式彼則不聞而亦式法由此立不待學而後能也人必待諫而後善彼則不諫而亦入由仁義行不待矯而正也德之見於事者至而無以復加矣

**肆成人有德**句**小子有造**句造韻**古之人無斁**句**譽髦斯士**句士韻

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

毛傳造爲也　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

鄭箋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　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孔疏以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爲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

按毛以古之人二句作一句串下鄭仍主助祭說故謂成人爲大夫士小子爲其弟子皆以助祭被文王之化說此詩全無助祭意是添出



東萊呂氏曰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曰稽古則以文王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疏義造訓爲猶曰能也孝弟謹信洒掃應對進退之類無不能之所爲造也　譽髦卽指有德有造言斯士卽指成人小子言

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須溪劉氏曰兩章兩肆字皆言其效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遂言其德盛而無斁故天下人

才無小無大皆有所觀感而冡其成就是以令其爲
士者得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以上三
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才之事以
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
後爲至

華谷嚴氏曰此意言至誠爲能化也

臨川王氏曰初言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
士則化成乎天下也

說約按晉詩世學造叶七四反士叶時至反考字彙
頗無據但古詩造字本可與署相叶士字本可與道
相叶則其間韻脚必非妄設

存旨此意承上說來雖言純德作人其實因作人之
盛益歎美文王之德也

集解按文德之妙詩人層層摹寫不盡故此章又借
作人處特揭出他無斁之神來末二句雖作推原看
其實亦是贊歎語也

衍義二句分上推聖世人才之有成下本純德之造
就也注德見於事指烈假洪度與善而言有德者行
道而有得於心也有造者切磋琢磨以求進於德也
無斁雖本雝雝章來但不可說出人材成就必本於



無斁者蓋惟德無斁則所以作人者亦無斁如天運
不已而四時行歲功成也士卽指成人小子言
正解末二句是贊歎語非推原也不然則上肆字何
以著落或云無斁卽所以成就人才若云惟德無斁
則作人亦無斁便多一層　按無斁卽所以成人才
不甚分曉

指南上言人才有成下則本其所由成也有德者行
道而有得於心也是已成就的有造者知向往有所
造修也是方去作爲的二句平講更見得成就意

譽訓名髦訓俊亦當文王作成言

按上二句卽與髦斯士下方歸功於文王上下一意
無兩層無斁覺說非專以成就人才爲無斁與髦二
字有力謂有以譽髦乎斯士也　集傳德見於事當
雙縮雝雝戎疾二章無斁亦雙縮爲是或謂無斁只
承雝雝章則與德見於事相左蓋以其德見於事亦
只完得箇純亦不已也

講德盛於已如此故今長而老成人道德已成幼而
小子有業學習天下人才無小無大皆有所觀感而
蒙其成就蓋由古之人純亦不已無有厭斁是以令
爲士者得其名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德之

及於人者不又至而無以復加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定宇陳氏曰文王之聖生之者聖母助之者賢妃然文王固不能不資助於大姒而實能修身以刑于寡妻三四章皆言修身事也末章則不特成己而且能成物矣

小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鄭箋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孔疏作思齊詩者言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文王自天性當聖聖亦由母大賢故歌詠其母言文



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經四章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為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

按專歸於大任似偏而下民變惡為善是誤解第四章今不用

正解此詩亦重德字首章言文王之德所由成下詳著其德之盛也文德尤以肅雝章作主析言之首章言德之所自二章言德之所施三章言德純於己四章言德見於事五章言德化於人逐章開說總見文

王之德之盛也前二篇皆是詠歌而此篇獨言歌者蓋有歎美之辭而此實言之也

集解首章是敘起法二章以下始詳著其德之盛語多精微與他章歌詠文德者不同

按二四章語極精微非周公不能如此形容文王可想見其為純亦不已從容中道之聖



詩經詳說卷六十五終

牟陽冉覲祖輯撰

## 文王之什

**皇矣上帝**句**臨下有赫**句赫韻**監觀四方**句**求民之莫**句莫韻
**維此二國**句國韻**其政不獲**句獲韻**維彼四國**句**爰究爰度**句度韻
**上帝耆之**句**憎其式廓**句廓韻**乃眷西顧**句**此維與宅**句宅韻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



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

毛傳皇大莫定也　二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　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

鄭箋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

孔疏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

按毛以耆為老以憎為惡以憎其式廓為憎其用大位行大政指桀紂言其說難從鄭又以二國為紂與崇侯又以四國為密阮徂共尤牛造又以耆為耆二國使至老猶不悛改乃憎其式廓謂為惡寖大因眷二國乃眷顧文王而與之居將上帝耆之二句全說不去顧文王與下章意不聯

程子曰頌云耆定爾功毛氏傳曰耆致也

安成劉氏曰耆釋文音嗜梁傳疑訓為致則當音指讀如耆定爾功之耆

慶源輔氏曰式如式樣之式廓如匡廓之廓

此詩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



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

程子曰此詩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天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

安成劉氏曰二章至四章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五章至八章則叙文王之德業也

慶源輔氏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者言天之威明可畏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者言天之心意所在也夏商之政不得其道則遂舍之而不顧四國之君則於

是尋究於是謀度然後予之而不敢輕易焉大抵天之爲道栽培之者難傾覆之者易也

通解商非指紂大王蓋當祖甲之時紂尚未生也但此時殷政漸衰故云然夏帶說

說約按集傳通章一韻每四句一截然是一串意

西土概言岐地指言

副墨求民莫是監觀本意雖以民言實已含擇君意

華谷嚴氏曰以下章言作之屏之知云此者指岐周也

集解按此維與宅正所謂憎式廓也然上只泛言此方就大王說眷本又作睠反顧也反顧者迴首以視之此言天迴其首以西視背商而向周也

衍義此章在四句分上言天以安民爲意爲命大王張本下正言所以立大王以安民也二國泛說夏商不可指桀紂蓋此時桀已死商當祖甲之日紂尚未生也不獲謂所行非安民之道究度正求安民之君也者致也致循取也言有德能安民之君爲上帝所取也憎其式廓只是天眷有德意不必說地闢民聚看來還是增大其致王之地俾有可爲之勢也乃眷上要點大王有德足以安民正上帝之所欲致者所



以眷之而與以岐周之地所謂增其式廓也此維字指岐周言岐周亦在西方後大王因避夷而遷之皆天意所眷也　二國指夏商夏帶說曰二國曰四國曰西俱視四方來曰究曰度曰顧俱根監觀來

正解民必得君而後安故爲民擇君君必得地而後可以行安民之政故爲君擇地臨下有赫字甚明不重威不可入禍善禍淫講此句只泛說監觀四方緊承有赫句輕帶過求民之莫乃監視本意此雖以民言就有箇立君意了維此二句亦輕只引起之辭

究與度不同究尋求此等人也度審擇其孰稱也

上帝耆之言苟能安民者便欲擧而與之尚未著大王說

指南此詩當依方山在四句分或十句分非是

按二國兼夏商可疑或謂商之國自夏傳來故天之監亦從夏監至商也意只主商言

講凡天命之君皆以安民而已彼皇矣上帝雖高高在上而其臨下則赫赫威明所以監觀乎四方惟欲求民之安定也但見維此夏商二國其政既非不得安民之道維彼四方之國要究而度之以審其孰爲安民之君苟能安民而爲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

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山之
地與大王爲居宅而使其安民之功以之益大焉

**作之屛之**句**其菑其翳**句翳韻**修之平之**句**其灌其栵**句栵韻
**啓之辟之**句**其檉其椐**句椐韻**攘之剔之**句**其檿其柘**句柘韻
**帝遷明德**句**串夷載路**句路韻**天立厥配**句**受命既固**句固韻

賦也作拔起也屛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
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
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
似楊赤色生河邊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爲杖者也攘
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



可爲弓幹又可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卽大王也串夷
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卽昆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
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

毛傳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
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　配媲也

鄭箋串夷卽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
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

孔疏作之屛之四等而爲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
故頻舉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使其義得相通以
用功作爲殺木屛去故先言作之屛之殺木之處有
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必開
拓使廣故言啓之辟之此上更有材木須攘除翦剔
故言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似相通　釋木云立死
菑斃者翳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斃死也郭璞曰
翳樹蔭翳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
爲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
蔭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
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生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
是灌叢生栵栭檉河柳椐樻檿山桑皆釋木文郭璞
曰栭樹似槲樕而痺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



陸璣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轅某氏
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河傍皮正赤
如絳一名雨師枝葉似松孫炎曰樻腫節可以作杖
陸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
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檿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
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

按毛鄭以此章言文王不合　毛以串爲習夷爲常
路爲大鄭以路爲應皆曲說字義不順　又以配爲
大姒亦不合

陸氏曰節中腫似扶老卽今靈壽是也

本草曰柘木裏有紋亦可旋爲器
華谷嚴氏曰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蠶絲中
琴瑟絃
古義蘇軾云山桑之絲惟東萊有之以之爲繒其堅
韌異常謂之山繭周禮季夏取桑柘之火禮記投壺
篇矢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又古史考云烏號弓以柘
枝爲也
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
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
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

遠遁天又爲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
王業也
廬陵歐陽氏曰此章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
有德皆共刋除樹木而營理邑居
慶源輔氏曰此章首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由
天命時故人事應由人事治故天命從也菑翳則因
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栵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檉椐
凡木則芟除之檿柘美材則攘剔之蓋順理而爲之
舉此開闢林木一事言之則餘可知矣
廬陵彭氏曰大王之遷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能
爲也必有主宰之者故詩人託辭以爲帝遷之帝遷
之則天命之蓋帝所以主宰乎天者也書言昭受上
帝而後言天其申命用休言帝休而後言天乃大命
文王皆此類也
說約按六帖通章一韻古義翳栵齊韻椐柘路固迴
韻然亦四句一截 纂序天立厥配受命既固當講
謂論先德必稱先后閨門爲萬化之源意然亦以生
下章王季所生之本如大明敘大任生文王大姒篤
生武王意蓋受命莫固於有賢子孫也但大明有明
敘之辭此只暗引之理

副墨作屛修平是去其死而存其生啓闢攘剔是去
無用而存有用非大王自爲之而一段荒岐精神亦
見於其中須緊點出莫民大意
詩脈厥配之立非特爲胥宇而然還重作對以生王
季上
集解按作屛八句卽柞棫拔行道兌之意以此下可
直接串夷載路而又曰帝遷明德者推本與宅之意
見大王之眞能莫民不負帝心也遷字妙邪非盛地
岐實與豳反用夷之擾以速其遷耳
衍義八句分上言盡人事以開王業下言本於天命

故能開王業作屛對啓辟看修平對攘剔看此特舉開闢一事以見其餘耳漸次開闢是大王居岐漸漸開大乃人物漸盛所致也非是始至時事帝遷四句皆本天命來立君定配皆遷都以前事串夷句輕黏帝遷句說帝遷三句舊說以帝遷天立相對本無不是但不對尤融受命既固者受之始而保之終也此句打轉作屛八句看方山講云作屛修平受帝者之命於不拔而三分有二之業基於此也啓闢攘剔延西顧之命於無窮而九年未集之統肇於此也此說最明注卒成王業是他日事乃朱子推廣之意



指南按此章舊說與八句分下而帝遷明德另起作一頭昆夷句對天立說而以受命既固總承無外夷之擾有內助之賢此說似襲久矣殊不知遷明德而串夷載路與上漸次開闢是一套事故注先言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爲後而張本所以昆夷遠逝一句收上半截天又爲之著一又字以起下半截何等精細分曉人自不覺耳還載路略斷爲是一代王業之興必有賢妃內助以成之想姜女其賢知雖開創之謀大王所獨運而姜女經畫替襄之功所助不小也

按作屛八句有淺深作屛是死者去之修平是密者疏之啓辟攘剔又是於中除其惡者培其佳者　帝遷二句連上是　天立厥配即前胥宇意生王季是餘意

講大岐近昆夷本林木險阻之區也大王始至但見有作之而拔起者有屛之而除去者則其立死之簡與其自斃之翳有修之而翦其滋蔓者有平之而理其拳曲者則其叢生之灌與其行生之栵或啓之辟之而盡從芟除使開通者則其檉其椐之惡木或攘之剔之而去其冗繁使成長者則其檿其柘之美材



凡此皆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於是滿路而遁天又爲之立厥配如大姜之賢以助之是以興宅之命受之既固而我周王業以之肇基矣是大王承天以安民如此

**帝省其山**句　**柞棫斯拔**句拔韻　**松柏斯兌**句兌韻　**帝作邦作對**句對韻　**自大伯王季**句季韻　**維此王季**句　**因心則友**句友韻　**則友其兄**句兄韻　**則篤其慶**句慶韻　**載錫之光**句光韻　**受祿無喪**句喪韻　**奄有四方**句方韻

賦也按兌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開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

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强也善兄弟曰友
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閒
毛傳兌易直也　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　因
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　喪亡奄大也
鄭箋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
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　作爲也天爲邦
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王季
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　篤厚載始也
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大伯乃
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



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　王季以有因
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孔疏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大
伯故解其意從大伯之見王季謂見其生聖子而讓
之故王季得爲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大伯也王肅
曰大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
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讓於王季周道大
興故本從大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　言
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大伯以王季爲賢故讓之
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大伯之心見

大伯爲知人達命名傳之後世王季德然故言厚
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爲與義與之
郎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能厚
明之使傳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說
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大伯也
按毛以因爲親鄭以省爲善以載爲始其說皆異
此章多從鄭說
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
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
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



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
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
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
而無待於勉强既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
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
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
有四方也
朱子曰大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大伯知之逃之荊
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是爲文王又曰大
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

之閒利欲之私也是以大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

勉齋黃氏曰大伯知王季之後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大王之志也是大伯之讓上以繼大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爲天下之公而不爲一身之私也

西山眞氏曰王季之友大伯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己而後友之使大伯未嘗有遜國之事王季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



廬陵彭氏曰柞棫斯拔松栢斯兌精神氣象見於林木之閒有方興未艾之象夫以周之建國既得其地而爲君者又得其人皆非人力所能爲故詩人又託辭以爲帝省帝作蓋有主宰之者也

華谷嚴氏曰李氏曰孝悌之道豈可以僞爲哉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哉

豐城朱氏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大伯讓王季之日大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大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爲而不爲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大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詩人所以再三歎詠於王季也

說約按總注本言此與下章天命王季則雖自大伯王季一語甚圓然下即接云維此王季則作對之云當謂季也注云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傳語更圓於經可以直貫至文王以下要其意思



必有所注不必拘惑　本章亦此帝省句無韻古義拔兌對季過叶隊韻兄慶光喪方通叶陽韻而以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三句直下爲一連不復於友字更立韻脚則雖此章不可仍執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說而帝省三句帝作二句維此三句則友二句受祿二句各自爲連段楚楚也蓋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兩句衍文亦只是一句後人不解遂謂因心則友言其平時則友其兄指其受讓卽不知此中何故分析姑抹去焉可矣　詩傳闡云按古樂錄構大王寢疾欲傳季歷於是大伯與虞仲去被髮文身

託爲王採藥後聞大王卒還犇喪哭於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涕而留之終不肯止適於吳

纂序奄有句自指文武然且渾說好

詩通因心則友固是平日愛兄出於自然實亦從事後推原當日受讓之意言兄讓亦讓此特友之形迹而已惟可受則受乃其心上無意無必忘爾忘我天顯之愛渾然流通其友乃爲因心耳則友其兄卽以受其讓爲友也

正解此章上連大王中含大伯而實重王季上五句言天命王季以嗣王業下七句言王季之德足以受



天命而開王業也帝省三句輕承上大王來以起下文柞棫二句卽上作屛等意省之而木拔道通則與宅之命已不負矣正不可無人承當須於此時豫定之作邦卽首章乃眷二句意作對云立此君以上光前業下啓後人而與作邦對也作邦輕不可與作對並重蓋有此邦無此君則邦誰與對本是爲君而作邦反似爲邦而作對也自大伯句黏上作對言言自初生此二賢時而繼大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矣大伯王季兩人皆可繼世一逃一嗣有莫之爲而爲者詩人借此一段形容天意耳注已定字就天命

定王季說維此五句雖說王季之能修德亦正發明作對之意宜一順說下勿以未受讓旣受讓平說大伯兄也王季弟也兄實避之而讓於其弟迹若疑於不友惟王季不拘拘形迹間而慨然受讓無所嫌疑惟知兄意之當承不知有國之可利故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卽以受其讓爲友也須知王季信得大伯心事過此是兄弟間所難慶字本上二章西顧之眷作對之命來篤慶謂受命旣固已是厚了王季又益修德以厚之也故謂之篤修德以篤慶王季原非有意只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篤耳錫光就黏篤慶



句說蓋使王季不能修德以篤慶則人將議大伯無知人之明矣今王季修德篤慶天下後世始知大伯之讓爲崇德以保國祚也而知人之明益彰斯讓德之光非王季錫之而何通下三則字語意極緊言其心一惟友愛一惟知友其兄一惟篤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他皆所不知也朱注將迹來形心故先著一避字挑起疑於不友而轉到則友其兄用意極密受祿以繼先言就指王季本身有四方以後言雖指文武亦要見王季所貽意與上章卒成王業並下章受祉施孫子皆是此意　詳言大伯王季讓位

之事者使大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而有以兄遜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迹大王必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亂宗亦必不能及文王惟大伯晦迹於采藥之行王季亦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其宗祧者是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之思故能安處其位以開文王國家之慶於是乎篤而後世亦誦三讓於不衰耳不然王季庶子也受祿無喪以啓文武奄有之業豈當日應得之分乎見莫非天也　潘石室詩考云大伯去之其去也得聖人之清王季居守其居也得聖人之任而道皆有



合乎時中也故周公稱王季爲因心孔子贊大伯爲至德後世若漢顯宗於東海王彊唐明皇於宋王成器皆以其遜己而友之夫友之誠是也非所謂因心則友也

指南因心則友則友其兄通管未讓之前受讓之后說因心者非徇利非畏義天性自然而然篤慶便是錫之光處在大伯固無心於王季之錫王季亦非徒求顯其兄之讓不過勤我之績因以貽之耳

按自大王王季卽作大伯讓王季說似捷但與朱傳不合　光字屬大伯似可疑然必如此說方見大伯之讓王季之受光明正大有以相成而不相妨也大王以文王生有聖瑞欲以國傳之大伯知之讓王季以爲傳文王地且以成大王之志此是大伯心事在王季受之無名必待大伯去後方有其國亦以爲傳文王地且以成大王之志此是王季心事大王傳國文王之意一家人皆知之是商議做成一般王季之友在與兄同心無疑貳上見受兄之國卽以完兄之事而且貽兄以美名豈非錫兄以光乎孔子稱大伯以至德似乎大伯爲賢而王季有不逮處細玩此詩早已勘破此疑案矣　兩則友只疊字法上則友實



下則友作轉語時講以上則友就平日言下則友方貼受讓說約駁之有理

講繼大王者王季也帝省觀岐山見其柞棫斯拔然而疏松柏斯兌然而通則知民歸益衆矣然與它之遷帝既已作之邦又擇其可以當此邦者以嗣其業而作之對焉蓋自大伯王季初生之時而意已定矣於是大伯知天意有在讓而適吳維此王季因其心之自然則以友愛其兄而受其國受讓之後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載錫其兄以讓德之光凡見王季之其物者皆頌大伯之知人也是故受天祿而

不失至於其後藉其餘慶而奄有四方也豈直保岐
周之業已哉

**維此王季**句**帝度其心**心韻句**貊其德音**音韻句**其德克明**句
**克明克類**句**克長克君**君韻句**王此大邦**句**克順克比**比韻句
**比于文王**句**其德靡悔**悔韻句**既受帝祉**句**施于孫子**子韻句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
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
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爲慶
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
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



毛傳心能制義曰度貊靜也　慈和徧服曰順擇善
而從曰比　經緯天地曰文
鄭箋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
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　王君也王
季稱王追王也　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
所悔也必比于文王者德以聖人爲匹　帝天也祉
福也施猶易也延也
孔疏此章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
其心明以下皆業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
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貊其德音言其
政教清靜也爲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清靜乃
論身內之德故後言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
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勤施之善耳心能施而
無私可以爲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
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長
後君也既言堪爲人君即說爲君之事故言王此大
邦也既爲大邦之君能使國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
順功成可以比方上人故次克比也可以比善即比
之文王其德可比文王其澤流及子孫故言帝祉以
結之帝祉即此授以九德而誕生聖人是也重言克



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陵我泉耳　此傳箋及下
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
爲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
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
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
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
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
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爲定聲
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杜
預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爲說也　德正即德音政教

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己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諠譁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危也類善釋文勤施無私者杜預云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懈倦言善長人以道德也賞慶刑威者以賞慶人以刑威物杜預云作福作威君之道也　慈和徧服者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天下徧服從而順之擇善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云比方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雖說文王不言比方他人故服杜觀傳爲說此以王季比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也　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杜預云經緯相錯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天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爲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恨不得與鄭同也

按孔疏訓字義甚詳然亦有不盡善處分別觀之

鄭以比于文王爲與文王相比不可從



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閒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

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能使制義也

慶源輔氏曰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先生解以爲人心有本然之權度者蓋謂是也

豐城朱氏曰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大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也　此章專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於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閒亦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閒是以福之無窮也

華谷嚴氏曰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　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歉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於子孫也　克比如比卦之比比于如比及三年之比

廬陵彭氏曰克長則出於其類也克君則居人上而爲之君也王此大邦則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由小至

大其序如此

甫田鄭氏曰能爲人長能爲人君故使之王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

通解設使不度其心必有不明不類等事不貊其德音必有不明不類等諸惟其先如此是以能如此

六帖帝度帝貊卽子貢天縱意

說約按此章韻脚轉折頗直節次則雖此王季二句爲一連其德克明二句爲一連王此以下各二句爲一連不能拘句一截之法也其德從衆作王季之德無妨衆岡云世遠則疑人心之弗尊又文王德盛則



雖於侯後之不惑故靡悔亦足見王季耳但據集傳云王于文王其德尤無遺恨而不曰猶無遺恨故疏義及大全豐城朱注後有文王繼以極盛謂之靡悔卽其德純一無間之說則尤無之云自指文王下以旣受帝祉照王季而施于孫子兼照文王以下固無不可也辟如前受命旣固及受祿無喪而奄有四方意而稍衍長之至四句耳然曰比于曰靡悔則意亦自顧聯王季不爲無端以爲其德是王季之德者終後儒之見也

副墨度其心者心有定衡分毫不差長短隨宜而能制義理之要也此正全德所從出不與貊音對看德無玷缺人自無遺議矣帝度帝貊俱泛說不必黏受讓一節上

增訂邦字迴顧岐山最妙始曰作邦今曰大邦蓋再傳而斯拔斯兌者益擴矣克順克比正明德能莫民處靡悔自指文王玩注不曰至于文王其德猶無遺恨可見旣受帝祉照王季作對言施于孫子兼照文王以下暗藏武王等在內

衍義靡悔分上言德本乎天而無憾於後下言福受乎天而延及於後蓋有是德故有是福也度心貊音



俱泛言注尺寸從度字生能度義謂以其本然之權度制其義理之宜而不爽也貊其德音謂王季之德純粹而聞譽因之貊然清靜也此見天之所以厚王季者至此其德之所以全也下遂備言王季之德直至靡悔皆承此二句說明類長君字義本注已明王此大邦輕看乃敷演成章之辭儆菘云明類長君王季之德皆本諸身未及微諸民也故又言王此大邦要見嗣大王岐周之業意克順內慈和以上言克比是上能親民而民亦親我也其德靡悔必言至於文王者侯諸後聖而不惑之意靡悔卽無歉之意蓋有

來至則雖當其身隨有遺恨今其德至於其後猶善何遺恨乎昆湖云此二句有二意蓋世至文王則時勢之相隔既辨乎其爲傳德如文王則聖神之繼起又難乎其爲盛今其德至于文王而猶無遺恨則逹而彌光俟而不惑其德盛矣既受帝祉卽前之作邦作對而受祿無喪者孫子就文武說此句亦重王季見其德能裕後上注中前是以字承度貊來後是以字總承上文來

正解以克明提起作主克明以事言是非能坐照究類以人言善惡能剖分克長則立教而師道盡克君



則平政而君道得克順者我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也克比者上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也皆重在己一邊王季之立人皆以爲大王之命也而不知實天尸之大王不得而私也故曰受帝祉

指南帝度二字見天厚之意度其心是全其主於內者貊其德音是全其聞於外者　靡悔云言至文武時其德盡善無可愧悔也蓋人自歉於前則必遺恨於后今王季六者之德逹而彌芳何遺恨之有

按度字貊字皆有力謂帝使其心能度義理使其德音貊然淸靜也淸靜只是無物議紛紜之意　明類長君順比皆承度心來而德音卽在其中　明類長君以其身言順比兼人言故加王此大邦一句　比于文王以文王之時言至文王時而王季之德猶無悔歉處也其德屬王季說爲是蓋此一章通說王季講中用說約作文王說　至于文王有渡下之意

講以王季之德詳言之維此王季帝度其心使有尺寸能制義理之宜又貊其德音使逺近始終無有非間之言天之默相如此是以其德精明凡於事理能無不辨克明而能辨事理之是非又克類而能察人品之善惡教誨師長之事也克長而教不倦賞罰人



君之權也克君而治以舉其王此大邦也克順焉己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使民畏之也克比焉己能親下而下無不親使民愛之也且非但其身而已雖後而及於文王其德之盛緝熙純一亹亹不已尤靡有遺恨焉王季所貽之逺如此是以作對之命既受上帝之福而又延及於孫子成一統之業焉此王季承天以安民也

帝謂文王(句)無然畔援(句)(援韻)無然歆羨(句)(羨韻)誕先登于岸(句)(岸韻)密人不恭(句)(恭韻)敢距大邦(句)(邦韻)侵阮徂共(句)(共韻)王赫斯怒(句)(怒韻)爰整其旅(句)(旅韻)以按徂旅(句)(旅韻)以篤周祜(句)(祜韻)

以對于天下 句下韻
賦也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辭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今在寧州阮國名今在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祜福對答也
毛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　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　旅師按止也旅地名對遂也



鄭箋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　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　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卻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
孔疏毛以爲既言文王受福流及子孫故自此以下復說文王之事言天帝告謂文王無是拔道而援取人之國邑無是貪求以羨樂人之土地以是之故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因此遂說文王之不妄貪求有密國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大國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其邑抗拒大國侵其邑境是不恭也密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與其羣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其師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其復往侵旅故興兵以止其寇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祜福以遂於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與而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也言文王上應



天意下順民心非爲貪羨妄伐密也　鄭以爲天告語文王曰汝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以征伐汝無如是歆羨者苟貪人之土地汝既不可爲此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先平於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後伐之文王以此不敢妄出征伐而密須之人乃不恭其職敢距我大國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徂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從是故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羣臣怒曰當整其軍旅而出以御止徂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家當王之福以此而應答天下嚮周之望因密

人不恭怒而出兵先往伐徂尋亦伐密　一無然之
文而傳分爲二無是者以畔是違道援是引取義曁
故分之爲二鬼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爲貪下諭
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釋丘云重厓
曰岸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　鄭以下用兵征伐此
則爲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故
言畔援猶跋扈跋扈肉横自恣之貌淚質帝謂梁冀
爲跋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誕大登成釋詁文小
宛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爲訟也跋扈是淩人之狀
故以妄出兵言之歆羨貪欲之言故以侵土地言之



凡征伐者當度己之德慮彼之罪觀彼之曲直猶人
爭財斷之獄訟君子不伐有辭故欲廣大其德美者
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實曲然後伐之　王肅孫
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
教語文王以此事也若天爲此辭誰所傳道然則鄭
必以爲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是
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是教人詢謀也爾
我對談之辭故知是天之告語若爲天意謂然則文
不類也以文王卑必順天故作者致天之意言天謂
文王耳豈須有人傳言之哉若是天謂文王有此德

復誰告詩人以天意而得知之也帝謂文王必責誰
所傳道則上云監觀四方乃眷西顧豈復有人見其
舉目迴首之時毛無別解明與鄭同　毛以徂爲往
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爲同地爲密須所侵故
王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與兵相
逆大國侵周地　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爲國名下
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爲國名
與密須而四也　皇甫謐云文王問大公吾用兵孰
可大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
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大公曰臣聞先王之伐



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
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雖採摭
舊文傳會爲說要言疑於我者未爲顯叛文王得徵
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
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
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
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
見於何書孫毓云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
犬夷黎邘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
之之事皆以爲無此三國故訓徂爲往鄭必以爲皆

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釋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刱造　按止釋詁文彼作按定本及集注俱作按於義是也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而言徂者上言侵阮遂往侵共蓋自其復往侵旅以上文不見故於此言之言整師以止密人之往旅地則亦止其往阮共互相見也　以對爲答者以天下必皆嚮己舉兵所以答之謂答天下嚮周之望於理爲切故不從遂也

按無然三句毛鄭之說與伐密相照亦似可用但扯牽强岸毛以爲高位鄭以爲獄訟皆說不去　密人起事非因微兵而拒　徂往也毛說是鄭謂阮徂共三國非也　徂旅之旅毛謂旅爲地非也　斯語辭鄭訓盡非也

朱子曰天豈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要恁地便是天命之也

華谷嚴氏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必謂之帝謂云者言文王之心天實知之也



安成劉氏曰二旅字所指不同

大全寧州涇州即今平凉府靜寧州涇州並隸陝西古義地理志云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鶉觚縣西按鶉觚故城在今平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與邠州西界相接蓋亦戎翟之國李云阮在密之南境亦近邠之國

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於其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朱子曰此詩稱文王德處是從無然畔援歆羨上說起後面卻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箇工夫此心無一毫之私故見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着恁地初非聖人之私怒也

廬陵彭氏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於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

長樂王氏曰人心未嘗不正也有所畔援則不得其

正有所歆羨則不得其正無畔援歆羨則使之正其心也
藍田呂氏曰雖赫怒用兵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皆有心者也
臨川王氏曰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
慶源輔氏曰人心一有畔援歆羨則流於私欲凡所云爲必不能先知先覺又焉能有所濟乎況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窮黷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先言文王之無此病也誕先登于岸以涉水爲譬也
豐城朱氏曰密之敢距大邦不知事大之禮也侵阮徂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
新安胡氏曰此是文王興師之始詩人必原於天之所命以見文王之怒非出於己私也
說約按此章當以文王四句爲一截密人不恭三句爲一截王赫斯怒五句爲一截皆以韻作轉折也
副墨文王性與天合自然無私託之帝謂非眞有告



戒之意無然二字不著工夫須善看
詩通畔援歆羨各二字一意有畔必有援有歆必有羨四字要看得細畔援不必畔理援欲卽畔欲援理猶未免理與欲對歆羨不必見欲而欲動卽見理而慕猶未能與理爲一常人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此無畔援歆羨便是岸機關最捷故曰先登按此說深過一層御入魔境不可用
集解按此以下皆言文王用兵御俱從道德學問說起所以卽聖人之武功明聖人之心體也此章下八句是方遣兵以遏密下章上七句終是進兵以侵密
衍義四句分上言天命文王以純德下言因承天命以伐密也先言天命文王無私以造道見得伐密亦是理當如此未嘗以私意而伐也無然字要看得活方山云無然雖不可作戒意亦自有天命其如此之意故注曰猶言不可如此也不可忒說自然畔者企吾之所有非以正自守也援者扳附因緣如求富貴利達之類歆是物之初交於心而引動其欲也羨則此心牽引於物愛慕而玩好之矣所歆所羨如聲色貨利之類道有極至故曰岸而注云先知先覺者蓋此心無欲自然虛明能見道也先字對人之溺於欲

而不能造道之極者而言則人爲後我爲先矣一密人侵阮只是虐鄰而曰不恭敢距者蓋古者諸侯出師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文王爲方伯密不請命以行便是不恭敢距了篤周祜二句平看一 以字皆本伐密來此皆文王奉若天道處

正解涉水以岸爲極故借以爲道之極至如釋家之言到彼岸也身先登于岸然後能拯援生民之陷溺故下文云云　肇封於大王而受命既固培植於王季而受祿無喪周家之祜篤矣遏密則大王所肇基者自是而益鞏王季所培植者自是而益固周祜有



不篤乎仁足恤小義足禁暴不有以答天下之望乎曰篤曰對自是文王見理眞而此心不動一意奉若天道處　畔援歆羨皆攻取之心也然人心卽道心無之卽道岸矣雖赫怒振旅入人之都奪人之地然以篤周祜也以對天下也卽此是道岸也豈畔援乎豈歆羨乎

按此章伐密事御從道理說起只是要見得文王光明正大處　畔此而援彼先歆而後羨字義有分然大義無畔援只是無所取無歆羨只是無所慕二句是無人欲欲淨盡則理流行故大能早臻於道之極致也岸是借喻先猶言早卽無然卽誕登無甚先後

先登句雖甚精深然只是上二句意其綰照下文當在無畔援歆羨上見

講繼王季者文王也帝意謂文王曰人心利與害交易於畔援爾無然畔此而援彼馬情與物感易於歆羨爾無然歆動而羨慕焉無畔援以中正而不溺於私無歆羨以剛大而不溺於欲誕先登於道岸可也天命文王以德如此則其見之行事者何莫而非天乎是故殷政不綱諸侯放恣密人不恭敢逆大邦不遵方伯約束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徂至於共其可怒



甚矣王於是赫然震怒爰整我師旅以抑止密人徂共之旅蓋我周自大王王季積累以來獲福有矣今遏密亂使帝遷之命益鞏帝祉之受益固於以厚周家之祜至於天下之望在周心皆向己今救一阮而爲亂者懼小國皆安正舉兵以答之而慰天下之心凡此皆無畔援歆羨也夫豈情欲之縱而或流於篡黷也哉

依其在京句京韻侵自阮疆句疆韻陟我高岡句岡韻無矢我陵句我陵我阿句阿韻無飮我泉句我泉我池句池韻度其鮮原句居岐之陽句陽韻在渭之將句將韻萬邦之方句方韻下民之

王句王韻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

毛傳京大阜也矢陳也　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

鄭箋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眾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眾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　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己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鄉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

孔疏小山別大山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為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為則也　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蹝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為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嚮望之故云方猶鄉也必知已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行則民情未樂遠方不湊則隨宜而可今威德既行歸從益眾非處



廣平之地無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復從乃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按依其在京毛以為密人來依於京鄭以為文王用依京而居之人以伐密二說不同朱傳皆不用　毛以陵泉皆周地是主密人來侵到周地說鄭以陵泉為密地是主文王伐密到密境說鄭說為是我字活看

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大全京兆府即今西安府咸陽縣隷陝西

華谷嚴氏曰侵自阮疆謂自阮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密阮接境也　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豈有一毫畔援之私耶阮不幸而與密為鄰幸而遇文王為伯也伐崇有詢謀伐肆之事而伐密不言者是師

次其境而密人卽服不待戰也文王用心廣大威德
暢洽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故也
安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
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法例然
其師旣接徂其之衆則密人退歸矣故周師旣出阮
疆而遂侵之蓋亦出其不意而謂之侵也　文王伐
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乃其伐
之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
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
崇之事皆先以帝命發之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兵侵密乃遽曰我陵我阿我泉
我池無敢陳其兵飮其水者辭直理正威靈氣焰莫
有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程邑在岐山之
南渭水之側爲萬邦之所趨向下民之所歸往
新安胡氏曰度其鮮原以下卽上章以篤周祜以對
天下之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
通解此侵字對上按字看按是彼入其地而我出之
侵是入彼之地而侵之阿乃大陵池以受泉
六帖依字就心上說應上怒字看與不震不動同意
可怒而怒雖怒亦安正是無畔援歆羨光景　經文
本只言無矢我陵我阿無飮我泉我池下句我陵我
泉字蟬言成文也
疏義文王居程邑三年
說約按依其在京三句爲一截亦皆以韻轉折陟我
就我說無矢無飮就彼說故陟我可連侵言也無矢
我陵四句句法亦與因心則友則友其兄一例　図
卽我岡亦說詩者如此耳連下六我字俱不必著相
集解按此章不重得密地重能得密人之心說度地
作邑不過以安新附之衆非自京徙都於此曰方曰
王皆自臣民之心言之文王未爲天子下語須有斟



酌
衍義七句分上言安舊都而兵威之無敵下言建新
都而人心之攸歸也依字就心上說與湯之不震不
動武之無貳無虞同意侵者入彼之地而侵之也按
阿陵之大者池泉之所聚者言陵泉則阿與池在其
中故注只以陵泉言之居岐之陽邑在前而岐在後
也在渭之將水環繞於邑之側也萬邦二句還作已
然說爲是方向也傾心趨向而視之以爲朝覲會同
之所也王往也繈踵歸往而視之以爲趨事赴愬之
地也方與王與就人心自如此總見新都一遷而天

下拱極之心自不能外耳此章亦要見得伐密作都動無非天方應天命之意

正解春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此侵字卽此意與潛師掠境曰侵者不同陵阿在高岡下兵法左山陵右水澤故特言無矢無飮我字不必泥只是彼無險阻可恃便若屬之我耳　按周書無文王在程之文亦無程寤等逸書此必是僞書而文王之所遷止有居岐之陽一句可證此外無據矣朱子信之其亦有所考歟

按上七句伐密之事下五句因得密地而作邑以居衆兩截貫一串看　連言我者我師所至卽言我耳實密地　依其在京是命將出師而度其鮮原當是先命將而後親至以作邑也

講文王奉天以伐密何如維我文王依然在周之京未嘗有震動之心也既按徂共之衆密人退歸矣我師遂出阮疆而自此侵之直陟我高岡之上焉斯時也但見密人無敢陳兵於我陵我之陵與我之阿者無敢飮水於我泉我之泉與我之池者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卽服不待戰也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於是度其高原之善以建都邑則實居岐山之南以阻



山爲固也在渭水之側以帶河爲險也彼諸侯皆慕岐渭之聲靈而莫不仰是邑以遡向其諸爲萬邦之方乎四方思岐渭之盛化而莫不望是邑以歸往其諸爲下民之王乎是文王之伐密作都以安民如此

**帝謂文王**句**予懷明德**句德韻**不大聲以色**句色韻**不長夏以革**句革韻**不識不知**句**順帝之則**句則韻**帝謂文王**句王韻**詢爾仇方**句仇韻**同爾兄弟**句**以爾鉤援**句**與爾臨衝**句衝韻**以伐崇墉**句墉韻

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毛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　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

鄭箋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尙誠實貴性自然　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方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爲無道罪尤大也

孔疏毛以爲天帝告語此文王曰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因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伐崇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言天意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爲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爲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



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爲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耦之旁國覩其爲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餘同　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　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　箋以大爲音聲以作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爲大故以夏爲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仁而行違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爲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無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爲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文王無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之人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古不知今爲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比校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尙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虢石父導王爲非崇侯虎倡紂爲無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毓以創業改制

爲難非其難也　仇四釋詁文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箋云鉤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

按毛鄭之說不同皆不可用因朱傳云夏革未詳故錄以備考

東萊呂氏曰此句雖言强逼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



旣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

巨氏曰仇國卽崇也

廬陵彭氏曰以諸侯之國爲兄弟亦未嘗稱王一驗也

大全鄠縣卽今西安府鄠縣亦隸陝西

古義陳祥道云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

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程子曰天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朱子曰詩人稱伐密伐崇事皆以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爾

東萊呂氏曰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明德之實也



安成劉氏曰明德者文王之德所得乎天之本體也不大不長者文王之心不暴其德之形迹也

華谷嚴氏曰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天理自然謂之則謂理之不可踰也　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爲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明德上則與天爲一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至矣然未嘗暴著於聲色之間其所云爲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此天所以又命

之伐我仇方也夫文王之以崇爲仇蓋亦天理之當
然也
增釋金履祥曰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而
化不長夏以革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
爲已甚之意不識不知全不用其私智
通解不大不長詩人之活辭非謂猶有聲色夏革但
不大不長之而已也中庸是斷章取義不可援以爲
說
六帖注引史記語似只以譖西伯之事目爲仇國如
此則文王之師乃爲復仇之舉矣且崇侯若無他罪



但以其譖已故讎而伐之恐紂亦不能容也又按國
策魯仲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
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强辨之
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
百日韓非子曰以智說愚必不聽故文王說紂而紂
囚之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天下二垂歸之紂聞
而患之曰恐伐余一人乃拘文王羑里崇侯譖西伯
獨見史記周紀豈以詩有伐崇之事而傅會其說耶
兩章謂文王之語是爲伐密伐崇張本文王伐密非
有欲心所以行之者乃事理之至極也其伐崇也非

張其聲威氣燄所以處之者皆天理之自然也嗚呼
非周公言之孰知文王奉天不得已之心乎
說約按此章上下各六句爲一截然上一截各二句
爲一連下第援非韻當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爲一連
同爾三句疊舉之辭直至以伐崇墉爲一連也古義
上一截職韻下一截陽韻
副墨不大四句卽是明德總以自晦而不自用之意
闇乃爲章穆乃爲熙所以爲明德也
集解按明德帝則初非兩物聲色夏革卽是識知勿
泥注又能二字看作兩層



正解此章上六句是天眷聖人之德下命之以行天
討也此帝謂與前章不同蓋此因文王已有其德而
眷之故彼曰無然此曰予懷也予懷一句該下四句
不識不知是全不用其私智非潛藏而不露也天
理之自然曰則所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仇方要看得大崇侯助紂爲虐天下之仇也非仇其
譖己也　詢爾句提起看同爾兄弟對鉤援二句看
同爾句是伐國之助以爾二句是攻城之具然同爾
非徒借援亦見人心共誅之也末句承上三句說上
章伐密疑於私意此章伐崇疑於私仇故章首各以

帝謂發之以見天理在所當伐而非出於私意也

按不大二句金仁山說可用但長字未明長字配上大字當是虛字讀上聲凡人有後大之心者則好變革文王不長其後大之心以有所變革也然長作常亦說得通謂不常存後大之心而有變革備之不識不知二句華谷說好時講有求深者將此數句說入空元非聖學實詣故芟之　崇侯譖文王原是疑案是因仇字生出崇侯爲惡人共仇之豈必爲文王之仇乎成湯爲匹夫匹婦復仇在湯何仇之有　將說伐崇而先言文王明德見其不作聲色不好變革不作聰明而所行皆合乎理便知伐崇非出於私意而爲奉天討罪之舉

講不特此也帝意又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遠不事外飾以大聲音於笑貌不縱私意以長後大與變革且又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油然大順而安行乎天理之則焉凡此皆明德之所在而可懷者天眷如此則天討之行非文王其誰任之哉帝又謂文王崇侯虎倡紂爲不道肆行暴亂是爾仇敵也爾當興師以往問其罪且爾之仇卽天之仇也其同爾兄弟之國以爾鉤梯援梯與爾臨車衝車以攻伐崇城



爲夫此皆天理所當伐而豈有一毫人僞之私也哉

**臨衝閑閑**句閑韻**崇墉言言**句言韻**執訊連連**句連韻**攸馘安安**句安韻**是類是禡**句**是致是附**句附韻**四方以無侮**句侮韻**臨衝茀茀**句茀韻**崇墉仡仡**句仡韻**是伐是肆**句**是絕是忽**句忽韻**四方以無拂**句拂韻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强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句不降退修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毛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　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

鄭箋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爲之不尙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

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
孔疏以閑閑是臨衝之狀車皆駕之而往故爲動搖言言是城之狀故爲高大傳唯云言言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手於破國壞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訊馘馘獲釋詁文攸所釋言文玉藻云聽鄉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



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爲之是用尚書說爲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禡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鄭以無明文故疑之而爲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內曰類者以禡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在郊猶是境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內非城內也　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仡仡皆是將壞

之貌　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爲滅也
按毛鄭致附之說是添設出令不用
釋文馘字又作聝字林截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禷
大全考索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蚩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
古義類字本作禷楊愼云馬上祭曰禡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軷其字從車也按鄭氏於周禮肆師注云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季本不然其說



謂黃帝聖人也蚩尤敢與黃帝拒戰阪泉逆臣也何得與於祭此其理亦正
輯錄因壘而降句見左傳言不增兵但因其舊壘而崇自服
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程子曰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　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順服者既不服然後攻之也

慶源輔氏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絶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絶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

三山李氏曰文王所伐者崇耳而四方之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安成劉氏曰上段三句不降之時下段復伐之曰說約按此章上七句爲一截下五句爲一截然上截以臨衝閑閑二句一連執訊連連二句一連是類是禡三句一連下截以臨衝茀茀二句一連是伐是肆三句一連也

正解此章上七句言懷之以仁而天下無不服下言斷之以義而天下無不從閑閑是設之而不用言任其高大而不卽攻也蓋雖負固不服而文王尙未忍絶也執訊獲醜還自我師言猶言有此等人耳若說執其訊獲其醜恐於徐戰之意不妥貼連連是不爭先安安是不暴怒討罪出於天故類之兵法出於古故禡之亦以昭其罪於天神也致者使其奔命而來附者使其納款而附不專指崇民雖崇侯來附亦無不全其命也此句總承上五句夫緩攻徐戰似有以起人之侮而四方頌其仁則人皆畏服而無敢爲應援之舉是無侮也看下一段要見修厥德於三句動王師於再舉意甚決意用兵以戰攻之矣茀茀言必攻也仡仡尙負固也伐聲其罪以伐之肆縱兵以攻之絶殄其世忽滅其國夫伐肆絶忽似有以起人心之忌而四方服其義則人皆順從而無敢有疑二之心是無拂也　四方兩字與監觀四方相應四方



無拂正見文王得人心順天理奄有四方處　前云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又云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可見緩攻徐戰與終不服對告祀羣神與縱兵對以致附來與以滅之對又玩始攻之緩戰之徐是總釋閑閑五句意非力不足二句是起下致附意及其終不下而肆之是總釋茀茀二句天誅不可以留二句是起下絶忽意

指南致附總承上文蓋欲崇侯覺悟而來降不欲卽絶其祀而滅其國也四方泛就天下說無侮者帖然畏服無敢爲彼抗拒應援之舉也是伐二句要見非

其初心不得已而始爲大舉意無拂者以伐當其罪皆翕然順從無復興擶二梗戾之思緩攻徐戰似可以啓人之侮故特言無侮縱兵肆滅若有以開人之忌故特言無拂

按兩軍相交未有不先戰而遽退守城者當是崇人略戰而不能敵敗歸守城自固耳故有執訊攸馘之語時講以我師言謂深設此等人不甚合致附寬說是豎旗招降之意下段方攻城故上言閑閑下言茀茀是用與不用之分是絕是忽謂滅崇侯之國絕崇侯之祀仍是誅其君弔其民之意非縱殺戮也據左傳因壘而降則並非城破人散之說

講文王奉天以伐崇何如其始也但見臨衝則閑閑然徐緩設之而不用也崇墉則言言然高大縱之而未攻也執訊則連連然相續而不絕也攸馘則安安然詳審而不暴也是類焉以告其罪於天是禡焉以暴其罪於神是致焉致其自至是附焉使之來附此爲仁以全之非怯也而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及其終不下也臨衝則茀茀然強盛其原飭也崇墉則仡仡然堅壯固自負也是伐焉以聲其罪是肆焉以畜其力是絕焉以殄其祀是忽焉以滅其國此爲義以正之非利也而天下從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其孰能之此文王承天以安民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程子曰文王之伐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

朱子曰詩自從大王說來如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如文王伐崇一節不是小小侵掠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做出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我陵我阿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授之文王亦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當商之季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

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

華谷嚴氏曰首章言天初眷大王之意次章述大王遷岐也　三章述大伯王季相遜之事爲文王張本

四章則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

安成劉氏曰首兩章稱帝者三稱天者一可見天之所以命大王矣蓋其始去邠則邠人從之其居於岐則四方歸之民之歸往如此卽大王已受天命矣然而求大王之所以得乎天者則以帝遷明德而然也三四章言帝者四可見天之命王季者矣然而王季之所以得乎天者則以其德克明而然也　五章至八章言帝者四而帝之所以命文王者唯拳拳於武功求其所以然者則又以帝之懷其明德也唯其祖父子孫相傳一德是以天之眷命有加而無替及至商罪貫盈而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於有周也哉

小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鄭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維有周爾世世修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



孔疏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　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卜四妃豫知稷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唯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興在聖君滅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玆睿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旣生之後方始簡擇比挍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爲世教耳

按周世有積德至武王伐商而有天下此是至理孔雜以讖緯之說而歸於數非所以爲訓也

正解通詩八章總序有周世德之隆而世受天命也須分作三段平看大王是開王業者王季是勤王業者文王是成王業者每二章各自相連俱重德字而歸重於天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而王者一本於天也詩柄及大伯自大伯王季句來不重全意重在莫民兩字周家世德格天與天命之王皆在於是總要以安民貫　大王遷岐疑於畏狄不知芟除開闢無非所以安民王季受讓疑於不友不知明

類長君無非所以安民文王伐密伐崇疑於自私不知對天下順四方無非所以安民總見天心求莫爲君者必以明德格天方不負上天立君之意　按詩柄言敘大王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或泥德字事字以大王王季專重德上不知大王王季詩中固多言其德而作屏開岐作對受讓亦未嘗不言事文王詩中固多言其事而先及于岸及予懷明德等處亦未嘗不言明德須活看

指南通詩皆重天命說觀本文章章有帝命等字故朱子總注各以天命言之也每二章作一類以第二



章詳其事以足其意　首二章天命大王開國而大王有德以肇基三四章天命王季作君而王季有德以延祚五六章天命文王伐密而功成有以致人心之歸七八章天命文王伐崇而師行有以致人心之服此章蓋總見周家王業之自也

按周家王業始於大王歷王季以及文王王業成矣於大王曰帝遷明德於王季曰其德克明於文王曰予懷明德一德相傳王業之始終卽在此若武王伐商已見大明之詩故此不及

詩經詳說卷六十六終

# 詩經詳說卷六十七

牟陽冉覲祖輯撰

## 文王之什

**經始靈臺**句**經之營之**句營韻**庶民攻之**句攻韻**不日成之**句成韻**經始勿亟**句亟韻**庶民子來**句來韻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

毛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

鄭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址營表其位衆民



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　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址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孔疏四方而高曰臺釋宮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攻作謂庶民築作之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已成攻言民心樂爲之也　非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之基址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傳雖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爲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

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耳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爲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爲靈臺於籍圃言爲則是新造其時僭名之也

按臺之名靈以成之速若有神助之者非以文王之



化行爲靈也非天子不得作靈臺其說尤誤

安成劉氏曰文王之臺其名如此豈至周有天下遂以爲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也歟

疏義營表之表平聲卽標識也

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東萊呂氏曰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佚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

安成劉氏曰韻注氛祥氣祲妖氣蓋察災祥則於此望氣節勞佚則於此遊觀皆取其高明也

慶源輔氏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兩句乃申說上四句意

定宇陳氏曰不欲其急而過於勞者愛民之仁子來而忘其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

三山李氏曰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爲勤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



華谷嚴氏曰首章述作臺之功

疏義攻之成之卽是子來之事

古義三輔故事云靈臺在豐水北經臺西文王又引水爲辟廱靈沼五經通義云靈臺在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廱積土增崇其高九仞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顯著

說約營與成叶亟與來叶

說通攻之勿亟子來俱一時事如謂因文王有勿亟之令而動子來之誠則雖膚矣

集解按集注方字已字雖字自字轉折頓挫最說得

民心歡樂意出

衍義四句分上言其成臺之速下表民樂於趨事之心不日成之只是極言其速注中方字與已字相應雖字與自字相應攻之勿亟子來皆一時事蓋勿亟之戒卽在於攻之時而子來之誠非在於勿亟之後蓋文王是平日得民心者豈因今日而遂如此耶

正解經始只喚起之辭此就已成說推本經始而言重始字靈臺因速而神其名也　經是度其創造之地營是營表以審向背之宜　庶民子來乃因文王平日能愛其民亦不在一時勿亟之令上若說文王心恐煩民故民樂趨其役則聖德意重民樂意輕卽非本旨按勿亟乃息民之力非緩役之謂

講國之有臺爲民觀察而君亦以遊遨也我王經度而始爲之以創建靈臺既度其處則經之以制其深廣營之以審其方位但見庶民皆已効力而攻治之不日之間而遂以成之此豈有所迫而棘其欲哉蓋吾王經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則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此所以不終日之速也然則靈臺之成不亦可樂也哉

**王在靈囿**（句）（囿韻）**麀鹿攸伏**（句）（伏韻）**麀鹿濯濯**（句）（濯韻）**白鳥翯翯**（句）（翯韻）**王在靈沼**（句）**於**（頓）**牣魚躍**（句）（躍韻）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毛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　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

鄭箋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

孔疏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故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　又解囿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囿也鄭駁異義云囿言靈者於臺下爲囿沼則似因臺而名其實亦因相近靈道徧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是爲鹿牝也

長樂劉氏曰鹿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乃不驚不逸而攸伏也

曾氏曰鹿自如而不驚鳥翔集而不去魚亦跳躍而自適則文王之時飛潛走伏皆遂其性也

華谷嚴氏曰次章言既作靈臺而遊焉夫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欣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

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一詩意

豐城朱氏曰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王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鹿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鹿之濯濯言其體之肥也見其鳥之翯翯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者樂其爲飛走也王而時在靈沼也則旣見其魚之物而其多可知也復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鱗介者樂其爲鱗介也已



說約按此章一顯然當各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下二句一截濯濯與翯翯爲一類則不必並入攸伏內也

存旨兩王在字重看有欣幸其萬幾淸晏意攸伏濯濯翯翯於物等光景俱就民情摹出

集解按此詩總是隨王所有而寄談樂道之玩此節語意真有茂對時若之景成周太和固已徧滿庶物豈僅僅耳目爲娛耶

衍義四句分上是樂其囿之所有下是樂其沼之所有也大意就民歎其可樂上融會不可作文王有所

寓而有所樂說囿中所有特舉麀鹿白鳥以該之耳

注域養謂築牆爲界域而養禽獸也凡物性適則體充故肥澤翯翯然潔白藏飛鳴自如意此總是麀鹿白鳥之天全而性得也魚滿而躍見魚之多而得其所也此皆有以遂文王對時育物之心故見其可樂

囿沼俱承靈臺言臺旣成則囿沼皆成矣　囿沼之物有萬物得所意

按攸伏攸是虛字伏謂安其所此所字與攸字無干麀伏則得其安而濯濯肥澤又轉而言其狀有相因意



講至若臺之下有囿吾王時乎在靈囿也麀鹿則安其所而攸伏焉且麀鹿旣濯濯而肥澤白鳥又翯翯而潔白焉觸目飛走何各適也囿之內有沼吾王時乎在靈沼也於哉充滿其中者魚之洋洋悠悠然而躍焉俯視潛鱗皆生趣也王不亦樂哉

**虡業維樅**句 樅韻 **賁鼓維鏞**句 鏞韻 **於論鼓鐘**句 鐘韻 **於樂辟廱**句 廱韻

賦也虡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

一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廱通廱澤也辟
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
故曰辟廱
毛傳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
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
者
鄭箋論之言倫也虡也栒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
於上刻畫以爲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
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
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



諸在辟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
孔疏釋器云木謂之虡孫炎曰虡栒之植所以懸鐘
磬也郭璞曰懸鐘磬之木植者名爲虡然則懸鐘磬
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植立者爲虡謂橫牽
者爲栒栒上加之大版爲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
孫炎曰業所以飾栒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鐘磬
之處又以采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言崇牙
之狀樅樅然有瞽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此樅亦文
承虡業之下故知樅卽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大也
故謂大鼓爲賁鼓冬官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
圍加三之一謂鼖鼓注亦云大鼓謂之鼖是也釋樂
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郭璞曰
亦名鏄也水旋丘如璧者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
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
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
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定本及集注鏞
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　以倫理
之字宜爲倫故曰論之言倫
按毛以論爲思鄭易之爲是
釋文曰賁一作鼖



段氏曰鐘虡飾以贏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
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筍兩
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簨虡所以架
鐘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簨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
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二者具矣
此有瞽所以言設業設虡崇牙樹羽也
安成劉氏曰賁鼓身高八尺而其鼓之面皮所冒者
徑四尺也　中圍者謂鼓腹也鼓面徑四尺則其圍
十二尺鼓腹之圍加以三之一則其圍十六尺而徑
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

黄氏曰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盡故曰於論於樂於歎辭也

古義按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虡懸鐘磬非俗說懸編鐘編磬之小樂乃指下賁鏞與大葢小也縣鼓周制也



陳祥道云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大鐘也特懸蓋大鐘鼓皆任重之類當用鐘虡編鐘磬皆任輕之類當用磬虡於鐘虡不言大鼓於磬虡不言編鐘互見之也說文云鏞商以自盡之衆其翻薾相承

纂序按筍栒同本文只有賁鏞注磬字可不架

朱子曰振鷺之詩曰于彼西雝說者以雝爲澤蓋卽旋丘之水而其學卽所謂澤宮也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華谷嚴氏曰三章四章皆述辟廱作樂之事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廱作樂也

安成劉氏曰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作樂於辟廱無可疑者此後兩章自說辟廱作樂之事前兩章自說遊觀靈臺之事也

衍義二句分上美其樂器之備下因歎其作樂之可樂也荆川云首二句只是提起句不必多講亦不必爲制度所拘此甚有見虡業摠諸說卽是懸下鐘鼓者牲懸鐘磬字不必泥賁鼓列於東序鐘鏞列於西



序樂器不止此特舉大者統衆音而言耳於論者言鼓聲鏞鏞以立動鐘聲鏗鏗以立號鐘聲鼓聲有倫序而不紊亂也鼓鐘卽上鏞鼓不必入八音於樂辟廱只是以有倫之樂奏是地爲可樂非樂得其地亦非言音樂之可樂也　虡業樅三者相需而用蓋虡之懸物義取乎不動也無業懼其游移業之覆栒貴乎有章也不樅則文采莫見　於論句是作樂於樂句是與學然作樂於辟廱故鼓鐘之有倫爲可樂耳此二句語雖對待卻是一串

按上下各二句似對而實串虡業所以懸賁鏞也鼓

鐘所以作樂於辟廱也

講吾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廱作樂焉彼懸鐘磬有具也則直爲虡橫爲業業上飾文樅樅然而懸其上者則賁而大鼓鏞而大鐘爲衆音之統焉以是鐘鼓而作於辟廱也於哉聲音節奏之間條理皦如無相奪倫者其鼓鐘乎以是辟廱而作此鐘鼓也於哉大射行禮之處肅雝和鳴何樂如之者其辟廱乎

**於論鼓鍾**句鍾韻**於樂辟廱**句廱韻**鼉鼓逢逢**句逢韻**矇瞍奏公**句公韻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毛傳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鄭箋凡聲使瞽矇爲之

孔疏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漁師取魚之官故知鼉是魚之類屬也晝傳注云鼉如蜥蜴長六七尺陸璣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



月令注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美鼓之得理而云逢逢故知爲和也矇瞍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爲等級矇者言其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瞍當無故云無眸子曰瞍其瞽亦有眸子矇之小別也故春官瞽矇注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瞍亦與此傳同也此則對而爲名其總則皆謂之瞽

大全埤雅曰夏小正云剝鼉以爲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鼉鼓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其聲如鼓

華谷嚴氏曰中言鐘鼓辟廱之樂詠歎不能已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方言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辭也

存旨啟言於論二句雖以起下實有詠歎不已意矇瞍以奏樂爲公事故曰奏公

衍義首二句詠歎其作樂之樂下二句則幸其樂之方始也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闋復奏自鼓始故聞鼓聲而知方奏其事蓋民心幸聖人有此音樂惟恐其竟故耳注中方字面看須關得喜幸之意

正解此便見民樂文王之樂處不重民之樂間不厭上

指南首二句即上節意只是中欵以引其下二句輕輕遞過重下二句發意鼉鼓雖非文王之鼓而言鐘鼓則鼉鼓亦已該其中矣鼓爲樂之大者凡作樂必先擊鼓故聞鼉鼓逢逢而知正奏其事幸其君之樂未已也

按講家因朱傳方字遂謂鼓爲作樂之始看方字太拘指南云正奏其事正字覺妥

講於論哉其鼓鐘也於樂哉其辟廱也使當其將闋則樂亦有窮矣乃今聞鼉鼓之聲逢逢然而和而知矇瞍之官方奏其事所謂有論而可樂者尚未艾也然則吾民何幸吾王之有是樂哉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黃氏曰民樂其有靈臺沼囿而亦樂其有麋鹿魚鼈所謂愛人而及其物也

雙峰饒氏曰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卑服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

華谷嚴氏曰文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遊於囿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雍也又樂其有鐘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

定宇陳氏曰靈臺一詩辟廱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鐘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廱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其樂蓋至此矣

豐城朱氏曰前二章言靈臺之遊觀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遊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蕃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

小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鄭箋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

孔疏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

祲二曰象三曰鐫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闇日月食也瞢謂日月瞢瞢無光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立謂鐫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想雜氣有所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覩天之異氣眡祲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故箋取以為說十煇而惟言祲象者舉其初二事餘從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在臺觀之獨引眡祲之事者以眡祲為官名則是仰觀之主故特取之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靈臺也又解文王作靈之處故言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明此靈臺在豐邑之都也合神霧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都內也　此靈臺所處在國之郊諸儒亦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雝



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璧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雝者取其雝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　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雝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為囿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昭晳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

朱子曰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按序說不及下二章　靈臺辟廱所在無確說詩人連言或因相近而並及之歟　天子方有靈臺其說不足信

集解按孔疏靈臺與辟廱俱在國西郊則地本一處

文王遊靈臺而隨幸辟廱故詩人類夗其事
正解此詩當體貼詩人述民樂口氣不可直作詩人說然所謂民樂者只是隨君之所有而喜談樂道之耳分意依章腳東萊說此詩眞有天下太和萬物咸若氣象非文王與民偕樂何以致此　遇所建則樂於所事遇所適則樂於所有遇所奏則樂於所聞無往非樂意卻不須見出樂字　一說舊以靈沼鐘鼓各開說固是不若言文王登臺而在囿在囿而觀沼觀沼而幸學而民因所見而致樂之更有情耳

**下武維周**句**世有哲王**句 王頵 **三后在天**句 **王配于京**句 京謂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旣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
毛傳武繼也　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
鄭箋下猶後也哲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大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　此三后旣沒登遐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京謂鎬京也
孔疏不迺數武王者此言哲王卽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別在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兼武王也　曲禮下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注云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爲王故以天子之禮言之武王居鎬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
按下武毛鄭說異朱子云未詳蓋以爲不可從
慶源輔氏曰下個精神字甚有意須深思之
北溪陳氏曰哲王之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也其在鎬京者則武王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
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緖而有天下也
豐城朱氏曰聖人興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



前而先后在天之神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旣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

知所法矣
說約京古義陽韻兩句一連逼解云在天句起下不帶上是　纂序按配于京且虛渾就王業說至下章方推其所以配京者由於德也
集解按下字義朱注原云未詳今改作文此亦姑從或說但此詩專美武王似不應以文武並提且卽改下爲文則文武維周語意亦頗難解造周之說終是後人附會添設耳詩緝云下武以武爲下也下武維周言以武爲下者維周之家法也語應照下配京求德頗不穿鑿故存其說以備覽



按嚴緝以武爲下之說欠明而集解欲從之是今習氣大抵今人多爲華谷左袒以翻朱案而華谷實欲宗毛鄭之學多與朱子牴牾學者詳之　子意下是大字之訛
正解此章上二句本其先世之緒下美其繼世之功也照在天看下字義自見單就武王身上說言三后而下惟武王能造周也又按箋云下猶後也後能繼先祖者惟有周家最大據此則武字卽後章繩其祖武之武卻是湊合朱子以爲下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夫三后在天旣兼指大王王季文王而王配于京明指爲武王則文武不當並列且下武維周贊美之語箋以爲後人能繼先祖之武似也季彭山謂下武者不尙武之謂蓋武王以武定天下然非其心之所尙也故特發之以明周之家法惟在於文德也此說牽强世有哲王以創業言哲字已含世德配京是祖創孫承父作子述而有光無愧意此不止繼位有益大其緒之意必曰配京以武王都鎬故也鎬京之業天人交與卽子孫萬年之麻服於此而啓京字不宜輕看
講一代興王之業必先世相承有以基之於始而後



後世受命有以成之於終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王季之前又有大王蓋世有哲王也訓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旣役而其精神上與天合洋洋在天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詎非王業之所由成而可乎

**王配于京**句　**世德作求**句求韻　**永言配命**句　**成王之孚**句孚韻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

足以成其信矣

按毛以求爲終郊以命爲三后之教令皆不合

三山李氏曰武王所以配三后者以其繼世德之求故也起而求以繼之也

三山林氏曰作起而求之如敏以求之之求

華谷嚴氏曰康誥曰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武王所求者先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

慶源輔氏曰永言配命已解於文王詩此章言武王



得以對彼在天三王於鎬京者以其能起求先世之德而繼之此孚字與書所謂作周孚先之孚同夫王者之信豈一朝一夕之所能成哉

定宇陳氏曰配祖宗而與世德一卽配天而與天理一者命原於天而三后亦在天配三后卽配天矣配命則必能配三后矣

豐城朱氏曰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爲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爲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

信而爲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卽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於先王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交孚而其爲信也成矣

說通世德作求卽配京之實也作求之不止便是永言配命卽此卽成孚之本

說約按孚古義芳尤韻亦兩句一連也

詩通作求有參經權通常變多方求合之意

集解按配命乃作求喫緊處世德原是天理但據理



去求合著理自合著德所謂永言者只是無一息不與先德相合耳

正解此章首句言武王之能配先業下言在純孝以孚天下也　世德所在卽天理之所在就其所行件件合理便是配命永言者只是無一息不與先德相合也配命之永卽求世德之純處非有兩層末句重武王能成大信於天下不重天下信武王上蓋緣其行事多與三后不盡合似乎天下人心未盡孚契不知天理既同人心自合人皆信其能繼先德而粹白終無可議故曰成王之孚

指南此合下二章一速事承上章言王之所以能配於京者維其繼先德而孝之純足以信法於天下故天下媚茲以爲天子而配京之業以昭也此章首句輕世德就德之見於事者言如大王修德行仁王季積功累仁文王發政施仁之類乃三后所以造周者其實卽世德所在也世德所在乃天理所在永言配命卽永求世德之功耳王孚者合天下俱心悅誠服之謂不止爲一家一國之孚也蓋求世德而永配命實理感通自然合民心而心悅誠服於我也

按此章當以二句一聯永言配命是從世德作求轉下語或謂世德二句一串非也作字只宜輕帶或謂鼓起精神作處卽是求處語殊混混故支之武王求世德皆合於天理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誠服便是孚或謂信其爲孝子未免侵下只宜就合天理當人心說　又按書蔡傳解作求求等也言作等匹於先王也九峰必有所據朱傳但云繼先王之德李氏乃有起而求以繼之之說林氏又云作起而求之将作字看成實字而將講因之穿鑿也並非朱子之意　毛傳云作爲求終也求訓終不合而作訓爲可從　鄭作起字解只可謂役先繼起之起不可深說



講配三后者何如蓋三后開基世有令德皆天理之至也武王則於世德起而求之而以哲繼哲且能長言合乎天理而得不復失使天下皆心孚之以成王者之大信焉

**成王之孚**句**下土之式**句式韻**永言孝思**句**孝思維則**句則韻

賦也式則皆法也

毛傳式法也、則其先人也

鄭箋子孫以順祖考爲孝

按鄭以言爲我謂武王自言我孝心所思不成文理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爲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僞耳何足法哉

朱子曰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長樂王氏曰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也

永嘉陳氏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者謂之孚存於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天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於聖人之孝

安成劉氏曰武王之孝可爲天下之法此所以爲達孝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衍義首句輕看只承上起下之語　成王二句言孝爲天下之法下則推本其孝之純式則二字微異自人法之而言曰式自我可法而言曰則

正解前重孚字此重式字式本孚來未有孚而不式也孝思卽求世德之思永卽配命之永但配命以理言孝思就純心上言蓋孝以思而通凡三王不能告語其後者但從郁穆中曲揣之永字直從真誠惻怛上發來所以能久維則意甚恬當纘緒則纘緒當變通則變通有國以國孝有家以家孝蓋立愛皆同夏知不異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耳非必以武王之事爲法　成王孚見非諸侯大夫之信式下土見非一家一國之孝　上配命言理故注以徃失離合解此孝思言心故注以有時忘之解並無淺深

指南承上章成王之孚綴以下土之式遂解言永孝思故可以爲式也與上章對看首一句亦且泛說勿露孝字永言孝思言善繼善述之心能以永存而不忘是以其純孝可法於人耳此永字與上章永字最重此言永孝思非徒思之也亦卽求世德永配命之事然經文已開開遞說則亦宜照本文發揮爲是



按上二句虛下二句實只是一意成王之孚卽是永言孝思下土之式卽是孝思維則

講信之所在法之所在也王孚成矣則下土之人皆以之爲式所以然者蓋由武王能永言孝思而所以求世德配天命者常存諸心而不釋是以其孝可爲則耳苟或忘之則亦僞已何足法哉

**媚茲一人**句**應侯順德**句**永言孝思**句**昭哉嗣服**句服韻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

毛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

鄭箋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　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

孔疏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下之貴唯一人而已

按毛以應爲當鄭謂武王能當此順德今以順德指天下人說

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華谷嚴氏曰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

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言孝思昭昭然
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
慶源輔氏曰下武六章下章都疊上章一句說獨四
章不然者蓋承上二章三章兩章而言武王既能成
王者之信又能使天下以其孝思爲法故天下之人
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之維是順德焉順德即孝之所
感也上以孝感故下以順德應焉至此然後再疊上
章一句永言孝思說起而又言明乎其嗣先王之事
也夫嗣先王之事即是世德作求世德作求昭哉嗣
服又皆是孝孝即是順德上以孝感下以順德應允



非一朝一夕習行復輟者之所能致也
新安王氏曰武王之順德在於繼志而天下應之則
其孝能嗣先王之事者不可掩矣
疏義自二章至此反覆其辭又以首章之意詳言之
蓋美其善於繼述而得天下之心也順德者民之順
德也上以孝感乎下下以順德應乎上感應以類於
此見之
通解前二章自武王身上說及天下去此則自天下
說歸武王身上來雖語勢不同而俱是一意也故朱
子嘗謂生民是序事詩序那首尾要盡下武有聲等

詩卻有反覆詠歌意思蓋以此耳
合訂媚即應也上文求德配命乃所以感之者此順
德宜照注就民言
六帖武王通先人之節濟天下之變與先人志意流
通此其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忌嫌疑何等光明正大
故曰昭哉嗣服不但以變侯化國爲能闡揚光大也
衍義二句分上言天下應乎聖孝下言聖孝明於繼
先也此章正收結王配于京之意順德就民以孝應
言嗣服指武王繼先的事就孝上說不可單就業上
講



正解本上文孚式說來媚茲由於順德見武王之能
孚式於天下者初非私意惟一孝德相爲感通耳蓋
孝德人心所同此心既能順乎祖父即能順乎民心
矣蓋順不在迹而在心武王十三年以前遵養時晦
固是順即十三年以後耆定爾功亦是順人心愛戴
正在於此照注則順德就民以孝應言永言是申贊
昭嗣就業上說
指南上章孝思句是即上文而推其由於永孝思此
即上文而見其能永孝思人心所在即先業所在至
於孚式媚茲盡天下則視諸肇基其勤等業不信有

光哉孚字斷作業言收輔王配于京意

按媚與應相照媚非專說爲之爲天子也順德從上孝字推出武王之孝可爲則故云下之應之者維以順德而皆能孝也則武王之孝思豈不昭然能嗣先王之事乎嗣服寬說不專指有天下

講夫武王之孝足以孚式乎人如此由是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無有不應焉然此以媚而應之者惟以武王之孝以順德而感於上故天下之人亦以順德而應於下耳夫以一人之孝而感天下合天下之孝而應一人是武王眞能長言孝思常久



不替而其嗣先王之事夫固光於天下顯於四方而昭然甚明者矣其所以居鎬京而對三后也不以此哉

**昭茲來許**句許韻**繩其祖武**句武韻**於萬斯年**句**受天之祜**句祜韻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

按毛以許爲進繩爲戒鄭以萬斯年爲武王壽考皆不合

朱子曰昭茲漢碑作昭哉洪氏隸釋茲哉叶韻

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武王旣明乎其繼先王之事來世能繼武王之迹則於萬斯年永受天祿而不替又不止此四王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而已也

豐城朱氏曰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而已然武王之信乃王者之大信固非暫焉作輟之所能武王之孝乃天下之達孝尤非暫焉勉強之所能也然則如之何曰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如是



而不受上天之祜者未之有也

疏義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後世者如此

講意此與下章俱重武王身上說萬年言其久非壽也

六帖此章見創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理

詩通昭茲二字貫後二節之血脉結到有佐尙不脫昭茲語意萬世子孫所以得天人者只取之武王之嗣服者而㫖但在能繩之耳

正解此章昭茲二字提起下言後世能繼武王之道則可以得天而久其福也來許帶下看繩祖武亦如

武王之永世德永孝思耳萬年言其久非壽也受天祜只是常守富貴而爲天子意昭茲武王昭之繩武受祜後王繩而受之雖就繼世者說卻歸重在武王有以貽謀上

指南上言配京之意已明矣是光前事此下二章又言裕後事俱重武王身上說昭茲二字略斷承上來言昭哉嗣服則上文意俱在其中矣來許聯下說言來世能繼武王之迹則可久荷天祿而不替也武訓迹者言有實迹可見也總不外上章所云萬年特言其久耳不作壽說天祜須自爲天子說



按昭茲來許自是一句朱傳雖云來世能繼其迹只當作豈字看時講或過泥之謂昭茲一句來許連下作一句非也　萬斯年三字連讀

講夫武王之孝昭於先世卽並以昭茲來許使其子孫皆有以繩其祖武而求德配命如武王焉則於萬斯年之久受天之祜矣蓋武王之孝上配於天吾能法之天不以命武王者而命我乎

受天之祜句四方來賀句賀韻於萬斯年句不遐有佐句佐韻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强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按鄭以佐爲輔佐之臣亦蒙餘福說得浮汎毛訓遠夷來佐亦說得偏

黃氏曰孝弟之至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也

安成劉氏曰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解此下有曰其事則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

新安王氏曰受天之福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雖千萬年相與佐助也

慶源輔氏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皆來朝賀於周



則豈不有助乎周家也哉

定宇陳氏曰天且福之人將焉往宜來世之得人與得天相爲長久也不徒賀之而又佐之見人心藩屛王室之至也

古義受天之祜語聯上章當主後日子孫言四方來賀所謂四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

副墨萬年不替此維則嗣服之休便是受天之祜萬年此式之媚之者便是有佐此兩節總見武王配天之業可以垂之無窮

衍義首句分上是得乎天命下是因以得乎人心也
來賀與有佐相應蓋四方旣歸則藩屏自厚是四方
皆我之佐助也要見歸武王者亦歸於我之意
指南天人原不相離天旣眷之則人心必歸之矣佐
字跟賀字來蓋四方旣歸則藩屏自厚皆我之佐助
也二章各重萬年字總見武王又能垂得人得天之
澤於萬世也
按後二章以來世言雖是美武王而有鼓動後王之
意
講天命所在卽人心所在也受天之祜將見四方諸



侯莫不修職而來賀而媚茲順應者如武王焉則於
萬斯年之久豈不有藩翰之助乎蓋武王之孝下孚
於人吾能法之人皆以信武王者而信我矣此武王
所以可美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
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
誤也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而有天下中三章言武王善繼善述之孝又有常永

不已之誠故能成王者之信爲天下之法以致天下
之愛戴如此末兩章又言武王之成效大驗如此則
其後世子孫亦將善繼其先人之緒而久受上天之
福多得天下之助也
定宇陳氏曰此詩美武王纘三后於已往開後嗣於
方來惟以求世德永孝思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
爲之本耳
黃氏曰中庸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天下亦言其配三后
之德故中庸言達孝而此詩言其孝思中庸言孝者



善繼志述事而此詩言孝亦曰成王之孚也
小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
按單言繼文於詩意包括不完
正解通詩美武王要歸重武王身上前四章言武王
之孝能繼先末二章言武王之孝能裕後須以配京
句作主下求德配命正配京之實卽從永先上看出
裕後來皆是配京內事也　詩中德命孝字注中道
字無大分別自前王得於身言曰德自後王繼前王
言曰孝自德之理言曰命合而言之曰道

集解此美武王之善於纘緒見武於三后實事異而心通故詩人頌揚曾無一語道其恢拓前功而但曰配京求德成王孚永孝思順德嗣服見武王此舉實無分毫與前人謬戾即孔子所稱善繼善述



詩經詳說卷六十七終

# 詩經詳說卷六十八

牟陽冉覲祖輯撰

## 文王之什

**文王有聲**句聲韻**遹駿有聲**句聲韻**遹求厥寧**句寧韻**遹觀厥成**句成韻**文王烝哉**句烝韻

賦也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駿大烝君也

毛傳烝君也

鄭箋文王有令聞之聲　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

按鄭訓遹述求終觀多也字義皆不合



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安成劉氏曰四章以上言文王遷豐六章以下言武王遷鎬

藍田呂氏曰文王征伐皆求所以安民皆觀所以成業之效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是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於成耳此其所以克君也哉

疏義此章已包下三章之意求厥寧觀厥成則指作豐之事而言也

通解但此亦汎說故曰推本

古義聲聲寧成庚韻每章各用烝哉一句結不用韻亦變體

說約按六帖所說古韻古義所說今韻也俱通然騶虞落句則集傳本亦自叶

六帖遹求二句二句一氣不斷描畫視民如傷之心

詩說此只言文王遷豐疑於自爲故先言其心之爲天下爲生民見無一毫私意於其閒也觀成正是急



於求寧心事

衍義此章有聲是通詩呼起冒頭所以有聲處全在下求寧觀成蓋君道實不至者名不揚而文王之光四方顯西土與聲名洋溢於後世者正以其志在安民耳注中天下二字須重看大意云非但使江漢歸心汝墳遵化已也必欲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此便含容民畜衆意爲下伐崇遷豐張本以此存心則眞能爲民而無負上天立君之意故曰克君

首章四句分各章倣此上言文王得聲由於安民下贊其君道之盡也此推遷豐之本益推其心在於安民所以下文伐崇而遷豐也求寧者求民之安而觀成卽欲親見安民之成功也

指南求寧觀成俱就心言欲其如此

講人君承天治民凡盡其安之之道耳以文王言之維我文王之有令聞也甚大乎其有令聞也夫豈有心於譽哉蓋聲由功著功由心出文王懷保小民切切然務求所以安寧而務求所以安寧者觀其成功而後已焉此功成而聲之所以大也君道莫大於安民文王存心安民如此不信乎其克君也哉

**文王受命**句 **有此武功**句功韻 **既伐于崇**句崇韻 **作邑于豐**句



豐韻 **文王烝哉**句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卽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鄭箋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於豐以應天命

孔疏經別言既伐于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邘耆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于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爲

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爲於豐得命故徙豐應之然則武王於盟津得命不可徙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

華谷嚴氏曰文王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已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益著國勢寖盛程邑又不足容乃作豐邑居之誠得人君之道也

豐城朱氏曰天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疏義首章言有聲此章言有武功四章言王公伊濯一物也言之有不同耳

詩說作邑句要見安民意

衍義此言文王伐暴而因以作豐君道爲克盡也重在作豐上必從武功說起者爲作邑張本也受命四句一串看旣伐句乃過文以下須入民歸者衆故作邑以安之庶民可安而功可成耳

按武功卽指伐崇亦甚捷君道但以安民言不必兼受天命說

講夫安民莫大於使之得所止也今文王受詢爾仇方之命而有此伐崇之武功既伐于崇人歸日衆有非程邑之所能容者於是乃作邑于豐使皆得其所以棠其惠焉是文王之奉天以安民也其克盡君道何如哉

築城伊淢淢韻句作豐伊匹匹韻句匪棘其欲欲韻句遹追來孝孝韻句王后烝哉句

賦也淢城溝也方十里爲成成閒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

毛傳淢成溝也匹配也

鄭箋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已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

孔疏冬官匠人云井閒有溝成閒有淢溝是緫名故云淢成溝謂十里成閒所有溝淢洫音同

按鄭以作豐伊匹與上句合講謂豐之城與淢相配今不從又以來爲勤指王季說尤異

慶源輔氏曰王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也

眉山蘇氏曰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

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巳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慶源輔氏曰作城而限於淢作豐而稱其城則其規模本不大也然亦非是文王急於成巳之欲而苟作之也特以追先王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於天此章言作豐追孝於前以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心也

華谷嚴氏曰此明作豐之心也

安成劉氏曰孝者善繼志善述事者也故文王之孝在於伐崇作豐武王之孝在於成王之孚文王所求乎子即文王所以事父者也故曰父作之子述之

豐城朱氏曰遹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孝有以追先王之志武王之孝有以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盛也

說約按洫與淢異城溝與成溝異改洫爲淢自毛鄭以下至韓詩陸德明子出坦叔並同改成爲城則疑朱子所剏嗣宗辭而闢之是也然今亦姑且從俗集傳孝與欲叶　洫韓詩云深池說文成閒洫也淢疾流也字彙同洪武正韻淢洫互解如毛鄭說

集解按城因舊溝邑稱其城白是體制如此無規模



狹小意所謂棘欲者只緣伐崇而遂作豐似乎因以爲利近於急成巳欲耳從來拘伊淢伊匹作取便於狹小言似非（此說亦有理今皆從狹小說）

衍義此章述其作都之制而原其心以贊其克君也城因舊溝邑稱其城其體制狹小如此則其成功速有似於急成已之欲者故以非棘二句表其心如此也　城自外言以衛民也邑自內言以臨民也來孝先世以來相傳之孝即其安民之心

指南淢訓舊溝相舊城已壞舊溝見存故王築新城惟因其舊溝而不過無事延袤之廣也匹訓稱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侵大不崇弘偉之觀也用力少而功易就似乎棘欲者故以匪棘二句表其心如此也末句就上承先志以安民說

按城即豐之城而又言作豐故朱傳以邑居別之城言其外邑居言其內之房屋也　朱傳云來致其孝來字當以豐言時講先世以來相傳之孝與朱傳背講夫文王作豐之心豈但已哉但見築城於外惟因舊溝爲限而不過制作邑於內亦稱其城而不侈大是非取便於狹小之規而急以成已之欲也乃以追先人安民之志而來致其繼述之孝耳是文王之承

先以安民也其克盡君道何如哉

**王公伊濯**句 **維豐之垣**句垣韻 **四方攸同**句 **王后維翰**句翰韻

**王后烝哉**句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

毛傳濯大翰榦也

鄭箋公事也文王述行大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旣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爲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爲之榦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孔疏榦者築牆所立之木榦與牆爲法故爲之榦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榦也

藍田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 文王建都邑而天下知所歸往皆倚以爲榦

龍舒王氏曰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后維翰無形之勢也

說約按以上言文王遷豐之事

副墨伊濯以顯承天命光昭先緒言即首章有聲遹駿意

翼說作豐處雖未見民寧功成而爲民求寧之計莫大於此此王公所以著明也

行義此章言豐功著而人心歸以見其克君也四方二句一串意維翰如牆賴榦以立一般即鰥寡賴之以惠鮮小民賴之以懷保也此正民安功成之事而文王求寧之心於是慰矣

正解或曰此處講法不可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待於武王也亦妙四方就六州之民言勿入諸侯字方與求寧二句相合文王至此而三分有二矣豐垣猶爲有形之勢維翰則爲無形



之勢此就得人心上見其克君

按文王武王各有成功此章便當繳應首章求寧觀成之意若謂文王之功未成必待武王後成則文王初時求寧觀成豈即有待武王之意哉

講戡黎伐崇文王之用兵不一矣而其功之濯然最著者則維此豐邑之垣焉蓋豐垣一築則人有所歸而四方於是攸同望豐來附而以王后爲楨榦賴之以安焉不信乎王后之盡君道也哉

**豐水東注**句 **維禹之績**句績韻 **四方攸同**句 **皇王維辟**句辟韻

**皇王烝哉**句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於河績功也
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
毛傳績業皇大也
鄭箋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爲害
禹治之使入渭東注於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
作邑於其旁地爲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爲之君乃
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
之東　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
孔疏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
王爲武王也同不言謚而王后與皇王異文旣人異



而辭變故知爲武王之事又益大也此與上章皆言
四方攸同而言益大者以文王亦稱王故亦以四方
言之其實同歸之者少於武王也
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同來於此而以武
王爲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華谷嚴氏曰豐水所以東注於河者是禹之功也四
方之所以同歸嗣者以武王爲天下之君也蓋以武
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　皇大也一統天下其
事又大
豐城朱氏曰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

言其人心之合也卽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
卽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則武王不惟近無
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也
衍義此章原武王大得人心而著其克君也此從武
王居豐時說起以爲下文遷鎬張本四方旅諸侯百
姓言攸同與上不同上是得人心此則一人心而盡
乎人矣維辟與維翰亦不同上是倚賴意此則君乎
天下而朝覲謳歌訟獄皆於斯矣　天之分野雍爲
最西山此而東行則八州之水其過抱也地之形勢
雍爲最高山此而下趨則八州之水其順流也故曰



豐水東注周都於豐水之西而鎬京又在豐水之東
故四方臣民迎神禹之故道而循豐水以來同此固
文王安民之垂緒而亦武王遷鎬之發源也要知武
王居豐之時尚未爲天子而人歸愈衆則豐邑有不
能容而鎬京不得不遷故言此以爲遷鎬張本王后
只行君天下之德而皇王則有君天下之號然哉就
人心皆歸上見之　首二句輕只引起四方句循豐
水而來歸意
按禹績因豐水而乃及之朱氏謂武王無愧於禹可
不用　變王后言皇王自當屬武王

講以武王言之彼豐水由東而注於河者維禹平治之績也故四方諸侯得以循豐水而來同凡政教號令莫不欽承而以皇王爲君焉夫皇王居豐而得人心如此非克盡君道而然哉

鎬京辟廱句廱韻自西自東句東韻自南自北句北韻無思不服句服韻皇王烝哉句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於豐至武王又居於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廱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毛傳武王作邑於鎬京

鄭箋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孔疏釋詁云由自也故自得爲由也既言辟廱即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廱行禮見其行禮感其德化故無不歸服也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朱子曰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遷鎬之意亦是如此

安成劉氏曰先儒謂岐在邰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二百餘里

長樂劉氏曰武王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可容也故作鎬京焉

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廬陵彭氏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遷鎬而成辟廱

劉氏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源也

華谷嚴氏曰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廱之化深入其心也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教化者見武王德化流行而人心服也



慶源輔氏曰見武王得天下以教化爲先務也先儒謂以見武王之得天下非以力取之者是也

豐城朱氏曰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攸同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通解此章本重遷鎬上須以鎬京二字提起辟廱乃遷居中第一件大事故特言之

說約按詩之不可以兩句一連依韻轉者唯此等欲

坦叔云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古
義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
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
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其敘四方之次第正與
此同周自西土與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於東
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已南行於江漢其後乃
漸及於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辭亦立言之序
也則亦可想像因緣爲說

副墨思字最重民服則安所以爲克君也

衍義此章言武王遷都以敷文而天下服以著其克
君也此以鎬京爲主辟廱又遷鎬中首務故先言之
辟廱不拘拘就建學看還就講學行禮正辟廱中事
也四自字都本鎬京說　克君本遷都講學而人心
服說　合下二章昆湖云此章是遷都而以敎學爲
先考卜章言不徒徇一己之見而必協神謀暨水章
言不徒爲一時之計而必利後嗣總見作都之不苟
意

正解周以鎬京爲宗周未嘗不據形勝之地但是爲
民求寧與後世憑藉險要者自別注講學行禮又辟
廱中實事也　思字重思出於心故曰心服鎬京作

既有以建天下之極而辟廱立又有以倡天下之化
故無不服語意自不平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於武
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於文德然則君道之盡
不徒在於安之而又在於化之矣

按廱東一韻北服一韻此是換韻不拘處　思字作
心字看是倒用法猶云無人不心服也　鎬京辟廱
當作兩層西東南北以鎬京言而無思不服又兼辟
廱意在內

講人歸服衆於是自豐而遷之於鎬而鎬京建立居
重馭輕以示四方之極焉然建國君民教學爲先遷
鎬而成辟廱首善之地爲化之源也由是聲教四訖
自鎬而西以自東自鎬而南以自北無思有不誠服
者夫皇王遷鎬而人心悅服如此非克盡君道而然
哉

**考卜維王**句王韻**宅是鎬京**句京韻**維龜正之**句正韻**武王成之**句成韻**武王烝哉**句

賦也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謚
者追述其事之言也

鄭箋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
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

居之修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

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其考卜者所以齊衆志也洪範稽疑以汝則從爲主

慶源輔氏曰言武王居鎬稽決於龜而成其居邑亦非私意之所爲與三章言文王匪棘其欲之意同

安成劉氏曰此詩五章六章先稱武王爲皇王至此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謚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爲追述武王之事以證其後所論鄭譜之誤爾



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爲能致其決惟武王爲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心前以承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通解此是鎬京辟廱初頭事首四句須一氣說

說約按集傳京與王叶正與成叶　箋序成之華谷云是成其吉兆大全豐城朱注云惟龜爲能致其決惟武王爲能成其事是成宅鎬也然成其吉兆卽以成宅鎬之吉兆二說可一也

集解按此與下章皆言武王之遷鎬鄭重不苟關係非輕此章言其愼始下章言其慮後

衍義此章言武王稽神以作都而著其克君也此下二章要看得活非是學校既作而後卜居總見其始之愼重不苟意考卜四句一串意卜與龜是一套事正之是終考卜之意成之是終宅鎬之意邑居廣說祖社朝市或辟廱俱在內克君就遷都不苟見之亦要說到安民上

正解考卜是遷鎬以前事四句一直說言武王考之於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兆以爲可與於是邑居肇與焉重考卜上蓋爲安民計所以不得不愼重如此耳



按考卜二句虛維龜正之二句實只一意言考諸卜將以宅是鎬京及龜兆吉因遂成其邑居也　考卜當主考之於卜說董氏志先定之說非正意

講然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其稽考於龜卜者維武王也其所卜則爲欲居此鎬京也以吉凶取正於龜維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龜兆告吉而武王作都以居而成就之其安民不苟如此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哉

豐水有芑句芑韻武王豈不仕句仕韻詒厥孫謀句以燕翼子句子韻武王烝哉句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

毛傳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

鄭箋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以之爲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　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

孔疏言豐水之傍有芑菜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菜爲己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爲事乎

按鄭孔以孫爲遜順之遜孫謀爲順天下之謀牽強不可用

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臨川王氏曰雖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兩說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爲武王之事則同也第二說雖覺輕快然首句著箇豐水有芑一句畢竟似興體

疏義此用人物各有所事爲興而有字與豈不字相反呼也　詒謀燕翼漢武帝常謂吾當其勞以逸遺汝語意蓋如此

說約按以上言武王遷鎬之事

翼說詒萬世之子孫謀即爲萬世之天下謀也

集解按詒謀自單指遷鎬言雜建學者非

衍義此章言武王裕後之謀遠以著其克君也此以物必託地而生興事必待人而舉詒謀二句不平重

上句雲峰云詒謀以遷鎬爲主然不外建學作邑二事方山主此看昆湖有云臨天下之形勝而肇億萬年宅中圖大之基綏天下以文教而立億萬年化成天下之本總不出此孫不專指康王有無窮意翼子謂能敬之子則指成王也　烝哉見不止安一世之民而又安萬世之民也

正解建都立學久安長治之基則謀及於孫矣謀及於孫子之無事締造可知克君雖主貽謀之遠說亦要說到安民上蓋帝王之所以垂大統而其爲後世慮至深遠者無非爲斯民計也固非如後世自私

自利之圖若曹馬輩之爲子孫謀者　天下事自有不得不爲者不爲於其身必爲於其子孫如鎬京之遷而武王不仕繼世者不得不任其責今武王既謀及於孫而且貽其子以遷則能敬之子夫復何爲惟坐享攸同之治坐收思服之心而已

按武王開國規模宏遠爲子孫萬世計至周也燕翼子爲成王言欲其勳聽

講然鎬京之作又豈特爲一時計哉彼豐水之內芑菜生焉是豐水猶有事矣而況我武王豈其無所事乎蓋遷都定國所以垂裕後昆是故詒厥孫以久安



長治之謀而並以安其能敬之子武王之事深遠如此保子孫以安黎民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朱子曰詩中言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氣勢如此度

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黃熟自落下來

慶源輔氏曰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爲然後於君天下爲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

安成劉氏曰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則非不足於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辟廱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東萊呂氏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功何耶蓋創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功之前所能致也詩人



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一體求也

小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鄭箋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孔疏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亦以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令聞之聲成名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正法度所爲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成卜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爲不止於伐紂雖以繼伐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

總之

朱子曰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按序說於詩意不盡孔說爲之周旋稍明　然截句數變其文是隨其文勢以爲言鄭孔謂三章四章文之事不盛五章六章武之事不盛故不舉義謚其說穿鑿詩中所詠豈有不盛者而去其謚是何意邪

正解通詩八章前四章是言前聖遷豐之事而屢贊其克君下是詳後聖遷鎬之事而屢贊其克君細分之一章是遷豐之由二三四章是詳其遷豐之事五章是遷鎬之由六七八章是詳其遷鎬之事克君意



各就本章說總不外安民之意　大意言文王之有聲者以其安民也夫既爲乎安民則豐邑其容不作乎然作豐之事何如蓋曰以追先人安民之孝耳夫追來孝而作豐以安民此功之所以著明也惟其功之著明者爲乎安民故天下舉欲以安皆歸乎文王也夫然則功之成而文王其親見之矣至於武王遷鎬則天下諸侯皆歸於武王鎬京亦不容於不遷矣然遷都立業而教民其首事也故有辟廱之作而天下咸服焉然則遷鎬之始亦豈徒徇一己之謀哉必卜而決之而後始成之也非惟始無所苟而以善其終亦豈徒爲一時之計哉曰謀及其孫其謀之周也何如夫然則王業成矣此所以各以克君贊之也

集解此詩分兩段看首章五章言遷豐遷鎬之由下言文之武功武之文教作豐恁的忙迫作鎬恁的愼重無非爲民也克君各就本章說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卽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爲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



但此什皆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經詳說卷六十八終

牟陽冉覲祖輯撰

##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句民韻時維姜嫄句嫄韻生民如何句克禋克祀句祀韻以弗無子句子韻履帝武敏歆句攸介攸止句止韻載震載夙句夙韻載生載育句育韻時維后稷句稷韻朱子謂敏叶母鄙敏字當爲絕句可疑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



毛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　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於郊禖之前　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

鄭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　克能也弗之言祓也　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



孔疏毛以爲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也既言姜嫄生民又問民生之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禋敬能恭祀於郊禖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爲神歆饗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即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福之夙早終人道以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爲舜所舉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爲后稷

矣本其初生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是維后稷以結之　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爲異其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禖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卽心體歆歆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有人道精氣之感己者也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同　此章首言生民卽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



姜是姜若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爲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生此后稷以后稷爲嚳之子也張晏曰高辛所興地名嚳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爲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爲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然則堯爲聖君

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衆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爲舜所敕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卽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卽稱爲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厤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者皆所不信　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



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讖緯以命厤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

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爲玄王郎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傳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爲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　大宗伯云禋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禋者惟祭天之名故詩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經傳之中亦有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爲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　弗訓爲去心所不欲卽當去之故以弗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禋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禖焉言此祀祀郊禖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唯禖爲然故知禋祀是祀禖也旣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耳玄鳥燕



也燕至則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爲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內官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官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大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旣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鄭於月令之注其意則然唯高禖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猶媒也吉事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禖則讀高爲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

則此祭爲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大牢者以兼祭先禖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禋祀上帝於郊禖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禖之祀矣而月令注以爲簡狄吞鳦卵生契後王以爲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喬答云先契之時以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禮祀乃於上帝也娀簡吞鳦有子之後後王以爲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此是鄭沖弟子爲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以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禖配之謂之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鳦之事以爲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此祭故改之而爲高禖故此箋從傳爲郊祀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禖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爲說可得合詩禮二注耳然禮注爲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鳦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　釋



詁云祓福也孫炎曰祓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義取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於郊禖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爲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嫄是爲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爲天子所以得祈郊禖祭天神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

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鳦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爲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旣依爾雅以武爲迹而不以敏爲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誠速疾謂之敏故訓敏爲疾又解姜嫄得履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卽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履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謂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

身動也　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紀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爲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爲高辛帝矣此



上帝即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爲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爲拇指故依用之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云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爲左右也傳以夙爲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史記諸文故知祀郊禖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拇是先履其跟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

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即言歆故知心體歆歆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寡婦不夜哭注云嫌思人道亦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載夙也大明曰大任有身是謂震爲有身靜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禮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育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寒冰後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



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故云是爲后稷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

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箋易傳之意也
按履帝武敏歆毛說近是而朱傳卻從鄭說可疑故備錄之以俟折衷
安成劉氏曰此上所言祭郊禖之禮乃追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
古義以封爲諸侯故稱后以爲稷官故稱稷周語云稷爲大官以其職在教稼稷爲五穀之長也
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



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
臨川王氏曰餘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由后稷而起也
慶源輔氏曰初生周人者實姜嫄也生民如何是又問其所以然也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民播種而利及萬世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盡異乎

華谷嚴氏曰首章述姜嫄禱而生后稷也
然巨迹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朱子曰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僞妄然豈可因後世僞妄而并眞實者皆以爲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　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



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又曰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雙峰饒氏曰天地太和元氣之會鍾爲麟鳳非是有種而生
說約按集傳嫄與民叶古義眞韻一裁祀止字紙韻一截夙育與稷叶職韻一截古義又云履帝武敏歆

句朱子以欲屬下句讀無此文法　纂序按攸介攸止一截文意略當讀住注於是卽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一衮說徑省耳不然大止之處載震可言載夙不可言矣載震當連下勿帶上爲妥輔注當產避居側室其自戢斂者至矣卽肅意其實及月辰卽辟居又有先期意夙早也先期斂戢夙字訓乃全增訂此章言其受孕之異不言生后稷而言生民者蓋生后稷固所以生民也亦爲下配天張本

集解按攸介攸止言郊禖之後就舒曠可止息處以安息之斷非卽是郊禖之地載夙云者不過屆期謹



飭之意及月辰居側室亦後世禮疑此時未嘗有此也　按巨迹之說始自列子漢司馬遷鄭氏皆從其說獨毛公不以爲是故以敏爲疾而以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嚴華谷又云帝武猶言祖武非實有足迹也敏歆謂感動之速大意言上帝降格卽有身耳不必如舊說謂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也此等雖與注異亦足以羽翼經傳因幷存之

衍義二句分上推本周人有生之始下備述后稷受生之祥正是所以生民之始也厥初生民注不曰后稷而曰周人者蓋周人之生自后稷始生后稷是生周人也生民如何正與末句時維后稷相應世妃元妃也祓無子是祓無子之舊而求有子之新也此亦是郊禖之常禮姜嫄擧而行之耳履帝句亦適然事若天鑒其誠使之耳攸介攸止言卽所大之處以爲止息也就姜嫄所居之處言爲是玩注有於是字而震動有娠句又連上解可見有就郊禖之地言者皆由誤認注中卽字耳蓋卽字乃卽就之卽非卽此之卽猶言郊禖之後由是卽其所大之處而止息也且亦豈有於郊禖之地止息之理觀注及月辰居側室則其地又有正寢燕寢而郊禖之地豈燕息之所乎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云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夾燕室之傍生子不於夫之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寢燕寢尊故也夙肅也居側室使有斂束之意載生二句猶言自是而生出來乃是后稷也不可泥下章作脛胎說

正解毛傳以乙鳥降爲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嚴氏以敏歆爲感動之速謂上帝降格卽有身耳不必言如有人道之感皆本乎理特與注異須以意會之

指南生民不可指后稷亦非指凡民猶言我人耳故

注以周人言之

按民謂周人是爲后稷句在下不便直出耳畢竟暗指后稷說爲是若泛指周人不合　詩中疊字不必拘克禋克祀只是敬以祭祀耳攸介攸止只是於寬大處止息耳皆不分兩意　履帝武從毛說當作帝嚳較平實履帝武猶言隨帝行耳攸介攸止言意介是助行祀事止是祀畢而歸載震載夙是歸而有身之早如此說似覺明快　朱子不用毛說而用鄭說履巨人迹云云遂爲疑案予測朱子之意必有所據祀高禖而生子自當珍愛何忍棄之當是有怪異處



方棄之也觀下章傳云無人道而生子以爲不祥故棄之則朱子之意可見矣　姜嫄爲帝嚳之妃稷爲堯弟皆屬疑案康成不從毛說非盡無見

講今日之祭配天以稷矣亦知其德之大與其所生之祥乎彼厥初所以生我周人者是維姜嫄焉生民之事何如蓋姜嫄爲高辛氏世妃能竭精意能享祀郊禖以祓無子而求有子由是上帝鑒之使之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然有感而即郊禖之地攸舒噫處攸止息焉乃始娠震而有娠及月辰載夙而居側室載生而載養之是維后稷其人也所謂厥初生民者如此

**誕彌厥月**句月韻**先生如達**句達韻**不坼不副**句副韻**無菑無害**句害韻**以赫厥靈**句靈韻**上帝不寧**句寧韻**不康禋祀**句祀韻**居然生子**句子韻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

毛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　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



鄭箋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寧康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孔疏毛以爲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月而生之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坼割不副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可美

大也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禋祀祈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爲禋祀所安也由爲禋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　鄭唯下四句爲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屑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屑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明無人道交接



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　以此章上四句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棄之此經四句文在既生之後棄之上則是說其棄子之意爲下章張本故易傳也　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經

之所言皆說其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總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爲美者以凡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坼副菑害其母以橫逆人道今后稷之生能無坼副菑害故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爲在母坼副皆裂也禮記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副爲裂也坼副菑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閟宮云無菑無害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菑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也　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



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

通故鄭引蒲盧爲喻以證有父得感生非必由父也所引吞鳦生契即是不由父矣又何怪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嚳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棄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鳦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



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爲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爲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爲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駮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爲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

嫌於遺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爲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逾甚則后稷爲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卻繫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



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孫毓曰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媼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玄黿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

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爲微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譽崩之月而當疑爲姦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爲長羣賢以鄭爲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按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郎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爲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以自明又上傳



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帝傳云堯見天因郊而生后稷目之曰堯不名爲帝益知此帝不爲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說姜嫄爲高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己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云何聽棄之也又堯爲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爲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且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其寡居之說

按鄭說上帝不寧句作兩截有礙語氣

凡人之生必坼副菑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菑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華谷嚴氏曰次章述稷生之易也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受孕之祥此章言其降生之異受孕既本於天則降生必異於人也上帝不寧不康禋祀乃指首章所言郊禖之事也

疏義曰寧又曰康豈言之以見上帝安享其祭

六帖因居然生子而知上帝之寧我康我之禋祀也或疑如此則何爲見棄不知此是追述之辭且詩體每章一義不倂詳汝一氣說到底正不必拘拘乃爾

說約按集傳害與月達叶古義曷韻靈寧青韻祀子紙韻各兩句一連轉折說然是四句一截也　纂序注是顯其靈異也句似煞上時講因有五句分者然

非是以赫以字即上帝以之承上連下之倒句耳不寧不康是下勿拘注遂爲對擧之文總緊注居然生子句也

副𤇆不坼副即是無菑害正所謂如達總形容其生之易耳以赫厥靈正以此

合訂上帝二句與首章克禋祀弗無子等相照曰康又曰寧疊言之以見上帝安享其祭耳然此是追述之辭非姜嫄信得過也

集解按以赫厥靈四句語氣甚急總緊注到居然生子句居然只是不曾經得生子之苦正照不坼二句



說不必泥注言無人道此詩蓋就既生後驗天意如此若在姜嫄時則直以爲怪異耳

衍義五句分上言聖祖之生異乎人下驗聖母之祭格乎天也誕彌句根上震夙來厥靈就上三句見之蓋坼副菑害乃人所不免者今皆無之是上帝之靈異處上帝三句遂承此一直說下不可作推原說蓋不寧不康是據已生之後驗其如此也寧康即指郊禖之祭言但寧是心無怨恫監其意也康則安意以享其祭也無人道而生是天生之也就好一邊說本康寧來　上帝二句應上克禋二句末句應上武敏

二句

正解或云言當郊禖之時未知帝意若何今由降生靈異觀之果知上帝之寧我康我使我安然生是子也居字定解作安字照無坼副菑害說若說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既爲高辛氏之妃焉得爲無人道且滋怪誕之說只不曾受得生子之苦不必言無人道

上章言禋祀一擧而天遂受之以孕此章乃即已生之後而見始之所以受孕者皆天意之有在也

按不寧三句朱傳作姜嫄自疑之辭以爲棄寘之地步時講作好一邊說以居然生子而安然生作喜幸



之辭在本章亦說得去只下文難於承接　誕發語辭正解作奇怪驚訝看不可從　坼副皆訓裂坼裂之微副裂之甚

講試以其降生之異言之姜嫄誕終十月之期首生后稷易如羊子無有坼副之患無有菑害之苦焉何其易也天以是赫然顯其靈異豈上帝有怨有恫而不我寧乎抑豈不安享我向日禋祀之祭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乎不然何首生有如此也

誕寘之隘巷句牛羊腓字之句字韻　誕寘之平林句會伐平林句　誕寘之寒冰句鳥覆翼之句翼韻　鳥乃去矣句去韻　后稷

呱矣句 呱韻 實覃實訏句 訏韻 厥聲載路句 路韻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

毛傳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 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 覃長訏大路大也



鄭箋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 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鳴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

孔疏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謬矣 以翼能覆藉嬰兒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藉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冰尤甚既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按腓舊作避今作芘芘愛字義爲順 覃訏鄭說異

新安胡氏曰集傳於采薇小人所腓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如是則正與易咸其腓同義意者牛羊見稷以足肚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

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華谷嚴氏曰三章述稷生而見棄之事



豐城朱氏曰人同類者也物異類者也而無有不愛護之意以見天之所生固非人之所能棄也

說約按集傳翼與字爲韻下去呱訏路亦俱一韻平林四句偶作一氣趕落耳然林林冰三字亦自作叶說見六帖 於是始收而養之底下妙

副墨隘巷六句總見天之所生人不能死以見其異於常人意

存旨隘巷猶近人居而平林則爲僻地平林猶有人迹而寒冰又人所不到之區至於鳥復顯其靈則怪異甚矣然則皆莫之爲而爲者非天豫設此以待稷

之至也
增訂會伐言伐木者適至不果寘也覆防寒氣之下侵翼護寒氣之上遏覃訏言其氣體壯異俗講因下有厥聲載路句遂作聲長而大似誤　集傳於是始收而養之補足本文寘暗渡下章妙甚
衍義此章總見屢棄而屢不能棄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棄也隘巷牛羊踐履之地寘之隘巷欲其踐踏而死也平林人迹罕到之處寘之平林欲其飢餓而死也寒氷寒氣沍結之處寘之寒氷欲其凍而死也腓字者牛羊見稷以足肚遮芘之如其愛之之意此



大全程子說或云只是不去踐踏他便似芘愛會伐平林非伐者收之只方棄時見伐者乃自收之轉棄也覆是護寒氣之下侵翼是護寒氣之上遏鳥乃去矣或作鳥旣倦而去卻無味實覃二句重看見得雖閱歷變故之久而其聲猶長而大此豈尋常之子於此見非不祥而爲靈異疑心釋矣於是始收而養之總用在末卻承三段意此合上章上見其無生道而生此見其有死道而不死莫非天意之有在也　微弦云上章因居然生子而知上帝之寧我康我之禋祀也如此則胡爲而又棄之或者以爲不祥言或者則疑心生於異常耳
正解不難產人情所喜乃反以爲怪而棄之無人道之說所以終不可廢　或問稷何以棄曰稷之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棄之而牛羊芘遷之而飛鳥覆如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亦類此也先正謂此章只是設言以形其靈異說者雖當照詩家聲口來說亦勿太認眞　此章上三段有次序隘巷猶近人居而平林則僻地也平林猶有人迹而寒氷則人所不到之區乃始而腓字繼而會伐轉而覆翼天意可知



矣
按舊說因生之異而棄之亦所以異之屢棄以驗天心其說不近情理或當是因其無人道而生或父意或母意疑其不祥而棄之見其不死仍收而養之以爲不祥最有味母固自明父亦無他疑而但以爲不祥屢棄不死則非爲不祥矣如此說便無礙
講無人道而生子疑爲不祥於是棄之誕寘之隘巷使之踐以死而牛羊反芘而愛之誕寘之平林使之飢而死而會有伐平林之人乃始收之誕寘寒氷使之凍以死而有一鳥焉乃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

既而鳥乃去矣后稷呱而啼矣雖屢變之久而實覃
而長實訏而大厥聲充滿道路之閒因知其非凡兒
也於是始收養之其見棄之異如此

**誕實匍匐**句匐韻**克岐克嶷**句嶷韻**以就口食**句食韻**蓺之荏菽**句**荏菽旆旆**句旆韻**禾役穟穟**句穟韻**麻麥幪幪**句幪韻**瓜瓞唪唪**句唪韻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旗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



毛傳岐知意也嶷識也　荏菽戎菽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然盛茂也唪唪然多實也

鄭箋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於能就眾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戎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

孔疏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岐然意有所智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嶷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就眾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從此至彼見其閒懸遠之意也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口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爲就人口食者謂爲稷官以成就眾人口食按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爲稷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又種殖之志非始居官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眾人之口自取食矣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爲



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爲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捷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按爾雅戎菽皆爲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爲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舍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卽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荏菽重言者以蓺之之文爲下總目於荏菽配之爲句又分別說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

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爲列也言
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旆旆穟穟幪幪
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散而承
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蔓長故不爲
藂茂而以唪唪爲多實也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殖
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善於種殖於後果爲稷
官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美卽此
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五穀者稼
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宜其利下
章是也



按毛鄭謂就人口自食欠明孔謂就人之口取食而
啖之於六七歲時不台口自是稷之口集傳爲六七
歲時者爲其知藝也

曹氏曰岐嶷言其能立

錢氏曰旆旆如旗之旒

長樂劉氏曰旆旆穟穟幪幪唪唪言皆異於常人所
種

通解岐嶷言其氣象端偉如嶄然見頭角之謂

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
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及爲成人遂好
耕農堯舉以爲農師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后稷之於種殖蓋天性自然
生知非從習得皆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華谷嚴氏曰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

廬陵曹氏曰聖人一種殖之開而嘉種各遂其性則
所稟之異可知矣

說約按詩緝匐音白疑音逆與食一韻蓺之句帶轉
下旆穟一韻幪唪一韻上三句言其人下五句言其
事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成句亦本毛傳堯
舉以爲農師又度妙　纂序注雖云言后稷能食時
已有種殖之志然以就口食實屬上非連下也上三
句一截疑食本叶不必音逆下五句一截旆穟本叶
幪唪本叶其兩截其同韻匐與菽亦本叶不必音白
大凡韻以本叶爲是也



副墨蓺字貫下四句不單指荏菽

鄒嬛荏菽等雖是嘉種而洪荒初闢尙雜之草萊中
稷兒時卽簡而殖之雖嬉戲所爲便有經綸參贊之
妙開天下萬世粒食之化機非天授而何

衍義此章敘其幼時種殖之美見其志之異也首二
句輕只自極幼時說重下種殖一邊岐嶷鹿野云岐

是容貌魁梧嶷是神采岐發以就口食在匍匐時之
後六七歲時矣總是言其幼也荏菽旆旆數句言隨
所種而皆無不美可見種殖之志得之天性故嬉戲
所爲已自大異於人如此方山云旆旆等皆由種殖
有道而然但恐犯下章有相之道只渾渾言爲是省
庵云此時民方粒食不知稼穡種殖稷無所習而能
此見孩提之時已有參天兩地之志開物成務之功
所謂粒食萬世者基此

按岐嶷二字今用作聰慧意本之毛鄭而朱傳是以
形體言　就口食只是取物而食於口也知穀食之
味因遂蓺之　蓺之以下勿說過盛只是孩子嬉遊
所爲

講收養之後誕實匍匐而行之時克岐焉而狀貌魁
梧克嶷焉而神采峻發由是稍長以就口食焉斯時
也遂已有種殖之志蓺之荏菽荏菽則旆旆然揚起
禾役則穟穟然美好至於麻麥則幪幪然茂密瓜瓞
則唪唪然多實無不各遂其性焉蓋雖孩提之智而
得於天性之自然有如此

誕后稷之穡句有相之道句道韻茀厥豐草句草韻種之黃茂句茂韻實方實苞句苞韻實種實褎句褎韻實發實秀句秀韻實堅



實好句好韻實穎實栗句栗韻即有邰家室句室韻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種布之也黃茂
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
可爲種也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穟也堅其實堅也
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既收成見
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邰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
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

毛傳相助也　茀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
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
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
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
命耳

鄭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
力也　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
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
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
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

孔疏毛以爲既言后稷爲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爲
稷官時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
相助之道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

若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
茂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黃色而茂盛者
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而極於壟畝
無空缺之地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概之處謂春
生之時也其苗實雍種而肥大實褎褎然而生長謂
夏末時也稍至秋分禾又出穗實盡發於管實生粒
皆秀更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
垂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其功
而賜之土宇封之於邰就有邰國之家室焉　鄭以
方謂苗生齊等苞謂苗之茂盛種謂田種不雜成功



而改封於邰非始有國土唯此爲異其文勢則同
茀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彼而言種黃則黃色是穀
也穀之黃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之善者故云黃嘉
穀也以黍稷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
穀皆種之閟宮言稙稺菽麥尙皆稱播時百穀是所
種非獨黃也茂盛則人所美愛故以茂爲美此種之
黃茂爲下總目自此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黃
茂以總之　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
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　鄭以姜
嫄之夫先爲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

晚亦無明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
其末云斯封稷契皐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
斯此封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
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
封於邰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爲堯周本
紀云禹封棄於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
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邰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
也

按舊說相爲神助朱傳以人力言較實方苞等字義
毛鄭不盡同總不如朱傳之分曉



張子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致
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惟后稷則
盡人力之助也

華谷嚴氏曰即茀草一端可以類見　種褎以上言
禾之苗也發秀言禾之秀也堅好穎栗言禾之實也
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
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華谷嚴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
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
耕者報之亦滅裂鹵莽耘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

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　五章述后稷掌稼穡而封邰也

慶源輔氏曰夫自漫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

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說約按集傳道茂褎好一韻栗室又一韻若草苞秀俱叶似不必以主姜嫄之祀又度妙孔疏釐城之釐音台邰同　纂序按茂與道叶茂讀如冒四句一截隔方苞句褎秀本叶隔堅好句栗室本叶六句又一截而草苞好又本叶可為隔句自然之韻也集傳字字改叶多事卽不但草苞秀不必也十實字不虛下正言有相之道見此等皆始自后稷實如此云云勿作尋常語辭看也

正解此章上九句敘其力穡之功末句言其受有邰之封也穡乃是天下生人之穡惟稷之率育徧於烝民則天下之穡皆稷之穡也對言之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單言之則稼亦穡也有相之道一句貫下七句凡知其品類之性漬種之法順天時因地宜而耕



播耘耨各得其當皆是言天能生物地能養物而皆不能成也稷則盡人力以相天地之不及故曰相此句最重天所以生稷者以此稷所以配天者亦以此自茀厥至實栗正詳穡之事以見有相之道也茀厥二句不平言去草以樹穀也或云茀草作無為苗害甚無味當云洚水方平艱食方奏斯民洪荒之初天下一豐草之墟也稷繼禹之緒爲之茀而除之如此方見天地開闢兆民粒食之始意此意甚新爽或云茀草是除之使其地之可耕也更妥實方五句正種黃茂之事方房也生意萌於其中也以方漬之初言苞者生意欲洩而甲未拆也以漬之後言種是甲拆可以爲種播之在其時矣褎則苗之漸成長矣發盡發也猶云極盛謂生意之發至於此乃生莖而將穗時也秀則始穟而吐花也堅孕甲已成而其實堅也好實之堅者形味好也穎穟之時其末墜而下垂自末穫者言栗旣收成見其實而不秕自種而苗苗而秀秀而實雖苗生自然之序然非盡人力以相助之何以至此此皆盡有相之道也十實字不虛下正言有相之道見此等皆始自后稷實如此云云勿作尋常語辭看須知此是后稷以爲農師而敎民之事本

注明言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疏義亦云后稷掌
稼穡教民而封邰玩之自見或云此是稷自稼穡如
此未嘗及民至封於邰方是舉爲農師此說非也豈
有稷未有功而堯輒封之理也封邰重在封國以報
后稷之功說主姜嫄之祀意特帶言之卽字正與時
維姜嫄相應　稼之始事實有道焉如何浸漬以發
其芽者爲方爲苞爲種是也穡之中事實有道焉如
何灌漑如何耘耔以滋其氣者爲褎爲發爲秀是也
穡之終事實有道焉如何可穫以要其成者爲堅爲
好爲穎爲栗是也　或云此章若作教民下章方云



降種於民便說不去不知此章種之黃茂便該得下
章降種意下言徧種亦黃茂中指出宜於祭者而言
且曰有邰家室便該得主肇祀意曰肇祀則亦本受
國爲祭主說但此章所云力穡以爲有國張本下章
云降種以爲肇祀張本兩章意義本自相貫決非謂
稷未教民至下章方是教之說宜細玩之
按此章一氣說下次第不紊以有相之道提起茀厥
二句正承有助之道說而下文十實字卽形容種之
黃茂也無不本於有相之道說來　有相之道相字
固重道字亦不可忽言相之皆以其道也　卽有邰

家室言其立國之始與下以歸肇祀相照亦不可作
輕帶說
講及其長也遂爲農官教民稼穡他人之穡則任其
自然惟后稷之穡則盡人力之助參贊化育有相之
道焉但見豐草苗害也則茀而去之黃茂嘉穀也則
播而種之方其始之漬種也實方而成房實苞而未
拆及其甲拆則實可以爲種實褎而漸長實發而暢
茂實秀而始穟以至於受氣足而實堅形味美而實
好實繁碩而實穎不秕而實栗穡已成焉夫自受種
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如此則粒我蒸民之



功大矣堯乃封之於邰使卽有邰家室而居之以主
姜嫄之祀而周之有國始此矣
誕降嘉種句維秬維秠句秠韻維穈維芑句芑韻恒之秬秠句秠韻是穫是畝句畝韻恒之穈芑句芑韻是任是負句負韻以歸肇祀句祀韻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也
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徧
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
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
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毛傳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　恆偏擘始也始歸郊祀也

鄭箋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偏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

孔疏降者從上之辭故知降嘉種者是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唯彼穈作虋音同耳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言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秠卽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爲秠也赤苗白苗者郭璞曰虋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　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而閟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穀黍稷重穋稙穉菽麥所降多矣非徒四穀又彼下文乃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則是爲稷官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天降種者美大后稷以稷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所用故指陳黍稷閟宮廣言民食故穀多於此孔叢云魏王問子愼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



按毛鄭以肇祀爲郊祀非也鄭以后稷擬二王之後尤無據

蘇傳任擔也

華谷嚴氏曰六章述后稷教人種嘉穀以供祭祀也

　稃音孚穀皮也

安成劉氏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宗廟禋神之祀皆始此矣

豐城朱氏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穈

芑言者自其種之嘉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

說約按集傳畝負與秠芑一韻誕降嘉種三句一截恆之秬秠五句一截　纂序秠芑本叶畝負亦本叶祀仍上與秠芑叶如平林章翼隔林林冰上與字叶中間林林冰自叶可見也又末章亦然此篇凡三章一例改叶俱可省也

詩存誕降嘉種言其封國後樹埶之事有謂此章始爲教民稼穡者非也

衍義七句分上言備祭祀之需下言祭之所由起上章已是敎民稼穡此復言降嘉種者因祭祀而更端



言之以起下文也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鬯糜芑可以供粢盛而實簠簋故降之於民使徧種之此乃敎民稼穡時事獨舉四種者自其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降種徧種此時雖已及天下但此爲祀言只就有邰說穫畝任負皆民爲之以供稷之祀事者要亦文看祀兼宗廟羣神言蓋稷受有邰之封則邰之內神外神稷皆主之不專指姜嫄觀下章可見供祀事謂貢其稅也　國統自稷而始則祭統亦自稷而創厥初生民夫豈偶然　穫畝以在野言任負以入室言歸祀兼穫畝任負言

正解秬秠糜芑自有天地便生此種但雜於草木莽之能識惟稷能得其性情別其土宜敎民種植若自天降者然此亦一奇也故曰誕降　酒醴不止用秬秠獨言秬秠者貴異也粢盛不止用糜芑獨言糜芑者北方多黃黍此赤白粱以少見貴也皆在黃茂中特抽出言之

按此章歸供祭祀講家遂以秬秠糜芑皆爲祀用予謂降種是承上章種之黃茂抽出言不可認實爲祀而設末句肇祀乃以起下非通章皆言祀也誕降直作稷降更捷可不必以天相形　秬秠皆黍糜芑皆



粟

講后稷既即有邰室家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敎民埶則維黑黍之秬與一稃二米之秠焉維赤粱粟之糜白粱粟之芑焉其徧種之秬秠也既成則是刈而穫之是畝而棲之其徧種之糜芑也既穫則是肩而任之是背而負之以是秬秠糜芑而歸也何爲哉蓋后稷得國而始主祭惟秬秠可以供鬱鬯糜芑可以供粢盛而從之祭也則宗廟羣神之祀皆始此矣

**誕我祀如何**何　**或舂或揄**句揄韻　**或簸或蹂**句蹂韻　**釋之叟叟**

句叟韻烝之浮浮句浮韻載謀載惟句惟韻取蕭祭脂句脂韻取羝以軷句軷韻載燔載烈句烈韻以興嗣歲句歲韻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脩也蕭蒿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牆屋也羝牡羊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毛傳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　興來歲繼往歲也

鄭箋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溼之將復舂之趨於鑿也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簠簋之實　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



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　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孔疏毛以爲上言得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穈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或使人簸揚其糠或使人蹂踐其黍言其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言趨疾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言升盛也既烝熟乃以爲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度所謂穀熟而謀則已思惟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成賴郊祀之福故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體以爲犯軷之祭其祭軷也取所祭之肉則傅火而燔之則加火而烈之以爲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郊以祭天也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恆得豐年故也　鄭以舂揄簸蹂爲事之次蹂之言潤既簸去糠或復以水潤溼之將更舂以趨於鑿載謀載惟

謂將祭諏謀其日思念其禮非穀熟已謀以此爲異又以興嗣歲爲興起新歲餘同　以揄文在舂下簸上旣舂而未簸故知揄爲抒臼謂抒米以出臼也出口則簸之故或有簸糠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舂之然則文當在舂揄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爲舂而爲之揄簸俱爲舂進令與舂相近且退蹂以爲韻也上有糜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爲主故舉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趣於事不相兼也釋之旣在簸之下烝之上故知爲淅米也說文云淅汏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釋訓云溞溞淅也烰烰烝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溞烰與此不同古今字耳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溲溲聲烝飯則有氣故言烰烰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

傳自嘗之日至來歲之稼皆春官肆師職文也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芟除草木以種田宜之以否於秋獮當獵之日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戒備得無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稼種宜之以否以嘗者嘗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芟草以種穀今得新穀芟草之



功故於嘗日問芟獮主習兵以戒不虞故獮日問戒社者祭土主稼穡故於社日問稼鄭於彼注其意爲然芟稼俱是田事而異日異問者以嘗新穀而本穀初初莫先於芟草故問芟稼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上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嘗獮之下謂秋獮祭社也嘗在孟秋獮社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獮後社也嘗祀是祭神之事耳因而問卜獮乃秋獵不接神明亦言卜來歲者卜者自問吉凶於龜不由嘗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日而問之耳獮爲習兵故問兵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今秋穀熟之時卽謀來年郊祭之事以今秋祭社之日豫卜來歲之稼若然必以今秋豫卜來歲者欲令來歲還似今秋是與來繼往之義不云卜郊而言陳祭而卜者以來年郊祭本爲祈穀今社日卜來歲之稼卽是卜郊之義也陳祭而卜謂陳列嘗社祭之日豫卜來年善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事在於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間之謀惟是思念祭事故下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云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旣奠而後爇蕭合馨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馨作羶注云羶當作馨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

陽達於牆屋此無陽於二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爲軷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蕭香蒿也爇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酌於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羝羊牡羊者以祭不用牝故知是牡也釋畜云羊牡羒牝羘郭璞曰羒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爲羝也軷道祭謂祭道神之祭傅火曰燔謂加火燒之商頌曰如火烈烈則烈是火猛之



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曰烈卽今之炙肉也　說文云烈火猛也爛火熟也俱是火熟之意故云烈之言爛也以酒則豫釀而成食則臨祭乃作故云后稷既爲郊祀之酒及其米於此仍言其米則上爲烝之釋之正爲酒耳而箋兼言簠簋之實者以彼文有舂簸之事其爲米者非獨爲酒而已故兼言簠簋之實簠簋之實以就郊兆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禮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謀其日日定乃卜之特牲禮云不諏日明大夫以上諏之矣故云諏謀其日彼注云諏謀也載謀是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禮故云思念

其禮正以特牲有諏之文故易傳不以謀爲穀熟而謀取蕭草與祭牲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爲軷祭而設羝宜與軷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爇之於行神之位正謂祭軷之位以軷之所祭卽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伏於軷上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明此用羝亦伏體軷上故言體也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禮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爲尸羞言又者亦用此羝之



肉爲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軷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羞故云爲尸羞也此后稷爲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軷祭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軷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祀其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以興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爲此祭者欲以迎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恆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爲來已過爲往耳非要別年也　既以正月爲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

按毛鄭之說不盡同朱傳改定甚明 毛鄭皆云郊祭朱傳不用但言宗廟以稷當曰不宜郊天也與嗣歲毛鄭以爲祈豐年朱傳只以祀事言

釋文糠當作穅米旁非

古義膋牛腸脂也說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按祭義朝踐焫蕭饋熟焫蕭朝踐謂薦血牲時饋熟則薦黍稷時載祭卿大夫用酒脯天子以犬諸侯以羊有出行之載有祭行之軷據此詩下以興嗣歲主冬祭行言

安成劉氏曰周禮太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按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 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齋者散齋七日戒者致齋三日具謂所當供修謂埽除糞洒也

曹氏曰宗廟與軷皆有尸燔烈所以爲尸羞也 朱子謂四者皆祭祀之事雖只指取蕭以下四者而言然舂簸以及謀惟亦莫非祭祀時事特舂簸以及謀惟乃將祭時事取蕭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祭祀以農事而始興則亦以農事而迭舉今歲豐年而祭所



以報也亦所以祈也於是豐年之祥無或間斷往歲之豐登可繼來歲之豐登又興矣可見后稷之謹祭祀而重農事也如此

華谷嚴氏曰七章述后稷祭祀之事總說宗廟及軷祭也

通解擇士禮雖見射義然后稷時助祭未必有諸侯祭宗廟姜嫄在其中此二句蓋包內外之神言之與來嗣往活看

說約按集傳四者謂載謀以下四句也陸聚岡曰浮浮以上本皆祭祀之事但屬秬秠糜芑說來經文明有祀字人皆易曉不必解了載謀以下則於上文無所因故曰四者皆祭祀之事不但浮浮以上爲祭祀之事也此說最看得確蹂浮一韻惟脂一韻軷烈歲一韻上下各五句爲一截除首四句引起末句總收合兩句爲一連 纂序按謀惟蕭脂羝軷燔烈等亦以今日祭祀說后稷祀事稷時未必有也惟脂既一韻卽歲與惟亦木叶同韻可如三章翼上叶字之例軷烈亦可本叶同韻皆不事改叶耳

副墨或舂四句皆爲饎事致其精鑿水火相濟皆自稷作古故特詳之

詩存典祠歲者以來歲視今則今歲爲往矣典字祠字有無窮意

增訂按此章以我祀如何喝起或舂以下皆詳言祭祀之事

衍義末句分上言謹事神之禮下言行祀典於無窮也此正詳上章肇祀之事自或舂至載烈分作四事看謀者卜祭之柔日擇相祀之士也齋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戒爲散齋散齋於外致齋於內其皆備其所當供之物也脩者理其壞也埽除污穢也取蕭祭脂既濯之後取蕭合腸閒之脂爇於神明之前使



其臭達於牆屋所以求神於陽也姜嫄在其中矣取羝以軷取牡羊以祭行道之神也羣神在其中矣燔者以肉傅諸火而燔之也烈者貫肉加諸火而烈之也內外神皆有尸以相之故用此以獻與來嗣往不乎重與來上往歲即肇祀之歲以來歲視今則今歲爲往矣　叟叟浮浮雖有聲氣之分皆有一念精白之忱蘊於無聲無臭所發洩故曰爲饎之敬　疏義云取蕭祭脂先宗廟也取羝以軷徧羣神也載謀載惟始之所以戒其事載燔載烈終之所以備其禮此四事也方山雖主此說但不必從

正解自或舂至載烈作四事看或舂四句爲饎事也載謀載惟吉蠲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事也載燔載烈獻尸事也故曰四者皆祭祀之事

按我祀起興嗣歲收總以祀事言朱傳四者兼通節言爲是　取蕭祭脂祭宗廟固是所重而於羣祀事言軷者禮冬祭行故以爲冬祭之主而以該羣神歟

講誕我后稷之祀如何其以秬秠穈芑歸也則或舂之以致精於米或揄之而取米以出或簸之而揚其糠粃或蹂之而脫其穗以繼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及其釋米於水也則燥溼相投而叟叟有聲其蒸米



於釜也則水火既濟而浮浮有氣所以爲酒及簠簋之實也當其未祭則載謀焉卜日擇士之俱善載惟焉齋戒具修之必潔所以謹吉蠲也及其祭也則取彼香蒿合諸祭牲之脂雜燒之以達其馨香之氣使神歆享之所以祭宗廟也又取彼羝羊之體伏於軷上以祭行道之神也宗廟與軷皆有尸則近火燔肉遠火烈肉所以爲尸羞也夫何以若此之無不用哉蓋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使有國之祀自此而勿替引之耳

**卬盛于豆**句　**于豆于登**句登韻　**其香始升**句升韻　**上帝居歆**句

歆韻

**胡臭亶時**句 時韻 **后稷肇祀**句 祀韻 **庶無罪悔**句 悔韻 **以迄于今**句 今韻

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

毛傳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迄至也

鄭箋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屬當于豆若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

孔疏卬我釋詁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官旊人掌爲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之柄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助之以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傳辨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爲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爲大羹湆者肉汁太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質故以瓦器盛之　亶誠釋詁文言盛菹醢之屬者以略不言羹故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郊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

按毛鄭以爲后稷祀天朱傳以爲後世以后稷配天玩一卬字當主後世言　鄭訓庶爲衆非口氣

廬陵羅氏曰卬盛于豆登則親執其勞而非委之他人也

疊山謝氏曰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無聲惟有理有氣在冥漠



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殽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

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三山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爲祭宗廟羣神此章

言後世旣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

華谷嚴氏曰末章言尊后稷以配天也　言天之所享不在物也蓋后稷能教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邰而祀宗廟天心眷之久矣子孫世修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於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蓋在此耳

曹氏曰大羹不和陶瓦無文至薄也而上帝則居然歆之蓋自后稷肇祀宗廟社稷以來世世克修其業是以上帝眷顧無窮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周家尊后稷以配天之祭既



言天之所以應答者甚疾矣於是遂言自后稷至成王只是兢兢一心唯恐有罪悔以承天之休而不敢少替此卽曾子戰兢之心也但其用有廣狹耳

豐城朱氏曰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爲其芳臭之薦得其時而已哉蓋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蕭取羝之致其謹載燔載烈之致其戒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無以異於后稷也由公劉而太王太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

也由太王而文武文王武王之心又無以異於太王也今至於後王之時而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饗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通解此詩本爲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備道其祖之事著其可配天之實此則言郊天之應而歸之於祖也肇祀只是始受封國意不重祀上無罪悔主稼穡相天言蓋能教稼穡則體上天養民之意功契天心德孚上帝矣此卽所謂無罪悔也然民享嘉穀之利於無窮如此則此功德之契於天者又不特一時



而已此卽所謂以迄于今也作文直一氣講下說通于今者就祭之日言也

說約此章主后稷而言肇祀三句只在后稷身上說斷不可用曾氏注陸氏通此正見稷之無忝於天俱同

此章入句當四句一截前四句以登升歆爲韻後四句以時祀悔爲韻然末句今字仍與登升歆爲叶最有節奏聲調古義則欲以登升爲叶屬蒸韻歆今爲叶屬侵韻非不精細但如此四句截之理未免破碎且古叶十蒸十二侵本通用也疏義大全俱云歆下與今叶今上與歆叶而不及登升魯詩世學則

皆同古義　纂訂歆今乃兩截煞腳韻也上截登升本另叶下截時祀本另叶而上截起句豆下截三句悔不入韻皆夾帶趕落讀去一歸煞腳韻爲主初於四句一截之理未嘗破碎古義等皆同是也大凡改叶固不如本叶天然不易而參差隔叶此篇章法每然

存旨粒我蒸民莫非爾極而以爲無罪悔者對上帝而言若代稷謙也

集解按如逼解所云則肇祀三句皆形容祖德宗功之辭無罪悔謂宜就后稷身上講有屬後世子孫者非是



衍義四句分上言郊祭格天之速下是本聖祖格天之久也卬自今日奉祭者言始字與居字緊緊相承應言香之始升九獻猶未然而上帝已居歆也言上帝而不言后稷者此章重在推原上帝之所以享稷不待言也然亦要點稷與天俱享意胡臭句接上與下之辭庶無罪悔就教民稼穡上看蓋天有養民之意而稷有粒民之德世世共享其利則不負天意而庶乎無一毫之罪悔者其所從來久矣此見得稷之格天有素則今日之祭而居歆之速者信不在於涉

臭之薦而實本於祖德之馨也曾氏之說又是一意不可用　微茲云天之生后稷以爲民也使稷不能教民稼穡則負上天之意而罪悔不能無也使教民一時則雖無罪悔於昔猶不能無罪悔於後也今稷之教民稼穡育億兆人之生開千萬年之利自昔帝堯之命開有邰之封以至於今日其利猶初也則天心之歆相已非一日之故矣今日格天之速夫豈無其故哉

正解盛字兼豆登豆所以薦菹醢登所以薦大羹不盛黍稷要以黍稷爲主香卽菹醢太羹之香　昔日



姜嫄以郊祀而生稷故其祀也上帝康之塈之今日後人以郊祀而配稷故其祀上帝歆之上帝之生稷也欲有相也上帝之歆稷也以其能有相也故天歆稷之心卽是生稷之心也

按此章上四句言祀可格天下四句言天之所以格由於后稷教稼之功以之配天而天可格也胡臭之臭卽升香之香借以轉下非煞語后稷肇祀與前肇祀不同前肇祀實以后稷祀宗廟羣神言此肇祀處只以其肇祀之時趕至迄于今爲言也曾氏雖爲朱子引用兼後世說未免夾雜故講家多駁之

講夫后稷肇祀爲宗廟羣神者如此今旣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者何如我也盛菹醢於豆旣於豆又盛大羹於登但見馨香之氣苾然始升而上帝之神已居然來享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肇祀已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則上天眷之亦自肇祀時以迄于今矣是天監我祖宗之明德是以享我子孫之祭祀應之安得不速乎南郊之配又誰曰不宜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



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章當爲八句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閒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

慶源輔氏曰先生疑此詩專言后稷而不及於天則固非可用於郊祀上帝之時矣若郊祀後有受釐頒胙之禮則用此詩可也按漢書注如淳曰釐福也應劭曰祭餘肉也顏師古曰字本作禧假借用耳

新安胡氏曰段氏云郊祀后稷樂歌已見於頌郊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耳

安成劉氏曰此詩前三章言后稷之所以生四章五章言后稷樹蓺五穀之美六章七章言后稷耕穫以供羣祀卒章遂說歸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以來未嘗獲戾於天也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爲尊祭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爲受釐之樂歌也

小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孔疏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



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　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按此篇序說本可包舉全意而鄭孔不以末章爲后稷配天故云於經無當朱傳卻與序合

指南七章分上歷言后稷可以配天之實下言郊祭可以格天之速逼詩以天字爲主蓋尊后稷以配天

故本其受孕降生之異以見其受命於天是以幼而有志於農見其性出於天長而有功于農是又有以體乎天矣夫至於體乎天則無負上天生我之意此所以舉配天之祭而獲格天之速然必言其肇祀者蓋以教民之事自此始也故末章之肇祀正與此相應下文我祀何如章不過即上章肇祀者再詳言之至章末庶無罪悔亦當就教民稼穡意發揮或就欲說者恐未是周尊后稷配天之意

正解此詩尊后稷以配天　前七章是詳敘后稷生前事以見其足以配天末章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而格之速者正以后稷有配天之德也大意重稼穡上　細分之一章言其受孕之祥二章言其降生之異三章言其見棄之異皆爲下文教民稼穡張本四章言其種殖之志五章言其力穡而肇封六章言其徧種而肇祀七章言其祭祀之事所以終稼穡之功也八章言南郊格天之速正本其教民稼穡上言以稷久有相天之功也

集解此詩以天字爲主天異其生天啓其明農其道能相天而其功至足以配天始終一天也有相之道是全詩綱領



按天字作主是時說以有相之道爲相天未是確解據張子所云參贊之一端只是言盡人力以成此穡事便是參贊之意時講遂認定相天說不知道字作何解豈以道字爲天地化育之道乎而有相之道語氣亦難貼予謂相字緊承穡字言其於穡有個相助道理則下文茀草種黃茂方苞穎栗皆是其有道處如此說方合語氣以相天作總旨尚須商量

又按舊說主后稷祀天兩肇祀方聯貫朱子未嘗斂祀天之說而近日講家謂后稷不當祀天以爲肇祀所祀者內而宗廟外而羣神此於歸肇祀向說得去於末章后稷肇祀謂所祀者宗廟羣神不知如何便無罪悔於上帝此誠說之難通者也竊謂唐虞之世禮制未備於秋成之後各國諸侯率其民以祭天報本在所不禁而其禮自不與天子同不得概以周制諸侯不當祀天律之也又按載以祭行因出郊祀天而並言祭軷以見其禮之盛若謂舉軷以該外之羣神軷輕祭也不知更有何神可以該之而不指名言之乎又按后稷封邰時姜嫄未必死而宗廟所祀者其祖父若可指名則後世何不傳爲稷所自出而但以姜嫄爲祀乎此皆時講之無確據者予不能無疑

不如從舊說訛天爲無礙



詩經詳說卷六十九終

# 詩經詳說卷七十

牟陽冉覲祖輯撰

## 生民之什

敦彼行葦句葦韻牛羊勿踐履句履韻方苞方體句體韻維葉泥泥句泥韻戚戚兄弟句莫遠具爾句爾韻或肆之筵句或授之几句几韻

與也敦聚貌句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辭也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

毛傳敦聚貌行道也葉初生泥泥　戚戚內相親也



肆陳也或陳筵者或授几者

鄭箋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蹴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將終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人乎　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孔疏周禮以蘩好戕生而謂之戕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爲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所生泥泥然　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爲葦此時未成故言方以方爲未至之辭葦之初生其

名爲莖稍大爲蘆長成乃名爲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繼以成形名之葦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意愛之耳　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也相者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王不親族人則族人亦不親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故以相言之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曰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邇卿西面北上邇大夫北面少進



注云邇近也　几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几而經筵几別文故知老者加之以几也

按鄭孔以上四句爲先王愛物作賓事失興意爾使是近不必言進

鄭氏曰句屈生也芒而直曰萌

長樂劉氏曰肆筵行燕禮也授几優尊也

古義筵說文云竹席也几踞几也象形徐鍇云人所凭坐也陳祥道云席嘗設於賓未至之前几嘗授於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

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朱子曰此詩上四句本是興起下四句以行葦興兄弟勿踐是勿遠意也

慶源輔氏曰敦然始勾萌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然漸漸甲坼成形而其葉泥泥然柔澤矣以興戚戚然之兄弟莫使之相遠而常相親近則自然或



肆之筵或授之几矣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疏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此爲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最當玩味

東萊呂氏曰敦彼行葦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疏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

疏義此以愛物之意興親親之意而其要在勿踐履莫遠具爾二句

存旨兩或字是開宴初豫擬何人當肆筵何人當授几之意尙是未然事玩下肆筵設席授几緝御可見衍義此卽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洽其情乃燕飲之由也興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蓋行葦本有生意而勿爲牛羊所害則其生自不可遏兄弟本自相親而能莫遠具爾則其燕自不容已莫遠句是一正一反意只就無猜嫌說蓋猜嫌則疏而相遠和合則近而相親也設燕之由正在於此肆筵是行燕禮使賓有所安處授几是優禮使老有所憑依此二句只言燕禮可舉不可作已燕看故曰開燕設席



之初下章方實舉燕也　敦聚也謂生意聚而未遂也葦之爲類生同根也其氣互貫長同時也其葉並行葉同庇也其性交濟興意取此極妙二方字有意言勿得如此方得如此也戚戚者謂天親一體之情自不可解兄弟就昭穆兄弟言未必定是王者一行指南興意以行葦本有生意牛羊勿害之則得以遂其生矣兄弟本至戚而開燕以親之則得以遂其情矣重勿莫二字莫遠句是助祭之時父兄耆老各在而無遠祭畢而燕之也

講王者有祭以孝祖考有燕以仁宗族今玆燕私之

禮何如彼敦然始勾萌之行葦本有生意也而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然漸漸甲坼而方苞成形而方體則葉泥泥然而柔澤矣況我戚戚之兄弟本有相親之意也而莫使之遠而相疏常近而相見則情意浹洽自然或肆之筵以行燕禮或授之几以優所尊而有不容已者矣蓋開燕之初而諄然懇懃已如此

**肆筵設席**句席韻**授几有緝御**句御韻**或獻或酢**句**洗爵奠斝**句斝韻**醓醢以薦**句薦韻**或燔或炙**句炙韻**嘉殽脾臄**句**或歌或咢**句咢韻

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



乏使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

毛傳設席重席也　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以肉曰醓醢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

鄭箋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旣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　進酒於賓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

用殷爵者尊兄弟也　薦之禮韭葅則醓醢也燔用
肉炙用肝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
孔疏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是重席也不過下莞
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
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爲鋪陳在上
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
也　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凡御者皆侍其側
故御爲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
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
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爲惇史　禮主人洗以酬



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
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
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爲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
變其文耳夏曰醆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斝非
周器謂之斝者彼注謂畫禾稼也　言王燕族人於
獻酒之時則用醓醢並韭葅以薦進之也又復或燔
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嘉殽則脾
之與臄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於是時或比於琴瑟
而歌或徒擊鼓而咢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內睦之
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殽以脾臄爲加故謂之嘉是

爲嘉美之加也　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
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醓用肉爲醢特有
多汁故以醓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雁之
屬爲之名也以臄爲函蓋相傳爲然服虔通俗文云
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
絃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釋樂文孫
炎曰聲驚咢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
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誤耳
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
通解脾土臟



言侍御獻醻飲食歌樂之盛也
慶源輔氏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二句承上章而
言肆筵授几之際其意有加無已也
豐城朱氏曰侍御之盛言其人之不乏也獻醻之盛
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
盛言其聲之備也
說約按集傳御與斝叶炙與咢叶當兩句一連四句
一截不必泥總注　筵下席上是以遠於身者近於
身者分別言之非重疊鋪設之謂蓋鋪陳者品物蹈
藉則身所及也按肆筵設席另一解

集解按此章正隨事鋪敘極形其莫遺具爾之情所謂禮有盡而意無窮也凡歌者以絃和故言歌則琴瑟交作鼓主衆音故言咢則羣樂並舉咢者聲驚咢也

衍義此章言方燕之時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各極其盛也作四平看禮樂無拘對說肆筵句輕承上文來鋪陳品物曰筵在前下踏藉曰席在後上筵在下席在上復設之以席是重席也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加几使有所憑也緝御如陳之量入職之宰夫祝嘏在前祝噎在後俾使令之不乏也禮所謂更僕是也主獻賓賓酢主主洗爵賓奠斝禮之次也重在主人上斝即爵非二物也互言以成文耳多汁爲醓少汁爲醢脾臄即嘉殽中所有者皆甘而脆之物以加獻也歌者人歌和以琴瑟之聲也比合也擊鼓以立動曰咢此只舉樂之大概言

正解肆筵二句言侍御之盛或獻二句言獻酬之盛醓醢三句言飲食之盛或歌一句言音樂之盛　此章都要見祭餘意侍御即向者駿奔之人獻酢即向者旅酬之禮飲食即向者苾芬之餘歌咢即向者侑祭之列徹於廟者悉登而爲燕私之需行於廟者悉



入而爲後寢之奏安之以器事之以人而又申之以美味娛之以歌咢豈有一毫不盡其情也哉

按此章照總注分看自明　嘉殽舊說作加朱傳不言當作佳美看　廚士解肆筵設席亦有理今講用舊說

講凡此兄弟之老者既陳之筵又設之以重席以使之有所踏藉既授之几又有相續代而侍之者不暫闕其使令於是或主人獻賓或賓酢主人主人乃更洗爵以酬賓賓乃奠斝於席前而不舉焉至其品物則醓醢以薦而或燔而炙肝之備具且其殽之甘脆而加者爲脾爲臄而或歌以比琴瑟或咢以擊鼓而主衆音之備舉焉宴禮之盛如此凡所以昭神貺而示慈惠也

**敦弓既堅**句堅韻**四鍭既鈞**句鈞韻**舍矢既均**句均韻**序賓以賢**句賢韻**敦弓既句**句句韻**既挾四鍭**句鍭韻**四鍭如樹**句樹韻**序賓以不侮**句侮韻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

也句彀遍謂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旣挾四鍭則徧釋
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介弟
子辭所謂無憮無敖無偝立無踰言者也或曰不以中
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儁以不侮爲德
毛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鍭矢參亭已均中蓺
言賓客次第皆賢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　言皆
中也　言其皆有賢才也
鄭箋舍之言釋也蓺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
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　以射中多少爲
次第　云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釋
之　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
孔疏毛以爲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周之先王將
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旣堅勁
矣其四鍭之矢旣鈞停矣其舍放此旣均同而中矣
王旣射以擇賓莫非賢者賓次序而爲賓客者以此
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　鄭唯下句爲異謂次序羣
臣爲賓以射之賢者爲次言以射中多少爲差等餘
同　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
弓也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
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逃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



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主
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
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
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
非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鍭之義言鍭是矢參停
者也參停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停四矢
皆然故言四鍭旣鈞冬官矢人爲鍭矢參分一在前
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謂之
鍭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孫炎曰鏑者斷羽使
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鏃
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旣均之義言已均中蓺爲所射
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按周禮司弓矢鍭矢殺矢用諸
近射田獵恆矢痺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
之射此養老卽是禮射而用鍭矢者此與賓客私宴
不與常射同　舍釋俱是放義放舍之言釋謂旣射
放矢也傳言中蓺故又解之云蓺是質卽所射之物
正鵠之總名但此說大射當爲鵠也以下章言養老
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爲養老故云周之先王將養
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禮稱將
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

亦爲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爲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爲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爲養老燕射按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爲毛之意亦爲大射也　言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爲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爲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　投壺數筭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爲中多者爲賢此射擇之爲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爲次故易傳也　下段毛以爲又說擇士爲射之事言王之敦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鍭之矢徧釋之矣其四鍭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爲此善射以擇賢者爲賓故其次序爲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爲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　鄭唯下句爲異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爲次第餘同　天子至成規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



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　射禮搢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按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按序賓以賢以不侮毛鄭不同朱傳是用鄭說

大全禮記投壺曰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云云注曰一勝爲賢尙技藝也純並音全　又投壺注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稺者也爲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幠敖慢也偝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遠談語也　儀禮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均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均注曰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以中爲雋也純並如字

六帖序賢禮所爲當飲者皆跪卒觶曰賜灌勝者皆跪曰敬養是也序不侮記所謂偝立踰言有常爵若是者浮是也

嚴氏曰諸臣不必畫弓以天子燕射故舉天子之弓

言之

言旣燕而射以爲樂也

慶源輔氏曰此言旣燕而射以爲樂前四句言射而中又以中多爲賢後四句言射而貫革又以不侮爲德中多則藝精不侮則德盛

廬陵李氏曰大射主於射故大夫未舉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王肅以此爲燕射於燕旅酬後爲之

東萊呂氏曰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宴未終舉解無算爵獻酬尙多故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旣射之後　四鍭旣鈞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通解古人射必飮酒況此射又爲燕設故非徒序之而已也

說通兩序總一時事主意只是勸賓以飮皆中序賢御不定要賓賢皆多中序不侮御不定要賓不侮設方以盡歡惟恐兄弟一人之不飮也

說約按集傳堅與鈞均叶古義眞韻一截句與鍭叶古義鍭胡茂翻有韻樹與侮叶麌韻一截然據疏義大全句古候反則鍭平聲又一讀也　纂序按上截首尾二句堅賢本叶爲隔句韻中間二句鈞均另叶下截上二句叶下二句叶俱本音自然改叶皆多事也

衍義此章言旣燕之時行射而序賢序德以爲樂也曰旣燕者對上設席之初而言非燕畢而後行射也舍矢旣均泛言射者故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故曰序賓以不侮中多則藝精而不賢者飮罰爵也不侮則德勝而侮者飮罰爵也皆中則以多爲雋皆多中則以不侮爲德皆是一時事此章重燕上要發相樂意所謂較藝論德不過爲歡飮而設非如大射賓射專主觀藝德也注令弟子辭致其詞命也



曰賓者何君在廟則全乎臣在朝則全乎君而在寢之燕則全乎主正與下章曾孫維主相對見得兄弟也而賓主之其情極摯

按舍矢旣均謂皆中何故又有多寡蓋均只是皆有所中較其所中之數而以多者爲賢非以四矢皆中爲均也挾四鍭非齊挾挾一矢則釋一矢旣挾四鍭故爲徧釋序以賢則中少者飮序以不侮則中多者亦飮猶酒令罰犯規之意此飮只是席閒罰爵非如大射眞豐取觶以飮之儀節也若然則不成燕矣

講夫燕禮舉矣猶必行射以爲樂焉以敦弓則材理

既堅矣以四鍭則輕重既均停矣斯時也舍矢既均而皆中皆中則以多爲序多中者爲賢則使中少者飲罰爵焉不但已也敦弓則既句而引滿矣四鍭則既手挾之而徧發矣斯時也四鍭如樹而皆多中皆多中則以不侮爲序不侮者爲德則使侮者飲罰爵焉無非洽賓主之歡而親親之樂溢於筵几之閒而後已耳

**曾孫維主**主句韻**酒醴維醹**醹句韻**酌以大斗**斗句斗韻**以祈黃耇**耇句耇韻**黃耇台背**背句背韻**以引以翼**翼句翼韻**壽考維祺**句**以介景福**福句福韻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台鮐也人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祺吉也

毛傳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　祺吉也

鄭箋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　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孔疏醹厚謂酒之醇者說文云醹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　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爾雅作鮐以其似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依爾雅爲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



曰鮐背背有鮐文或當然也　引者牽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旁故云在旁曰翼謂在旁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

按毛以祈爲報鄭以祈爲告又以酌爲先嘗其美而後告黃耇之人又以既告而老人方來故引翼之皆多曲折

朱子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爲成王則誤矣

大全埤雅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

抗禮今此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耇所以為厚也
考古圖伯百父敦銘曰云云百音首又讀如冏敦音
對 齊豆銘曰云云 召仲丂父壺銘曰云云伯奚
頫盤銘亦曰云云丂音考頫音會
此頌禱之辭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
享壽祺介景福也
慶源輔氏曰此則頌禱之辭尤見親愛無窮之意曰
黃耇曰台背曰壽考曰維祺者則可見其為燕父兄
耆老之詩也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耇也相引導則不
昧於所適相輔翼則不怠於所行相與年高而德邵
也
說約按集傳酬與主叶斗與耇叶翼與福叶只如此
為直捷古義主酬屢韻斗耇有韻翼福職韻是也然
必以四句為一截兩句為一連據疏義台背既老於
黃耇則第五句是文筆轉處不必帶在以祈黃耇句
內曾孫曰主對上兩序賓賓字說然只同姓 黃耇
台背分三項爾雅注黃髮髮落更生黃者疏余人曰
老人髮白復黃也方言云秦晉之郊陳兗之會謂老
曰耇燕代北鄙謂耇為梨郭彼注云梨面色似凍梨
也孫炎曰面如凍梨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 纂序



按主酬斗耇本已為叶集傳於主酬復當口奴口反
以就斗耇於斗耇又歷庾果五反以就主酬不必
合訂人老則知易昏故言引行易情故言與壽祺辭
而吉也有德則日休故曰吉即攸好德然後考終命
之意
集解按黃耇疊言之者蒙上作轉因帶台背成文耳
時講多昧此義竟似以黃耇為台背可笑 景福即
壽祺層疊頌禱之詞也
衍義五句分上是飲酒而祝其壽下願其修德以享
壽也荊川云首三句輕漸漸說下頌禱處耳 酒醴維
醹是陳之酒正具之巳人酒味皆醇厚即向之獻祖
考者今以享父兄也黃耇台背皆是壽徵而台背為
尤老蓋內消而皮縐故其文如此非是已然事乃祝
之如此耳引翼就父兄說蓋年高其志易昏則以知
引之開其迷啓其惑使智慮之益精也年衰其氣易
惰則以行翼之作其動懲其惰使鼓舞之不倦也壽
祺即上黃耇句言以德享壽即為吉也景福即於壽
祺見之謂福以壽為先如為國家之元老為天子之
達尊皆是景福也 以祈黃耇二句是王者能以之
也以引以翼則順父兄自以之也亦順父兄合以之

也末以介景福卽頂上以引以翼以字言之
正解酌斗句承酒醴來緊屬下文看謂擧酒而祝之
也
指南酒醴二句輕重以祈五句而五句中又重修德
意所謂頌不忘規也酌大斗雖承酒醴說來而意直
貫至末將本文讀之自見引翼是父兄耆老之中各
相引翼非引翼王者亦不必黏王者在內人老則見
昏等語須避之壽考維祺二句雖是串看斷不可云
壽之所在卽福之所在福字自當放寛講諸家云景
福卽壽祺非也　言曾孫以酒醴之厚酌大斗而祈



父兄之壽徵於髮則黃焉徵於面則耇焉徵於背則
鮐焉又願其相引導使能明於所往相輔翼使能勵
於行庶有德以享壽斯其壽爲吉壽而盛大之福於
此介之也
按時講多以以祈黃耇二句連說謂祈其黃耇不惟
黃耇而且至於台背也如此說則段落不淸楚乎謂
以祈黃耇句仍屬上段但是虛提祈字而祈字之意
在下方見蓋其所祈於黃耇者欲其黃耇台背以引
以翼而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也祈字意直貫至末
黃耇台背卽是壽考而所以引翼者要歸重在維祺

景福上　引翼就人相引翼說爲順而自己進德亦
在其中或謂引翼卽以福言享福無涯若有引翼者
然
講射飮末已也彼曾孫向以主祭今則維此燕之主
而其酒醴則維醽而厚於是酌以大斗之器蓋以祈
父兄耆老飮之而頤養天和滋培元氣有黃耇之壽
焉夫黃也耇也而台背也旣得老壽矣又必以善道
自相引翼引之在前而不昧於所趨翼之在旁而不
怠於所行庶其壽考也享維祺之吉以介其大福之
盛焉蓋必攸好德而後考終命享之介之在乎其人



豈非吾之深願而以相燕樂於無窮耶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
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
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慶源輔氏曰先儒分章之誤皆由不知比興之體音
韻之節故也是以先生於序說不得不明辨之
豐城朱氏曰前兩章未射而飮燕之始也故備言其
禮樂之盛後二章旣射而飮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
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

小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鄭箋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耇黃髮也耇凍梨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敦史受之

孔疏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

按序以仁及草木爲正意殊失輕重所分七章亦無倫次故朱子易之

朱子曰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



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脈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

正解通詩四章總以戚戚兄弟二句爲主首章言設燕之意二章言燕飲之禮三章言燕射之樂四章言祝頌之情下三章無非以終首章之意也此是祭畢後以祭餘之物設燕相親則燕設相燕則禮盛既燕而行射既射而頌禱此詩之序也皆見殷勤爲厚處

不可脫卻祭字　詳析父兄耆老勿分耆老卽父兄也觀後篇獨言父兄答行葦可見

既醉以酒(句)既飽以德(句)(德韻)君子萬年(句)介爾景福(句)(福韻)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

毛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

鄭箋禮謂旅酬之屬事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

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

孔疏以傳解爲二故又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算爵也傳以事解德



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爲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　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與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直斥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永錫祚胤卽乘之云天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值明亦大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

爲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壼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卽考終命也爲下具此五者故遂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總目也

按孔疏分五福太板滯非詩本意　蘇長公有既醉備五福論蓋當時以此命題也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永嘉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飽德

疊山謝氏曰臣子愛君願其壽考又願天助以大福祝頌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德寓於物言德則



可該之行葦末句云以介景福者泛禱之之辭也此言介爾景福者特禱其君之辭也

疏義二章以後皆以反覆詳此福也以介景福是求以致之介爾景福則彼自錫之

六帖萬年許云通後世而言不依疏作壽說

說約福古義職韻

集解按下二句語意似萬年較重蓋景福本人生所自行所願者特欲其進之萬年耳

正解醉酒飽德須會前篇意發之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於無算爵故曰既醉父老雖不以燕飲爲恩而一燕中殷勤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

衍義二句分上感君恩之厚下祝其久於獲福也萬年通後世而言景福昭明總不外下面祚胤二事但此且寬說此福本皆君子所有者此特願其久享之耳

按下二句當作一句讀萬年景福連　介自屬天

講人君有展親之惠人臣亦有報上之心向者燕飲之際獻酬交錯既醉我以酒矣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既飽我以德矣將何以願之乎蓋盛大之福君子身已備之其必今而後萬年之久天其介爾以景福而

悠遠無疆乎

既醉以酒句爾殽既將句將韻君子萬年句介爾昭明句明韻

賦也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

毛傳將行也

鄭箋爾女也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　昭光也

孔疏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按孔疏謂與以昭明之道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令以



福言

曹氏曰老將至而耄及之古人所病天既錫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也

豐城朱氏曰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明光大而言

說約明古義陽韻

衍義爾殽頂前篇醯醢嘉殽而言昭明者謂其福之昭著於天下也須對幽暗看福限一隅則暗在天下福止一身則暗在後世惟天下後世無一不全方是昭明之象故昭明二字須虛虛含下祚胤發之

指南昭明雖不在景福外然不必黏景福所謂光明之福也

講前日之燕飲既飽我以酒矣爾殽則既將矣吾願君子萬年之久介爾以昭明光大之福乎

昭明有融句融韻高朗令終句終韻令終有俶句俶韻公尸嘉告句告韻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



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

毛傳融長朗明也　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

鄭箋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光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　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孔疏俶始釋詁文天子以卿謂以卿爲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士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

謂卿爲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爲說耳若諸侯人爲卿則稱公是常矣　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爲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爲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按毛鄭以融爲長不合字義毛以俶爲始而以燕饗言則非鄭易之而以俶爲厚亦覺牽強

九峰蔡氏曰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



豐城朱氏曰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厚多益若以德言而實以福言也

大全考古圖屄敦銘曰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屄音宴敦音對

黃氏曰宗祝傳公尸之辭以告主人也

東萊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追述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通解有融者明之盛高朗者明之極以昭明爲主然是形容之詞無漸進意大意則言受福之君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熙洽俊偉光明如此

說約按古義融終東韻俶告屋韻亦依韻兩句一連轉折說

詩存必曰公尸嘉告者見非醉飽之溢詞臣子之私願也行葦厚祭畢之燕故即居近事以據之

衍義三句分上是祝君福之盛而徵其有終下因歸之嘏辭也此以昭明二字爲主有融高朗亦只是自其昭明者而極言之非昭明之外又有此二者之福亦非有進盛意昭明是福之畢集者光耀宣著而無

昏塞闇昧之意有融是福之渾融瑩徹無形迹之可
窺高明謂福之峻極而莫踰清通而莫掩也有俶正
是明令終意令終何以知之蓋昭明有融高明在今
日則爲善始垂之久則爲令終今雖未終而其始旣
善則其終可知是因始以驗終也　荆川云還要漸
進不已之意方見詩人祝頌惓愛無已之情蓋昭明
者明之發融者明之盛高朗者明之極甚此說亦好
但時說罕從之
正解令終卽上章萬年字不是考終命之說
指南令終卽是有融高朗之久上章所謂萬年昭明
而下章之萬年祚胤亦包在其中矣　嘉告斷是告
之令終若善始則今日所已有者不必禱矣觀下文
永錫及萬年字可見言嘉告以見己之言有徵矣
按令終只以福之久言朱傳引考終命不合豈朱子
有別解歟　尸稱公尸尊之也非謂君之尸朱傳以公
子公主爲證亦可疑　嘉告爲啓下之詞此章尙未
是告
講介爾以昭明有極渾融徹上徹下無復凝滯者且
高峻清朗極其悠久而令終焉夫令終後日事也今
固未終而已有其始卽始之善可以卜終之善此豈



予之私言哉蓋當祭祀之時公尸已傳神意而有此
嘉告矣豈非願之所可據者乎
**其告維何**句**籩豆靜嘉**句嘉韻**朋友攸攝**句**攝以威儀**句儀韻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
篇攝檢也
毛傳恆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
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
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
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
鄭箋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之物
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　朋友謂羣臣同志
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
相攝佐威儀之事
孔疏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唯彼和
下有氣此略之耳　維何者問者辭靜嘉者答之意
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
告維何由籩豆靜嘉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其胤
維何天被爾祿更自申說類胤之事文勢雖與此異
俱問而自說故同言維何也　言朋友則非一人論
祭事而言攸攝則是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

名故知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
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
是也
按籩豆以下皆告辭鄭謂推原其故非語氣
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
也
安成劉氏曰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
祭爲祼獻之事謂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詞所
以重祭事也
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



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
辭
臨川王氏曰其設之也至謹而爲之也至美與執爨
踖踖爲俎孔碩君婦莫莫爲豆孔庶同意　攝以威
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敕同
意
慶源輔氏曰其告維何問尸告之辭若何也籩豆之
靜嘉德之寓於物也朋友之攝檢以威儀德之寓於
人也祭祀之事無大於此二者人纔敬則自然收斂
而相攝佐以威儀矣

安成劉氏曰此章述尸告其儀物之盛也
說約攝字有簡佐二意集傳前後互言之　古義嘉
儀歌韻　纂序按下攝字疊文成句也俗講上攝佐
下攝簡貞杲甚注嘉儀叶何然下章何字皆不叶若
嘉讀如基與儀叶似可　此篇章體與下武同
集解按此與下章皆當重在君子上蓋朋友之敬亦
君子之敬也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也君子敬朋友
亦敬是爲君臣一德君子孝嗣子又孝是爲父子一
心
衍義籩豆二句對朋友二句上是奉祭備其物下是



助祭得其人靜嘉二字分看以所薦物品言之皆清
潔而旨美也朋友是羣臣充宗祀之事助祼獻之禮
者注當神意總承上說　此威儀以朋友言下威儀
以君言　上攝字是相助意下攝字是檢攝意
正解首句乃詩人之詞該下五章
按攝字不分上下說是只是言助祭者皆有威儀也
攝是檢攝助祭之事
講公尸之告若何謂爾祭之籩豆其設之也靜滌濯
且敬也其爲之也嘉新美而時也且與祭之朋友各
自收斂以相佐助而收斂佐助以威儀之事無不齊

稷匡飭者焉凡皆爾之德寓於物而又寓於人也有不當神意哉

**威儀孔時**句時韻**君子有孝子**句子韻**孝子不匱**句匱韻**永錫爾類**句類韻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匱竭類善也

毛傳匱竭類善也

鄭箋孔甚也　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

按毛鄭以此威儀仍就臣言不合鄭謂君子之人有



孝子之行君子孝子作一人說不成文理　類毛訓善鄭訓族類朱傳從毛然善字可該族類

安成劉氏曰特牲祝酌酒奠於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啐酒仍奠其觶

古義特牲禮先時祝酌爵奠於鉶南佚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爲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入飲鉶南奠爵尸執爵嗣子拜受飲畢嗣子又舉所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

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曹氏曰祭義以爲主人則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故威儀甚得其時也

藍田呂氏曰孝子飲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

廬陵彭氏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奉先孝矣冏宜有孝子繼於其後永久不匱代代相傳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後漢柳氏事姑孝姑



曰我老無以報婦願汝生孝子卽此公尸嘉告之意也於是下章言肖嗣而卒之以從以孫子皆永錫爾類之驗也

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籩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寓於人也此言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後嗣也下三章言室家之壼孝誠之形於內助也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胤所以昌厥後也釐爾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於一世也從以孫子則嗣子之孝誠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尸告之詞也

說約按此與上章亦俱兩句一連說集傳各言汝之云云而下章又皆又有云云則固的對意會可也時與子叶古義紙韻匱類寘韻　特牲饋食注大夫嗣子不舉奠

正解此章首句言主人之敬著於威儀君子二句言嗣子之敬著於舉奠總之盡事神之誠而永錫句則獲神之休也威儀孔時是君子之敬徵於禮容者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皆有威儀而能不數不疏不急不慢非孔時而何不匱就舉奠上見匱者謂其誠意有時而竭今當旅酬之後告成之餘而其誠心猶若助祭之初迎牲之始是其孝出自性生如探於不窮者然故曰不匱永字含下萬年意類字含下祚胤意此連上章說上是君臣一敬此是父子一誠永錫句總承之就本章看亦須插入上意方完盡

增訂按類字集注雖訓善然上言君子有孝子而下卽云永錫爾類蓋亦祝其代生孝子世世相類耳下三章皆言錫類之實而始之以胤嗣卒之以從以孫子正是此意

指南類訓善卽下祚胤但未可露出



按錫類講家謂錫以至善之福此善字虛猶言錫以許多好處故可包下文祚胤孫子之意　永錫句承二節似不如只根孝子句爲捷然上文無收煞故講家以此句總收之

講不但朋友之威儀已也維爾之威儀先後以序悉如其節旣已孔時而君子又有孝子行舉奠之禮孝子舉奠敬誠不竭當旅酬告利成之後不少衰於祝祭迎尸之始神之格之永錫爾以至善之福焉

**其類維何**句**室家之壼**句壼韻**君子萬年**句**永錫祚胤**句胤韻

賦也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孔疏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

按壼毛訓廣非正意鄭訓梱緻其說尤略

慶源輔氏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歷萬年之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述尸告以錫善之意由其儀物之盛美也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之以胤蓋亦各以其類爲報如楚茨工祝致告之意也

詩記室家之壼言錫類之祥不違只在室家閒耳便

隱含下胤嗣意

副墨祚胤亦已然事重在永錫

衍義此章合下二章乃錫類之實正萬年昭明之事此章又爲下二章總領室家句非閒語也乃言天命正於此中凝承後嗣正於此中孕毓是那居之地即錫福之地也末句只重永錫上蓋祚是今日所已有者曰永錫其祚不止今日之聯羣辟而攝祭也胤亦是今日所已有者曰永錫其胤不止今日之有孝子以舉奠也必有萬年永錫圻爲高朗令終

指南此又包下兩節而言而其類句又總起下三節之詞下乃爾類之實正令終之事也室家之壼句不甚重只是言所居之地深邃嚴肅而天命之凝聚祖宗之數錫有在意祚胤即錫類之實此處平看后二章又重相因意

講神錫之類若何則深居室家之壼實君子鍾毓致祥之地殆必于斯萬年永錫以祚而福祿胤而子孫焉

其胤維何 句 天被爾祿 句 祿韻 君子萬年 句 景命有僕 句 僕韻

賦也僕附也

毛傳祿福也　僕附也



鄭箋天予女福祚至於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福天下　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爲政教也

孔疏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爲附

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安成劉氏曰上章言錫善而兼舉祚胤此章述尸告錫祚之事而必發之以其胤維何下章述尸告錫胤之事而必發之以其僕維何蓋錫以胤者必錫以祚得其祚者必得其胤反覆互言以見二者相因而兼備也

嚴氏曰此章言天錫以繼嗣故祿祚不絕也

說約抄天被以下三句雖只似說祚然萬年有僕內有一胤字在

衍義自其福之所錫而言則曰被自其福之依附而言則曰僕景命有僕只重萬年字發之萬年通後世而言蓋世世有福祿則世世子孫有所承藉也

正解祿即是天命萬年景命已屬孫子而孫子有祚正君子之福故仍歸重君子永命上

指南此合下章要見祚胤相須之意天祿即天祿永

終之祿就爲天子說天被爾祿一句言受祿下二句
言萬年而受祿也景命卽天祿
按其胤維何包有祚字在內古人文法可以意會下
章其僕維何卽接景命有僕說去可見祚胤相須錫
則俱錫其胤句可起二章意若謂以胤起祚以祚起
胤殊涉小巧
謂其錫以胤維何天將使爾有子孫乃先被爾以福
祿而富有四海且君子萬年之久天之大命有與附
屬焉所謂錫爾祚者如此

**其僕維何**句 **釐爾女士**句士韻 **釐爾女士**句 **從以孫子**句子韻



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
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毛傳釐予也
鄭箋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
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 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
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
孔疏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 自
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族類以固王室
故先言永錫祚胤爲遠之辭但乘其句末而轉之故
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七章所言天被爾祿

景命有僕卽祚也此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胤
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說之 鄭以七章言祚故箋
云天覆被汝以祿位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
身是解祚也以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賢智之子
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子孫是解胤也但以理得相
因故言其胤維何而以祚答之見其生賢胤乃可以
保國祚故其言相起發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
慶源輔氏曰此又問天命之所附屬者何事則云天
命有所附屬則不過予爾以賢女使爲之妃又隨之



而生賢子孫焉耳所謂天命之附屬者莫大於此觀
周家自太王太姜以來之事則可見矣
華谷嚴氏曰此章言天錫以福祚故繼嗣繁昌也與
上章互言之也
說約按釐爾以下三句雖只說胤然女士賢子孫內
有一祚字 士子合詩韻本同在四紙 纂序按上
章注云言將使爾有子孫先將使爾被天祿而爲天
命之所附屬猶似有以祚爲胤籍之意其云下章乃
言子孫之事則下章但言子孫而士女爲子孫自出
耳似並未有以胤爲祚之意如互言之說也 大約

此兩章實雙承永錫祚胤一句而下因永錫何先言祚故言祚爲前章後言胤故言胤爲後章其言祚爲前章而起何其胤維何何也則又因永錫祚胤何胤字在末順便頂接耳若以先問胤後言祚爲有意則下章何不云其祚維何先問祚後言胤乎而乃曰其僕維何其僕又順便頂上僕字耳相頂非相互末章集傳並無互說可按也卽如是章威儀屬朋友五章威儀乃屬君子亦只順便頂上文威儀字詩人固不作意作則鑿矣則俗矣知此卽釐士萬年有僕內有一胤字女士孫子內有一祚字在亦不可必耳　正解據此上玉關互言之說可謂極力發明然只覺於經文兩釐字意漸徹則永錫爾祚之理亦不全矣何也雖有天祿而子孫不賢終非全福故集傳謂又生賢子孫也愚則謂此二章因上章永錫祚胤而下是矣然則云其胤維何其僕維何者一是接胤字說謂使子孫世世爲帝王一是接僕字說謂使世世爲帝王者更爲賢帝王語意更進一層則徒謂祚胤互言者固疏卽云非相互而相頂僅僅頂上章作雙承語意者亦未盡其妙也至於僕字謂爲天命之附屬卽天祿之所附屬天祿非祚字乎則詩人接以其僕維



何仍是接以其祚維何也而遂謂不與祚字相關似少未確又看集傳於祚字解曰福祿詩人於天被句不曰爾祚而曰爾祿似又有分別於此處覺得釐士云女士孫子之內有一祚字不爲無見也

嫏嬛女士孫子重孫子上蓋釐女士正爲孫子計也

詩存孫子者無窮之稱

正解此章首句雖承言僕字而下三句實言錫胤之事蓋祚非胤則祚無所託故既錫以祚隨錫以胤也釐女士謂世得賢配也女有士行則母賢而子必聖矣孫子乃子而又子孫而又孫之意如此說方應得上章萬年字此當指嫡而宜於王者言乃與景命有僕意相承非如他處以子孫之多爲福也上章天祿景命正承受在此子孫身上的上意重被字此章重釐字卽上文永錫錫字

按上玉駁釐士說甚直截而正解又翻案意主交互時說大抵如此

誰其命之僕維何天以子孫篤生有自則釐爾以淑女之有士行者釐爾淑女之有士行者卽從以賢子孫而穆穆皇皇之繼美焉所謂錫爾胤者如此凡此皆公尸之嘉告我所謂昭明之介豈無據哉

既醉八章章四句

天台潘氏曰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爲言如華封人祝堯以爲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又曰觀行葦既醉二詩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願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

定宇陳氏曰由君子之有孝子故世世予以女士而生孫子國家千萬世無窮之福其基本實在於此父兄之意遠矣



小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鄭箋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偏羣臣至於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

孔疏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徧於羣臣至於無算爵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算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算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謂之十倫也彼陳目於上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爲筵几依神詔室出於祊爲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爲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爲王父尸以北面而事子則爲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穆咸在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大廟此施爵賞爲六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不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爲七也祭末歸俎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畀煇胞狄閽寺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爲十耳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爲太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末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子之行以爲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其人有德行以示世之太平耳

朱子曰序之失如上篇蓋亦爲孟子斷章所誤爾
按序只提醉酒飽德四字而與全詩不切鄭言祭及
於十倫尤屬妄孫枝葉
正解通詩八章前三章是父兄感恩祝福而證之尸
告下皆是述尸告之辭以明頌禱之實也要知尸告
皆父兄之言通詩不出首二章萬年景福昭明數句
而祝頌之意只永錫祚胤一句足以盡之故遂豆二
章言錫祚胤之由末二章言永錫祚胤之善所謂景
福昭明令終者孰大於此此所以徹諸尸告也　景
福昭明中暗含祚胤意萬年令終卽永錫祚胤無兩



層　行葦之燕親親之情也既醉之答尊尊之義也
尊尊而親親周道之備矣
按此詩祝頌歸重在祚胤上其云孝子女士分明是
父兄宗族之言朱子謂父兄答行葦不爲無據

詩經詳說卷七十終

# 詩經詳說卷七十一

牟陽冉覲祖輯撰

## 生民之什

**鳧鷖在涇**句涇韻**公尸來燕來寧**句寧韻**爾酒既清**句清韻**爾殽既馨**句馨韻**公尸燕飲**句**福祿來成**句成韻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鷖鷗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
人也馨香之遠聞也
毛傳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　馨香之
遠聞也
鄭箋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



廟也故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
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言
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　爾者女成王者女酒殽
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
孔疏釋鳥鷗沈鳧某氏曰詩云弋鳧與雁郭璞曰似
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鷗陸璣疏云
大小如鴨青色卑腳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與鳧
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太
平則取之以時不妄大殺故萬物衆多萬物多而獨
言鳧者舉鳥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　欲言水鳥

居中故云涇水名也以凡鷖皆取其象故以水鳥之居水中猶人爲公尸之在宗廟故以鷖焉此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繹祭之禮則郊特牲注云祊當於廟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專在廟門明在廟爲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卽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卿大夫爲之於王賓爲其臣但孝子以父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己賓臣之故自嫌曰王事之盡敬故不嫌也若人過己薄則不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按舊說以福祿屬成王說與公尸句不聯

大全本草曰野鴨爲鳧

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飮而福祿來成矣

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故有此詩

廬陵李氏曰繹尋繹前祭也



慶源輔氏曰賓尸者以賓禮燕尸也此乃繹祭燕尸之樂歌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及其尊敬頌禱之誠耳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

通解與意亦到來寧止下並同福祿亦派燕飮說不是頌禱

說約按禮書注杜佑曰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避君故也

副墨來寧照前日爲尸時敬謹不安意

徵言今日之酒殽卽前祼將之餘滴燔炙之餘羞也方見繹祭之意

正解此章以鳧鷖之安於所止與公尸之安於所燕興意至來寧止寧以心之安言謂向日爲尸上以象祖考之尊嚴下以啓臣子之瞻仰此心必有敬謹不安今則安矣爾酒四句緊承來寧一順說下皆敘受福之由也

指南言享君寵之隆爲福祿之成就也曰來云者有不求而自來之意

按福祿來成以公尸言不以君言以公尸見在言不

以後日言

講尸以象神而又賓以燕之重祭之典也今何如哉彼鳧與鷖則在于涇水之中而得其所處矣況我公尸釋象神之勞以登筵而依几則其來而燕來而寧也豈不得其所安乎但見爾酒則既清矣爾殽則既馨矣公尸於此燕飲也享禮數之隆而受君恩之渥福祿自來成就之而諸有無不畢至者矣

**鳧鷖在沙**句沙韻**公尸來燕來宜**句宜韻**爾酒既多**句多韻**爾殽既嘉**句嘉韻**公尸燕飲**句**福祿來爲**句爲韻

與也爲猶助也



毛傳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　酒品齊多而殽備美厚爲孝子也

鄭箋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其來燕也心自以爲宜亦不以己賓臣自嫌也　爲猶助也助成王也

孔疏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旁沙也故云沙水旁易需卦九三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旁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爲宜故知宜其事也

按鄭以此章爲祭四方萬物之尸一詩中何得分別以福祿屬王不可用

說通宜亦是無拘束喜愜而得其宜也

說約按集傳沙宜嘉爲古義歌韻　纂序沙嘉本叶爲用龤厤讀上叶宜皆隔句韻亦直捷俱改叶多事

正解此章以水鳥宜於在沙興公尸宜於爲賓沙涇水之旁沙也孔疏沙接水者宜者稱也謂以公尸而處賓位乃其所宜也一說宜者釋其心也有愜所欲之意爲者謂以一人而沐天子之休福祿來扶持翼相之也

講彼鳧鷖則在涇水之旁沙矣公尸則來燕來宜而無不稱矣爾酒則既多爾殽則既嘉公尸燕飲於此福祿不來扶持安全而助之乎



**鳧鷖在渚**句渚韻**公尸來燕來處**句處韻**爾酒既湑**句湑韻**爾殽伊脯**句脯韻**公尸燕飲**句**福祿來下**句下韻

與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者也

毛傳渚沚也處止也

鄭箋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　湑酒之泲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泲酒脯而已

孔疏水中高地謂之渚渚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

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也
以上言酒多殽美今酒言湑變殽言脯明其因文
立義故知天地之事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
以所泲之酒及乾脯而已因此示義舉酒脯爲言其
質天地之祭更有殽饌也
按鄭謂祭天地之尸非也
大全釋文曰湑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
其糟也
緝錄輔氏曰下自上而下易辭也　纂序按自上而
下言寵澤自君而下及意



古義脯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祭祀共豆脯薦脯注云
薄析曰脯
通解處安樂也
正解此章以鳥之安其居與公尸之得其所處居也
謂居於燕所也亦有得其所安之意前寧字以心言
此處字以身言下者自上而下易辭也謂下集於其
躬可仰承之也
按君燕尸之詩而曰君恩來下未妥當云如自天而
下也
講彼鳧鷖則在水中之渚矣公尸則來燕來處而安
其位矣爾酒則既湑爾殽則伊脯公尸燕飲於此福
祿不來下乎

**鳧鷖在潨**句潨韻**公尸來燕來宗**句宗韻**既燕于宗**句宗韻**福祿**
**攸降**句降韻**公尸燕飲**句**福祿來崇**句崇韻

與也潨水會也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
高大也
毛傳潨水會也宗尊也　崇重也
鄭箋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
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
孔疏潨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衆知是水之
會聚之處說文云潨小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重稱



宗廟故宗爲尊也
按鄭謂此爲社稷山川之尸尤說不去只是任意揑
湊
安成劉氏曰二宗字虛實不同
古義降東韻
正解此章以鳥之得其勢與公尸之得其尊宗尊也
就尊以賓禮爲身之尊榮而言不必就爲宗人所尊
說既燕一句輕是起下之辭重下今日爲賓之燕上
既燕於宗指在廟受侑言公尸燕飲指繹而在寢言

指南福祿攸降亦宜泛說云向之燕於宗廟也臨之以皇考則格享之餘吾知幽潛之中福不於爾乎蕲矣求崇從攸降句來蓋祭既受福而燕又受福故積之而爲崇也福祿不過安富尊榮之意

按二宗不同一謂尊之一謂宗廟二福祿不同一謂廟中之福祿一謂燕時之福祿

講彼鳧鷖則在深矣公尸則來燕來宗而享賓尊之典矣向者妥侑享獻既燕於宗廟神眷所存福祿固攸降矣今日燕飲於此君恩所在前日之福祿不來積而高大乎

**鳧鷖在亹**句亹韻**公尸來止熏熏**句熏韻**旨酒欣欣**句欣韻**燔炙芬芬**句芬韻**公尸燕飲**句**無有後艱**句艱韻

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毛傳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　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

鄭箋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　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

孔疏傳以涽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深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今變文言亹非復土也故以爲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爲異耳

按鄭謂此爲七祀之尸更穿鑿

廬陵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每章言各不同者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耳

通解後字只就繹時言對前日祭時看故曰後

衍義來燕來宜來處來宗熏熏卽以燕時象之曰成曰爲曰下曰崇曰無艱亦以燕時祝之言之不足從而長言所以爲厚



正解此章以鳥之得其所容與公尸之說於所止熏熏者賓主情通而形迹不拘非若前日爲尸之時嚴愼而戒懼也欣欣言酒之美而可樂也無後艱者言今日之恩寵隆於永久福於前者可保於後無有後不如前之慮矣總括上文成爲下崇之意見獲福之不暇尙何艱難之有　或謂今日爲尸後日又爲尸者固未得其解或就燕飲上說者亦未是

按無後艱只就燕飲時覺拘就福祿推開說爲是蓋末章作進步語也輔氏說可從

講彼鳧鷖則在亹矣公尸則來止熏熏然和說矣今
旨酒則欣欣可樂燔肉則芬芬而香公尸燕飲於此
九重殊遇有加無已福之隆於前者不替於後亦何
後艱之有乎

鳧鷖五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寧安也宜稱也處居也宗尊也成就也
爲助也下自上而下易辭也降與下同崇則積而極
其高大也皆後言之漸重來爲來下攸降來崇皆指
今日言衛無有後艱則言其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
之享福克保其後至於無有後艱則積而高大者可



以常保而無慼矣

小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

鄭箋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皆然非
獨成王也

孔疏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
之守是身護之盈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
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通也　毛以五章皆爲宗
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
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

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
皆同日也如此爲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
先言在涇既以水爲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鳥不
常處或出水旁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
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深山之絕水鳥
往最稀故以爲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爲喻故
不依尊卑之次焉

朱子曰同上

按序全不及公尸於詩意何涉鄭分五章之尸不同
其說難通五者不必同日祭卽同日祭亦難合燕羣



尸依康成之說將舉一祭燕一尸卽取全詩而歌之
甚無謂也將舉一祭割裂一章而歌之亦無此體吾
不知何以用之也　鳧鷖所在變文取與無深淺孔
疏漸高之說非詩本旨

正解通詩五章一例總是屢與其享盛燕而獲福也
各章俱重末二句首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詠歎之
與意依疏義至二句止或云各與到末觀注三則字
二矣字可見俱可不必拘福祿就燕飲時受君恩上
實說不作頌祝　釋取尋繹前祭之義然而不與祭
畢之燕何也以皇尸象神而遂雜之昆弟中則褻故

不敢留而轉爲次日之燕燕於次日所以尊尸也尊
尸所以尊神也

**假樂君子**句子韻**顯顯令德**句德韻**宜民宜人**句人韻**受祿于天**句天韻**保右命之**句命韻**自天申之**句申韻

賦也假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
也

毛傳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　申重也

鄭箋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
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

孔疏假嘉釋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別皐陶謨



云能安民能官人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
宜安民宜官人也

按鄭以假樂屬天又以保右命二句屬官人說且保
右屬臣命屬君俱非詩旨

言王之德旣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
眷顧之不厭旣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卽
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朱子曰我有受福祿之理故天旣右之又申之也董
仲舒曰爲政而宜於民故當受祿於天雖只是叠將
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

慶源輔氏曰假樂君子是作詩者美而樂之也唯其
美之故樂之顯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
故民人皆宜之宜謂心愜之人愜之故天祿之也保
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爲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
無窮之意在己之德不已則在天之命無窮也

藍田呂氏曰旣有顯顯之令德而又有宜民人之大
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旣保右之又申命之也

疊山謝氏曰天心之眷成王無窮旣保之又右助之
旣命之又申命之詩人善於形容天眷之厚也

安成劉氏曰此與天保二章文意相似



豐城朱氏曰嘉樂言德之可嘉可樂明則光輝而不
昧令則純粹而無瑕此其德之所以爲美也受祿于
天此自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自
其無窮者言之也

輯錄保如天保之保右如左右之右命如命令之命

此詩明德乃其本宜民宜人以下皆明德之效驗

說約按此章六句作三連集傳予與德叶天命與人
申叶

副墨宜民照下綱紀四方看謂政教善也宜人照下
率由羣匹看謂舉錯當也

衍義四句分上言君德得天下因言天眷之無已也
有天人交與之意顯顯重看宜民二句重在王者有
以宜之受之說但本顯德來皆是已然之福下則詩
人稱願之也保者是維持調護意右者是開導引翼
意命者命之爲天子也
正解以是德顯於政教間則民無不宜以是德顯於
舉錯間則人無不宜受祿受臣民之歸而享有富貴
是無忝此祿之意非至此而始受也　中之乃反覆
眷顧意謂常常如此保右命也　受天祿此中已該
有保右命三字重在自天申之以起下子孫意



指南顯顯重看凡本諸身施諸政皆是不可以顯與
令對看　自天申之正是下三章所云但此未可講
出
按受祿句虛保右命卽是受祿處非兩層申字方是
進一層以起下文　命爲天子受祿豈在爲天子之
先朱傳旣字宜玩
講人君德之盛者福無不盛如我可嘉可樂之君子
顯顯然明著者其純粹之令德也有德如此則撫御
臣民有以宜乎在下之民宜乎在朝之人人歸天與
以受福祿於天焉然而天眷所在旣保君子而有以
安之佑君子而有以助之命君子而有以付畀之且
自天保之而又保之佑之而又佑之命之而又命之
中重無已也孰非令德之所致也哉

**干祿百福**句福韻**子孫千億**句億韻**穆穆皇皇**句皇韻**宜君宜王**句王韻**不愆不忘**句忘韻**率由舊章**句章韻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
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刑政也
毛傳宜君王天下也
鄭箋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
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



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　愆
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
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孔疏君王別文傳幷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
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
侯也亦以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爲君其
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　干求釋言文十萬曰
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
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
求祿得百福也

按毛鄭以子孫千億爲得祿千億不以子孫之數言
又以不愆忘屬成王與上不聯
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適爲
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朱子曰上二句是願其子孫之多下四句是願其子
孫之賢又曰此詩次章不願其他但願其子孫之衆
且賢此意甚好
廬陵彭氏曰君之福祿莫大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
不足以膺受畀付至於違越法度非所以爲福矣故
言王者子孫衆多者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



如春秋之時晉侯請隧襄王以王章而不許魯爻命
藏象魏而季武子以爲舊章之不可忘蓋成王周公
制禮作樂秩然成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
疊山謝氏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
有繼志述事之心
慶源輔氏曰此說王者干祿而得百福然卻不說其
他只說其子孫之多且賢者蓋福祿無盛於此也有
能敬可美之德則自然宜君宜王矣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又是詠上兩句不過乎理不忘乎心只是敬也
能敬則能遵先王之法矣孟子引之甚得詩意

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令王之顯德固所以受福未若
後嗣之多賢所以久其福也
六帖作聰明者狹小先人制度好逸豫者屛置祖宗
成法繼體守文出此入彼故言不愆忘率舊章
說約集傳福與億叶此章子孫以下皆兼嫡庶三章
以下則專以嫡爲天子者言之也　纂序不愆於舊
章不忘於舊章以率由之二句一直盤下也
存旨干本德來祿即上受祿于天之祿受處即其干
處非有徼求也
副墨舊章本先王令德著爲令典者乃宜民人之善



經故願其率由
正解此章首句略斷上言王者獲福之盛下即後嗣
之多而賢者以見之也干祿承顯德來干祿與千祿
豈弟千字一樣百福本受祿于天三句說朱子曰子
孫多而且賢正所謂百福也千億所該者廣不止一
世穆穆四句一連說下敬者德之聚也聚則有幽深
玄遠之意故曰穆穆美者德之充也充則有盛大宣
著之象故曰皇皇穆皇嫡庶皆有或以禮記天子穆
穆諸侯皇皇分屬說者未穩宜君宜王正此敬美之
德宜之也庶者爲君則能勝藩垣屛翰之寄嫡爲天

子則無忝天地神人之主俱要見善承顯德意蓋子孫之穆穆皇皇猶君子之顯顯也子孫之宜君宜王者猶君子之宜民宜人也不愆二句諸說云此正穆皇之實所以宜君宜王者此也一說穆皇該盡君德之全體切勿以不愆二句爲穆皇之實更詳之

按穆皇見其德可以爲君王不愆忘又從宜君王推出以見所行之善能守舊章時講或重穆皇二句而以下二句爲其實殊覺混混

講所謂保右命自天申者何如吾王有顯德而福自至是以德干祿而得百福則子子孫孫有千億之多



焉而且皆穆穆然能敬皇皇然盡美有國者則宜其爲君有天下者則宜其爲王不愆過不遺忘以循用先王之法而其賢亦如合德之君子斯眞君子之福也已

威儀抑抑句抑韻德音秩秩句秩韻無怨無惡句率由羣匹句匹韻受福無疆句疆韻四方之綱句綱韻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

毛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

鄭箋抑抑密也秩秩淸也

孔疏毛以爲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敎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爲天下愛樂無有咎怨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匹耦己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己爲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爲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爲君王統領天下　鄭以爲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密緻無遺失其敎令之德音秩秩然淸明無所壅滯故爲天下樂仰餘同

按毛鄭以此章言成王朱傳謂稱願其子孫鄭又以匹爲匹耦己之心與羣字不聯說不逌

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



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爲人所怨惡也

慶源輔氏曰威儀以其見於容止者而言德音以其形於聲譽者而言容止抑抑然甚密而無開聲譽秩秩然有常而不替其德可謂全矣能如此則自然無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用先王之法也率由羣匹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如此則宜其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也綱乃綱之大繩

黃氏曰此章上四句卽所以爲綱之道也是故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爲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强且

富不足爲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不亦深乎

安成劉氏曰上章願王子孫之多且賢兼適庶而言此及下章稱願之辭則皆但言其適爲天子者蓋主爲王言之也而上章則願其子孫之法祖此章又願其子孫之法賢也

豐城朱氏曰前章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則言王者之福本乎天而有以及後世所以爲祝頌之辭也此章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則言其子孫之福本乎德而有以及天下又所以爲稱願之辭也

纂序無怨於羣匹無惡於羣匹以率由之與上不愆二句同

副墨威儀德音俱本德來威儀德之隅也令名德之輿也抑抑者隱顯一致秩秩者終始不渝

集解按受福無疆言廣不言久緊連下句看凡人主之福全在維繫一世人心四方之綱正是受福無疆也勿看作兩層

正解此與下章皆願其子孫之辭而專指嫡嗣宜王者言之也上四句言修德而任賢下言因以獲福而



統治也首四句以修己任人平看威儀二句本上德來蓋修德之驗威儀德之符德音德之著卽君子之顯顯令德也德顯爲儀而曰抑抑有隱顯一致意德顯爲音而曰秩秩有始終不渝意無怨二句申說卽君子之宜人不曰羣臣而曰羣匹者蓋王嗣於羣臣不作徒隸視而作匹敵視故怨惡所以無隙可生也受福二句本修德任賢來開看受福是居君位而有天下意之綱是盡君道而統天下意之綱卽君子之宜民也

指南首四句以修己用人兩平說首二句是修德之驗無怨二句一串說下羣賢還指已在位者言率由如諫行言聽而我不以一毫怨惡之意參於其中末二句總承上四句兩平說

按率由羣匹是說能用賢時講多與率由舊章糾纏殊多事　或曰之說本注疏

講子孫之賢固皆可願然嫡嗣尤天下之本也吾願其見於威儀者則抑抑然甚密而無間見於聲譽者則秩秩然有常而不替且無所咎怨無所憎惡推誠樂與惟循用羣臣之賢有德如此是以受福無疆而四方之人統屬無遺而爲之綱焉

之綱之紀句紀韻燕及朋友句友韻百辟卿士句媚于天子句子韻不解于位句位韻民之攸塈句塈韻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惰塈息也

毛傳朋友羣臣也　塈息也

鄭箋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

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按鄭以燕爲燕飲之燕又以不解屬臣皆與朱傳不合



東萊呂氏曰泰誓云友邦冢君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

安成劉氏曰集傳言亦者蓋此詩指諸臣謂朋友亦如既醉指助祭之臣爲朋友也

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朱子曰此章承上章之意故上云四方之綱此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

慶源輔氏曰之綱二字又疊上章末句而併言之紀者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也人君能綱紀四方則臣下自然賴之以爲安若在上者管束不來則臣下何恃以爲安也下賴以爲安故皆知愛媚於其上如此上下之情綢繆如一而血脈自相貫通故在上



者不解于位則在下者所由以休息也

廬陵曹氏曰此二章朱子定爲稱願子孫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爲將然之期上章既極其稱願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願之中而寓規警焉蓋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爲之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安是豈公尸之所願哉此其規戒之意有默寓焉者矣

說約按之綱之紀亦蒙上文當如之爲之辭例作四方之綱四方之紀說方嘉又規詩人有此意無此言

耳古義紀文士子紙韻位塈眞韻然六帖作一叶
詩說太平之世綱舉目張凡爲臣者咸得從容效忠
優游盡職絕無纖毫掣肘顧忌此卽所謂燕非偷安
藉庇無所事事之謂
詩通媚愛全見於不解于位二句除卻願治別無處
效忠民之攸塈謂民之所以塈也直是常見當世之
未安莫作幸今已安說此二章只完得宜王二字
集解按五諫莫善於諷犯顏極諫固是臣節君臣之
間所傷多矣媚之二字大臣苦心切莫錯認
衍義二句分上言君之治有以安乎臣下言人臣切



願治之忠也之綱之紀要點出安民字則下文攸塈
方說得去不解總不外修德用賢始終一致使綱紀
常張常理意未補民安則臣無不安矣
正解綱紀句當點民安意始於燕及有來歷而攸塈
句亦有聯絡之綱緊頂上四方之綱紀卽是自朝及
野自臣及民統繫於綱者綱旣張紀之理也此句便
是天子之勤於位處燕及玩及字中是因安民而及
之也　百辟在外者卿士在內者卽上朋友媚字就
心說是臣子自效之忠蓋非以燕及故媚之也不解
二句是願君之意乃媚心所發旨勿作媚之之實綱

紀非王嗣自立乃舊章也不解于位特其常率由而
已　末二句是全詩結穴蓋人君治效及於臣而爲
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不能使民生之舉安有君
而無臣畢竟欠缺所以公尸福君直推究到此
按此章一氣說下百辟卿士卽朋友媚于天子句虛
願君不解以塈民正是媚處　此二章舊說屬成王
而朱子以爲祝子孫祝子孫似不宜過多疑之
講吾王嫡嗣旣爲之綱於政治之大體而總之無遺
且爲之紀於其節目而理之無所紊則天下重任皆
歸於己故臣下恃之以安而燕及朋友焉而朋友之



外而百辟諸侯內而卿士諸臣皆媚於天子愛之願
之惟欲君之無逸用不解於厥位以逸其民而爲其
所安息也凡此固嫡嗣宜王之道而天之福王也豈
非吾人深願也哉
假樂四章章六句
安城劉氏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愆
不忘三章之威儀德音所以爲顯顯令德也三章四
方之綱四章之綱之紀而民之攸塈所以宜民也三
章之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四章燕及朋友媚于天子
所以宜人也至於二章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三章

之受福無疆者又皆所謂受祿于天而自天申之者也

小序假樂嘉成王也

孔疏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且承上篇爲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朱子曰假本嘉字然非爲嘉成王也

指南首章分上言王者以顯德受福下詳言子孫之多賢蓋指福之大者言之皆作稱願說通詩重保右



命之二句以合下子孫意三四章又就子孫中嫡嗣一事而稱願之蓋嫡嗣天下根本細之亦是保右命之二句意　首章言君德荷天之眷二章言子孫之多而賢三四章衍稱嫡嗣之意皆發首章天祿申重之意也

集解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統貫全篇爲照應說到子孫正所謂申之也篇中不愆忘無怨惡不解于位俱是頌中之規全要得其詩意

按舊說自不愆不忘以下俱屬成王說而朱傳俱屬子孫說予甚疑祝王之辭不宜全言子孫及閱安成劉氏之說頗與予見合劉氏極尊朱傳者也而於此別爲說蓋朱傳或出一時所見而未及更定講者當爲斟酌　予謂二章祝子孫之多且賢三章祝其修德任賢四章祝其任賢以安民將子孫與臣民並看未嘗不可



詩經詳說卷七十一終

# 詩經詳說卷七十二

牟陽冉覲祖輯撰

## 生民之什

篤公劉句匪居匪康句康韻迺場迺疆句疆韻迺積迺倉句倉韻迺裹餱糧句糧韻二于槖于囊句囊韻思輯用光句光韻弓矢斯張句張韻干戈戚揚句揚韻爰方啓行句行韻

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

毛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迺場迺疆言修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槖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　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鄭箋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邰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槖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　干楯也戈句孑戟也爰曰



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孔疏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歎其能厚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爲君總釋諸章皆云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爲異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止即疆場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倉是也正言邰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所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爲說又申說遷散之意公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鬬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裹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陳己之父祖以此知思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爲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　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

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戚揚爲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繞爲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豳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爲夏人政亂爲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爲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爲疑辭不知出何文也

按啓爲開道與朱傳異

釋文曰王肅云公號劉名尚書傳云公爵劉名

疏傳后稷始封於邰傳於不窋而失其官奔於戎狄



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

董氏曰疆者田之大界埸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塍音承

華谷嚴氏曰餱乾食糧米食

朱子曰橐囊皆所以盛餱糧也

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旣富且强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臨川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黃氏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爲戒無逸之書必以太王王季文王爲說善進戒於君者皆如是也

東萊呂氏曰公劉內治旣備然後拓大境土國都雖遷向之疆埸猶不[illegible]在其封內也

南軒張氏曰公劉遷國己與百姓俱無不足之患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遷豳之事夫公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固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光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遷豳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糗糧兵器之備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後武王之治內治外宣王之內修外攘皆同此一轍耳

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洽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爲民之心可見矣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可三字可見公劉之心

古義按邰邠皆屬陝西西安府相去百餘里陳際泰曰陝西當黃河之曲土地肥美宜稻蓋黃河在天下皆害而在河西獨利積倉固然耳行陽韻
說約按積露積者恐似今之露天囤以藏穀米與倉正同彼曾孫之庾自指禾稼未收入者故下言求倉處之求車載之爲暫時也孟子注餱乾糧也此訓餱食糧糗則食卽餱也餱糇米麥亦乾糧也　錢序每章篤公冠有單起者有連次句者此至迺倉四句一截未遷以前事然各兩句一連裹糧至用光三句連一截言遷意弓矢至末亦二句連一截正遷之事



合訂公劉厚民全在思輯二字迺埸二句未遷以前事正是不敢安寧之實用力處
存旨思輯一句言遷之意弓矢三句正遷之事爰方字最可味見不如此富足必不敢輕行也
集解此章匪居句形容公劉心事何等憂勤思輯句形容公劉作用何等深遠五迺字一方字俱透露篤民意
正解此章上四句言致勤以足國下言因致備以遷國也匪居匪康一生心力在此所包者廣凡人處患難而懷安寓無振奮之理公劉當不窋失官竄身戎狄念民生之未安慨國勢之未振故匪居匪康雖語其在西戎的事卻通章徹首徹尾只是箇匪居匪康之心此二匪字自其心言正以起下思字下文迺埸迺疆二句正是匪居匪康實用力處埸今之小塍疆田之大界埸疆使民治其田疇此時徹法未定不可强解以大界溝塗等語積倉本埸疆來此二句亦平日治國足民之道非豫爲遷都計也乃裹二句方是遷都之備裹糧又從積倉出餱乾食糧米食橐制小可盛餱囊制大可盛糧思輯句當串說勿平觀本文用字可見輯者聚流離之衆而輯之也光者啓發微



之運而光之也此句是公劉遷都大主意見前此非無此思而思有所未敢用者恐民未足而議遷則適以病民也此乃篤民最吃緊處須將此句點在啓行之上見此舉關繫不小弓矢三句形容遷國時聲靈赫奕防衞森嚴不亟足兵意蓋遷都用武備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也爰方根當强來苟不如此不敢輕行也　此章見治國而務足民之事因遷國而爲安民之圖莫非所以厚民也
按集傳不敢寧居則居康二字一意不必拘二匪字分說匪字與適字相關

講治國以民爲本而厚民以祖爲法王知爾祖公劉乎厚哉公劉之於民其自先世失國竄在西戎也不以所居爲安務耕種行地宜迺場以理田之小界迺彊以理田之大界及其收成迺積以聚之迺倉以藏之國已富而有積矣迺裹其餱糧於無底之橐於有底之囊以爲遷國之備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以振先人之業焉然又不可無防禦也弓也矢也斯以之張盾而干也句矛戟而戈也小斧而戚也大鉞而揚也無一不具於是方啓行而遷之於邠焉夫足食足兵而遷國安民非篤厚者能之哉



**篤公劉**句**于胥斯原**句原韻**既庶既繁**句繁韻**既順迺宣**句宣韻**而無永歎**句歎韻**陟則在巘**句巘韻**復降在原**句原韻**何以舟之**句舟韻**維玉及瑤**句瑤韻**鞞琫容刀**句刀韻

賦也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偏也言居之偏也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

毛傳胥相宣徧也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也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

鄭箋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　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

孔疏胥相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歎是喜其來遷不恨公劉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與此同　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西京賦曰陵重甗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言何以舟之卽說玉瑤容刀刀玉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惟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進之瑤言公劉有美德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琫

按鄭謂宣爲耕玉瑤爲民所進與朱傳異

朱子曰咨臭如今香囊是也

安成劉氏曰臭者香物若茝蘭之屬亦以香囊之中
咨此香物而謂之咨臭耳

言公劉至幽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
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
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問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四章方說居邑之
成不知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居繁庶朱子曰公
劉始於草創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
由是而成也

曹氏曰公劉相廣平之地民之從遷者十有八國可
謂衆且繁矣

安成劉氏曰此章之庶繁順宣者民之居也下章言
居邑之成者君之居也其亦猶緜詩四章言居民而
五章六章言作宗廟居室也歟

慶源輔氏曰既庶既繁者言民之來遷者既衆且多
也既順迺宣者言民之來居者既安而遂徧也如此
則得其所而無永歎也宜矣此章前五句言相土而
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以居初時事言其後民之
所以卽其安者由公劉初時躬執其勞如此故也分按





以後初時
說不妥

嚴緝黃氏曰詩人之惡是人也必言其車馬之盛佩
玉之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喜是人也亦必言其車
馬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

疏義于胥斯原是總言之陟巘在原又詳言之

說約集傳巘與原繁宣歎原一叶舟與瑤刀一叶秦
云瑤亦玉但光之搖動者耳據鞞琫有珌解琫爲鞞
之上飾而此云刀飾又稍異　篡序按此章首二句
一連既庶三句一連繁歎本叶勿拘集傳宣原隔句
亦本叶共五句爲一截陟巘二句一連巘原亦本叶
舟之三句一連其五句爲一截

合訂方胥原而卽庶繁順宣又無永歎見歸者如市
遷者忘勞也蓋得仁人而依附之則所存者大懷土
固非其情嘗草昧而慰止之則所感者深負擔亦非
其苦

詩存陟巘降原總言其跋履之勤則字復字見相度
周詳雖勞不惜之意

集解按末二句不過隨舉其相土時所佩服者乃詩
家點綴語文事武備意不重

衍義永歎分上言相土而得人心之詞下乃詳其相

土之事也于胥斯原是始至邠時欲相土以居尚未有著落故注添欲字陟降二字是於地勢之高處地勢之下處俱要審察以相其可以定都否耳維玉二句一以比德一以防虞文武之意也但此意不重此章見順民之心而躬親其勞所以爲厚於民也　既庶指從遷民言既順指民居言　玉瑤只是言其一時佩服如此只重陟降不憚其勞上

正解永歎以上三句見邑居未定時民情已安正是人情之已輯可見邑居之不容緩　順宣而本之庶繁者言民情之皆協也惟民情既協故相土以定居



無永歎連順宣說是感仁人之依而忘故土之念

指南無分蓋胥原陟降正相土一時事不宜分作兩段既庶句只據胥原時所見如此此即上負餱糧飭戎兵而來言順宣二句一串話此三句不重不過引起以爲胥原之由耳陟則二句正胥原之事重看陟則復降四字正見上下山原之勞維玉二句是即其佩服見其勞苦也然尚德昭武意亦不可少

按兩截實一意于胥斯原挽起既庶三句言其胥原時見民情如此也陟則二句正言胥原之事兩原字相應末三句因其陟降人皆見之而詠之以形容其勞也

講厚哉公劉之於民方遷於豳也則相土而居於斯豳之原焉但見從遷之民其人之衆則既庶其居之衆則既繁其安於此則既順其徧而居則既宣有得其所之樂無有懷舊土而永歎者夫民情皆協可以定都於是矣我公劉乃升而在巘以察其地勢之所自復下而在原以審其地勢之所止當斯時也果何以佩之乎則維玉及瑤而玉之美者象文德也鞞琫而容飾之刀象武功也夫相土以安民非篤厚者能之哉



**篤公劉**句**逝彼百泉**句泉韻**瞻彼溥原**句原韻**迺陟南岡**句**乃覯于京**句京韻**京師之野**句野韻**于時處處**句處韻**于時廬旅**句旅韻**于時言言**句**于時語語**句語韻

賦也溥大覯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毛傳溥大覯見也　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鄭箋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爲之京厚乎

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閒視其廣原可
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
營立都邑之處　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宜居
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
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

孔疏逝往瞻視皆釋詁文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溥
爲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絶高爲
之京釋丘文彼下即云非人爲之丘京與丘相對且
言爲之京則是人爲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
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是



大丘非人爲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京有二
等若戰勝取尸築爲京觀者則人爲之此言京者則
是丘之高大非人爲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閒者
上已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閒自下
而望高且慮下溼故往之泉處前旣升巘今復陟岡
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邑
之處　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
得謂所居爲京師此文迹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是
上京也師者衆也故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以
衆必大故言大衆非是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注國野



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
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
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
二人相對對文故别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注皆
云論難曰語

廬陵彭氏曰公劉營邑於邠亦是人煙繁盛之地故
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
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
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于京於是爲之居室於是廬其
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而此章乃相宇亦厚於民故
也

講意四于時俱指京師之野言正營度時也非已然
事言言語語但指其處不但謂言語

說約按逝彼等須看得與上章有别上雖始言相土
實已定都居民此雖言營度邑居是專指其可爲宮
室者言之也下章則又是宮室落成時事耳此宮室
只就公劉所自營之宮室言四項願冠冕百泉嚴氏
曰衆水也今地理家言衆水所聚爲得水然古義小
廣輿記云平涼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是非

泛指集傳京與岡叶野與處旅語叶　處處向懷葛
文亦主堂以涖政寢以安身說　纂序此章上五句
一截下五句一截每截後四句各兩句一連　言言
疑爲臍堂涖政處則處處疑單作宮寢安身可　凡
詩中京師在武王有天下以前者皆以今日爲其當
日之稱耳
副墨曰京師之野是豳都枕岡而依京面泉而據原
也末四句具見公劉營度規模之遠
衍義于京分上是度居極其詳下是營居極其周總
是營度邑居之事邑居自君言之而民居在其中百

泉溥原俱在下瞻溥原而必逝百泉者蓋原雖廣必
周流而後可以徧攬之此下觀形勝者審也高岡京
俱在上覲於京而必陟高岡者蓋京惟高必登其尤
高者而後可以遠覷之此上觀形勝者審也鹿野云
下觀者觀其包絡之形方而之正也上觀者觀其拱
峙之形向背之宜也此可以補上說之未備者京師
之野此何處下文看見得風氣所鍾陰陽所交可以
建邦啓土而作邑居也四時字俱指京之野言此正
方剏建時非已成也　初先只是箇京自公劉覯之
而幸庶繁順宣之衆居於此是京而爲師所以號曰

京師　逝彼四句與上相土不同上覽形勝以定都
此又於定都之地度其可爲邑居卽風水家定穴也
處處以安身也廬旅以柔遠也言言施教令也語
語謀政事也
正解逝彼四句總是一箇度字于時四句總是一箇
營字　處處公宮設於中而民居繞於外也廬旅道
途有候館之資廬市有止宿之場也言言爲渙汗大
號計也語語爲商搉大政計也當時陟降多萃於躬
而四方賓旅不逼於國安民定國則大政當施而播
遷多艱利病分錯則又當延攬其議所以營王如此

其周　辨義按麟士云逝彼等須看得與上章有別
上雖始言相土實已定都居民此雖言營度邑居是
專指其可爲宮室者言之也下章則又是宮室落成
時事耳此宮室只就公劉所自營之宮室言予初見
亦同麟士蓋以京師之野之下四句處處以安其身
廬旅以柔遠言言以施教令語語以謀政事俱是從
公劉身上料理想麟士亦如此見故如此說耳然終
疑朱子何以不曰營度宮室而曰營度邑居也蓋以
上章相土是從一邑之大概言也此章營度邑居是
從一邑之條理言也如以爲上章已定不應此章又

說營度如以爲營度只在宮室不應不曰營度宮室而概曰營度邑居也看來上章曰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不過上下山原已耳其實未有著落本章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以及處處等事用多少區畫分布方有條理定奪况遷國定都前朝後市宗廟宮室爲先民居亦卽次之實是尊卑上下本末之常理不應先聽民居已定而後乃及宮室也且君寡民衆萬民之居還是萬民自己爲之在君相不過爲之區畫若夫君之宮室則須是自己營度令其向背一定而民居各便於左右從事耳看來君與民俱在未定之中但君一定而民亦各相定也故集傳不曰營度宮室而曰邑居也麟士之說予竊以爲未然

按營邑居自有民在其中處旅言語專以公劉言似失之偏玩朱傳於是爲之居室云云不見專指公劉意正解辨說約與予見合

講夫既相土以居民矣於是又相立都邑以自營宮室焉厚哉公劉之於民在下之形勢在原固已觀矣又往彼百泉以望彼廣原蓋原雖廣故必周流而後可徧觀之以相其包絡也在上之形勢在巘固已觀矣迺又指南岡以觀於高丘蓋京惟高故必登其尤高者而後可遠觀之以審其拱峙也但見此京師之野山川盤結風氣所萃實亦都會之區而邑居以作於是爲之居處則攸寧攸寧在其中矣於是爲之廬旅則送往迎來有其所矣於是言其所言以施教令焉於是語其所語以議政事焉夫其相宇以安民如此非篤厚者能之哉



**篤公劉**句**于京斯依**句依韻**蹌蹌濟濟**句濟韻**俾筵俾几**句几韻**既登乃依**句依韻**乃造其曹**句曹韻**執豕于牢**句牢韻**酌之用匏**句匏韻**食之飲之**句之韻**君之宗之**句之韻

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爲殽用匏爲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

毛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　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鄭箋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

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　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孔疏毛以爲上既言處止於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既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饗燕羣臣其威儀蹌蹌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



殽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酌之言其新爲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爲君與之爲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　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爲賓對主以行禮總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卽上蹌蹌濟濟之人宜爲總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章總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猶類之言故爲羣也饗禮當烹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豳地殺禮也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獻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殽酒各自相近故也　適其牧羣謂牧豕之羣處也晉語曰太任溲於豕牢卽牢是養豕之處故云搏豕於牢

按此章毛說爲優朱傳用其意但蹌濟不必分屬士



大夫　鄭謂羣臣敬公劉相使云云末云君之尊之但以臣言朱傳謂公劉勞其羣臣故與毛合　鄭謂公劉負扆尤妄

安成劉氏曰二依字義不同

臨川王氏曰其飲也酌之以匏而已其食也執豕于牢而已其儉如此厚民故也

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卽其

事也

朱子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

三山李氏曰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如有國有家之重者也

通解儉質分貼家匏不妨然亦不可講太涼薄有礙落成盛事君宗通是有所統攝之意而以同異姓爲



別享燕無此難於不亂也

六帖凡在守成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廉遠堂高九閽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飲燕之設主於尊和創業之君與其臣披榛斬棘沐雨櫛風奚翅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於辨分

說通執豕用匏物力未豐自應如此無訓儉質意但後人不可不思其儉質

說約按集傳兩依字與濟几叶曹牢匏叶末兩之字

叶　子常曰君宗猶位次云爾卽飲食一類事　末二句四之字皆指臣言　纂序此章首二句一連蹌蹌至乃依三句一連共五句一截乃造至用匏三句一連末二句一連亦五句爲一截

說逆君之宗之見草創時一燕飲已具有萬年規模在然不可說公劉借此以立君宗也

衍義末句分上見燕乎臣而治其恩下是統乎臣而嚴其義然勿拘此對看只疊疊說下大意總是與落成之燕而恩義無弗周之意宮室既成而祭之曰落祭畢遂舉燕謂之落成之燕于京斯依本上相土營



度之勞言公劉昔任其勞羣臣亦與有力故今日落成所以勞之也蹌蹌濟濟注總言羣臣有威儀分別禮記注云蹌蹌是翔舉舒揚之貌濟濟是修飾齊一之貌亦要知得此處要點出同姓異姓以爲君宗張本乃造二句當以意會非是賓客既登筵方去執豕是言此時之殺乃造曹所執之豕也曹者羣牧之處牢者曹之一處也君宗就燕飲時說蓋彼爲臣我爲君故曰君君道立則卑高陳而貴賤位矣彼爲支我爲嫡故曰宗宗法立則昭穆序而親疏辨矣　此章慶邑居之成以載燕羣臣而所以爲斯民之圖者

無不至所以爲厚民

正解俾筵俾几兩俾字是命人使之登筵者羣臣所同依几者老臣所獨然此二句只開閉敍羣臣就燕光景宜輕遞過　食之承殺來飲之承酒來君宗就飲燕時說

指南末句略分上皆是燕其臣恩也下是統乎臣義也　君宗謂公劉自爲君宗也此見燕飲善處不重正名分上

按此章重在勞羣臣上君宗不甚重呂氏立宗之說備一意耳不可用　君之宗之猶言作主人云爾因有異姓同宗故兼言君宗



講及其宮室既成也何如厚哉公劉之於民于京斯依然而安非復前日陟降鬻度之勞矣故落祭於成室之後舉燕於畢祭之餘但見羣臣蹌蹌而翔舉舒揚濟濟而修飾齊一俾人設之筵俾人設之几既登斯筵乃依斯几而共燕一室焉燕必有殽也乃造其羣牧之曹執豕於曹之牢燕必有酒酌之之具則用夫匏戕公於是以食之以飲之異姓者則君以臨之同姓者則宗以主之而無不咸在焉夫勞羣臣如此勞其經國安民之功落成以爲民也爲厚何如哉

**篤公劉**句**既溥既長**句長韻**既景迺岡**句岡韻**相其陰陽**句陽韻**觀其流泉**句泉韻**其軍三單**句單韻**度其隰原**句原韻**徹田爲糧**句糧韻**度其夕陽**句陽韻**豳居允荒**句荒韻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山西日夕陽允信荒大也

毛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　三單相襲也



徹治也　山西日夕陽荒大也

鄭箋厚乎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　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信寬大也

孔疏考其日影卽上旣溥旣長以日影考之也參之
高岡卽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後岡故稱及
也　旣廣旣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
邰往遷豳之時尺土皆非己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
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
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
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山之南北
也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
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溉灌故
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



之遂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殷勤爲
之也　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
重爲軍也此謂發邰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
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使强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
嵩高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爲治非稅法之通名
也言治田爲糧謂旣至豳地以爲久住之糧非在道
之糧也何則發邰之日尙委棄積倉不暇言治田爲
道路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
弱次之强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居其民衆於
隰與原治其田疇以爲糧是也　地官小司徒云凡

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羡羡謂家之副丁也
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
從之其衆未多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羡卒故稱
單也　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已言
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人戎則戎地無寇至
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禦哉且上言乘其
積倉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必須稅斂徹是稅名糧從
田出徹田爲糧稅事明矣故知三單是三軍之無副
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　山西曰夕陽
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卽日也夕始得陽



故名夕陽　夕陽者總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
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豳在岐山之北書傳
說大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
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從也
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
處信寬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按三單毛鄭二說皆不甚確故朱傳云未詳蓋不用
其說也今多從鄭　徹訓治其意不以公劉時卽有
井田徹法
問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

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恐未必是
計畝而分朱子曰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
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
其畝亦未可知也
安成劉氏曰蘇老泉嘗謂井田虞夏商稍稍
葺治至周而大備蓋周之徹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
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總謂之徹也
新安王氏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
以儲粟周家軍制徹法皆起於此
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



山西之田以處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安成劉氏曰觀其流泉以上言辨土宜也其軍三單
以下言定賦稅也而以豳居允荒一語贊其盛也
通解景岡相觀雖皆就田言然須各為一事
說約按此章五其皆指幽地言　纂序篤公劉另下
四句各兩句一連共五句為一截其軍句另下四句
各兩句一連亦共五句為一截下截其軍與篤公劉
為兩截起句可不入韻賦與稅意雖對然其軍一句
徹田二句文法不對兩度其意不對文法實對　又
按說通其軍三單當是重本息民止立三軍是三單

猶云單單立三軍也初遷人少無有羨卒之謂據此則單是單雙之單
衍義爲橋分上是授田於民而周其務下是廣田於
民而大其居總是疆理田野之事注中芟夷謂拔去
草木也墾辟皆開也謂耕治其所除之地以爲田也
既景句管下二句相其陰陽申景之之意觀其流泉
申岡之之意三單只是三軍蓋古者軍賦取諸民田
之中無事則爲農有事則爲兵是不悉民以爲兵意
度其隰原二句卽量地制稅之意大率是井其田使
通力合作計畝均分民得其九公取其一不竭民以



奉上意徹田只就助言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末
句只承夕陽說上面見得豳人之居已大矣而此又
益大正對既溥且長以下而言　相其句言田向陽
而背陰者必暖向陰而背陽者必寒也其種植所以
各異如黍宜寒稌宜暑之類故相其陰陽之向背者
使各得其宜觀其句言水勢因於地勢當隨其水勢
之所宜如可東則東之可南則南之故觀其流泉之
勢者使各得所資而無旱乾之患
指南注中百畝是周制公劉在夏時不可用度其夕
陽度字包辨土宜定賦稅在內末句只承夕陽說兒

得幽人之居已大矣而於此又益大

按景岡相觀分四項較明下二句分貼景岡不甚確

當　三單姑從鄭說度其隰原二句連度之以爲田

制也㮚謂稅猶今人云微㮚度其夕陽是進步語於

景岡隰原之外別有開墾以廣之也

講室既落成乃疆理其田野厚哉公劉之於民初至

於豳經闢土地既廣其東西既長其南北既測日景

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乃登山岡察其形勢

使田畝得高下之宜山南爲陽山北爲陰寒暖不同

所宜亦異則相其陰陽向背承天氣以宜禾黍至廣



谷大川源流各出民擇所宜而種之遂浸潤而耕之

則觀其流泉灌溉順地利以生穀物正經界辨土宜

足以居處其民衆又因田以定賦彼大國三軍以其

餘卒爲羨今制其軍適備三數爲單而已不起家之

副丁無羨卒也至於有田有稅度其隰田原田之多

少與其中地利肥磽之不同制什一之徹取於民以

爲糧食至所制之田不足以受所徙之衆又度山西

之田以廣授之而豳人之居信乎其益大焉夫田畝

盡制兵食不病其盛如此非厚之至乎

篤公劉句于豳斯館句館韻涉渭爲亂句亂韻取厲取鍛句鍛韻

止基迺理句理韻爰衆爰有句有韻夾其皇澗句澗韻遡其過澗句澗韻止旅迺密句密韻芮鞫之即句即韻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

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

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鞫水

外也

毛傳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　皇澗名也遡鄉

也過澗名也　密安也芮水厓也鞫究也

鄭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厚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

室乃使人渡渭水爲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



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　爰日也止基作

室之功也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

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　芮之言內也水

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

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修田事也

孔疏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爲館所以止舍

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

也然則水以流爲順橫度則絕其流故爲亂傾是渡

渭而取礪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　鍛者冶鐵之名

非石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

爲鍛質者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故取之也碫者磨刀劍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爲礪之石耳　以皇過與澗其文故知皆澗名也夾者在其兩旁故知遡者鄉也謂開門鄉之大率民以南門爲正此蓋皇澗繞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鄉之王肅云或夾或鄉所以利民也　釋詁云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爲安芮是水厓之內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辨其名鞫之意　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



外則芮是其內故云芮之言內謂厓內隩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丘云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也　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以此芮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

按毛鄭之說小有異同其以止基爲止於宮室之基又以芮爲水內與鞫爲水外並言與朱傳異

朱子曰職方氏曰雍州其川涇汭注云在豳地即此也

存旨兩旁傍水曰夾一面臨水曰遡

詩記卽就也謂就其地而居也

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爲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芮鞫而居之而闢地日以廣矣

東萊呂氏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於此矣



安成劉氏曰成宮室以上敘其始之定居也地日以廣以上敘其終之富盛也

慶源輔氏曰上五章既言其自始而終矣故末章總敘其始終也其始來未有定居也故于邠且寄寓焉截水橫渡亦始至時草創也宮室所須固不專在於厲鍛然伐木作材則始於此舉其始以該其終也止基乃理既已定其所居則疆理其田畝民事不敢緩也後五句則言其終之廣大耳

說約按館亂鍛古義韻有叶理紙韻下則澗與澗叶密與卽叶也澗與澗叶與第三章之與之叶一例

此詩惟第一章與第五章俱通章一韻第二章二換韻第三章四章各三換韻第六章四換韻俱可以此轉折作截　篤序中間多不可盡依作截者此章則各兩句一連前四句一截申營室居後六句一截申廣民居　總敘其始終亦自說詩者之辭耳

存旨此逼敘前遷豳事正以稍思輯用光一句之脈于豳斯館相土事也涉渭取材營度邑居事也止基落成事也迺理徹田時事也此爲盡安養之道於始皇過溥長時也芮鞫尤荒事也此爲獲安養之效於終



衍義乃理分上敘安養之事始也下敘富庶之效終也于邠句卽第三章相土事涉渭二句卽相土之後營度邑居時事止基卽落成時事迺理卽辨土宜定賦稅之事爰衆五句卽邠居尤荒時事故曰總敘其始終言也止基於此要見不惟君有所都而民亦有所安意迺理亦要見不惟足國而且以阜民意爰衆是安民之效爰有是養民之效夾皇澗遡過澗要帶爰衆爰有講末二句又推廣一層見其盛也迺密兼生齒歸附二意此章始終皆見厚民思輯用光之心至是始慰矣　館是初至時暫舍也　舟以便來往

非取材爲舟也鍛以制器厲以磨是器也　夾是兩面兩對而居遡是一面臨水而居

正解止基迺理一句中兩事　注中虛字俱有層次須細玩　此章句句要得總敘法

按此章總敘始終亦有補前所未及之意雖總說而非複說也

講夫我公劉其所以營居制田以爲民者不特此也厚哉公劉之於民方其始遷則于豳斯館未有定居也於是涉渭水以取材而爲舟來往亂流以渡又取礪而砥石鍛而金鐵以成其用凡其營室居者無不



周焉既與斯民定居於此迺辨土定賦遍理其田野於是人以衆庶於是財以富有但見民居有夾其皇澗者有遡其過澗者其所居之衆迺日益密又復於芮水窮鞫之外就而居之凡其爲民居者又極盛焉是則思輯用光之心已遂而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周之王業實兆於此王可不知之乎

公劉六章章十句

問此詩與七月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朱子曰自后稷之後不窋蓋已

失其官守至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以興也
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
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小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
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鄭箋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
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反歸之
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成
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
戒之也



孔疏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武王既崩
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欲涖
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
之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
公劉而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泂酌卷阿俱
是召公所作而爲此次者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
先作公劉幷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泂酌言皇
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修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
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按卷阿末句
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總結之辭則三

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如其意而次之敘
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言成王將涖政而獻
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
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
列士獻詩是也鴟鴞序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己意
欲使遺傳至王非已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
之厚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
序其作者之意於經無所當　周本紀云后稷生不
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
本封於邰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豳公劉有道之君



天子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遷於豳
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
夏后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狄則是不
爲天子所助下箋以爲夏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
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按譜以公劉當太康
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
劉之祖不應其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爲
之孫不窋稷子計不窋旨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爾
譜欲言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言以太康之時
失稷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太康也

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爾是不其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　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



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違於禮乎其意以爲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尙質名字之別雖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爲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爲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祫祭之及羣君未能重於先妣何嘗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爲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太王十有餘世雖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爲公也若爲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朱子曰此詩未有以見其爲康公之作其傳授或有自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正解通詩以厚民爲主故詩柄槪以戒民事言之前五章詳敘其始終之事末章總敘其始終之事析言之一章言在戎而欲爲遷都之所二章言相土而定居三章言營度邑居四章言落成而燕飮五章言辨土授民而經制定總上四章皆至豳經營疆理之事末章又總敘之而言其富庶之效也各章以首句提起而厚民意各就本章見之章章要繳上章思輯用



光意聚岡云思輯句乃公劉遷國之本心耳不可專於此句上見其厚民也見亦卓越　匪居三章是始事于京二章是終事末章則止基以上總其始乃理以下總其終　公劉始而遷都也爲安民之計也終而定都也成安民之功也其思輯用光之志亦少慊焉信乎其厚於民也今日之民固公劉之遺民王撫而有之可不心乃祖之心乎

詩經詳說卷七十二終

# 詩經詳說卷七十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 生民之什

泂酌彼行潦句　挹彼注茲句　可以餴饎句饎韻　豈弟君子句　民之父母句母韻

興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

毛傳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　樂以强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鄭箋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



孔疏泂遠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釋言云餴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餴匀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餐者修飯爲饙饙均熟爲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饙饙必餾而熟之故言饙餾非訓饙爲餾饎酒食釋訓文　灌沃米餴以爲饎之酒食　樂以强教之皆孔子閒居之文也彼引此詩以爲此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樂者人之所愛當自强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安之一人之云父母故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按鄭孔以餴饎祭祀而神饗多一折非興意

說約按餴饎凡以餱作飯今猶用之

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强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曹氏曰道上流潦黃濁不可飲然蓄之大器澄停既



久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尚有用也

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强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爲民之父母也

說通興意可以最有味挹彼注茲亦有意以行潦之水挹彼注茲尚無不可豈豈弟君子而非民之父母乎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之也　若曰民常父母哉乎

亦可以仇我侯王自悟而召公不言也豈弟君子猶
聖天子作敍述語氣更妙
副罍彼兹二句宜玩正照君民之懸隔者賴君之樂
易民之休戚纔得相通宛如父母
衍義此即無源之水有資於用與有德之君必庇步
民也豈弟以德言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就事
上說乃下一層事有是德則有是事此所以爲民之
父母也二傳止可用在民之父母句內二傳意須合
看方得豈弟意明白此重我去父母乎民上不重民
戴之爲父母意方山云豈弟字甚重父母是君子足



爲民倚賴意亦與此互相發
正解酌與挹無二意挹即酌也挹注二字大有工夫
蓋澄濁求淸水之可用全在於此總是泂酌彼三字
兹字上映出君民懸隔自有相通之意彼此二字更
不可册閒看過蓋君之於民總爲尊卑闊絶九閽萬
里所以民多不被澤能平此之心體彼之心而呼吸
相通休戚與共豈不爲民之父母
指南强以教之不倦也悅以安之不暴也好惡兼教
養言末須云向使悻悻自好拂民性以從欲則徒建
名於億兆之上耳惡在其爲父母耶大是戒言

按時講挹彼注兹作挹之於行潦而注之器中亦自
通而鄭講挹以大器注於小器有澄濁求淸之意近
理可用則酌與挹有分餴饎是餴以爲饎一事也
講凡人君奉天子民在於有德若使人遠往酌彼道
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待其澄淸又挹彼大器之
水注之此小器之中可以淅沃米餴以爲饎之酒食
是小物之功用倘有然矣況我豈弟之德之君子强
教悅安以成民之才同好同惡以體民之心豈不可
以有父之尊有母之親乎蓋大德之功用又不但行
潦也已



**泂酌彼行潦**句**挹彼注兹**句**可以濯罍**句罍音雷**豈弟君子**句**民之攸歸**句歸韻
興也濯滌也
毛傳濯滌也罍祭器
孔疏說文云滌洗也濯浣也則濯滌俱是洗浣之名
故云濯滌也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是洗名下傳
云溉淸也謂洗之使淸潔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
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爲祭器也卷耳云我
姑酌彼金罍則饗祭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蘇傳罍所以盛酒

副墨攸歸是依歸不是歸往乃寄託之意
講泂而酌彼行潦之水挹之於彼注之於此尙可以
爲酌餴之用矣况我豈弟君子有敎育之德如此豈
不可以爲民之所歸屬乎

**泂酌彼行潦**句**挹彼注茲**句**可以濯溉**溉句韻**豈弟君子**句
**民之攸塈**塈句韻

興也溉亦滌也塈息也
毛傳溉清也
鄭箋塈息也
慶源輔氏曰攸歸謂爲民之所歸往也攸塈謂爲民



之所安息也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義也
蒙序溉卽濯不指物言則無物不可以濯之意
副墨攸塈亦賴以安息非謂民已安息也
衍義攸歸攸塈俱要本民之父母來　此二章總見
民之休戚在下而其機則繫乎上有所歸便有所不
歸有所塈便有所不塈君子可以思矣
講泂而酌彼行潦之水挹之於彼注之於此尙可以
爲濯溉之用矣况我豈弟君子有敎育之德如此豈
不可以爲民之所安息乎甚矣有民者之當勉於豈
弟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小序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朱子曰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疏
按舊說主餴濯祭祀說故言天今不用此義蓋水之
用甚廣詩借以興君子未嘗言祭
正解通詩三章平看總是欲其盡君道而得民心也
重豈弟上戒意正在此蓋有豈弟之德則能得民心
否則不能矣章末皆要反此意方見戒王也不可依
輔氏以下二章爲足首章父母之意
衍義疏義曰民之攸歸者有瞻有依得其往也民之



攸塈者有怙有恃得所安也皆所以申父母之義也
此意亦好但以爲申父母之義詩人之意恐不如此
按輔說亦可用

**有卷者阿**句**飄風自南**南句韻**豈弟君子**句**來游來歌**句**以**
**矢其音**音句韻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
毛傳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
之入曲阿也　矢陳也
鄭箋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
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

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
按毛鄭以君子爲賢人是其同處而毛以飄風喩德
化卷阿喩惡人惡人消而賢者進故按云豈弟君子
鄭以卷阿喩王者屈體待賢飄風喩賢者之來鄭說
尤鑿今皆不用　後章固有用賢之說此處不宜遽
露

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
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此章總敘以發端也

慶源輔氏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
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言其事也召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之上時有飄
風自南而來成王樂而歌之故公因陳此詩以爲戒
豐城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
所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蓋爲其可樂而又
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
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
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
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可慮也夫惟慮於極治之
時此有虞所以有皐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
卷阿也

疏義成王歌之召公矢其音以和之自此以下皆公
所陳之音也

說約按此還二句截雖阿亦與歌叶爲隔句韻然可
不拘

衍義四句分上言王之游歌下矢音以和之也豈弟
君子只作呼辭如云聖天子之類矢音須要得盛時
賡歌氣象不須贅一憂盛危明等語

正解此章首四句言得地與時而遂游歌之樂下矢
音以和之也卷阿飄風此雖地列其勝天會其和然
二句不平當以卷阿作主游於卷阿而適飄風之自



南正是陰陽協候萬物長養之時豈弟君子如今臣
子稱聖明天子之類來游句不平重來歌上方起得
失音意矢音中間包許多意思尙說不出只云以欲
言之意披露於王前而已來游而歌因歌而矢音若
無意於獻規者然矢音不必言盛衰倚伏之機而君
臣交儆意已隱然言外

指南矢音者和王之歌也略含戒意在安不忘危上
講先憂後樂君臣之間不可無意焉今日者有卷然
而曲之阿適有飄風自南而來其地與時信可樂矣
我豈弟之君子來游於此來歌以適志焉爽也叨從

輦轂乃因王之歌以陳其音載歌而賡因鳴其盛亦庶幾保泰之一助云爾

**伴奐爾游矣**句 游韻 **優游爾休矣**句 休韻 **豈弟君子**句 **俾爾彌爾性**句 **似先公酋矣**句 酋韻

賦也伴奐優游閒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

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　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

鄭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　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

孔疏傳以伴奐爲廣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爲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　伴奐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爲自縱弛之意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



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康之閒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爲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爲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　彌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似爲嗣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音義同也　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按伴奐從鄭解但不宜遽入用賢

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東萊呂氏曰國家閒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慶源輔氏曰伴奐爾游矣言成王當此閒暇而來游於此也優游爾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休

也豈弟君子呼成王以爲樂易君子也觀成王閒暇優游於此則其樂易可知矣俾爾東萊先生以爲祝辭是也彌爾性謂終其壽考似先公酋矣謂如周之先公以來善始善終也既曰祝辭則祝其壽考福祿宜也然於此見召公得保傅之體不過稱不溢美之意

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爲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益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



豐城朱氏曰伴奐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閒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

疏義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

纂序按注五章以後乃告所以致此之由致此之由卽所謂俾爾者也正說福祿時卽先下俾爾二字含逗大妙

詩存伴奐優游雖根上游歌來然須得天下太和氣象

詩通彌爾性不是壽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天和意暗照修德看

副墨酋只是終似先公酋則善終也言外要王思先公所以酋者見若不能彌幷今日之所享亦不可知矣然召公不言也

衍義二句分上是言享治安之樂下欲其有以久之也伴奐優游承上游歌說游卽來游之游游則休息矣故曰休俾字含下文修德用賢正所以俾之也終壽命卽終其身之謂酋善終也根善始來卽伴奐優游垂之未艾意此合下二章但是歆動王非是頌辭



正解兩爾字須玩此爾之游也爾之休息未必其似先公也故接俾爾云云　伴奐逍遙閒散之意優游從容閒暇之意此二句是已然之福末二句是未然之福

按彌性當以全其性命之理言但云考終命覺粗淺酋亦當作永保祿位亦不僅云壽命考終也

講矢音何如卷阿之來維爾游也然當此閒暇之時幾務無緊固伴奐爾之游矣亦維爾休也然當此和平之際宵旰無虞固優游爾之休矣是爾今日可謂

善始矣盍今日已哉然豈弟君子其必使爾終爾壽
命似先公之善終焉伴奐優游蓋永享無窮也哉

**爾土宇昄章**句**亦孔之厚矣**句厚韻**豈弟君子**句**俾爾彌爾性**句**百神爾主矣**句主韻

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作版昄章猶版圖也

毛傳昄大也

鄭箋孔甚也　使女爲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

孔疏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爲天子者固自爲百神主矣今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爲主不欲使他人主之故知謂羣神受饗而祐助之



按土宇昄章毛鄭之說不同大意皆以土宇爲民居章爲法厚爲恩與主百神不相緫

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古義周昌年云主字內便有常字意凡不常者只如過客一般不得爲主

說約按集傳厚主叶皆二反各以一字相就而無定說督詩世學厚叶節主切

衍義二句分上言撫王業之盛下進之以久其盛也昄章謂四海永清而畿甸要荒倬然其大明也厚謂基圖鞏固不震不騰之意昆湖云孔厚承昄章說觀注既甚厚矣句可見然不可分亦不可作一意看此說極精可從　首二句要入天地山川在內謂殺哉開皆吾天地而又清寧不改流峙內皆吾山川而又帶礪無傾郎此是已主天地山川之百神矣而猶欲要之於久使昄章孔厚者永保於無窮也天地山川卽百神主非徒爲祭之主百神之精靈依之爲主也

上二句已見百神爾主意下不過欲其常主耳

指南土宇昄章只是一統意　主是爲鬼神依附之謂蓋天子有天下則天地鬼神皆依之以爲主矣



按昄圖之說可用土宇孔厚則是爲天下君而百神主之從彌性中見得常爲主意

講以爾之土宇固昄章焉畿甸要荒倬然大明車書一統無有侵亂亦甚厚而鞏固矣盍第今日哉豈弟君子其必使爾終爾壽命天地山川之百神常以爾爲主矣土宇昄章蓋引之勿替也哉

**爾受命長矣**句長韻**茀祿爾康矣**句康韻**豈弟君子**句**俾爾彌爾性**句**純嘏爾常矣**句常韻

賦也茀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鄭箋茀福康安也　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

之福以爲常

按毛訓茀爲小嘏爲大不如鄭說爲妥

東萊呂氏曰自二章至此皆歎美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

慶源輔氏曰言爾之受命既已長矣爾之享其福祿既已安矣因又祝之壽考而常保其純嘏也福祿致之若易保之尤難上三章皆極言其壽考福祿以廣王心而歆動之然後五章以下乃告以所以致此之出則其言入之易而感之深也召公可謂能盡師保



之道者矣

存旨受命長只就成王踐祚以來歷年已久說不必推及文武有爾字可見　茀祿康即純嘏也下只重常字

集解按二章伴奐優游但言其享安閒之福三章土宇昄章則言其享全盛之福此章純嘏爾常更欲其悠久無疆也歆動鼓舞一步深一步

正解此章上二句言得命得福之備下進之於有常也受命當以幼沖踐祚說周家厤數自文武以王成王故曰長一說只須泛講蓋自卽位十年以後三監

已誅頑民已靖自此之年皆可謂之長或謂文武以來厤數已久則著不得爾字謂幼沖踐祚來日無涯則著不得矣字總就成王身上謂其厤年已久耳竹書紀年成王游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十三年也茀祿康謂撫盈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太平亦不專在富有四海上卽此便見今日之純嘏而由此常保其命與祿是爲純嘏爾常也

指南謂之長者履大寶於幼沖之日而厤數久在其躬茀祿康是以撫盈成不勞締造言

講且爾以幼沖而貴爲天子受命則既長矣撫盈成



而富有四海茀祿則爾康矣豈第今日哉豈弟之君子其必使爾終爾壽命純全之嘏惟爾常矣受命茀祿蓋延之無極也哉

**有馮有翼**句翼韻**有孝有德**句德韻**以引以翼**句翼韻**豈弟君子**句**四方爲則**句則韻

賦也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鎭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

毛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孔疏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爲賢人之德馮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總而爲名皆是道也以馮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爲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爲道也憑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憑重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翼敬皆釋詁文

按鄭以祭祀言經無此意又以孝爲成王尤不合

疊山謝氏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



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

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爲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慶源輔氏曰以引以翼引如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子欲有爲汝翼之翼呂氏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得如是之人以引翼之則主德無愆主德無愆則四方以爲法則四方以爲法則則可以居大位而無忝受天祿而無窮矣

東萊呂氏曰是詩雖戒求賢而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

天台潘氏曰詩中凡稱頌人君福祿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旣醉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言受天之祿與千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

說約按呂氏說亦偶就孝德立論如此不必謂有意不主四項如疏義說

六帖馮翼孝德四項皆指未用者言連下四有字見無所不備足以待用意



說通以字最重卽後章所謂使且命也如不以則馮翼孝德將如之何亦言外意

衍義三句分上言得賢以自輔下言天下以爲式也馮翼孝德是未用之賢至以引以翼方是得之以自輔德日修意補在以翼之下爲則匪我足爲則言四方皆以君子爲則也

正解馮翼孝德乃彌性之資馮者忠誠可託心膂以一身係朝廷之重輕翼者才猷可任股肱以一身關君德之成敗孝者聚百順以事親則有移忠之心德者行道有得則具正物之學彌性原非一人之力四

有字言天下有此四種人見得無所不備足以待用也引者引導於前而不迷於所往如云盲者之不能行必前有人焉引之嚮方也翼者輔翼左右而不宜於所行如蹶者之不能起必左右有人焉翼之奔走也二以字最重蓋引翼者士而所以引翼者則惟王之以也

指南此章以下告所以致壽考福祿之由此與下章則言得賢自輔之益俱就成王說非泛指人君也馮翼孝德四者開說俱是未用之賢有字虛說言天下有此四樣人至以引句方是用之以自輔引屬知翼屬行如此則修德而四方以爲則矣

按馮翼字虛孝德字實然各開說逐字取意以引以翼總承四項人說以字有力就王說　有翼言其可爲翼也以翼以之爲翼也上翼專言下翼兼言　則謂則其德德日修意須補明

講夫壽考福祿之盛如此其所以俾爾者何自哉亦惟得賢以自輔而已我周賢才輩出有足以託重恃力而謂之馮者有足以左右承弼而謂之翼者有盡道於親而以孝稱者有行道於己而以德著者王誠以之引於前而啓我之知以之翼於旁而相我之行



則君德修而人極立豈弟君子四方不以之爲則以相與儀刑矣乎

**顒顒卬卬**卬句卬韻**如圭**圭句**如璋**璋句璋韻**令聞令望**望句望韻**豈弟君子**句**四方爲綱**綱句綱韻

賦也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

毛傳顒顒溫貌卬卬盛貌

鄭箋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

綱者能張衆目

孔疏令善釋詁文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磋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也顒顒是觀其形狀故以爲體貌敬順敬順即溫和也卬卬是見其道遂故以爲志氣高朗高朗即茂壯也既體貌敬順志氣高朗則可以比玉故如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與敬順則貌無惰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名彰是德行相副也

按鄭說此章甚詳但不當以君子屬賢人

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

矣

東萊呂氏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乃足上章之義顒顒卬卬體貌之尊嚴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溫純也令聞聲譽之美也令望表儀之善也夫如是然後爲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以臻此四方以爲綱領也

說約按令聞令望細注雖與上作四項說然是三句勿亂令字平聲

纂序古義上爲則以德言此爲綱以位言然顒卬圭璋來亦以德言也

副墨此章直從德說起不復纏用賢蓋卽以足上章意也

詩記爲則有師道意爲綱有君道意

增訂綱之卽所以則之也」一人建極天下歸之正如衆紀統於一綱

衍義三句分上言君德之備下言爲天下所係屬也顒卬與令望有別就本身言令望就人所望法言此君德之純全而人皆賴之以維持統括也綱者衆紀之所係天下歸於一人猶衆紀屬於一綱與四方之



綱句不同彼言君子爲四方之綱此言四方以君子爲綱也 德形於外則爲顒卬體貌尊嚴也德融於內則如圭璋德性純潔也令聞聲譽之遠揚德音遠播也令望威儀之足法德輝所動也總根有馮有翼孝德之助來 顒卬賢人陶育以俾之也圭璋賢人湛磨以俾之也令聞賢人實俾之碩大也令望賢人實俾之內檢也此正所謂俾爾彌爾性也

按時講顒卬以見於外言如圭璋以蘊於內言聞望以及於人者言分貼詳妥可用非以顒卬之如圭璋而有聞望也 人心係屬如目之係綱

講君德之修何如以其見於外者則顒顒卬卬而極其尊嚴焉以其存諸內者則如圭如璋而極其純潔焉且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焉德盛而人心係之豈弟君子四方不以之爲綱而相與聯屬矣乎

**鳳凰于飛**句 **翽翽其羽**句羽韻 **亦集爰止**句止韻 **藹藹王多吉士**句士韻 **維君子使**句使韻 **媚于天子**句子韻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喩理或然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

毛傳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衆多也

藹藹猶濟濟也

鄭箋翽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

媚愛也

孔疏毛以爲成王之時有鳳皇之瑞召公以爲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皇之往飛翽翽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矣令皆奉職盡力　鄭以爲鳳皇往飛之時翽翽其羽爲聲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皇所在衆鳥慕而從之故鳳皇亦與之同止以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皇飛而來衆鳥王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　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彼亦言臣修水職致東方



龍則毛意與左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修母致子應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雄曰鳳雌曰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翶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皇高丈二漢時鳳皇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大小之形未詳翽翽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皐陶謨云鳳皇來儀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讙樹言讙讙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黄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是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賢用吉士爲務也　藹藹濟濟止也俱爲容止故猶之釋訓又云藹藹萋萋臣盡力

也則此爲美容又盡力矣　以左傳言維命者皆謂
受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旣云多吉士卽云維君
子使則吉士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
下明是君子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
者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大夫士也臣之愛君惟
當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雅爲說也
按毛以翽翽爲衆鄭以爲羽聲鄭說是也毛以集爲
鳳鄭以爲羣鳥因鳳而集毛說是也　毛鄭俱以君
子爲賢士之在上位者非也又以使字連下句亦非
也



九峰蔡氏曰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鳴于高岡者
乃咏其實也
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
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旣曰君子又曰天
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按以君用吉士言稱君子以吉士事君言稱天子亦
似有意
東萊呂氏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
定宇陳氏曰吉人吉士卽前所謂有孝有德也孝者
德之本百行之原也旣有孝德其爲吉德莫大焉

疏義上兩章重在得賢以自輔此與下章則言賢者
集於王朝如此其多是馮翼孝德之至俱有而足供
使令矣故曰使曰命再三致意而與以引以翼相應
也
古義陸佃云鳳鳥之美者能君其類而知時雌則美
而不大京房易傳鳳高丈二郭璞云高六尺許豈亦
雌雄之異歟又竹書紀成王十八年鳳凰見書周公
誥君奭篇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者指召公
鳴鳥指鳳也則前此召公未求去之時鳳固嘗至矣
衍義此二章言賢才用世有愛君愛民之心正以勉



王之用之也鳳凰治世之休徵飛則天下快覩賢才
天下之利器用則天下治平故以爲興下集所止上
戾于天禽鳥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才之心
也昆湖云藹藹處要補作人之功意吉士吉人就未
用之賢看蓋天下之賢才皆王之賢才也豈必已用
在位而後爲王之士耶故曰王多吉士吉人使與命
俱含下面尊禮賢者意維字是隨字意承多字意來
蓋賢才多故隨王所用而皆盡職也　詩說藹藹訓
衆多非是須從賢人之心言謂其愛君愛民之心藹
藹然也

講夫得賢固有自輔之益而賢才貲有効用之忠彼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亦集於所止禽鳥之性必欲得所棲矣況藹藹然王有此衆多之吉士則委質於君維君子所使令而皆一心媚愛于天子全無勉強不得已之意矣豈賢者之心有不必欲致於用者乎

**鳳凰于飛**句 **翽翽其羽**句 **亦傅于天**句天韻 **藹藹王多吉人**句人韻 **維君子命**句 **媚于庶人**句人韻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於民也

鄭箋傅猶戾也，命猶使也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

疊山謝氏曰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爲王愛其民也

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凰之至而以興賢者之來集也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於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強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浹洽之德近世多以鳳比賢人蓋本於此

正解使之命之正是上文以引以翼意但但是引翼天子而此又分言媚庶人者何也蓋輔天子修飭引非章之德以爲綱爲則是媚天子也而天子之爲綱



爲則皆曰四方則天子之及於庶人處也媚庶人者使則於天子綱於天子也是愛惠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非分兩事容悅非媚而愛盛危明者爲眞媚姑息非媚而教思容保者爲眞媚　媚庶人不黏天子說亦可

講不但已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亦至于天矣況藹藹然王有此衆多之吉人則維君子命而皆以媚愛於庶人而有維持浹洽之德矣

**鳳凰鳴矣**句 **于彼高岡**句岡韻 **梧桐生矣**句 **于彼朝陽**句陽韻 **菶菶萋萋**句萋韻 **雝雝喈喈**句喈韻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毛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　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

鄭箋鳳凰鳴於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喩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菶菶萋萋喩君德盛也雝雝喈

喈民臣和協

孔疏毛以為上既言鳳凰由吉人所致此又總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凰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其鳳凰之鳴則雝雝喈喈而和協是太平之實驗矣　鄭以為鳳凰之將出則先鳴矣於高山之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興賢者之將仕也則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以興明君亦德盛也鳳凰之鳴也則雝雝喈喈然音聲和協以興民臣亦和協也　梧桐可以為琴瑟是柔刃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即梧桐也然則桐梧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脆之木若時未太平地不及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平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之岡脊總曰朝陽不云鳳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全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所　箋以上二



章興求賢人故此亦以鳳凰興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棲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言賢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召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凰集之則大樹非始生矣而言梧桐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生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氣溫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鵷鶵鵷鶵亦鳳凰之別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且諸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棲梧箋言此者解經既言鳳凰即言梧桐之意也　言梧桐盛解菶菶萋萋鳳凰鳴解雝雝喈喈臣竭其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德生此梧桐使之菶菶萋萋也由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凰樂德而來其鳴雝雝喈喈也知臣竭其力為二事之總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桐生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菶菶萋萋臣盡力也

舍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
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爲說釋訓
又云雝雝喈喈民協服也不爲鳳凰鳴此傳與爾雅
異者毛意以爲由萬民協服故鳳聲雝和亦得合爾
雅也　菶菶萋萋梧桐之貌也箋於上經以梧桐喻
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
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心力亦與爾雅合
也雝雝喈喈鳳凰之聲上以鳳凰比賢者其鳴似賢
者之政教故以鳳凰聲聞於人人聞之而知其雝和
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與和協



按鄭以梧桐喻君鳳凰喻賢爲興與朱傳比意不同
古義邵博云梧桐百鳥不敢棲止避鳳凰也古語云
爾驗之果然
永嘉陳氏曰比賢者必聚於有道之朝也
劉氏曰鳳隱見以時類賢者之出處也
安成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
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梧之菶菶萋萋者人君待賢
之盛禮也鳳之雝雝喈喈者羣賢和集之德音也比
意蓋如此
段氏曰劉氏云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凰雝雝
喈喈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
慶源輔氏曰比賢者之來集王朝而王朝之禮遇賢
者兩得其宜也
說約按山之東曰朝陽與公劉山西曰夕陽對此以
地言也　子常曰菶萋喻君德不即喻禮賢與下興
意各別　集序此章全比總不露出君與賢乃得召
公含蓄意味況下章一與自爲躍然菶萋二句按大
全段氏云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凰雝雝喈喈
喻君臣感會之機固是但此詩意當在下章承上興
處方出觀注生之盛也鳴之和也兩平看下菶菶萋
萋則雝雝喈喈矣方串可見近講似皆誤於早矣子
常說高確甚



集解按菶萋二句比意本平又興下章則側矣然不
必太下轉只言生朝陽者如此其盛鳴高岡者如彼
其和而感召意自見至上玉謂此處且兩平開說至
下章承上興處方串是雝喈之下君子之上又須另
補興意反似添設總之此章比中帶興文氣似與下
不接而語意自貫在讀者神會耳
副墨高岡鳴鳳盛世之賢才也朝陽梧桐治世之明
君也言下有欣喜想望之意

衍義四句分上喻明良之有在下喻感召之有機上四句平說下二句串說兩段意歸重在下正意總補在末

指南鳳凰鳴必於高岡比賢才之生於治朝也梧桐生必於朝陽比明君之出於治朝也末二句比人君必盡禮而後賢者肯樂就之也見感召之機在上而不在下然比體須照經文講完方可補出正意

按上玉說有理然時講皆謂上開下串從衆可也

講雖然臣於鳳凰猶有感焉嘗謝之鳳凰非梧桐不棲固其性也故鳳凰鳴矣於彼高岡乘高而振響也梧桐生矣於彼朝陽向陽而易茂也生於朝陽者菶菶萋萋焉何其盛而可仰也鳴於高岡者雝雝喈喈焉何其和而可聽也

**君子之車**句**既庶且多**句多韻**君子之馬**句**既閑且馳**句馳韻**矢詩不多**句多韻**維以遂歌**句歌韻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毛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



鄭箋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 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按毛鄭以君子爲賢臣故謂車馬爲上所賜朱傳以君子爲王言其有車馬可以招賢 通章君子毛鄭皆以爲賢臣朱傳皆以爲君合觀朱傳自優 遂歌二說不同朱傳佳

東萊呂氏曰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賢以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

新安胡氏曰言車多馬閑亦應前來游之意言矢詩遂歌亦應前來歌之意矢詩即矢音也若曰今所陳之詩雖不多亦維以遂歌之而致其咏歎進戒之意而已

龍舒王氏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以爲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

廬陵彭氏曰此詩以章計十以言計五十四而猶云不多誠以言之感人有限聲之入人無窮維以遂歌庶乎朝夕聞之優游浸漬自足以興起其心而不忘

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承上章之興而言王者之車馬旣衆多而閑習則足以爲招來待遇賢者之具矣其所以望於王蓋有不待言而可知者詩所以言其志而音則聲之成文者其實一也先言以矢其音卽其歌而言之也終言矢詩不多者卽其實而言之也六帖車馬之盛本欲王以此待賢御又不肯顯言只曰得車庶而多不獨可以供遨遊馬閑而馳不獨可以備法駕下此宜有以用之矣不明言其事而遽及於矢詩欲王自得于言外也



衍義四句分上言王者車馬可以禮賢下表己賡歌之意上四句注曰賦也明是賦體朱注以其意承上文遂曰承上章之興也此句不可忘亦不可滞正解而旣且字卽未見其用然非不足用也卽不知何用然非不可用也辭若不可止而輒止意非不可盡而不盡使王不能不動焉又按車馬不專指卷阿所從而禮賢亦不專就車馬只說一景象以待王之自喻而已矢詩二句遍承全詩言　王來歌而遂歌之猶夫君倡臣和之常而已若中心所欲言正非歌所能盡也

指南遂歌須重維字翻出不多意

按庶且多多論於庶也閑且馳馴而有力也遂歌是自謙草率之意

講夫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感召之機物有然矣况我君子之車則旣庶而且多君子之馬則旣閑而且馳命車錫馬獨無所以感而召之者乎鑾輿之外王思所以用之可矣夫臣言止此矣當君臣同游之日正言語得盡之時而矢詩不多惟以繼王之歌而遂歌之聊陳一得以竊比明良喜起之休耳吾王不當自得於意言之表乎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首章則總敘以發端二三四章則極道其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其意五章以下則告以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五章六章則言王能用賢則可以成德七章八章則因鳳凰之來以興賢者之集九章則以鳳凰之鳴得其依比賢者之至得其所至末章然後風王以今旣有車馬衆多而且閑習將安所用乎亦惟招延禮待賢者於無窮可也不明言其事而遂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此意最好蓋欲王自得之也召公可謂善於開導誘掖其君者

矣

小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孔疏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經十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

朱子曰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為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彌失之矣夫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為成王而此詩遽為所求之賢人何哉

正解此詩首章總叙以發賡歌之端下皆詳賡歌之實也末二句正與以矢其音相應伴奐三章極言福祿壽考之盛五六章言得賢自輔之益七八章言賢才效用之忠九章言明良相感之機末章遂諷以車馬之多而欲其為禮賢之具也　此詩主意在諷王之用賢以保泰前四章三俾爾字已指得賢自輔但含蓄不露及說到為則為綱則前面福祿所以可久者躍然露矣由此說出賢人原自效忠又說到在己自有具分明見王何不以其具待其人享此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隱而不發令王自思而得之　翼說吾讀卷阿之詩而知召公之善於引君也欲啓之以用賢圖治之謨而先之以壽考福祿之盛何其言之曲而盡也欲啓之以明良相遇之機而託之以鳳凰梧桐之喻何其言之婉而切也欲啓之以招徠賢俊之道而寓之以車多馬馳之旨何其言之微而彰也若召公眞可謂萬世事君之法則矣彼其導君之欲以固己之寵者固不足道而或彰君之過以沽己之直者亦惡足以語此　召公三詩如公劉泂酌皆直述之辭惟卷阿婉轉反覆使人再三歌咏而自悟眞是言有盡而意無窮





詩經詳說卷七十三終

# 詩經詳說卷七十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 生民之什

民亦勞止句汔可小康句康韻惠此中國句以綏四方句方韻無縱詭隨句以謹無良句良韻式遏寇虐句憯不畏明句明韻柔遠能邇句以定我王句王韻

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

毛傳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〻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憯曾也柔安也



鄭箋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　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爲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敕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　能猶侞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侞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爲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

孔疏以汔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爲危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爲中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　傳以汔之爲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爲幾也　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以其故爲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詭隨未爲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爲小惡已著故謹敕之寇虐則害加於民故遏止之



然則三者各自爲罪而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爲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尙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之大罪也　謹慎俱是敕戒之言故言謹猶慎以傳言慎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過止釋詁文此無縱之文爲下總目無良寇虐衆之故云又用此止爲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爲一故長謂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疾時有之　安遠方之國造

先順御其近者卽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
文相成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卽綏四方也厲王身爲
王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爲之功
拔汔毛訓危鄭訓幾今從鄭說詭隨毛鄭分說未確
無縱四句一連毛分小罪大罪未是　鄭訓能爲侞
甚生
釋文柔音揉本亦作渘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侞
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
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亦難見
安成劉氏曰詩人指京師爲中國故三章又曰惠此



京師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
華谷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詐以從此奸人
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
東萊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
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
九峯蔡氏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
近之勢如此
疏義順旨者訓服之以教化之意
序說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
戒之辭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
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
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
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
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華谷嚴氏曰朱子此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以爲王
休又言戎雖小子王欲玉女皆語同列之辭以時之
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
慶源輔氏曰厲王暴虐之君也則民之勞苦可知矣
汔可小康者猶言庶幾其可使之小康也夫暴虐之
君在上則時必有無良之人肆爲詭隨之計以行其



寇虐者故同列之君子專以此相戒無縱詭隨則無
良之人不敢肆而寇虐無忌憚之人亦且消沮退縮
而無所容如是然後遠者自然得其安近者亦自然
順習而無所乖忤而王室定矣若肆詭隨寇虐之人
則國家日益多事而遠近皆不聊生矣王室何由安
定乎詭隨者必無良之人也寇虐者必無忌憚之人
也柔遠能邇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句相應
濮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敝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
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
廬陵彭氏曰民勞甚矣未能遽望其太平也但庶幾

小康耳故教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惠綏者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邇而我王定矣先言惠中國以綏四方此出治之序也後言柔遠能邇此成治之效也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任人詩言柔遠能邇而必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疏義此詩大旨在於遏小人詭隨無良寇虐無畏皆以言其心術之不一也後言惛怓罔極醜厲繾綣之類亦以極其形容耳　詭隨無良寇虐不畏是一樣人蘇氏串說下面著兩箇人字乃語勢使然也柔遠



能邇乃舜責成十二牧之語柔遠如放鶴然待其自歸也近則如收羊然得以馴擾而適其性也此小人既過之後細用安民之功處非謂小人去而遠者自柔邇者自能也以定我王相承著力說

古義萬時華云隨者不詭不過臧獲下賤奔走承奉之態詭者不隨雖敦懿操莽亦無進身之路合此二字眞可謂曲盡小人情態矣嚴粲云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爲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爲自利之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人也式發語辭明暢

頡

詩記小人害民若不以民爲勞者亦字正視甚字倍苦　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爲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柔媚之所爲寇虐者狠毒之所致

正解此章上四句言民之當安下言遠小人則可以安民而定王室也民兼中國四方看民勞者困於貪虐之政故也亦字與汔字緊相應有冀其加意輯寧之意曰可見惟此時爲可也他日將不及矣曰汔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辭惠此二句要重中國一邊譬中國者四方之根本故安民必先惠此而後綏彼爲治



之漸自如此要含小人近王竊亂在朝廷意無縱四句一進着乃推民不安之故也以無良二字爲主詭隨者柔惡之所爲所以媚上也寇虐者剛惡之所爲所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者也是詭隨乃無良所以虐民根腳故更相戒飭而以無縱爲言無良之人何故詭隨大抵居高者多喜輭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未命先唯未令先諾故不徒曰隨而曰詭小人之情態曲盡矣無縱者明以燭之斷以絕之毫不姑息也謹者使之檢束而自肅遏者使之退縮而自止小人爲寇民財所以竭也小人爲虐民生所以斬也

憯不畏明言不畏正禮而無忌憚須緊連上句說言
遏此寇虐之憯不畏明者小人之奸旣去君子之澤
可施矣故柔者寬而撫之應綏字能者順而習之應
惠字此皆去小人後細用安民之功也王字應上民
字民王民也說箇民亦勞止便見王不定意遠近皆
安則本固而邦寧矣以字最著力末要補民免其勞
意
指南惠此中國是篤近舉遠之意非謂惠中國卽所
以綏四方也惠綏二字且虛說　末二句承上無縱
說正與惠綏二句相應曰柔遠卽綏四方也曰能邇



卽惠中國定我王指朝廷而言蓋蠹政者去則德澤
下究遠近皆安於王室無不安矣
按無縱四句一氣無縱卽所以謹之而卽以式遏之
詭隨之小人卽是無良而爲寇虐不畏明者寇虐六
字不斷　柔之欲彼之柔也能之期彼之能也
講國以民爲本求治者必以安民爲先我觀今日之
民其勞亦甚矣未能遽望其太平也亦庶幾其可以
小康乎蓋中國者四方之樞也其惠恤此中國用以
綏安乎四方可也然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惟
小人亂政而已彼詭隨小人陽順其意陰售其姦貪

不善良而專竊君權如寇虐民不畏明命之正毫無
忌憚者也必明以辨之斷以絕之無縱恣此詭隨以
謹束無良式遏止其寇虐曾不畏明之人焉小人既
去德教當行於是柔遠恩澤難及則寬以撫之能邇
慈惠易偏則擾而習之以定我王室使中國四方皆
坐撫之而後盡職乎

**民亦勞止**句 **汔可小休**句休韻 **惠此中國**句 **以爲民逑**句逑韻
**無縱詭隨**句 **以謹惽怓**句怓韻 **式遏寇虐**句 **無俾民憂**句憂韻
**無棄爾勞**句 **以爲王休**句休韻

賦也逑聚也惽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



功也休美也
毛傳休定也逑合也　惽怓大亂也　休美也
鄭箋休止息也合聚也　惽怓讙譁也謂好爭者也
俾使也　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
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孔疏惽怓者其人好鬭爭惛惛怓怓然故箋以爲猶
讙譁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爲大聒亂人故云大亂
非是爲大禍亂也　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
知汝勞爲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
有而不棄也

華谷嚴氏曰惛怓惑亂王聽也

慶源輔氏曰以爲民逑者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讙譁乃詭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臣則下有憂苦之夫矣無棄爾勞者蓋同列平時相與爲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

曹氏曰自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

安成劉氏曰章內二休字異義

說通當時非眞有除姦之成勞曰無棄者重其責故往來其辭以誘進之也



說約怓古義尤韻

衍義四句分上是相戒以安民下言去小人則可以安民而成君之美也逑聚也聚其渙散之心而一之也無棄爾勞蓋誘掖之辭恐其銳於始而怠於終也想是同列初亦常勤政以安民爲心但見小人在位便心怠不克終故勉之也以爲王休蓋王以安民爲休遠小人以安民而享天下治安之美所以成王者之休也二休字不同小休之休息也王休之休美也

南台云爾勞泛指平日勤勞王家之功休美亦本安民說臣之美矣非君之美故曰爲王休亦是此意

或云非必前日當有是功說則與注前功字有礙

正解言中國包四方在內惛怓巧言利口惑亂王聽如爭事爭功起釁造端皆是無俾民憂使民不至安受其毒也爾勞泛就平日勤勞王室說非謂有去好安民之前功也人情慷慨發憤者志慮難持於堅定往往銳始而怠終况小人之黨難除斥其一則援之者眾盡其類則仇之者多或有夙夜朝夕於王而於此輩未免多務調停者此卽棄爾勞也無棄誘掖之辭



講民亦勞止矣庶幾其可以小休乎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其惠此中國以爲民逑可也此豈有他道哉彼詭隨小人爭事爭功起釁造端互相惛怓專爲寇虐於民以致憂於下者也今必無縱此詭隨以謹其惛怓式遏寇虐以爲民憂之人焉夫爾平時相與爲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此爾之勞也其愼終如始無棄爾之前勞使民安而國安以爲王之休美職乃克盡乎

**民亦勞止**句 **汔可小息**句息韻 **惠此京師**句 **以綏四國**句國韻

**無縱詭隨**句 **以謹罔極**句極韻 **式遏寇虐**句 **無俾作慝**句慝韻

**敬愼威儀**句 **以近有德**句德韻

賦也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毛傳息止也　慝惡也　求近德也

慶源輔氏曰罔極亦是詭隨者之說以妄隨人則爲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愼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

華谷嚴氏曰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愼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也



疊山謝氏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爲侮老成遠耆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

東萊呂氏曰此章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

豐城朱氏曰敬愼威儀欲其修身也以近有德欲其親賢也修身以爲之本親賢以爲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爲寇虐矣

副墨罔極有惡不悛意作慝播惡於衆也看慝字直窮其隱惡

合訂敬愼二字直以禁奸之本借之益小人非可智取而力勝也與君子日親則彼自遠矣然禮貌衰則君子去故須敬威儀近有德而後我之營壘固彼之窺瞯消

衍義四句分上是相戒以安民下言去小人之害民而益求君子以安民也敬愼有德一串看惟愼儀以親賢則同寅協恭之有賴輔理成化之有資所以遠奸而安民者在是〻或謂敬愼二句正是無縱詭隨之本蓋無縱詭隨非可以智力取勝也惟在於敬儀以親賢則德日修而小人將自斂退此在責我修德上說亦可參看



正解親賢遠奸本是一事小人蟠結蔓類必合衆君子方能勝之故親賢所以遠奸如狄梁公欲除武氏而廣收賢才是也　按詩說去了小人必須進用君子不然去其詭隨復進一詭隨遏一時之寇虐慝且不後時而作矣民勞其何息之有此又將愼儀近德作去奸以後事講　按正解前說是

指南遠小人親君子皆安民一套事不可對說近有德而必曰敬威儀者蓋禮貌之衰非所以致賢也有德要對小人說言小人乃虐民之人而君子則安民之人也近之將以究其所蘊而措之民

講民亦勞止汔可小息乎蓋京師四國之本也其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可也此豈有他道哉彼詭隨小人爲惡無有窮極以害民者也必無縱詭隨以謹其罔極式遏寇虐無使之得以作慝爲民害焉然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智識開廣其心志矣欲近賢者而威儀先不敬愼則驕淫傲惰侮老成遠耆德則賢者將望望然去矣其敬愼爾之威儀先修爾身以親近有德使同心共濟而民乃可安乎

**民亦勞止**句**汔可小愒**句愒韻**惠此中國**句**俾民憂泄**句泄韻



**無縱詭隨**句**以謹醜厲**句厲韻**式遏寇虐**句**無俾正敗**句敗韻**戎雖小子**句**而式弘大**句大韻

賦也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毛傳愒息泄去也　醜衆厲危也　戎大也

鄭箋泄猶出也發也　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爲厲厲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　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

孔疏愒息釋詁文云泄漏也然則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爲去箋以爲憂泄者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月令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　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爲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改爲惡曰厲是也　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爲汝弘復爲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廣亦大之義耳小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故知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　孫毓云戎之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爲長



按毛鄭字義疏辨甚明似醜不當訓衆亦是惡意疏不及辨也　小子指王說不去

華谷嚴氏曰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小子蹻蹻皆指王也小子非君臣之辭二詩皆戒責同僚故稱小子耳　愒字亦作憩

慶源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辭觀下篇可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言所爲甚廣大欲其加謹之辭也併觀下篇第四章則所謂少年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說逼戎雖二句直以禁奸之擔授之使不得誘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以安民爲戒下是欲其去小人而深勉之也」正是安民正道小子以年言弘大就去惡安民上說

正解憂泄見民情憤懣而不得泄泄則民憂盡寬解矣凡人正大者常光明詭隨者必醜暗正道是安民大道不外紀綱法度上曰正敗者蓋小人用事則爲其所敗也」式字跟正字來是正道以爲式一身繫天下安危關民生休戚何等弘大豈可不謹乎蓋小人之去關繫社稷生靈甚重如陳蕃王允非不忠也然蕃事未成而謀洩王允未就而志驕則國家之禍隨之此皆不知謹之故也但此人非能著意去奸者詩人特發自家意思耳」

指南俾民之民亦指四方說憂泄二字最奇蓋恐民怨不釋則禍患日廣」式弘大以所爲言謂其秉鈞當軸去惡安民而使中國以惠四方以綏是其所爲皆天下國家之事故曰弘大若說四方中國賴之以安綏則是所繫之廣大而非謂之爲矣惟其所爲甚廣大則所以屛夫小人以安民者自不容已矣蓋欲其加意致謹之辭　汝雖眇然一身而世之安危皆出自汝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按輔氏云少年小子王所寵任之人恐所責未必是少年寵用之人或同列中少年可有爲者指南眇然一身之說可用蓋小人多而君子少故以其孤立而稱小子式訓用朱傳是以爲字解式字用與爲意相近時講云以正道爲式與朱傳不合

講民亦勞止汔可小愒乎蓋中國者民之憂樂所繫也其惠此中國俾民之憂盡去可也此豈有他道哉彼詭隨小人其行醜惡而敗壞國之紀綱法度者也必無縱詭隨以謹其醜厲式遏寇虐無使正道敗壞焉然毋以女年幼而忽之也以身言之雖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所爲廣大禁姦安民之擔固不容弛也已

**民亦勞止**句**汔可小安**句安韻**惠此中國**句**國無有殘**句殘韻**無縱詭隨**句**以謹繾綣**句綣韻**式遏寇虐**句**無俾正反**句反韻**王欲玉女**句**是用大諫**句諫韻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也

毛傳賊義曰殘　繾綣反覆也

鄭箋王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
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
孔疏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綣
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
惡則惡耳
按鄭以玉字讀斷欲玉女謂欲令王如玉其說甚巽
華谷嚴氏曰詩言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
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
以詭隨人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
臨川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若正
反則無正也



慶源輔氏曰惟詭隨之人方能委曲逢迎以自固結
於君也正反又甚於正敗
廬陵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不倒置天下其可
得而正邪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
疏義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憂其任負之重也王欲玉
女是用大諫體其憂國之深也
說約按綣字兼無平音自與下反諫叶古義安殘寒
韻綣反諫銑韻是也各章皆四句截上言民當安下
言民之所以安無縱作轉爲正耳但六帖則此亦照

前作通章一叶
合訂小人因結其君其始逢迎委曲難於割斷其繾
卽明知之而蔓延膠結莫可誰何此皆繾綣之術所
致爲患比惛怓罔極醜厲更深
說通王欲玉女見我之不能已於言者非止爲民亦
以爲女也迫切之辭　是用大諫欲其無負王所託
也亦所以諷王也大諫總括通章之意
衍義四句分上是戒其安民下是欲其去小人而國
以王意微之也上章言正敗敗而已未盡反也反則
全反於正矣亦照上正字在紀綱法度上說　國無



有殘謂國無傷殘之民要補天下安意
正解王女與之以位卽與之以重任望其能爲國安
民於寶愛中有倚賴之意
指南王女就信任上講要說有分曉當時厲王何時
綣綣在於安民大抵使吾同列居民物之責是卽以
安民之責付之是卽寶愛之也故凡我今日之所言
皆用王之意以大諫正於汝欲其信己所戒之意以
去奸安民而副王心也
按厲王任用小人若非其所親暱者何能爲其寶愛
故諸家爲之周旋謂居位受職卽是寶愛於不[illegible]

愛之人而言賚愛正所以責備之辭如此說終覺費力乎謂只作體王之意欲玉成於女是用爲之大諫似稍圓　大諫者公然言之無忌諱也

講民亦勞止汔可小安乎蓋中國根本不容殘害也其惠此中國無使有殘民可也此豈有他道哉彼詭隨小人牢固相著其情繾綣反乎正道者也必無縱詭隨以謹其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道盡反焉是豈我好爲煩言以瀆女聽哉蓋王之意方欲玉女而愛待甚親寶護甚重故用是作爲民勞之章以大諫正於女欲女之去姦安民以副王心焉耳可不念哉



民勞五章章十句

藍田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覆勸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

天台潘氏曰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前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美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愼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爲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

小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箋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爲姦宄彊陵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

孔疏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共王共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



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

按刺厲王朱子已辨之矣孔所考世數王少召多可疑

正解通詩本同列相戒之辭然玩注未必專爲刺王而發句蓋亦寓刺王之意也相戒意以安民爲重而安民之道不外乎禁奸禁奸即所以安民也細分之首章言遏小人則可以安人民而定王室二章言遏小人則可保前功以成王休三章言既遏小人又必

親君子四章言遏小人使正道全而不壞五章言遏小人使正道存而不忘　大抵奸人之媚君其始皆以詭隨入之而終以肆其寇虐之禍故每章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爲言而詭隨之實則無良是矣其言則惛怓其惡則罔極其狀則醜厲其用心則繾綣其加於民則寇虐其從於君則詭隨要之千態萬狀不可方物皆是這無良小人做出來故必先於此除之也

**上帝板板**句板韻**下民卒癉**句癉韻**出話不然**句**爲猶不遠**句遠韻**靡聖管管**句管韻**不實於亶**句亶韻**猶之未遠**句遠韻**是用大諫**句諫韻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

毛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　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

鄭箋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　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　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



孔疏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卽反戾之義故爲反也　以無聖而言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意欲爲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爲虛故云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於亶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爲猶不遠耳作者反覆重言耳　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諫也

按舊說以爲刺厲王故毛鄭皆謂王今不用其以上帝爲王尤誤

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爲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爲無復聖人但恣意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爲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辭耳

華谷嚴氏曰朱子以此詩爲切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

新安胡氏曰厲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顧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

而甚吾君之惡也邪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正者常道也循其常則民安反其常則民病今天既盡反其常道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乎話者言語也猶者謀慮也不然則背理傷道也不遠則但爲目前之計也人心知有聖人則動作皆有所依據故出話不敢不然爲謀不至不遠今也出話則不然爲猶則不遠則靡聖管管可知矣既已靡聖管管則所爲皆是虛妄故曰不實於亶不然不遠皆虛妄者之所爲也



三山李氏曰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言爲猶不遠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自下文以至末章皆是大諫也

疊山謝氏曰朱子初解云人苟知聖人之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此心若無聖人矣則管管然無所依據蹻詭詐僞何所不至其出言行事不以眞實而歸於誠信無怪也

疏義既以出話爲猶並言而又以猶之未遠申結之蓋謀生於心而後言出於口二者相對而謀爲之主也

通解天下豈眞無聖人哉然亦此人之自無忌憚耳又不實之於誠信照注又字作歷數其實不必相承

詩記是用大諫者事關國家存亡非等閒議論也以下皆大諫之語

正解此章上二句言天變之病民下言人事之乖而歸言於己也上帝居民之上以安民爲道此其常也重言板者盡反其常也卒癉正根此說此二句見天變之病民必有人以致之正當修人事以回天而人事乃如此也出話四句只是歷數人爲不臧之實所以致變之由在此言出於口而總非順理之章謀見



於爲而但作目前之計其心既盈滿而恣己妄行又且虛僞而不可方物總是形容其所爲之不臧注著二又字可味蓋人心惟恐得罪名教猶或畏懼而不敢盡違乎理今其心既自以爲是無復聖人則任意爲之何依據之有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管小物也私智自用所見亦小此與皇父孔聖意同遐想其時朝廷之上剛愎悖逆不信善類不顧民隱惟口是出故天人交變略無畏懼此皆近小而無遠大長慮致然故總承之曰猶之未遠上猶字主經盡下猶字主謀慮大諫不止一身一家之計總括全篇有目擊

時艱不容嘿嘿意

指南猶之未遠通承上四句而言蓋使果有遠則知出言不可以不合理經國不可以無遠圖聖人不可以不法誠信不可以不主矣上猶字主經畫之專說下猶字主謀慮之廣說大諫只是修人事以回天變而靖卒癉之民耳

按時講出話不然四句各開說而以猶之未遠與上爲猶不遠作兩解予意不然當重在爲猶不遠句上下綰合故重言之耳言其出話不然所言背理也爲謀不遠所謀近小也所以然者由於胸中不知有聖人而但管管自恣且作僞不誠也自恣不誠則其話背理而謀近小勢所必至也夫其猶之未遠如此則何以挽天意而安民是以爲之大諫也出話不然與爲猶不遠亦相須故可專承爲猶句言之　不實于亶語氣頗拗蟲山謂出言行事不以眞實而歸於誠信可用或謂人之言行皆當用實而彼不能實實用實只是虛僞也　予意以理字貫四句出話不然是不合理不合理則其爲謀不遠矣由於其心不知有聖而管管自恣不實實於理相信而求其合總是爲謀之不遠一句括之



講敬天勤民爲治之要茲何時耶夫天道愛民本其常也今上帝乃板板然反其常道而使下民盡病女當修己以回天意可也今出話乃恃其便佞不合於同然之理爲謀蔽於近小不當於久遠之規其心以爲世亂無復有聖人矣恣己妄行而管管然無所依據於古道且矯誣作僞又不實於誠信民將何所瘳耶此不可盡咎於天無乃人實有責而爾猶之未遠而然乎我是用大諫於女庶可以回天意而安民耳

**天之方難**句 難韻 **無然憲憲**句 憲韻 **天之方蹶**句 蹶韻 **無然泄泄**句 泄韻 **辭之輯矣**句 輯韻 **民之洽矣**句 洽韻 **辭之懌矣**句 懌韻 **民之莫矣**句 莫韻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毛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　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

鄭箋辭辭氣謂政敎也王者政敎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

孔疏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爲

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臣並爲制作法令此
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泄
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見王將爲惡政而喜
樂之泄泄猶沓沓競進之意也　論語云出辭氣故
以此辭爲辭氣也此辭加於下民故知謂政教也知
此大臣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己同寮且非大臣不
得與王制法故知是戒語時之大臣也

按舊說以天爲王言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方欲變
更先王之道語意不合其云變更是解蹶字以動爲
變更



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
爲適天方蹶動則人當斂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爲
事則是自絕於天矣始也不有夫聖終也自絕於天
則何以能立於人之朝哉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
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
正之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非詆毀
也

慶源輔氏曰天之方蹶而國家有傾覆之勢常情處
此消索震攝易得怠緩苟從故戒羣臣以無得泄泄
然不急救正之當此之際自非君臣上下力加振作

於此奮發則何能救正也　又教以先謹其言而不
妄發爾辭能和則民自合爾辭能悅則民自定爾辭
和與懌則合乎理而異於不然者矣民合且定則前
所謂卒癉者其有瘳乎

豐城朱氏曰輯者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逆也此民之
所以洽也懌者悅也言於人情無所咈也此民之所
以定也

華谷嚴氏曰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
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庶可措民於安然
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從人故三章言聽我囂囂



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
載尸也皆說朋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詩凡六章其
間五章皆說謀猶之不臧也

說約按辭字鄭孔以下皆主政敎說至坦叔而始解
輯懌以爲同心謀國議論和協大全亦載之於是文
恪文定皆從其義然味集傳無此意也且詩取每章
立論次第說出不必逐句各有照應連絡六帖厭言
之何必此處獨當爾耶朱傳難憲一韻蹶泄一韻輯
懌與洽莫亦一韻也六帖亦欲作通章一叶則疑難
憲俱去聲讀然與四入聲概叶終不可曉　纂序洽

莫如字叶則莫音當讀如忣

詩記方謂將來未已也憲憲泄泄一則驕矜自得一

則委靡不振

集解按辭輯辭懌或主政教或主謀國集傳亦無定

說然玩上文出話爲猶及下囂囂蹻蹻等意則辭非

號令乃是廟謨國計也所謂輯懌者亦只是平心易

氣協和調劑之意同心釐政便能爲民造福政洽莫

也　連下四矣字直接上兩無然見天難天蹶不難

挽囘惟直務此一著耳

衍義四句分上欲其畏天下欲其愼言以安民也愼



言安民正是畏天方難方蹶雖不外四海困窮國家

顚覆上看且只就天說辭輯辭懌俱要言必以先王

之道意　難蹶中須含民病意洽莫內須含挽囘天

變意難者艱難不易處之際蹶者震動不得安之時

就天運上說卽首章板板意憲憲是不知憂泄泄是

不知急此從來庸臣之釀禍甚於奸臣之召亂卽上

不然不遠之態也說箇方難方蹶見得天禍方始正

可容其挽囘勿爲已難已蹶我無如天何也辭卽朝

臣僉謀而有關國是者非只朋友議論之謂慈和之

旨勝於春溫傷心之言慘於矛戟　上無論德澤徧天

下但得溫言以招撫民心卽爲輯感動民心卽爲懌

辭輯辭懌與不然不遠相反民洽民莫與民之卒癉

相反辭無乖戾則潰者亦合辭無拂逆則亂者以定

庶可以挽方難方蹶之天也

指南言天之方蹶便包得民病意在言民洽民莫便

是囘天變故曰民病卽天之變也難蹶只就天說卽

是板板卒癉也憲憲安危利災不戒懼也泄泄怠緩

從悅不勉飭也憲憲泄泄俱就言語說以起下辭之

輯懌意卽爲猶不遠出話不然也辭之輯懌正戒愼

勉飭上發出來正與憲憲泄泄相反輯揆諸天理而



順懌質諸人心而安也兩辭字主命令其民洽民莫

則癉可瘳而變可囘矣

按此章上言辭輯辭懌則出話爲猶皆在其中更見上

章出話爲猶二語相須　辭關於民主命令爲切然

是同朝僉謀而發爲命令二意不悖

講諫之何如今天方艱難不易處之時則人當憂懼

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爲適不戒愼也天方蹶厖而不

得安之時則人當斂飭也今乃泄泄然弛緩而不勉

於事也夫若此則民之所以不安者固有由然矣誠

使出其辭也和輯而無乖矣則民心之離者亦合矣

有不治耶誠使出其僻也懌悅而無暴矣則民心之
亂者以定矣有不莫耶安民乃以回天而爾之所當
自反也

我雖異事句及爾同僚句僚韻我即爾謀句聽我囂囂句囂韻
我言維服句勿以爲笑句笑韻先民有言句詢于芻蕘句蕘韻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爲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
爲僚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
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
古人尙詢及芻蕘况其僚友乎

毛傳僚官也囂囂猶嶅嶅也　芻蕘薪采者



鄭箋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
俱爲卿士我就女而謀及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
嶅嶅然不肯受　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
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
匹婦或知及之况於我乎

孔疏僚官釋詁文言同僚者謂同爲王官文七年左
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
乎是僚爲同官也囂囂者是不聽之狀釋訓文囂囂
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嶅嶅　言詢于
芻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
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即薪也然則芻
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
亦是采取故連言之　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但以
其言傳於後世爲人所傚習故知是古之賢者

定宇陳氏曰觀此言則其爲同列相戒甚明

慶源輔氏曰第一第二句言其同有恩義也三四句
言其不有於我也五六句藥其察也七八句欲其警
也

豐城朱氏曰我之於爾其職分雖不同而其爲王臣
則一故就爾而謀之將以輸其忠也而爾乃囂囂然
自得而不肯受然我所言者乃今日之急務汝其可
以爲笑乎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
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况於僚友之言
其可忽而不聽乎

說約笑古義蕭韻字彙云易萃初爻若號一握爲笑
淮南子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叶
同　徐做弦云按孫愐唐韻引說文云笑字從犬而
不述其義今俗從大又按李陽冰刊定說文從竹從
夭云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審洪武正
韻注亦云從犬誤也

增訂爵輯民洽辭懌民莫本非難事但以規切之言入庸豈之耳則非言之難乃聽之難也故此章以不可不聽勸之

衍義四句分上是責之以拒言下因誘之以聽言也我言維服謂我所言者皆足以瘳民瘼回天變正國家安危利害之所繫也先民有言只是言古人嘗有此說言者何便是詢于芻蕘之言蓋天下事廣詢博訪乃可周知故雖芻蕘之賤而亦必詢及不以愚賤畧也非謂先民以其言而詢于芻蕘意

正解上云猶之不遠則爾不能自爲謀矣故我欲代爲爾謀况是時雖且蹶者在上不洽且莫者在下豈是綏閑豈是近論而聽我囂囂故戒之曰我言維服勿以爲笑詢于芻蕘是先民一句成語引以見不告猶詢芻蕘猶聽况僚友乎况大謀乎

指南卽爾謀卽上章不然不遠之猶辭輯辭懌之謀皆在此一謀字中矣

講夫我今日雖不同事以王臣視之則及爾有同僚之好焉我是以以天之難與蹶民之洽與莫者就爾而與之謀爲爾計也而爾之聽我乃囂囂自得而不肯受豈以我言爲迂耶夫我之言實維今日之急事爾勿以爲笑而置之且先民嘗有言曰詢于芻蕘以賤者之言或有至理之存也而况僚友乎安可以不聽也

**天之方虐**句虐韻**無然謔謔**句謔韻**老夫灌灌**句**小子蹻蹻**句蹻韻**匪我言耄**句耄韻**爾用憂謔**句謔韻**多將熇熇**句熇韻**不可救藥**句藥韻

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

毛傳謔謔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　八十曰耄熇熇然熾盛也



鄭箋今王方爲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款款然自謂也女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　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

孔疏非我之言爲老耄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爲反用可憂之事以爲戲謔而慢我　此言謔猶上憲憲見王爲惡如喜樂之故爲喜樂也釋訓云灌灌愮愮憂無告也解其言灌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款款言已至誠款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

卽是無所告耳釋訓云蹻蹻驕也孫炎曰謂驕慢之貌　八十曰耄曲禮文熇熇是氣熱之盛故爲熾盛也　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用其可憂之事而好爲戲謔故箋分之以見此意熇熇是熾盛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毒害之惡誰能止其禍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

按鄭以將訓行今不從

三山李氏曰說文蹻蹻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

臨川王氏曰列子云何不發藥乎左傳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

詩記灌溉也諄諄不已有如灌溉與書沃朕心沃字同義

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責之又深矣一二句戒其不可慢天也三四句戒其不可忽已也五六句斥其病也七八句危其禍也



豐城朱氏曰老夫灌灌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也小子蹻蹻不知天命之可畏而大言以相欺也匪我言耄自老夫灌灌者言之也爾用憂謔自小子蹻蹻者言之也夫憂不可戲也苟以憂爲謔則積之之多將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得而撲滅矣

疏義上章誘之使聽其言此章警懼之使不可不聽其言

存旨以蹻蹻當灌灌將老成深慮付之流水卽伏下文載尸之案

集解按上章之囂囂此章之憂謔皆靡聖管管情狀正可想見其爲猶不遠

衍義六句分上責其無畏天之誠下四示以當救亂之急總是做其聽言也匪我句正指上灌灌言之末二句言天虐卒瘅者日甚一日此時雖有灌灌之言救之亦無及意

講天之方示人以虐誠天下之大憂矣無得謔謔然戲慢以干天威也我老夫知之灌灌然至誠款實以告爾爾小子不信乃蹻蹻然足高氣揚而驕我意或以我爲耄乎然匪我之耄而妄言乃爾用可憂者爲戲耳夫憂之未至猶可爲也苟至乎多將熇熇然如

火熾盛不可救藥而挽回之矣可不聽吾言而早圖之哉

**天之方懠**（句）（懠韻）**無爲夸毗**（句）（毗韻）**威儀卒迷**（句）（迷韻）**善人載尸**（句）（尸韻）**民之方殿屎**（句）（屎韻）**則莫我敢葵**（句）（葵韻）**喪亂蔑資**（句）（資韻）**曾莫惠我師**（句）（師韻）

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衆也

毛傳懠怒也夸毗體柔人也　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

鄭箋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　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無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也

孔疏懠怒釋言文舍人曰懠怒聲也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御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　尸謂祭時之尸以爲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政故也　葵揆釋言文民愁苦而呻吟是無所告訴也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並不察民也君行既惡則致天災故民有遭喪禍者政亂則稅民無藝故又責以賦斂也內供費外充稅斂故空虛無資財以供其事用也

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濮氏曰威儀盡亂侮老慢賢善人則如尸不復言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上天方怒而戒小人不可行其常態也夫大言以夸人則人或以爲眞能而信之諛言以毗人則人或以爲愛己而親之是以威儀迷亂而不分善惡卒至於使善人反不得有所爲也夫小臣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爲此民之所以病苦而呻吟也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暴虐無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故雖至於喪亂滅亡而嗟歎之聲盈耳而卒無有順我衆之意者也自此而下則其所譏刺漸及於君矣

通解威儀卒迷當就小人身上說

說約按字彙殿屎之殿本作㕲屎與𠯗同嘆也洪武
正韻二紙則但云矢與屎同無屎字又殿屎爲詩世
學作㱱咿子由云亦作唸吚　注又言二字是四句
一截提掇處
集解按無爲夸毗雖是戒辭而味通章語氣實有責
數之意到此章纔繳得我言維服二句意
衍義四句分上責其妨賢下責其病民上章但言其
憂此章正言其所以憂而不可救藥之實夸則驕矜
人或以眞能而信之毗則讒諂人或以爲愛己而親
之此小人之常態也善人乃是不夸不毗及下文揆
事惠民者善人不得有爲便是無惠我師而民已殿
屎矣下接言民殿屎是言當時之民已如此也喪亂
二句計其後日必如此也無惠我師正與善人不得
有爲相應蓋善人用方能惠我師今云莫敢葵則夸
毗終用善人終無爲也　自矜以罔人曰夸當同以
附和曰毗正不然之話也大言夸人必有淩厲之態
諂言毗人必有側媚之狀耳目易而觀聽亂故曰威
儀卒迷小人皷張君子氣縮善人於此安得出一言
以與不然之話抗又何能出一猷以與不遠之猷爭
則有載尸而已善人正是揆事惠民者今惟載尸則



民之愁苦雖甚誰爲之揆度所以徒爲亂亡沓嗟誰
有順其生養者乎欲惠我師必須善人欲善人之用
事如何容得夸毗到此纔繳得我言維服兩句意
敢字要味是敢怒而不敢言也
指南大略是戒其無縱惑世之行而啓其當盡救世
之謀也方懠亦板板之謂夸毗亦不遠不然意不然
不遠其勢必至於此也無爲句爲下二句本根下二
句皆承此說注中使字總管威儀二句說卒迷者就
小人威儀迷亂言蓋以大言夸人則有驕矜之態以
諛言毗人則有卑諂之態而威儀皆失其常度矣夸
毗則人君悅而信之而小人用事則善人不得有所
爲如尸飮食而已下四句言民方今愁苦呻吟失所
甚矣此皆由君臣上下迷亂而善人不得有爲則所
行者皆病民之政所布者皆病民之獘下民之失所
其故可知也衆人雖明知其所致之由矣然善人之
能揆事而惠民者旣不得有爲則人皆畏憚無敢謀
改而揆度其殿屎之故是以至於喪亂也末一句正
計其後日必如此然按其實只是用夸毗使善人不
得有爲之故也
按莫我敢葵朱傳似是承民說時講作善人說訓善

人載尸而不敢言民之疾苦載訓則其說可用　蔑
資朱傳滅亡而咨嗟舊說蔑無也資財也言民困窮
似亦說得去
講天之方示人以怒無得爲大言以夸人或謟言以
毗人使終日所行之威儀盡皆錯亂回惑而憂國之
善人或束手旁觀或屏迹困處則如尸處神位而不
得有爲也且民當斯時方愁苦呻吟日受其病則莫
我敢揆度其所以致然者是以喪亂蔑亡嗟歎不已
曾莫能惠我師衆而順其安養之望也夫何至於此
極耶



**天之牖民**句**如壎如篪**句篪韻**如璋如圭**句圭韻**如取如攜**句攜韻**攜無曰益**句益韻**牖民孔易**句易韻**民之多辟**句辟韻**無自立辟**句辟韻

賦也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
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
毛傳牖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
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　辟法也
鄭箋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　易
易也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
益爲道民在己甚易也民之行多爲邪僻者乃女君
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
孔疏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以爲導也壎篪俱是樂器
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圭爲璋合
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物
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之人所攜
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壎篪圭璋相類之物
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名不見與上不類
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　以韻當爲改易之易故
轉之爲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文最
處末故乘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



按攜無曰益鄭謂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不甚
明兩辟字鄭以上辟爲邪下辟爲法非是
程子曰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以通明
安成劉氏曰言求之卽得而無費於己以益之也
嚴氏曰說文云在屋曰囱在牆曰牖囱音怱疏曰物
在地上手舉攜之
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
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定宇陳氏曰上之於下開其未明之天性者固甚易
導之以邪辟之人僞者亦不難因開之易而謹導之

方可也豈可導以邪辟邪
東萊呂氏曰亂雖極矣導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與七章分明是譏及於王也故先生於民勞首章言此二詩雖不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者是也
說通六七八章正告以同天之實事六章卽壎篪圭璋攜取之不爽而示以道民之方也民辟不可更教之辟則我不立辟而民之不辟可知也此言外意古義取孔疏謂物在他處須往取之攜說文云提也



謂以手挈之篪圭攜齊韻益易辟辟陌韻
說約按此章亦四句截孔疏妙可以會意
衍義六句分上卽天開民之易以明上化民之易下戒以愼導民之方也牖民以知言就善一邊說上之化下以行言兼善惡說取求攜得凡有得必有費此便見其難取之卽得而無費於已以益之何難之有牖民孔易總結之見天所牖之理卽民所具之理一理相契非有所强也何易如之注上之化下補在孔易之下民之多辟者蓋民旣困窮則放僻邪侈所必至也立辟者如不然不違之類又謚而不善者也此

以下三章皆於相戒之中寓戒王之意也
正解孔易意全在首句發之如壎四句極形容其易耳壎篪喻天人之相應不以氣隔也璋圭喻天人之相合不以行隔也取攜無益喻天人之相授受不以頃刻待也孔易句總承上文辭轉而民便治辭懌而民便莫卽是牖民孔易機竅民之多辟輕說歸重到無自立辟上去意云民卽多辟其天自在豈可於話猶之閒自立於邪以導之也要看自立字多辟不治不莫也立辟卽不然不遠夸毗之類也若自立辟是自閉其牖卽以塞民心之天矣



指南取求攜得攜無曰益非以足上句正申取得之易耳如壎唱而篪和感之卽應也如璋判而圭合印之卽符也如取求而攜得不必費於已以益之也牖民之易如此
按六如字疊下總見牖之易子謂壎篪璋圭以物爲喻見其本來易牖也取攜以人事爲喻見其牖之之易也攜無曰益緊連取攜句提出孔易來取攜句較重朱傳云取求攜得而無所費子謂方欲取之卽已攜在手中不更費力費是以力言時講凡有得必有費似以財言覺泛

謂民之窮貴乎有以善導之也彼天之於民賦於有生其理本備其牖民於既生之後以開其蔽復其明也但見一氣相通如塤之唱如篪之和也一形相符如璋之判如圭之合也一途相順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也夫攜之必從無所費於己以益之其牖民甚易天固如此然則以上化下其易亦然今民之多邪僻其無復自立邪僻以敎之斯乃所以善民也耶

**价人維藩**句藩韻**大師維垣**句垣韻**大邦維屏**句**大宗維翰**句翰韻**懷德維寍**句寍韻**宗子維城**句城韻**無俾城壞**句壞韻**無獨斯畏**句畏韻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强國也屏樹也所以爲蔽也大宗强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

毛傳价善也藩屏也垣牆翰幹也

鄭箋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

按毛以价爲善鄭以价爲甲毛謂王者爲天下之大宗鄭謂大師爲三公大宗爲同姓之適子宗子爲王之適子毛以懷爲和鄭以斯爲離其說錯雜不一今但依朱傳

安成劉氏曰屏所謂樹塞門也

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三山李氏曰王所恃以衛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不寍矣詩人以懷德維寍則於中則宗子惟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



董氏曰藩垣屏翰皆以衛王畿也蓋藩在外屏在內垣限內外特翰以爲築王者之固其國如此懷德維寍則懷諸侯者在德若宗子則爲城以禦患者也

廬陵彭氏曰王者之治親親爲大雖用人以爲藩垣屏而資同姓以爲翰翰者所資以立也又必恃同姓以爲城城者所恃以固也曰大宗曰宗子其意反覆言同姓之至重至切蓋垣重於藩屏不可以無翰而城又大而且重焉然在人者皆有形之勢而德之在我乃無形之勢也故獨曰維寍焉

慶源輔氏曰自价人維藩至大邦維屏是自內說及外大宗維翰宗子維城又自疏說及親自价人至大

宗皆王所恃以爲藩垣屛翰者然惟德之懷則王得
其所恃以爲安不惟如是而同姓宗子亦且爲我之
城矣言城則藩垣屛翰之功皆包之矣王若不務德
以爲本則城壞矣城壞而藩垣屛翰亦皆傾圮而禍
亂至矣
說約按集傳翰與藩垣一韻寧城一韻壞與畏一韻
六維字平然亦可在四句截懷德以下另轉五者有
形而德無形曰維寧者天下康寧也　纂序按通解
又云大宗異姓之强族明宗子則同姓也
副墨价人六句體雖六平意重修德無俾城壞全體



懷德來德正立辟之反　兩無字是著力字可畏只
在獨字見之斯字亦有悔之晩意
衍義六句分上歷指君之所恃以爲安者下歸重於
德而示以本之當立也自价人至大宗六句且平說
到末方歸重於德以起末二句意然亦要見得德爲
重而同姓之城又重於藩垣屛翰蓋六者之中德爲
本宜總在後而顚置宗子維城在後者以起下無俾
城壞可也可見亦重城字矣要說得周而分曉如云
人能修德則宗子爲之城而藩垣屛翰皆得其所可
畏者去矣不然親戚叛之而宗子之爲城者先壞先

壞則藩垣屛翰皆失其所而獨居獨居則可畏者至
矣可畏只是危亡之禍　末二句有警戒意重二無
字要補輔君修德意　按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
小宗子四別子爲祖繼禰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
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
也則此宗子兼小宗大宗而言周家子孫千億宗子
徧天下患難相救變故相衛壯於金湯故以城言之
正解藩在垣外所以爲衛也屛設於門所以爲蔽也
翰當牆兩邊以障土所以爲榦也价人擅德爲大大
師合衆爲大大邦足爲外重大宗足爲內重价人德



望旣尊使天下有所憚而不敢發非藩任而何大師
居則比閭族黨出則行伍軍師非垣而何大邦世守
封疆負居方岳故維屛大宗閥閱之舊支庶之蕃足
以聯合衆心故維翰懷德只念念不忘修德之意德
不外敬天安民然且虛說德修而多助自至禍亂不
生故維寧宗子以同休戚可以寄心膂而禦外侮故
維城
按毛以价爲善朱傳以价爲大德之人可相通大師
卽大衆謂百姓也大邦是侯國在外者大宗是異姓
之强族在內者懷德以君言是自修其德非懷來之

懷宗子方指同姓言六句置德於中以貫上下而必
以宗子句在下者見同姓爲重而示以起城壞可畏
意城壞包上藩垣屏翰皆不足恃在內故言獨居也
　凡伯同姓之國故專歸重到同姓上意或如此
講夫導民之機旣不可立辟則所恃以安民者亦曰
致君修德而已今夫人皆知藩垣之爲藩垣也而不
知大德之人足以正君而善俗則維藩爲百姓之衆
足以守邦而衛國則維垣爲人皆知屏翰之爲屏翰
也而不知大邦之强國足以禦難而敵愾則維屏也
大宗之强族足以連屬而合衆則維翰也四海負安



非國之寍也維人君懷德而自修則維持鞏固而無
土崩之患斯維寍也百雉言言非國之城也惟宗子
合族以聯親則分猷共念而有夾輔之功斯維城矣
夫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
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
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則所可畏者至矣是必輔君
以修德使親戚助之天下順之無俾至於壞城無使
至於獨居而可畏也若坐視君德之不修而不恤焉
　豈所以安民哉
敬天之怒句怒韻無敢戲豫句豫韻敬天之渝句渝韻無敢馳驅
句驅韻昊天曰明句明韻及爾出王句王韻昊天曰旦句旦韻及爾
游衍句衍韻
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
縱之意
　毛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　王往旦明游行衍
溢也
　鄭箋渝變也　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
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愼
乎
　孔疏戲豫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



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　以王與出其
文故爲往也旣有出往則亦有入來故箋言出入往
來此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游行衍
溢亦自恣之意也
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
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
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
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　才有些放肆則他

便知所以日日監在茲

慶源輔氏曰此又專戒其同列也囂囂也謔謔也蹻蹻也熇熇也謔謔也皆戲豫之事也管管也憲憲也泄泄也夸毗也皆馳驅之類也後四句熟讀而詳玩之可見天之於人無所不體而與起人心畏天之誠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豈可一毫一息而不敬乎哉

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朱子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耳問天體物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又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　問此莫是言人之所以爲人者皆天之所爲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朱子曰公說天體物而不遺旣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天與仁非有二也

豐城朱氏曰天之怒不可不敬也汝其敢戲豫乎天之變不可不敬也汝其敢馳驅乎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愼獨之爲貴也

疏義天者理也理無往而不在故天無往而不監敬天此一詩之要旨也

說約按古義怒豫遇韻渝驅虞韻明王陽韻旦衍霰韻

合訂天怒天渝亦就民上見敬字不必深求只反前憲憲泄泄謔謔看

衍義四句分上戒以天之當敬下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以見其不可不敬也敬天凡所爲順理皆是出往一出而有所往之時游衍一游而有所縱之時此皆細微可忽之際而天必與之俱可見人不可以不敬意此詩凡說天處便及民此章所謂敬天亦不脫安民意　此詩本戒以安民而此章又戒之以敬天何也小人於民之不安者多不知警至於天變猶或有知所懼蓋天之於民本無二致故敬天所以安民也故首曰上章板板下民卒癉而終之以此云

正解天之怒戲豫者必不覺惟欽者覺之故無敢戲

豫天之渝馳驅者必不知惟敬者知之故無敢馳驅兩無敢字極重蓋戲豫不生於戲豫而生於敢戲豫之心馳驅不起於馳驅而起於敢馳驅之心也戲豫怠慢也有任情意馳驅放恣也有踰閑意下四句又著天之明威以作其敬

指南下四句亦須歸到不好遊說言於斯游戲馳驅有所放肆天必照視之而怒變不能外矣可不敬乎如此說方與上四句相應

講然修德以安民也惟敬天爲要矣今天之怒甚矣爾其敬天之怒乎無敢戲豫焉而有自慢之心也今



天之變甚矣爾其敬天之渝乎無敢馳驅焉而有自恣之意也所以然者以昊天雖高而臨下則赫然其甚明凡爾之一出王必及也昊天雖遠而監觀則昭然其甚旦凡爾之一游衍必及也知此則敬昊天之意常存而易亂爲治無難矣安民以事君以此可不勉乎

板八章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一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辭六章至八章皆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

小序板凡伯刺厲王也

鄭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

孔疏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爲王卿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爲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爲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今有凡城

正解通詩以安民爲主而敬天又詩人之要旨故以此終篇也自首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辭六章至末章則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析言之首章是責之



以失道二章是勉之以善言三四章是儆其聽巳之言五章是致其切責之意六章欲其輔君以化下七章欲其輔君以修德末章以敬天終之蓋敬天斯可以安民也　陳伯玉云此詩以敬天安民爲主懷德維寧一句足以盡之敬者德之實而民之安乃君之寧也曰敬天正所以爲安民也曰懷德正所以爲敬天也曰出話然爲猶遠正所爲懷德也曰辭輯民洽辭懌民莫正所爲出話之然爲猶之遠也總是一意到底　首章發所戒以起諫之之端下皆詳大諫之實篇內說天變若天難等處卽板板意說民不安若熇

熇等處卽卒癉意說人謀若憲憲等處卽出話四句
意

指南首章責其失以啓相戒之端二章勉其安民以
回天三四五章咎其不聽言而禍終不免六章言導
民之當愼七章言君德之當修末則以敬天終之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經詳說卷七十四終

# 詩經詳說卷七十五

牟陽冉覲祖輯譔

##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句**下民之辟**句辟韻**疾威上帝**句**其命多辟**句辟韻
**天生烝民**句**其命匪諶**句諶韻**靡不有初**句**鮮克有終**句終韻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
也烝衆也諶信也

毛傳辟君也　諶誠也

鄭箋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敎道之非
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



道後更化於惡俗

按毛鄭以上帝爲王以蕩蕩爲法度廢壞以天命爲
敎道之其說皆不合

此言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
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
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
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蓋始爲怨
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

慶源輔氏曰蕩蕩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蕩蕩同
言其廣大而無有限量也蕩蕩上帝本是下民之君

今也疾威而多僻何哉此怨天之詞也已下四句則復解之所以云然者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自終率多敗以取禍耳以此言之則非上帝之疾威天命之多僻也皆人自取耳

華谷嚴氏曰疾威者厲王所爲而天實命之是天爲此疾威天實爲之則無所歸咎然天亦豈欲令厲王爲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王自不爲善豈天賦予以惡哉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建安熊氏曰劉采邑名康謚也康公定王同母弟所謂王季子也　天地之中猶言天地之性也以此理無過不及而言故謂之中人之生必稟受此理而俱生此乃所賦之命也能順其則順天地之命者也所以得福不能循其則逆天之命者也所以得禍

臨川王氏曰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豐城朱氏曰此章正意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句

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要其終而言之則文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王性之者也武王身之者也成康困知勉行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也故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絕之而不爲然則非天命之多僻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僻也非天命之匪諶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爲是匪諶也非天命之多僻非天命之匪諶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爲怨天之詞而非天之實有是也



疏義一二據理而正言蕩蕩二字本稱美之詞也三四方怪之而爲怨之之詞五六以下又探其亂亡之故也

六帖烝民四句總是解上文而天生二句又是與起下文靡不二句又解上句正見命之匪諶也章意只要說到末二句以爲歸宿但上文來得十分委曲正如羊腸詰屈遂令覽者駭怪不知所由　始尤於天而卒自解之本意不過如此他卻做出許多蹊徑如此發端亦文之奇絕者也然其妙處只在天生二句

多此一折便委婉圓轉意味無窮不然亦止是直頭
布袋耳又可見文章機軸正不在多　末四句兩層
意緣他不肯一句說盡故推原上又著推原傳中兩
蓋字正得其旨
說約按烝民者總詞亦回護於王之詞也集傳諶終
互叶古義主就終係東韻　纂序按民諶本叶終當
就之
存旨首四句說天即是說王詩人本非怨天特委婉
其刺王之詞耳疾威二字酷肖掊克彊禦炰烋之狀
增訂按烝民四句亦是慨歎意居多所謂卒自解之



者特隱然在意言之表而後乃發明之耳此章以下
皆就人君身上說便知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
不明匪上帝不時之類皆是發明此意
衍義四句分上言天道之反常下是自解之以爲由
人道之無常致之也蕩蕩廣大徧覆之意曰下民之
君見得宰栽培傾覆之權宜命之以理之正也疾威
多辟是言天道之反常也鹿野依嚴氏謂暗指厲王
言非是若既指厲王則下文何消曰解之多辟之命
與匪諶之命俱就賦予上言靡不二句又解上一句
言惟人之善道不克終故上帝之賦予亦似不可信

其疾威而多辟者皆人爲不善致之耳豈天道之常
哉上下意相照應
正解匪諶見惟多辟所以天命似不可信惟鮮克終
所以至於多辟下文貪暴沈湎炰烋顚覆等何其辟
之多也然吾能信其初而不能信其終吾見其責在
人而不在天意指厲王而託之烝民是詩人微詞須
於自解之中寓怨歎之意
指南靡不二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
道自終故上天之賦予亦似不可信然則天命之多
辟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辟也非天命之匪



諶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爲是匪諶也而豈可以疾威
病其蕩蕩哉　諶訓信當作恃字看
按嚴華谷多周旋注疏其以疾威喻厲王誠說不去
蓋厲王是有初鮮終者則天命之辟正於此見如何
以疾威喻厲王將疾威者自爲鮮終乎講中有駁華
谷與予見合
講夫天下之亂不自致也必有所以致之者彼蕩蕩
上帝其廣大之量無所不覆乃下民之君也既爲君
以主乎民宜其畀之以善矣今此疾威上帝其命之
賦予人者乃多邪僻而不正如此惡在其爲下民之

君邪夫天生下民本皆有善而無惡今其命多僻而
不可信者豈其初則然哉方稟命之初厥賦惟均初
罔靡有不善矣但有生之後氣拘物蔽故淫用匪彝
遂失其付畀之重而鮮克以善道自終焉耳然則致
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者乃人之
所爲也豈可歸咎於天哉

**文王曰咨**句**咨女殷商**句**曾是彊禦**句**曾是掊克**句克韻**曾是在位**句**曾是在服**服句韻**天降慆德**德句韻**女興是力**力句韻

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彊禦暴虐
之臣也掊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慆慢興起也力如力
行之力



毛傳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掊克自伐而好勝人
也服服政事也　天慆慆慢也
鄭箋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
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
之處位執職事也　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
與而力爲之言競於惡
孔疏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爲嗟也彊梁者
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是心不欲
善不從教化之人也自伐解掊好勝解克定本倍作
掊掊即倍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
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己實不能恥於
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釋詁云
服事也且在服與在位對文故知服政事謂非徒備
官又委任之也　民勞之詩汎論王惡欲王惠中國
以綏四方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
滅亡號呼沈湎俾晝作夜其言旣切故假文王至如
家父作誦自著己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旣
異所作有殊二章箋獨言厲王者以假託文王咨嗟
殷紂不得不言厲王六章以下言殷紂者以小大近



喪顚覆滅亡之事故指言殷紂又經之設文須有足
句四言曾是其義爲一故箋幷言之汝曾任用是惡
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言曾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
語猶然
按毛鄭以天爲君以女爲臣不合語氣上文云咨殷
商則女字當指商紂注疏不論語氣多如此
曹氏曰自契始封商地在上洛湯受命亳殷地在蒙
今曰殷商並舉之也
疊山謝氏曰彊彊梁禦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
臨川王氏曰彊禦掊克是爲慆慢

呂記力言任之之堅也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爲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爲之耳

華谷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爲文王之詞譏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爲喻耳

慶源輔氏曰此章以下託爲文王歎紂之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略似紂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自古危亂之君率是暴虐與聚斂之臣並用蓋此兩等人實相須也非暴虐則無以爲聚斂之資非聚斂則無以極暴虐之惡也慆德謂慢天之人卽暴虐聚斂之臣也所以敢爲暴斂之事者只緣慢天故爾

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掊克之人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曾是在服謂以之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掊克也卽所謂慆德也而以爲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爲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歸於天矣



說通託紂者厲之惡略與紂同亦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曾是恠詫之詞歸云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而使在位在服乎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而用彊禦掊克乎

古義每章俱用文王二句起不用韻亦變體　陳際泰云板民勞刺厲王也其似刺同列託也至蕩而亂益深矣託同列可盡言也託文王尤可盡言也文王尊盡所刺譏又在勝國於是益展其言故曰託益深也

副墨女興是力緊歸責到君身上去言其好暴多欲實爲此輩之倡也

衍義末句分上言小人之肆惡下言由君有以縱之也慆德而以爲天降者蓋雖人事之乖違亦氣運之衰敗故生此這等人耳女興是力猶言力興起此人而主其爲此事也言汝好爲暴故所用皆彊禦汝爲貪利故所用皆掊克雖是氣類相感實爲情意相投故也總見小人之肆惡皆由君有以致之

正解上二曾是言何乃有是人下二曾是言何乃用是人也彊禦者言強有力之人足以禦衆掊克者掊擊民而勝之取其財也居位卽任事當串看

指南上章既言人少以善道自終而非必皆天之過至此章以下正詳其不善之實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也

按此託爲文王之言咨女殷商一氣到底女字正應之四曾字實只兩句上虛下實　與力一意不但與之而且力主之耳

講夫人爲不善如此則其責有所歸矣不觀文王之所以歎紂者乎昔我文王慨殷紂之不道常嗟歎之曰嗟爾殷商彼彊禦之臣暴虐以戕民之命掊克之臣聚斂以傷民之財此皆害民而不可用者也今以



之居公卿百司之位而曾是在位矣以之任公卿百司之事而曾是在服矣夫彊禦掊克皆所謂慆德也此固上天氣化之衰降此慆德以害民耳然非其自爲之也乃汝尊崇委任興起此人而力主其事是以彼有所藉而肆其貪暴之惡耳豈可咎於天哉

**文王曰咨**句**咨女殷商**句**而秉義類**句類韻**彊禦多懟**句懟韻**流言以對**句對韻**寇攘式內**句內韻**侯作侯祝**句祝韻**靡屆靡究**句究韻

賦也而亦汝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爲詛詛祝怨謗也

毛傳對遂也　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

鄭箋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　侯維也

孔疏既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盜攘竊爲姦宄者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　費誓注云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竊則總名故箋以盜竊配之　作卽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屆極究窮皆釋言文



按鄭以作祝爲王與羣臣乖爭相疑非也只是爲王斂怨謗耳　屆至也有止意究極也有盡意言不知何日止何日盡也

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爲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新安胡氏曰彊禦多懟流言以對者正如所謂禦人以口給之意彊禦與前章相應指所用之人也

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己而恐禍之及也故施謀詭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

惑亂其聰明以自掩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爲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詛祝指歷王而言人君好用暴斂多怨之人則怨謗必將反移於已也

說通願東江云凡小人倡爲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博辨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是也

合訂寇攘式內猶裴度云欲平賊當先清朝廷蓋天下之亂每不生於外而生於內也眞文忠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亦此之謂

副墨小人一日不去則怨懟一日不已故曰靡屆靡



究

衍義六句分上歎任用之非人下言致民之怨已也而秉句是反言以起下意彊禦正是義類之反多懟即彊禦之人蓋暴虐者必多怨也叫如罵詈之類祝如祭祀厭禱之類乃樂其亡如時日害喪意

正解專言彊禦者謂暴寶是以濟其貪即掊克亦在其中矣

講夫用此慆德之臣能不致怨於民哉文王曰咨咨爾殷商汝當秉用善類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舍之而不用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恣其流蕩之

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君則是爲寇盜攘竊者皆居心脅之託而用事於內矣吾見君以是人而縱惡於民則民亦以是人之故而歸怨於君或從而詛之或從而祝之無有止極之期也夫小人蒙其利而君上受其謗則亦何益之有哉

**文王曰咨**句**咨女殷商**句**女炰烋于中國**句國韻**斂怨以爲德**句德韻**不明爾德**句德韻**時無背無側**句側韻**爾德不明**句明韻**以無陪無卿**句卿韻

賦也炰烋氣健貌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也背後側旁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毛傳炰烋猶彭亨也　背無臣側無人也　無陪貳也無卿士也

鄭箋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　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

孔疏炰烋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氣健之貌與傳彭亨一也　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

按鄭以爲聚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用之朱傳自以爲有德不同上文炰烋不說用人自爲德是　不明

爾德爾德不明是復說無異義

疊山謝氏曰以傲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狠炰烋之狀

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怨謗而言厲王資稟既暴虐矣而又用暴虐之人盛其氣力以肆行於中國方且斂衆怨而自以爲德焉此皆由不明在我固有之德故也而其所以不明其德則又以王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臣皆暴虐聚斂之人而無一人稱其官者故也

說約按後四句故有兩解一解由無人故不明是責



在輔弼也孔疏呂記嚴緝大全並同一解由不明故無人是責在舉錯也疏義通解說通詩通古義並同然亦不辨誰爲一定之說　竊序女興而秉專責殷紂從後解勝

存旨無背無側無陪無卿非眞無人也有義類方是有人寇攘不可謂人也

衍義四句分上言其極暴民之威下言其無取人之則炰烋虎狠之狀如謝氏所謂以傲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是也此句就王說帶用小人在內或專指强禦言以若所爲皆可怨之事也而反以爲利民之

德此便是不明了故下隨卽不明言之歸重在德上

說德惟不明所以舉枉錯直而國之空虛無怪也注前後指背字左右指側字陪是三公副貳於王者卿是六卿三公之亞也　明以藻鑑人品言　炰烋逞汝字不可專指彊禦

講夫用人失當以致謗者亦由於君德之不明耳文王曰咨咨爾殷商爾今逞其氣勢奮其威虐炰烋然以肆行乎中國凡可怨之事皆斂而爲之方且不以爲怨而反以爲德也是豈無故而然哉蓋君有明德則能知人而任使矣今不明爾德故賢否莫辨而前



後左右皆不稱其官如無背無側也爾德不明故邪正混淆而三公六卿皆不稱其官如無陪無卿也商之行政用人何其顚倒錯亂如此哉

**文王曰咨**句**咨女殷商**句**天不湎爾以酒**句**不義從式**句式韻**既愆爾止**句**靡明靡晦**句晦韻**式號式呼**句**俾晝作夜**句夜韻

賦也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毛傳義宜也　使晝作夜也

鄭箋愆過也女既過沈湎矣又不爲明晦無有止息

也醉則號呼相傚用晝曰作夜不視政事
孔疏天不湎然同汝顏色以酒汝乃自耽此酒使色
同耳此乃過誤之事不宜從而法行之汝沈湎如是
既已愆過於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飮酒不息及
其醉也用是叫號用是讙呼使晝曰作夜不嘗視事
此所以大壞　酒誥注云飮酒齊色曰湎然則湎者
顏色湎然齊一之辭故云天不同汝顏色亦謂湎爲
同色也湎者人之所爲非天生之物聖人用酒所以
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湎然而醉者人
自爲之非天爲之也



按鄭以式爲法今只作用以湎爲同色以止爲止息
皆欠妥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厲王之嗜酒與紂無異王既
沈湎於酒則所從所用自然不善此固王所自爲也
而以爲非天使之然者應首章末四句而言耳既愆
爾止則所謂威儀幡幡威儀怭怭也靡明靡晦則無
別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號載呶也人當晝
日有所作爲今俾晝作夜則渾不視事也
華谷嚴氏曰非天使之是汝自爲惡也爾之容止既
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飮酒不息叫號讙呼使其

作夜荒亂甚矣
豐城朱氏曰人君荒湛於酒則必信任小人於是而
愆爾止則威儀之迷亂也於是而號且呼則言語之
讙譁也窮日夜以娛樂棄國事而不恤所謂俾晝作
夜靡明靡晦也
疏義不義與上章義類相反卽小人也湎於酒則昏
於德不知其爲惡類而任之矣
古義從隨也式號式呼式字發語辭與篇中諸式字
不同按微子篇云天毒降灾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
酒誥篇云在後嗣王酣身用燕喪威儀皆紂湎酒之
證



說約按疏義說則因湎酒喪德而任用不義然說逼
云惟不義之小人是從是用見君臣相與導飮也與
古義同蓋天不湎爾以下六句大都酣酒一套意不
必又盼上章突亞不義一句耳靡明靡晦俾晝作夜
亦是一套語反覆言之集傳通章一韻
合訂天不二字直貫下不義句言天不使爾則知多
僻之信由人矣不義從式則義類不用可知
集解按言湎酒而卽繼以不義從式則當時君臣分
明共相導飮矣末四句寫沈酣景象如畫

衍義四句分上自敘荒亂之失下則指其失而極言之通重湎酒上下四句皆湎酒之失也沈湎於酒則昏於德而所從所用自然不義矣日出聽政晝有所事也俾晝作夜則全不視事矣明晦晝夜一槩看

指南天不二字貫下不可以湎酒用人對看既愆二句言以酒而失儀也式號二句言以酒而失言也靡明與俾晝句總是言其無有止息不恤國事也各帶上句說此章湎酒正是德之不明處

按天不二句一連是歇後語言天不使則是自爲也不義從式還作用人說專以導飲說覺小從式一意從而用之也或謂是從是用是導飲一說然作轉語看謂天不湎爾以酒由於爾用不義之人相導以飲故湎酒耳如此說口氣亦捷可用

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未嘗沈湎爾以酒使皆然罔知而惟不義之人是從而用也是女自爲惡耳爾之容止卽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皆然且號呼讙呼使晝作夜無有止息荒亂甚矣何時自醒耶

文王曰咨(句)咨女殷商(句)如蜩如螗(句)(螗韻)如沸如羹(句)(羹韻)小大近喪(句)(喪韻)人尚乎由行(句)(行韻)內奰于中國(句)覃及鬼方(句)(方韻)



賦也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尙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毛傳蜩蟬也螗蝘也　奰怒也不醉而怒曰奰鬼方遠方也

鄭箋飮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

孔疏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地謂之蟪蛄楚辭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陸璣疏云螗一名蝘蚗字林蚗或作蟟也靑徐人謂之蜈蟟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　沸無食名故知惟是沸湯羹熟則停故知其欲熟　西京賦云巨靈奰屭以流河曲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爲怒也怒不由醉而云不醉而怒者以其承上醉事嫌是醉時之怒故辨之焉此雖怒時不醉乃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旣言飮酒無節卽又責其奰怒也

按蜩螗沸羹言危亂鄭承上飮酒非也人尚乎由行毛以尚爲上不合語氣鄭以人爲時人化之又以爲時人不醉而怒尤非詩旨

新安胡氏曰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也　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祖紀其實一國而異其名也

慶源輔氏曰小大近喪卽言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也人情怨亂如蟬之鳴如羹之沸則小者大者皆幾於喪亡矣乃尚不知變而猶行於惡不已其亦不仁甚矣則人之怨怒豈有旣哉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所以極言之也

說約按小大依陸羽明指小國大國言爲與下中國語爲一套且注中小者大者兩者字明有所指矣人



字則爲暗斥王與用事之人不待言要亦鄙之之詞也　蕩行古義陽韻

合訂如蜩二句形容國家氣象人情煩促騷動之狀人尚由行謂依然彊禦掊克炰烋沈湎也末二句申上文以明必喪之意

衍義六句分上言處亂世而安下言致人心之離也如蜩二句就世亂上說小大句就國危上說世亂國危皆上文喪德縱奸所致也蓋上有炰烋之臣下有咀咒之民所以氣象煩促如此昔人謂海內鼎沸是也　大小二句根上侯作侯祝二句來皆上文喪德縱奸所致也由行乃彊禦掊克之不去炰烋沈湎之不改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也末二句又申上文以明其必喪奰字卽蜩螗沸羹意

指南蜩螗言怨謗並興也沸羹言民情騷動也總是人情洶亂天下沸騰之意小大指國言世亂國危皆上文喪德縱奸所致人尚乎由行則無可挽之理已末二句言內外遠近無不怨怒則亂亡終不可免矣

按奰怒也上有以致其怨怒也故曰奰于是有力字

講夫君身旣荒亂矣其如天下何哉文王曰咨咨爾殷商方今天下將危人情洶亂如蜩螗之鳴而不止



如沸羹之湧而不定國之大者小者皆幾於喪亡矣爾宜恐懼修省而急於改圖可也尚且由此而行所用者皆彊禦掊克之臣所爲者皆炰烋沈湎之事而不知變焉是以內自中國之近旣䀯䀯而胥讒外及鬼方之遠亦怨怒之不息也雖欲免於亂亡豈可得哉

**文王曰咨**句 **咨女殷商**句 **匪上帝不時**句時韻 **殷不用舊**句舊韻 **雖無老成人**句 **尚有典刑**句刑韻 **曾是莫聽**句 **大命以傾**句傾韻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

鄭箋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　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　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孔疏以殷不用舊章即以殷臣言之故云老成人若謂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以莫爲總辭故知朝廷君臣也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故云皆任喜怒

言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



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疊山謝氏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生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率老播棄犂老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耇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慶源輔氏曰匪上帝不時不時猶言不辰也王自不能用舊爾王能用舊則時亦當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者正謂是也正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之政法尚存獨不可爲扶持憑藉之資乎惟其并人與法皆莫之聽用夫然後大命從而傾覆也

說約按集傳時舊一韻舊督詩世學音几人刑傾一韻

合訂不用舊兼舊人舊法言雖無老成二句低昂其詞以折之當時世亂必有以無老成人爲辭者故設爲此言見就使無舊臣可恃尚有先王之法可爲憑藉一轉極妙

衍義四句分上言王之致亂由於不用舊下言王不用舊可以致亂也雖字尚字要挑剔無老成人如此



干死而微子去箕子奴而商容遜也典刑如三風十愆之戒執中立賢之訓布於方冊者是也按召旻刺幽王而終之不尚有舊幽王時猶有舊人安可以厲王時果無舊人也

正解承上人心之離即是天命之去此只提出殷不用舊來以應人尚由行之意天下怨亂小大近喪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不時也但殷不用舊臣舊法耳雖無老成人一轉妙蓋今之不用舊勛說無老成人借使世無老成人可用不尚有典刑可憑藉乎此乃所以深折其不用舊也　莫聽謂莫聽其用舊之

言
指南不時猶言厄運也　曾是句亦兼舊人舊法言
末句正與不時句相應大命國命也傾大命者有其
故則非上帝之不時也
按輔氏云幷人與法皆莫之聽用指南謂兼舊法舊
人爲是　雖無尚有語氣老成人亦未必無也
講夫然則時事已可知矣是可以委罪於天乎文王
曰咨咨爾殷商當今天下怨亂小大近喪時之不善
甚矣然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也乃爾殷不用先王
之舊臣舊法致此禍耳蓋舊臣舊法皆所恃以爲治



也於今雖無老成人可以圖先王舊政矣而先王之
典刑尚在獨不可爲憑藉之資乎惟其人與法曾莫
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大命傾覆卒至
於不可救也豈可諉於上帝之不時哉

**文王曰咨**句**咨女殷商**句**人亦有言**句**顛沛之揭**句揭韻**枝葉未有害**句害韻**本實先撥**句撥韻**殷鑒不遠**句**在夏后之世**句世韻

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
夏后桀也
毛傳顛仆沛拔也揭見根貌

鄭箋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
折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官職雖
俱存紂誅亦皆死　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
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
用爲戒
孔疏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以顛爲仆謂
樹倒也沛者怨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爲拔謂
樹拔也揭者蹶倒之意故以爲見根貌此顛沛之揭
正謂樹將倒拔而已見其根但未絕耳　傳言見根
不辨根之所見故以揭爲蹶貌蹶謂倒也樹倒故根



見與傳同撥者撥去之去其餘根故云猶絕也揭實
已倒故云蹶貌但倒不至地假猶未盡故枝葉未有
折傷本實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喻紂未滅之
前官職雖俱存紂誅則與之皆死也稱人亦有言者
牧誓文亦如此注云以古賢之言爲驗是苦其不信
故引古以爲證也
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
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
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爲不義以自絕於
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鑑在夏蓋爲文王歎紂之辭

然周鑑之在殷亦可知矣

華谷嚴氏曰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禍敗而王身無道本先撥矣枝葉蓋將從之也

廬陵歐陽氏曰非獨周之鑑殷殷之鑑夏後之興者當又鑑厲王也

慶源輔氏曰如大木之揭然蹶起枝葉固未有害也而根本先自撥絕矣紂與厲王之世政如此也每章必以文王咨商爲言者蓋欲厲王之知所畏知所警也其末又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者則其感發於王者尤切矣



疏義注云根本之實指國家天命言蘇氏注亦以天爲根本之實

說通枝葉未有害謂四夷未侵諸侯未叛也本實先撥卽任小人等事也末二句猶有望之之意焉　厲王之惡有四任小人廢典刑湎酒怨怒而其本皆根於任小人故文章屢致意也

說約按羽明又云本實先撥指國家天命言而打動人主御在枝葉未有害上蓋督主之所以恣睢無忌只爲見外標爲可恃耳不知其穢德已爲天所棄久矣安有根撥而終不顚沛者乎要此諸說種種亦總是一意　纂序按本雖指天命然由爲不善以自絕王者天下之本也揭讀如揭則揭器音與世本叶爲隔句韻害讀如害辭害否曷音與撥本叶注多事

微言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鑑一語顯出鑑殷精神血脈盡收注於此隱然見傷時之意

衍義六句分上直指其禍亂之原下示以當鑒戒之意顚沛之揭猶國家之將覆也枝葉未有害猶諸侯未叛四夷未起也本實先撥猶人君先爲不義以自絕於天如上文縱奸喪德不用舊之類是也本先撥則大木之顚拔隨之人君不義而自絕於天則國家



之顚覆隨之矣　聚岡云注中正義須總提在前面而以譬意總敘在後觀本文人亦有言亦字可見蓋詩人之意如此說而人亦有言云云若在後面對說則似比體而非賦體矣此亦有見

正解人之有德如木之有本蓋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德君德不明絕其本矣

按時講皆以本爲天命乃本之蘇氏據蘇氏所云先爲不義以自絕於天則非專以天命爲本也人欲植其本者當修德以去其不義而得天之眷如此方見爲本

講夫不能用舊而大命之將傾如此爾可不知所警乎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大木顛仆其根揭然蹶起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耳今殷商之喪典刑未廢諸侯未叛四夷未起枝葉固無害也而爲君者乃先爲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何以異於顛沛之揭哉雖然前事者後事之明鑒也殷之鑒夫豈遠哉彼夏后氏之亡也正以桀爲不義而自絕於天此固殷先王之所由以革命者誠爾之所當鑒也倘不以桀爲鑒亦亡桀之續而已夫觀殷鑒之在夏則知周鑒之在殷詩人立言之意正在此也何厲王之不知所鑒哉

蕩八章章八句

天台潘氏曰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意旣如此故自次章以下託文王告紂之詞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汝興是力汝德不明與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是發首章之意

廬陵彭氏曰板蕩之詩深刺其君之惡蓋大臣憂國愛君之心不敢不如是也



小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朱子曰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按民勞之詩以爲召穆公中隔凡伯一詩此何得又爲召作故朱子不用其說其云天下蕩蕩亦與蕩蕩上帝不合

正解通詩八章專言厲王之不善故首章言天變世亂皆人爲不善所致以啓戒王之端下數章俱託言文王之歎紂者以刺之皆是君身不善之實使知天變世亂非天之咎以發首章之意二章三章歎其用人之失四章五章歎其不修德故有用人之失六章歎其致亂而不知戒七章歎其不用舊總是爲政之失末章則歎其將亡而欲其以往事爲鑒也刺王喫緊語則在不明爾德卽首章所謂鮮克有終也凡任小人廢典刑沈湎炰烋皆是德之不明一似命之多辟處而詩人嗟歎爲任用小人居多要知雖託言紂其實說厲王也　按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夷公是彊禦掊克在位也王行侈傲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謗道路以目是侯作侯祝靡屆靡究也諸侯不享淮

夷入寇是內奰中國覃及鬼方也召公凡伯[illegible]之諫皆不聽是殷不用舊會是莫聽也經史之相符如此

指南首章推天道之變由人事之乖下皆託文王歎紂之辭正所為鮮克有終之事也



詩經詳說卷七十五終

# 詩經詳說卷七十六

牟陽冉覲祖輯撰

## 蕩之什

抑抑威儀句儀韻維德之隅句隅韻人亦有言句靡哲不愚句愚韻庶人之愚句亦職維疾句疾韻哲人之愚句亦維斯戾句戾韻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庶眾職主戾反也

毛傳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　職主戾罪也

鄭箋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為容貌如不肖然　庶眾也眾人性無知以愚為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為愚畏懼於罪也

孔疏抑抑密釋訓文舍人曰威儀靜密也隅者角也廉者棱也角必有棱故云廉隅集注定本廉下皆無隅字其義是也哲者智也愚者癡也上智下愚不移

之定分而云靡哲不愚故解之云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論語說甯武子之行爲然也

按靡哲不愚毛鄭解作沈晦意在本章亦說得去然與自警不合　戾訓罪亦是沈晦之說

臨川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　庶人之愚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民有三疾

廬陵彭氏曰惟德之隅蓋有諸中必形於外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觀曾子所言正顏色動容貌孟子所言見於面盎於背是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其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東萊呂氏曰此詩以威儀爲主修身之道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

華谷嚴氏曰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愼威儀云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顏色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盛德也　詩皆自警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

慶源輔氏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賓之初筵一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

六帖隅字佳卽處囊脫穎之意與禮所生也一例看靡哲不愚非以無威儀爲愚乃以無威儀而見其愚也亦隅字意

古義抑抑者抑而又抑也與揚揚相反威儀揚則放抑則斂北宮文子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



說約此章斷主四句一截說方有轉折後四句總是因人言而怪歎發端之辭然又不可謂靡哲不愚眞有人說

副墨抑抑是自然縝密如此非如下文敬愼著在工夫一邊

合訂人亦有言二句非必眞有是言只痛恨其無儀而設爲之辭耳末四句又是承人言而怪歎之以發自警之端

衍義二句分上言儀德栝符之常下言戾其常而怪歎之以發自警之端也威儀二句言中有是德則外

有是儀猶宮室之制内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注有哲人之德二句乃承德隅二句補出以起下意蓋就常理上見其然也庶人四句因人言而反覆怪歎之歸重末二句見修德君子當愼儀以復其常也　抑抑者抑而又抑也便有撙節退讓毫不放肆之意凡人修德必先磨去一段矜詡自賢之心使此中退然自下若拙若訥而後可此二字隱與下温温相照正解德之隅者言中有是德則外有是儀猶宮室之制内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此正與下回透相反要知儀卽是隅非占外知内之說　哲愚就儀之知愼



不知愼言世之名爲哲人者多而能愼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懵懂非眞以無威儀爲愚乃卽其無威儀而見其愚也蓋無威儀正是無德雖爲哲人實似愚人一般庶人四句因人言而反覆怪歎之亦職維疾意輕蓋本借庶人以甚言哲人之當愼非謂庶人可安於愚也歸重末二句愚人之所以益愚者以其有稟賦之偏而又無學問之功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以其所稟既異於人而又有省察克治之功也今而曰靡哲不愚曰亦維斯戾則是既不能省察於幾微之際復不能克治於著見之時其爲反常也大矣

指南二句分上言德儀之相符下怪其德儀不相符之變也此卽是發其自戒之端全重靡哲不愚句首二句乃提箇常理以喚起此意抑抑訓密動靜隱顯内外表裏俱無不善意威儀只以顏色容貌言勿兼言語人亦有言二句要明白今人亦有名之爲哲者而未嘗有其威儀則是有哲之名無哲之實都似愚人一般末四句正承靡哲句而言重末二句庶人二句不過以之例言借庶人以甚言哲人之當愼耳維疾指稟賦言戾常則自學問言之



按靡哲不愚言靡有箇稱爲哲而實不愚的人猶俗言極聰明的人做事卻極獃只於不修威儀見之職訓主是口氣字不重與由字相類　戾其常以常性之善言

講人君臨涖臣民莫不以德而德見於儀如人外而威儀之閒抑抑然謹密者維其内之心必嚴正是爲德之廉隅也乃今人有常言靡有哲而不愚者蓋有哲人之名而無威儀則無哲人之實矣彼衆人性本善而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爲昏愚譬人之生稟疾是其不幸爾若哲人性明而本善惟不自修而習

陷於過惡終爲愚人者亦自戾其性爾惟聖罔念作狂人可不自謹其威儀哉

**無競維人**句**四方其訓之**句訓韻**有覺德行**句**四國順之**句順韻**訏謨定命**句**遠猶辰告**句告韻**敬慎威儀**句**維民之則**句則韻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

毛傳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　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

鄭箋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　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則法也

按毛鄭以人爲賢人不切章意

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爲天下法也



東萊呂氏曰大謀謂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也　遠謀謂所謀不止於一時而鑒百世之損益也

疊山謝氏曰人君以一身之法爲天下之法也

說約按此章亦主四句一截說然疏義則八句理亦自迥合天地之性人爲貴一句通解云推原起作總頭故注以故能接下開說然道德稍分而訓順互見所由所得則四方四國以爲同固必至之理也但無競有覺俱著力字訏謨又定命遠猶又辰告上下理皆自相足敬慎威儀則緊帶維民之則爲一連也

存旨此章俱泛論人君當如此未就武公身上說無競有覺俱有工夫

合訂謨猶皆本道德來命告乃所以宣此謨猶者此四項不平威儀已詳見上章此重復提醒者只重在敬慎上民則緊連威儀句非總承也今皆以承訏謨三句爲說

詩記訏謨二句乃治道之大端又終之以威儀者雖有訏謨遠猶終以修身爲本蓋民從好不從令也所以結前章之意

衍義道以所行言亦四方所共行也　德以所得言亦四國所同具也　訏謨二句對敬慎句以治人治

己分講打轉人道德行

正解此章上四句言道德自然之應下言能修道德而後得其應也共由之爲道同得之爲德無競有覺中有工夫無競者體道自己而卓然莫尙本於自盡來有覺者修德自我而廓然直大本於自修來求盡此莫强之人道則人皆訓式完全此覺然直大之德行則人皆順從此俱就已能者說德卽是此道之得於已者而謨猶以寄之命告以發之威儀以體之總是一箇道理謨猶爲經綸國家之本命告爲鼓舞萬民之術是治人大端因革損益必從小民酌其宜治



亂安危要與天下揆其當不徒計利於一方而貴經營於四海是爲訏謨然或介於二三則以宣布之游移而不克盡一而定者有之惟經綸自我出而詔令亦不可自我更是爲定命民生國計務垂法於後王禮樂文章必燕貽於孫子不徒奏績於目前而貴揚休於奕葉是爲遠猷然或狃於疏闊則以發皇之執滯而不克因時而告者有之惟法制自我裁而敷陳亦不可自我爽是爲辰告須知命告卽所以宣此謀猶者不是兩事方山云訏謨二句作四平看亦可從一說訏謨對定命遠猶承訏謨一邊辰告承定命一邊蓋以謨猶是一套事命告亦一套事也此說亦妙

威儀所以檢束身心是修已大端敬有勝其怠意愼有防其疏意民則總承訏謨三句打轉四方訓四國順意訓順在人而爲之則者在我也

指南無競卽莫能加之謂也覺訓直大者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也

按人道至大能盡人道而無有能加乎其上者則四方皆道以爲訓無競爲强猶俗言勝也體此人道而爲德行而直且大則四國皆順而從之此訓順但言其理如此以此道德發爲大謀遠圖而所謀必有一



定之命所圖必以時播告而又自敬愼其威儀而可儀可象則民皆以爲法則謂遵其命告而不違仰其威儀而不玩也此方是訓順之實處　此章說君道極其正大而詳盡　道德並言道字在人字看出須剔明

講夫德儀之間已之符亦人之率矣彼得於天而具於人者爲人道夫無競焉而卓然莫加者其維人乎人盡則表極立四方其訓之矣行其道而有得於身者爲德行夫有覺焉而廓然直大者其德行乎德全則人心從四國其順之矣此盛德自然之效而君道

之標格也至於政令者道德所寓必大其謀而爲天下慮其頒之命令者又一定而不易遠其謀而爲萬世規其頒之告戒者又以時而不爽自有威儀則敬愼之使瞻視端嚴可畏可象然後可以爲下民之法焉凡此皆君道之當然於此勉之則盡人道覺德行可至而順之訓之乃不期而然哉

**其在于今**句今韻**興迷亂于政**句政韻**顚覆厥德**句**荒湛于酒**句酒韻**女雖湛樂從**句**弗念厥紹**句紹韻**罔敷求先王**句王韻**克共明刑**句刑韻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爲也興尚也女武公使



人誦詩而命己之辭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毛傳紹繼共執刑法也

按毛鄭以此章就厲王言甚無來歷且女字突然如何說出必不然也

問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女字礙朱子曰如幕中之辯人反以女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女爲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亦多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所承之緒甚直而不可不思念也先王之法甚明而不可不求執也人惟耽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是豈可不自警也哉

疏義興尚也者言其所行以此爲先也前人功績謂之緒

說約按集傳政與今叶酒與紹叶刑與王叶文皆依韻輕者也玠按此章亦仍兩句連四句截常講迷亂于政與訏謨定命二句反顚覆二句與人道德行二句反國然然此四句之理則顚覆二句正所以迷亂也女雖湛樂從叫起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政不求先王明刑以執之政弗念厥紹也今政刑本叶爲首



尾韻中間酒紹叶王字同德從不入韻更妙

副墨看其在于今見上章所云皆古人之所爲法則者如敷求先王告爾舊止意可想矣

衍義四句分上敘其所爲之非下責其不念乎先也此承上章而言皆反應反說以爲切責之辭荒湛句與上三句一串意言不能盡治己治人之道而一惟沈湎於酒也非眞如此只是自做之辭然耳紹以相承之統緒言包土地人民在內先王之道卽是明刑明刑總不外修己治人事此二句串說言不能廣求先王克共其明法也　上章俱泛論未就武公身上

說此以下方就武公身上言之

正解興字串下三句言自今日起也　求者考究詢問之意共者執守奉行之意　衛本康叔之後觀武王封康叔康誥有曰明德愼罰又曰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武公自戒之意正有得於康叔之家法也

按此詩用康誥成語當時武公常佩不忘　興是方興未艾之興今俗言謂時尚亦曰興　刑作法看非專言刑罰也

講奈何女有不然者其在于今尙迷亂於政事而顚覆其德行一惟荒湛於酒焉夫女雖湛樂是從獨不



念所承之緒固先世以相傳者乎乃罔肯廣求先王修治之道能共執其明法以自保厥紹也亦獨何哉

**肆皇天弗尙**句尙韻**如彼泉流**句**無淪胥以亡**句亡韻**夙興夜寐**句**洒埽廷內**句**維民之章**句章韻**修爾車馬**句**弓矢戎兵**句兵韻**用戒戎作**句**用逷蠻方**句方韻

賦也弗尙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逷遠也

毛傳淪率也　洒灑章表也　逷遠也

孔疏毛以爲上言王之耽亂此又乘而責之言由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尙王之所爲而下此災異王將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虛竭言今王漸漸將致滅亡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戒王既爲惡汝當行善無相牽率爲惡皆以滅亡既不聽爲惡即教之行善當侵早而起晚夜而寐洒埽室庭之內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爲表憲文章又戒將帥之臣當修治汝征伐之車馬及弓矢與戎兵之器用以此戒備戎兵動作之處當征伐之又用此以驅遠蠻方之來內侵者當逐令遠去使不得來侵　鄭唯用此以治蠻方之外不服者爲異餘同　洒埽者以水灑地而埽之故爲灑謂洒水漉地也章者在人之上爲之表憲故云表也　弓矢即戎兵而又言戎兵容戈盾



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

按逷鄭作剔治也今不用

嚴氏曰廷內指宮庭而字作廷易揚于王庭指朝廷而字作庭古字通用

言天所不尙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慶源輔氏曰此承上章而言所爲如此則必爲天所厭棄矣無乃淪胥以亡如泉流之不可止歟是豈可

不自警乎故必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辦飭備如此然後庶幾近而吾民有所儀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也

豐城朱氏曰夙興夜寐修身之事也洒埽廷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修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爲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修弓矢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旣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於大而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



之無不飭此所以爲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說約按集傳通章一韻上以三句爲一連六句爲一截下以二句爲一連四句爲一截注亦大段會意解如是耳夙興夜寐洒埽廷內八字合看㝡見勤整意不必依詩緝爲微辭有所指斥車馬弓矢戎兵三項戎兵孔云戈盾矛戟之類也細注戎兵在戒備之下自爲戎作戎字疑又稍別

副墨肆字承上昏迷顚覆來天之所尙在德德之勿修天弗尙也如彼二句以國勢言此三句皆爲危辭以動其修德之念

合訂寢興洒埽有一段勤厲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於此古人云要將天下定須向室中清牆有狐社有鼠側有伏寇所當檢飭者不一非止埽清一室親細務也

集解按此章夙興以下俱是訓其必當如此末是實事

衍義三句分上言天道之可畏下言人事之當修蓋先致儆戒之意而遂致教告之辭也肆皇天三句承上章亂政敗德如此則必爲天所厭棄矣是以地無內外無遠近事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慮周備飭不可



有一之不至也夙興二句對看維民之章只是示表於民不就民法我上說車馬弓矢戎兵是三類修字管至戎兵皆修於閒暇之時也用戒二句相承說勿對看蓋蠻方之變不可測故用以備戎兵之作而遏蠻方於遠遁也蠻方謂遠方不可作南蠻遏蠻方非已然事　荊山云夙興以下此只就治國之事中一兩件爲言以實上文訏謨二句意要之治國之事則不止此也故程文補意云深宮之修無不至則推之大庭者可知戎事之戒無不豫則達之文治者可知得此意矣　淪胥就國說不就流泉　戎作以步伐

擊刺言

正解天之所去亡不旋踵此三句危辭以惕其修德以下二段見修德之密且應訏謨二句意是就治國之中揭出一二事卽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維民之章使民曉然在厲精中重我之可爲民法上此正照維民之則句　上文迷亂于政則國之大者且置不理何況細行故此言細以該大也既迷亂于政矣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遺忘何有遠慮故此言遠以該近也此詩人用意精密處

按維民之章豈僅在夙興酒埽上就淺處言之以見



一番振刷所包自多戎兵戎作不同戎兵器用也戎作武事也蠻方大概言蠻夷之方無所指　修之而因以爲戒戒之而因以爲逷

講夫爾之所爲顚覆迷亂如此故今皇天弗尙而厭棄之則毋乃如流泉之易而淪陷相與以至於亡乎天意之可懼如此人將何以回天哉彼君之舉動民人之視效所關也必夙夜之間而寢興有常庭除之內而洒埽必飭使身無惰行而動可覲法有以爲斯民之表焉兵之修廢遠人之向背所繫也又必於車馬則修之而求其壯健於弓矢戎兵則修之而求其精好使戎事或作而倉卒有備用以逷蠻方之寇焉如此則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可見庶乎弗爲天所棄而免淪胥之患矣

**質爾人民**句**謹爾侯度**句度韻**用戒不虞**句虞韻**愼爾出話**句**敬爾威儀**句儀韻**無不柔嘉**句嘉韻**白圭之玷**句**尙可磨也**句磨韻**斯言之玷**句**不可爲也**句爲韻

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

毛傳質成也不虞非度也　話善言也　玷缺也

鄭箋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



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愼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　言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　斯此也玉之缺尙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

孔疏質平成也則質者平治成就之意故傳以爲成箋以爲平其意同也釋言云虞度也不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　政教一失誰能反覆謂已往者不可更反論語所謂駟不及舌是也

按鄭以戒爲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非也　言專指教令亦非

慶源輔氏曰質訓成與定惟成而後能定也　益之告舜以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爲先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

眉山蘇氏曰苟失其民心慢其侯度則將有不虞之禍起

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尙可磨鑢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慶源輔氏曰上三句治國之事也中三句治己之事也身正而後國治此尤不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



至此章又兼話言言之威儀形於身者言語出於口者皆德之符也下四句又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愼也

定宇陳氏曰上以出話威儀對言下專以言語言蓋容貌辭氣皆德之符其不可不謹一也故此詩於威儀凡六言之而於言語亦三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章之言玷下章之無易由言是也

段氏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章末惟戒夫斯言之玷

說約按此章亦上以三句爲一截下以二句爲一連四句爲一截然上六句之中質爾謹爾平對用戒總承愼爾敬爾平對無不總承尤整也下四句申話言此理易知且大全亦言之集傳虞與度叶儀嘉爲與磨叶孔曰成成就之義歐曰定者言安定也　纂序次三句一連話嘉本叶儀字不必牛何下四句磨爲叶段落更清集傳驅就磨字不必

副墨氏惟邦本本固邦寧國有成憲愼乃無愆質之謹之皆從承平無事中討出一箇防微杜漸的念頭來

存旨愼言非徒謹閉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見能愼



下文惠于朋友四句正本此也

集解按質爾三句是別起口氣蓋此意固已備於上章此特引起敬儀一段耳玩集注既字又字可見末四句合下章申言愼言之事七八章又申言敬儀之事

衍義三句分上言周治國之圖下言嚴治己之要治國治己勿平看只是既如此又如彼之謂質成也定也生養遂倫理明是成爭奪息訟獄平是定侯度如禮樂征伐朝會貢賦凡制自王朝而頒於侯國者皆是不虞只是自戒以備禦之意言語威儀並言而注

獨詳言語而不及威儀者以威儀上章已言之而此章重在謹言上故注就所重者解之而不及威儀耳

用戒句總上二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何虞之有言語是出於口者威儀是形於身者人能慎言不妄發敬儀不妄動則在我者無不溫柔而嘉美矣不柔或至於麤暴不嘉或至於悖戾故交及之然言與儀雖云不可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言則儀可知故又申戒之　質爾二句所包甚廣外此別無戒不虞之策也用戒總上二項出話威儀平看　白圭之玷玩注只是重申謹言之戒不作推由說　不可為言不可修為只是不可救之意



正解侯度如武王所頒之訓誥康叔所正之綱常修城池闢田野正賦稅凡禮樂刑政等皆是

按從治民守法轉出出話威儀又總歸慎言上三層文義曲折

講然治國之道豈惟是哉彼人民所賴以守國也則從而質之成之以教養之仁定之以豈一之法焉侯度所受以保國也則從而謹之守乎王章而不悖監乎成憲而不愆焉是其治民守法既以防意外之患矣非所以戒不虞乎猶未也又當慎爾出話敬爾威儀使凡有言也皆和順而合乎道凡有動也皆和順而中乎禮無不柔嘉可也然言之所以當謹者何哉蓋白圭之玷尚可磨鑢使平若斯言一玷則士大夫共矯其非士庶人共議其失而不可復救非如白圭之猶可為也此言之所當謹也

**無易由言**句**無曰苟矣**句**莫捫朕舌**句舌韻**言不可逝矣**句逝韻**無言不讎**句讎韻**無德不報**句報韻**惠于朋友**句友韻**庶民小子**句子韻**子孫繩繩**句繩韻**萬民靡不承**句承韻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

毛傳莫無捫持也　讎用也



鄭箋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輕恣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　惠順也政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

孔疏毛以為出言為重又復戒之　字書以捫為摸摸索其舌是手持之也　由於逝往皆釋詁文惟彼由作繇音義同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故皋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皇考是也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為皇帝自稱曰朕後代遂遵用

之宜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言不可往明爲往不可故云教令一往行於天下其過誤不可得而改也　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　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其意言王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答王也

按鄭以莫捫朕舌連苟矣說非是莫捫句當聯下鄭又以惠爲順言施順道於諸侯欠明又繩繩爲戒字義不合



華谷嚴氏曰由言者由己言之也〇繩繩如繩之牽連不絕也

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爲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承上章愼言之意而戒其言不可輕出而章末又言謹言之效以歆動之無易由言者戒其不可輕易也無曰苟矣者戒其不可苟發也至於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其言愈切而其戒愈至也常詠此二句則知所以謹於言語矣

說約按注且天下之理五字將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八字一宕開最妙不必謂是主言主德惠于惠字斷止就言說與無易四句原是一正一反話也曰庶民小子則小子自是庶民之子孫將來爲我子孫之民者然不必著相只帶過說庶民爲雅子孫不絕萬民奉承俱謹言福佑如此謂但遵奉其言不違不絕亦是膠柱之瑟也逝疏義大全並云與舌叶例也但又云無易二句不用韻則不可解麟意或照公劉之與之叶澗與澗叶例作矣與矣叶未嘗不佳不然則六



帖以苟逝叶者亦必有據而不可遽斷爲無韻下六句則集傳讎報爲一韻友與子爲一韻繩承一韻上四句爲一截而此六句又一截則又依韻以兩句一連迤邐說落　纂序按小子亦庶民中之卑幼者詩多疊文成句如此定爲庶民之子孫將來爲我子孫之民又未免呆拙且下面福祐當說到後來子孫此謹言何必說到順庶民的子孫之心上

合訂無易緊根玷字來凡言之玷皆從易心始易之爲言皆苟言也故又云無曰苟矣

存旨無言二句重言一邊德之報其例也

衍義四句分上是致謹言之戒下因歎以謹言之效也言不可逝只是於未言之先將言之際而謹執持之便是無言二句言感應必然之理以起下四句惠字貫下句看朋友羣臣也小子凡後生子孫皆是亦民也繩繩者確守父言佩服祖訓也靡不承者奉之爲聖謨欽之爲成憲也與上維民之則意同　子孫繩繩句昆湖稿作昌後講諸說亦多依之似與無言不仇欠協　首二句串說易其言者言必苟也　捫二句正見當謹處　言德但就好邊說德較輕些　惠于二句正是謹言即無易無苟而然　子孫二句是效承武公非承子孫也



正解惠字串下句惠順即柔嘉也以順理而順人心也

按讎猶酧也應答之意惠訓順以言之順人心言不訓恩惠　時講惠于四句分朝野子孫庶民言頗分曉可用

講謹言者何是必於出言也存之敬愼之心而無輕易其言毋曰欲言則言而可苟焉而已也蓋言出於舌無人爲我執持其舌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倘當執持不可使一言之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之善而不讎無有德之厚而不報者爾能入而謹言於朝有以順乎卿大夫士之心出而謹言於國有以順乎庶民小子之心則言善而德在是矣將見以是爲垂後之辭也則爾言之子孫讎之是訓是行繩繩但繼於無窮矣以是爲令民之辭也則爾言之萬民讎之近悅遠懷欣欣然遵承而不悖矣言謹於一身之微而效徵於國家之大如此爾可不知所謹哉

**視爾友君子**句**輯柔爾顏**句顏韻**不遐有愆**句愆韻**相在爾室**句**尚不愧于屋漏**句漏韻**無曰不顯**句**莫予云覯**句覯韻**神之格思**句格韻**不可度思**句度韻**矧可射思**句射韻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

毛傳輯和也　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　格至也

鄭箋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旣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　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

按鄭以輯柔爾顏爲卿大夫皆脅肩諂笑以和安女

顏色其說大謬又以相爲助主助祭在宗廟言全失
詩旨
廬陵李氏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之
白日光所漏入也
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
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修於顯者
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於屋
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
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
臨猶懼有失況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



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正
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朱子曰相在爾室以下只是做存養工夫
慶源輔氏曰輯柔爾顏言其顏色之溫柔也不遐有
愆言其心思之警懼也有是心則有是顏此亦內外
之符也常能如是則豈至於有過失乎然人心操則
存舍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當於暗室屋
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兢
兢業業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方可若曰此非顯

明之處人莫予見也此心一萌則便間斷矣所以如
此者蓋鬼神體物而不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其至也尙不可測度況可厭射之乎惟不敢有
所厭射則此心始無間斷也
廬陵彭氏曰視爾友君子以下以誠而交於人修之
於顯也相在爾室以下以誠而對乎天愼之於靜也
東萊呂氏曰此章教以內外交修也
疊山謝氏曰莊子云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
非之爲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
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



安成劉氏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遏人欲
於將萌卽中庸之內省不疚而愼獨之事也能愼獨
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
理之本然卽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能戒
懼則心無不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蓋由
武公本亦聖賢之徒宜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
說約按此章只依韻視爾至有愆三句一讀住而又
以渠傳體貼之理無不出矣餘紛紛者盡可芟也集
傳格射皆與度叶　視爾三句照相在四句一深一
淺之辭末三句推原之解也　纂序末三句思與思

叶如上章矣與矣叶亦甚自然何必就度也

存旨此節雖不專主敬儀實從儀上見心而引到心體微密工夫上

副墨顏之輯柔可以不愧君子而又曰不遐有愆令是檢身不及的念頭不愧屋漏只把此念常存之耳

增訂按倘不愧于屋漏倘字是自己期勉之意與上不遐有愆意同無曰一句足上起下凡心上見爲莫顯莫覯即未免生厭射射即愧於屋漏矣

衍義此章勿分上三句輕重在爾室以下蓋即其能修諸顯者而復勉其修於隱也君子或指旅賁官師之屬亦可昆湖謂友君子只是交接賢士大夫之時不愧屋漏正其戒慎恐懼工夫屋漏正是不睹不聞之地方山所謂就存養工夫說者此也無曰以下正反覆以明屋漏之當謹意神之格思三句言鬼神之來若可得而度則敬其來而忽其不來猶可射也今來不可度則雖念念皆敬時時皆敬猶恐有所失况可射乎此屋漏之際所以不可不致其謹也　顯則有君子君子之友可覯即可度故輯柔之功可以防其射不顯有鬼神鬼神之格莫可覯即莫可度苟厭射之生適所以增其愆此章正申明前敬爾威儀一



句意

正解屋漏不是身之所處以心之所存言　凡人修於外者非難而修於內者爲難敬於見君子之時者非難而敬於不見君子之時爲難謹於人之所見者非難而謹於神之所格者爲難故以此勉之欲其合內外貫顯微徹動靜而一於敬也此正大學正心誠意中庸慎獨戒慎恐懼工夫與淇澳章互相發明乃用工之至至精至微者也

指南友君子只是交接賢士大夫之時輯柔爾顏舉威儀一端而言不遐有愆指一身威儀而言不專言顏色也無曰以下正反覆以明屋漏之當謹意神之格思言鬼神無所不至故人之敬當無時不然也鬼神還是不睹不聞之鬼神不專就理上說

按友君子三字逗故朱傳云友於君子之時謂見君子時知敬觀朱傳云常人之情無不如此可見首三句不必太著意講全重相在爾室二句無曰以下又皆以明不愧屋漏之意　視字相字照應分兩層意言視之於外又相之於內也皆指誦者謂己之辭講夫言固當謹矣而慎修之功亦不可不密也我視爾於友於君子之時師保所臨箴規所及和柔爾之

顏色固無有過矣而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是其修於顯者固如此矣又必視爾獨居於室之時雖不睹不聞也亦當以敬自持以禮自防庶幾不愧於屋漏斯可耳無曰屋漏非明顯之處人莫予覯而可以厭射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而鑒觀吾之所爲也有不可得而測度之者雖不顯亦臨猶懼瞬息或怠適當其來而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可見修德之功必合內外貫顯微徹動靜而一於敬也

**辟爾爲德**句**俾臧俾嘉**句嘉韻**淑慎爾止**句**不愆于儀**句儀韻**不僭不賊**句賊韻**鮮不爲則**句則韻**投我以桃**句**報之以李**句李韻**彼童而角**句**實虹小子**句子韻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潰亂也

毛傳女爲善則民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　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

鄭箋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



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少矣其不爲人所法　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

孔疏以經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卽是慎其容止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爲容止　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猶畜之無角其文卽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惟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爲有角自用也

按毛以止爲至不如鄭作容止說鄭以辟爲法度爾之德牽強難說　童而角鄭以童羊譬皇后其說大異又以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以虹小子爲潰亂小子之政誰爲皇后誰爲小子大不可解毛以童羊而角爲自用亦多一折只是譬喻言童羊無角而以爲有角徒惑亂人無深意

安成劉氏曰此章之中首言辟者武公自君道言之也繼言爾者自君臣親密言之也末言小子則公之謙辭也

華谷嚴氏曰虹謂幻惑也如蝃蝀不正之氣暫見於天須臾散滅

輯錄虹與訌通

古義童指畜類之幼者猶易言童牛詩言童羖

旣戒以修德之事而又言爲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東萊呂氏曰戒以君爾爲德俾臧俾嘉欲其盡君德之善也淑愼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爲主故屢言之

慶源輔氏曰不僭則又言永無差謬不賊則又言永無虧損如是則鮮有不爲人所法則者此必然之效也

黃氏曰武公極言君臣相應之機必卽物理之易見者言之

豐城朱氏曰言爾爲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愼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將以潰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

通解辟字略讀投桃以下反覆言之以著其必然

六帖此章修德亦當就謹儀上言之叔翹曰差謬只是德未至善容未中禮賊害則如荒湛之類至喪德損儀矣

說約按前四句以嘉儀爲韻一讀住言當修德如此也中二句以賊則爲韻一讀住言修德而至於無愆人必法之也後四句以李子爲韻一讀住則一正一反言之以著其應之必然通解與豐城之說是也若以桃李二句緊貼爲則而末二句另說非詩體矣大段因韻腳卽可悟文理嘉儀叶者已見第五章故不重載　字彙虹本胡公切又胡江切降平聲潰亂也訌亦胡公切亂也詩蟊賊內訌是也又胡江切音降義同則今洪武正韻並收十七陽豈韓錄云虹訌同者自讀如訌而不必爲虹霓之虹與坦叔說頗非是

纂序嘉讀如基與止儀自叶集傳之居何牛何其無謂又不比第五章有叶磨字之說麟士何以不正之

副墨此章修德當就謹儀上說止與儀無大分別淑愼不愆以正反言之以繳維德之隅意

存旨鮮不爲則但言可以爲民取法尙未說到民法上民法意暗影在投桃報李內

衍義六句分上示以修道之應下是反覆以著其必然也辟爾爲德辟字略讀猶言君爾之爲德也便是

或謂當何如爲德恐不必然俾字有工夫臧嘉總是至精至密盡善盡美之意猶云無一德而不善也淑愼二句串說容止是儀中一節不愆中規中矩之意淑愼則不愆矣不僭於事無所差也不賊於理無所害也此常說本疏義來元峰云踰理謂之僭害理謂之賊此不分事理嶧山省菴亦以此看極渾融以上皆爲德之事主用功說桃李二句亦有意蓋李亦桃類不專重投報已也合下句總是反覆言之以言威儀之理不可誣而辟不可以不修德也實虹小子在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上說　疏義云既言工夫之當然又設辭以見效驗之必然又設辭以見妄說之必不然反覆言之以明工夫不可闕而效驗不可誣也



指南辟爾二句是泛言修德之大意舉其全也淑愼二句是偏言修德之一端舉其重也淑愼二句串說至此則眞臧嘉矣

按辟爾爲德猶云君乎爾之爲德當俾臧俾嘉也淑愼二句正言臧嘉處如此則不僭不賊而可爲民則矣德修而民則猶投桃之報李也若不修德而欲人法是猶童羊而謂其有角徒惑人而已無是理也

講未已也君子之爲德也當使無一事之不盡善使無一事之不盡美淑愼爾之容止以不差謬於威儀之範且不僭而於事無所差不賊而於理無所害夫如是則鮮不爲民之法則焉譬如人有投我以桃者而我則報之以李此理之必然也不則我施以惡而欲人之報以善是於彼物之童者而求其角實以潰亂女小子而已豈可得哉

**荏染柔木**句**言緡之絲**句絲韻**溫溫恭人**句**維德之基**句基韻**其維哲人**句**告之話言**句**順德之行**句行韻**其維愚人**句**覆謂我僭**句僭韻**民各有心**句心韻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爲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

毛傳緡被也溫溫寬柔也　話言古之善言也

鄭箋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爲德也　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

孔疏釋言云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緡之絲正謂

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不訓緡爲被釋訓云
温温柔也故爲寬柔　以荏染猶温温柔木猶恭人
則言緡之絲與維德之基互相足維德之基猶維弓
之幹言緡之絲猶言訓之以學二者資於本性故云
内有其性乃可以爲德
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温恭之人乃德之質
西山眞氏曰温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爲固修身
者以敬爲本故此温温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
章驗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
聖之功於是焉在



慶源輔氏曰武公三以温柔爲言無不柔嘉也輯柔
爾顔也至此又明言温柔爲進德之基蓋人纔温柔
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
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
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爲大賢而横渠亦言學者先須
去其客氣惟温柔則可以進學
東萊吕氏曰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
不可告語者
六帖基如基址之基今日聽一善明日聽一善從此
積向上去便高大

說約按言緡之絲雖謂被之綸以爲弓然玩箋云被
之弦以爲弓則是有荏染之柔木以爲弓然後可以
絲爲弦而被之非眞被之柔木也但有柔木而不被
之以弦則亦不成爲弓耳音叶段落則愚意上四句
一截兩句一連以絲基爲韻下六句一截三句一連
以行心爲韻最爲直捷行在八庚心在十二侵古叶
本通也民各有心只帶在愚人下見其不同於哲人
不必總承以徇俗解　疏云猶言訓之以學已帶下
四句妙
存旨木剛則折惟柔輭乃可以爲弓人滿則損惟温



恭乃可以進德此興意也
詩存維德之基只渾說所以基德尙在其維哲人三
句内
衍義四句分上興恭人之可以進德下言聽言之異
於愚人正見其所以能進德也温温恭人就温温言
謂和順謙冲退退然若無所知無所能也以此存心
何所不受而德之高明光大實基於此故曰維德之
基此只虛說其維哲人三句則言其所以能進德者
以其能聽言也話言之善便是德順德之行猶言順
其話言之善者而行之無違逆也此正見能基德處

愚人反看舉哲人所以爲勸舉愚人所以爲戒正武公自儆之意　德之既爲必問其隅隅在内與外之相爭故取夫抑抑德之末爲先問其基基在上與下之相累則取夫温温然不有基安有隅不以温温始安望以抑抑終此只虛說順字須從温恭上體貼出來如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舜之聞言見行若決江河順之至也此正見能基德處若愚人非惟不聽吾言而反以吾言爲不實矣民各有心只說愚之不同於哲如此此所以哲人能爲德之基以立德之隅而愚人之終於斯疾也　温温乃形容恭之貌　哲人即恭人話言兼修己治人　愚人與哲人反講要之修德又在乎聽言也彼荏染和柔之木言綸之絲而被之則可以爲弓蓋柔木乃弓之材也況温温然和易之恭人客氣消磨則義理日積豈不爲進德之基本乎夫人退然自下便復湛然虛明恭人正所謂哲人也其惟哲人明於理則言易入告之以古之善言無弗聽受而一惟順其德以爲之行其惟愚人頑慢無知反以我之言爲不信而全不受善此民心不同與智者相越之遠如此爾欲基德可不勉於哲而甘爲愚乎



**於乎小子**句**未知臧否**否句否韻**匪手攜之**句**言示之事**事句事韻**匪面命之**句**言提其耳**耳句耳韻**借曰未知**句**亦既抱子**子句子韻**民之靡盈**盈句盈韻**誰夙知而莫成**成句成韻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毛傳借假也　莫晚也

鄭箋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與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啟覺　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　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

孔疏王爲天下之主德度當滿民心今王無所知則民意不滿故言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嫌王才度之淺近也上言借曰未知冀其長大有識此言人意不滿亦望在後更益是冀王有晚成之意即又解之誰早有所知而晚有成乎　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

按鄭孔以末二句爲民望王非也民只作人字看指武公
華谷嚴氏曰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注云傾頭與語又云口耳之閒曰咡是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誨小子之常
慶源輔氏曰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言示之事諭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有警矣而猶不知覺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亦既抱子矣况耄期之年乎則是宜有警也



詩存上章歎息智愚相越之遠猶泛言此章以下方指而切責之
存旨手攜四句總言訓誨諄切之意靡盈二字最重凡人愚而自用只是盈心使然苟去其盈心則虛以生明識見到此造詣亦到此知固不在成後也民字雖泛言實暗指武公
集解按言提其耳提字卽提撕警覺之提謂附耳以告之也詩說又音抵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史記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皆作抵音
衍義六句分上言教有可知之理下示以兼有受益之道上章言哲人能聽言以進德則臧否無不知而德已早成了此與上反看手攜者提挈其要而指示之也示事者恐其無徵不信故言臧必證以事之臧言否必證以事之否也面命不過當面訓廸之提耳者恐其不甚激切故提此而儆之使臧者在所必從否者在所必違也匪手四句所喩俱卽上面臧否言要不外上文所以修己治人事民之靡盈二句卽上章溫恭而可入德意當把虛心講夙知知臧否也莫成卽根此看或謂成德也　修德則臧不修德則否也　匪手四句總是喩之詳切不必分屬　未知上



就事言此就心言故注以知識解之
正解於乎承愚違說來修德則臧不修德則否手攜四句欲開其愚而使之哲也借曰未知是因其不能受言而極力告戒之不指臧否說臧否未知猶未便是愚告之詳切而猶言不知雖道是哲此其病全在自負若哲失之於盈也故接以靡盈民字可玩見得就是凡民但能靡盈則知已夙而成自不莫况爲人君而可以則民者乎靡盈卽溫溫夙知緊承靡盈成又緊承知知字與否字相映成字與莫字相映臧否其成也民字泛說實歸到武公身上彼年已九十有

五矣而自稱曰小子若初爲子者然以抱子自謦若
初爲父者然只此便可想見虛盈之意
按手攜提耳皆是借字相形抱子非初生子是言有
子孫恐無以對子孫耳誰夙知而晩成言果能早知
亦卽早成也
謂於乎爾小子之愚尙未知臧否之所在其去哲人
遠矣我也憫其愚而教誨之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
從乃取已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而視之可悟非徒
對而語之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而志之不忘則
爾於此宜有所知矣借曰未有知識則爾亦既長大



而抱子更歷已多何爲而不知乎則自滿之爲累故
耳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臧若否當早知之而
臧者行之否者舍之德已成之早矣誰有夙知而反
晩成者乎小子亟自勉可耳

**昊天孔昭**句**我生靡樂**句 樂韻 **視爾夢夢**句**我心慘慘**句 慘韻
**誨爾諄諄**句**聽我藐藐**句 藐韻 **匪用爲教**句**覆用爲虐**句 虐韻
**借曰未知**句**亦聿既耄**句 耄韻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
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耋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毛傳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

鄭箋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
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
用忠臣
孔疏夢夢亂也釋訓文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
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慍也
李巡曰慘慘憂怒之慍然則慘慘者憂慍憔悴之貌
故爲憂不樂也　孔甚釋言文釋詁云昭光也故爲
明言昊天明察者以其明察庶知己情故以我生訴
之也上言其不可教誨下言誨而不入故知訴其自
恣不用忠臣



按注疏始終以刺王說故云不用忠臣與自儆之說
不合
說約前四句一截後六句一截俱兩句一連說下
詩存此章以天鑒儆之下章以天禍懼之孔昭內便
含下喪國意夢夢緊照孔昭看卽前所云迷亂顚覆
也
副墨亦聿既耄不止訾其閱歷已久亦有知待何時
老大傷悲之意
衍義四句分上自表其憂世之心下責其不能聽言
也上章是誨之聽言此正儆之使聽意誨爾以下反

覆責其不能聽言意　孔昭指鑒別善惡不淆說只虛虛以天道惡盈好謙發意且慢說到禍福上我生靡樂謂我生無日非恐得罪於天之日不見有可逸樂也正與孔昭相關此託爲誦詩者之言夢夢注謂不明亂意則非止不知臧否之謂如所云迷亂顚覆有醉生夢死意此夢夢與靡樂之心相反故我爲之慘慘而憂也諄諄卽上文喻之詳切便是藐藐正是他夢夢處不以爲教而反以爲虐則甘於哲人之棄而爲愚人之歸其夢夢又甚矣借曰我非故爲是夢夢特未有知識而然則汝既耄其涉歷世故已深夢夢豈其宜哉大意言汝忽然已老大矣知待何時宜聽吾言也雖與抱子之年只一般而語意深切又進一步



指南孔昭卽禍福之不忒也夢夢卽未知臧否意慘慘與靡樂正相應諸視爾夢夢無以爲善而去惡天之禍汝必矣此我心所以慘慘而靡樂也此正是儆其不可以不聽言也誨爾以下則責其不聽言之意誨爾諄諄要總括上意以修己治人等事而至於手攜示事面命耳提皆是也聽我三句一順說下藐藐與上夢夢相關惟其以我言而忽略之故也覆用爲虐者大抵人不知自修而以忠教爲見虐者多矣借曰未知言非故爲是夢夢不明特未有知識而然則亦既耄矣曰既耄見其宜知不當迷惑至此而不聽吾言也

按我生靡樂我字泛言言人生斯世多憂而少樂耳抱子與耄並言則抱子非謂早年此不必淺深先後只據現在言之



講奈何爾之不能然也亦知天道之可畏乎彼昊天福善禍淫其理甚昭而我生斯世實多所憂懼而靡樂焉乃我視爾臧否之辨方夢夢然則我心爲之慘慘知天之必禍爾也因而以臧否誨爾諄諄然詳而且切而爾之聽我則藐藐然忽略且非以爲教之也反以爲虐之耳爾之夢夢將何由儆醒乎借曰未有知識則爾之年亦既已老耄閱歷已久何其迷慢若是邪

**於乎小子**句**告爾舊止**句止韻**聽用我謀**句**庶無大悔**句悔韻
**天方艱難**句**曰喪厥國**句國韻**取譬不遠**句**昊天不忒**句忒韻
**回遹其德**句**俾民大棘**句棘韻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辭庶幸悔恨忒差遹僻棘急也

鄭箋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悔恨也　天以王爲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滅亡　今我爲王取譬喩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爲無常維邪其行爲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

孔疏於乎可歎傷者小子無知之我王告汝以久故往昔之道止言己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若聽用我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之乎天以王爲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謂使之有災異生兵寇其意言曰當欲喪滅其國我憂王將滅故爲



王謀而取譬不爲深遠而難知唯淺近耳王之爲政當如昊天之德寒暑有常不爲差忒王何以不效昊天有常反爲無常而邪僻其德貪暴稅斂而使下民資財皆盡甚大困急我以是故而諫王也　以言曰喪厥國是稱天之意故知艱難爲下災異生兵寇也

此曰爲辭故韓詩作聿

按武公以王爲小子必無此理　以昊天不忒爲寒暑有常不差忒覺泛

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說約大悔句且虛卽下喪國　講意曉譬非譬喩

六帖鄒嶧山曰取譬不指上二句卽指昊天不忒句

副墨舊止卽先王明刑也聽用卽敬求其執之意

衍義四句分上言聽言可以免禍下指言禍之難免以懼之正欲其聽言也舊止如治民守法而豫防外患謹儀愼言而隱顯交修皆是大悔卽下文喪國之禍取譬諸說俱云卽上二句不知昊天不忒句便是蓋觀於天之所福則國之所以興可知矣觀於天之所禍則國之所以喪可知矣回遹其德卽盈滿忽略



不修政令不謹威儀而興迷顚覆之意俾民大棘則喪厥國而大悔至矣夫以武公之賢何至有喪亡之禍而乃以喪亡爲言者憂勤惕厲之至也章下楚語要玩

指南舊止卽上數章修己治人之事無非是先王之道與明刑也我謀卽所告之事天方二句與下相聯屬上言聽言便免得大悔此段言不聽言便免不得大悔將喪厥國正是天運艱難處取譬卽指天方二句言　不忒注添禍福二字正見取譬不遠也末二句串說回遹上要補不能聽謀意治己則顚覆厥德

治人則迷亂其政皆所謂回遹也俾民大棘則禍淫之不忒者隨之其喪厥國必矣苟非聽用我謀其何以免此大悔哉

按取譬不遠一說跟上天方二句一說指昊天不忒句依集傳喪國意補在末則取譬句不黏上爲是

講於乎小子我告爾以修己治人之道皆舊章之所在也爾若聽用我謀則庶幾可無大悔矣蓋今天運方此艱難曰將喪厥國矣夫我之卽事論事以取譬者夫豈遠哉觀天道之福善禍淫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爾不聽我謀乃回遹其德而使民大爲困急則



喪國之禍有必然者安能免於大悔哉知夫悔之已無及則夫修德誠宜早矣小子聽之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做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陳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韋昭曰懿讀爲抑卽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

大全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

國語注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

西山眞氏曰卿者執政之官師長官師之長士謂上中下士　誦訓主誦書之官　暬御謂近習也　瞽史知天道者　師工樂官　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



朱子曰左史所云箴諫之辭或卽謂此詩耳

廬陵羅氏曰包撰韓詩翼要十卷

慶源輔氏曰衛武公可謂老而好學不厭者也其所以至於睿聖者蓋本於此一詩之中曲折次第唯篤志力行者當自知之未死之前皆當以此自儆也

新安陳氏曰抑詩國語之說既明賓之初筵韓詩作飲酒悔過皆爲有據矣但不知二雅王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

安成劉氏曰周之諸侯惟衛武公於國風二雅皆有詩淇澳則見公之可美賓筵及此則見公之所修固

可以爲聖賢之徒矣風有淇澳無可疑也賓筵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於爲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有合於大小雅乎然而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小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鄭箋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孔疏言無如泉水相率俱亡是則已亦恐亡自警之意故以此句當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



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如昭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按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後王時作而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爲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覩惡思言其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申己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雖刺前世之惡冀爲未然之諫不必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卽當杜口兩無正之篇鄭爲流彘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已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以此知韋氏之言爲得其實若然自警者羣臣爲惡恐禍及已若前人已死則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爲武公自儆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朋儕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



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

朱子曰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儆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卽位於宣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

謂敬威儀愼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
爲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辭令爲諄切
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辭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
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
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
所以望於旣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
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
國三也又曰亦聿旣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
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
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



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
爲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卽其
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復讀之則其訓義之顯
晦疏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
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按孔疏所考武公非厲王時作又安知其爲追作以
刺也鄭以無淪胥二句爲自警殊失全詩之旨
正解通詩以修德爲主德兼修己治人謹儀愼言動
靜交修皆修己事誤命猶告治民守法皆治人事一
章言儀德之符二章言道德之應三章言時政之弊

四章言修德之在謹常虞變五章言修德之在愼言
敬儀六章言愼言之效七章言敬儀之功八章總言
修德之必爲人法九章至十一章言當聽言以修德
末章惕之以禍患將至不可不聽言以修德也始終
總修德一意　人已無二理修己治人亦非兩事故
第四章夙興夜寐洒埽廷內雖指治人說亦修己中
細微工夫至於六章萬民靡不承八章鮮不爲則則
修己之效未嘗不徵諸民白圭之玷以下又分作兩
段白圭之玷至靡不承終愼爾出話之意視爾友君
子二章終敬爾威儀之意末四章欲其聽言者亦不



過聽上文修德之言也　此詩言甚切至有以效而
歆之者如四方訓四國順維民之則維民之章子孫
繩繩萬民靡不承鮮不爲則之類是也有反言以諷
之者如靡哲不愚彼童而角之類是也有正言以導
之者如弗念厥紹莫捫朕舌神之格思維德之基民
之靡盈之類是也呼之則曰小子責之則曰旣耄其
工夫則必不泄不忘顯微無閒表裏交修而後爲至
信哉聖人之徒也
集解此詩前八章俱是設爲人命己修德之言但恐
自已把作空言放過故後四章又反覆在聽言上提

醒　首以威儀爲德隅終以不愆于儀爲臧嘉則愼儀尤德之實證處也通詩修德中雖有修已治人二項不必拘拘對偶分析

指南此詩在實虹小子分上皆示以當修德下皆示以當聽言而修德也只以德爲主不可與儀字平看但威儀切於民之觀瞻故前章以此發端二章言修德之應三章言時政之弊不能修德也以起下章修德之意四章遂承言修德也五章言愼言謹儀以修德也六章言謹言以修德之效也七章言密愼獨之功以修德也八章又言修德而人法之必然也然行必本於知故九十十一章欲其聽言以修德也十二章又儆以天將喪國而深欲其聽言也然所謂聽言者亦是聽上章修德之言耳

按此衛武自警之辭而借他人口氣以警己體製便奇而其中道理深微功夫細密文辭古奥機調警策反覆讀之其味無窮豈獨可爲武公警後人開卷可以得益也



詩經詳說卷七十六終

# 詩經詳說卷七十七

牟陽冉覲祖輯撰

## 蕩之什

菀彼桑柔句其下侯旬句旬韻捋采其劉句瘼此下民句民韻

不殄心憂句倉兄填兮句填韻倬彼昊天句寧不我矜句矜韻

比也菀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也塡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倬明貌

毛傳菀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

倉喪也兄滋也塡久也　昊天斥王者也

鄭箋桑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爍與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臣恣放損王之德　殄絕也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　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愬之言

孔疏釋言云旬均也某氏引此詩李巡曰洵徧之均也則旬是均之義故云言陰均也釋詁云毗劉爆爍也舍人曰毗劉爆爍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均爲爆

爍郭璞曰謂樹木葉缺落蔭疏爆爍也劉者葉之稀
疏爆爍之意故云爆爍而稀也瘼病釋詁文　箋以
菀彼捋采爲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蠶始生時爆爍
謂過蠶之後均得其所謂俱蒙蔭覆病於爆爍謂苦
於炎熱也捋采是其人采之非蔭先薄故以喻羣臣
恣損王非王本惡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非必臣
能損之初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助君爲惡
故歸咎於臣以刺君耳　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兄訓
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兄爲滋也釋言云烝塵
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塡字同



故塡得爲久　箋以倬爲明大之皃此厲王暗亂不
得稱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天爲上天此是下民怨
訴上天之言

按鄭謂羣臣損王之德是從捋采中取義不宜突出
倉兄塡兮舊說欠明故朱傳易以愴怳與上憂字
合　昊天實以天言不指王鄭說是

新安胡氏曰塡滿也積也倉兄塡兮言悲閔積滿於
中之意

嚴氏曰倉兄古文假借未加邊傍

舊說此謂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

則其說是也以桑爲比者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
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
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
業王室忽焉彫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
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
之也

安成劉氏曰呼天者亦無所歸咎之意也後章言天
之意皆然

說約按塡字義朱子雖無定說然注至於病則是主
病之意爲多也但據釋文塡音塵疏義大全俱云塡



舊說古塵字細注亦云與陳塵同卽似以久爲訓與
句民矜字方便作叶同瘨則音顚理無所取矣大抵
今人論詩多不言韻獨此與孔塡不寧同韻詩注云
古者實塡塵同音亦見字彙豐氏韓音直云塡音田
疑無據　自此至第八章俱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纂序注兩解者前說爲正又以叶音斷主久可不必
拘總注

副墨以桑之始盛驟衰比周之昔隆今替有忽焉沒
矣之感　桑柔二句最妙周家忠厚培植所謂以柔
道治天下也以下文照之當是征討不形於四方而

師濟諸賢相與爰發於下國故曰其下侯旬將采其
劉分明指下小人貪財害民之事萇楚忘其生而萋
甚斬其澤矣故曰瘼此下民
增訂不殄心憂所謂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下塡字
意即從不殄生來集注前一說訓久者蓋亦悲憫積
滿固結不散之意
衍義兩句分上追古而傷當世之衰下則憫今而致
訴天之意比意當總見不可依注分析不殄二句相
承說下末二句呼天而欲矜之不但說已實望其憫
民之窮也　民之可矜備在下三章　首二句比周
之盛時仁覆天下　捋采二句比厲王殘虐害及天
下　不殄是憂之不已倉兄塡是憂之而病
按捋采其劉謂捋采而至於劉也民無所蔭故瘼倉
兄塡倉兄作愴怳塡作塵爲是塵爲久與不殄意合
末二句訴之於天非實指王
講王室之盛衰生民之休戚繫焉彼菀然茂密之桑
柔方其生之盛則其下之陰無不徧焉及其捋采之
而枝葉其衰殘也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固有如此
矣我是以感斯世斯民之亂而憂之不絕於心悲憫
之至塡兮而久瞻彼昊天倬然昭明民之安危宜無



不察寧不我矜而窮至此乎

**四牡騤騤**句**旟旐有翩**翩句韻**亂生不夷**句**靡國不泯**泯句韻
**民靡有黎**句**具禍以燼**燼句韻**於乎有哀**句**國步斯頻**頻句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
猶運也頻急蹙也
毛傳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
息也夷平泯滅也　黎齊也　步行頻急也
鄭箋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
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　黎不齊也
具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
者俱遇此禍以爲燼者言害所及廣　頻猶比也哀
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
孔疏騤騤馬行之貌言其常行則是不息也鳥隼曰
旟龜蛇曰旐春官司常文翩是旟旐行而舒張之貌
故再言翩翩也旟旐止則納之弢中言其行而翩翩
是在路不息以旅馬事異故再言不息曲禮云在醜
夷不爭夷是齊等之言故爲平也釋詁云泯滅盡也
俱訓爲盡故泯得爲滅　四牡旟旐是軍行之物亂
生國滅是加兵之辭故知此言軍旅久出征伐也王
既不能平亂則偏殘諸國諸侯彊弱相陵小者滅亡

大者殘破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所以益長寇虐也

按黎毛以爲齊鄭以爲不齊皆不得其解毛以步爲行鄭以頻爲比皆不甚明

臨川王氏曰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孑遺也

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旐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慶源輔氏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旐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亂门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顚沛之急蹙也

豐城朱氏曰車馬之盛旟旐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爲美在變雅則爲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籥之音其欣欣喜色而相告者以其君能與民同樂也其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以其君不能與民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爲人君者其可不以絜矩爲心而與民同好惡也哉

安成劉氏曰皆芮伯述怨者之辭也



說約按集傳翻泯燼古義異韻　纂序俗講靡國不泯一句與民靡有黎二句因兩靡字國民字作平對者大失詩體斷當以四句一截之理正之　靡有黎疑卽靡有孑遺意正下具燼也　泯燼加字本叶頻注改叶似可省

詩記上言民病莫矜此下三章正言可矜之事　厲王時荆楚寇於南玁狁寇於北淮夷寇於東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民不堪命此詩所言蓋爲此也

增訂按靡國不泯是就大勢言之民靡有黎則又指其實而極言禍亂之慘

衍義六句分上述民之苦於征役下歎國運之將亡也四牡二句是無故興師而民見車馬旌旐有不勝厭苦意靡國句對民靡二句看國滅民燼總見亂生之不夷也燼謂民皆遭禍而喪亡如火滅而爲燼也國步以王國之氣運言國運之所以隆長者以四國定而萬民安也今國與民如此則國運之急蹙可知正解四牡二句總見征役之不息有耳𦕈目見無非厭苦之意亂生根此說不夷言無平定之期也靡國句對民靡二句國指諸侯民指百姓國滅民燼總見亂生之不夷也燼者言其時之民得其性命者皆死

亡之餘耳末二句承國與民說國泯則藩籬撤民燼則邦本搖國家之氣運安得不日蹙乎哀國運之蹙便是征役者哀之勿依輔氏作君子哀

按民靡有黎倒字爲句猶云靡有黎民耳

講當觀征役者相怨之辭曰吾王肆窮兵黷武之威而吾人從之行也四牡駕車則騤騤然壯勝前旗後旐則有翩然飛揚東征西討亂之生也無時夷平四方之國靡有不泯滅者矣且凡國之民靡黎首之存皆遭其禍以至灰燼於乎其有可哀哉國家之運斯已急蹙亦何能以久存哉



**國步蔑資**句**天不我將**句將韻**靡所止疑**句**云徂何往**句往韻

**君子實維**句**秉心無競**句競韻**誰生厲階**句**至今爲梗**句梗韻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競爭厲惡梗病也

毛傳疑定也　競彊厲惡梗病也

鄭箋蔑猶輕也將猶養也徂行也國家爲政行此輕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　君子謂諸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以力爭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

按鄭以蔑資爲輕蔑民之資用又以無競爲不彊於善皆不合今直以蔑資與板詩同解有據以無競直作不爭說亦捷

大全儀禮士昏禮注曰疑立正立自定之貌　按此疑或與凝通

錢氏曰梗水上浮木礙水者斷梗也

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爲此禍階使至今爲病乎蓋曰禍有根源其所從來也遠矣

慶源輔氏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爲君子則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爲此厲階而使至今爲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六岾徐士彰曰言禍而必言君子之無爭者蓋朝廷之上分明植黨則爭心起而相激以成禍亂如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是也今也不然誰爲此禍乎

說通下四句窮亂本也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在當時有言致亂自君子者矣厲階暗指厲王用小人曰至今追其始以咎之也

說約按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與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但兩句作一句然此語意又取歎下不作死煞集傳
將競梗古義深韻　纂序將與往本叶競與梗讀如
字亦本叶各四句韻較直捷注改叶可省
詩逆亂世之禍亦有自君子競心激成者今則不然
末四句婉窮亂本只借君子作轉語不得泛作君子
無爭話頭
存旨此詩末路將言王用小人以致亂故此章先說
與君子無干又若徉爲不知也者而曰誰蓋以吸起
一篇之勢
術義四句分上言己遭禍之極下則咎其致亂之人



也天不我將爲國步將危也此亦無所歸咎之辭靡
所二句正天不我將之意此君子泛指在位欲安民
者言論禍亂而必言君子之無爭者非君子有爭此
其厲階必有所以醸成之者矣厲階暗指厲王言君
子二句見亂不生於君子也　至今句卽上靡所二
句是也
正解蔑資將滅而可咨歎也天不我將爲國步將危
也此亦無所歸咎之辭儀禮注疑立正立自定之貌
蓋人有疑則徘徊而始定也內無以自安外無處可
往幾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正見其不我將處　無

競大意謂洞觀天變人離之際似有從中搆煽之人
而徹察端委始末之由豈是吾黨激成之過則非君
子之有爭心也
指南居無所定以征役不得息也徂無所往以天下
皆如此征役不息也
按蔑資只作民無資用與不我將意甚合而朱傳用
板詩之解姑從之疑訓定似是凝字意君子二句只
作一句誰字含蓄不露
講夫國步將滅而可歎也天實不我養矣居無所定
止旣無以自安云徂於何往又無以避患也亂至於



此是必有所致之者矣然凡爲君子其心實無所爭
不知誰則爲此厲階而使至今爲病乎
**憂心慇慇**句**念我土宇**句宇韻**我生不辰**句**逢天僤怒**句怒韻
**自西徂東**句**靡所定處**句處韻**多我覯痻**句**孔棘我圉**句圉韻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或曰
禦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毛傳宇居僤厚也　圉垂也
鄭箋辰時也此士卒從軍久勞苦自傷之言　痻病
也圉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
事

孔疏毛以爲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皆懷憂其心殷殷然顧念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其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守邊之勞甚也　鄭唯圉爲禦寇爲異餘同　居宇所以居人故宇爲居僤亶音相近義亦同釋詁云亶厚也某氏曰詩云俾爾亶厚是僤亶同也　既是士卒自傷則念土宇者自念己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爲詩人廣念天下傳既無說箋意不然　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

按圉只言邊鄭謂禦朱傳不用

東萊呂氏曰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

慶源輔氏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辞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說約怨古義廉頑征役者之怨辞止此

存目土宇謂家鄉也几人居邊陲之苦則思內地之安念旅寄之勞則有故鄉之望

集解按末二句緊根上征役不息來要看多字孔字蓋當時具禍以燼無不瘠亦無不棘也但較爲多瘠與孔棘耳

衍義二句分上是動故土之思下是傷征役之困不辰勿指生時言只是說所遇之時不善耳俾怒指禍亂言以起下四句之意多我二句見不能已於故鄉之思意　天怒於上民困於下今之見病者有矣危急者有矣而飢渴勞勩之驅集鋒鏑死亡之日戒則我獨多而我獨棘也曰多艱非一事也曰孔棘朝不保暮也土宇之念何能已已合上二章總是下民之瘏

正解憂心殷殷承廡階來我生不辰六句一氣說下講國之禍亂如此故我憂心殷殷念我之土宇而甚切懷歸之思也我何不幸而生不得其時乃適逢天之僤怒是以使我離其室家自西徂東靡有定處若是也多矣我之見病有飢渴勞勩之苦乎急矣我之在邊有鋒鏑死亡之憂乎吾人何能以無怨也夫征

役者如此則國亂而民病有可知矣

爲謀爲毖句亂況斯削句削韻告爾憂恤句誨爾序爵句爵韻誰能執熱句逝不以濯句濯韻其何能淑句載胥及溺句溺韻

賦也毖愼況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執熱物也

毛傳毖愼也　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

鄭箋女爲軍旅之謀爲重愼兵事也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　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

孔疏此以王無賢輔欲教之用賢言觀汝王爲軍旅之謀爲重愼兵事雖心欲重愼而謀慮不長更使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禮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火熱之物而去之不以水濯手者乎言以水濯手則可以止熱以興誰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以禮任賢則可以止亂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其拒諫無謀故當至於滅亡　以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爲軍旅之謀愼爲重愼兵事也厲王謀則失機師出多敗爲人所陵故爲亂滋甚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也　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　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爲不受之勢故以爲假設拒己之辭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爲君臣俱陷於禍難



按舊說謀承上軍旅說今只虛說毛依左傳添出禮以救亂今不補禮一層

三山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淫破義則失其序矣

曹氏曰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公卿大夫士皆爵也

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愼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

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輯錄逝語辭也
增釋兵師道曰其下反覆皆以賢否爲言
說約按溺古義藥韻
集解按末四句一正一反總見賢不可不用意下兩
章又極言賢者之因以引起不能序爵之意
衍義二句分上指其生亂之由下是告以止亂之道
總重在用賢上首二句只引起下文注中不得其道
即以不得用人之道看正與誨爾序爵相反但且運
言告爾二句勿乎憂恤以亂之當憂而言如庇國不



泯民靡有黎闕步斯頻皆是然已亂莫如序爵故誨
之此序爵與中庸不同彼是貢序爵位此是辨別賢
否使各稱其爵也此正謀慎之得其道者而下四句
則專以用賢言之誰能二句須以正意用在頭上方
是賦體其何二句傷其不能用賢以已亂也　爲謀
爲毖非眞謀毖也謀不得其道則妄議反足以洞明
如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是也慎不得其道則猶
豫反足以撓斷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
是也爲謀爲毖明是與小人謀之毖之故適以長亂
然已亂莫如序爵故誨之序爵是量材度德簡賢黜

不肖使稱其爵之意意重在擇相上說一序字見爵
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與以私也如
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能於不肖可謂序乎
正解誰能二句言必用賢方可止亂也此時此著至
要至切如救焚然故以執熱喻之
指南言王豈不謀而謀豈不慎但不得其道適以長
亂而自削耳故我告爾以亂之當憂而即誨爾辨別
賢否以止其亂
按慎字虛當即以謀之慎言指南與尋見合
講國亂民病如此亦以王之不用賢耳夫王於今豈



不爲之謀且爲之慎哉然亂固日滋而斯以日削所
爲非所急也故我告爾以當憂恤者因誨爾以量材
度德序爵之道蓋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也
誰能執熱而不以濯乎誰能已亂而不以賢乎若不
以賢則更化無人其何能以善其國哉則相與以入
於陷溺而已矣此賢之不可以不用也

**如彼遡風**句 **亦孔之僾**句僾韻 **民有肅心**句 **荓云不逮**句逮韻
**好是稼穡**句穡韻 **力民代食**句食韻 **稼穡維寶**句寶韻 **代食維好**句好韻

賦也遡鄉僾唈肅進荓使也

毛傳遡鄉傴𠲖丼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

鄭箋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爲政見之使人𠲖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爲政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　言王不尙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

孔疏傴𠲖釋言文孫炎曰心𠲖也郭璞曰嗚𠲖短氣也丼使釋詁文　肅進逮及皆釋詁文𠲖者風𠲖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論語云屛氣似不息者是也

按毛鄭之說不同毛云代無功者食天祿欠明鄭謂好稼穡爲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尤說不去

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𠲖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說約按丼云不必過泥推原其故乃似出厲王耳此章獨三換韻不測



存旨民指賢之在野者

增訂稼穡維寶二句推好是稼穡之由也此章言王不能序爵以致賢者肥遯與上章意正相關

正解此章上二句歎時事之可憂下言不仕之本意承言王不用賢則賢者亦不爲之用此時事之甚可憂者故劈頭便說如彼遡風則是詩人自謂非另有君子憂之也鄉風之人氣𠲖而不舒往往不能喘息詩人自言憂亂之深其抑鬱之極如此民指君子之未仕者言肅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撥亂意世亂已極孤忠莫救故曰不逮此以下皆賢者同類相使之

言好是二句一串意民指野人言在朝則有祿食而今稼穡以代之故曰代食末二句推上二句意曰寶曰好玩注兩句都在勞而無患上說蓋勞而無辱便是至榮此有維寶之意勞而無憂便是至樂此有維好之意本講與此互相發　儆弦云祿食有憂稼穡無患與其有憂而幸一時之進孰若無患而服終身之勞故欲退而稼穡也曰維寶曰維好則當時朝廷之上小人之傾險君心之陂僻恐恐然使人畏之而不敢進又可知矣

指南首二句是形容憂亂之情如此使之者乃世亂

使之也賢者之心非不欲進而享祿食但吾王長亂不悛有以緣其敢爲之氣耳力民二字與上民字異

此指小民下四句重上二句末二句推好是稼穡之由全重在寶好二字兩句都在勞而無患說蓋富是時言出而禍應行出而毀隨此仕進非寶而稼穡爲寶也祿食非好而代食爲好也賢者所以無意於仕進也

按拜云不逮拜使也或云王使或云同類相爲使指南云世亂使覺渾雅

講何今王不用賢而賢亦不肯爲之用矣君子視王之亂其氣憂鬱如彼鄉風之人亦甚嗚咽不能喘息者然雖人欲救亂有仕進之心者皆使之曰世亂已極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在野但好爲稼穡之事與民同力以代祿食而已夫稼穡豈不勞哉然勞而無患便是至樂稼穡則維寶矣代食豈不窮哉然窮而無憂便是至樂代食則維好矣此賢者所以其爲之也



**天降喪亂**句 **滅我立王**句王韻 **降此蟊賊**句 **稼穡卒痒**句痒韻

**哀恫中國**句 **具贅卒荒**句荒韻 **靡有旅力**句 **以念穹蒼**句蒼韻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卒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

鄭箋滅盡也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蟲孽爲害五穀盡病　恫痛也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繫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

孔疏滅盡釋詁文蟲食根曰蟊食節曰賊釋詁文卒盡痒病亦釋詁文以此經文勢相接於滅我立王之下卽言蟲災病穀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故箋辨之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正謂蟲災爲害五穀盡病以言盡故知總五穀也　贅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長發云爲下國綴旒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　穹蒼蒼天釋天文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是也

按立王鄭謂王所恃以立者爲五穀不成文理又以贅爲屬於兵役亦添設

言天降喪亂因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

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其共和之後也
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稼穡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留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曰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則中國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
廬陵羅氏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襲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三山李氏曰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爲



宣王
慶源輔氏曰此謂滅我立王爲共和以後矣然又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則非追刺之語故朱子疑之
安成劉氏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得以追敘其事而刺之也
說約按共和雖有此兩說然此詩之作必正在厲王之世不必辨嚴輯將滅將字周旋自妙末二句言沒這許多力氣去念他非實語
集解按厲王未滅而詩曰滅我立王者知其勢之必然也與小雅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同意

指南四句分上是告天降禍之匪輕下是原已念禍之無力也上四句歸重稼穡遂滅我立王不得食祿既困於朝矣而降此蟊賊使稼穡卒痒又困於野卽代食之謀尤不得自遂以見賢者之窮甚也哀恫二句念天禍猶云念亂以圖存之意蓋衰亂之世惟有力者能念天之禍輾轉支持以全其生至於靡有旅力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衍義注我之稼穡我字是假設辭不可認作芮伯末二句細玩朱注危困之極於無力意儘切只從此說便自妥貼注天禍兼指喪亂蟊賊言　首二句只是



引起之辭重稼穡一邊　哀恫句承蟊賊二句說末二句承哀恫二句說就危困無力以念天禍說
正解靡有旅力亦不是無力以念天禍分明見得念亂圖存事當在要路秉權之人豈我在野遭此危困之急者做得來或言天禍無極那有許多氣力念得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亦有味又一說謂流離困苦雖愁苦吟呻而且不能則亦有死而已勢危情急故直形容至此若說沒有許多氣力去念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反不見得他懇惻處並可參
按此章以稼穡卒痒與上章關峽當重此句哀恫以

念俱承蟊賊卒痒說爲是或云以念天禍兼喪亂蟊
賊則具贅卒荒亦當分承喪亂蟊賊兩說不可混
朱傳皆危盡荒人情危而稼穡荒也念只是救意
贅訓屬危言其意今講但言危將屬字略予謂物之
贅綴者皆不著實地故危
講夫賢者退處田野固欲以圖安也孰知田野亦不
能以自存乎今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
降此蟊賊使我稼穡之盡病則代食之謀又無以自
遂矣哀恫哉此中國也但趨於危無復可安之處盡
沉於荒而無復可食之資是以流離飢餓危困之極



至於靡有旅力以念天禍亦惟聽其自斃而已矣

**維此惠君**句**民人所瞻**句瞻韻**秉心宣猶**句**考愼其相**句相韻

**維彼不順**句**自獨俾臧**句臧韻**自有肺腸**句腸韻**俾民卒狂**句狂韻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
鄭箋惠順宣徧猶謀愼誠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
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眾又考誠
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　臧善也彼不
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用之臣皆善人
也不復考愼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
迷惑如狂是又不宣猶
孔疏惠順宣徧釋言文愼誠釋詁文以相爲相導之
相故爲助也秉訓爲執猶訓爲謀君之用臣必謀之
朝廷故云執正心舉事必謀於眾假使眾雖同舉或
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
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謂順民之君能如此也　臧
善釋詁文此經之順猶上惠也上言惠君知此不順
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獨者自以己身獨有才智謂眾
人之所不及故云自多足獨謂賢言此人自多其事
以己爲足無所假人獨自謂己賢若皇父孔聖是也



身實不賢專己自任則迷於是非不知善惡所使實
非善人信其諂諛之語即言所任使之人皆爲善人
不如惠君考愼也肺腸五臟之物言之以表其心故
云自有肺腸行其心之所欲但所欲不得於道以之
行化使之迷惑如狂是又不如惠君宣猶之也言又
者對不考愼爲文也上先宣猶而後考愼此反上文
而倒者以此二者經文大小不類上云民人所瞻此
當有民人不瞻之意此云俾民卒狂上應有使民得
理之意文既不同故互相先後臣實不善而謂之爲
善是不考愼自行所欲不謀於眾是不宣猶故箋隨

文所及而引以譬之故與上文倒也

按孔疏質爲相可不用用鄭說鄭說自獨俾臧賢力

嚴氏曰自獨猶獨自也

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

豐城朱氏曰秉心宣猶言其存心之公也考愼其相言其用人之當也彼順理之君其於擇相也必衆以爲可而後用之衆以爲否而後退之惟從乎衆論之



公而不開以一己之私此所以爲民所瞻也彼不順理之君則是其所是而不復察衆謀之臧否好其所好而不復審衆志之從違其使民眩惑而至於狂亂也厥有由矣

說約按秉心宣猶蘇呂嚴俱作兩層看然愚意八字亦一氣耳不必太分瞻相古義暘韻

集解按自有肺腸猶云另有一種肺腸也民幷然喪其樂生之心而勃然發其不平之憤故卒狂　此章以下皆深言用小人以病民而此章又言用小人根本

衍義四句分上言賢君用人之公下言庸君役智之弊上段只爲引起下段而發秉心二句正是民人所瞻仰的原故考有辨之明意愼有用之審意照下文所謂考衆謀而通衆志也獨言擇相者舉重而言也愼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下不順內二自字最不好自善其見自私其見此所以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也至此則以前序爵之說不可誨矣　秉心句與考謀句串說　自獨二句與秉心二句相反看

正解順民人之望曰惠不順者與民情相戾也不作義理解秉心二句提秉心直貫下秉其虛心以周徧



謀度卽是考愼考擇又卽是愼處

指南上段起下段惠字言順於義理瞻字兼尊之爲元后仰之爲父母意下秉心二句正所謂順義理也秉心二句是推民人所瞻之由秉心又是宣猶擇相根本

按周徧謀度卽以考愼其相也一氣說下自獨句是自善自有肺腸是自私　惠作順理看爲妥

講夫禍亂之極賢者無以自存如此夫豈無所自哉亦以王之用人失當耳蓋天下治亂繫宰相而任相之責在人君維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者爲

其能秉持至公之心以周徧謀度而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此所以用舍得宜羣情胥服而爲民所瞻仰也若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是非倒置所以使民至於狂亂也何以爲民之具瞻哉

**瞻彼中林**句**甡甡其鹿**句鹿韻**朋友已譖**句**不胥以穀**句穀韻**人亦有言**句**進退維谷**句谷韻

與也甡甡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

毛傳甡甡衆多也　谷窮也



鄭箋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甡甡然衆多今朝廷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　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

孔疏甡、卽詵字詵詵羣聚之貌故爲衆多也　譖譖是僞妄之言故爲不信也胥相釋詁文以猶與者解以穀之義也穀善亦釋詁文事有相對勢有相反言朋友不信不相與善道則鹿之甡甡者爲相親善矣故言鹿相輩類偶匹爲相親善之意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善是則不能甡甡故言鹿之不如　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

曹氏曰不如鹿性善羣得食則相呼而其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也

東萊呂氏曰此言君暗於上俗毁於下自傷斯世之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慶源輔氏曰朋友旣相譖毁則不復相與以善也上無明君則人倫攸斁故朋友道絶此所以進退皆窮難也

疏義無明君則人道廢故俗惡如此也



通解朋友與下章同俱指在位者集傳下字對上無明君上字

詩存進退維谷所謂彈冠不可挂冠不能也士處亂世每如此

詩記躊躇前卻如臨山谷故曰維谷

衍義四句分上興言風俗之偷下言己處世之難此以鹿之相從於野與友之相譖於朝以人不如物爲興也進退維谷正承朋友之譖言蓋恐其讒諂之及進退俱難也

指南此承上章王之不惠說人泛言時人進退句是

正人之言也進退維谷正承朋友已譖言之蓋此在位之朋友非在野之朋友雖辭指朋友其實醸成不美之俗則暗君在上致之也意實歸怨於上

按上無明君承上章來惡俗方是本章意朋友譖是惡俗也已譖己字自己之己當是作者自言被譖傳謂譖不信也又似不作讒譖解故用纂序講　穀訓善此是善與人交之善非謂爲善

講上無明君以用人由是在下之臣皆薄惡者矣瞻彼中林有甡甡然其鹿甚衆多並行猶有相輯之意矣何今爲朋友者同事王朝乃讒譖而不相處以善



曾鹿之不如乎是以當此之時進既爲讒所害退又恐讒其後隨在皆窮矣人亦有言進退維谷非今日之謂哉

**維此聖人**(句)**瞻言百里**(句)(里韻)**維彼愚人**(句)**覆狂以喜**(句)(喜韻)

**匪言不能**(句)**胡斯畏忌**(句)(忌韻)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毛傳瞻言百里遠慮也

鄭箋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有

愚闇之人爲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　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皂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

按鄭愚人以王言非是

慶源輔氏曰聖人明睿所照物無遁情故其所視所言無遠不察愚人則安危利災冥行倒曳不惟不覺而更狂以喜我非愚也於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

輯錄幾先幾微眹兆也



通解聖人本爲臣者而言例下今用事者何可知如榮公之屬也　說約按如此則瞻言百里蓋暗自寓衍義四句分上言智愚所見之異下歎己之難於言瞻言百里只是極言其遠凡治亂禍福之未形者無不了然也昆湖云看下文匪言不能只重在言上說極是末二句言當時厲王既用榮公專利又用衛巫監謗以告則殺道路以目召公當有防川之喩諫之不從故芮伯亦不無畏忌也　瞻言之言在禍患未然之先先見之言也匪言之言在禍患已見之後救時之言也末句胡字甚妙故爲自訝之語而王暴虐

不敢諫之狀隱然言外

指南上四句不平即聖人之明以見愚人之不明耳

講不但已也惟此聖人明炳幾先凡國家之大可憂者早見而豫言之百里之遠無有弗察維彼愚人不知禍之將至安危利災而反狂以喜焉夫今用事者如此我非不能進言以相正也但言出而禍隨之如斯畏忌者何哉此所以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句**弗求弗迪**句迪韻**維彼忍心**句**是顧是復**句復韻

**民之貪亂**句**寧爲荼毒**句毒韻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

毛傳迪進也

鄭箋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而愛小人

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荼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

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爲荼毒也

豐城朱氏曰良人者國之寶也則棄之而如遺忍心者國之賊也則念之而不已



東萊呂氏曰言君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

慶源輔氏曰上章之聖人愚人乃泛言之以刺厲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則指當時士大夫言也

說約按寧爲荼毒疑如甘爲戎首迪古叶尾韻

副墨此正指王不能序爵也良人不用而用忍心真是自有肺腸

衍義四句分上言王用舍之失宜下因以起民之亂也有謂貪是貪利亂是爲亂非也荼毒從貪亂上見蓋貪亂則必害人此亦迫於不得已而然　寧字妙甚寧爲荼毒猶甘爲戎首也有不得不然意正與上俾民卒狂句應　良人忍心指當時士大夫言　以亂爲貪而安爲之

指南良人以慈良愛人爲心者忍心之人惟以專利而征役害民亦有所不顧者曰顧念重復非但求迪之而已末二句要說不得已意貪亂者貪於亂也民豈知貪亂之心然既遭亂無處可依是以如貪其亂而安爲之上章知愚異見而已難盡其忠此章舉措失宜而民皆肆其惡亦怨其上之辭也

按貪宜作貪戾之貪然與寧字聯用作貪於亂而安

於毒可從　寍字實作安字看　荼雖苦味然無毒可食言荼毒只借以言苦耳不必實指其物

講維此良善之人國之祥也乃弗訪求弗進用而疏棄之維忍心害理之人乃是眷顧是反覆而親信之不仁播惡民不堪命其貪爲禍亂也寍爲荼毒以害人而不暇顧矣是豈民之得已哉

**大風有隧**句**有空大谷**句谷韻**維此良人**句**作爲式穀**句穀韻**維彼不順**句**征以中垢**句垢韻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污穢也



毛傳中垢言闇冥也

鄭箋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　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

孔疏上言王用惡人此又云惡有本性不可變改言大風所從之來自有其道乃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也以喻賢愚所爲之行亦自有其本乃由彼有稟天性而然由善惡自有本性所行各依其本維此善德順道之人其所起爲之事皆用其善道行昭明之德維彼反道不順之人其所行作之事皆不以其善用闇冥之行是各受天性不可改移剌王用此不移之惡使行政亂民　隧者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謂當陳道也　垢者土處地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暗冥也

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慶源輔氏曰此章以風之行有道以興君子小人之所行亦各有道也作起也良人則起而爲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違道悖理之人也其所行者惟以隱暗污穢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爲必光明小人之所爲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人之所行必污穢光明高潔卽所謂善道也



通解隱暗污穢卽下節貪虐譏譖等

說約按此章以兩句興四句詩中固有此體然觀注亦各有道句正以大段相況耳補䟽妙與南山有臺等自不同垢古義以屋韻

存旨作爲與征字俱自制行上言中垢卽下文貪忍罔極譖背譖詈也不曰行而曰征有相趨相逐之意衍義此章卽風行之有道興君子小人之行各有其

道見王用人之當審也式穀以舉動光明言無一不
可與天知無一不可對人言正與下中垢相反　此
承上言今日之亂固由邪正之倒置而邪正異趣原
非不可辨者但看磊落者必君子暗昧者必小人可
見爵之易序而惜王不能然也　良人卽上良人不
順卽上忍心之人
按作只是作爲以起爲訓反可疑　中訓隱暗垢訓
污穢二字平看欠妥予意二字串看言所行者外似
光明而其中隱暗處實極污穢
譬彼大風之行有道每在有空大谷之中況君子小



人之異類其所行不各有道乎維此良人則起而爲
者皆用善道置身於高潔之境維彼不順則違道悖
理之人也其所行者惟以隱暗污穢而已可與良人
同日語哉

**大風有隧**句隧韻**貪人敗類**句類韻**聽言則對**句對韻**誦言如醉**句醉韻**匪用其良**句**覆俾我悖**句悖韻

興也敗類猶言圮族也王使貪人爲政我以其或能聽
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
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也厲王說榮夷
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
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
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毛傳類善也　覆反也
鄭箋類等夷也對答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
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
或效之　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是
形其敗類之驗
按鄭說與朱傳不同然聽言則對二句解亦不可廢
九峯蔡氏曰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
慶源輔氏曰上章以上兩句與下四句此章則以上



一句與下一句耳大風則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聽
言則對四句集傳以爲一串說都載在下句我字上
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以蔽之曰貪曰
暴而已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
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其用
暴虐之證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爲寇則其用聚斂
之證也蕩詩言曾是彊禦卽忍心之謂曾是掊克卽
貪人之謂貪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則必
至於竭人之力民財竭而愁怨之聲作民力竭而謗
讟之患起而後國隨以亡則君子之憂將何時而息

哉
疏義誦言猶云獨語也悖眊卽如醉疊言之耳
存旨以大風之有隧反興貪人之敗類謂貪人別是
一路也旣非君子路上人安得不敗善類
媺嫄此下三章皆託爲告僚友之辭蓋斥其見用者
而用者之失自見也
衍義四句分上言專利之害下言因以重己之病也
興義只到敗類止敗類不重在責貪人蓋恐王之用
之也對猶今人言對他說之對誦言句謂斯時無可
與語故自誦其言而中心如醉耳 匪用其良句實



是全詩之骨且結上誨爾序爵之意 聽言則對句
未嘗對也誦言猶獨語也眊昏也卽如醉意
正解聽言則對非必待王問也此時目擊時艱不勝
憤憤念王若聽言且將此貪人之不可用對王說一
番然知其不聽言徒抑鬱而誰語故惟日誦其言以
如醉耳誦言猶獨語也屈原行吟澤中卽是此意
按敗類謂善類只以害民言爲是
講夫小人不可用而王用之君子不爲之病乎彼大
風之行則有隧矣王使貪人爲政則嗜利害民而敗
壞善類固其所必至矣故我於王以其或能聽我之

言而對之於以使貪人之勿用而君子或可以有爲
也然以邪從邪蔽錮已深我亦知其必不見聽也故
但自誦其言而中心如醉耳是我之如醉者非自憒
眊也蓋由王不用善人惟惑於貪人是以反使我至
於憒眊而如醉耳王何爲不悟哉
**嗟爾朋友**句**予豈不知而作**句作韻**如彼飛蟲**句**時亦弋獲**句獲韻**旣之陰女**句**反予來赫**句赫韻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己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
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
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己也張子曰陰



往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毛傳赫炙也
鄭箋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
孔疏此言朋友還是上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
謂之朋友者意欲親而切磋之故以朋友言之經言
飛蟲箋言飛鳥者爲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鳥之大
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
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爲嚇與王赫斯怒義
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赫定本
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

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
按鄭說大異以而作爲女所行以弋獲爲行惡過何
閉者誅之
安成劉氏曰釋文陰或音如字赫云亦作嚇音暇莊
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張子之說蓋用釋文二字之
意
疏義朋友卽諸己之朋友也此特以其同僚其事耳
本卽小人之徒也苟爲同類之君子則豈反予來赫
乎
說約按獲赫古義藥韻



副墨如彼二句申明首二句意是賦體正意卽在如
字上見
衍義四句分上言已進言之益下咎僚友之不聽言
也作詩謂上以悲國運之衰下以憫生民之病始而
原召亂之由繼而明止亂之術此言之有時而中乎
理猶飛蟲之時亦弋獲也此二句正見非妄言而可
聽也小人爲惡而不知悛則禍必及之君子救戒之
者所以救藥之使改惡爲善以轉禍爲福耳故曰陰
女　以言告女如上文所責小人皆是
正解小人爲惡不悛禍必不免君子往而救導之使

之改行從善不知受多少陰庇味一旣字乃責其不
能聽前日之言也反予來赫卽上文之已諧下文之
善詈也　陰字影侯旬字來見國家菀桑之陰不改
其盛則女亦託處於陰覆之中故曰陰女　又云陰
字作平聲不作去聲言我只是陰刺於爾使爾自悟
爾反赫加於我使我爲驚赫字正與陰字照看來小
人安知己非若陰刺之自不能怒此說似講不去
按如彼二句只是明非不知而作欲其聽意　陰赫
從前說陰覆是陰庇之覆　陰女猶俗言相爲之意
講夫不見聽於君或猶見聽於友也嗟爾朋友予豈



不知其理而妄作是詩者乎蓋千慮之中不無一得
之愚如彼飛鳥雖不能皆獲時亦有弋而獲之者是
我旣告女以反亂爲治轉禍爲福之道往以陰覆乎
女女不以爲德而反於予來加赫然之怒又安望其
有聽言之益哉

**民之罔極**句**職涼善背**句背韻**爲民不利**句**如云不克**句克韻
**民之回遹**句**職競用力**句力韻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
鄭說爲得之善背工爲反覆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
毛傳涼薄也

鄭箋職主諒信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
用小人互相欺違
按毛以涼爲薄不用鄭以涼爲諒諒信也誦信用小
人朱傳作直諒之諒與鄭亦不同　鄭訓競爲逐言
主由爲政者逐用强力相尙尤章强
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爲直諒
而實善背又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
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
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疏義道民以惡貽民以禍莫非小人之爲也



六帖變詐則導民之惡殘虐則重民之害所以貪亂
而不知止也曰如云不克又曰職競用力形容小人
之惡極矣
說約按爲民不利如盡其力盡其財背古義職訓
集解按此與下章皆深責小人以明致亂之由玩三
職字則厲階信生自小人與君子無干矣
衍義上四句與下二句相對是反覆言斯民之爲非
皆由於小人也不利如暴征橫斂以盡人之力竭人
之財皆是職競用力言此輩處心積慮立心行己專
競用力於邪僻如中垢之爲有以導民於邪僻也既

曰民之罔極由於小人又曰民之回遹由於小人所
謂反覆其言也上貪利故下貪亂上不正故下回遹
各自反發　此與下三個職字正應第三章誰生厲
階誰字競字正與第三章無競競字應見君子無競
而小人職競所以厲階之生端在小人不在君子
職涼善背變詐之無常也爲民不利二句殘虐之不
可已也
正解職涼善背名爲直諒而實則變詐無常也小人
面是背非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此致亂之本原亦小
人護身之秘訣



按罔極言亂由於小人變詐殘虐以致其亂回遹足
邪由於小人肆其邪僻以致其邪兩民之兩職字對
看　朱傳直諒只訓一涼字職訓專是另意不與涼
連　兩層意相因心邪尤是貪亂之原　三民字俱
以民言
講然天下之亂必有所由倡而民心之邪亦有所由
起今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非民自爲之也專
由此人名爲直諒而實善爲反覆之行又爲民所不
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雖害民有所不顧是以
民從之而亂耳又如民之邪僻而反其正者亦非其

心之本然也亦由此輩專兢用力肆其邪僻之非以爲導民之路是以民從之而邪耳豈得歸咎於民哉

**民之未戾**(句 戾韻)**職盜爲寇**(句 寇韻)**涼曰不可**(句)**覆背善詈**(句 詈韻)**雖曰匪予**(句 予韻)**既作爾歌**(句 歌韻)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爲之寇也蓋其爲信也亦以小人爲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爲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眞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爲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毛傳戾定也



鄭箋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也　諒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拒己諫之甚　予我也女雖觝距己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

按舊說謂以信言諫而王背詈不宜就王說

說約按此章集傳無韻疏義大全並云叶韻未詳然古韻詈在四寘本與右守等字爲叶則是寇可叶詈也五歌本與移宜等字爲叶則是予可叶歌也亦不甚費牽捏

詩存上章形容小人之惡已極此章直斥之爲盜而後知王所謂自獨俾臧者眞今之民賊矣

詩說未戾有騷擾不寧意即上文所云居無定徂無往也

詩記涼曰三句本小人用心陰險處亦其護身之秘術

集解按既作爾歌即大學所謂如見肺肝則何益矣之說也此詩人透骨深刺語然出之微妙

衍義四句分上言民亂由小人不究其情之難掩也未戾與上罔極回遹各開看然所以爲寇之故還在



下面用心之險上見出此二句正形容小人立心之險陽既非小人陰又毀君子如反謂君子爲民不利爲回遹是也注穿窬之盜盜字正應盜臣盜字作爾歌有形容其情態暴揚其事迹意此極言其情狀之反覆而爲己之所知者正以深著其爲小人也　疏義曰自十四章至此又皆託爲僚友相告之辭然始則嗟歎而責之其辭正中則數其罪而斥之其辭厲終則暴其情狀而究言之其辭決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爲自見矣　涼信也與小人而約之謂信正解未戾四句一氣說又究其職涼善背之情也

雖曰匪予是小人自解之辭

聽月涼曰不可猶言當面與君子約信亦說小人爲不可覆背是背後善詈是以惡言詈君子反背又工爲惡言以詈君子是於小人則外離而內合於君子則陽與而陰排其心腸與盜何異

按時講謂未戾與罔極回遹各開看段落是如此然總承上亂字來亦只是一意反覆說

講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日趨於亂而未有安定者專由此盜臣恣行暴虐而爲之寇故也彼其外爲信實之行亦因小人爲不可[illegible]反背之[illegible]則又



工爲惡言以詈君子陽與陰排色厲內荏眞穿窬之盜矣雖彼又自文飾曰此善詈之言匪予言也然我既得其情而作爾以歌矣安能推其惡於人而掩其過於己哉王之用之宜乎其禍亂無已矣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新安王氏曰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於刺王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以芘民二章言其征役不息三四章皆言其亂離五章告以救亂六章言仕於朝則有禍七章言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刺其獨用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十一章以聖愚善惡相對言之所以刺愚人不能遠慮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民之不善十三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十四章至十六章則皆規諷其僚友之辭也

小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鄭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孔疏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



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晋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入爲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爲入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爲入畢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爲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朱子曰序與春秋傳合

正解遍詩大意反覆刺厲王用小人以病民也首四章是著民病可憂而徵諸征役之怨辭下是詳舉錯

失宜而歸諸小人之病民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是一篇綱領析言之一章歎民病之可憂二三四章述征役之怨辭以見民之病也五章言用賢可以已亂六章言世亂而君子不樂仕於朝七章言天降亂無已雖田野亦不能自安八章刺王不能擇相而任小人九章弁刺在位之不啻也十章刺人君用愚人而拒諫十一章刺人君用忍人以致亂十二章言君子小人趨向之異十三章刺王之用貪人以致亂十四章言其言之可聽而小人不見聽也十五六章言小人情狀之可惡雖皆反覆以責小人實所以深怨用小人者之非也

集解通詩刺王之意只一用小人以病民盡之



詩經詳說卷七十七終

# 詩經詳說卷七十八

牟陽冉覲祖輯撰

## 蕩之什

**倬彼雲漢**句　**昭回于天**句天韻　**王曰於乎**句　**何辜今之人**句人韻

**天降喪亂**句　**饑饉薦臻**句臻韻　**靡神不舉**句　**靡愛斯牲**句牲韻

**圭璧既卒**句　**寍莫我聽**句聽韻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寍猶何也

毛傳回轉也　薦重臻至也

鄭箋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復重至也　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與雲雨

孔疏此雲漢與大東天漢爲一故云天河也昭光釋詁文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望其候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冀

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以天河水氣與雨爲類覩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宣王意在天河故作者特言焉　釋言云荐再也僖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爲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爲重也瑧至釋詁文辜罪釋詁文天仍下旱災亂亡之道正謂旱是亂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字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爲旱積五年五年之言未知信否要言饑饉薦瑧必是連年不熟故云饑饉之害復重至也　求於羣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



聚萬民其一有曰索鬼神注云荒凶年也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是遭遇天災必當廣祭羣神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愛斯牲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祭神又用玉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

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禮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爲其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　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爲假祭羣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爲之父母不可忍覩窮厄固當責躬罪己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爲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爲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情可矜不得不爲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



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之精而雨皆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閒是爲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　雲漢昭回則其非雨之候可知矣

舊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辭如此也

朱子曰百姓見憂見憂恤於王也

臨川王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於是傷歎人之無
辜而遇此喪亂饑饉也
疊山謝氏曰桑柔以稼穡卒痒爲天降喪亂雲漢以
饑饉薦臻爲天降喪亂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民
無食皆可言天降喪亂也古人之重民食如此
豐城朱氏曰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惻怛不
能自己之誠所以消裁弭禍之本也靡神不舉言於
神無不求也靡愛斯牲言於牲無所愛也圭璧既卒
言羣祀偏舉而於玉無所吝也而何爲其莫我聽乎
通解何辜今之人是詩中倒句



古義首二句與末章有嘒其星相照應而此乃詩人
之語自王曰以下則述王仰訴於天之辭述之所以
爲美也　按首二句雖詩人之言然是述王瞻仰而
發歎非王曰以下方爲述也
說約按俱兩句一連說落
衍義二句分上言旱之微下述王訴天之辭言舉廢
祀而無其應也王曰上要見宣王憂旱意故形諸辭
者如此何辜句有哀矜惻怛不能自已意多一祀則
多一牲故牲靡愛多一祀則多一玉故玉既卒牲各
隨其方位之色圭璧亦天地四方各異寧莫我聽謂

天不以盡祀禮而回災變也不指神言　王曰二字
直貫至末看何辜今之人句便見一念爲民引咎於
己而悲民無罪消災弭禍之本也天降二句串看卽
帶上句饑饉卽喪亂也牲無窮則曰靡愛玉有盡則
曰既卒寧字妙言天不知何故而竟莫之聽也隱然
有引罪呼號意在
正解倬彼二句先提出箇旱的景象爲各章旱既太
甚張本
指南靡神不舉是凡所不祭者皆索而祭之舉廢祀
所以求回天意但非謂廢祀致旱之故而祭之也牲



玉專指四方之神所用者不宜兼天地說蓋此主廢
祀說故也寧莫我聽謂不雨也非謂神之不聽乃謂
天不可以其事神而聽之也
按靡神不舉時講云舉廢祀非特常祀之神兼說因
是然卽常祀之神亦是因旱致禱非以其應祀之時
　寧莫我聽時講以天言與上天降相照予謂天爲
百神之主固重在天然禱某神則望某神之聽若謂
禱百神而求其感應於天是呼張三而求李四應也
亦難通
講天災固氣數之變亦所以仁愛人君者也貴乎過

灾能懼耳彼倬然而明之雲漢其光回轉於天此方無雨而旱之象也吾王憂天憫人仰而訴曰於乎有何罪哉今之人乎天乃降此喪亂使饑饉荐臻之若此也夫國有凶荒索祭鬼神今靡有神而不舉靡有禮神之牲而敢愛之者矣且如圭璧之玉隨方隨色亦已既卒而曾莫我聽而恤此旱灾也其奈何哉

**旱既太甚**句 **蘊隆蟲蟲**句蟲韻 **不殄禋祀**句 **自郊徂宮**句宮韻 **上下奠瘞**句 **靡神不宗**句宗韻 **后稷不克**句 **上帝不臨**句臨韻 **耗斁下土**句 **寧丁我躬**句躬韻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



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灾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灾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害當我身也亦通

毛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　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丁當也

鄭箋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　宮宗廟也爲旱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　斁敗也奠瘞羣神

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

孔疏鄭以雷雨相將嫌旱不得有雷故辨之云非雨雷取殷其靁以證之明雷同而事別也　以郊爲祭天卽此上也上既爲天下與之對故知是地也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天地各舉其一互以相通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卽司徒荒政索鬼神是也言此



者解靡神不宗之意　以言祭祀而云宮故知宮爲宗廟也祭郊祭廟不以同日爲之而云自郊徂宮爲相因之勢者明其不絕之意也靡神不宗與奠瘞別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而箋連其文云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以奠瘞卽是尊敬之事明其餘羣神亦奠瘞之無不者廣及之辭言其祭祀徧至也　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當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耶上帝不能臨饗我耶天下耗敗當我身耶傳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己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不能耳天則

非己之親故云不臨　上云不絕禋祀即云從郊往宮此先言后稷後言上帝與上郊至宮文倒明又見從宮至郊爲不絕之義也

按毛以隆爲雷聲與漢不相合只作熱氣爲是鄭以究爲刻識也甃

曹氏曰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蟲蟲者鬱積驕亢之氣熏炙而病人者也　宮之神莫親於后稷固肯臨我而其力不足以勝旱災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

濮氏曰蟲與爞同旱熱熏人　祭畢凡幣帛祀册之



屬燎而瘞之

臨川王氏曰天神地祇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

劉氏曰前曰靡神不舉則秩而祭之後曰靡神不宗則尊而事之

慶源輔氏曰先郊後宮先尊而後親也上下先天而後地也靡神不宗徧舉所祭之鬼神也前言舉舉其禮此言宗極其尊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先親而後尊也不言地及他鬼神者舉尊親以該之也

古義奠瘞凡酒食牲玉幣帛祝冊之類皆然按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大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逆時雨寧風旱左傳子產云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皆所謂靡神不宗者也臨東韻

說約亦兩句說落　纂序按禜音詠禳祭也

詩記熱氣觸人游氣飛行若蟣蝶之惱人故曰蟲蟲

存旨寧丁我躬正自省自責意非怨望也

衍義六句分上遇災而徧祀乎神下則因其不應而歸咎於躬也自郊三句正見不殄禋祀郊宮是以天



地宗廟對言之下又以天地自相對說奠是委侑醴獻之類瘞是玉帛祝冊之類燎而埋之也后稷不克二句云后稷雖親而其力有所不逮故曰不克上帝至尊而感格爲甚難故曰不臨言后稷上帝而不及他鬼神者舉尊親以該之也寧丁我躬猶曰前此未嘗有旱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意者亦有以致之也致之如敬天之道有未盡勤民之政有未修是已　每章必曰旱既太甚見王憂旱之心無刻不在念頭上蘊隆皆指蟲蟲之熱氣言謂氣鬱結驕亢積而不解也不殄者言以次而舉相續不絕謂方祭此

而復祭彼也自郊祭天地以至廟祀先王而凡自天
而下自地而上皆盡其奠瘞之禮而靡神不宗正見
不殄處若后稷上帝又自羣神中舉其至親至尊者
以該其餘奠是方祭而奠其禮謂置之於地瘞是祭
畢而瘞其物謂埋之於土或說云甯丁我躬朱注後
解爲長如唐太宗吞蝗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女食
之寧食吾之肺腸韓文公祈雨告神曰百姓可哀宜
蒙恩惆若刺史有罪寧被疾殃古人自責大抵若此
時說亦有依之者

按蘊蓄隆盛是串下字言熱氣之蘊蓄極其隆盛也



上下奠瘞時講皆分上屬天下屬地是從朱傳上祭
天下祭地之說但與上自郊徂宮句錯綜而神字不
兼宮爲不全乎意奠則陳之於几俎是上也瘞則埋
之於坎中是下也神字兼郊宮以及百神言之備一
說

講旱旣大甚氣之蘊積隆盛其熱熏人則蟲蟲然我
也求助於神旣祭此復祭彼其禋祀者相續不絕自
郊往宮先尊後親以次而及且上而天下而地或奠
其禮祭時進之神前或瘞其物祭畢埋之於土靡有
神而不尊崇之者矣乃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非不
臨顧我而力不足以勝天在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力
足以勝旱災而不肯臨顧我如是則蘊隆者將不可
弭矣夫食爲民天民爲邦本旱不能生穀耗可知矣
民無所得食敗且見矣此耗斁之禍曾是不先不後
而適當我身那意者其有所以致之也

**旱旣大甚**句**則不可推**句推韻**兢兢業業**句**如霆如雷**句雷韻
**周餘黎民**句**靡有孑遺**句遺韻**昊天上帝**句**則不我遺**句遺韻
**胡不相畏**句**先祖于摧**句摧韻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
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



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
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毛傳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　摧
至也

鄭箋黎衆也旱旣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皆心動
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雷霆近發於上周之衆
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餓病也
摧當作嗺嗺嗟也天將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
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

孔疏推是遠離之辭故爲去也釋詁云兢兢戒也以

恐怖而後戒懼故爲戒也業業危釋訓文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定本及集注皆云孑然遺失也俗本有無字者誤也　黎衆釋詁文以旱災殺人而言周餘衆民故知餘是死亡之餘既言有餘則是有民存矣而復言靡有孑遺無有孑遺乃是悉盡之言故知無有孑遺謂餓病也其意言死者已死存者又餓無有孑然不餓病者非謂盡死無孑然也　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　箋以先祖于摧於辭不安故轉摧爲嗺嗺者咨嗟告困之辭以上言死亡者已死遺餘者復病是天意遂欲餓殺我也解則不我遺之意相訓助也畏是懼也故言何爲不助我恐懼使大雨也責其不助己者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既呼卽呼嗟告困故先祖與于摧其句爲文勢然

按靡有孑遺鄭說欠明于摧毛鄭二說皆穿鑿

豐城朱氏曰靡有孑遺則其民之不可保也則不我遺則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其宗祀之不可保也

說約按不可推而去如今常語



詩疑遡下旱既大甚見王無時而不念及於民無刻而不在旱之一事也

副墨君民一體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脈身既滅祖安得復祀有相關意在　畏字正與上兢業相應

術義四句分上憂旱而懼之深下極言其禍之可懼也狂大亂之後自厲王說到今日看大亂非爲旱災是其時大亂也胡不相畏承上起下之辭蓋以我之故而致旱則我之不遹固不足惜但我身宗祖所繫以我之故而絕先祖之祀此所以當畏也念民而至先祖于摧正兢業之實　兢業卽下相畏意以此句作主如𩂣如雷正是形容其兢業下六句言不容不兢業之故

正解周餘二句指厲王大亂後言非于災旱之故

指南兢兢二句正言其憂周餘四句不平上二句言民之不可保是撥厲王之亂起下二句意耳云昔之亂民已無子遺矣今上帝降災云云胡不相畏正應兢兢二句是應上起下之辭末句正見其當畏所以兢業之實也

按周餘二字稍斷謂當大亂之餘也如此說似無礙

靡有孑遺猶云一个不存自其死亡之多言之也而其存者倖耳　傳半身字不必泥是孑字之訓

講旱既大甚則不可推而去之也我是以兢兢然恐業業然懼如霆如雷之作於其上而不敢以自安也蓋以我周當大亂之後人民凋瘵其所餘者靡有半身之遺今又降此旱灾則是昊天上帝將使我身亦不見遺矣胡得不相畏乎畏吾身若不見遺則先祖之祀於此而滅兢業何能已也

**旱既大甚**句**則不可沮**句沮韻**赫赫炎炎**句**云我無所**句所韻**大命近止**句**靡瞻靡顧**句顧韻**羣公先正**句**則不我助**句助韻



**父母先祖**句**胡寧忍予**句予韻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毛傳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　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

鄭箋旱既不可卻止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廕處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天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　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孔疏沮者止壞謀慮之言故爲止也赫赫燥熱之狀故爲旱氣釋訓云炎炎熏也郭璞曰旱熱熏炙人是炎炎爲熱氣也命者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漸故爲民近死亡大者多衆之辭故箋以爲衆民之命　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又與羣公相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　解其訴先正不助之意由雩祀所及故也月令仲夏乃命



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羣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羣公矣此則羣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爲卿士以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衆言之故謂之百辟鄭惟言百辟卿士雩祀所及不言羣公羣公亦是雩祀所及卽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又據月令成文故不言羣公耳百辟卿士訴其不助我憂旱先祖文武言施忍於我不使天雨二文不同互以相足

按舊說大命以民言又以父母爲民之父母不如朱

傳以王身言爲切

慶源輔氏曰上章兢兢業業如霆如雷者言我心極於危懼而天怒未之息也此章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者言天旱方甚未已而我身無所容也大命近止卽上章所謂則不我遺也靡瞻靡顧言天不眷佑而無所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所以望之者各有輕重之不同也

安成劉氏曰忍之一辭可見望之以恩之意

古義韻會云火炎日爆皆曰赫說文云火赤貌炎炎郭璞曰旱熱氣炙人也止通作只語已辭也瞻似屬



下文羣公先正遠而疏之也顧似屬下文父母先祖近而親之也萬時華云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仲夏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以祈穀實此卽祭羣公先正之禮今則因旱而祭也陳祥道云鄭氏謂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時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按瞻顧分貼下文不確

疏義雩者吁嗟其辭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亦其義也

剛墨羣公四句語意抑揚重父母一邊玩胡寧二字恰似親亦棄之者然責躬意正在此

衍義六句分上極言遇災之禍下望救之父母先祖之神也靡瞻句無所依賴之詞兼天與神言羣公四句承上靡瞻靡顧說下雖皆是望救之辭然須歸重父母先祖上上二句不過引起下二句意耳胡寧句是冀望之非怨辭也羣公先正卽首章廢祀之所祭者父母先祖及下章昊天上帝卽二章常祀之所祭者也

正解不可沮凡荒政所當舉者已盡力爲之而此災竟不可沮也赫赫炎炎云我無所措以天地雖寬無



陰以息非是蓋人主以天下爲所天下皆有赫赫炎炎之境萬民失所則我無所矣此說好　一說命而曰大還合天下人之命言

按時講羣公句就后稷之類后稷自是先祖不可混我與大命俱就本身說爲是生死事大故曰大命

靡瞻顧猶俗言無可指望

講旱旣大甚則不可沮而止之也但見日曝之象則赫赫然旱熱之氣則炎炎然雖云我之一身亦無可容之所是則大命近止矣靡所仰視而瞻靡所還顧而顧不有羣公先正乎吾常雩祭之以祈穀實今不

我助焉以興雲雨也至於我父母先祖尤一體之親
一氣之感也胡寧忍予遭此禍乎若遠若近俱無可
恃賴夫何至於此極也

**旱既大甚**句**滌滌山川**句川韻**旱魃爲虐**句**如惔如焚**句焚韻
**我心憚暑**句**憂心如熏**句熏韻**羣公先正**句**則不我聞**句聞韻
**昊天上帝**句**寧俾我遯**句遯韻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
惔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
得逃遯而去也

毛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惔燎之



也憚勞熏灼也

鄭箋憚猶畏也旱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
甚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
爛於火言熱氣至極　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
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遯逃慚愧於天下以無德也

孔疏此皆爲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氣也旱氣之害
於山川者故爲山無木川無水盡以少而不茂非全
無也魃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異經曰南方
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
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
中卽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
南方可以爲人所執獲也焚燎皆火燒之名下有如
焚故以惔爲燎也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憚勞釋詁
文毛讀爲憚丁佐反故爲勞也熏灼俱焚灸之義故
爲灼也　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爲怛徒旦反憚
猶畏也此與上章同言旱事而先輕後重使稍稍益
甚故至於此章言害及山川又生魃鬼爲加增於前
故箋言而害益甚上言云我無所宜是民無所庇此
言王心畏憚似見其甚於前也以天子之尊寒暑有
備尚云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



纂序按焚聞遯韻如字可與熏叶改叶可省

存旨羣公先正人鬼也其聽卑故以聞祈之不我聞
謂置若罔聞也又甚於不我助

集解按遯字活看不必泥定去位寧俾我遯正與不
能奮飛意同

衍義二一句分上極言災之可憂下是致咎於天也此
承上文言父母先祖既不知恤矣然制吾之命者天
也故又望救於天則天不我聞宜聞而不我聞也又
甚於不助矣寧俾我遯謂得遯而去則免今不能遯
如何可免　憂者憂其挽回莫施也惔焚熏皆從火

旱如惔旱如焚而心如熏則旱旣大甚而憂旱者亦
熱中極矣正字法相應處此二句輕特以起末二句
耳
正解首四句一氣說不可以旱之大甚由於上之爲
虐作推由意言山川已爲焦土而旱魃方且肆虐如
惔如焚其猛烈至此
指南旱魃二句申山川所以滌滌之故我心二句是
申憂旱羣公二句亦不可與昊天二句對看重天上
按毛以憚爲勞謂勞於暑熱之氣鄭以憚爲畏謂畏
此熱氣鄭似優而朱子卻用毛說看來勞亦是憂勞

之意與畏不甚遠
講旱旣大甚在山者則滌然而無木在川者則滌然
而無水矣且旱魃之神方肆爲虐而熾盛之勢如惔
焉如焚焉甚可畏也故我心憚暑憂之於心有如火
之熏灼其將何以自解乎彼羣公先正吾嘗有以告
之固欲彼之吾聞也今則未告之先旱猶是焉旣告
之後旱猶是焉是不惟不我助而且不我聞矣昊天
上帝乃司趨避之權者也又何爲不使我逃遯而去
而坐此患也哉
**旱旣大甚**句 **黽勉畏去**句去韻 **胡寧瘨我以旱**句 **憯不知其**

**故**句故韻 **祈年孔夙**句 **方社不莫**句莫韻 **昊天上帝**句 **則不我**
**虞**句虞韻 **敬恭明神**句 **宜無悔怒**句怒韻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曾也祈年孟春祈
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
土神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
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毛傳悔恨也
鄭箋瘨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
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
此害　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

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
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
孔疏以瘨字從病類故爲病也黽勉者勉力事神是
急於禱請承上章旱魃之下故知所尤畏者魃也水
旱之災多由政失故言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
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
祭四方與社卽以社以方是也
按鄭以畏爲旱魃最鑿
曹氏曰月令祈穀注云謂以上辛郊祀天也天宗注
云謂日月星辰也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

稔可謂夙矣

疊山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爲民慮稼之方納稼所來年於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於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

慶源輔氏曰言欲去則出無所之故復黽勉而不敢去也蘇氏以畏爲不敢甚當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則孔夙方社則不莫皆自反之辭也我雖自反如此而天則不我虞度也然我之敬恭明神不敢少怠則明神宜亦無所恨怒也



古義黽勉畏去承上寧俾我遯又一轉語虞過韻鏊序曾不知其故則不我虞宜無悔怒等語氣一煞即似自反無缺歸咎天神而罪歲者矣須照詩柄側身修行意如云若祈年方社則宜可無悔怒矣然此常禮耳得無祈年方社之外有招天譴神怒者而我不之知乎方得黽勉畏去正不敢諉責以身勉承如下自反之意是也

集解按宜無二字正打轉憯不知其故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此與流子我竭力耕田數語意略相似衍義二句分上言災不可逃下則自反無致災之道

也孔夙者有先時之戒不莫者無後時之怠此二句皆見自反無缺之意　黽勉句卽領上寧俾我遯來言民命方急當黽勉以救之有畏懼而不敢去者此畏字卽上胡不相畏畏字末竟勉厲諸臣正黽勉畏去之意胡寧瘨我二句亦非怨天乃訴天而自審之辭也祈年以下正發明胡寧之意悔怒指旱就天言

祈年句是祈方社句是報敬恭卽祈年二句無悔怒言不宜有旱災　詩緝云始欲遯去既又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黽勉不敢去也亦有味

按黽勉畏去講中欠明當以黽勉二字稍斷言黽勉以求救而不敢言去　敬恭二句連我虞說虞正虞其恭敬之心



講旱既大甚語非不欲去而遯之但我以身繫天下之重而出無所之故黽勉畏懼而不敢去蓋變不虛生必有其故天胡寧瘨我以旱至於此哉反而求之曾不知其故也以祈年論則孟春之時卽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於天宗蓋甚先期而早矣又以方社論則方秋收之際卽舉方之禮以報成物舉社之禮以報生物亦不後時而遲也夫我之自反無致災之失如此而昊天上帝則

不我虞度我祭祀之心如我之敬恭明神宜可以無
恨怒矣而瘨我以旱其更有以救之者也
旱既大甚句散無友紀句紀韻鞫哉庶正句疚哉冢宰句宰韻
趣馬師氏句膳夫左右句右韻靡人不周句無不能止句止韻
瞻卬昊天句云如何里句里韻
虬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
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
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
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
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飮酒不樂周救也



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
不能而遂止不爲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
之意也
毛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
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
粱士飮酒不樂　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鄭箋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
人無賞賜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
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
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

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　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
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
孔疏釋天云夏曰歲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
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然則歲之與年異
名而實同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登成也謂此
年之穀不成熟也此卽凶年之實故言歲凶爲之目
於此之時則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之官
弛廢其兵而不用所驅馳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祭
祀之事不縣其樂膳夫之官減徹王之膳食左右之
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修造大夫不得食穀米士飮



酒之時不得作樂此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
年之禮雖經無其事以類言之其歲凶年穀不登馳
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飮酒不樂下曲禮
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不祭肺馬
不食穀與此徹膳不秣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左
右總謂諸臣不修者無所修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
不制是也　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爲救也無不能
止者無爲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
悉皆救人無止而不能者
按鄭以羣臣爲友又以周爲賙給羣臣皆言祿不切

東萊呂氏曰釋文云里本作瘇爾雅作悝釋詁云悝
憂也
慶源輔氏曰瞻卬昊天云如何里蓋又呼天而訴之
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
安成劉氏曰孟子稽大不理於口集注訓賴亦引季
布傳無俚之俚爲證然則里理俚蓋通用
古義庶正孔云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冢宰
天官特於庶正中提出之以其爲衆長之長也趣馬
師氏膳夫皆近臣也左右則統指侍御僕從而言舉
大以該小舉近以該遠凡在王朝者具舉之矣



說約按此詩辭與古義說最著趣馬以下數其人之
辭本一氣遞落不登不秝等朱注偶照毛傳不可用
孔疏云當先有成文故傳引之以明凶年之禮經無
其事以類言之是也辛右古義緝韻
集解按此章訴諸臣之勞亦所以冀天之察也散無
友紀亦甚之之辭看下鞫哉云云則友紀原有
衍義末二句分上言羣臣救旱之同下則致望於天
之辭也散無友紀謂羣臣以救旱之故職事散亂無
有統紀也鞫者救旱而精神勞竭也疚者救旱而形
容疚病也庶人二句總承上四句而言里字注解憂

字又云仰賴之意二意當合看　祈年合下不能止
當以君憂民之憂臣憂君之憂立說　鞫疚等只說
得無友紀其救旱意全在靡人不周處　靡人句各
効其職有同心意無不句各殫其力有盡心意
正解朝廷職事上下相同綱維相布故曰友紀友者
言相聯屬也惟憂旱倥傯不能條條理理有整頓處
似乎散耳其大綱如何亂得下七句正友紀之散處
指靡人字卽上六樣人末二句又承靡人二句羣臣
救災之誠而災不能去故呼天而訴之瞻仰句有致
望於天之意



按友作有爲順散無友紀以救旱之故廢其職事也
下文以鞫疚二字見救旱意趣馬二句但言其官直
至靡人不周總承四句以見自庶正以至左右皆然
無友紀亦卽因此見得朱傳不秝殫兵云云本之毛
傳然非本章正意若以此爲無友紀之實則與靡人
不周句不聯
講旱旣大甚羣臣之職事散亂無復如常之紀理矣
窮哉庶官之長疚哉冢宰之官皆究心於禱祈賑救
之事或奉行之或討論之夙夜不遑旣至勞瘁而下
至趣馬也師氏也膳夫也左右之臣也靡人不勉力

救荒無有自謂不能而遂止者此其志亦可哀矣瞻彼昊天云何不見恤使我憂之而無所聊賴之若是乎

**瞻卬昊天**句**有嘒其星**星韻**大夫君子**句**昭假無贏**句贏韻

**大命近止**句**無棄爾成**成韻**何求爲我**句**以戾庶正**正韻

**瞻卬昊天**句**曷惠其寧**寧韻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

毛傳嘒衆星貌假至也　戾定也

鄭箋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緩之



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　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官之長憂其職事　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至也得雨則心安

按鄭以昭假無贏屬星言天光升行無贏緩覺泛當切大夫君子說爲是

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於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其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眉山蘇氏曰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

豐城朱氏曰始言有嘒其星數其雨之不可必終言曷惠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止無棄爾成盡其責於己惟其責之在己者不可以不盡故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凡若此者非以爲一人也固以定衆志耳余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



說約按正古義庚韻　戾庶正亦卽應上章摹一概餘也

存旨無棄爾成是著力鞭策語蓋周救至此正緊要時節亦易相懈弛時節故復呼而儆惕之

衍義二句分上言天變之不可回下致勉於人而望惠於天也或末二句分上以定臣爲心見其公下以望天爲心見其畏亦可定衆正要帶安民說蘇氏謂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此意甚妙蓋臣以安民爲心旭勉於昭格盡人事以回天變則民安民安則非

獨人君安定而諸臣亦可以釋鞫疚之勞也故曰以定衆正　此章兩言瞻仰昊天情極勢迫想見宣王之勤懇明星夜見依然雲漢之昭回要看有字所有者惟嘒然之星則所無者是沛然之雨意在言表曷惠其寧暗指雨說若有不容絕望而又不敢切必者然言不知何時惠我安寧使萬民慶於野而百官慶於朝也不可露出興雨字

正解大夫君子卽上庶正等官昭假只是所求請禱無贏是不遺餘力卽上靡人二句意大命二句言雖死亡將近力無如之何而益求所以昭格不可遂棄其前勞也

指南何求爲我是以己對羣臣言非對天下而言也

按何求爲我是倒字言所求何止爲我也以戾庶正當以職言不以心言　惠字舊解順謂順所求朱傳不用當是恩惠之惠謂得安寧卽是天恩也

講夫羣臣之助我救旱者已至而我之所以求助於羣臣尤未已矣瞻彼昊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且未有雨徵矣凡爾大夫君子竭其精誠助我昭格於天者已無遺餘力矣然以無餘力而自怠則不可也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



昭格者而修之庶幾天變或可回也然此所求何但爲我之一身已哉蓋久旱而民不寧非惟吾身不獲安定之休而庶正之不獲安定也亦已甚矣故今日昭格於天以爲弭旱之計者固所以求惠斯民而定爾之衆正云耳諸臣可不各盡其責而勉以成功乎瞻彼昊天以惠民爲心者也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旱魃無蘊隆之災下土無耗斁之患安及於民安及於君而又安及於庶正也哉此固我之深望於天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語類問雲漢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己處太少朱子曰然

段氏曰李氏云宣王之旱告於上天又告於父母先祖又告於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矣

三山李氏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不中興乎

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小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鄭箋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也　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

孔疏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爲二年始旱旱積五年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經八章皆言王之憂旱百姓喜之之事　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



稱爵大夫則稱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爲別人可也

朱子曰此序有理

正解通詩惟首二句是詩人之辭下皆述宣王之意而爲之自言以美之也細分之一章言憂旱而訴於天二章言憂旱而罪乎己三章言憂旱而懼先祖之絕祀四章言憂旱而望救於內外之神五章言憂旱而極言天與神之不吾恤也六章自反其事神之無闕以見不宜有此旱也七章是詳羣臣盡力以救災八章是勉羣臣救災而致望於天也瞿昆湖曰通章總是箇憂旱之心這心乃敬天勤民之心宣王中興皆本於此　總重爲民憂旱側身自省之意何辜今之人句是通篇大旨篇末曷惠其甯正就民安說照轉何辜何意　憂旱祈雨而通詩不露一雨字殊有深旨說詩者須斟酌蓋有周章皇懼惕然靡甯不言及雨正其憂之深也篇中凡訴天處俱要似號呼引咎之意若疑有所致之而然勿作怨望口氣　水旱



之患堯湯被之矣然消之則在乎人焉桑林一禱大雨千里天人之相感也如此今宣王懼災修政而羣臣又能以王之心爲心宜其反雲漢之災成中興之業後世有遇旱者既不能以自修乃曰天其以乾封乎嗚呼其有愧於宣王多矣

集解前六章靡神不舉一句該之後兩章靡人不周一句該之總見修禳修政之無遺

詩經詳說卷七十八終

# 詩經詳說卷七十九

羊陽冉觀祖輯撰

## 蕩之什

崧高維嶽（句）駿極于天（句 天韻）維嶽降神（句 神韻）生甫及申（句 申韻）維申及甫（句）維周之翰（句 翰韻）四國于蕃（句 蕃韻）四方于宣（句 宣韻）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恆是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榦蕃蔽也



毛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　翰榦也鄭箋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　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榦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

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孔疏崧者山形竦然故爲高貌劉熙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山大而高曰崧釋山文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中岳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岳者何桷也桷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桷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桷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岳也傳言岳四岳謂四方之岳也又解此岳降神生申甫之意當堯之時有姜氏者爲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下諸侯之職德當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孫使之



歷代有國於周之世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此四國皆姜氏之苗裔也駿大極至釋詁文又解四國而獨言申甫者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伯甫侯二人有德能成大功是岳神生申甫之大功故特言申甫也經典羣書多云五岳此傳唯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爲侯伯皆謂伯夷爲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即此四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

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恆中岳崧高是五岳又數崧高之文也故王肅之注尚書服虔之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岳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靑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恆在幷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爲五岳明有爲岳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幷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恆華爲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鎮令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圮王者當爲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數崧高知不然者以宗伯亦是周禮



而以華爲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卽云華非西岳也若必據己所都以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所在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雜問之志首尾無次此言或有或無不可信也且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恆山爲北岳崧高爲中岳若五岳之山每代一改爾雅何當定此五者亦爲岳名乎若然何知此言崧高非中岳而以崧爲高貌廣舉四岳者此詩之意言此嶽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雖岳謂四岳也傳言四岳之名東岳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爲東岳霍山爲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恆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解衡之與霍泰之與岱皆一山而有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縣則在

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為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為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竊以璞言為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按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為南岳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　以下章乘此維



申文轉之以為申伯則知申甫並指其人不指其國故云申申伯甫甫侯入為周之楨榦之臣謂為卿士也藩者障蔽寇難故云有難則往捍禦之宣者播揚王澤故知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難則自彼所有從我往屏之恩由王而出就彼宣布之有彼此之異也又解此詩主美褒賞申伯而言及甫侯之意由甫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爲前世賢臣美此甫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岳故連言之甫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太重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匡救其惡也尚書作呂刑此作甫侯者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定之故也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

東萊呂氏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



乃遠取甫侯殆非也

三山李氏曰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

朱子曰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甫侯未知其國所在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爲周之楨榦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爲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爲嶽降神而爲之也

黃氏曰維嶽降神乃詩人形容之辭以見上天與周

之意不必泥其有無也
慶源輔氏曰申伯甫侯皆四岳之子孫也而為周室之世臣今申伯又以元舅之尊而出封於謝功業之盛富貴之極是豈無自而然哉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為嶽降神而然也其旨深矣
說約按嶽降生申自是古今誦揚套本不必有實事如二氏逆流下降之說且集傳本鄭氏云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語意原自斟酌天與申叶翰與宣叶各四句一截兩句一連維翰貼上句帶說蕃宣平說于蕃以總領諸侯言于宣以經營四方言也



集解按詩美申伯而以甫侯並言蓋申甫先世俱主岳祀言其世裔貴且達耳兩及字有濟美之意　蕃宣即維翰中事衆其功言之正為下封謝張本
衍義四句分上言降生之異下言功業之隆重功業上降生之異特推本言之耳生甫及申重申伯上翰蕃宣三平看此皆是平時在朝輔相功業作已然說蓋申伯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業此正改封於謝彭氏所謂加地進爵是也　天極則山嶽山高則神聚故神靈和氣物產不足以當之也特發而為人文甫生不足以盡之也再降而為申伯生甫及申見精靈已露於甫而至此大透發於申也并舉甫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岳且俱姜姓也上及字下及也以世言下及字上及也以功言俱以申伯作主要見與古人濟美意周以王室言翰者夾輔之而為苞桑之佐四國以諸侯言蕃者保障之使大小無相侵之虞四方以百姓言宣者疏通之使遠近無不暨之澤
正解三百篇中最善作大文字者莫如尹吉甫美山甫則原其生德於天送申伯則推其降神於嶽濟南論詩云起句好難得二詩得如此好起句故洋洋大篇通體皆振



按時講皆以甫侯在先為說是用朱傳作呂刑之說然此終有可疑
講建國以親侯者君臣之義也為朋友者能無言以榮其行乎彼崧然而高大者維嶽也則駿極于天焉維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及我申伯維申及甫皆以賢知入為楨榦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捍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徧布之為之宣揚是其生稟之異而才無不具如此

**亹亹申伯**句**王纘之事**句事韻**于邑于謝**句**南國是式**句式韻
**王命召伯**句**定申伯之宅**句宅韻**登是南邦**句**世執其功**句

功韻

賦也亹亹強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爲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毛傳謝周之南國也　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

鄭箋亹亹勉也纘繼于往于於式法也亹亹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故云然



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孔疏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以文勢宜爲往邑於謝故上于爲往下于爲於以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爲法言申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于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爲諸侯不得云入爲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言除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方言

申伯當是伯爵出封於謝當自理其國而已而云南國是式則爲一國之牧故知改大其邑不同舊時又解詩人言南國是式之意以其使爲侯伯故云然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登成釋詁文又云績功也轉以相訓是功德爲事　必使召公往營之者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按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如肅言

按纘事鄭以爲繼其舊爲諸侯之事朱傳謂先世之事覺優　上于訓往是之訓往不是或謂兩于不宜



異解上于作于是亦通

慶源輔氏曰申伯之亹亹乃大禹孜孜之心也惟其有是心故王使之繼其先世之事

廬陵彭氏曰申伯之先已爲諸侯故王使繼其事而邑於謝式於南邦此加地進律之賞也故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子子孫孫與國咸休也

曹氏曰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先封於申宣王使紹封於謝也

華谷嚴氏曰此章述封謝也

安成劉氏曰如或說則此章前四句述王褒封申伯之事後四句述王命穆公爲申伯定邑居常守康公之職也

說約此章三換韻事與式叶古義賓韻伯與宅叶陌韻邦與功叶東韻 纂序按辨方山云世執其功即翰蕃宣之功然注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常守其功也一氣下即守召伯成城之功言覩四章申伯之功可見特此槪言四章詳言也

集解按世執其功上玉謂即指成城之功然玩上文言王纘之事而下云世執其功承前起後似應指蕃宣屛翰之功言四章申伯之功則方指營謝耳 按作召伯成城之功無味當指申伯言

衍義四句分上言纘先而示法乎人見分封之意重下言成邑而垂裕於後見作封之意遂然兩意不可對看只順文說下亹亹輕看只是贊美呼起之辭至是式處方是法其屛翰蕃宣之意宅指宗廟宮室城郭之類其功方山云即翰蕃宣之功也蓋申伯之功大矣召伯之功成則世稱報功之典而使申伯子孫世守其功常領方伯意此章俱是述其事而推分封之意如此非王命之辭也 亹亹强勉盡職意總領諸侯乃先世之事故使纘之

正解亹亹者言申伯之爲人夙焉與夜焉寐而夙夜之匪懈其事君進盡忠退補過而進退之靡遑也然此二字輕看 召伯爲司空命之亦見鄭重其事意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

講今日且出封矣試以申伯封謝之由與天子城謝之意言之申伯以諸侯入爲卿士亹亹事王王嘉其勤復使纘其先世諸侯之事於是改大其邑于是謝之地命爲方伯而南國諸侯皆式法之然經營不可無其人也王乃命召伯穆公定申伯之居宅成是南邦之城庶幾申伯以貽子孫而世世執其經營之功也蓋尊崇之道致悠久之規禮意無加於此矣



**王命申伯**句**式是南邦**句邦韻**因是謝人**句**以作爾庸**句庸韻**王命召伯**句**徹申伯土田**句田韻**王命傅御**句**遷其私人**句人韻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爲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疆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

毛傳庸城也 徹治也 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

也
鄭箋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　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税　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孔疏王乃命諸申伯云我欲使汝爲法度於是南方之國今因是故謝邑之人以改作汝之國城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非徒營立申伯之居宅而已又當治理申伯國內土田使之正其井牧定其賦税也　公劉之箋以徹爲税名此從



傳爲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卽徵税故爲治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税斂之事是爲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税故知治其土田指謂此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皐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爲說云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墝爲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税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卽告申伯使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爲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
按庸從毛作城鄭謂傅御爲冢宰非
釋文庸亦作墉
錢氏曰厲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



疊山謝氏曰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爲天下所敬仰者惜乎經史皆不載也
慶源輔氏曰庸恐只是言城定居宅作城郭徹土田主皆使召伯先營之居宅定然後築城郭城郭立然後徹土田觀下章有俶其城則城亦召伯爲之也王命傅御遷其私人者申伯爲卿大夫時蓋必有家臣今出封於謝不敢自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之長使遷之

豐城朱氏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傳御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

大全漢東平王蒼來朝歸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今送列侯印十二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說約按此與上章亦反覆相足之辭雖說者類云上章述其意此章述其命要皆約撮王言而爲之未必截然兩項也集傳邦與庸叶古義東韻田與人叶眞韻　作爾庸顯然當爲王命語遷私人亦命傅御云爾侯行非先就國也

衍義四句分上述王命以分封之意下是周其分封之務式是南邦卽上南國是式但上是言其意至此則實命之也此三句意實相承因謝人以作庸只是言其民居稠密爲一方重鎭所以建國於此因謝作庸抗吭之慮遠矣此重建國意勿單指作城看王命四句分二事平對徹土田以供祿食遷私人以遂室家亦分封之制宜爾但於王命上見其鄭重而王所以一一申命總爲式是南邦

指南徹土田是以末就封時言之王命傅御二句以將就封之時言之

講然吾於天子城謝之意而又見其命事爲甚詳也王命申伯欲使爲法於南國之諸侯故因是謝邑人民之衆以作爾城而使居之王又命召伯徹申伯土田以足其用王又命申伯傅御遷徙其家人以安其居董事之臣皆出上命其所以厚申伯者如此

**申伯之功**句功韻**召伯是營**句營韻**有俶其城**句城韻**寢廟既成**句成韻**既成藐藐**句藐韻**王錫申伯**句伯韻**四牡蹻蹻**句蹻韻**鉤膺濯濯**句濯韻

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

毛傳俶作也　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

鄭箋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　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

孔疏此說往營謝邑訖而告王言申伯居謝之事乃召伯於是營其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廟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知其美將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蹻蹻然而彊壯又賜以在首之金

集解按此乃將遣之時而先錫之以車馬不作預備看玩下文即接王遣申伯云云可見

衍義五句分上是成封國之功下是錫之以就封之儀也功就已成者言下文城廟便是以申伯言者所封之人也城方始作廟已有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此總是備言謝功成以起就國之意非是方興其功也

正解申伯之功不止城與廟也然城以衛民廟以奉先保民萃渙國之先務皆舉謝功之大者言之耳如原隰既平泉流既清之類是也召伯以此功告成於王則謝人有庸南邦可登申伯之就封有日矣故錫之車馬以華其行四牡以駕車鉤膺以飾馬俱以諸侯儀衛言下章首二句侈其事而復言之

按王錫申伯聯下讀既成句只是轉語起下不重講迨營謝畢而錫命以遣之者何如彼申伯謝邑之功是乃召伯所營但見有始作者則其城也若後寢前廟則先相宅而建而既成之矣既成藐藐然深遠召公於是迄事而告王王於是錫我申伯有四牡以駕車蹻蹻而壯盛有鉤膺以飾馬濯濯而光明而使之就國焉蓋竣事之時而備送往之禮如此



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也　亦訓功為事故言居謝之事是營之下乃云有俶是先營而後作之故云營其位而作城郭此有俶之文下通寢廟其既成之文上兼其城明其皆作成也牆垣廄庫無所不為而獨言寢廟者主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總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為人寢也廟先作而文在寢下不說作之次第從便言也　鉤者馬婁頷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按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慶源輔氏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言凡申伯之功皆召伯所營也有俶其城者言城則始作若寢廟則先居宅而成之矣召公既迄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而使之就國也

說約按此章亦四句一截說營與城叶伯與濯叶也既成藐藐何依輔注轉落以起王錫

存旨謝故無城今創立之故云有俶非未就之說

**王遣申伯**句**路車乘馬**句馬韻**我圖爾居**句**莫如南土**句土韻**錫爾介圭**句**以作爾寶**句寶韻**往近王舅**句**南土是保**句保韻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毛傳乘馬四馬也　寶瑞也　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

鄭箋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　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

孔疏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



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彝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　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示已所以易傳之意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　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近得爲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厲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爲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按介圭從毛說爲是鄭謂尺二之大圭非宜

東萊呂氏曰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於王則是諸侯之瑞圭介之爲言大也非周官之介圭也

安成劉氏曰玉篇注迋行也

華谷嚴氏曰五章述遣之也　路車即上鉤膺金路



也乘馬即上四牡蹻蹻也侈君之賜故申復言之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王遣申伯之有禮也路車乘馬所以終上章之意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非苟封之謝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非苟與之圭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欲其保障此南土也

說約按集傳馬叶土古義寶保如字另叶亦四句截

纂序按近疏義引說文從辵從丌今從斤誤六帖云近古文其字箋訓辭者語辭也時爲申伯辭王而行可笑麟士又按字彙丌古其字迋音寄古遒人以木鐸記詩言徐鍇曰行而求之薦進於王故從辵丌

無語辭之說紛紛莫定愚按第二章嚴緝云申謝地相近當爲此句的注言自此以往南土近地王舅是保可也此眞不易矣

詩通莫如南土非徒以地美人衆有酌全才擇重地意

正解此章上六句示以封國之意下是期以保國之功路車乘馬只將上文衍說蓋上既錫之而此則遣之非加錫之謂下四句是詩人述王者告申伯之辭皆以起下保封之意我圖二句見形勝都邑之雄惟南土而爾墉之作亦莫如南土土地人民之盛惟南土而世功之執亦莫如南土也介圭卽諸侯之圭上可合瑞於天子下可布信於友邦故曰爾寶錫圭與分土不平蓋既與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也

往近二句言王舅今辭以往尙其體鄭重分封之意而以昔日翰蕃宣之功益修之於侯國以保南土爲王朝巨鎭意非但曰申伯自保國云耳此詩人述王者之意一章歸重在此　按考工記桓圭九寸公守之信圭八寸侯守之躬圭七寸伯守之則是圭也其信圭歟

按介圭作桓圭九寸爲是上公之圭也鄭謂尺二遊



大而時說以爲信圭七寸又小蓋申伯之伯有方伯之義不得泛以伯爵言　往近作所往之方亦甚近本通但朱傳不然

講王臨遣時王命之辭何如王遣申伯有路車馬有乘馬焉凡已備矣乃告之曰我圖爾居欲得一藩服之美誠莫如南土地闢而民聚也今錫爾以大圭以作爾守國之寶瑞蓋由此而往南國甚近王舅此行蓋修屛翰蕃宣之烈是永保之可也

**申伯信邁**句**王餞于郿**句郿韻**申伯還南**句**謝于誠歸**句歸韻**王命召伯**句**徹申伯土疆**句疆韻**以峙其粻**句粻韻**式遄其行**句行韻

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粻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毛傳郿地名

鄭箋遄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　還南者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也謝于

誠歸誠歸於謝　粻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

孔疏申伯初意不欲離王王告語復重心開意解申伯於是信實欲行王乃以酒餞之於郿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言其不得顧戀也又言先者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以峙具其糧食謂自京至國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速其申伯之行由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言王厚申伯也



俗本峙作時者誤也　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解其得餞郿之意時宣王蓋省視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也　言謝于誠歸正是誠心歸於謝國古人之語多倒故申明之誠歸者決意不疑之辭　峙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官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徙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

按鄭以遷南爲遷鎬非也孔以王命召伯爲再往亦非

東萊呂氏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粻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如此

華谷嚴氏曰六章述申伯往謝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王餞申伯之誠意也王先使召伯爲之定居宅作城郭以成其國徹土田遷私人以



分其業終又斂賦稅積餱糧而後申伯之行無道路留滯之虞於是以禮餞之則王之待申伯者可謂至矣

說約按此章亦四句一截兩句一速上下各開說

纂序按鄭箋遷南者北就王命於岐周而還反似遷鎬然按輿地岐周最在西北稍東爲郿又東則爲鎬不可以遷鎬爲遷南謝在鎬之東南則南指謝遷鎬而南二字中具有轉折如古義說是也序音訝義取迓廡也

詩存此章王命召伯是重復追述之辭非謂此時更

命

集解按古者賜爵祿必於太廟王命申伯爲州牧改邑於謝至豐告廟故在岐周也郿卽董卓所築郿塢

又按上文由命而錫由錫而遣由遣而餞由餞而行節節有次序

衍義四句分上及時致餞而有以果其行下先時致備而有以速其行信邁誠歸對王數留行看王以親親之情不可以遽釋故留之數而行不果今信邁而餞禮行則於謝而誠歸矣徹土疆與上章不同上是井其田以授民此言徹土疆則取井田什一之賦以爲餱糧而供一時之用也重在時糧二字　曰信曰誠見王之不能舍伯伯亦不能舍王有勢不得已故黽勉辭去二字摹寫出眷戀不舍之意王命召伯非此時更命乃追言申伯未行之先王已使召伯斂其賦稅以積之故能使伯無留行上下各自開看遄行就已去在道而言見道路中無留滯非速其行也信邁誠歸只是一事蓋王已餞於郿則申伯直果於行矣非是因其信邁而餞之也　式遄其行句上信邁誠歸據初發此已去在道時

按申伯還南二句一連還南卽謂歸謝也信誠見王留戀之意言至此實實要去了故餞之而行也勿認作促其行王命召伯是追言前事見得召伯徹土田時早已安頓道路委積等事可以不淹其行徹土疆句輕帶



講道夫啓行之時何如申伯承王遣而信邁時王省岐周申伯就王受命王因而餞於郿之地申伯自郿還鎬由是而南而於謝邑誠歸焉殆非向之數留而欲行不果矣然行而無備何能速哉王前已命召伯徹申伯土疆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式遄其行而無留滯焉方行則有餞送之誠在道則有供億之備其厚申伯如此

**申伯番番**句番韻**既入于謝**句**徒御嘽嘽**句嘽韻**周邦咸喜**句**戎有良翰**句翰韻**不顯申伯**句**王之元舅**句**文武是憲**句憲韻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女今有良翰矣元舅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

毛傳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　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

鄭箋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
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周徧也戎猶女
也翰榦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
相慶之言　憲表也言爲文武之表式
孔疏文武是憲謂文人武人以申伯爲表式故解其
意言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武之人爲表式箋
以其略故申成之
按番番從鄭說不添出虎賁之賜周鄭作周偏厲謝
人曉繄當以周人美其去而相謂之辭翰是屛翰之
翰鄭謂善君亦非



慶源輔氏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爲王
之元舅賢則爲文武之士之法則始言番番但見其
武故終則并文言之
南豐曾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
異而實同皆美其全德耳
華谷嚴氏曰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
事也
說約按此章申伯至嘽嘽一句一截番嘽爲韻也周
邦二句一截不顯二句一截翰憲爲韻也　詩通云
周邦指京師一帶人言甫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
以其平日信之也
劉墨番番精神奮厲風度振飭之意
詩記入者自此至彼之謂非已到謝也
集解按不言申伯至謝如何式南國保南土而反借
周邦之人喜而相謂以徵申伯之賢形容最巧戎有
良翰一語宛然有塞路聚觀企踵迎眸相顧慶賞之
意
衍義五句分上是就封而有以慰乎人下是重望足
以法乎人然須直說下俱是預道之言番番三句輕
戎周人自相謂也不顯句乃呼辭王之元舅二句勿



以親賢平看重文武是憲上言文武之士皆以爲法
周人喜其有良翰者此也
正解周邦指京師之人言此二句是周人見他啓行
的氣象其慶而相謂也良翰即上維周之翰非謂謝
人甫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以平日蕃宣維翰卜
之也天下以京師爲根本京師以列國爲藩垣藩垣
得人根本所由固也故喜之周邦喜則南土之人喜
可知矣
按周邦咸喜二句連戎有良翰言之之辭也言其爲
王藩屛則周邦之人皆有其福矣邦人相謂曰女非

指王　末句或曰之說不可用

講由是而至謝也何如申伯番番而武勇旣入於謝邑而從行之衆爲徒行者爲御車者嘽嘽然而盛焉我周邦之人咸喜而自相謂曰京師以侯國爲藩衛今申伯就謝則外有重鎭內賴以安女今有良翰矣豈不顯哉申伯乎親爲王之元舅而其德則凡文武之士皆以之爲法焉所謂式是南邦南土是保者眞可副王命矣

**申伯之德**句德韻 **柔惠且直**句直韻 **揉此萬邦**句 **聞于四國**句國韻 **吉甫作誦**句 **其詩孔碩**句碩韻 **其風肆好**句 **以贈申伯**句伯韻



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辭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毛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

鄭箋揉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碩大也吉甫爲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

孔疏易稱揉木爲耒謂屈撓之也有不如意揉之使善是爲順之義言揉萬邦使順善也周無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爲長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於善故云贈增也

按肆好鄭謂長行善道又以風爲諷諷之長行善道失詩意

疊山謝氏曰此雅也正言其事形容宣王眷遇申伯之意有風人之體故曰風

慶源輔氏曰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



剛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名聞著於四方之侯國此尹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

嚴氏曰顏師古注曰揉謂矯而正之也蓋揉曲而使之直耳　臣以柔順爲體然必貴乎正直所以爲全矣

說約按此章亦四句一截兩句一連韻脚了然雖其詩孔碩自黏吉甫作誦而其風肆好自起以贈申伯可也若作誦頌頭碩好平對贈申伯總結他文字或然詩必不爾矣誦詩風三字變文相足究竟則總一詩耳然風字訓聲御妙語若自贊者昔人謂吾爲碑

銘多矣皆有懿德惟郭有道無愧亦是此意

副墨凡柔順者多患詭隨惟直則剛柔相濟

說通孔碩包括全章文意以德重非自誇其文也

集解按此詩敘述王命封謝之事語勢俱莊重齊整末章忽舉作詩之情言之風流蘊藉不呆板不寂寞全神俱動

衍義四句分上美其德業之隆下表以贈言之善萬邦就申伯總領之地言四國四方之國也孔碩者謂其體制之恢宏規模之廣大有係於天下國家也肆好此皆本於申伯之德望所致非吉甫自誇其長於



詩長於風也以贈申伯見所言皆是實事作者不為溢美而受者足以當之也　柔惠是柔德之善直又是剛德之善惟剛柔相濟則惠行不至於玩威行不至於亢味一且字見相濟之美揉訓治强則治以剛弱則撫以柔也聞者懷德而頌其仁畏威而頌其義承德來以上大槪自其為卿士時樹立如此卽首章翰蕃宣意也　柔直二字對惠所以足其柔也柔不惟惠而且直一句有三折　述於言為詩歌於工為誦形諸詠歌足以感人則為風　肆字亦有意蓋聲視其辭詩碩則風遂好有餘音矣

正解使其人本不足美而諛為鋪張揚厲雖有善作者能使之碩且好乎惟申伯之生稟位望矯矯絕人故辭之所敘氣象宏博聲之所詠意味深長而聲必視其辭詩碩則風遂好有餘音者矣

指南柔惠句重且字見兼全意間于句又本揉此句來蓋惟其德剛柔相濟故能治萬邦而名著於四方之國如此此四句指作卿士時言之其詩二句言其詩孔碩故從而歌之其聲遂足以感人也孔碩肆好皆由申伯所致非自誇其所作也故有其德之碩而後有詩之碩有其德之好而後有風之好以贈申伯



見贈者不失言而所贈者不失人也

按孔碩謂所關之大也肆好謂歌之而堪聽也肆訓遂是虛字好卽俗言好聽之好

講申伯之賢不止此也申伯之德旣安順矣而且正直剛柔咸備也以一身為王卿士而揉此萬邦撫綏制馭之有道聞於四國仁聲義聞之昭宣美德全而治聲著如此我之詩其容已乎吉甫因是而作崧高之誦皆言其王室依賴諸侯表式天下安危之大計詩蓋孔大焉而歌詠唱歎之餘聲調遂好是以感動人之善言於是贈我申伯贈之者無諛辭而當之者

無愧色不亦今日就封之光乎

崧高八章章八句

問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爲諸侯築城朱子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攘

華谷嚴氏曰此詩多申復之辭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又曰南



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每事中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

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小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鄭箋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孔疏崧高詩者周之卿士尹吉甫所作以美宣王也以厲王之亂天下不安今宣王興起先王之功使天下復得平定能建立邦國親愛諸侯而褒崇賞賜申國之伯焉以其褒賞得宜故尹吉甫作此崧高之詩以美之也　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爲氏明其先嘗爲尹官而因氏焉故云尹官氏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戍申故知申爲國名

朱子曰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按此詩以送申伯爲主而美宣王是言外意

正解以世執其功爲主功在維周三句見末章申伯



之德柔惠且直又其立功之本採此二句正與維周三句相應總見分封以賢賢而非徒以親親也析言之首章舉其德業之盛爲封謝張本也二章道其封謝之意三章述其封謝之命四章言封國成而錫予之也五章言遣以就封而期望之也六章餞之而速於行七章預道其入謝之事八章則表其作詩之意

是詩自六章以上詳敘其降生之異功業之隆眷顧之深倚望之重示法之廣而末又追言其平日有此德望足以當此數者而今日贈之不爲虛文也

夫因親建侯疑爲王者之私恩以親褒寵亦非申伯

之休美故特鋪張其賢至備注王心與藩衛王室而元舅之親纔一言及之見錫之遣之餞之以華其行非止爲一外戚之榮而已　嘗謝成申其篤於毋家一也而一美焉一刺焉則以宣王親親平王忘讐也後世如五侯之濫觴而諛臣且謂大臣有申伯之忠禍所從來矣



詩經詳說卷七十九終

# 詩經詳說卷八十

牢陽冉觀祖輯撰

## 蕩之什

**天生烝民**句**有物有則**句則韻**民之秉彝**句**好是懿德**句德韻**天監有周**句**昭假于下**句下韻**保茲天子**句**生仲山甫**句甫韻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佑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

毛傳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　仲山甫樊侯也

鄭箋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　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於下謂及衆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孔疏秉執釋詁文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己則者己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因經物則異文故發分性情爲二性爲五性情爲六情以充之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於六氣洪範五行水火金木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

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着生流通也又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爲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左傳之注以爲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云是其正彼依附而與文耳愛卽好也欲卽樂也懼蓋怒中之別出已情爲怒閒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內相依以爲彼此之異故分之爲七大意猶與此同也人之情性共稟於天天不差忒則人亦有常故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美德之人下句言天見民意好此美德故天亦愛此天子之事此言好美德之人謂好之以爲君也若然物以同聲相應人以同志相親聖明之君乃愛賢臣無道之世惡人得寵古先帝代莫不盡然君既如此則民亦如之惡人當愛惡君



矣而云同好美德之人者人之本意皆欲愛善雖則逐臭之夫當時不以爲惡但識鑒不同謂爲善耳未有故知是其惡而愛之者也且民之愛君爲被其政教雖則愚民亦知愛善君矣　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按鄭孔六情本六氣不合於性情之旨妄說也　好懿德是自好鄭以爲好美德之人非也　以天生烝民引起生樊侯樊侯之德在下文未說出鄭孔謂王有懿德而天好之乃生仲山甫非也　漢唐諸儒於性情看不分曉此節可見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

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於下故保祐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蓋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朱子曰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者物物有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乂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

西山眞氏曰盈天地之閒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爲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

華谷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以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

豐城朱氏曰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於下也昭假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於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格于天而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

覺軒蔡氏曰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所秉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字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詩蓋謂秉彝好德心之所好處卽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



慶源輔氏曰首四句尹吉甫亦是平說將下來而包涵至大義味淵永使孔子讀之而贊其知道而孟子又引以爲性善之證其旨深矣所謂有德者之言也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道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內外則其致中興也宜哉

定宇陳氏曰天之生人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者則也自性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言之謂之彝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好以情言也惟

其有此則是以秉此彝惟其性秉此彝是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言賦受性情至精至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嚴氏曰則卽帝則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

說約按此章依韻四句截

詩記此章本意只爲欲美山甫之德而先以烝民發之蓋凡民同受稟於天皆知好德而德之美未有如山甫者蓋山甫之生天爲保天子而生非但如其生烝民者也下文遂詳言山甫之德

衍義四句分上言天之生民皆善下言天生賢佐之



尤善也意重在下段天監有周二句依注緊串說昭格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於天也明德就宣王身心上說此二句正是保茲二句之由而生仲山甫正見保茲也　物以氣言則以理言則與彝是性好彝德是情　有周天子俱指宣王言　保茲虛下句正是

指南有周以國號言天子以人言其實指宣王也宣王明德在下日感格於天以內修外攘說此二句是保茲天子二句內來懸保茲且虛說生山甫正保佑之大含也二句口氣極相連生山甫言凡民均有秀氣美德但在山甫則獨異耳

按此詩言性情極深微而注疏不能發明非有程朱大儒則此旨終於晦蝕矣　天監有周二句只作一句看謂有周天子能昭假于下而天監之因以保佑之而生仲山甫也

講賢臣之生關乎國家盛衰之數德職全備非偶然也今者奉命城齊我豈能已於言乎彼天生衆民具形而有物稟性而有則是乃渾然一理具於身心不可移奪而稟以爲常爲其有此故於仁義忠孝之美德無不知好之者衆民皆然矣而况於賢者乎天之



明命監視我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於下而保佑茲天子生此賢佐仲山甫鍾以粹美之德焉蓋其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歟

**仲山甫之德**句德韻**柔嘉維則**句則韻**令儀令色**句色韻**小心翼翼**句翼韻**古訓是式**句式韻**威儀是力**句力韻**天子是若**句**明命使賦**句未詳韻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

毛傳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

鄭箋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
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
恪居官次不解於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明王
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
孔疏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爲故也訓道釋詁文若
順釋言文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爲布也
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也是力者勤力
爲之故云勤威儀者恪居官次謂恆常恭敬居於官
之次舍不懈怠於其職位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
左傳云不解於位假樂篇也是順謂從其所爲言君



須爲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
臣施布之身爲大臣故得使在下者布行王政也
按明命謂天子之明命也現成字鄭謂顯明王之政
教非也
東萊呂氏曰柔嘉惟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
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
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問五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仲山甫之德剛柔
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

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
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朱子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
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范文正
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
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卻柔得好如山甫令儀
令色小心翼翼卻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
柔去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柔嘉維則爲入德
之方則不可入之進德須要剛健不息
慶源輔氏曰令儀令色柔嘉之發於外也小心翼翼
柔嘉之存於內也古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



力進修之不怠也其措之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
下以布宣乎王命是皆柔嘉之德致然也
講義如綸如綍曰命喻德宣譽曰布
說約按疏義大全並云叶韻若賦未詳而古義仍之
六帖則云八句本一韻亦未著其說今據古韻十三
職可與弱富等字爲叶弱奴歷反富必益反是也則
於若賦亦必有可通者本章亦四句截上四句就其
已然者言五六則因造詣而推之於工夫七八又因
事業以著其本體也
合訂則即物則之則柔而嘉美所謂懿也力者以志

帥氣以神御官非著力矜持之謂
衍義此章總是備舉其德之全正見其異於凡民處
柔嘉維則言柔而能嘉不過其則則字正發嘉字意
儀色小心若柔矣而儀色合於當然小心不流於畏
葸正是維則處柔之所以爲嘉也此就表裏上言蓋
德之成也古訓句本屬知而式字卻屬行上謂講論
以爲行事之法也威儀與上儀色不同上是已能者
以德之著言此是用力者以修德言然亦大略言其
著力處非是始學工夫也若者順君心也賦者宣布
德意敷明聲教之謂使賦如山甫使王命之賦非天



子使山甫賦之也　首句德字提起貫下看德本降
生之異來天生天子旣以剛德而兼乾剛天生山甫
卽以柔德而應坤紀則柔正八臣之則也柔嘉嘉字
卽上懿字之意則字卽上物則之則令儀四句俱要
以則字作骨撰出他柔嘉處以其則檢身而束心則
儀色曰令而心曰小以其則型古而範今則古訓曰
式而威儀曰力儀以形諸身者言卽淑愼爾止色以
見於面者說卽輯柔爾顏而小心又是儀色之主翼
翼者恐失御此則也儀色小心就表裏上言古訓指
經傳言式是用心考古而件件依成法力是加意進

修而步步循規矩式卽維則之則從恪遵帝典欽若
王謨上言不可看作經生語若是參贊廟謨能當上
意不是曲意順君　是若不專就進言說如行事之
類亦是
正解非一德之潛孚默契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
德之運量推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須體認德字勿
直做事業必以事業徵之者謂其德非有體而無用
總來見是異於凡民
指南當以首句提起下分作三段看
按賦字或與力叶或與若叶朱子偶遺之邪　明命



使賦纂序謂天子使山甫賦之語氣頗拗當是山甫
於天子之明命能使之皆賦布也
講夫天旣爲天子而生山甫則其德職之全果何如
哉以仲山甫之德言之誠以柔焉而過其則者非嘉
也彼則巽順自持有剛克之美無過則之愆非德之
柔嘉乎儀色者德之符也則令儀令色而英華之著
見外焉其柔嘉矣敬者德之聚也則小心翼翼而恭
愼之不忘內焉其柔嘉矣知行所以崇此德也彼則
考於古訓以爲行事之法勉於威儀而約之於規矩
之中其學問進修也如此事業所以顯此德也彼則

謀猷之贊有以上順乎君心明命之敷有以宣布於天下其發而措之事業如此仲山甫之德蓋有一之不備也

王命仲山甫句式是百辟句纘戎祖考句考韻王躬是保句保韻出納王命句王之喉舌句舌韻賦政于外句四方爰發句發韻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歟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



毛傳戎大也　喉舌冢宰也

鄭箋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　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

孔疏毛以爲王命此仲山甫曰汝可以爲長官施其法度於是天下之百君當繼而光大爾之祖考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受命爲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王有所言出而宣之下有所爲納而白之作王之咽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教明美所爲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美其出言而善人皆應和也

鄭唯戎字爲異餘同　戎之爲大雖是正訓於理不愜故易以爲汝　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爲法則王朝上卿故爲冢宰舜命龍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卽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　以出從於王故爲王口所自言納自外來故爲時之所宜復於王復白也



朱子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爲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爲太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

新安胡氏曰如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

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黃氏曰天子之職論一相宰相之職統百官故一時諸侯得山甫以爲之式

慶源輔氏曰式是百辟與崧高言式是南邦同謂為諸侯之所法也此言冢宰之事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職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政於外四方爰發此言經營四方也至於今茲築城于齊則亦經營之一事也

廬陵彭氏曰纘祖考保王躬蓋欲其以孝於父祖者而忠於君出納王命賦政於外蓋使之以忠於君者而及於民

新安胡氏曰出納則居中以通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治



說約按辟疏義大全並云無韻未詳下則考與保叶發與舌叶也

合訂此章言內外大小各賴山甫見其職任之繁重也出納四句乃是天子期之之意下章則方言其盡職

集解按詩云王躬是保而注曰輔養君德者天子之身以有德為安也保如慎起居防非僻之類

衍義此章備舉山甫之職本德上來亦一句提起下分內外出入四者平看此皆就王所命而言未說到盡職下章仲山甫將之方是盡職也出納王命何如

今通政司古納言之類山甫承王命而布於眾職謂之出既布則復命於王謂之納喉舌就承此看政本猶言樞要也賦政于外與上明命使賦不同彼就德言而此則王命之如此言王欲使四方皆發以應其政而德澤無所壅也此不可使就人應說乃王期之如此也政以禮樂教養言　冢宰乃山甫本官欲其勉盡職為百職之師表也

正解式百辟冢宰之事乃山甫本官式則獎忠順教不及也太保乃山甫世官故曰纘戎祖考此正召康公舊職康公姬姓仲山甫乃其裔也保王躬者是居



王左右啓心沃心匡德輔德使王之德日益高大者乃所以保其身體使王心日益堅同也或謂輔養君德與保其身體不同不知輔養君德方能保其身體蓋必德修而身乃安也　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此　通節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之意欲使之專意於外而密勿無人誰為輔養是內不可無山甫也欲使之專意於內而四國無人誰任經營是外又不可無山甫也不然當時方叔召虎布列在位豈更無一可命者而必山甫邪

指南王命乃王言非王政也命發於王則承命而布於庶僚謂之出既布則復命於王謂之納喉舌承此看　爰發當著力說當時周室中衰政事廢弛王命山甫布政於外使四方翕然從風發而應之無有梗化者故曰爰發

按仲山甫既爲冢宰如何又爲納言之官時講謂如通政司非也此是出納皆爲王經畫之意

講因德而授之職於是王命仲山甫居冢宰之位以爲諸侯百辟之法又纘女祖考之官輔養王躬維女是保焉入則出納王命而爲王之喉舌以典司政本出則賦政於外而使四方發而應之以經營四方山甫之職其備如此又豈人所可及乎



**肅肅王命**句**仲山甫將之**句將韻**邦國若否**句**仲山甫明之**句明韻**既明且哲**句**以保其身**句身韻**夙夜匪解**句**以事一人**句人韻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毛傳將行也

鄭箋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　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

孔疏肅肅然甚可尊嚴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奉行之幾外邦國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之宣王也

朱子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知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又曰無一理不明卽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卽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德而後已

雙峰饒氏曰明者大無不照之謂哲者微無不察之謂也保身者其中庸不驕不倍足興足容之謂乎

慶源輔氏曰肅肅尊嚴之意王命之尊嚴如此山甫則奉而行之邦國則有順有否山甫則能明而辨之此則承上章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而言之也大凡徇外者多忘乎內而山甫又能以明哲而保其身守己者或餙於人山甫又能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其爲全德也歟

說約按此章亦四句截然八句作四平兩之字兩以字各對先輩文皆然也宋人表啓中每用將明字本此將明



詩記此章分四項看上奉王命下定國是智以守己忠以事君

衍義此章美山甫之能盡職亦要本德上來奉王命察國政智以守己忠以事君四段平看盡職不必應上章分貼恐有難合處也王命凡朝廷之上法度之寬猛賞罰之得宜皆是而上章內外出入之命亦在其中明哲保身是暁得天下事理透徹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也夙夜二句點內外出入意不妨

昆湖云諸侯治國之政有若否山甫則察別惟精知其善而益以王命奬勸之知其不善而申王命以戒飭之正書所謂旌別淑慝也

正解肅肅只言王命尊嚴不易承宣之意將三命者謂朝廷之上法度之寬猛賞罰之得宜舉奉行之而無廢格也政治得爲若政治失爲否明之正辨乎此也既明明字與上明字不同明謂明於理而是非不至於差謬就平時言哲謂察於事而設施不至於差就臨時言明哲保身者不求有譽而第求無咎非全軀自保之謂然亦就爲臣時如此方見是盡職如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忌非保身而



何夙夜朝乾夕惕也匪懈無一時一念不以精白自矢蓋人臣一日立乎其位卽一日業乎其官而山甫夙興夜寐一味虔共其職苟利社稷知無不爲縱舍身以徇君而明哲之鑑自在非才全德備烏能曲全至此

指南肅肅王命有付託尊嚴期於必效意此見難奉行而山甫則能將之也王命雖不外上章內外出入之命只宜泛言

按人專求保身恐涉於退避一路一句說明哲以保身一句說匪解以事君則其言爲無病矣　保身亦

是盡職與面事明哲自能盡職而身可保若不明哲而溺職身又何能保乎

講夫職備者雖盡今肅肅然王命至尊嚴也仲山甫則奉行克副爲能將之諸侯之國其或臧或否多淆亂也仲山甫則鑒別惟精爲能明之且旣明於理又哲於事順夫事理以保其身於無患夙焉無解夜焉無解敬爾在躬以事一人而盡忠其職之無一不盡如此豈人所可及乎

**人亦有言**句**柔**頓**則茹之**句茹韻**剛**頓**則吐之**句吐韻**維仲山甫**句甫韻**柔**頓**亦不茹**句茹韻**剛**頓**亦不吐**句吐韻**不侮矜寡**句寡韻**不畏彊禦**句禦韻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

鄭箋柔猶濡毳也剛堅彊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彊弱

孔疏上旣言明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舉得中人亦有俗諺之常言說人之恒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前敵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言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有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彊梁禦善之人不侮不畏卽是不茹不吐旣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茹者敢食之名故服菜之入口名爲茹禮稱茹毛亦其事也

曹氏曰茹者呑咽之名若茹草茹毛然

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輭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上蔡謝氏曰柔不茹剛不吐此彊之寬仁之勇柔嘉維則者也

慶源輔氏曰二章旣稱仲山甫之德柔嘉故此章又以其剛亦不吐不畏彊禦者言之柔而不過乎則則



時當剛而剛矣先生謂柔嘉非輭美保身不枉道者倂上章以保其身而言之也

安成劉氏曰周子以柔善爲慈祥柔惡爲懦弱剛惡爲彊梁剛善爲嚴毅山甫不茹不侮則有柔善而無剛惡也不吐不畏則有剛善而無柔惡也有柔善而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爲輭美無剛惡又無柔惡故其保身不至枉道蓋其剛柔合德而發皆中節也

豐城朱氏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守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變

六帖五六章言仲山甫之賢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

如此而山甫不然蓋其美德之全異於凡民處以終
首章之意
說約按此章之剛柔皆指他人言不必又將山甫之
剛柔混內夾雜呂嚴大全諸說正爲注柔嘉一語耳
其實本章柔字非柔嘉柔字
詩記不茹二句空說不侮二句是不茹吐之實中德
在我不隨人爲剛柔大臣持衡天下其道自當如此
衍義二句分上言夫人徇情之偏下贊山甫用情之
正此幷下章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
然以見其全美德而異於烝民以終首章意也柔不



茹是遇柔者則然遇剛者則不然矣非偏於柔也剛
不吐是遇剛者則然遇柔者則不然矣非偏於剛也
不侮不畏正是不茹不吐之實而矜寡彊禦卽剛柔
之人也方山云此皆就事上言蓋扶弱制强莫非事
也
正解柔字剛字俱以人言茹吐是借用字茹吞嚥也
吐畏避也不茹者有仁育天下之念柔者易制而不
肆之以侵陵非偏於柔也不吐者有義正天下之心
剛者難克而不縱之以含忍非偏於剛也不侮有扶
危濟弱氣象不畏有禁奸除暴氣象此二句不過舉

一事以證其不茹不吐重上二句　此就德之柔嘉
維則者抽出言之山甫柔嘉最得性情之正故能不
茹不吐
按此章孔疏承明哲保身說來固不是而大全諸說
皆遠承柔嘉維則亦非正脈絡只是泛舉仲山甫之
賢與人言以相形見其異於凡民處　時講此以待
人言可用
講然仲山甫之德猶不止此也自其待人言之常人
有言柔者易制人則吞噬而茹之剛者難禦人則退
避而吐之此常情之偏也惟仲山甫於柔者則撫之



以仁不以其柔而茹之於剛者則制之以義不以其
剛而吐之惟不茹柔故莫柔於鰥寡而皆在憫恤之
中未嘗侮而虐之也惟不吐剛故莫剛於强禦而皆
歸於節制之下未嘗畏而避之也剛柔合德中正不
偏仲山甫之柔嘉夫豈常人所能及哉

**人亦有言**(句)**德輶如毛**(句)**民**(頓)**鮮克舉之**(句 舉韻)**我儀圖之**(句 圖韻)**維仲山甫舉之**(句 舉韻)**愛莫助之**(句 助韻)**袞職有闕**(句)**維仲山甫補之**(句 補韻)

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
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

毛傳儀宜也　愛隱也　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
山甫補之善補過也
鄭箋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
獨擧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
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　愛
惜也仲山甫能獨擧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
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　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
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
孔疏言如毛者擧輕物以喩其輕之甚耳其實輕於
毛也故中庸引此云毛猶有倫是怪其所比爲重也



擧者提持之言既以重輕爲喩故以擧言之擧謂施
行之故云擧之以行既引人言乃云我圖故知我吉
甫自我也　傳以天子之服其名多矣而獨言衮職
之意以衣服之中有衮冕者是人君之上服故擧衮
以表君也若然天子以大裘之冕爲尊故覲禮謂衮
冕爲裨冕而言上服者以大裘之冕無旒事天乃服
以示質耳非與人君行禮之正衣故以衮爲上也箋
補過者易繫辭文言箋補衮職之人過也宣二年左
傳引此乃云能補過也　衮職實王職也不言王而
言衮不敢指斥而言猶律謂天子爲乘輿也王之職

有闕輒能補之謂有所不可則諫爭之
按儀毛訓宜鄭訓匹愛毛訓隱鄭訓惜皆不如朱傳
之明
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擧然人莫能擧也我於是謀度
其能擧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
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
者能擧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
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闕失亦惟仲山甫獨能補之蓋
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擧其德而能
補君之闕者也



慶源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而言之隨用而
足故擧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爲氣質物欲爲
之遮蔽故惛然不知非知至意誠者莫能擧也　擧
在我之德補在君之闕此亦非强立者不能山甫之
德至是又不可獨以柔稱矣
黃氏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擧衆人不能
擧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
之也
華谷嚴氏曰此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
豐城朱氏曰擧己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

以致用卽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也

疏義舉其德者似易而實難

說約按通解云如毛是衆人能知能行之意非隨分各足之意不必入易舉字覺尤直捷蓋舉者以手挈物之名今譬如有一物甚輕而人莫能舉以爲常事起下惟山甫不然德輶二句俱人言故下以我儀圖之正對人亦有言也人亦至鮮克舉之我儀至愛莫助之各三句一讀住而中各爲兩層轉折衮職二句另說故注以至於字又轉舉於補助爲韻易明餘不拘耳愛之而恨其莫助是極形容



其愛之之語亦不重莫助意

集解按存旨副墨及鄉嬛俱謂人言至如毛句止獨說約連鮮克句亦屬人言而以下我儀圖之句我字作轉對上人亦有言解釋自妙補闕全由能自舉其德來三章所謂保王躬正指此

衍義六句分上是舉己德下是輔君德然輔君亦本於舉德來舉之照前面柔嘉意便見補闕依注就格心上說如正己而物正有彌其邪心消其逸志之意勿用繩愆糾謬等語宣王勵精賢君有闕處須說得穩當　山甫舉之能以身體焉物具而則自全也卽

上表裏交修知行幷進意自本然之理言之則人情莫不好此懿德自氣質之稟言之則有能舉與不能舉之異莫助或謂是愛之深處形容好德之誠如此非實語非眞欲有以助之而不能亦非仲山甫無不足而莫可助也更圓活

正解按詩說云此二句從來以爲格君心之非不知格字如何解得補字非字如何貼得闕字蓋闕非過失也修攘之間或過吊其精神卽是闕補之者只是以我柔嘉之精神薰蒸天子之剛健自然潛杜其亢而預防其悔所謂事一人以保王躬者正在此亦覺



有見而荊川亦云一日二日有萬幾一有未善便是闕補之是能啓心沃心彌縫贊襄以復至於無過之地非格心之謂也玩唯字可見夫己之德則不藉於人之助而君之缺則有賴於吾之補山甫之有異於人何如　此章語脈是總撮上文上第二章是山甫之全德卽其能舉處三章以下是以德事君卽其能補君處此則要而言之也

按朱傳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是攝起之語勿認眞以爲德輕易舉也此與中庸不同中庸言其微妙此言其易舉　人言只管至如毛爲是　愛莫助之只

是說仲山甫㮣德無待於人之助言雖愛之而不爲之助也勿泥懿德之好多纏愛字

講又不但此也人亦有言德原固有可知可行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爲氣質物欲爲之遮蔽民鮮能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知至意誠以身體之爲能舉之我雖愛之而莫能助之蓋助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無所不足何助之有至於人主一身萬幾攸萃衮職或偶有闕略惟仲山甫彌縫匡救爲能補而全之信乎天所篤生之賢而有異於烝民者矣



**仲山甫出祖** 句 **四牡業業** 句 業韻 **征夫捷捷** 句 捷韻 **每懷靡及** 句 及韻 **四牡彭彭** 句 彭韻 **八鸞鏘鏘** 句 鏘韻 **王命仲山甫** 句 **城彼東方** 句 方韻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毛傳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　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

鄭箋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犯軷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衆征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旣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　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

孔疏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

承上出祖之後則是在道之事故以彭彭爲行貌馬動則鸞鳴故以鏘鏘爲鳴聲也旣言車馬乃云王命明王以此車馬命山甫使行以王命所賜而作者言其貌狀如是言其車馬之盛

按毛言述職不合鄭謂每懷靡及爲山甫戒其從人多一折

曹氏曰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飮焉昔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爲行神其祭設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車徒之行如是其速而山甫每以不及事爲憂蓋言其忠也

廬陵歐陽氏曰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

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
慶源輔氏曰每懷靡及應四章之夙夜匪解也
存旨每懷靡及亦見山甫小心翼翼處
古義薄姑在今山東青州府博興縣臨菑今爲臨淄縣亦在青州府
衍義四句分上言其遠行之思下表其承命之重此章正言城齊之事兩言車馬之盛者只是道其出行之儀再言以成章耳非出祖在道二時事也城彼東方蓋齊去薄姑而治臨菑故王命山甫爲齊築斯城也　每懷句且含蓄只敘其心如此下城東方乃表



其事言之見心之所懷者懷以是耳　此詩爲山甫城齊而作前六章言其舉德莅職如此則城齊之役特易易耳然在山甫之心則以其事出於王命方且以任大責重爲憂故有靡及之懷下章始言作誦正以括上章之意而慰其懷也
指南上六章歷言其德職以見城齊之易此正言其城齊之事也
按時講以兩言四牡爲一時事故將下截入懷字內爲說費力乎謂上截言祖時之齊備下截方言其就道唯其懷靡及故奉王命而行之速也如此說覺捷

講夫山甫德職全備其賢如此今日之行果何如乎仲山甫祖祭而行其四馬則業業而健其征徒則捷捷而敏吾窺其心猶恐常不及事焉蓋所以爲此行者其四馬彭彭然而行八鸞鏘鏘然而鳴乃王命仲山甫往築城於東方之齊國也王命至尊城齊之任重故不能已於懷邪

**四牡騤騤**句**八鸞喈喈**句喈韻**仲山甫徂齊**句**式遄其歸**句歸韻**吉甫作誦**句**穆如清風**句風韻**仲山甫永懷**句**以慰其心**句心韻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於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毛傳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　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鄭箋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　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孔疏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言

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健八鸞之聲喈喈然而鳴仲山甫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山甫用此壯健車馬疾其在路而早歸也山甫既行役如此故我吉甫作此工師之誦其調和人之情性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使之日有長益也以仲山甫述職日月長久而多所思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欲使之自忘勞也　此所陳者還是上之車馬故猶之也釋詁云遄速卽疾也欲使之遄歸者言山甫有德周人愛之不用使久在於外故云式遄其歸言周人思望仲山甫也　解詩而比風之意以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以比清美之詩可以感益於人也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　穆是美之貌故爲和也穆下卽云如清風是穆爲清之用故和爲調和人之性也

慶源輔氏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閒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山甫內外之事無不綜理而其輕重緩急之序則於心自有定見吉甫知之故告以遄歸焉所以安其心也穆如清風者言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

說約按此上二章方言及城齊送行之意四段反覆眞覺意味深長　詩通云上章每懷靡及正與永懷相應起大事動大衆非旬日可以集事使調度少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說者多類將永懷照保王躬補王闕者只爲看輕齊城不知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從來建侯定宅未有不屬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固非疏山甫而出之於外山甫亦不應重內輕外若此若云吉甫體其心事則吉甫待王亦輕而窺山甫亦淺矣實與愚見合　又云式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旋歸也此不妨用注保王躬補王闕意永懷則只就上靡及說誦所以美亦因山甫德業而然非自誇所作

集解按上章每懷靡及自指城齊而言人臣奉命出外其情大抵如此讀皇華之詩可見何必輕看城齊而說者必欲云出則不能保躬補闕故云爾邪至於遄歸在他人念中則又不妨見此意耳永懷注亦涵言卽衆帶念朝廷意亦得以其爲通詩作結也

彻言四牡八鸞三見不過疊詠成章非有始行在途歪[illegible]之說

衍義四句分上截其歸期之速下因表其贈言之意也穆如清風蓋風能感物而清風則尤感物之尤者

也言能感人而穆如淸風則尤感人之尤者也故以
贈其行而慰其懷正以勸山甫也曾氏注不用
聽日懷是思永懷與靡及之懷不同蓋樂於近君不
樂於外補山甫固有口雖不言而心獨眷眷者此說可用
按四牡八鸞直趕到遄歸句語氣方住是速去速還
之意與上章微不同　上每懷爲急於辦城齊之事
也此永懷在外思歸念朝中事也時講彙纏多混
講四牡則騤騤而壯八鸞則喈喈而和仲山甫奉王
命而徂齊也殆必指顧功成而式遄其歸上以副天
子之眷而下以慰周人之望乎我吉甫也作爲此誦
原其降生之異臚其德業之全意味深長穆然如淸
微之風化感萬物其意豈有他哉以仲山甫有懷若
任大責重曠日持久以爲憂者故以此誦告之始
知城齊之役乃所優爲而易還庶幾乎有以慰其心
矣作誦豈容已哉

烝民八章章八句

朱子曰按烝民詩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詩多好處也
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敎養得許多人如烝民詩大故
細膩
定宇陳氏曰首章推原天生衆人稟氣受性之所同



而仲山甫則鍾氣之秀而全性之德者篇內諸章多
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則之則卽有物有則之則
儀色之令威儀之力皆所以全物中之則柔不茹剛
不吐則剛柔不過其則也民之稟氣受性雖同而氣
未必皆秀性未必皆全故德雖易舉而不能舉也山
甫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是以獨能舉此德而異於
凡民耳
小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孔疏經八章皆言仲山甫有美德王能任用之是任
賢使能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
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
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
諸侯爲之廣大故指言申伯焉由其任賢使能故得
周室中興中興之事於經無所當也
朱子曰同上
按送仲山甫是正意美宣王是言外意
正解此詩因仲山甫城齊而每懷靡及故作詩送之
在六章分上是推山甫降生之異而敍其德職之全
末二章言山甫城齊之事而及已贈行之意然言降
生之異者爲舉德盡職張本也言德職之全者又爲

城齊之命必副張本以慰其不及之懷也作詩之本
意正爲此耳全詩重德上析言之一章言山甫之生
出於天二章言其德之全三章言其職之備四章言
盡職以見其擧德五章言其全此德以待物六章言
其全此德以事君正是山甫異於凡民以終首章之
意七章八章言山甫遠行之懷故作詩以慰之也
天生山甫以保兹天子山甫爲天以保王躬此正而
下大關鍵處而其事一人補衮闕者正所以保之也
末章之懷正從此發竅　保王躬是山甫專職城齊
是宣王失著永懷慰心是吉甫微旨



指南全詩重德上後二章乃及城齊之行是亦仲山
甫經營四方匪解一人中之一事耳
按此詩因仲山甫有城齊之行而悉擧生平以美之
乃借事以發意也絕大議論絕妙文章而時講多提
每懷靡及作總旨謂尹吉甫專爲其懷靡及而慰之
所見小矣每懷靡及征夫之常情有何深意又永懷
句在式遄其歸之下總收全章又何必與每懷攙作
一團也　或謂仲山甫不當離王朝而治城齊之小
事是其失著尹吉甫詩有諷意又是分外立論山甫
奉王命豈能辭如以爲諷則當諷宣王耳

詩經詳說卷八十終

# 詩經詳說卷八十一

平陽冉覲祖輯撰

## 蕩之什

奕奕梁山句維禹甸之句有倬其道句道韻韓侯受命句王親命之句纘戎祖考句考韻無廢朕命句夙夜匪解句解韻虔共爾位句朕命不易句易韻榦不庭方句以佐戎辟句辟韻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卽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戎女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爲諸侯也虔敬易改榦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辟君也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辭也

毛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

鄭箋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　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爲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孔疏以其言山之形而云奕奕故知大也甸者田也治爲平田故云甸治大禹之功功在治水故知治梁山除水災謂治山旁之地有水之處使成平田也又本韓侯受命之意宣王平大亂謂平定厲王之亂政而命諸侯謂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爲侯伯也以其命之使榦不庭方又言因以其伯故知爲侯伯謂爲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言宣王平大亂者本其命諸侯所由耳不以平亂比治水也　朕我釋詁文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爲恭敬之義以爲恭字義强故易傳也

按毛傳訓字戎大虔固共執庭直今皆不用鄭云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不成文義

須溪劉氏曰將言韓侯而先言禹甸之紆餘深遠如此

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倣此

朱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纘戎祖考以下述王親命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夙夜匪解勤也虔共爾位敬也爲諸侯

而能勤與敬若此則能無廢朕命矣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如此之篤則韓侯自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榦正之也以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貊之國耳

豐城朱氏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

說約按此章斷以奕奕至祖考三句一連六句一截道考爲韻也無廢至戎辟二句一連六句一截解易辟爲韻也餘紛紛分截者俱非是纘戎祖考畢竟嗣位本事下俱申戒其嗣位以後事故在此處轉折縈



山據古義非太王所踰子由引禹貢語何景明頗不從其說亦未知孰是　夙夜匪解足無廢朕命句朕命不易承虔共爾位句然意思則大段相連說家無一楚楚者只緣不看韻脚耳

集解按夙夜虔共正無廢朕命處無廢朕命則朕命不易矣此戒勉語意思大段相連榦不庭方韓近遼陲爲百蠻長故特申飭之　又按榦字須會末章意發之不專是征伐

衍義四句分上本韓侯之來受命下述王錫命之辭纘世業修職業則錫命中意也受命是請命意要點出士服入見以示不敢自專之意王親命二句是述王親命之辭所謂纘世業也無廢以下述王親命而因以戒之之辭所謂修職業也然二意亦不平修職業固所以纘世業也朕命不易含有戒意正與無廢相應榦不庭方不與夙夜二句對看榦訓正不專言征伐是有文告之謂曉以順逆示以名分也佐戎辟則敵王所愾以佐中興意蓋韓之立國正謂逼人討故此及之以順遠爲大耳　徽菴云纘戎祖考欲其無忝於親也無廢朕命欲其無虧於君也夙夜匪解勉之以勤虔共爾位勉之以敬朕命不易示之以信



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勸之以忠甚得詩意　首三句輕只將言受命而先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耳　王親命之進之闕廷而面命之也　朕命不易使常爲諸侯也

正解纘戎者言汝祖考功在朝廷貰延後世故使爲諸侯以纘之夙夜二句串說夙夜匪解正所以虔其爾位處無廢者侯無廢也起下修職意不易者王不易也應上纘祖意　虔其爾位中所包侯職實多而榦不庭方又虔其爾位中第一事故抽出言之韓地近邊蠻夷之叛服不常故欲其布德宣威以佐汝辟

無非敵王所愾使無北顧之事也周自穆王以後荒服不至天子欲振中興之烈安得不以佐辟望之韓侯　按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乃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

按鱗士謂依韻腳爲轉折是讀詩法夙夜匪解解旣爲韻則當連無廢句而虔其句又以轉出下句命不易也時講夙夜二句一串說下未是纂序講中於虔其上加若字口氣分曉匪解句實虔其句虛虔其亦只是匪解時講分勤敬亦未確　不庭方三字連講諸侯繼世而立必請命於天子所以示有分不敢



專也今韓侯何如哉彼奕奕然之梁山韓侯之鎭也自昔神禹治之其下始有此倬然之大道矣韓侯由此道而來以士服入見而受命王乃親命之曰以纘汝祖考而嗣其位焉嗣位之後爾當無廢棄朕命至於夙夜匪解若虔其爾之職位朕命必不改易也其有近於韓而不來庭之國爾作楨榦而正之以佐助汝君可也汝其欽哉

**四牡奕奕**句 **孔修且張**句張韻 **韓侯入覲**句 **以其介圭**句 **入覲于王**句王韻 **王錫韓侯**句 **淑旂綏章**句章韻 **簟茀錯衡**句衡韻 **玄衮赤舃**句 **鉤膺鏤鍚**句鍚韻 **鞹鞃淺幭**句 **鞗革金厄**句厄韻

贄也修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於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於旂竿之首爲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鍚今當盧也鞹去毛之革也軾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幭覆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爲環纏搤轡首也

毛傳修長張大覲見也　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鍚有金鏤其鍚也鞹革也鞃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厄烏蠋也



鄭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觀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　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簟茀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鍚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鞗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

孔疏禮稱廣修皆謂長爲修故修爲長也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彊大是張爲

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覲是覲爲見也毛於崧
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以其
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
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時也執圭入覲禮
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
京師而卽得見王　淑善釋詁文交龍爲旂司常文
綏大綏者卽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
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
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
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卽交龍旂竿所建與旂



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爲
表章是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鞹
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鞃
爲軾中蓋相傳爲然言鞹鞃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
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幭字禮記作幦周禮作複
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幦鹿幦春官巾車言大複犴
複皆以有毛之皮爲幦此云淺幭則以淺毛之皮爲
幭也獸之淺毛者惟虎耳故知淺是虎皮淺毛者月
令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恆淺毛是虎爲獸中之最
淺毛者也此幭與天官冪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冪

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冪爲覆蓋之名少儀說御
車之法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前授綏而云拖諸
幦明在軾上故知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軨軨卽軾傍
之立木此幭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烏蠋釋
蟲文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子云蠶似蠋毛以厄
爲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　釋
器云金謂之鏤故知刻金爲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
亦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當盧者當馬
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所謂鏤錫指此文也按巾車玉
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計玉路



非賜臣之物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
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
鞗革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爲蟲
故易傳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往往者言其非一
二處也

釋文搤厄同

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
遇會同于王旣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
之如下所云也　以條皮爲轡其有餘而垂者謂之
革也

新安王氏曰此章乃言所錫之多以見恩寵之厚也
呂記王氏曰淑旂綏章於紼後建之簟茀在後衡在
左右鉤膺三句則皆在前
通解四牡二句言其始末之儀衛其下三句與上韓
侯受命一時事王錫以下則將歸事也
說約按此章四牡二句一連韓侯三句一連總五句
一截張王爲韻也王錫三句一連元袞鞹鞃各二句
一連總七句一截衡鍚幭厄爲韻也錫從易易卽古
陽字故錫音羊錫則從易易音亦故錫音昔本辨疑
各以諧聲爲義耳淑旂以下每二字爲一物然皆以



兩物爲一類最精妙鞹鞃而覆以淺幭鞗革而加以
金厄則可名兩物者亦可名一物另轉韻或以此
篇序按此章衡鍚同首四句張王一韻末幭厄一韻
鱗士衡鍚幭厄爲韻之說據下七句分之也
集解按鞹鞃淺幭又是車中別其軾言之見其飾不
止簟茀錯衡也鞗革金厄又於馬中別其轡言之見
其飾不止鉤膺鏤鍚也皆極形容寵錫之隆
衍義五句分上言韓侯修入覲之禮下衆錫予之恩
也介圭亦卽是士服來朝而以介圭合瑞於王不可
泥上章是士服入見此章是用侯禮入謝蓋介圭乃

先世封國時所頒之圭始見必用此方可以請命而
爲信也不然何以示信哉王錫韓侯嘉其來朝之禮
而隆以錫予之恩也車馬旂服皆諸侯之所以辨等
威者故錫之　此章與上受命乃一時事但受命受
賜是二事上重命此重錫故再言以別之也
正解王錫句管下六句交龍之旂析鳥羽以爲表章
是旂之美以竹簟爲車蔽畫雜色於車上是車之美
玄衣而畫袞龍赤舄而加金飾是服之美領下有鉤
而樊纓爲帶肩上有飾而鏤刻以金是馬之美以去
毛之皮持式中其軾堅也以淺毛虎皮覆式上其文



炳也此亦車飾之備處又不止簟茀錯衡而已御馬
之鞗有下垂之革轡首金環有纏搤之飾此亦馬飾
之備處又不止鉤膺鏤鍚而已合之總見侯國之光
天朝之寵
按首章敘王命二章敘韓侯入覲受錫因有入覲云
云故講家謂受命受錫是一時事予意一面命一面
錫似太悤遽錫當稍後於命詩人連覲錫言之不必
拘或所錫因還介圭並發未可知
講王旣命之豈無以錫之乎蓋自韓侯之始至也爲
彼四牡則奕奕連絡甚修而且張矣韓侯來此而

入覲乃執其先世之介圭以入覲於王而合瑞焉王於是錫賚韓侯以所畫蒨色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上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漆飾爲車之蔽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足之所服配以赤色之舄馬則有頷下金鉤其膺有樊纓之飾又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車又以皮革持於軾中使固虎皮淺毛爲幭覆其軾以爲憑倚皮爲鞗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爲文是其入覲而寵錫之隆如此

**韓侯出祖**句祖韻**出宿于屠**句屠韻**顯父餞之**句**清酒百壺**句壺韻



**其殽維何**句**炰鼈鮮魚**句魚韻**其蔌維何**句**維筍及蒲**句蒲韻**其贈維何**句**乘馬路車**句車韻**籩豆有且**句且韻**侯氏燕胥**句胥韻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治行焉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毛傳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　蔌菜殽也筍竹也蒲蒲蒻也

鄭箋祖將去而祀軷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　炰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　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

孔疏始行而爲祖祭者爲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故解之云尊其所往故去則如始行焉言其來爲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爲祖



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故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故於祖之下即言出宿也諸侯反國爲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送行飲酒曰餞故云餞送之故有酒解其酒多之意也　蔌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蔌故云蔌菜殽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菹也若平常蔌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蔌鄭注以蔌爲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言筍竹萌深蒲但傳文略耳　按字書似

毛燒肉也炰烝也服虔通俗文曰爕煮曰炰然則炰與魚別而此及六月云炰鼈者音皆作缹然則炰與缹以火熟之謂烝煮之也新殺謂之鮮魚餒則不任爲膾故云鮮魚中膾者六月云膾鯉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爲韻因言鮮以見新殺也筍竹萌釋草文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蒲深蒲謂蒲蒻入水深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陸璣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脃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菹之法也贈者以物送人之名故云贈送也於酒殽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故曰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故知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又巾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箋彼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爲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幷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贈在餞之下文與其殽其蔌相類嫌是顯父所贈卿大夫無乘馬路車之名則非顯父贈之言此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



按舊說謂祖後乃出宿非也只是祖後卽宿耳兩出字不妨疊用又贈車馬是王所贈但上無王字或云顯父奉王命爲之卽出於王也侯氏卽韓侯舊以爲諸侯在京師未去者皆來燕非也

大全杜在陝西西安府鄠縣　杜詩注曰漢志注云古杜伯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

疊山謝氏曰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亦有等差也

慶源輔氏曰酒之多及衆也殽之薄示儉也贈之厚示恩也

新安王氏曰此章言已覲而送之也

六帖贈餞皆王命之路車乘馬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亦殊典也申伯元舅韓侯亦同姓之親　纂序按此章皆二句一連說落

存旨餞與贈不平古人之贈多於餞時致之此章所重終在餞故末仍以籩豆終之

詩記籩豆二句懽欣款洽之語俱重君恩上

衍義二句分上言韓侯歸國下承餞贈之厚也餞謝氏以顯父之餞爲王使之極是而時說多謂餞雖王所使至於酒殽之多贈送之厚自是顯父之情欠穩南台云王命顯父餞行必不使之自修酒殽且路車亦非臣下相贈之器也乘馬路車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文若主待客之禮亦殊恩也燕胥韓侯與顯父相燕飲也　出祖出宿總是一處餞之亦是于屠也　贈亦餞時事

指南清酒等句皆言其盛意此車馬還在上章所錫之外特有贈行之恩又若主待客之禮以示致意也末句承上說乃侯氏與顯父相爲酬飲非相樂也

按顯父之餞作王命爲是於乘馬路車之贈方無礙

燕胥句收上餞意或謂不可言樂但作沐恩說亦太拘

講既覲而歸國也何如韓侯出祖於國外祖畢乃出宿於屠之地王命顯父餞之以清酒百壺之美焉其殽維何則包鼈鮮魚皆備其蔌維何則維筍及蒲皆具於是餞又於是贈其贈維何則乘馬路車之特儀斯時也籩豆之列有且而多顯父與我侯氏燕飲也豈不有以盡相樂之情乎蓋其返國而膺餞贈之厚如此



韓侯取妻句汾王之甥句蹶父之子句子韻韓侯迎止句于蹶之里句里韻百兩彭彭句彭韻八鸞鏘鏘句鏘韻不顯其光句光韻諸娣從之句祁祁如雲句雲韻韓侯顧之句爛其盈門句門韻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毛傳汾大也蹶父卿士也　里邑也　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

鄭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　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　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粲然鮮明且衆多之貌

孔疏毛以爲既言韓侯能受王之賜命因言韓侯有

可美之事言韓侯之娶妻也乃娶得尊大天王之外甥是卿士蹶父之子女韓侯親自迎之於彼蹶父之邑里其迎之時則有百兩之車彭彭然而行每車皆有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也車馬之盛禮備如此可謂不顯其禮之有光榮乎言顯其有光榮也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其行徐靚祁祁然如雲之衆多也韓侯於是迴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而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但作者先言受命乃次及之耳 鄭唯以汾王爲居汾水之上爲異餘同 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爲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爲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人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箋先言郊公者以其文單令與莒相配使黎比蒙莒文也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兹丕公著丘公之等以二者足以明義不復徧引之也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爲大王其意亦爲厲



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 既言從之則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爲徐靚也莊十九年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娶九女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之事也衆妾之名有姪有娣有媵媵又自有姪娣其名不盡爲娣而言諸娣衆妾者箋云獨言娣者舉其貴以衆妾之中娣爲最貴故舉娣以言衆妾明諸言可以兼姪娣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爲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爲曲字

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及出奔其謂之共叔其皆汾王之類乎

安城劉氏曰嫡妻有娣有姪同姓二國之媵亦有娣有姪則九女也 徐言其行動靚言其容飾

東萊呂氏曰古者任迴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

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孚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屛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婚嫁之盛其意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韓侯覲禮既畢而遂就王國親迎以歸也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由是推之則蹶父者厲王之壻又周之賢卿士也此言韓姞家世之貴盛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時爲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此言親迎之得禮也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言韓侯車馬輿衛之光顯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言韓姞娣姪之盛儀容之美亦有以當韓侯之心也



通解此章本是第二章以前事非預道

六帖徐士彰曰其事在前而章次反在後者詩人以此章本因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敘其始終而以親迎還諸此也不然末章之王命亦豈親迎以後事耶愚謂詩人作詩並不曾許汝編年敘事不知近時講者何緣牽强如此

衍義三句分上言族類之貴下言婚禮之盛也此作預道之辭說觀注既覲而還遂以親迎句便見　按此作還國後娶另一說

說約按此章韓侯取妻三句一連韓侯迎止二句一連子里爲韻百兩彭彭三句一連鏘光爲韻諸娣從之韓侯顧之各二句一連雲門爲韻大全輔注盡截者是也

集解按此詩大意盡於首章此與下章忽及其婚娶擇壻之事不過侈張揚厲之辭乃是點綴意亦作詩家常分

正解汾王之甥派出王家母族貴也蹶父之子肩係侯服父族貴也迎止五句是往迎之禮迎曰百兩是



迎以邦君之禮蓋諸侯送迎皆百兩也不顯其光顯者顯蹶父之光也諸娣四句是來嫁之禮從曰諸娣是送以夫人之禮　歸重在韓侯顧之以見韓侯之樂也盈門以娣姪之多儀容之美言爛者爛韓氏之門也蹶父爲王卿士其里必在京師韓侯朝周京都必有旅館則門自是韓之門

指南此章專親迎上不可以送迎平看

按朱傳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明是覲後事而講家或以爲在二章前與傳不同乎訓于蹶之里是蹶所居不在王城韓侯於覲後過蹶里而親迎朱傳訓

既還謂其還時未謂還韓國復來也故詩人因受命並及之以彰其盛無可疑　顯光不必專指蹶父只就車馬說盈門作韓之館門有理

講且韓侯於是覲也婚禮亦以舉焉韓侯取妻實爲汾王之甥而蹶父之子家世何貴盛也韓侯迎止則于蹶之里親迎何其得禮也但見送御皆百兩而彭彭衆盛四馬有八鸞而鏘鏘和鳴豈不顯哉車馬與衛之光輝也至於諸娣從之祁祁然如雲韓侯顧之爛然其盈門是其從媵之盛儀容之美何其當韓侯之心也不誠可美也耶



**蹶父孔武**句**靡國不到**句到韻**爲韓姞相攸**句**莫如韓樂**句樂韻**孔樂韓土**句土韻**川澤訏訏**句訏韻**魴鱮甫甫**句甫韻**麀鹿噳噳**句噳韻**有熊有羆**句**有貓有虎**句虎韻**慶既令居**句居韻**韓姞燕譽**句譽韻樂去聲與到叶

賦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善令善也譽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毛傳姞蹶父姓也　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

鄭箋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韓侯夫人姞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　慶善也蹶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姞嫁焉而居之韓姞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

孔疏相視釋詁文攸所釋言文蹶父爲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爲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爲女擇夫者禮陽倡陰和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取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媒故女家亦擇男也天下之國多矣非一人所能盡到不必韓國之樂實能特勝他邦作者爲與奪之勢見深美之言耳



按慶既令居鄭謂慶爲善令爲使善韓土而使女居之牽强不如朱傳

臨川王氏曰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故謂之韓姞

大全爾雅曰虎竊毛謂之虦貓注竊淺也虦音棧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蹶父能爲其女擇所居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者言其武勇捷敏其爲卿士出使侯國以歷之多而爲其子韓姞擇可嫁之所莫如韓國之樂也亟言甚樂之韓土有川澤之訏訏北地少得

川澤而獨韓之川澤訏訏然大也既言川澤之大故
遂言魴鱮甫甫然之大麀鹿噳噳然之衆不惟水陸
所產如此衆多而又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又見其深
山大澤多出此等猛獸也其國所產之物且如此則
所居之人又當如何哉慶既令居韓姞燕譽者言既
喜韓姞之有此善居則韓姞之安與樂也可知矣上
章言韓侯之迎韓姞有以當其心此章則言韓姞之
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
矣家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所喜而王朝之臣所賛
詠也



疊山謝氏曰此章專言韓姞從夫而樂其家
曹氏曰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
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
詩緝熊羆貓虎此四獸能爲人患而言之者見有深
山大澤爲大國也
說約按此章不過形容侈大之辭作詩人常分無可
深求莫如韓樂樂字亦作北音讀使與到叶　靡國
不到爲姞相攸皆點綴語必非實說　蹶父姞
姓故子名姞而曰韓姞者因歸韓侯也居譽如字木
可叶通章每二句一連說落

詩遍此章雖敘韓姞歸韓之樂實以見韓侯封域之
美
衍義二句分上是蹶父相韓之善下是韓姞歸韓之
樂蕺亦原韓侯得配之由也總屬韓侯身上說靡國
不到爲卿士而使侯國也川澤五句言土地之美物
產之盛以見韓土之可樂也土地物產不平言物產
之盛正以見土地之美耳末句方就韓姞歸韓說言
前日蹶父既喜其有善居則今日韓姞往嫁其安樂
可知矣燕者燕然而安得其所止之地也譽者譽然
而樂適其所處之情也亦皆預道之辭



正解孔武以才幹敏捷言靡國不到非專爲相攸而
行以出使侯國而承流宣化之餘隨便爲韓姞擇可
嫁之所耳攸字內有覓其可以燕居者何在求其可
以譽處者何在意　孔樂至令居總是一孔樂川澤
二句以水產言麀鹿三句以陸產言流者爲川瀦者
爲澤國語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貓是虎之類與
捕鼠者別以上五句言土地之美物產之盛以見韓
土之可樂也
按韓土不止川澤自有平田自有高山故下言生物
不一種也

講夫韓侯所以得娶於蹶者何由哉蹶父才甚武是其爲卿士嘗歷聘侯國靡所不到因而爲其子韓姞相可嫁之所皆莫如韓之可樂焉孔樂哉韓土流而爲川澌而爲澤訏訏然大其所產之物則魴鱮甫甫然大麀鹿噳噳然多且有熊又有羆也有貓又有虎也韓土之可樂如此蹶父相攸之下既慶其有此分居而韓姞歸此不亦遂安樂之情乎韓侯娶蹶之由如此

溥彼韓城〔句〕燕師所完〔句　完韻〕以先祖受命〔句〕因時百蠻〔句　蠻韻〕王錫韓侯〔句〕其追其貊〔句　貊韻〕奄受北國〔句〕因以其伯〔句　伯韻〕實墉實壑〔句〕實畝實籍〔句　籍韻〕獻其貔皮〔句　皮韻〕赤豹黃羆〔句　羆韻〕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貔猛獸名

毛傳師衆也　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　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　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鄭箋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　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　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



孔疏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爲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爲時節是爲之宗長以總領之故云長此蠻服之百國也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鎭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

非州內故知於周禮爲夷鎭之服卽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　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蠻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亦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止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奄者撫有之言故以爲撫謂撫柔之也　韓侯先祖嘗爲侯伯以是之故命韓侯亦由韓侯有德能復祖舊業此一經皆言得王命復舊職之事爲下四句施政張本於先祖言因時百蠻則今命韓侯亦時百蠻也其追其貊卽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於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於下故上空其文也末言因以其伯謂因以先祖伯事與之是今之韓侯盡復舊矣韓是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之時其命爲侯伯或成或康未知定何時也　今王復命韓侯明是住前失職故云後君微弱用失其業謂不得爲侯伯也不知何世失之故漫言後君耳若是韓侯之先不爲侯伯今王未必命此韓侯若使此韓侯不賢自然王不賜命此則今古相須故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也上言百蠻下言追貊



則知追貊卽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　墉者城也故云高其城壑卽城下之溝釋言云隍壑也舍人曰隍城池也壑溝也李巡曰隍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壑也　凡言實者已有其事可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藉是藉爲稅之義也　釋獸云貔白狐其子豰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璣疏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赤豹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則脂如熊白而粗理不如熊白美也貔皮之上言獻其則豹羆亦獻之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自以所有而獻之所謂各以貴寶也

按燕師鄭以燕爲安說不去謂韓先微弱失業韓侯復舊職無據只是初立來朝受命耳　因時時字謂時節百蠻之國其貢獻往來爲之節度節字添設意終欠明

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之爲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朱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擾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卻又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卻又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卻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卻曉不得

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尙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疊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爲糧可以足食宣王爲邊方慮亦詳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以強於自治而修其職貢於王也但言三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令貢其皮焉亦以見不強責其所無也

豐城朱氏曰彼韓城之廣而大者乃召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之受命旣因百蠻而爲之長今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貊以爲之伯則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修其職業之謂以終首章之意也

纂序按追貊卽北國因以其伯因字正照上因時百蠻因字又古義豹赤羆黃當是各取其美者亦如裘重狐白云熊必韓產非貴異物且或詩人侈美點綴之文不必泥逼章亦二句一連說落

詩記此章以先祖受命之由今王錫韓侯之意諄切相戒蓋不知封國所由則無以作其忠不知世業所在則無以敎之孝故推本言之

翼說修城池治田畝貢土物皆世職所當爲亦見韓處邊陲綮百蠻觀望此尤其所急意

詩通末四句正示以榦不庭方之法見不離自修職業中不在務此遠略

備考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命燕師城韓　韓爲武王之後左氏所謂邘晉應韓是也平王時爲晉所滅

衍義二句分上原其建國之由輕看下則詳王命韓侯之意以先祖至百蠻是命之繼世業以終首章纘戎祖考之意實墉四句是命以終職業以終首章無廢以下意召公卽康公王命自先王說王錫之王自宣王說因時百蠻因字是因其嚬強難服故封之以

爲長也上言因百蠻以爲之長下言錫追貊使爲之伯一也實墉四句皆蒙王錫爲伯說去總是備言處位中事所謂修職業也此章與首章雖是互發但上是王言此是詩人申廣其意以見必如此而後王命不易耳

正解將言韓侯先祖故首從韓城所由築說起當時先王命燕師創此溥大之城就見他命先祖立巨鎮於此以爲北方百蠻之長意　追貊卽百蠻類之多者爲百蠻種之大者爲追貊居地之遠者爲北國非有異也此等或古未歸附而今方歸附者故遂錫之也無加地進律意　韓侯既爲北方之伯其可不度其爾位而安於自解哉必高其城深其池以作百蠻之具贍正田畝之經界定稅課之冊籍以起北方之來極又必獻其貔皮獻其赤豹黃羆之皮以作蠻方來享之思所謂夙夜虔其以佐戎辟正在於此　或謂此等皆韓侯俾諸夷獻者獻貔皮而貔皮之國庭矣獻赤豹而赤豹之國庭矣獻黃羆而黃羆之國庭矣更詳之



講且韓國之來已遠而王之委重於韓侯者豈偶然哉大哉彼韓城其肇封之始乃召公率燕師之所完成也以爾韓之先祖受命於我先王因時百蠻而使爲之長則夫守藩服而統蠻夷固舊職也故今王錫韓侯以其追其貊使爾奄然受此北方之國因以爲其伯而纘女先祖焉則爾所以修世業而副王命者當何如耶彼城池所以固國則實高爾墉實深爾壑田畝所以足食則實畝而井之實籍而徹之至於歲事來享有常典也又必取其貔皮與夫赤豹黃羆之皮以韓所有者獻焉蓋勉於自治而修其職貢於王斯無負今日之命也哉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小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鄭箋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鎭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孔疏錫謂與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經序倒者經先言受命以顯其美序先言賜者欲見命亦言賜春秋有來錫公命是命爲賜也二章

言韓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既美其人言汎及之主爲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以總之　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以此知韓是姬姓之國後爲晉所滅也此韓是武王之子以卒章之傳已言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故直辨其姬姓也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謂食邑於韓以韓爲氏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爲大夫以韓爲氏也襄昭之閒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



是此韓爲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爲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爲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爲侯伯其後爲晉所滅以爲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爲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

朱子曰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又淺陋無理矣既爲天子錫命諸侯乃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序不言來朝故可議春秋時錫命有之而來朝者少）

正解此詩因韓侯襲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諷之修職首章言韓侯來朝而命其繼世業以修職業受命之事也次章是入覲而膺錫予之隆三章是返國而承餞贈之厚四五章言返國而成婚娶之樂末章言繼世業修職業以終首章之意是復申王命以規之也須以纘戎祖考榦不庭方爲主中間鋪張錫予餞贈嫁娶總是慶幸韓侯之意

集解周自汾王失道諸侯繼世而立多不請命宣王中興有此詩人敘其事以美之非徒喜韓侯能請命實美宣王能錫命諸侯故通詩以王命爲主至其中錫餞之禮與婚娶之事無非道其一時之盛



按此詩因韓侯初立來朝而作首章來朝受命是正旨次章言賜之物三章言餞其行四章言既行而就便過蹶里以娶妻五章因言蹶父擇壻以形容韓侯之美末章總收以與首章相應錫韓侯即在首章命之之時補出以張大其事耳爲追貊之伯故可以榦不庭方首尾聯絡在此章意次第亦自分明或謂娶妻事在二章三章賜餞之前妄也或以朱傳既覲而還作還國而以娶妻事爲豫道亦非　厲王失國從想諸侯初立朝王之禮已廢宣王時韓侯守禮來朝當時人以爲盛典故美而爲此詩因以鋪揚其盛故

言之詳而不嫌其詳



詩經詳說卷八十一終

# 詩經詳說卷八十二

半陽冉覲祖輯撰

## 蕩之什

江漢浮浮句浮韻武夫滔滔句滔韻匪安匪遊句遊韻淮夷來求句求韻既出我車句車韻既設我旟句旟韻匪安匪舒句舒韻淮夷來鋪句鋪韻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

毛傳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　鋪病也



鄭箋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　車戎車也鳥隼曰旟兵至境而期戰地其曰出戎車建旟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

孔疏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故

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拜云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水之滔滔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



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故箋言來求淮夷所處倒其言以曉人也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來敘武夫之情言已來也　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痡音義同　烏隼曰旟春官司常文也上言來求已至淮夷之境此承其下而云出車設旟明至境之後出之設之是爲戰而言故云兵至境而期戰地至期日而出車建旟也兵法止則有壘謂從營壘而出陳之也旌旟無事則納之韔故將戰乃建之也

按鋪訓病謂討而病之未妥　行師至江漢謂宣王於水上命將誤也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眉山蘇氏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

永嘉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



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

慶源輔氏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存旨此章蓋一意而兩敘之非水陸並進之謂

衍義四句分上言順水勢以伐遠下言盛車容以伐遠只是一事一意而兩敘之以成章耳非出車設旂爲來求後而事也　匪安匪遊只是不敢寧居之心

循次舍守師律也安舒亦此意注而曰字是聲罪致討之辭

正解匪遊匪舒是守律見其武來求來鋪是聲罪見其勇觀注行者皆莫敢安徐自是人心競勸如此無警戒丁寧意觀注而曰二字正見鳴其罪而討之有罪人必得之意求者以淮夷散處潛伏故欲求得其渠魁鋪者以淮夷竊據中華故欲陳師以誅討總敘不兼疆理言蓋疆理之命原是平淮夷以後事　匪安句照敬戒看蓋四方未平王心未慰故不敢卽安此成功之本也出車設旟二句又在武夫內梳點出



師光景

講我穆公以王朝之重臣將平淮之重寄但見江漢東流則浮浮然而盛武夫亦東下則滔滔然而行是行也皆懷敬戒之心匪以安處匪以敖遊也蓋曰淮夷倡亂我來求之而誅以王法耳且車以禦敵也則既出我車旟以統衆也則既設我旟是行也皆懷敬戒之心匪以安處匪以舒徐也蓋曰淮夷犯順我來陳兵以討其罪耳是其始出而持重如此

江漢湯湯句湯韻武夫洸洸句洸韻經營四方句方韻告成于王句王韻四方旣平句平韻王國庶定句定韻時靡有爭句爭韻王心載寧句寧韻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

毛傳洸洸武貌

鄭箋召公旣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　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

孔疏上言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旣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旣克淮夷更討不服也言告成于王是有成而告故知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王蕭云士



曰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故謂之傳遽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見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

按時字不必作是解

此章言旣伐而成功也

廬陵彭氏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爲美也

曹氏曰宣王厲志開復北伐玁狁南征蠻荊至於當

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者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

華谷嚴氏曰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則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

慶源輔氏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之以天下爲心一有爭鬬則王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爲心也

豐城朱氏曰經營者召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四方之既平則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一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爲順轉危而爲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說約按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說見車鄰四方只大概之辭　藝序按通篇連截俱然

正解上四句言伐夷以告成功下是著其成功之大也首二句輕輕遞過經營印上來求來鋪中間脊詳多處豈安排如何以施其力而服其心也兼招攜懷遠摧陷廓清說全在籌策不專恃兵威四方指淮夷之四方蓋自朝廷言之則通謂之四方耳觀下式闢四方便見加徐州以南秣陵以北江門以東江都以西是也曹氏曰宣王厲志開復南征荆蠻北伐玁狁至於常武江漢淮之南北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則四方主天下不黏淮南疏義云淮南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警天下不定故征伐淮夷者所以經營四方也方山曰還依一方倡亂四方不平之說此亦疏義之意纔一經營便爾告成想平淮不甚費力也故王師一至已望而靡矣成功指返侵服畔言告成露布以告也蓋昔嘗以經營之功期之而今果得以持而獻也内外相維故王國視四方爲安危四方平則王國定外輔而内寧也上下相屬故王心視羣心爲休戚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或以四方平總起王心寧總承理雖可通恐非詩體

指南告成只是馳檄非報捷音也　王國定時靡爭承四方平來而載寧又承王國定時靡爭來　按檄非可用於王朝作報捷無妨

講夫既伐之其成功果何如耶但見江漢則湯湯而

盛矣武夫則洸洸而勇矣召虎率此師衆以經營淮夷之四方凡發謀出慮以爲蕩平之策者罔不盡也但見一指顧而淮夷屈服則南征之功已成遂馳檄以告成于王矣夫經營成功是四方之旣平也由是內而王國定焉基圖爲之益固而國勢尊矣外而時靡爭矣人心爲之效順而反側安矣吾知王者以天下爲心也今王國定而時靡爭則宵旰之慮其氷消而長享太平之盛矣王心不載寧乎

**江漢之滸**句 滸韻 **王命召虎**句 虎韻 **式辟四方**句 **徹我疆土**句 土韻 **匪疚匪棘**句 棘韻 **王國來極**句 極韻 **于疆于理**句 理韻 **至于南海**句 海韻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

毛傳召虎召穆公也

鄭箋滸水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此言者　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按鄭以式爲法非也疚棘以用兵言亦未是

言江漢旣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朱子曰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

永嘉陳氏曰非謂宣王臨江漢之滸而命召虎也

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然武事僅定卽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



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於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

慶源輔氏曰辟其侵地治其疆界井其田畝豈無以爲病者淮夷甫平而遽然爲此豈無以爲急者而王之心則不然也但欲反[illegible]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

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穆公因平淮夷而又成開復之功也

呂記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於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

說約按此章三換韻

集解按前云經營則已該疆理在內矣此因平淮後專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言之必謂經營先以露布告成而疆理又以策書再至此講師之見無非想當然耳恐不必鑿鑿　又按式辟四句乃王命召虎之辭于疆二句另說語意只重至南海蓋又極言其疆理之廣耳



衍義六句分上述王命疆理之意下述召公疆理之功　式辟四句正述王命之辭辟有開拓其侵地而復之使平意非徒芟其草萊治其荒蕪也侵地至于南海故疆理亦至于南海海在淮之東南故曰南海蓋非淮夷地乃其所侵之地也　徹乃卽其所闢之土而布以徹法以齊夷甫定之民而遽嚴國法似乎疚以武事方定之際而卽行經界似乎棘故曰匪疚匪棘徹以取民此王國一定不易之極也今則闢其侵地而治其疆界乃使四方來取正於王國而相安於君一民九之常此有豪强不得兼併貪暴不得多取意　要見經營既成召公尚在江漢故王又敕遣再命之　匪疚二句承上疆土必徹來　疆理正徹田事

正解上告成是馳檄報捷非召虎之自歸也此王命是敕書再來卽江漢之滸而命之也諸家多云前經營已該疆理在內矣此因平淮後專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此說非也

指南成功雖告于天子之庭而召公猶在江漢之滸於是敕書再命之式辟四句正述王命之之辭式辟二句相連說而歸重於徹疆土上故下只承言于疆于理辟而徹之四方爲淮夷所侵亂者今恢復便是辟也徹卽徹所辟之土地不使如舊之紊亂也疆若如夫九爲井井十爲通理者如井冊有溝通冊有洫是也



講江漢之滸伐叛討貳既已平定王又命我召虎式闢四方之侵地徹我疆土以去其苛政平其賦斂而慰民心焉夫武事僅定卽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然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極耳由是往而疆之以正其大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

而至于南海之遠而後止焉

王命召虎句來句來宣句宣韻文武受命句召公維翰句翰韻無曰予小子句子韻召公是似句似韻肇敏戎公句用錫爾祉句祉韻

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許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女公功也

毛傳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　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

鄭箋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榦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　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之志太謙故進之云爾

孔疏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之言

按鄭以來爲勤旬爲營毛以肇爲謀戎爲大皆未確

鄭又以予小子爲召虎自言口氣不合

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楨榦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追述王命召公之辭以終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章所序賞賜之事

豐城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榦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爲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爲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眞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說約按集傳翰與宣叶古義先韻似與祉叶紙韻

詩記無曰二句以繼先勉之肇敏二句以報功勸之

存旨康公布政亦在江漢之間棠陰猶在祖武可繩故曰是似

正解此章上六句是勉之以建功下是示以報功之意也旬宣句串看江漢未平則徧治經營以布經營之命江漢旣平則徧治疆理以布疆理之命也以上是詩人敘辭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之辭文武二句本其世功以起勸勉意維翰亦當兼經營疆理二

意言撫綏南國而著經營之績曰辟百里而有疆理之功或云泛言爲是不然經營疆理便旁合了召康公宣布政教亦在江漢之間故言之無曰二句見匡國之忠本承家之孝來戎功卽經營疆理之功肇敏者謂自爾開之而勉力以致功也福祉謂經營疆理能有成功則爾以康公之翰文武者爲吾翰吾亦以文武之福康公者爲爾福矣須合下章意看

按肇訓開上云似其祖則開非開創之開當是開闢之開謂其功闢大而敏速也

諸不但已也王之始命召虎惟此江漢之滸其來以徧治經營疆理之事來以布王經營疆理之命蓋昔先王文武受命有如召公曰闢國百里實文武之楨榦也我之命虎以旬宣豈曰予小子一人之爲亦惟爾先人召公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爲心則淮夷之未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周當錫汝以祉福矣

**釐爾圭瓚**句**秬鬯一卣**句**告于文人**句**錫山土田**句田韻下諸**于周受命**句**自召祖命**句**虎拜稽首**句**天子萬年**句此章韻與似只田年爲叶

賦也釐賜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

毛傳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　諸侯有大功賜之名山土田附庸

鄭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　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　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孔疏釐賜釋詁文秬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爲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釋器云卣中尊故曰卣

器也按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也文人謂先祖有文德者故云文德之人　以毛解秬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爲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爲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卽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



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賜之鬯酒合之祭祀是使徧祭宗廟特云告于文人故知告諸有德美見記者　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故云諸侯有大功德則賜之名山土田附庸按召本岐山之陽采地之名且爲畿內之國書傳無召穆出封之文則益之土田大於故耳未成爲大國也　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故知周爲岐周也又解其命不在京

師而向岐周之意由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如往也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

按注疏以告文人句連上謂召之先祖段落不合其義亦異

嚴氏曰孫炎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郭璞云不大不小者是在罍彝之閒按禮圖六彝爲上受三斗六尊爲中受五斗六罍爲下受一斛



疏義周禮小宗伯注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故上公未賜圭瓚則璋瓚而已

古義瓚者祭時酌鬯以獻尸之器諸侯賜之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辭言賜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賜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疊山謝氏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命於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實非宣王之意如爲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先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

豐城朱氏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所以厚其禮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說約按首二句疏義大全並云無韻末詳下六句據集傳田命命年並與人叶　纂序按田年如字本叶爲隔句韻命命本叶人字乃間句可不入韻集傳驅皆就此不必

衍義六句分上述王策命之辭下言召公受策命而祝願之也報功當推恩故釐圭瓚秬鬯報功當加地故錫以山川土田必告于文王者以山川土地先人所授而周之大命又始于文王也于周二句謂岐周乃文王興之地亦康公受命之所故使之受命於此見寵異意異者異其有賢子孫也此只是所錫之物其辭具於策書者受於岐周耳非并圭瓚等亦受於岐周也有說策命之辭只四句此二句是敘事之辭非策命之辭天子萬年是報謝君恩而祝願之常爲華夷共主而撫中興之運也或謂不作祝願說猶呼曰天子萬年耳　前章召公是似乃以康公之任文武者論其功此章自召祖命則以文武之命康公者行其賞也第曰天子萬年有不知何以爲報意

正解惟虎之功在疆闢故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然又以自鎬京錫之卽自鎬京受之特封功臣之常典未足寵異之也故又使之受命於岐周用文武



待康公之禮以待之一以顯召祖之有賢肖一以昭我周之有世臣其所以寵異之者至矣然圭瓚秬鬯不過增其寵秩故錫自王命若山川土田雖人主不得私必告于文人而錫之　虎拜二句要寫許多報稱之私形容不出光景召虎中藏感激而稽首揚言竟不知何以爲報展轉思維捐軀靡及亦曰天子萬年而已萬年有永清江漢之波永收淮南之貢意

按此章文義難解依朱傳體貼方有分曉　文人直作文王于周受命與上告文人相應　召祖二字連召氏之祖也　朱傳又使云云似換口氣作敘事亦

通然講中俱作策命

講以錫祉之事言之王策命召虎命賜汝以圭柄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爲鬯者一卣尊以祭於汝先祖又告於我文人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且使之往於岐周以受此錫命從召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用昭我周之有世臣而爾祖之有賢肩君恩之渥至矣虎乃拜稽首於岐周之廟以受策命而祝天子以萬年致其稱頌之誠焉

**虎拜稽首**句**對揚王休**句休韻**作召公考**句考韻**天子萬壽**句壽韻**明明天子**句子韻**令聞不已**句已韻**矢其文德**句德韻**洽此四國**句國韻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

毛傳對遂考成矢施也

鄭箋對答休美作爲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孔疏箋以君臣共語宜爲應答故以對爲答休美釋詁文作爲釋言文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爲召康公受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備事成辭因而思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按作召公考二句孔謂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得萬年之壽說欠明

言穆公既受命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郮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郮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朱子曰此章大抵類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　考古圖曰郮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其考作祭器也郮拜稽首對揚天子休命用作皇考龔伯尊敦者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錫於太廟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圖器多有是辭

慶源輔氏曰穆公本以平淮夷而受賜今乃不言其武功而但願天子陳其文德以洽四方之國則用兵

豈聖人之得已哉而穆公愛君之忠誠亦至矣
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册書而祝誦其君之辭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辭也以考古圖觀之疑此章皆是述其勒銘廟器之詩　上章王命穆公則欲其於召公是似而肇敏戎功此章穆公祝君則欲其長保令聞而陳其文德上下之情可謂交相愛矣
豐城朱氏曰上四句爲祝頌之辭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



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焉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焉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說約按此章亦三換韻　詩通云對是不墜君命揚是不隱君命卽揚便是對總是張皇之義
翼說此章虎拜是拜於家廟正用圭瓚以賜其先之時
衍義四句分上是昭君賜而祝之至下是進君譽而歎之深對揚王休謂答稱天子策命以昭君賜也作廟器勒策命則策命昭然在人耳目故曰對揚作召

公考方山云作康公之廟器勒王者之休命使宸章與鼎彝相爲無窮不有以考其成乎蓋考成天子之休命正所以對揚之也此成字作成休命說當從之若作成功說則失之誇矣天子萬壽方山云旣勒策命又勒祝辭於其後也令聞不已本是美之之辭而寓進之之意矢其文德要補武功說來末二句與明明二句各開說　明明二句重在不已連下二句作一串說言吾王內修外攘以建中興之業令聞已著矣而不特著於一時已也必將愈久而不已且又不特江漢肅清武功告成而已又必矢其文德合禮樂



教化洽淪肌浹髓以徧於四國所謂令聞不已其在斯乎令聞勿專泥平淮說矢文德句似窺見宣王有好武意其勸勉處正見報答深心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於德意度遠矣
正解大抵事功有迹可見者謂之成勒策命於廟器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考其成
聽月考是成廟器一勒使王命昭然在人耳目一時鴻勳盛典永永不磨非考其成而何合君之寵錫奕世而下猶可稽考其爲對揚之者又當何如　天子

萬年揚之稱頌天子萬壽勒之彝鼎總見君臣相遇之隆永世有辭也

按對揚二字連時講對其祖以揚王之休美拆開說非也考訓成只是作召公之成功或云成休命似不甚順

講大召虎既拜賜於周矣遂奉策書以告廟虎拜稽首於祖考之前以對揚天子之美命由是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之策命於其上以考其成且所勒之辭又祝天子以萬壽使王之策命與廟器同其不朽而稱願之私亦與廟器相爲悠久矣不特此耳又謂我



明明天子也內修外攘令固有此令聞矣又必自此而進之惟懷永圖使令聞之光昭愈久而不已焉然非武固無以定禍亂而非文亦無以綏太平要必不極意於武功而敷陳其文德使教化之甄陶者浹洽於四國之間焉夫然則成功可保於無虞令聞可垂於有永矣玆非臣子之所深願乎吁君酬其功而降錫予之恩臣受其賜而進忠愛之誠有周君臣可謂各盡其道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黃氏曰此詩乃召公奏凱之日所作也初則[illegible]

往非爲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

華谷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荊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



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

龜山楊氏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玁狁以之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宣王何力哉

小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孔疏經言召公皆召康公也嫌此亦爲康公故辨之經云王命召虎是召虎也於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

六世孫
朱子曰吉甫見上他說得之
按此詩未定爲吉甫作
正解此詩作於成功受賞之後蓋追言召伯之成功與宣王之報功也當以肇敏戎公用錫爾祉爲主上三章總是肇敏戎功一句意下三章總是用錫爾祉一句意細分之一章二章言其經營而成功三章言其疆理而成功四章追述始時王命以立功而示以報之之意五章總上平夷辟地之力既成故遂賜策命之辭而拜受之末章言召公所以受賜報稱之事



而及其勸勉之辭也　全詩大旨只是出師以伐淮夷故曰總敘其事三章之疆理乃既伐之後又命之如此亦平淮夷後之一事耳不可謂總敘其事兼疆理說也　通篇臣是以武功受賞君是以武功賞臣而末云矢文德洽四國則知武持以平一方之夷而文所以隆四國之化詩人之旨微矣
集解此詩作於成功受賞之後有君臣交美之意篇終要歸於文德不矜己之功惟導君以善可想見古大臣忠愛深心　前三章追敘其經營疆理之功四章以下皆述其褒賞策命之事

按此詩前述命將後言酬功是正旨治以文德是竿頭進步法不宜倒挈以混賓主　古人策命多尚簡與此詩頗有費解處然因詩中帶策命語別是一格

**赫赫明明**句**王命卿士**句 士韻 **南仲大祖**句 **大師皇父**句 父韻
**整我六師**句 **以修我戎**句 戎韻 **既敬既戒**句 戒韻 **惠此南國**句 國韻

賦也卿士卽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
毛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



鄭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照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勑以無暴掠爲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
孔疏箋以王命卿士以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爲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

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大師三公之名復言大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間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以南仲爲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昔陳滕衆兵揣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甕義爲長　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爲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爲恭敬戒爲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不得與鄭同也

按毛以南仲爲一人皇父爲一人謂命南仲於大祖之廟不甚合朱傳用鄭說鄭以敬爲警令不從

永嘉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

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黃氏曰師旅器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懼以處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諸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爲之不安故其言如此　稱其世功以美大之者見當時之重世臣也

新安胡氏曰既敬則不敢輕肆既戒則不敢妄殺此其所以爲王者之師嚴重詳審而爲南國之惠也

疊山謝氏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

古義王命宣王親命也以皇父爲太將故須親命之既者期其如此之意敬者居如守行如戰也戒者臨事懼不敢欺敵也

說約按此章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然兩換韻士戎與父爲韻戒與國爲韻也

詩說章首以赫赫明明四字便見宣王奮然親征其氣燄威靈與夷厲委靡柔弱不同曰南仲見其爲世臣曰大師見其爲重臣

衍義此章言親命三公而總治軍事以爲伐逆安邦之計首句正指王命言緊逆下文看曰南仲太祖者

稱其世功欲其繼祖也曰太師皇父者敘其位望欲其盡職也整六師者比其什伍定其部分也修我戎者選其車馬精其器械也　赫赫言威命之尊嚴明明言號令之光顯見非昔之委靡闒弱也要得中興意首句貫下七句位居卿士祖是南仲官兼大師字曰皇父總一人耳整師以兵數言修戎以兵政言旣者期其如此之意敬是不敢怠戒是不敢忽此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自將比尋常嚴翼不同此句全在惠南國上著神見得戰勝攻取固所不難要惟萬全取勝一怒安民俾南國受吾兵之利而不受吾兵之害此中須大賚精神故不得不敬戒也　六師天子之軍正見自將



正解自夷厲以來威靈不振號令不張幾于泯泯滅滅矣宣王奮然中興親征淮徐之士如雷霆之驟發而日月之光昭也

按命卿士句虛下皇父乃指其人整我以下是命辭

講吾王憤淮夷之倡亂而親征之也但見赫赫然威嚴明明然光顯者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伊何人哉南仲爲其大祖而官大師字皇父者是也命之整我六軍之士以修我戎兵之器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戒懼以處之伐其暴亂以惠此南方諸國焉

**王謂尹氏**氏句氏韻**命程伯休父**父句父韻**左右陳行**行句行韻**戒我師旅**旅句旅韻**率彼淮浦**浦句浦韻**省此徐土**土句土韻**不畱不處**處句處韻**三事就緒**緒句緒韻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爲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

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浦涯也　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

鄭箋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勑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　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孔疏以王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卽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之知往前未爲此官始命之也知爲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謹

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爲大司馬也按父宜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孫炎曰涯水邊也說文云浦水濱也則浦涯一物故云浦也　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爲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爲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内史之事周禮内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爲卿而兼内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之時勑戒師旅也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者卽其職所云大司馬掌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土下云徐方徐國其義一也言其居在一方而有國土耳此徐當謂徐州之地未必卽是春秋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則是强敵者也明非春秋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　告之以不留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辭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恐其民故不久留處而擾亂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卽此



亦爲之立三卿也　釋詁云業緖也反覆相訓故緖爲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曰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而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爲三卿故易傳也

按朱傳云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是毛鄭二說皆所不取而姑從鄭

朱子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

濮氏曰程畿内邑在豐

曹氏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緖　徐州南至淮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於淮浦者爾

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内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内史

命司馬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大將則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者宜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也兵以速爲上久則毒民而傷財

安成劉氏曰此上兩章皆言命戒將士之事

存旨左右陳行以下皆王策命之辭

詩記淮乃徐之淵藪討之急則越淮浮海王師受其疲困緩則鳴張烏合南國受其憑陵故宣王自將皇父之師直抵徐方以擣其巢穴命召穆公從江漢伐



淮以截其應援命休父出迂道循淮浦以截其奔路於是徐如釜魚籠鳥焉無所逃矣

正解此章言策命六卿以副其事以爲伐遠厚農之計首三句詩人敘辭以下皆策命之辭王命就策書說上是王親命之此是內史命之也程圻內邑伯以爵言休父其字也左右陳行謂結陣而行部伍極其森整戒我師旅謂陳師鞠旅紀律極其嚴明淮浦卽是徐土以淮實環繞於徐故必欲循而省之若以淮浦爲經歷之所則徐在其南而爲淮南之夷矣皆有環視之意省有熟察之意察其爲亂者而伐之所謂殘厥渠魁脅從罔治不欲槩及無辜也蘇洵孔明平孟獲而議者欲留兵以鎭之蓄宿兵以厭其心也處如王全斌平蜀而師遷延不返卽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者也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謂高原下隰平地之農友山依此說此就淮浦之農言恐將驕而慢敵則曰既敬既戒恐師老而妨農則曰不留不處皆是愼武事而不欲窮兵之意蓋驕兵誨敵老師病農俱非時雨之師亦非不得已之意也

衍義上章既敬既戒見其不驕以慢敵此言不留不處見其不久以病民皆行師之要也總要見愼重之義



按左右陳行以下乃命程伯休父之辭而率彼淮浦四句又是王命休父所以戒師旅者命是王命戒是休父戒

講王既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謂內史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以六卿副之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誓我師旅以往循行彼淮之浦歷省視此徐州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又恐不久留不停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焉

赫赫業業句業韻有嚴天子句王舒保作句作韻匪紹匪遊句徐方繹騷句騷韻震驚徐方句如雷如霆句霆韻徐方震驚句驚韻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

毛傳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　騷動也

鄭箋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



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遨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　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

按毛以業業爲動以紹爲繼繹爲陳皆不順鄭以紹爲緩亦不合鄭又以繹爲驛遽之驛尤異

慶源輔氏曰赫赫業業言有嚴天子之威靈氣燄烜赫而盛大如此也

曹氏曰雖以天子之威靈如此亦安徐詳諦而後動

臨川王氏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蓋江漢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事也如雷如霆先加以聲也如震如怒後致其實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徐夷已震恐也

豐城朱氏曰用兵之法攻心爲上徐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說約此章赫赫至保作三句一連霆驚爲韻黃文裕云首二句截又諸家動云徐方繹騷四句爲反覆形容其驚畏之狀者俱不成條理大約照此轉折爲妥

震驚徐方就我說徐方震驚就徐方說鄭氏頗見分別　詩固以兩句一讀爲常然此章亦兩句一讀



則無韻無韻是無詩矣且亦不見段落無段落是無文矣故此編所辨急此　纂序按麟士說固是但細玩王舒保作匪紹匪遊二句文理不容盡斷集傳叶韻似難拘也愚意首二句冒起王舒三句一連震驚三句一連更覺條理段落耳業讀如奕與子叶一韻作騷一韻霆驚一韻

衍義二句分上言天子自將之威下是有以畏服遠人之心也赫赫二句重天子自將上與命將出師者自不同也此二句重看徐方畏服皆本於此

正解赫赫威靈光顯業業氣勢昌盛此便是有嚴處

徐方畏服皆本於此上二章皇父爲大將休父爲副將此更提出有嚴天子見天子之自將也嚴曰有嚴此中便藏一箇王猷在內王舒六句一氣滚說下匪紹匪遊言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不失之糾緊亦不失之遨遊也蓋威嚴之體自是如此疾則失之輕遽緩則失之散漫便損威嚴矣徐方四句反覆形容極言其震畏之狀繹騷震驚如雷霆作於其上皆有摧擊之慮要本天子自將之威說來　赫赫業業言其威靈之顯盛也匪紹匪遊言其師行之節制也如雷如霆言其聲勢之磅礴也



按麟士說以韻爲主上五所說文義固通全不顧韻亦覺未妥總之在王舒保作一句難講韻亦難叶姑從常說可也　集傳繹訓連絡騷訓擾動只是相繼紛擾之意震驚卽言其實時講繹騷駭愕失道貌震驚心寒膽落貌亦未確

講夫軍事旣備天子遂將以行但見威靈之震赫赫乎其顯明氣勢之張業業乎其盛大蓋天子自將而聖武昭焉其可畏有如此矣故王師之始出也舒徐而安行匪紹焉而失之糾緊匪遊焉而失之遨緩特遵其常度而已然先聲所至自足以寒敵人之膽而徐方之人皆繹然擾動而震驚之甚眞有如雷霆之作於上而不勝其震驚之甚者矣是王師在道而始之可畏如此

**王奮厥武**句 武韻 **如震如怒**句 怒韻 **進厥虎臣**句 **闞如虓虎**句 虎韻 **鋪敦淮濆**句 **仍執醜虜**句 虜韻 **截彼淮浦**句 **王師之所**句 所韻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積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毛傳虎之自怒虓然濆涯仍就虜服也　截治也



鄭箋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闞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　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

孔疏此論武將之威言如虓虎故知虎之自怒虓然釋丘云濆大防李巡曰濆謂厓岸狀如墳墓是濆爲厓也釋詁云仍因也因是就之義也虜者囚係之名爲人虜獲是屈服也　以其臨陳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爲前也敦訓爲厚於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醜衆釋詁

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虎臣稱臣爲王所特進非齊言
士卒故知是將也就執其降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
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按毛以虜爲服截爲治鄭以敦爲屯字義不協
大全埤雅曰虎之自怒虓然闞如虓虎以言將帥之
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
慶源輔氏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
勇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
副墨王奮厥武正意出天子之有嚴處進厥四句是



將帥士卒者以王之武爲武也
存旨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而執之不遺餘力者然
集解按此章只論氣象如此非交兵也
衍義二句分上言王者克敵之威下言其勢之不可
犯也虎臣汎言不止皇父休父仍執仍字有不勞餘
力之意此亦言其勢如此不可實作已執了截彼二
句見向則雄據淮濆此則復我侵土截然爲王師之
所凡皇父所整休父所戒皆在斯矣　進厥二句言
虎臣之勇亦天子之威也　鋪敦二句言師旅之武
亦天子之威也

正解重王奮厥武句一人之威奮六師之氣倍震怒
本奮武來謂震動其聲而勃怒其色也鋪言衆之集
敦言陣之厚末二句總承淮浦向爲夷所侵今纔至
其地截然不可犯皆爲王師之所莫敢盤據出沒於
此矣
講迫其至徐也若王奮厥神武如震如怒而天威振
揚焉乃鼓而進厥虎臣但見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
激而怒闞如虓然自怒之虎相與布我師旅厚集其
陳於淮濆有就而執其衆虜之勢是其兵勢截然於
彼淮浦之上而不可犯乃王師之所在其可畏如此



也
王旅嘽嘽句如飛如翰句翰韻如江如漢句漢韻如山之苞句
苞韻如川之流句流韻緜緜翼翼句不測不克句克韻濯征徐國
句國韻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
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
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毛傳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　緜緜靚
也翼翼敬也
鄭箋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

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
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　王兵安靚且皆敬
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旣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
徐國言必勝也
孔疏嘽嘽閑暇之貌由車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
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
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爲一
此別言如故爲二事也　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
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
故傳以爲摯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江漢以比盛大



如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軍師之衆其廣長似之也兵
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
止故以川喻如川之流取流爲喻如江如漢不取其
流取其盛大耳　緜緜舒緩之意故爲靜也釋訓云
翼翼恭也故爲敬濯大釋詁文　以上文說其勇猛
而勇猛失於殘害故言安靜且敬以解之兵法應敵
出奇故美其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正謂他人不能勝
已也上已言截彼淮浦此言濯征徐國是旣服淮浦
之國今又伐徐也此篇與上篇事別非召穆平淮夷
之事然則淮浦之國非淮夷也未知何國以強弱相

懸而云大征故知言必勝也
按緜緜爲靜翼翼爲敬覺泛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承上章而言王旅之盛如此疾
言其速衆言其盛不可動言其靜不可禦言其強不
可絕言其續不可亂言其整不可知言其深不可勝
言其無敗之形以此濯征徐夷焉得而不服乎
安成劉氏曰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說約按集傳嘽音灘則首句無韻古義徒案翻韓韻
魯詩世學他旦切則是三句一叶也然詩中如此章
自不妨以中六句兩兩相耦而王旅句領頭濯征句



總結說集傳苞與流叶古義甫侯翻
正解此章上七句言統無敵之師下言伐有罪之國
也重王旅二字要發出天子自將兵出萬全意此句
提起下六句正極狀嘽嘽二字數如字形容之辭不
作喩說如飛句言從事之敏趨鬪之疾可以覆其不
及備之謀如所謂從天而下迅雷不及掩耳也如江
句言六師之衆貔貅百萬如江漢之渺茫一望無際
也如山之苞如軍不夜驚陣不可撼之類朱叔熙曰
此句亦自行師上看是乃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倉卒
臨之而不驚意如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也不可

作屯兵看如川之流言突陣而來擁衆而至其鋒不
可當如川流之沛然也緜緜言部伍聯屬前有爲驅
後有爲繼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所謂合千萬人
而爲一身也翼翼言行隊整齊左有爲屯右有爲聚
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所謂合千萬心而爲一心
也不測者步伐有不易之程或變化出之而若祕旅
鐸非必勝之具或虛實用之而如新奇正互發而分
合無常知者無與知其謀也不克者材勇果毅所至
辟易敵有備而皆窮信臣精卒所向披靡敵有遺而
飄蹶戰勝攻取動出萬全勇者無與角其力也濯征



徐國洗滌其穢污而成與維新有一舉而蕩平意
詩說飛已疾翰又疾所謂後人發先人至也江漢言
六師之衆前無始後無終也如山靜爲之勢拔不可
動藏於九地之下也如川動闢之勢往不可禦動於
九天之上也
指南不可以下六句作嘽嘽之實只是言嘽嘽之旅
如此耳
按緜緜句無韻以與不測不克句連讀爲是
講不但已也王旅嘽嘽而衆盛其不留行也如鳥之
飛如其有羽翰其勢衆也如江水之長如漢水之演

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如山之苞其本動則不
可禦止如川之湧其流緜緜然部伍之連屬翼翼然
行列之整齊其機之密則變化不可得而測其鋒之
銳則所向不可得而勝以之大征夫徐國夫誰與王
敵哉

**王猶允塞**塞句韻**徐方既來**來句韻**徐方既同**同句韻**天子之功**功句韻**四方既平**平句韻**徐方來庭**庭句韻**徐方不回**回句韻**王曰還歸**歸句韻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
毛傳猶謀也 來王庭也



鄭箋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
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 回猶
違也還歸振旅也
孔疏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
在王軍之庭也
按鄭以猶訓尚作虛字不可從毛訓謀亦不如朱傳
訓道之逕見 來庭在王歸之前似只是軍中朝見
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辭此
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覆其辭以歸功於天子言王
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

者是也
慶源輔氏曰言由王道之信大故徐夷自然來服非獨兵威使然也甫得其不相違悖王則振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既盡歸美之義而又寓規戒之忠焉
曹氏曰宣王待夷狄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詐徐方於是服而來歸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為天子之功宣王北伐玁狁西征羌戎南威蠻荊獨徐方未服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是王命凱旋而行飲至策勳之禮焉



莊谷嚴氏曰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狃勝而驕功也故因美而戒之
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成功而歸因戒之以王猶允塞亦若上篇卒章言矢其文德也
豐城朱氏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來而同人以為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為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卽武王戢干戈而櫜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因以為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修也
說約按此章說通謂首一句最重此中興之本也極不是詩無偏重一句之理或知四句一截而不知兩句一連則前四句以王猶領起中既來既同為對天子之功總收後四句以四方領起中來庭不回為對王曰還歸總收亦為礙理蓋集傳來讀當如勒與塞為叶八句凡四韻各兩句為叶各隨叶作轉折理自不易且既同比既來稍進或有來有不來亦謂之既



來而同則無人不來也不回比來庭亦稍進來庭亦其身而不回則其心也至天子之功緊承既同不復慧既來曾注御醉餘六句理皆於此可悟
詩記此章推本王猶見有勝戰於廟堂不徒角力於邊境
衍義此是成功而班師之事蓋反覆其辭而以王道服遠歸功於天子也王猷凡平日所以興衰撥亂安內攘外經營於廟堂敷布於海宇者皆是不可只就待淮夷說　前言王命王武王旅分明是兵威而此章直本之王猶猶不訓謀而訓道不單指用兵說允

塞皆在心上看允者心不欺塞者心不僞此句實一章之大旨下七句俱根此說去雖王猷之布初非爲服徐方計而徐方之來同實繫於此即料敵制勝無所用之是皇父程伯且不能贊一謀而況從行之六師與陳行之左右信乎惟天子之功矣講天子之功句須張皇得體見百年大動可告之宗祖示之臣民垂之孫子也曰還歸固見不留不處應前南國三農之命言外亦有不窮兵黷武之意　來者歸附之意同者集合之意來與同要本心服上說此皆王猷之信以孚之而又兼之以赫業之王靈使然故曰天子之功此見得雖三公之董治軍事司馬之戒嚴師旅亦且可以制勝而未必服其心如此也　允言猶之信塞言猶之實　四方既平本淮夷服來　來庭二句易不庭以來庭改逆命以從命也轉上惠南國绥三農都在此時

指南允塞平看夫淮夷未服四方所以不平也今且來同則四方無擾攘之警而既平矣四方既平則徐方不特既來也咸來庭而稽首稱臣矣徐方不特既同也咸不回而中心無違矣王於是曰班師而還歸見昔之親征不得已意



王猶既曰徐方既來既同又曰徐方來庭不回故曰反覆其辭

聽月末章是敘成功而班師前言恭行天討肅將天威非不可以制淮夷之命而王則有不恃乎此者惟平日與衰撥亂之猶誠信而不僞安塞實而非虛文故忠信可行於蠻貊乃其所爲服淮夷之本耳

按朱專酒不訓謀而訓道言謀則是專爲淮夷而謀言道則所包多矣允塞總是誠細分之信謂不欺實謂無僞看來似忠信二字之義允即信也塞猶忠也信發於外實存於中平日如此臨時招降納款亦如此故徐方服而來同

講然王之服遠豈特兵威之盛而已哉蓋吾王內修外攘而王道之敷施者皆以純心而行純政允焉誠信而不僞安也塞焉眞實而非虛文也夫是以天討一臨夷心自服徐方之背叛者既於我而來歸焉徐方之渙散者既於我而來同焉是皆王道之大致之也彼卿士司馬不過承命以輔之而已非天子之功而誰功哉且天子有此行者爲徐方之亂四方故耳今四方免兵革之亂而悉獲平定之休徐方不特既來也咸稽首而來廷焉徐方不特既同也咸心服而

不同焉蓋王是而所謂惠此南國者無不惠矣吾王於此幸與天下相安於王道之內亦曰班師還歸而已矣豈必處於是哉夫服之以兵威而本之以王道此所以爲帝王之師也詩人反覆言之其亦美不忘規之意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小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鄭箋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孔疏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美宣王也經無常武



之字故又解之云美其有常德之故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爲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爲戒戒之使常然　此章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爲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

朱子曰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

按常武二字序謂以常德立武事可疑　鄭以王舒保作數句爲戒亦未盡

正解此詩蓋美宣王自將而作通詩重王者身上方見美自將意前五章重王旅嘽嘽一句是服遠之威末一章重王猷允塞一句是服遠之本細分之一章言其親命大師二章言其策命司馬三章言王師在道而先聲可畏四章言王師至徐而威武奮揚五章極言王師之無敵末章歸諸王道之大畧時宣王分明以兵威服淮夷頌以王道歸美之乃美不忘規之意　篇中命曰王命武曰王武旅曰王旅而猶復曰王猶以明王道之服遠原不在於兵威無非歸功於天子而已



集解此詩作於成功後專美宣王自將之功須模擬親征氣象要知是奮於積衰之後所以動人歸功處推出王猷成功後即及班師美不忘規也

古義按竹書紀年此與上章事在宣王六年朱子云詩中無常武字特名其篇蓋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詩經詳說卷八十二終

詩經詳說卷八十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蕩之什

瞻卬昊天句則不我惠句 惠韻 孔塡不寧句降此大厲句 厲韻
邦靡有定句士民其瘵句 瘵韻 蟊賊蟊疾句靡有夷屆句 屆韻
罪罟不收句 收韻 靡有夷瘳句 瘳韻

賦也塡久厲亂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也

毛傳昊天斥王也塡久厲惡也　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



鄭箋惠愛也仰視幽王爲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　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爲之無常無止息時此目王所下大惡

孔疏瘵病夷常釋詁文彼夷作彝音義同罟非罪名而云罪罟故知設罪以爲罟謂多立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罟云瘳謂病愈愈亦止也　屆極釋言文極者窮盡之言故又轉爲已已止也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卽從軍者也言爲殘酷與施刑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蟊賊者害禾稼之蟲蟊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蟊之害稼故比之也箋以蟊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罟有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也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



按昊天不當直指王說　士當言爲士者不宜言士卒

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辭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罪爲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廬陵羅氏曰奄人周禮司刑注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酒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奄釋文掩豔二音說文作閹音淹與此通用

慶源輔氏曰瞻仰昊天而天則不我惠顧也固已甚

病而不寧矣又降此大亂使國家之勢隉杌不安而
士與民皆病也小人而爲之蟊賊者無有平夷屆止
之期刑罪而爲之網罟者無有平夷瘳愈之望則士
民之病未已也此蓋極言天下之病
說約按士民斷是兩項然箋謂士士卒眾閒云在位
者俱不必亦大概語耳瘵屆如字本可作叶似不必
依集傳周禮注奄精氣閉藏者閹適
詩記首章總言禍亂下章方指禍亂之實
衍義六句分上言天之降亂以病民下詳病民之事
也惠依舊說作惠頎說或曰惠順也孔塡不寧以方



山從輔氏作病說或云只甚久不寧意士不安其位
民不樂其生何瘵如之此乃人所爲而歸之天者無
所歸咎之辭　蟊賊四句此亂象也亂本則在第三
章蟊賊虛指其人罪罟實指其事靡有夷屆靡有夷
瘳正上文孔塡不寧意刑罰不當山於任用匪人原
非兩事　蟊賊罪罟皆受瘵之原重刺王任用匪人
所以刑罰不當也
正解邦是天子之邦靡有定指國家大事言之朱公
遷指國論與國政言國論不定故聽任得以偏用國
政不定故刑罰得以偏用此不可從惟畀天不惠所

以甚久不寧而降此大亂惟其降亂所以國卽危而
士與民皆病作一氣說
按夷屆夷瘳夷訓平是平復如舊之意蟊疾夷則得
其止罪罟夷則得其瘳故皆用夷字
講天下之亂必有所以致之如今日者瞻卬昊天則
不我惠愛也乃使我甚久不寧而降此大亂之災使
邦國危殆靡有所定凡士與民皆受其病焉於小人
爲民之害如蟊賊之蟲以蟊疾禾稼無有夷平屆極
之時又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無有夷平瘳
愈之時士民之病與亂如此



**人有土田**句**女反有之**句有韻**人有民人**句**女覆奪之**句奪韻
**此宜無罪**句**女反收之**句收韻**彼宜有罪**句**女覆說之**句說韻
賦也反覆收拘說赦也
毛傳收拘收也說赦也
鄭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
疊山謝氏曰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
世昏君刑罰不中皆此類也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承上章蟊賊之言而述其侵牟
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上章罪罟之
言而述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

說逌上章總形容政刑顛倒之狀卽不外姦賊罪罟然不必分項

說約按有叶收奪叶說此爲隔句用韻之顯然者亦奇體說音脫者易用說桎梏及說夥說劍並同　纂序按有收如字本可叶集傳或有就收或收就有各二音叶更多事

集傳按大全輔氏及詩記存旨副墨諸說俱謂此章申上文末四句未盡之意則四女字斷應指小人言刺小人正所以刺王也

衍義四句分上黷貨無厭下言淫刑失中皆歸在王身上去輔氏云發上章末四句之意采邑所以養君子而反爲小人之所有所奪此便是姦賊無罪者收之有辠者脫之此便是網罟所謂士民其察者如此

　二人字指君子言　二女字指小人言　無罪有罪泛言或作民

按依輔氏分項不妨女字指小人不可直指王

講試以姦賊罪罟之害言之如土田人民各有分守也乃人有土田女反取而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而去之罪各有當也乃此宜無罪女反收而刑之彼宜有罪女覆說而舍之亂之爲害當何如哉



**哲夫成城**句城韻**哲婦傾城**句城韻**懿厥哲婦**句**爲梟爲鴟**句鴟韻**婦有長舌**句**維厲之階**句階韻**亂**頓**匪降自天**句天韻**生自婦人**句人韻**匪教匪誨**句誨韻**時維婦寺**句寺韻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襃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

毛傳哲知也　寺近也

鄭箋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　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襃姒之言無善　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爲亂語王爲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

孔疏以舌動而爲言故謂多言爲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言爲舌也

按鄭以懿爲噫毛以寺爲近近愛婦人皆失字義

山陰陸氏曰說文云梟不孝鳥也梟食母破獍食父鴟怪鴟鴞也鵩也鵂鶹也卽墓門有鴞萃止也

按梟鴟幷言是二物梟卽今之土梟鴟疑今之樹猶不知果否

言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
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
懿美之哲婦而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
梯也若是則亂豈眞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
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
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
爲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爲奸不可不幷以爲戒也歐陽
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
可不戒哉
臨川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



婦言是用故也
歐陽氏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
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
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
之事是矣
慶源輔氏曰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哲夫成城哲婦
傾城便判得男女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德未
必不爲禍也懿厥哲婦指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
而爲梟爲鴟非不能言也而適爲亂階傷字便應首
章厲字說故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

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所以結上文長舌之言他人
之多言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誨
諸夫人則戕敗於己而已豈可近也先生發明婦寺
相倚而爲奸之意而幷取歐陽公之說以爲有國家
之戒其意切矣
嚴氏曰丈夫有智則能圖回積累以致興國婦人有
智則必與政撓權以致亡國　●曹氏曰階者自下而
上以漸而升也
說約按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二句倚是攤頭語懿厥
哲婦一厥字方是指褒姒輔注是首二句無韻亦以



城城相叶爾集傳階與鴟叶天與人叶末二句誨與
寺叶四換韻　纂序按哲婦傾城如集傳正渾妙華
谷與政撓權太顯以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在下章也
輔注婦寺多言祇誣譖人意亦宜渾亦在下章伎忒
譖始明言之時是也、因此章有婦寺句詩柄以雙
褒姒任奄人並言其實婦爲主寺帶說觀此與下章
豎言哲婦婦人可見
詩記周禮寺人掌女官之戒凡酒人漿人籩人醢人
之屬皆與女奚爲類內司服縫人與女御女工共事
其相倚爲奸最易故言婦而兼及寺也自古婦人干

政必借權於奄寺奄寺作威必藉力於羣小羣小貪利必啓釁於戎狄此其氣類固相習而其事亦相因

集解按懿厥哲婦猶言好一伶俐婦人亦厭之之語衍義八句分上著婦人所以害國下并言婦寺所以害國哲爲男子之德婦人而哲將必干與外政未有不覆國者爲梟爲鴟言人之惡而厭之如此虛看長舌二句正見之

正解哲夫句只引起哲婦句不平懿以色之美者非卽就哲上說長舌與匪教匪誨相應首言降此大厲而階此厲者竟自哲婦當之亂眞非自天降矣匪降



二句釋首章意也

講然要其所以致此者豈無其由哉彼男子正位於外爲國家之主宜哲也故有哲則能用人行政以致治不有以立國乎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也哲則適以生事啓釁而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非不善也而反爲梟爲鴟人莫不畏而惡之者蓋以婦有長舌能變亂是非而禍亂之階從此始矣是以至於覆國也若是則降此大厲者豈眞出於天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君子之言非育德則規過常有教誨之益若夫匪教匪誨而徒事多言適以相倚而

為亂者是維此婦人與寺人耳豈可近哉

鞫人忮忒句忒韻譖始竟背句背韻豈曰不極句伊胡爲慝句慝韻如賈三倍句君子是識句識韻婦無公事句休其蠶織句織韻

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公朝之事蠶織婦人之業

毛傳忮害忒變也、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



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鄭箋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

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忮害轉化其言無
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
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　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
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
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
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孔疏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爲惡之狀　忮者以心忮
恪前人爲之患害故以忮爲害也釋言云爽忒也孫
炎曰忒變雜不一是忒爲變之義也　鞫窮釋言文
譏譖者皆不信之言故以譖爲不信也竟者卒盡之
義故云竟猶終也胡何慝惡皆詩之通訓　休息釋
詁文傳解婦人無與外事雖王后之貴猶以蠶織爲
事故引禮記以證之　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
倍爲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

按鄭以極爲中不合

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
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
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爲慝乎夫商賈
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
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



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爲慝哉

新安胡氏曰此章極言婦寺之惡也鞫如鞫獄之鞫
推勘窮究之意婦寺所以鞫人者其心忮害變忒而
已　譬如君子當求仁義賈利三倍不當君子是識
婦人當事蠶織朝廷公事不當婦人是預今也不惟
使之預於公事又且聽其譖毀惟婦言是用其欲不
速亡得乎

慶源輔氏曰智則哲也辯則長舌也此章亦承上章
而言婦寺而有智辯者之爲害也以其智辯窮人之
言用心忮害而變詐譖愬不知自咎責而但曰不爲
害此說盡婦寺之情狀

說約按鞫人四句一字一義集傳盡出　背古義職
韻　居貨曰賈盤坐賣以待售者婦無公事的謂蠶
織

存旨鞫如鞫獄之鞫直窮到底使人不得言也忮害
是鞫人之根忒又譖始竟背之根此正是造無爲有
入人於罪之事

集解按如賈二句只藉君子以引起婦人非比非興
乃是例論體

衍義四句分上兼言婦寺有鞫人之惡下又專言婦

人與政之非忮忒二字貫上意起下意譖始竟背非謂所行背其所言謂後日的言語不驗與相背也伊胡爲慝謂口過恆人所不免也如賈四句不平以君子而忘義計利以婦人而舍內事外皆非所宜也

如賈三倍只藉君子以引起婦人乃假如之如

按豈曰不極是謂其不自悔言之失譖始竟背由其言放恣無窮極所致到背時亦不自悔而以爲言之無妨　休蠶織只承與外事言與愛利不相聯

講然是婦人奄人其惡可勝道乎蓋其外逞智辯之巧以窮人之言內存忮害之心而變詐無常其或倡



爲譖妄而偶有其驗固欣然以取幸於君矣縱使爲譖於始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止極且偃然自安曰是何足以爲慝乎婦寺之敢於爲惡其情狀蓋如此矣彼商賈之事非君子所宜識猶朝廷之事非婦人所宜與也今賈獲三倍之利而君子識其所以然是識非其所當識矣然則婦人治內爲職本無朝廷之事也而乃舍其蠶織以圖之是反與國家之政矣則豈不爲慝哉觀此而天下之亂信由婦人而生矣

天何以刺句刺韻何神不富句富韻舍爾介狄句維予胥忌句忌韻不弔不祥句威儀不類句類韻人之云亡句邦國殄瘁句瘁韻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

毛傳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　類善殄盡瘁病也

鄭箋介甲也王之爲政旣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　弔至也王之爲政德不至於天矣不能致徵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



孔疏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爲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以富爲福也　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以責王也旣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爲勢故何在神上天者羣神之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別言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有妖變而已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神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旱蟲螟霜雹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故責王不改修德教也

按毛以狄爲遠鄭以介爲甲以弔爲至皆不合

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
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
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
修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
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卽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
也

慶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者多致夷
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
義士之正己者此其所以淪胥於滅亡也

疊山謝氏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幽王



自亂於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國有賢人
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
危殄如脈絕瘁如病危

大全國語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歸史蘇曰有男戎
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注
云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六帖注云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此於解經爲扼
要說尋詩人之旨隱而不發尤爲深妙

說約按謝注殄絕只頂人亡見證兩句一連之說且
觀下章疏義理尤可見富古義直顧　纂序按頌箋

云善指威儀言勿混注中善人注中善人自貼人之
云亡句按疏云集傳何用猶言何以問辭也然集傳
何用正貼大文何以以用也何神俱問辭

合訂類善也威儀不類蓋色荒於內故動靜語默無
不外錯

衍義二句分上推王之致亂下深病其不能救亂也
總是窮其亂本而歸咎於王之意注凡以王信任婦
人之故乃詩人不言之意而朱子發之最緊要介狄
大狄也自古寵嬖婦人多致夷狄厥后幽王果有犬
戎之禍斯言驗矣不弔不祥四句玩注似另轉一意



以咎其不能救亂也不弔不祥言不能修德以回天
變也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宜乎天譴神
怒而致邦國之殄瘁也

正解何以刺言何爲以災變責王何神不富言何爲
不以大業富王也設爲詰問令王自省不必指出其
故舍爾二句不可以下四句對看曰舍爾介狄者蓋
婦既得以僭夫以陰召陰則介狄之禍有不免矣維
予胥忌謂忌正言蓋怪之也以刺不富卽不祥也舍
介狄忌正言卽不弔也色荒於內故威儀不類人之
云亡根維予胥忌來正指善人爲婦寺構成罪罟而

棄其土田人民以亡於罪罟之中也邦國旬單承人亡來

按忌正人之言或卽豫言有狄禍而王不信反忌之集傳又不謹又無善人云云末句似當承不弔以下二句說今講多用謝氏只根人之云亡說尙未是講夫婦人之亂人國如此顧其用之者王之咎也彼吾王爲天之子天宜有以眷王矣今何爲責王而降此大厲之變乎吾王爲神之主神宜有以富王矣今何爲不富王而有此困窮之患乎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夫惟信用婦人則有內戎者必有外戎兄必將有夷狄之大患矣今王舍之而不懼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且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修省則亂或可免今王遇災而不恤以威儀則迷亂而不知自修於己以譖人則云亡而不知求助於人則邦國殄瘁也宜矣安能回天神之變而免於介狄之禍哉

**天之降罔**句**維其優矣**句優韻**人之云亡**句**心之憂矣**句憂韻

**天之降罔**句**維其幾矣**句幾韻**人之云亡**句**心之悲矣**句悲韻

賦也罔罟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毛傳優渥也　幾危也

鄭箋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爲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　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

孔疏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

按優毛訓渥欠明鄭訓寬尤非

東萊呂氏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疏義此承上章末二句而言

衍義此章言天變之甚而深憂救亂之無人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儆王也降罔卽上章之不祥也亦指降亂而言也然有善人以輔之則猶可以回天意今焉人之云亡則禍亂終不可救而邦國之殄瘁必矣此君子憂之不已也　優者紛至薦臻之意幾者幾彰禍迫之意

按此章又以申明上章之意上章由不弔不祥說至人之云亡而邦國因之殄瘁此章言雖天降不祥而

有人尚可挽回人之云亡無可挽故可憂可悲
講夫王之不能救亂如此君子寍能恝然於懷乎彼
天之降禍殆無寍日不可爲不多矣所望者猶賴吾
國之仁人或可以回天之意也今善人之云亡則禍
亂將不可救矣以文武成康之周而一旦至此我之
心安得而不憂哉天之降亂已爲窮促不可爲不近
矣所望者猶賴吾國之有人或可以弭天之變也今
善人之云亡則禍亂將不可支矣以文武成康之周
而一旦至此我之心安得而不悲哉

觱沸檻泉句維其深矣句深韻心之憂矣句寍自今矣句今韻



不自我先句不自我後句後韻藐藐昊天句無不克鞏句鞏韻
無忝皇祖句式救爾後句後韻

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
毛傳藐藐大貌鞏固也
鄭箋檻泉正出涌出也觱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
深喻己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
正當之　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
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　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孔疏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
按藐藐鄭謂美貌其說異昊天亦不當指王

說約按說遍云皇祖指文武也
詩記皇祖文武也周室王業皆由太姒太姜太任爲
輔佐此云無忝者不過欲其去讒遠色賤貨貴德耳
生自婦人是病無忝皇祖是藥
言泉水濆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
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爲者惟天高遠
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
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
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衍義四句分上言在己憂世之深下言世變有可回



之道寍自今矣言初進褒姒時心已先憂了不自二
句依注帶下說言禍亂始作則猶或可爲今已極矣
而適當此時故無可爲也無不克鞏言天亦可挽也
無忝皇祖便可挽了注改過自新當就親賢慎儀去
讒遠色說末見不能改過則天意終不可回而邦國
卒將殄瘁意　以泉之發必有其源憂之生必有自
始故以深與久爲興見事物各有從來也寍自今矣
謂自婦人入宮之時而已憂其有今日矣此含蓄無
盡自我先則亂已過而不可以更爲自我後則亂未
至而可以豫爲不先不後所謂禍亂之極適當此時

已無可為者然惟天能為於不可為之時故曰無不克鞏蓋天道否泰相循能降亂而使之危亦能挽亂而使之固也無忝句有深意遠色而好德無忝祖之刑于寡妻遠奸而親賢無忝祖之不近刑餘將宮中無傾城之舌閫外無介狄之侮大厲之天轉而為克鞏之天以能保我子孫而士民尚亦有利矣可見周之天下皇祖以哲開之此時有窈窕之淑女故城成乃今日有鴟鴞之哲婦則城傾婦德之繫天下如此

指南克鞏云者轉否為泰以安定意改過就不任婦寺說爾後兼幽王之將來與子孫說



按不自我先承上轉下之辭承上憂來轉下救意無忝爾祖卽能挽回天意而克鞏故可式救爾後鞏就天意言而回天在人

講彼觱沸然正出之檻泉其所從出之原維其深矣況我心之憂矣其所從來之始寧自今日矣然禍亂之來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適當此時此時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而高遠之天其功用神明雖當極亂無不能鞏而固之者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惟爾皇祖去讒遠色修德任賢以承天命爾苟自新無忝於祖則天意可回豈但令爾一身哉用以救爾

後世而子孫皆蒙其福矣不然邦國殄瘁安能知其所終耶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小序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鄭箋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孔疏凡國伯爵禮侯伯之人王朝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國伯爵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



朱子曰凡伯見上

正解通詩自六章以上是詳敘致亂之可憂下是示以禍變之可回也析言之一章二章言時政之弊所謂亂也三章四章詳婦寺之惡乃致亂之由五章言王致亂而不能救六章歎國之必亡而切感傷之情末章則欲其法祖以救亂也　詩中雖並言婦寺當以寵褒姒為主蓋女謁盛故寺人親婦寺近則正人疏女戎興而外狄乘之此定勢也故詩人嬖人之云亡亦欲其用正人以承克鞏之天而已　陳伯玉曰自古國家喪亡如出一轍其禍亂之萌多出於嬖妾

奄豎更相媚惑如木之有蟲日積月累以瀕於傾覆夫然後小人滿朝大役煩興天譴神怒而戎狄之禍乘之而作矣幽王以褒姒致犬戎之侵明皇以貴妃致祿山之變此其明驗也向使爲人君者常謹天戒常法祖宗常親賢人遠婦寺則何敗亡之有

**旻天疾威**句**天篤降喪**句喪韻**瘨我饑饉**句**民卒流亡**句亡韻**我居圉卒荒**句荒韻

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

毛傳圉垂也

鄭箋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瘨病也病乎幽王之爲政



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困中以饑饉令民盡流移　荒虛也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

孔疏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虐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圉謂邊境以此故盡空虛以虐政故也

按鄭以疾威降喪貫就王說未是

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慶源輔氏曰言天之威怒甚爲急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此與瞻卬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因爲無所歸咎之辭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災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事也　集解然據此章言饑饉而又云居圉卒荒則侵削意已含得非至末章始見

說約按喪叶平聲在第二句截

衍義此章言天之降災而致民之危困也依輔氏一



順說下流是遷徙卽壯者散而之四方亡是死亡卽老稚轉乎溝壑人民流亡因而土地荒虛勿對說

降喪就是疾威

正解卒荒卽流亡之事居則中國被其害圉則邊境罹其憂居卒荒故諸侯內畔矣圉卒荒則犬戎外侵矣日蹙之勢已見於此

按兩我字詩人泛稱之辭大抵指周人言

講用人之得失天下之治亂關焉今天之威怒甚爲急疾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中國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天之虐人

何甚哉
天降罪罟句蟊賊內訌句訌韻昏椓靡共句共韻潰潰回遹句
實靖夷我邦句邦韻
賦也訌潰也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
供同謂供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靖治夷平也
毛傳訌潰也　椓夭椓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
鄭箋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羅網天下
衆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　昏
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王遠賢者
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



是行皆謀夷滅王之國
按鄭說多鑿今不用
言此蟊賊昏椓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
我邦所以致亂也
新安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內幽王之
亂其國乃在內之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曰蟊賊內
訌蓋蟊賊之害稼亦在內而不在外也指昏椓而言
并閹宦在其中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蟊賊之人內潰其
心腹昏椓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爲潰亂邪僻之

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
臨川王氏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說約按以椓爲被宮因前章婦寺之云耳然自鄭孔
而下諸家悉同朱呂獨否也且依鄭孔則昏亦作閽
並屬閹宦與昏亂之訓爲別疑椓毀其陰理非甚確
語復未雅恐不如終以昏亂椓喪四字渾渾還注爲
佳矣邦古義東韻　依輔注則內潰其心腹謂所託
密勿之臣靡供其職業謂所託經營之臣也上篇之
寺字偶連婦言當時固未有誤國大憝爲世指名如
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人者　此章第三句截　竊



序按椓以椓喪良心言可
集解按末句實字可味想見當時信任小人之專不
復可動搖矣
正解此章言天之禍民本於小人見用小人爲致亂
之由也天降罪罟貫下說即指蟊賊昏椓之人言凡
此張羅織善良使手足無措箕罪罟也本由王用之
而曰天降是無所歸告之辭蟊賊狀其害昏椓狀其
入回遹是狀其心術總是醜詆此一流人訌訓潰如
癰之內壞也昏椓昏之所指因衆椓則專指閹官言
蓋椓刑也喪也奄寺咸被宮刑之人是椓喪其身體

者漢史所謂刀鋸刑餘之人也潰潰回遹總承上二句來斯人而使之靖夷我邦我邦其可得而靖乎其可得而夷乎看此句見亂非降自天之意

指南罪罟卽指蟊賊昏椓而言而此蟊賊昏椓皆潰亂邪僻之人也潰潰言其亂常回遹言其反正總上二句來說昏亂椓喪相習爲奸而曰實靖夷我邦可見亂非自天之所降也

按昏椓是一人當從上玉說正解謂椓是奄人繼於鄭說潰潰回遹亦只是一人潰亂者必邪僻也　究之蟊賊昏椓潰亂回遹是一套話難於分



講人致此亂者何由哉天降罪罟之災使斯民盡流亡者蓋以蟊賊之人內潰其心腹昏椓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爲潰亂邪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而豈天之無故降災也

**皋皋訿訿**句**曾不知其玷**句玷韻**兢兢業業**句**孔塡不寧**句寧韻**我位孔貶**句貶韻

賦也皋皋頑慢之意訿訿務爲謗毀也玷缺也塡久也

毛傳皋皋頑不知道也訿訿窳不供事也　貶隊也

鄭箋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　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大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孔疏釋訓云皋皋琄琄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也釋訓又云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是訿訿爲窳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窳嬾也草木皆自竪立唯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嬾人常卧室故字從宂音坻

按鄭以玷爲大道之缺不切以兢業爲天下之人以位爲王位意不聯



言小人在位所爲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顚倒錯亂之甚如此

慶源輔氏曰此又言王之舉錯顚倒錯謬用者不賢而賢者不用夫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以必用夫小人者蓋以其心實不知其惡耳然亦皋皋訿訿者善於毀人以自蓋故也立亂人之朝而獨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爲人所擠排也

說約按下三句正與上反然非詩人自謂不必泥我

字第二句叶

正解此章言亂臣不知而賢臣不用亦推言致亂之由也皋皋訓頑慢朱公遷謂頑不知道慢不供職言其行之不修也此卽是玷處而王乃使之靖夷我邦曾不知其玷也有狎於其迹之可玩習於其言之順旨意兢業自其修職上見我指兢業人言非詩人自我也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所謂舊也王乃不用其舊而我位孔貶矣小人親則君子疏勢不兩容也　舉訿之人竊據君權慢不以國家爲事者與兢兢業業絕不同道而王不知而用之故曰顚倒錯亂之甚如



此也

講且此小人在位皋皋然頑不知道緩不供職訿訿然又善於毁人以自蓋王曾不知其玷缺而用之至於兢兢業業甚久不寧而無往不敬愼者我位乃甚貶黜與枉錯直不亦禍亂之由也哉

如彼歲旱句草不潰茂句如彼棲苴苴韻句我相此邦句無不潰止止韻句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毛傳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

鄭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

孔疏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爲遂苴是草之枯槁逐流水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爲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

按毛訓潰爲遂本通鄭改爲彙多事

慶源輔氏曰以旱草喩其國之無生意終必潰亂而已



華谷嚴氏曰谷風有光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横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爲潰怒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皆一理也

疏義此章兩設譬喩而言國家憔悴壞亂如此以終首章之意

說約按詩通云不潰茂以陸草言棲苴以水草言也

此章兩如彼對三句截集傳大全苴俱七如反此字無叶然按字彙苴字七音無云七如者惟鋤加切

音茶爲水中浮草則此或七加反而傳者訛之也又
再呂切音沮爲履中草則疑可耤與止叶　纂序按
字彙又莊加切音楂又上聲音鮓土苴也則亦可耤
叶止也
正解此章極言國之憔悴而決其危亂也蓋小人之
禍及於國者如此如彼三句方山泛就國說而台云
歲旱三句形容民之憔悴如彼歲旱草不潰茂言虐
政所及斯民之生意已泯也如彼棲苴言恩澤不加
斯民之枯槁已甚也此皆任用小人之所致也兩如
彼對看是將二事形容國家之憔悴先提起正意方



是賦蓋爲蟊賊昏椓傷其根本殘其枝葉故蕭索如
此民爲邦本而民不聊生邦安得不潰
按時講以兩如彼爲兩喻子謂不然歲旱草不潰茂
而至於枯槁如彼棲苴也國之潰亂憔悴似之　止
語辭
講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憔悴而國脈日蹙無有
生意如彼歲旱之時草皆枯槁不能遂茂如彼棲苴
之木而不濡其澤焉斯民之無生意如此則國勢可
知矣我相此邦必至於潰亂而不可救也此非任用
小人之致哉

**維昔之富**韻**不如時**句時韻**維今之疚**韻**不如茲**句茲韻**彼疏斯粺**句粺韻**胡不自替**句替韻**職兄斯引**句引韻
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也粺則精矣替廢也兄悅同引
長也
毛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　今則病賢也　彼
宜食疏今反食精粺替廢兄茲也引長也
鄭箋富福也時今時也　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
　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
昏椓之黨反食精粺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
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爲亂之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



十粺九鑿八侍御七
孔疏言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
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
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爲糲米三升以下則米
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言
此明糲麤於粺故爲疏也
按舊說上二句欠明以兄爲況訓茲字義不合
朱子曰粟米之法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糲米一斛
治而成粺則九斗矣鑿音作
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

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慶源輔氏曰愴怳謂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疏義二章三章刺王任用小人此章則刺小人知進而不知退如此

說約按此下三章俱四句截彼疏斯粺斯卽此也以相形爲義叉彼者外之此者內之勝劣亦辨也故正接云胡不自替引疏義大全並云叶韻未詳舜詩世學叶以許切與替爲韻



刷墨首四句承上我相此邦說胡不自替從王不知其玷轉一語

詩說一自字最有味見王已不知其玷則必無替之者此只可望其自替耳蓋恨極無聊之想

正解以昔殷富對今饑饉言以今饑饉對今死亡言所以致此者由小人之用事耳米之𥻘者爲疏以比小人之道潰亂邪僻也米之精者爲粺以比君子之道純粹精實也胡不自替是因其恃寵而惡之之辭王固不知其玷矣此時欲望王罷斥之不能君子我位孔貶矣此時欲望君子斥逐之亦不能只得以自分引避之情委曲望之小人眞是一片癡心一片苦心也注中此故字指小人不避君子言

按昔指先王盛時言今指後世言茲指目前言故有今與茲之分彼字與斯字對皆實字予意望王自改朱傳謂小人自替必無之事

講由是國亂而思之維昔先王之時天下殷富不似今之困窮也維今時困窮之病又不似茲之太甚也凡此皆小人爲之也夫小人之於君子如彼爲疏此爲粺精粗有別矣何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爲此憂至於愴怳引長不能自已耶



**池之竭矣**句**不云自頻**句頻韻**泉之竭矣**句**不云自中**句中韻**溥斯害矣**句**職兄斯弘**句弘韻**不烖我躬**句躬韻

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

毛傳頻厓也　泉水從中以益者也

鄭箋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　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爲亂之事是不烖王之身乎責王也烖謂基

誅伐
按鄭添出賢臣賢妃穿鑿可笑又以職兄爲主大以
裁爲王文義不順
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
竭由内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
爲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日益弘
大而憂之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
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何朱子曰作比爲是
六帖引是長說弘是闊說
說約按集傳中叶頻躬叶弘然愚意頻叶弘中叶躬



照前篇隔句爲韻例亦得　纂序按麟士說是頻中
弘躬皆讀如字然頻叶弘則頻之音疑近彭即可通
章一韻又不必隔句例矣
詩逆不云自三字口氣極要體認正見人昧於亂所
由起所以亂愈甚耳不可僅僅說得池竭自頻泉竭
自中
集解按上章職況斯引言其憂之長此章職況斯引
言其憂之大蓋爲宗社慮非爲身家計也
指南五句分上是禍源不塞而害流於人下是憂心
不置而恐及乎已池之竭矣四句是賦體須先提正

意在上方不似比用小人者禍亂之本也上言胡不
自替責小人不知退也此言不云自頻自中咎幽王
也不窮亂本使小人用事至於饑饉流亡而居圉卒
荒其爲害誠廣也弘大也謂憂之甚也上章言憂不
已此言憂益甚小人致亂而乃相爲容隱之則君子
必將蒙禍矣故曰是豈不裁及我躬哉
正解須云用小人者禍亂之本而不云然猶池之渴
由外之不入今不云外之不入而徒咎其池之不足
泉之竭由内之不出今不云内之不出而徒咎其泉
之不盈是不窮乎亂本也上不替是小人不自替此



不云小人誤國其罪可正其惡可鋤惟不以爲階亂
此中便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溥斯害矣憂之弘由
害之溥來不裁我躬蓋不云自小人而必歸罪君子
我位孔貶猶其輕耳正歎其害之溥意
按講中有以害斯溥即指害君子說意在與下我躬
相縮而說得害反小了當泛說
講夫以小人之不替而致君子之甚病則禍亂之起
有自來矣而今之說者乃曰池之竭矣不由自外之
不入泉之竭矣不由自中之不出是蓋以禍亂爲適
然之數而不以小人爲致禍之原此小人無所畏忌

得以滋其罔極之奸而肆其廣博之害矣我也感念之閒專爲此故此心至於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今世之亂如此是豈不哉及我躬也乎蓋未有天下皆亂而吾身獨存者雖欲免於憂不可得矣

昔先王受命句有如召公句日辟國百里里韻今也日蹙國百里句里韻於乎哀哉句維今之人句不尚有舊句舊韻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

毛傳辟開蹙促也

鄭箋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　哀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

孔疏言曰辟日蹙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閒便有百里之效於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閒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蹙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慶源輔氏曰此則明言先王用得其人而與今日用非其人而亂任用一乖而效驗大異因歎今世雖亂而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乎

華容嚴氏曰此章思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

曹氏曰當是時禍亂雖已窮極然去宣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無尚存者乎

定宇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拳拳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禍哉

六帖辟國百里以化言　說箇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可也末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末句較淡矣　末句不尚有舊弟言有之不用意亦自在言外

凡古人之文辭義逐句圓滿原無虧欠不待後人注脚此自諸經皆然然諸經意盡於辭至於讀詩全要領其不言之旨如孟子說詩之法切中肯綮迪岐所謂尤長於詩書非妄言也若一切黏皮帶骨全非詩理不了此義未可與讀傳注也

說約按此章以里里舊爲韻
衍義四句分上卽古之盛以傷今之衰下啓王以用舊也此正言王任用小人以致侵削之事先王注以爲文武其言召公闢國之事但舉其所以事文王者蓋文王受命固本乎是至於武王亦承受乎是而已非復有所謂受也辟國主化言化自北而南則江漢首被而服從之國益衆化自近而遠則虞芮質成而來歸之國愈多所謂日辟國百里也於驪山見四夷之侵於緜葛見諸侯之叛此所謂蹙國也今昔之治亂皆用人之得失使然故下文又歎之以啓其用舊



諸家多云辟國直就開拓說不以化言故前輩文云先文王以一封之土崛起爲方伯而汝墳江漢相率稱藩者四十餘國先武王以西域之侯崛起爲天子而東西南北至於畢附者八百諸侯是豈偶然哉蓋其朝無蠹賊昏椓之人則百姓胥安而野無飢饉流亡之民則封疆自拓理有固然者矣此說亦可從按文武之用不止召公蓋以其功高望重者言之耳周公親也不在臣列　日者日日也極言辟蹙之相反
講撫今追昔感念繫之昔我文武受命時有如召公

衍行而化日闢國百里之遠今也內侵外叛乃日蹙國百里之遠於乎哀哉維今之人雖當世亂豈不尙有舊德之臣如昔召公者乎而吾能無望於王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此齋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繫於豳雅之終繫於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



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小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孔疏召旻詩者周卿士凡國之伯所作以刺幽王大壞也又解名篇之義是閔傷當時天下無如文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臣深可痛傷故以召旻名篇其敘大壞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云旻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旻之字而其文不次倚錯綜以名篇故敘特解經文旻天自由天之

閔下以旻爲天名此敘轉爲閔箋訓爲病則與旻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意作者指言旻天爲此故也先王佐命之臣能開闢土地者蓋多矣而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朱子曰凡伯見上旻天以下不成文理

正解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於用奸末追思隆古而冀其任賢總是刺王不用舊而用小人以致蹙國主意伏在篇末兩句前言兢兢業業正暗指可用之舊人說析言之首章極言禍亂之意二章言致亂由於小人三章告王用舍之謬四章傷世亂之



極五章言小人妨賢而已深憂六章言王不知禍原而已深憂七章感今思古而歎王不用舊也　上篇是刺王寵褒姒故末望其君以無忝皇祖此詩是刺王任小人故末望其臣以有如召公昔亂極思治之意也

集解上篇言內惑於寵妾此詩言外蠱於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主意全伏在篇末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詳說卷八十三終

# 詩經詳說卷八十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爲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



安成劉氏曰康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　雅頌無諸國別元以十篇爲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爲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爲四之四商頌五篇爲四之五通爲五卷

周頌譜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　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　命降於社之謂殽地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降於山川之謂

興作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　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　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孔疏言致太平德洽即成功之事據天下言之爲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爲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即是頌聲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爲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王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爲太平德洽也　頌聲乃人志所爲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爲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



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爲復錄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爲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仍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　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此解名之爲頌之意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　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與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在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歌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爲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

頌子孫也　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俱太平則所頌之詩係於祖父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全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駉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



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　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爲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爲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爲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　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下歆以報神所以爲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　按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爲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

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爲報功也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爲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



作也主爲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故頌敘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雝武酌賚之等爲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

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望祭
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
頌爲四始之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非
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圜丘之天神方澤之地
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
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圜丘方
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
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
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也

說通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疏曰此特解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於是商頌
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
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
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止齋陳氏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
周別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

新安胡氏曰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
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

詩記魏仲初曰周頌簡正魯頌誇張商頌倣古其體
制亦自有辨



正解按頌之義合先世功德歌而咏之以達於神使
後世子孫愛而慕之故其詩中每有追叙先烈啓發
後人意然其辭直而不激質而不浮敘事而不比興
乃王者之言又以爲宗廟之事也然周頌之辭近於
正而婉魯頌之事近於誇而浮商頌之辭近於簡潔
而明肅其所以存魯與商者何耶曰魯爲夫子之宗
國商爲夫子之先王其所以存之者亦爲臣子之心
也

##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
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於穆清廟**句**肅雝顯相**句**濟濟多士**句**秉文之德**句**對越在天**句**駿奔走在廟**句**不顯不承**句**無射於人斯**句無韻

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
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
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

毛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　執文德之
人也　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
矣

鄭箋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

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　對
配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
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在生存　駿大也諸侯與
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
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
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
孔疏毛以爲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祭之禮
儀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
助祭也其祭之時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
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



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
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
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絕則文王
之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
之德爲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由人樂之不厭故
皆奔走承之　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之字故爲歎
辭穆美釋詁文書傳云穆者敬之言穆爲敬之美也
樂記引詩云肅雝和鳴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
與和何事而不行是肅爲敬雍爲和也釋詁云相助
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　知顯相是諸侯者序

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經當有諸侯之事而下
文別言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
侯言相明多士亦爲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
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
爲諸侯者義得兩通也　釋詁云配合會對也是對
爲配之義越於釋詁文濟濟之衆士謂朝廷之臣也
執行文王之德謂被文王之化執而行之不使失墜
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事故
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
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



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序言朝諸
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
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爲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
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則外臣疏
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　駿大釋詁文
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
爲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總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
云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
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爲大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
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

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尤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爲義此言奔走在廟主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天故以爲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爲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卽是不見厭於人與傳同也

三山李氏曰事神之道尙潔故曰清廟

東萊呂氏曰士虞禮祝辭曰孝子某顯相夙興然則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

華谷嚴氏曰稱助祭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

此周公旣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旣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曹氏曰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予齊百工伻從王於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



率諸侯以從之耳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踐天子位者皆漢儒之妄也

東萊呂氏曰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是也　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而可見矣

臨川王氏曰肅雝秉德故能對越文王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　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士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

華谷嚴氏曰對越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乎在上也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趨事也

新安胡氏曰此詩唯一句說廟後皆從與祭者身上說詩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隱然見於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奔走而敬恭嚴事者無厭斁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歿世自有不能忘者矣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卽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

則詩人之意得矣讀此詩想當時聞其歌者眞若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何待多著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

豐城朱氏曰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今助我以祭文王者尊而爲公侯則肅雝顯相肅雝卽文德之謂也卑而爲多士則秉文之德文德卽肅雝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卽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卽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說約按古義亦本魯詩世學未知是否至此章雖無韻然當兩句一連平平並敘猶無疑也　纂序按麟士說則時講以顯相一句下與多士二句對者非是副墨淸廟一句提起凡所以要神靈奉神主幷主祭者一段精神俱含蘊於此肅雝秉德一意互言秉德卽秉文王肅雝之德也

存旨肅雝五句已含有入人深意駿奔正是對越處文平意串

詩說人字說得廣不黏顯相多士

衍義此詩周公作於攝政之七年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之也於穆句輕但廟內要點文之神凝於斯文之主在於斯而顯相多士皆與焉意方山云顯相多士俱是諸侯但尊卑微異耳對越駿奔俱主心上看駿注訓大而疾也大是從容而寬大疾是敏捷而不遲也此二句是一時事非旣事其神又事其主也德之昭明不昧曰顯人之恭敬奉持曰承此句總承上意無射字又黏著顯承來可見盛德至善沒世不能忘處人字泛指天下之人說而奉祭者在其中周公之意是舉廟中以見天下也　在天以神言對越有景仰服事如將見之之意此心對著文王心無他念



念無他適也在廟以主言駿奔有周旋趨蹌如將弗及之意人主生而奔走天下猶易沒而奔走天下實難今駿奔走而在廟則文德感人更爲可想　疏義曰廟有門堂寢室牆宇四圍其深遠淸靜可知正解肅雍秉德雖就祭時見之亦不專指相祀一節就平素身有其德言

聽月對越駿奔總上五句來乃見文德之顯承無射耳惟顯且承若是人心又安得有厭射蓋不顯不承之辭急而反無射之辭緩而順總見文王雖逝而文德之在人心者雖當沒世之後又淪肌浹髓而不能

忘卽廟中如此而天下可知也豈不足以慰文王之靈　楊惟節曰於穆句不可依舊說輕看葢廟貌維新禮樂肇建恍然見文王穆穆之神凝聚於斯何等深遠而清靜將凡在廟者亦皆愀然得以復見文王矣豈可輕看顯相是尊而主薦獻者多士是卑而奉職事者此皆諸侯來朝於新邑者因相祀文王也對越只於駿奔中見總是心之和敬爲之不可分身心看斯字不可忽過乃咏歎之辭

按肅雝用在顯相上秉文德用在多士下是倒轉文法總見得顯相有肅雝之德而多士能秉文之德也



時講秉文德亦指肅雝可用顯相是諸侯多士是卿大夫以下　或謂俱是諸侯覺混對越二句兼顯相多士言顯承俱以文王言見文王之德甚顯而爲人所承奉也從上文見出顯承而無射又推廣說以足顯承之意　駿訓大而疾孔疏云以其俱來故訓駿爲大時講從容寬大與疾字不順只作多而疾爲妥

講有廟之假固所以思孝亦所以觀德也今日淸廟之祭不可以觀文王之德之盛乎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者也當夫祀禮方行羣侯畢集尊而助祭者有顯相也則肅肅雝雝而緝和之德皆文王和敬之德矣卑而與祭者有濟濟多士也則文德是秉而多士之德皆文王和敬之德矣文王之神在天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於天而以心之和敬者對越之若與在天者相感孚也文王之主在廟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於廟而以此心之和敬者駿奔之若與在廟者相左右也夫合在廟之人皆體文王之德以奉文王之祭如此則是文王之德不但顯於昔而亦顯於今視夫西土怙冒之日猶故也豈不顯乎不惟承於前而亦承於後視夫左右奉璋之時猶故也豈不承乎吾知文王未沒天下之耳濡目染者惟文德也因淪洽漸漬於其中而不自知文王既沒天下之夢想謳思者亦惟文德也又聯屬維繫於其中而不自解信乎德之至盛有以克當人心而無有厭斁於人也不然顯相奚爲而肅雝多士奚爲而秉德而對越駿奔又何以若是其誠哉此文王之德所以爲盛也周人世祀而登歌之宜哉

淸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淸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

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定宇陳氏曰雝雝肅肅乃文王盛德光輝形於外者今助祭者有肅雝之德執事者秉文王之德足以配對文王則是文王盛德之容宛然如在目中矣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斯言殆非虛也
朱子曰一唱三歎者一人唱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



歌之類
安成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統於尊也　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舜之韶樂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唯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歟
廬陵羅氏曰朱弦練煮漚熟絲也
小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鄭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孔疏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周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



祭法注云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孝經注云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立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如此二注象先祖身之形貌者以廟類生人之室祭則想見其容故彼注通言其意耳作廟者爲室不爲形必不得象先祖之而貌矣知成洛邑攝五年時者書序云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營之矣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洛邑亦五年成之也言此者以成洛邑在五年則朝諸侯在六年明此朝

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爲一事也

釋文廟本又作庿古今字也苗美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雒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尅火故改爲各旁隹朝直遙反

東萊呂氏曰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而作此詩在於七年也

正解此詩見洛邑既成新率諸侯以祭的意思以文德無射於人爲主文德不可見而觀德之在人心者便可見文德首句提起肅雝五句是言奉祭者皆憾文王之德下是即上意而歎文德之盛也全要驗盛德之在人心不重人心之誠上　周公作此樂歌蓋以文王收拾天下之人心是與廟中以見天下總無有射於文德也故上云濟濟多士而下總之曰人人字該天下而言也

集解說通此頌辭重祭者不重祭之者　副墨全詩神意只注到文德無射上見今日之祭非以濟濟多士祀文王而以文王祀文王也肅雝奔走等處俱宜輕遞過

按詩重文王之德無射于人固是然作者之意是即



祭之者以形所祭者若直說文王之德無射于人有何義味要順文逐句有實義而輕重自見爲是　以文王祀文王語欠雅馴　序云洛邑之廟似亦臆度然朱子因之無容異議

維天之命句於穆不已句於乎不顯句文王之德之純句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

毛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純大也

鄭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純亦不已也　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

孔疏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歎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嘉周世之禮也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爲之故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

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

天之敎命卽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不已爲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爲大當爲德之純美無玷闕而行之不止息也



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閒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閒斷先後

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　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人爲之如使可爲須是有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　不已則無閒天之道也純則不二文王之德也文王其猶天歟

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爲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子思又發明之如此其旨深矣

西山眞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僞雜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旣誠自然能不已



六帖穆卽是說不已者之深遠顯卽是說不雜者之顯著如晝夜寒暑循環無端於穆不已乎如金之在鎔如日之中天顯哉純乎

集解按於穆不已不顯與純俱相足之辭非兩層六帖最佳

衍義此節擧天道聖德而並言之此便是贊文王之德之盛非是以天頌文亦非是以文擬天也於穆對不顯輕看只是贊辭不已與純乃天道盛德之實當重看穆是機緘不測不已是循環無窮不顯是光輝宣著純是渾然不雜不已正是於穆使或已焉則有

端倪可見而非穆矣純正是不顯使有私欲雜焉則非顯矣

正解講法須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未有能全體之者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無二無雜無閒斷先後一天命之不已焉然則文王其天乎一直說下

講我文王之神在天則嘗觀於天而得我文王也維天之道於哉深遠而歎運無窮於乎豈不顯哉文王之德之純一不雜盡兩無閒然也已

**假以溢我**句 **我其收之**句 **駿惠我文王**句 **曾孫篤之**句

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



毛傳假嘉溢愼收聚也　成王能厚行之也

鄭箋溢盈溢之言也　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孔疏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遍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曾猶重也孫之子爲曾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曾孫已下皆得稱孫

按毛鄭以制禮言非詩旨

東萊呂氏曰毛氏謂能厚行之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

安成劉氏曰後王主祭者皆得稱曾孫

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華谷嚴氏曰我既以大惠文王自勉繼自今爲子孫者當世世篤厚之勿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六帖德厚者福澤長故遺休及於子孫辨仲常曰大順篤厚中有變通廓大意但總歸於一道不失爲順且厚耳

副墨收者承受之謂不肖子孫其祖宗在天豈無啓佑之意而自作不典則無以爲承受之地曰我其收之則祖宗之靈慰矣　駿惠篤字皆根純字來純固愈推愈順彌遠彌厚者也

衍義我其收之連下句看言文王有所恤於己則己當體文之德曾孫篤之句言文王有所恤於曾孫則曾孫亦當體文之德也假以溢我不專就祭時言凡

平日所以眷念而啓發輔翼者皆是收是不欲退佚墜壞意大順是體文王之道無一毫拂戾意道凡本身心而達之家國天下皆是篤厚只是大順者愈大順之而不忘也　注兩當字見責之不容已

正解此節蓋其裕後嗣於無窮也假以溢我從已之欲入德而未能來亦止爲德盛者澤必長故深望其恤耳不作疑辭看　文王之道本之身心而達之家國天下皆純德之見諸行事者不安於小成而必欲充拓開廣之故曰大不敢作聰明而必欲持循據守之故曰順



指南大順是無一毫扞格意

按駿惠二字串說惠字實駿字虛不作兩平看　通爲一章故此節不言賦也

講夫文王之德之盛如此正我後人之所當嗣守而不替者也不知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而啓發我之思輔翼我之行乎幸而見恤於神靈也我當心領神會以受之而大順文王之道凡所以修己治人者務遵行之而不悖焉然豈惟我所當順哉繼我爲曾孫者又當篤厚之而順此道於不忘也如是則文王之道將傳於世世與天道相爲無窮矣不有以慰文王在天之靈乎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爲一也後四句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又望於後人之辭也

定宇陳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窮下被及子孫之無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逆篤厚之而不忘也



小序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鄭箋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大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孔疏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大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

終此事而身已崩是其心有遺恨今旣天下大平成
就文王之志故承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
復懷恨故也
朱子曰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按序云告太平本潬而鄭謂將制禮作樂以告文王
又必以爲六年制作五年先告俱未確
正解此詩首節贊文德之盛下是欲永其道之傳也
只重贊文德上以純字作骨駿惠字雋字俱根純字
來文王之德上合體於於穆下衍慶於子孫語意一
貫文德之純惟同天道之不已則其所以示法於後



人者又何有或已處故後人必順之厚之方能以此
心之不已而合文王純德之不已也惟文心同天故
與天合德必後王同文方可與文合德　首節言德
下節言道者自文王得之心而言則曰德自後人所
當繼述而言則曰道道卽德之見於事者如謨訓功
烈禮樂文章是也　此詩在鎬之祭與洛邑之祭不
同

維清緝熙句文王之典句肇禋句迄用有成句維周之禎
句
賦也清淸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

毛傳典法也　肇始禋祀也　迄至禎祥也
按鄭說異以典爲文王征伐之法禋爲文王祭天今
不用
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淸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
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闕
文焉
華谷嚴氏曰淸則潔靜而不雜緝則悠久而不已熙
則廣大而光明而以典言之者蓋其德寓於法也文
王有典以貽後人故自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
王之典爲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



曹氏曰文王之法實啓有周之禎也
慶源輔氏曰典謂法度典章所謂祀典蓋亦在其中
故下文便說肇禋周之祀與自文王始之至周公而
成之文王之典實維周之禎祥者可知矣不以符瑞
爲祥而以典法爲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效此
其爲禎祥也大矣
說約按肇禋只舉其時大全雜入祀典非是注自字
本明始祀謂武王有天下始祀文以王禮之時至今
內包成王意在禎者吉之先見者也以已然信將然
故云首二句無韻一截下三句禋成禎爲韻一截

此篇既稍有韻而前二篇無韻者恐亦是後人不解推不去耳然如魯詩世學之於清廟者旣字爲叶而又以爲非自然亦終不足信者也維天之命六帖以韻次矣而說亦未詳故不混載

合訂前二章言德此言典典卽德所寓必清明而緝熙者以文德本緝熙敬止也

衍義文王之神在天而文王之心在法法久則易湮所以貴清明法久則易忘所以貴緝熙正緣文王之德原緝熙敬其所重爲典者後人亦當緝熙而常清之也典正與法異蓋法隨世而數易典垂世而不刊故不曰文之法而曰文之典肇禋自武王創業時言迄字中含成王守成意用訓用典也兼變通遵守二意此蓋卽典爲禎也末要緻出法典意使不淸明而緝熙之是自棄其禎也可乎哉　此章首句文平而意串典就紀綱法度之安天下而言有成謂治功成也兼創業守成說禎字根有成來

正解禎字卽在有成上見不必以鳳麟河洛等形容指南二句分上言今日當法乎文典下推其爲一代之祥正見其當法也淸明謂經畫宣布而使之大著於天下也緝熙只是淸明者無時不然而使之常著



於天下也文王之典如禮樂刑政紀綱法度之屬皆是要自精神心術之蘊而發之者也始祀作武王始祀文王以王禮之時說有成者治功成也太平有象便有禎卽在有成上見

按清緝熙或謂三字三意或緝熙二字連與淸爲一意然作淸而常淸一意覺融肇禋以其時言非言祀事　朱傳略去用字似是虛字而時講皆實講用字其說亦通

講有一代興必有一代之典惟我嗣王所當清而明之使之昭著而不昧而又緝續之使之常熙明而不已者乃文王之典也蓋經畫本於一心損益監於二代勒成一代之典皆所以闡文德之精而備王道之大者也故自始祀文王之時以至於今其開開國承家者用是典而成永淸之業繼體守成者用是典而成永淸之休莫不有成績之可紀焉則是典也所以兆一代文明之祥致萬世太平之盛者在是矣不爲周之禎祥乎夫以文王之典而爲周之禎如此信乎後人所當淸明而緝熙之也

維清一章五句

小序維清奏象舞也

鄭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孔疏此詩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以象武爲名故解其名此之意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伐之事而爲之舞故謂之象舞也　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雅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于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爲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之成二十九年魯爲季札舞之明其有用明矣按彼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言天下



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箾舞者所執南籥以籥舞也其言箾爲所執未審何器以箾爲舞曲不知所出要知箾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爲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但序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則俱是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爲象明大武之樂亦爲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籥管以次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幷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



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朱子曰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按象武之說孔疏已有疑辭朱傳但云祭文王之詩則其不可從也明矣
正解此詩重贊文典上首二句言聖典之當法下贊其爲致治之祥正見其所當法也
集解首二句只說文典當法如此非勸後王法文也下三句亦只言文典所以當法而法之意在言表

烈文辟公句錫玆祉福句惠我無疆句子孫保之句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

毛傳烈光也
鄭箋惠愛也
按毛以爲文王錫辟公以祉福鄭以爲天錫文王武王以祉福朱傳以爲辟公錫王文義甚順　鄭孔分辟公爲二辟爲卿士公爲諸侯朱妥故朱傳止云諸侯
新安王氏曰爲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
聽月烈光也文是文彩辟公諸侯也烈文字輕烈正贊其文如云其文炳也之義
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華谷嚴氏曰助祭諸侯錫我以此福矣豈徒曰前遂近計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也
疏義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酬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歟
說約烈文當連其在此時讀蓋疑辭也
詩說祉福乃神錫而云辟公者助而獲福猶其錫也
集解按祉福即在助祭上見天子以天下爲府萬國



諸侯來助灌將是亦福也以是祉福而衍之即無疆保之之事
衍義此節歸諸侯以錫福之大功烈文句輕祉福三句一順說下祉福就王者一身言辟公竭對越之誠以格祖考祖考以辟公之故而福一人是今日之祉福皆辟公之所錫也撫成業而致盛治方是王者之福非徒以富貴言下二句是衍此祉福於無窮也祉福享之長久便是無疆而子孫保之即保此無疆之福語意相連不斷此節正所謂戎功也
正解惟我辟公盛德素享於神明侯度益欽於格廟其顒顒卬卬而光輝之發越者是其烈也其蹌蹌濟濟而度數之不愆者是其文也以此而承吾大糦則馨香感而嘉貺隨集矣凡其如幾而如式時萬而時億者孰非辟公之錫也
按烈文或串說或平說據孔疏云有光明文章當以光明即文章之光明串說爲是錫我惠我一氣說下講宗廟之祭辟公相之者也今日行祀先之禮固獲祀先之福矣然豈我之所自致哉蓋由烈文辟公竭誠以助祭如神之格思而錫此祉福之大也是福雖錫於先王而所以致之者則辟公助祭之功居多矣

然非惟惠我一身已也且惠我以無疆之福使我之
子孫永保此祉福於不替而萬年如一日焉

**無封靡于爾邦**句**維王其崇之**句**念茲戎功**句**繼序其皇之**句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
尊尚也戎大皇大也

毛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

鄭箋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於汝國謂侯治國無罪
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
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



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

按毛以封爲大鄭以皇爲君字義不切

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
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臨川王氏曰戒其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爲王
之所崇也

豐城朱氏曰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
所以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
而有錫福之功王者報功而有以及其後嗣此所以
爲忠厚之至也

六帖張叔翹曰繼序皇之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
錫福報功俱以及子孫爲極故自其極處言之

說約無封二句起下戎功當言其已然非戒辭也注
又念字本明又詩說云此詩朱子於前二節只以言
字起之至末節則云又言又之一字是報功之時又
戒勉之也尤明大全此節內即入戒意非是

衍義此節示以報功之意首二句從今日助祭想到
平日恪共職守歷歷可嘉只此無封靡已當崇慶況
有大於此者乎只引起助祭錫福之功所當報耳取
之有制能遵我周九賦之法是謂無封用之有節弗



違我周九式之規是謂無靡無封無靡本前王之訓
也今汝能之則未入廟時固已有對越前王之心矣
崇之是尊禮褒賞之意皇之只是繼諸侯之緒與國
同休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不就加地進律說報
功以及子孫爲極故特推極而言　上二句因其戒
之謹而當尊其身下二句是念其功之大而益昌其
後

正解報功以及子孫爲極故特推極而言或謂爾使
我子孫保之故我亦使爾繼序皇之則淺陋甚矣

指南戎功正是首節錫福之功序者以祖位傳之皇

者纘緒無窮統緒相傳國勢益盛雖以世而繼世實以賢而象賢上焉王朝之光寵日隆下焉人心之固結日厚非繼序之益大乎

講夫辟公有錫福之功如此我將何以報之乎念爾平日之在邦也取民有制無封以專利費出有經無靡以傷財惟王因當隆殊常之禮以尊崇汝矣又念汝今日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崇及爾身未足以爲報也必使汝之子孫繼汝之序而益大之所以嗣爾爵而保爾祿者將與吾之子孫相爲盤長可也如是則所以惠我無疆者庶乎其少酬矣



無競惟人句四方其訓之句不顯維德句百辟其刑之句於乎前王不忘句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鄭箋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頌之不忘

按毛專言武王鄭兼文武說是然無競不顯俱以諸侯爲說未是

黃氏曰此成王戒飭諸侯不盡之意

說約按莫強莫顯似贊辭四方訓正莫強百辟刑正莫顯與抑異也前王卽廟中所見不忘前王卽廟中之人就現前喚醒極佳　纂序按無競四句雖若槩以成語引起卽已直指前王矣故下緊接不忘亦倒拔文意也歎前王竟住亦若自勉者而勉辟公在言外意味深長時講必欲找足則覺蠛矣



衍義此節上四句言道德之強顯下以先王之感人者驗之此與抑詩不同彼重在道德感人此重在無競不顯不作效驗說無競以勢力形之四方訓正見其強不顯以爵位形之百辟刑止見其顯道卽日用彝倫之不可缺者故泛言四方德爲臨民御眾之所當盡者故專言百辟不忘正道德之能維繫人心處但訓行在當時不忘在後日語亦有辨當奉祭廟庭時就將人心思慕前王來點醒他使其惕然有感動意而勸勉之意自藹然言外　前王包文武在內勿用出不忘是思慕追念之意卽訓刑之人不忘也注

用此道猶云職此之故耳兼盡道修德而言

正解我功固所當報而道德則所以保我功者又何可以不修著於乎二字一番咏歎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緣故有不容不盡道不修德者矣　分言之則人與德異合言之只是一箇德故總注只云先王之德

按上四句虛說末句以前王實之只一意　無競維人猶云無有强似這人的下句可見人之强不顯維德猶云無有顯似這德的下句可見德之顯　時講謂人盡人道避下德字耳其實人卽是有德之人非平對



講然我之意又不止此也人固有恃勢力以爲强者矣豈知莫强者其人乎能盡人道而衆善咸備則大道有以立四方之極四方雖遠皆以之爲訓矣何强如之人固有假爵位以爲顯者矣豈知莫顯者其德乎能備君德而衆理畢具則盛德有以勒百辟之準百辟雖衆皆於我乎刑儀矣何顯如之夫道德之能感人如此觀諸前王可驗矣於乎我前王也沒世雖云久矣而今之天下猶訓之刑之而不忘豈有他哉亦以前王道之强德之顯故耳汝辟公能於道德加勉焉則不惟當時之訓刑無斁而且後世之思慕無窮所謂崇之息之者可垂於不替矣可不勉哉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安成劉氏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三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隔互叶韻也

小序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鄭箋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

孔疏烈文詩者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卽此爲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



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爲成王卽政但此篇勑戒諸侯用賞罰以爲己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　祭祖者則徧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總辭可以兼諸廟也

朱子曰詩中未見卽政之意

按卽位而諸侯助祭與詩無據故朱傳不用

正解此詩重報功上首節歸功於諸侯下皆示以報功之意或將戒勉修德另做一項不知愛之以德正

所以不忘其功處古人相報之厚其美不忘規類如此

指南前二節歸其有助祭之功而示以報功之意末節則致戒飭勸勉之意也

天作高山句大王荒之句荒韻彼作矣句文王康之句康韻彼徂矣岐句矣逆徂有夷之行句行韻子孫保之句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

毛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　夷易也



鄭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於荊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孔疏作者造立之言故爲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爲大也　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佼易之德故也

按舊說荒訓大不如訓治之明　鄭以爲萬民築作不如承上作字轉下爲順鄭以有夷之行爲君有佼易之德太鑿

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太王旣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蔡氏曰遷岐之役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又曰天作似以岐可興周而天故使太王之遷岐也然其一篇則在於太王之荒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於天也

段氏曰劉氏云其始作之固自乎天其終保之亦繫乎人

華谷嚴氏曰作者造立之言也遷岐非得已而周以



岐興詩人以爲是非人所能爲故言此岐山天實爲之也又曰太王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功告神明之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矣

慶源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大禹但能奠之耳故曰天作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大王治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太王與天同功也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旣已甚艱勤矣則子孫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忘也

通解按徂字朱文作徂集傳作岨殆如大學親當作

新其實解作岨但不敢擅改經文耳此正朱子所謂
漢儒釋經不得已之凡例也
六帖曰荒曰康字法佳此創守之異　天作作字與
作邦作字同
說約按集傳行與荒康爲韻逼解云六句截是六帖
云末句獨韻收
詩說保之者王業艱難根本之地不可或忘非謂其
止保此一隅也
集解按保之云者見必如文王之康始無負大王之
荒大段亦重在創業之艱戒意不甚重



衍義高山而曰天作是天有意作之以俟太王者荒
之不但作屛修平須兼居民授田看康之以治岐之
政言如惠鮮懷保輯寍修和之類要入培植岐山之
命脈意彼徂二句總承太王文王來御重大王上保
字亦重在大王之業須說祖宗創業艱難子孫當世
守意然亦是修德行政以保之不是泛泛去保也
荒字康字保字俱指岐山言　彼徂矣二句非但言
道此有人物盛而都會開意　倣弦云履豐鎬之洪
圖則追念岐陽之啓闢撫蕩平之大業則繹思草昧
之經綸此正所謂保之也

正解此章上六句言大王基業之功下則望後人之
世守也彼作句亦不可輕形勝造於天故云天作草
昧闢於大王故亦云彼作見得大王之功直與天並
也文王句不得與大王並重謂彼惟善承天之所作
如此故文王因得而康治之設大王無以作之於前
文王何由康之於後也有夷之行是地闢民歸昔爲
險阻之區今爲都會之地保者岐山在昔爲王業之
基故岐山在則王業在而大王之靈如在岐山在今
爲天下之本故岐山安則天下安而太王之神始安
按祭大王之詩歸重大王說是



講祖宗建國有根本開創之功不可忘也彼天作高
山可爲興王之地大王承天創業乃由幽遷此以荒
而治之彼大王旣能因天所作而作之矣傳及文王
繼世成功又以康而安於是險治爲夷彼徂矣岐人
物盛而都會開乃有平易之大道爲之子孫者其世
世保守之永爲萬國朝宗之極而大王之靈庶幾無
恫也已

天作一章七句

小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鄭箋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

孔疏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礿嘗烝但祀是總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雖親廟與太祖於成王之世爲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言先公者雖序后稷耳於王既總稱先王故亦謂后稷爲先公令使其文相類經之所陳雖有先王之事而序幷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王迹所起其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祀實祭后稷故其言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



序言地般經無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　或緣鄭此言謂此篇本爲祫祭按玄鳥箋云祀當爲祫若鄭以爲祫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嘗於公先王彼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並及先公而箋廣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是祫祭作序者言祫於太祖則辭要理當何須煩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正是時祭

按太王已稱王則先公二字爲賛時祭祫祭無以區分

疏義詩意首尾主岐言之故知爲祀太王也　纂序荒之康之保之文勢三層然非三截亦非三平也因周業成自文王故並遡之其實文王之康承太王也子孫保之守太王也彼徂二句遥對天作高山及彼徂矣迪下子孫不迪上康之勿誤

正解此詩頌太王承天啓後之功當以太王荒之句作主言太王上承天意以創業下啓文王以成業皆太王之功也不可以太王文王平說保岐山在於保天下保天下乃以保岐山根本之地能無深念　此詩全要歸重太王故注曰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



蓋文王亦不過承太王之緒而安之也　太王當年仁人之歸不啻之問種種可思詩人不言而獨深念夫羨爾赴家之地以爲使子孫者知天人之相求其故甚微無一息可以少懈而後前休無窮不獨人廟時始不忘也　高山之當保固矣何以復有遷豐之舉遷豐正所以保岐也拓其擁衛乃以鞏其本基又何以復有遷鎬之舉遷鎬正以保岐也羅其局勢乃以深其根蔕若平王東遷一舉而委之戎狄所謂子孫保之者安在

昊天有成命句二后受之句成王不敢康句夙夜基命宥

密（句）於緝熙（句）單厥心（句）肆其靖之（句）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辭靖安也

毛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　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

鄭箋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

孔疏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之世成王之前有成其王功者唯文武耳故知二后文王武王也以二王俱受天命共成周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文也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



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義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斷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爲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

按此詩毛鄭訓字多不協是據周語爲說而以成王爲成此王功又與周語異非實解也　鄭以昊天爲所感蒼帝尤誕

安成劉氏曰朱子於下武詩成王二字則辨先儒之誤而謂非王誦之謚於此詩成王字則正先儒之誤而以爲謚名固各有當也



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慶源輔氏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謹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

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若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

黃氏曰文武受天命興王業者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承之繼而廣之者亦惟盡此心而已蓋文武以上天之心爲心後王以文武之心爲心無愧於文武之心而後能安文武之天下無負於天命而後無愧於文武也



豐城朱氏曰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我今曰所以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　按此將肆靖作後人說

六帖肆字訓故是今字尙在可否間肆其靖之斷主成王時說詳諺意肆不殄厥慍等句可見

說約按如六帖諸說則集傳能保其所受之命亦卽謂成王緊甚

詩記開創之後最難爲繼皆康之一念誤之也康由於敢不敢康則有基無壞命有自憑藉矣

副墨靖字根不敢康來蓋人主惟不自安而後可以安天下也

集解按靖字斷指後王時說肆字是推原其故言今之所以靖者由成王單心而致此也從來作成王時說俱誤　此泥今字

正解上二句本其受命之自下及其保命之功也我周有天下之命已自一成而不易故曰成命二后受之以敬止敬勝之德受之也曰成曰二后受俱見成



王居可康之位有可康之勢而不敢康此爲積德基命之本不敢康二句串講不可把存心積德兩平看上思天命之難諶下思先業之難繼此其惕然不敢康寧的念頭正修德保命之根本夙夜是言工夫無間斷處宥密是言修德到成就處屋之基址曰基德立於此而命承於彼如有憑藉者然故曰基命凡繼世之主多謂席寵承休可以宴然無事遂至逸豫滅德無以爲承藉天命之基今之夙夜積德以基命者直至宥密之地而後已作一氣說宥者萬理皆備而茫無涯際邃大之命原非可以淺隘之德基也密者

一理粹然而毫無滲漏嚴謐之命原非可以粗疏之德基也緝者繼續文武之業而不自我墜也熙者光明文武之業而不自我昧也或謂緝熙注雖屬業說還本德來盡心如覲文光則繩祖之心盡揚武烈則肖父之心盡是也心卽不敢康之心念念不敢康卽是單厥心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盡一般此二句蓋覆講上二句意而歎美之故注曰是能云云緝熙覆轉基命單心覆轉不敢康與宥密意肆其靖之斷主成王時說二后方與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所以靖之者不無望於後人惟成王覲光揚烈依然不改於攸同丕清之日正其能保二后之命於無窮也靖之謂休養安輯之也如政清刑措禮陶樂和之類

指南首二句輕不過引起成王意受字內固以德言亦兼業看蓋文有宣哲故天下咸和武有聰明故天下大定此成命所以受也不敢康二句貫看雖上句主心下句主德蓋以不敢康之心而積宥密之德也此成王造德精純之地與天道文武之德脗合無閒所以能繼續先業無有墜失盡心是繼述無歉意末句又承緝熙說來



按成此王功之說甚牽強當作成王說爲是不敢康以下一氣貫至靖之皆以追美成王也靖之指成王時說朱傳今字對文武時說當會其意　夙夜二句毛鄭拋荒得朱子剔出便是學問中精深之語　緝熙二字多主平說

講周家當開創而後實維繼世者于天心人事而培固之如昊天祚我周以天下旣有定命而文武二后旣受之矣使後此之主席寵承休自謂可以晏然無事則逸豫滅德命不以墜業不以荒乎唯我成王戒愼恐懼不敢康寧夙夜罔閒以積德爲承藉天命之基者極其宏深而靜密焉於哉是能緝續熙明文武之業而殫盡其不敢康之心故文武與天下以更始成王與天下以休息而安養和輯以靖之於以終文武之功而保文武所受之命也今日之祀豈容已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問康王何緣無詩朱子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卻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從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也

小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朱子曰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



後已則其不爲祀天地而爲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昔聖王制爲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爲王誦之謚而韋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爲王誦之謚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最爲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辭且又以爲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於漢廣



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爲據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爲嫌耶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太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爲說亦不得而通矣況其所以爲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

按昊天有成命是冒語起下非本詩所重何得因昊天二字便謂郊祀之樂歌

正解先言文武將以引起成王見得成王能修文武之德纘文武之業而保文武之命也重成王守成一邊　以不敢康句爲主文以敬止武以敬勝皆此不敢康之心也即基命宥密亦不敢康到精微處耳只一心字提綱所以修德基業者在此所以覲光揚烈者在此所以輯人心凝天命者亦在此心外無德德外無命不分三項　歷觀古昔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獨周家爲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爲大推其所以只此一點不敢康之心



詩經詳說卷八十四終

# 詩經詳說卷八十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 清廟之什

**我將我享**句**維羊維牛**句牛韻**維天其右之**句右韻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

毛傳將大享獻也

鄭箋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

孔疏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爲大將者



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牛羊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助有其爲天佑助故無病傷

按毛以將爲大鄭以將爲奉鄭說是也鄭以右爲佑助牛羊誤

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不得佑助之佑

安成劉氏曰古人以右爲尊如云位在其右尤用其右故右有尊義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東萊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

安成劉氏曰天比文王爲尊以尊事之故不敢必天之享而以其字言之

疏義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

說約按集傳右與牛爲韻



微言此對天之語只宜平平說去或以我爲躬親以維爲無敢加以牛羊爲越於簠簋之外皆所謂求其說者也

衍義奉而進之曰將熟而薦之曰享二我字要並看不委之有司而示之以必親意惟天其右乃冀辭須玩注庶其二字注不敢必與下必然乃朱子就其字既字推出詩人之意皆說詩之辭非詩人自言也雖勿用而亦要含此意　此節言備物以事天而冀天之享

正解維羊句見禮儀俱備與圜丘之祭不同蓋以天道祀天則藁秸爲席陶匏爲器其牲繭栗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此以帝道祀天則牛羊爲牲簠簋爲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惟天其右之其字乃冀望之辭見天心難測當有出於將享之外者含下法典及畏威意方妙先正云昊天雖無親而享在於昭于天者在也則斯禮也其亦天心之克當乎上帝雖靡常而享有在帝左右者寓也則斯禮也其亦帝心之居歆乎我盡誠敬以尊神曰右神鑒我而歆其尊奉亦曰右

指南二我字亦不苟見必躬親意維羊維牛見得牲牷之備非若用犢之簡



講明堂之祭主之者上帝也當此季秋之月我奉而進之我與而獻之者則維此少牢之羊大牢之牛庶一念格帝之誠藉以上伸焉矣維天庶其降而在此羊牛之右乎蓋不勝仰望之般已

**儀式刑文王之典**句**日靖四方**句方韻**伊嘏文王**句王韻**既右饗之**句饗韻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

毛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

鄭箋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

道以日施政於天下雖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
之言受而福之
孔疏靖治釋詁文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
之以福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
爲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治四方
可以常佑不宜爲謀之故以靖爲治謂施於天下也
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云言受而福
之謂神受其德故降與之福也
按鄭謂天下受福於文王鑿矣
華谷嚴氏曰衆言之者謂法之不已也



須溪劉氏曰諄復言之以見取法之甚也
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
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
慶源輔氏曰儀以爲儀也式以爲式也刑以爲法也
疊言此三字以見凡所云爲動作不敢忘文王也
右享亦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
安成劉氏曰文王比天帝爲親以親饗之故知文王
之必享我祭而以既字言之
豐城朱氏曰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必
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於文王之
典儀式刑焉以之而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
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牛則此能錫福之文王豈
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決所以疑
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可必也
六帖張叔翹曰本文曰字既字自是詩人用字之法
注中不敢必與若有以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辭不
必拘拘於此妄生纏繞儀式刑皆法也古人用字不
厭重復多如此如自古在昔先民之例
說約按集傳享與方王爲韻
集解按法典安民正是格天根本法典即所以日靖



不分兩層
衍義此節上二句就已然說方是感格有素意典以
禮樂刑政言儀式刑疊言之以見安民者無一不法
此典也日靖日日然也伊嘏句輕祭時稱之之辭右
字與上節同即尊臨也注在此之此字正指上帝之
側言之
正解此節言法典以安民而必文之享也儀式刑三
字只還他法典便了不必逐字疏解文王惠鮮懷保
原無日不以四方爲念法文王之典正所以法文王
之靖四方也　以人對天只好說箇冀望之意故首

晉一維字以孫率祖可驗其感孚之素故次著一既字　考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鯀而郊禹明堂之祀未之前聞也蓋周公之意以爲思文后稷既配於郊矣以文王之德不祀之於郊又不可禘也於是有明堂之祀焉他日祧廟之制又特爲世室列於昭穆之外以爲百世不遷之廟則其以德而勸後人之意深矣至於樂歌又以法典爲說夫周公之意豈特報德先王也哉意使其後人服膺是詩則其典刑雖今存可也

聽月則而象之爲儀矩矱矜之爲式顧畏持之爲刑



按儀式刑雖分依字爲訓可也　右亦承牛羊說講配之者我文王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子孫我則儀之式之刑之不敢愆忘以法乎文王之典日安靖天下之民一念享親之誠非一日矣伊此能錫福之文王殆既已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乎蓋不勝慶欣之至也已

**我其夙夜**句**畏天之威**句**于時保之**句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鄭箋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三山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虔虔怵惕畏天之威

慶源輔氏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益至而安靖四方者益久此其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詩約按上二節語氣雖有斟酌然皆冀望之辭故此即承云既皆右享降鑒又是推原右享之意　六帖云末三句獨韻收古義云或云此詩以之字爲韻

纂序按畏天之威即是畏文王理不事補語亦不容補



集解按夙夜畏天亦不過常存法文之心自不外上章所云儀刑文典然不必添出

詩通保之亦不敢恃爲可保是心上期想如此

衍義此節三句一滾說下首二句主天言不言文王統於尊也大威如陟降日鑒出王游衍是也畏天威如憂勤惕勵誠謹恐懼無一時一事一念不然便是此二句只講畏天不必入文王右享與降鑒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降鑒自神意之鑒誠言諸降鑒又是原右享之意也若云降鑒即是右享此只就祭時言又似狹矣

正解此節承上二節來見得天與文王之右享者非享以物享以敬也　按微言仰體日監之微意而不徒恃乎牛羊之將享遠紹昭事之小心而又加於文典之儀型言天即帶文王在內而上玉謂畏天威即是畏文王理不事補語亦不容補也極妙不何見後然自滿玩天褻地則皇天弗佑文王弗恤矣降鑒於今者可常保於後哉蓋明堂之怵惕易而平日之敬畏難故言以自矢云爾

指南講畏天即畏文王于時保之只在夙夜畏威內

按畏天之威單起雙收當會其意畏天內自有法文



王意在

講夫天與文王果既皆右享我矣敢因以自肆哉我其自夙而夜用有關斷憂勤惕勵常畏天之明威於是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可乎不然降鑒者而或致厭棄焉豈明堂之祀之心也哉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

前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維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問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　問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繼周公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又問昔者周公宗祀文

王於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

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祭於明堂也斯其爲曲盡矣

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爲席陶匏以爲器繭栗之牲埽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爲牲簠簋以爲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小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孔疏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神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太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爲神佑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　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因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耳

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此一句爲主但言配上帝則五帝之說非也但言祀文王則武



王亦祀之說非也

古義曰宗祀者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故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以配帝也

說約按樂記曰武王克殷祀于明堂新論云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則明堂爲祭祀之所上古已然矣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昉於周公孝經以此贊其孝而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所云嚴父蓋主周公尊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武王末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遑周公成之孝孰加焉後世不達此義誤執嚴父二字以爲凡有天下者必尊父以配天歷漢唐宋未有能正其失者司馬光曰事親者不以數祭爲孝貴於得禮而已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后爲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爲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其辨本明足破千古之惑

正解此詩重親親一邊不可把尊親平看上二節翼天與文王之享以祭時言末是欲常保天與文王之享以常時言首二節是一時事勿分先後不敢必天之右而必之於文王不敢以氣類之接必文王而以迎典靖四方必文王然且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若不可冀倖者焉

集解此詩既以尊親並祭則天與文王亦不得分輕重篇中法文處絕不言天以文一天也畏天處絕不言文以天一文也

指南首節於祭時所薦而冀天之享二節於平時所格而必文之享末節欲持敬以保天親常享之意也

按郊祀之禮以后稷配天而文王不得與故周公制明堂之祀以文王配帝此禮原為文王而設乃借配帝以榮親非借親以求帝之享也意重親親邊為是但既祀上帝又豈得謂上帝為輕故詩中首章言天右末章言天畏蓋祀天極致其敬正以見文王之配祀其禮為極隆也



**時邁其邦**句　**昊天其子之**句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

毛傳邁行也

孔疏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群臣賢智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子愛之矣

大全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云殷猶眾也　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　九峰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

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具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蕝設表望是也

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徐氏曰子者親而愛之也

華谷嚴氏曰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其王也

安成劉氏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歌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　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字言之蓋初為疑辭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

王保之者則終之以決辭也然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

通解考武王在位方是五年朱傳十有二年云云者蓋此詩雖武王巡守作而後王巡守因而皆用故朱子又舉周家一代之典見於周禮秋官大行人者如此耳其實說此詩者只宜在武王巡守之初說

約按武王在位五年鄒傳嘏云受命不過六年六帖又云克商七年而崩各不同虞書舜典云五載一巡守禮記外傳云夏殷五載一巡守周制十二年一巡守



詩通此乃革商之後最初一巡守勿泥周制十二年之說其字雖是不敢必之意然亦不必過泥蓋此時已爲天子特自其一念祈天之心而言耳

正解此節上句兼朝會祭告言下句冀天命爲人神之主言此乘干戈甫定之時周行方岳以舉巡守之典也乃革商之後最初一巡所謂春東夏西秋南冬北是也朱子注不過引言後來周公所定之制非正解也　子之兼神人之主言會清明於一朝秉圭卣以萬國孰爲致之耶意天冥運於上而使予代督之者耶予不敢知而敢恃之乎有不敢必意然實已予之矣故以下節驗之自見

講我周當商命交革之初正人心望治之始我也以時往於諸侯之邦以巡之不知昊天其以我爲神人之主而子之乎是固非偶然者矣

**實右序有周**句 **薄言震之**句 **莫不震疊**句 **懷柔百神**句 **及河喬嶽**句 **允王維后**句

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

毛傳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

鄭箋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



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美之也

孔疏震動疊懼喬高釋詁文彼疊作慴音義同釋詁云柔安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　序言巡守故知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下故知亦是昊天助之次序其事下云式序在

位故知識多生賢智使爲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伐但
兵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
不動懼而服言其威武又見畏謂不但爲天所愛復
爲人所畏故言又也　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
以王爲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川堯
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
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偏於羣神
也允王維后總上事而歎之故云信哉武王之德宜
爲君矣之也

按右序鄭孔言賢臣非也



曹氏曰序言帝王之傳序也

錢氏曰謂以周繼夏商也

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
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
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爲天下君矣

華谷嚴氏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於諸
侯薄警動之而莫不震懼又所至方岳之下懷百神
祀河岳其人神之受職非人所能爲也天實右序之
也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宜君天下也

三山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
柔人神各得其所信乎王能盡爲君之道也

安成劉氏曰此一節言巡守而祭告百神之事也

古義曹云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
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楊氏
云合祭四方山川之神故曰百神非必兼上下言錢
云河嶽感格百神可知

副墨震之與式序不同時尙未行慶讓黜陟之典只
是朝會初舉而示以更始意

正解此節首句緊承上說來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
承受厥敘言震之正指朝會是初有天下出號令以



約束之如頒正朔同律度之類言幾考其政治尙未
施慶讓黜陟而天下諸侯已莫不震疊善者莫敢自
信惡者業已悚然恐難逃新天子之刑誅也懷柔指
告祭言懷之而來假來享柔之而罔怨罔恫蓋百神
無不感格而就百神中舉其最大者至河循其軌而
不泛溢嶽安其所而無崩頹皆響答於新天子之秩
望也俱要見天使之如此宜在莫不字與及字上著
精神對天言則爲子對神言則爲后既爲神人之后
未有不爲天之子者非所謂實右序有周而何　震
疊懷柔正是右序之實蓋萬方朝會百神感格苟非

天意眷注焉能至此

按右序二字乎震疊二字串懷柔二字亦乎 右序與后字相照應懷柔二句言時邁之事不必作右序之實

講夫天意雖不敢必然以今日之事思之則知天實右我周於臣民之上序我周以麻數之傳矣故我方舉朝會而示以更始之意亦第薄言震動之而有邦之諸侯已莫不因王震動各懷恐懼而畢朝因而祭告以招來和順夫百神及於河之深廣岳之崇高而河無汎溢岳無騫崩又已莫不感格而來享神人如



此信乎周王之爲天下君而昊天誠子之矣

**明昭有周**句**式序在位**句**載戢干戈**句**載橐弓矢**句**我求懿德**句**肆于時夏**句**允王保之**句

戢聚橐韜肆陳也夏中國也

毛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 戢聚橐韜也夏大也

鄭箋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又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 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 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 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孔疏明之與昭俱是見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爲明其昭者大明之狀 以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爲樂名又解名爲夏之意以夏者大也樂歌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夏知此夏爲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



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按鄭以明昭爲明見天之子有周又以求懿德爲美德之士今皆不用

大全國語注云夏樂章之名

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於

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卽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三山李氏曰孟子載巡守之事入其疆而慶讓行王制言不順不敬有黜地削爵之罰有功德於民者有加地進律之賞凡此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所以式序在位也　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則可以保天下也

安成劉氏曰天既右序我周使人神受職則我周王固爲天下之君而爲天之子矣我周旣式序諸侯而以德化中國則信爲天之子而保天之命也然此一



節則言巡守朝會黜陟之事也

慶源輔氏曰昊天其子之不敢必也然細思之則知天實右序於我周也故諸侯莫不震慴而畢朝百神莫不感格而來享蓋王巡守般國則諸侯畢朝羣祀具舉故也信乎周王之爲天下君則昊天誠子之矣自實右序有周而下則言已然之事自明昭有周而下則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式序在位所以對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洽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於天

命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也

正解上節已然事此節未然事明昭有周言驅穢濁而布清明見天啓其運以爲政教更新之會也此句起下文式序一句對下四句作政教平看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然二意須串言立一定之式以序諸侯功罪最殿慶賞予奪一準乎此此正震疊之實事也蓋天子序之於天諸侯序之於天子惟右序之命旣出於天則式序之規自當行於天子此政之行也載戢二句只起下文教化意勿



以偃武修文平看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求非講求如訪洪範於箕子陳丹書於太公是矣昆湖云如敦信明義及五教之類皆是更始之初人心易染於舊又易卽於新惟懿德可以消人心不逞之志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泯之理時夏爲穢德所染不知自求故特求而布之求字肆字最是著力字而此正時邁中固結人心維持國本有一段精神聚繫處此教之行也末句根上政教來須補昊天子之之意如式序行是能保昊天作君之命懿德求是能保昊天作師之命也

衍義式序句以政而啓天下君道也　載戢四句以
教而化天下師道也　末句承上政教作君師發揮
指南此節言政教之兼修而保天命之歸也　上節
震之不過悚然恐懼之意至式序在位則操黜陟刑
賞之權而功罪定矣式字作助語看序者旌别之意
按朱傳不及式字助語辭可　宜重文德上時講分
君道師道以政教爲說非正意　夏只作中夏看或
曰之說用不著
講天意固君我矣我敢以自恃也哉明昭乎我周固
非復商之濁亂之舊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



位之諸侯而政令一新矣又必載戢干戈於不用載
櫜弓矢於不張我與諸侯益求懿美之文德布陳於
時夏以洽其教化焉蓋戡亂以武而致治則以文文
德修而天人萃信乎周王之能保天命而昊天之子
我其有常矣哉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
爲周文王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
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
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

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永嘉陳氏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
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詩
與他廟樂不同
黄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
者皆無愧也武王巡狩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
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
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
命於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



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
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顏氏曰三夏者歌之大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
入奏肆夏牲出入奏韶夏四方賓來奏納夏其聲載
於樂章其職掌於鐘師然杜預韋昭之說與呂叔玉
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卽三夏之異名也又曰三
夏之外又有所謂王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是
總爲九夏之名齊音齋祴音該驁音遨
安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
制作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爲肆夏思文爲納夏矣王

於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爲韶夏在傳國語之注恐難盡信

小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鄭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遠行也

孔疏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爲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



業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爲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作周公採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爲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之事指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是告祭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爲宗其文可以兼之矣　此解巡守之名及告祭之意

天子封建諸侯以爲邦國令之爲王者守土天子以時往行其邦國至於其方岳之下爲此告祭而又爲封禪禮焉以此故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堯禪即位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爲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爲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帷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强以陵弱恃衆以侵寡擁遏王命冤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爲此禮時自巡之



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其事也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爲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旁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爲祭天何本巡守爲天所告至也王制注亦云

柴祭天告至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爲告祭之禮非獨東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墠者唯岱宗而已餘岳不封禪也聚土曰封除土曰墠變墠言禪神之也封禪必因巡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巡守其封禪必太平功成乃告成於天非太平不可也又封禪者每一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一巡守以爲常非直一巡守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封禪



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而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太平陰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然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也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成功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

爲尊地以厚爲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此詩述武王之事而箋云至方岳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爲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爲之非言武王得封禪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乃數十二于周唯言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是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以左傳之文參之此詩是武



王巡守矣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徧於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柴望秩於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按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而望祀不言徧羣神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衍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經唯言墮山喬岳不言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

王伐不禋六宗何知當徧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
人遂增之耳
按序言巡守告祭而鄭加以封禪二字以起人惑孔
疏考校頗詳故錄之大抵古無封禪之禮後世增出
康成不宜入經文中也
正解通詩要得武王巡守而告諸侯曰氣通以昊天
其子句爲主首節以時巡而冀天命之歸二節是神
人受職爲受命之徵三節是政教並修爲保命之道
俱就巡守時言之皆見天之子也蓋始不敢必而終
則信其然允王維后允王保之正與昊天其子之相



應
指南首節時巡而冀天眷二節以神人之格驗其眷
末節以政教之修永其眷此武王所爲得祈天之道
也

**執競武王**句 **無競維烈**句 **不顯成康**句康韻 **上帝是皇**句皇韻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
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
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毛傳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
顯光也皇美也

鄭箋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
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
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按毛鄭以成康爲成大功安祖考朱傳以爲成王康
王近實
三山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君亦
自强然後可以成功
說約按康王名釗成王子
翼說武王功在宇內而曰執競反自其內之所運而
言成康德基宥密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所著而言



此顯微闡幽之意
詩通頌武王無競之烈而推本於執競見武王之武
非猶夫人之武也成康本繼體之君而亦曰上帝是
皇言其德足以凝命非專藉庥蔭於前人也
正解此節上二句言武王有執競之心而成定天下
之功下二句言成康有不顯之德而膺君天下之命
執競以心之純言如敬勝義勝不泄不忘是也此乃
作聖工夫不可謂有心於建功意然心者立功之本
故作出許大功業自邁千古而獨隆是曰無競執使
是競非有個自强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持之也

武王手闢宇宙非弱植所能勝惟心執競斯烈無競
兩競字正相照不顯踏指下斤斤句意上七
注中亦字本武王來言天向嘗命武王六
之使繼武王爲君正見其功德之稱也七
君開天闢地其爲天心所屬有不待言矣六
主類多憑藉祖宗舊業乃今成康以德嶷命士爲君
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何異　按執便是競
語混競字雖皆訓強而意亦不同上是健意下是勝
意
指南功業兼天下后世說此中已見受命爲天子意



講祀先王者當知其功德之所在以報其福祚之所
被也彼敬勝怠義勝欲而持其自强不息之心者我
武王也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之繼之者成
王康王也豈不顯哉成康之德乎著當時昭來世克
配上帝而於是以之爲君焉

**自彼成康**句康韻 **奄有四方**句方韻 **斤斤其明**句明韻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毛傳斤斤明察也
三山李氏曰言昭臨四方無不察也
疏義武王功烈不待形容成康顯德則有不容不言
者故又特致詳如此
古義自彼者近數昔日之辭
纂序按此節方指所爲不顯者則常講於上節卽入
事實如宥密緝熙對揚光訓等者似未是
副墨武王克商會朝清明如撥雲霧覩青天此言其
大概昭明耳至成康制禮作樂紀綱明備纖悉銖兩
必到矣故曰斤斤
正解此節專言成康者蓋武王之德著於功人皆知
之成康之功蘊於德又席守太平無事人容有不知
故專言之奄有句有坐享其成意然重德無遺不及



以極言其顯不重統有輿圖上斤斤本不顯之德來
謂其治之所統極於四方以見其德之所被亦光於
四方也禮樂刑政宣布於天下而爲民所瞻譬如日
月中天無處不照其爲德之明著如此則其有光於
武烈而爲上帝是皇益可想矣
講以其不顯之實言之自昔彼成康不煩締造而奄
有四方之大而其德之所及蓋斤斤然其無弗察焉
大繼明以照四方如此於先王何愧乎而上帝是皇
豈偶然也

**鐘鼓喤喤**句喤韻 **磬筦將將**句將韻 **降福穰穰**句穰韻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毛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

孔疏喤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喤喤樂也穰穰福也舍人曰喤喤鐘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引此詩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

華谷嚴氏曰此言作樂而神福之也

說通鐘鼓磬筦非有異也有功德以被之自覺其喤喤將將夾降福總見三后之錫福於後人意



正解此節是以樂盛而獲福也鐘鼓二句包八音在內鐘鼓以樂之大者言磬筦以樂之清者言喤喤卽純如意將將卽翕如意樂之大者難於和清者難於集喤喤將將樂之和集皆三后功德之播宜當形容功德之時正對越神明之際神心未有不格者所以降福之穰穰皆三后功德之垂裕詩說云和集中見其足以播無競之勳揚不顯之懿降福如云得荷無競之休於不替承奄有之慶於無窮也極醒透

指南此與上二節一時事喤喤將將是言聲之和集非重樂器上言鐘鼓既和則絲木之音無不備磬筦既集則匏竹之音無不集福宜泛說亦須照無競也有意

講然三后功德如此者則今日致祭之事宜何如乎祭必有樂也則鐘以宣之鼓以動之喤喤然而和鳴磬以辨之筦以會之將將然而畢集樂備且和神明來格降之以福也豈不穰穰然而多乎

**降福簡簡**句簡韻 **威儀反反**句反韻 **既醉既飽**句 **福祿來反**句反韻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復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毛傳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

鄭箋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之與福又衆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

孔疏簡簡大釋訓文李巡曰簡簡降福之大也箋以反反爲順習之貌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爲復定本作覆 既醉既飽文在反反之下故知謂羣臣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有醉飽之義卽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者

以重得福祿卽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祿每於一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之爲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有酒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聲樂者詩人意之所言無義例也

三山李氏曰旣醉旣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而未艾也

華谷嚴氏曰此言禮行而神申福之也



說約按六帖前三節以王康皇康方明皐將穰爲韻後一節以反反爲韻

合訂上言祭時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反反敘述過遞之辭所重不在此也

正解此節是以禮謹而獲福也與上皆一時事簡簡根穰穰來楨之多則合之而大也反反當玩注益字不是至此方反反只是禮行旣久而益自謹重如對越駿奔之初也醉飽就神說正是感格處往說就尸言似太拘來反者福而又福反覆不厭之意功德有餘烈則福祿有餘休無競尙有之遺澤自能承於勿替矣

按醉飽以神言恐說不去當依三山李氏說爲妥不必指定尸

講未已也降福則簡簡而大矣而我之威儀益謹則反反而愼矣威儀具備神之格之飲福受胙蓋旣醉且旣飽而福祿之來也所以不厭反覆日至而未艾乎吾安敢忘三后也已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慶源輔氏曰武王能持自強之心而不息故天下莫



能強於功烈之盛此蓋內外之符也成王康王之德所以顯明而上帝之所以君之者豈無自而然哉此四句皆主武王而言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乃專言成康之德斤斤訓明與察亦有不已無間斷之意應上顯字而言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則言作樂以祭樂聲之和而受福之多降福簡簡而下四句又言旣祭而燕威儀謹重故福祿之來反覆無厭所以然者皆由武王之自強不息而成康之明斤斤不已之故

小序執競祀武王也

孔疏執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朱子曰此詩幷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語矣又豈可以其大蚤而別爲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爲周有天下之意耳



按舊說成康不作成王康王故但以爲祀武王

正解此詩上二節是頌三后功德相繼之盛下二節言今日奉祭獲福之隆三后俱有功德如執競德也而乃頌無競之功上帝是皇功也而乃頌不顯之德者蓋創業不言功則子孫不知創業之艱守成不言德則子孫不知保守之難故各舉其重言之也

聽月迵詩並頌三后功德之盛而因言今日奉祭獲福之隆以首節爲主

**思文后稷**句**克配彼天**句**立我烝民**句**莫匪爾極**句**貽我來牟**句**帝命率育**句**無此疆爾界**句**陳常于時夏**句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

毛傳極中也　牟麥率用也

鄭箋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　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



孔疏孟子云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注云麰麥大麥也說文云麰周受來牟也一麥二鋒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釋詁云率由自也由自俱訓爲用故率爲用也

按毛以極爲中鄭以得中爲反其性看極字太深鄭以貽我來牟引武王白魚事甚妄蓋其事之有無不可知而引於此有何干涉　側乂以無此疆爾界爲

廣子孫之國又以夏爲九夏之屬皆割裂不成文義

其云久常之功不作倫常之常可備一說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德文武最盛文陽也武陰也而文取數尤多舍刑威征伐之外皆文也

西山眞氏曰聖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禮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

大全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爲五穀長注大麥今穬麥一名麰麥形似小麥皮厚故謂大麥



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詩卽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朱子曰立卽書所謂烝民乃粒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極字非指所受之中也

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天

華谷嚴氏曰后稷遺我民以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也然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　后稷教民稼穡而已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乃以陳常于時夏言者民無恆產則無恆心也

段氏曰詩言來牟者二蓋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歉之占又正關乏之時故養民者以此爲善也

慶源輔氏曰帝命以此徧養下民故稷因以教民稼穡種藝徧於天下無有疆界之限民旣得以生養君臣父子之常道因可以陳布於中國也孟子論稷教稼穡契教人倫之事蓋天生育之道無此疆爾界之殊至於五常之教則止可及中國而已夷狄則固有所不能受也

三山李氏曰此所謂富而教之也若民無恆產因無恆心矣

六帖叔翹曰貽我二句當重率育意如是說重帝命而曰稷特承天命播之則不見重稷之意矣

說約按思文文字便照下陳常常字疏義云謚法經天緯地之文是也大段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有覲

集傳一且字作轉可見其韻叶則集傳魯詩世學六帖古義各異姑闕

詩說配天非與天同大之謂稷未生以前景色之荒蕪自如稷既生以後世道之文明遂啓一似有天不可無稷有稷而天始可無憂故曰克配此二句且虛下立我處正言其實也

詩通文字便照陳常取義陳字甚活但就五倫中相生相養處看自見非必稷自陳之也

衍義思文只是贊辭然要得裁成輔相開物成務之意此正經天緯地之文也配天合下文意言其德之及於民物者與天無異非以配天之際說爾極謂文德之極至而無以加者蓋合烝民而粒之則當時萬世俱享其利故曰莫非其德之至帝命句須發稷承天意見養民者皆體乎天也率育是隨處皆足之意陳常不是后稷陳之陳陳布也與敷教敷字一類末要徽德宜配天意

正解立我烝民是民蒙后稷之養凡人恩及一民皆可爲德稷獨合烝民而粒食之則舉天下後世皆被其恩正是其德之至極處貽我二句是后稷體天之心上粒字概言百穀此來牟又就粒民中挑出二種而言　無此疆二句言無往非稼穡之地則無往非常道之陳陳常只在養上看出陳非稷陳之也注中得字最可斟酌恆產既足然後恆心可興是活斯民於阻飢者稷之德而脫斯民於禽獸者亦稷之德雖不是稷去教民而教之所得施者則稷之功也其與上天生成覆幬之德眞可配矣　按舜命禹治水之後首命稷播種次命契敷教是稷固贊禹之緒而又有成契之功矣此意可會參

指南上四句雖是養末二句雖是教然須重養上立我二句就民蒙稷養說貽我句言稷去養民說須串下粒民固所以盡己之德而亦所以承天之意也末二句要歸重養上注中得以字可玩陳字是著力字不是化成意常道說得廣君臣父子舉其大者耳

按說稷之功自當重養粒民貽來牟皆是文德不可專照陳常爲文德也來牟自是舉此以該百穀或謂來牟先熟尤急其說小巧帝命句緊與來牟句連無此疆句連下句講朱傳甚明　莫匪爾極顧文德意帝命率育顧配天意末二句推開一層朱傳得以二字虛言其理不必指其人

講有天下之大德者宜享天下之大祭人知我周尊

后稷以配天矣孰知其有配天之德乎彼高明覆幬生養萬物天之德至難配也惟我有文德之后稷參贊天地彌綸造化眞足以克配彼天而無間焉何以言之蓋天生民不能使之自遂其養稷則教民稼穡使我烝民皆得以遂粒食之願者莫非其德之至極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稷獨承天意而徧之於民是稷不惟有德於民而亦有功於天也夫民既得養則民生遂而民性可復是以無有此疆彼界之殊皆得以陳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向使粒民之利有未徧則亦奚暇於陳常哉后稷粒民之功至於如此信乎可以配天而無愧矣南郊之祭夫誰不宜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東萊呂氏曰國語以此爲周文公之頌是此篇亦周公所作

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決不可以昊天有成命當之

小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孔疏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既已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于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爲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天由經文有異故爲序不同也

按配天而云配所感之帝是宗鄭說之誤也



正解此詩首二句言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下六句極言后稷養民之功正見其德之可以配天處並養民上非以教對養說蓋教由養而起也

指南此頌聖之配天而舉養民之全功以見之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詩經詳說卷八十五終

# 詩經詳說卷八十六

牟陽冉覲祖輯撰

##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句**敬爾在公**句**王釐爾成**句**來咨來茹**句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

毛傳嗟嗟勑之也工官也公君也

鄭箋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勑其諸侯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



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

按鄭以臣爲諸侯將臣工二字拆開不敕臣而敕臣之工不成文理

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

慶源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者想是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況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命之來咨來度也

副墨兩以嗟嗟發端戒意顯然

講意此詩始置農官而賜以成法也詩即作於賜成法之時非昔已賜

說約按王亦成王自謂也雖曰王釐爾成實即王戒之之辭　此節總注云先言者蓋未舉其實而先示以當度戒之之意也故下節總注云此乃言所戒之事

詩通釐成法須會王言發端大體隱照下節立論不得黏滯

衍義上二句勉以盡職下言當考成法以求盡其職也臣工如鄉遂之官有司稼司農都鄙之官有田畯



田正是也成法不是開國以來的乃成王始置農官時所頒賜者如下節所言便是咨是審問茹揆度也總是欲其講求乎此法也此正是敬爾在公之事也

正解在公以農事言農事雖是田野而實關繫於公家故農之事乃公之事也率之者謹而民無失時矣一不謹而民有廢事矣故以敬戒之曰敬曰爾曰公有鄭重之意有溫厚之風總是提撕警覺以見職掌甚專不可不實意奉行靖其爾位也　考之周禮如修稼政簡稼器趨其耕耨之事辨其種稑之種與夫潴以聚水防以止水溝以蕩水遂以均水因地之利

順天之時皆成法也咨以詢諸人茹以度諸己蓋科條雖具用各有宜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纖悉處務要講求之審度之不可視爲具文而曰吾能遵守之而已也此正是敬爾在公之事

按公猶言公事來謂來取此成法而咨度也來字輕帶

講我周以農事開國而多設之官重本務也嗟嗟爾臣工或任鄉遂或任都鄙尚其敬爾在公之事而無曠乃職乎王今有成法以賜爾其中秉天因地盡人者皆有畫一之規爾或有所不知當來取而咨問來取而茹度以無負朝廷之意可也



**嗟嗟保介**句**維莫之春**句**亦又何求**句**如何新畬**句**於皇來牟**句**將受厥明**句**明昭上帝**句**迄用康年**句**命我眾人**句**庤乃錢鎛**句**奄觀銍艾**句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二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辭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眾人甸徒也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鎌也艾穫也

毛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　康樂也　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

鄭箋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時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　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



孔疏五穀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爲五穀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爲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殖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爲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注云黍稷稻兖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者言之也　庤具釋詁文說文云錢

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銚田器也釋名云鎒鉏類也鎒迫地去草世本云垂作鎒釋器云斪斸謂之定李巡曰鉏也郭璞曰鉏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閒此云鎒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爲耨卽鉏或云鉏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然則銍器可以穫禾故云銍穫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



按鄭以保介爲車右執兵者謬也　鄭云赤烏以來牟俱來仍用武王渡河事爲說尤謬　奄訓久亦非

安成劉氏曰呂覽卽呂氏春秋月令亦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也

慶源輔氏曰保介助王耕藉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爲農官之副

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爲田也三歲曰畬乃成熟也

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慶源輔氏曰維莫之春亦又何求戒之使及時務農也又問所治之新畬今何如新田則費工多故舉新而該舊也

華谷嚴氏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曹氏曰言不可捨農事而他求也

臨川王氏曰治其事於前則收其功於後不可不勉也

三山李氏曰惟能庤乃錢鎛乃能有銍艾之望也



豐城朱氏曰此詩兩言嗟嗟臣工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嗟嗟保介謂爾農官之事尤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之有官守者固當來咨來度也況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法尤爲詳備爾農官其可不來咨來度乎於是戒之曰時至於莫春則當治其新畬矣爾毋謂其田之難治其效之難見也況來牟將熟既可以受明賜於巳然卽來牟以爲嘉穀之占又可以徼豐年於後日爾農官固不可不致其勸相之勤而爲甸徒者亦不可不致其耕治之力也當知錢鎛之用雖在於春莫之時

而錢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月特奄忽之間耳豈可
以爲久而難待哉言豐穰之必然以勸勉之也
古義錢銚也據孔氏銚七遙反卽今之鍬一謂之鍤
所以起土蓋耜類耳鎛毛云鎒也鎒亦作耨郭璞云
鉏屬孔穎達引管子云云蓋此三器者分耕耘刈三
用闕一不可故云然
說約按古義工公東韻王釐以下俱無韻末詳六帖
則欲以茹畬爲一叶鎛艾爲一叶今考字彙鎛無叶
茹之理今思畬既叶茹則集傳艾音刈字彙刈倪制
反音藝遂連茹畬若爲一韻作一長調何如安得起



文定而質之
集解按上臣工統與農事者而言之此獨呼保介者
以其助王耕藉田故又特申飭之來牟之熟雖以爲
秋稼之占然大意亦趨其乘時玩下迄奄等字可見
術義首句是叫起之辭維莫句最重是以已至之時
戒之維莫二句是欲其審天時如何一句是欲其盡
人事於皇四句承維莫句來言天時所當乘命我三
句承如何句來言人事所當盡也獨言新畬者以其
新墾用力爲難舉此以該其餘耳此卽把新畬作主
觀注三新畬字可見如何者言不知果治否也於皇

四句是卽來牟之將熟以驗康年之將賜見得新畬
當治意來牟是已然康年是未然命衆人乃農官命
之錢以起土鎛以去草耕器也銍穫器也銍艾言用
銍以艾也此正成法所在能咨度而行之則所以敬
在公者在是矣　如何句正是求問之也亦趨之也
於皇七句一氣滾下只在將迄奄三字形容其時之
易至以見當急於乘時意皆戒之非歆之也　此節
正是咨茹成法意總不外乘天時以盡人事也
正解新畬難治一則土新而膏未發一則土熟而力
或衰也亦舉此以該其餘耳　明昭二字卽領上厥



明明字謂上帝愛養下民之意昭昭可驗特在爾善
承之耳
指南此節只是以成法戒保介非以皁違尊嗟嗟保
介四句言當乘時以興事求新畬者時不可緩也暮
春以已至時言新畬以所治事言於皇二句只點轉
春之時不重百穀之占見麥熟於夏則穀熟於秋不
多時也夫惟其時之易至故當卽治田事又將忽見
其收成也末二句有乘時意
按如何新畬倒句也受厥明賜謂來牟也康年更有
秋也如何口氣趕至康年方住　文義是卽麥以引

秋序乃二句只以秋言承新畬爲是

講成法之所當咨茹者何如嗟嗟保介維今何時旣莫之春而田事興矣他又何所求乎維農事不可緩耳新田畬田今何如也於美哉來牟之麥當此暮春將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爾其命我衆人具乃錢爲耕時所用具乃鎛爲耘時所用者以治新畬須知錢鎛之用雖在於暮春之時而銍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月特奄忽之間而觀其從事收穫矣可不汲汲然勉於成法乎

臣工一章十五句



華谷嚴氏曰旣嗟歎而告臣工又嗟歎而戒保介皆以重農之意告之也

小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朱子曰序誤

按廟中遣諸侯詩中不見此意

衍義此詩戒農官必成王始置田官時也首節先發所戒之端言其當咨度成法次節乃詳所戒之事以見其當咨度也玩注先字乃字便見　此詩以敬公爲主咨茹成法正所以敬公也次節承此申戒吃緊在維莫之春一句總不出順天時盡人事以獲地利而已

指南首節敬農官以成法之當求下節秉天時以盡人事正成法之所在而爲在公之當敬者也

**噫嘻成王**句**旣昭假爾**句**率時農夫**句**播厥百穀**句**駿發爾私**句**終三十里**里韻**亦服爾耕**句**十千維耦**耦韻

賦也噫嘻亦歎辭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

毛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



鄭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　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孔疏噫嘻猶上篇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嘆嗟嗟
而敕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嘻而敕之　有所多大
之聲謂作者有所襃多美大而爲聲以歎之故言噫
嘻有所多大之聲假至釋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
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
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
作奕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
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正使之竟三
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主



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敕終已
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
農夫號令之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
足而耕也知此三十里爲部使一吏主之者以主者
率農夫使教民種穀農夫卽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
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
十里分爲一部使一吏主之七月傳云畯田大夫畯
卽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六夫爲之箋
又以萬人爲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証
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

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遂水之遂廣深各
二尺也此遂上卽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
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卽有一徑畛以通大
車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卽有
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
丈四尺也此澮上卽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
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卽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
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
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
是萬也旣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



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
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冬官匠
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爲萬人對耦而耕此
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
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
故鄭首尾爲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
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
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
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
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

軌路容三軌以南畮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以遂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爲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爲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爲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鄭云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爲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



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民主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爲之耳無正文言以南畮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畮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卽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橫澮則南北之畔卽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爲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

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繞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帀之也

按毛以噫爲和又以成王爲成是王事不作成王說

鄭以昭假爲其德已著至朱傳不用其說

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辭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爲耦而並耕也蓋



耕本以二人爲耦今合一川之衆爲言故云萬人畢出幷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幷力齊心如一耦也

北溪陳氏曰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賦其一

格庵趙氏曰陳器之云鄉遂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畫爲萬夫之田有溝有洫而又有塗路也

豐城朱氏曰此詩舉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說約啓詩世學穀叶古以反集傳耦叶音擬疑一韻爾穀一韻里耦一韻然不詳其說

副墨戒農官而以噫嘻發端便想見當日成王一種眞切恤農至意與農夫奉法力田光景故歎息言之以爲勸

合訂十千所耕卽發此三十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實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所以爲駿發

集解按率時農夫以下六句一氣不斷通是戒勉意然玩駿發爾私似上勸下語亦服爾耕似下承上語蓋此以三十里之衆耕三十里之田非人自人地自地也

衍義昭格猶言明訓爾也戒命卽上章成法但不可牽扯天時人事來講率字乃統率之非以身先之也率農夫六句一順說下皆是率農夫之事駿發四句大全作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說方山不取之蓋三十里卽一川之田十千卽一川之衆率一川之衆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而人自人也故注以使之二字貫下看來用得圓活亦無礙昆湖有文亦對說末云惟民無不力而後無不耕之田惟地無不耕而後無不播之種便說得圓活了　儆弦云鄉遂之地田不井授則溝洫之內皆爲私田率農夫而大發其私田蓋



必域於萬夫者布滿郊門之內也

正解發有奮迅意服有帖習意此皆率之妙用大抵使官治農而王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舉川可知天下田家勞苦之事一人任則見勞二人偕則見逸此農之所以自合爲耦也

指南率時二句是種駿發四句是耕大意言欲種必先耕而耕之必駿發必協力也勿以駿發爲率農播穀之實蓋惟民無不力而後無不耕之田惟地無不耕而後無不播之種三爾字俱指農官言

按詩稱成王則非成王之時乃追述之辭耳　三十

里卽十千維耦之地以地言則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以人言則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朱傳昭假爾猶言格爾衆庶據書格是命之之辭則昭假是昭命也假訓至終難解會意可耳　或作感格勸化之意似亦通

講農人以力田爲務而所以使之盡地利協人力者由上有以勸相之也爾農官其念之乎噫嘻我成王也當始置農官之時既有成法以昭格爾矣爾當率是農夫播厥百穀凡夫原隰之異宜黍稌之異種無不播之斯可矣然欲播之必先有以耕之彼一川之



地三十里也使之大發其私田盡三十里而止焉川之衆十千人也使之皆服其耕事併力齊心合萬人爲一耦而並耕焉若然則無不耕之地亦無不耕之人而百穀所播者廣矣爾之職庶乎克盡而成王昭格之命亦庶乎可無負也爾農官其勉之

噫嘻一章八句

慶源輔氏曰臣工是成王戒農官之辭噫嘻疑是康王戒農官之辭既昭格爾言昔時成王嘗進爾農官而戒命之矣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其職既以萬夫爲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

小序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鄭箋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

朱子曰序誤

按詩中全無祈禱意

集解此後王遵成王遺法而重戒農官之詩　戒意只在率字上見三爾字是著實責成語

正解此詩見成王字疑作於康王時首二句言先王之戒命下言當盡職以求無負於先王也重一率字率時六句一串說下皆是率之之事　此篇所戒農



官與上篇不同上總言之此自鄉遂司稼之官言之司稼專職鄉遂不可誤兼都鄙言

指南此本其所受之命而示以所勉之職也

按此詩疑是康王以後勸農歌前詩而續以此詩不然何以相聯爲說

**振鷺于飛**句**于彼西雝**句雝韻**我客戾止**句**亦有斯容**句容韻

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

毛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

鄭箋白鳥集於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

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
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孔疏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連卽言于飛魯頌之言
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鳥者以言亦有
斯容則義取潔白故云白鳥也以鷺是水鳥明所往
爲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名爲雝故箋云西雝之澤也
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觀彼耳無取於西之
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後客者敵主之
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時
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



心曰我於周爲客皐陶謨云虞賓在位此及有瞽皆
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爲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稱
賓客也　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喩在廟取其
得所爲義也以鷺鳥之白興客之威儀所云潔白之
德卽鷺鳥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雝喩其觀京而朝
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興喩之
中亦有潔白之義故云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也言
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潔白是也
王氏曰辟雝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於西雝之水而我客

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華谷嚴氏曰振振然羣飛之鷺集於西郊辟雝之澤
其羽毛潔白容止舒閑可觀也杞宋之君皆來助祭
於此亦有此容也
三山李氏曰我客云者不純臣待之如所謂虞賓在
位作賓王家也
說約按亦有斯容一亦字一斯字便連振鷺作議論
故當屬賦體
詩說斯以鷺言此詩非比非興乃是卽物以形其容
之美



衍義振鷺二句須記不是興體乃卽物以象之或欲
且勿露出潔白恐涉興體故也容乃動容之容非就
顏色說如周旋進退是也此就祭時見之要根德上
來注有事膰焉是天子有事於宗廟則歸之膰杞宋
來弔喪則天子拜以謝　尊之曰客親之曰我愛敬
兼至也
正解此節首二句是卽物類羽儀之美下是擬我客
容止之盛　有是精明之德存於中斯有是修整之
容見於外也此與鷺之潔白相應
講容貌者德之符也聲譽者德之流也彼振振然鷺

之羣飛于彼西雝之水蓋極其羽儀之潔白矣我客之來助祭而至止於此但見以純潔之心精白之意形見於進退周旋間亦有斯鷺之容矣容何美邪

**在彼無惡**句 惡韻 **在此無斁**句 斁韻 **庶幾夙夜**句 **以永終譽**句 譽韻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鄭箋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

三山李氏曰庶幾終譽此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慶源輔氏曰在彼無惡其心公也在此無斁其心厚也公則順天厚則盡道必如是然後可以夙夜以永終此譽也尊之曰客又以鷺比所謂譽也庶幾不敢必之辭也夙夜無或息之意也永長也終竟也

安成劉氏曰所引陳說在彼無惡之意與上文傳意



微異故朱子初解舊本於此說之下有亦通二字

說約按說通云庶幾幸之也　此兩節周頌中韻叶之最分明又不辭費者　朱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然但言助祭亦泛恐是二王之後來助祭而獻之之詩也

集解按永譽寬說因其得人心幸其能保譽言下有無限眷戀咨嗟之意

衍義彼謂彼國兼臣民言此謂王朝兼君臣言無惡言愛也在媚之爲君上見無斁言敬也在尊之爲客上見皆已然事非就祭時說庶幾是喜幸之辭非期望之意夙夜說得廣極言其時之久也於無惡無斁處便見彼此已有與了庶幾二句就根無惡斁來蓋因他得人心上幸他能保譽耳若不得人心則毀來而譽隨以失矣何以永哉注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謂我尊崇先聖王之德我以其象先聖王之賢而使之奉先王之祭祀　無惡只深入人心言無斁以克當人心言

正解此節首二句即其得人心於無間下是幸其保令聞於無窮

按永終二字連　錄陳氏是備一說非正意安成劉

氏說明

謂不但此此也其在彼而居其國無有怨惡之者其在此而來朝人皆愛敬之無有厭之者夫聲譽不於人心好德無斁則頌德有常庶幾自夙而夜循環無窮以永終此譽而不特今日爲然乎其可美又何如也

振鷺一章八句

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何如朱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助之禮旣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諸獻旣畢之後主與賓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



三山李氏曰杞宋天子後也其禮加於諸侯故特爲此詩也

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廢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覆車爲鑒耳

小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鄭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

孔疏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　樂記稱武王伐紂旣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後封卽爲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



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爲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爲殷後也樂記注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

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
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
爲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
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
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是復封微
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
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爲殷
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
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
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后於



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
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
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
即封杞武即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
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
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
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爲上公
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
而所以爲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
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

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己三所以通天三統
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
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
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按孔疏牽比舊文爲調停之說予意微子去之非歸
周書言遁荒則隱姓埋名以去也必無肉袒面縛見
武王之禮武王既封武庚何得又封微子成王時武
庚以叛滅謂殷不可無後乃求得微子而封之宋備
二王後武王投微子於宋必不然也書之不可信者
多矣豈能一一牽比而求其合哉　湯放桀於南巢



以待其自終想桀亡後封其子孫存夏祀理當有之
久而式微至武王時求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
正解此詩二節各開看勿作相承說總以德爲主容
貌者德之符也名譽者德之流也擬之於物觀之於
人審之於容貌之間要之於名譽之久皆所以美盛
德也
指南此詩上節即物類而擬其容之美下節即人心
而幸其譽之久容者德之符譽者德之流一以美之
一以幸之無非愛其德耳
豐年多黍多稌句亦有高廩句萬億及秭句秭韻爲酒爲醴

句醴韻烝畀祖妣句妣韻以洽百禮句禮韻降福孔皆句皆韻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溼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偏也

毛傳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皆偏也

鄭箋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

烝進畀予也

孔疏豐大釋詁文稌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言廩所以藏齍盛之穗者器實曰齍在器



曰盛齍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爲之遠本其初出於禾穗故謂廩之所藏爲齍盛之穗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卽禾稼也二百銍卽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藏齍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秸及粟米皆在倉廩矣以穗鄰於禾稼嫌不在廩故特舉其穗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爲宜故言穗也此言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卽通也　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以

億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嫌爲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宜相累但文不可再言及耳

按高廩所藏專指穗不可從

三山李氏曰稌粳也職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下溼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溼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

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偏也



新安胡氏曰按濮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辭歟

安成劉氏曰序以噫嘻爲春夏祈此詩爲秋冬報載芟爲春祈良耜爲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旣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與然得濮氏胡氏之說亦足以補之矣

豐城朱氏曰此詩朱子謂報賽田事之樂歌集傳祖字正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蓋言收入之多而得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

之所賜也故報賽之際以降福孔皆歸功於其神焉

廬陵曹氏曰以治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而養耆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矣

說約按集傳秭廩無叶秭醴以下每句皆韻然必上六句以各三句爲一截末一句總結爲不易皆與秭禮叶也百禮卽指祭祀爲捷亦不必關着

存旨地不爲物之異宜而易其勢天不因穀之殊性而偏其施故黍稌皆熟集注寒暑以天時言高燥下溼以土宜言

詩存周禮十二荒政其一曰殺禮蓋年儉則禮殺年豐則禮備也



衍義豐年三句一順說下豐年卽於多黍三句見之陰陽和風雨時乃致豐年之由黍稌是舉二者以見其餘歸重在高廩二句正見多意不專就黍稌說萬億及秭以廩之數言此通天下而言非專指公家言也○畀二句俱指酒醴言此二句兩開說或謂以治百禮止就祭祀而言然在良耜固宜在此處則說麽些亦可曰降福孔皆者蓋豐年之利僅可以食農人穀士女則神之福我猶末徧今百穀用成可使供祭祀備百禮則神之降福將甚徧矣將與殆字同○

畀是祭祀百禮是燕享

正解福卽豐年之福降謂田祖方社之降皆字言一黍一稌皆神休也一祭一享皆幽覗也利之皆處卽福之皆處此報賽之不容已也　按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秋夏之報賽夫亦猶是也乎

講國家之福莫大於豐年而所以獲其祥者敢忘所自哉如黍利高燥稌利下溼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蓋多黍又多稌矣故其積之也亦有高廩



之藏而數之也有萬億及秭之盛由是以之爲酒爲醴進而畀之祖妣之前以供祭祀而獻享安侑治百禮焉夫此豐年之所致皆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不但有以養而且有以祭降福不甚徧乎今日崇報神功報賽其容已也

豐年一章七句

小序豐年秋冬報也

鄭箋報者謂嘗也烝也

孔疏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言

而爲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積黍稻爲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

朱子曰序誤

按孔疏因有祖妣字謂是祭廟與朱傳祭田祖先農方社之說不合而田祖先農方社之祭似不宜有妣疑之　劉氏說可參看

正解此詩以豐年二字爲主大意言豐年利用之周而著神休之溥以見其當報也重歸功於神上

**有瞽有瞽**句**在周之庭**句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

毛傳瞽樂官也

鄭箋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

孔疏瞽矇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爲瞽矇故遣言之解以瞽矇爲樂官之意以目無所見思絕外



物於音聲審故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爲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爲差等不以目狀爲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

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序其事也

朱子曰祖通言先祖

濮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於祖廟此工歌也

慶源輔氏曰瞽言作樂之人也庭言作樂之處也兩句總序其事是也

豐城朱氏曰重言有瞽見其非一人而皆在於周之庭矣

纂序春官序眂瞭三百人一瞽一視瞭也注瞭目明者也

衍義有瞽有者昔無而今有言司樂之人也周庭言昭代祖廟之庭也按周禮有上瞽中瞽下瞽是爲三瞽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眂瞭者相之看來瞽雖有上瞽中瞽下瞽之别本文有瞽有瞽自是詩家字法勿拘滯此意舉作樂之人則凡所以備其器數調其聲音皆有司存也云在周之庭見

一代之新聲纔大濩而有作便有先祖在上衆客在
旁神之聽之人之觀之無不如斯也故曰總序
指南此章是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首言樂官之在
庭總敘以發端之辭也　言樂官便見得作樂在祖
廟便見得合祖古者樂師必以聲爲之既合祖自當
奏於祖廟之庭第周庭非作樂之所非祭時事
按直解以庭爲朝庭指南辨之是也當以廟庭言
合乎祖謂合於祖廟而奏之也乎字不可略
講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今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但見有瞽有瞽不一其官皆在於周祖廟之庭以其



司其事焉

**設業設虡**（句）（虡韻）**崇牙樹羽**（句）（羽韻）**應田縣鼓**（句）（鼓韻）**鞉磬柷圉**（句）（圉韻）**既備乃奏**（句）（奏韻）**簫管備舉**（句）（舉韻）

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
應小鞞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朄小鼓也縣鼓周制
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
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
木爲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
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
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遂併兩而吹之者
也

毛傳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
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
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小
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
鄭箋又設縣鼓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
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　既備者懸也朄也皆畢
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
也管如遂併而吹之
孔疏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是業爲大板也又解業之



所用所以飾栒爲懸也懸之橫者爲栒其上加之以
業所以飾此栒而爲懸設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
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
爲兩解業即栒上之板與栒相配爲一故通解栒虡
之體植者爲虡橫者爲栒也知者以春官典庸器冬
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栒虡而不言業此及靈
臺言虡業而無栒文皆與虡相配栒業互見明一事
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爲業則是其形捷業宜橫以置
懸故知橫者爲栒既言業所以飾栒則與之爲一據
栒定其橫植而業統名焉故不言橫曰業也栒業既

橫則虡者自然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虡郭璞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虡虡既用木則栒亦木爲之也又知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靈臺云虡業維樅樅卽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爲懸者也繫於業而言維明在業上爲之故與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栒也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虡其栒之上加於大板側著於栒其上刻爲崇牙以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卽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掛懸紘是牙卽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言可以爲懸也言掛懸紘者紘謂懸之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栒虡之上角漢禮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翣注云周人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翣於簨之角上飾鞞多是也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建鼓東則爲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



鼓周鼓解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鞉者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柷木椌圉偈者以樂記有椌楬之文與此柷圉爲一故辨之言木椌者明用木爲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以木可知而略之太師注木柷敔也是二器皆用木也皐陶謨云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天子樂而知之其栒簨圉敔古今字耳　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太師之懸凡樂師相瞽注云太師當懸則爲之相謂扶工是主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

爲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楝引導鼓故知田當爲楝是應鞞之屬也又解誤爲田意楝字以東爲聲聲旣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大全禮記明堂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

曹氏曰足鼓則以趺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簨虡故謂之縣鼓也

考索曰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



臨川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說約按周鼓皆縣田旣大鼓不必言矣應爲小鞞縣之與否未能辨也柷敔集傳頗不能句今觀孔氏有椎柄連底之說始知柷之椎連於底者其柄也字彙云捫引也動也動之則左右擊亦如播鞉而耳自擊但彼擊之於外此擊之於內耳禮書云鐸鳴自內鐃鳴自外亦其義也今但於中有椎連底句捫之句令左右擊句而理自明讀蔡傳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則當於鉏鋙句刻以木句長尺句字彙鉏鋙不安貌當是背上斑文突兀處易令作聲耳集傳以上叶聲字次節叶庭字卻奇而確　纂序按簨栒同簴音巨

詩記周初改縣制故作樂之始先言懸事

詩志業虡爲懸鼓而設有業因設崇牙有崇牙因飾樹羽其制如此必廣肆言之者所以示創也鼓爲衆音之倡於此一器易其制而餘器亦似煥然一新矣

衍義此節言備其器而奏其音也虡上有業業上崇牙崇牙上樹以采羽總是一器而盡制盡飾如此虡設則業亦設非兩次設也懸鼓乃周制非鼓名卽指



應田而懸於虡業之上者也旣備指上六者言乃奏是已奏但未言其美盛至下節始咏歎之　此節總是一備字首二句是飾之備中二句是器之備末二句是音之備相遞說下乃鼓不皆縣則如播鞉之主導縣又不獨鼓則如石磬之主收有以導之必有以起之則虛中圓表之柷有同功焉捫動也有以收之必有以借止之則伏鋙尺櫟之圉有並濟焉簫管二音又從其所奏之中舉其至小者以見其無所不備無所不奏也上六者是堂上之樂簫管是堂下之樂備舉盡作之意備字足上備字舉字足上奏字　業

虡皆懸鍾磬之器

講既有瞽人又使人爲之設其橫者之業設其植者之虡其業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虡業爲懸鼓也所以主乎衆音而節之也其堂下之樂又有鞉以導樂磬以節樂柷以起樂圉以止樂皆視瞭設之於庭凡既具備乃使瞽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亦備舉而作之焉

**喤喤厥聲**句聲韻**肅雝和鳴**句鳴韻**先祖是聽**句聽韻**我客戾止**句**永觀厥成**句成韻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爲盛耳

鄭箋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

按鄭說觀成失之泛

朱子曰成樂之一終也

曹氏曰永視厥成觀之無厭斁也

疊山謝氏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竝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

安成劉氏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爲盛我有嘉賓則商人作樂以此爲盛我客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爲盛也

豐城朱氏曰樂聲喤喤而和鳴故先祖是聽幽有以感乎神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明有以感乎人也

通解曹氏曰觀成勿入興亡之感妙成字不須說出九成舜韶九成周日九變注周曰樂闋也如簫韶如字明



說約按是聽平聲讀妙以我客戾止爲盛失渾厚之意可不入

詩通先祖是聽全在發揚祖功光昭宗德與其精神意氣默相感召上說

詩脈我客觀成不以興亡之感說客乃二王之後其所見聞皆大聖人之樂後有作者難爲其觀今而亦永觀厥成則樂音之美可知而先代之後且爲所感則先祖之神信乎其聽矣　集解按如詩脈則末二句乃是卽我客之觀以必先祖之聽正不得以格神感人對言

衍義上三句言樂和有以格神下以感人徵其盛也舊說以格神感人對看覺未妥蓋合祖之樂自不當與嘉客對言也肅雍句正是足喤喤句而和鳴卽肅雍也先祖是聽要本功德說成乃六成永觀者謂永觀其作樂之終也切勿以興亡在念說　肅雍句內要見發揚祖功光昭先德方見作是樂以合祖先祖是聽謂功成樂作以告於神明庶使其功德之隆者有以潛孚於合漠蓋太和足以藹先德而有德之祖油然合也大樂足以揚世功而建功之祖儼然合也蓋空空說箇是聽便無味我客統承先王彼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樂後有作者難爲其繼則亦難爲其觀也曰永觀厥成此卽我客之觀以必先祖之聽故不可以感神感人對說　肅者皦如而無奪倫之意雍者純如而無沾濡之意

按合樂非以樂賓觀成亦不止二王後特借以形樂之美耳　講中合祖之說相沿誤解

講樂備奏矣但見律呂相宣喤喤而和之厥聲蓋皦如以肅純如以雍而如是之和鳴焉由是和氣所感先祖之神洋洋來聽我客之來助祭者由始至終永無厭斁矣以觀其成焉樂之盛何如邪



有瞽一章十三句

濮氏曰始言樂官中言樂器終言樂聲之美

小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孔疏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皆言合諸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因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敎民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爲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因經所云鞉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旣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

集解此周樂初成而合奏謳廟之詩只先祖是聽一

語見合樂於祖之意喤喤厥聲二語盡合樂之旨正解此詩首節是總序其事下二節詳言其樂之盛也蓋器備音奏樂和而感神人總是樂之盛意此許南台之說比他說覺明山東錄以二節爲樂器備末節爲樂器和則既備乃奏句難通決不可從　按詩說以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作主是聽正是合祖合於祖者何卽合之以肅雍也　辨義按此詩有云武王旣定天下始作天子之樂以象先祖功德乃合聚樂以奏於祖廟而樂工歌此以降神也聚岡嶧山臺山諸先生俱主此說又方山先生云合祖是作樂以合格乎祖考也若作合奏於祖則合字主樂恐與詩柄語氣不協確齋先生從之然愚從方山而不從諸先生蓋非因方山從朱傳而曲意徇之也尹蓋著意於此首章在周之庭一句弁詩柄始之一字云云

按舊說謂周公攝政制禮作樂爲是或云武王初定天下卽爲此樂未是　合乎祖注疏之說甚明只是合奏於祖廟耳合於祖德之說小巧非正意正解多爲致辨殊屬不必　朱傳引序說合乎祖三字亦非出朱子意也　舊說廟庭爲太祖之廟而朱子謂祖先祖也豈以合樂時羣廟不能徧奏而合羣廟之主於太祖之廟以同聽之歟如此說是合祖亦通　指南謂周庭非奏樂之所非祭時事其說未明豈以祭時奏樂在堂上堂下而不在庭庭卽今之堂前空院也此云在庭與祭不同欲就寬地以便觀聽歟此又添一疑義俟考



詩經詳說卷八十六終

# 詩經詳說卷八十七

阜陽冉覲祖輯撰

## 臣工之什

猗與漆沮（句沮韻）潛有多魚（句魚韻）有鱣有鮪（句鮪韻）鰷鱨鰋鯉（句鯉韻）以享以祀（句祀韻）以介景福（句福韻）

賦也猗與歎辭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鰷白鰷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毛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槮也



鄭箋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　介助景大也

孔疏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豳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槮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槮用木不用米當作木爲正也涔潛古今字　鱣鮪已釋於衛風言白鰷鰋鮎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鰋郭璞曰今鰋額白魚也

大全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橬音誰潛槮也字林作罧音心去聲

華谷嚴氏曰王氏以爲潛藏之潛言取之深也解頤新語云魚喜潛

廬陵彭氏曰子孫之祭其先祖九州之美味莫不畢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本之意抑亦思其所嗜之意

慶源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序說也



六帖黄氏云潛深處也毛氏訓槮江海多魚豈皆積柴可以養之歟恐是　方愨云王者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說通另舉此祭如漢人原廟薦新之意西北少魚故重之獨言漆沮卽不重與王亦非無意

古義應氏云嘗者試而驗之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享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秋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

後祭以致其孝也

說約按集傳六句三換韻

集解按今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季春薦鮪乃序說而朱子因之也此詩既是一詩兩用則季冬季春正須渾含不露上玉原序於享祀處有冬則因魚性定春則乘鮪新來二語因删之

衍義薦魚必以季冬者冬月魚不行乃性定而肥美故衆魚皆可薦春惟鮪獨肥故薦鮪有鱣二句重魚之多上不重種數亦不重色之全景福泛說

正解似龍而黃曰鱣似鱣而小曰鮪形白而長曰鰷



頳黃而大曰鱨無鱗額白曰鰋有鱗尾赤曰鯉享祀句正薦魚也介福要發出祖宗眷祐天子獲福氣象

后山許氏云大全以此詩必言其所與之地取其所産之物而薦之以示不忘本之意看來此意亦不妨但時說多以爲不可思意欲作說詩者之辭亦見周人薦漆沮之意不然九州方物皆可以薦奚必漆沮之魚哉此處亦當有辨

指南四句分上歎魚之多下薦魚以獲福　享祀就薦其時食說以順其誠心之意不可以祭言亦不過季春季冬之薦非四時之薦之也此詩見周人春祠冬烝嘗祭之外所以致其時思者無不至可以觀孝矣

講四時祀先固有常典然魚非常祭之物敢忘特薦哉猗與此漆沮之水其潛深處有多魚焉魚之大而美者有鱣也有鮪也小而美者有鰷也有鱨也鰋也鯉也其多如此由是以時取之而薦享以祀於祖考順孝子之心焉神之格之景大之福其有以介我矣我之利賴於漆沮之魚者豈少哉

潛一章六句

小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鄭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孔疏潛詩者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總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先言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爲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季春鮪魚新來正月未有鮪言春則季可知且文承季冬之下從而略

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爲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春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　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雁水涸而性定則十月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按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



而獻之明新來也陸璣又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正解此詩以潛有多魚句爲主歎澤物之盛下言薦廟以獲福也周人季冬薦魚季春薦鮪同歌此詩蓋一詩而兩用決非一時而兩祭也季春季冬字不必入講享祀是薦不以祭言薦與祭不同祭於廟以神道事之也薦於寢以人道事之也

指南言一物必祭而致孝以感神也

**有來雝**雝句**至止肅肅**句肅韻**相維辟公**句**天子穆穆**句穆韻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

毛傳相助也

鄭箋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

孔疏雝雝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雝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慤而趨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爲穆

穆也
按祭文王不當禘
朱子曰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
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安成劉氏曰諸侯之來者非一故以雝雝言其和其
至止於廟中也故以肅肅言其敬
慶源輔氏曰來而不和則有勉強不得已之心至而
不敬則有怠緩不敬事之意
古義有來者非一之辭孔穎達云止語辭維字重看



閔光德云有字正與維字相應便見非復大夫助祭
意天子以位言武王自謂也
六帖徐士章曰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
詩意重在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
說約按古義雝公冬韻肅穆后韻通篇俱隔句用韻
蓋一章四節十六句八韻乃韻律之至奇者
存旨肅雝穆穆等不重只重天子諸侯上見非復髦
士奉璋公侯執鬯之舊矣已伏末節兩右字案
衍義此詩重在得諸侯以奉祭上武王既得天下率
諸侯以祭文王而因念文王裕後之澤見今日得合

萬國之歡心以尊崇皇考者實皇考之德所致蓋不
敢忘所自也　上三句言得人以助祭下一句言篤
恭以主祭然只閑閑說去不可對看蓋天子主祭諸
侯助祭者也　穆穆以容言不脫和敬意
指南天子有事宗廟而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者所
以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也此方得重天子意非
以助祭主祭並重而對言之相維二句言以是和敬
而相天子之祭者相維辟公也於斯時也天子主祭
於上而幸是百辟者有穆穆之容
按諸家多主得諸侯說獨指南重天子說近正



講聖人有天下必先享親故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
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此尊親大義古來不
易之道也如今日者有自彼國而來雍雍然和而無
勉強至於我周之廟肅肅然敬而無怠惰以相祭事
者實維辟公而天子主祭於上穆穆然有深遠之容
潛孚默感以通乎神明也誠盛典也哉
於薦廣牡句　相予肆祀句祀韻　假哉皇考句　綏予孝子句子韻
於歎辭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
孝子武王自稱也
毛傳廣大也假嘉也

鄭箋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　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

孔疏言於薦大牡之牲舉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　釋詁云皇君也此大祖宜爲一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爲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爲武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



與閔予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

按鄭以綏孝子爲定其基業非也只當就祭時說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臨川王氏曰大牲碩大肥腯之謂也

華谷嚴氏曰言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也

六帖顧大韶曰於薦二句今講御似諸侯自薦大牲不知周禮唯侯服貢祀物亦入貢時納之耳寧有當祭時始進之乎商頌大糦是承同綏予句不應作疑辭蓋此徹祭之歌耳

古義按横量曰廣牡考有韻祀子紙韻

衍義此節上二句言諸侯薦牲以助下言幸先王之享祭也　薦廣牡助祭中抽出一事言要本天子主祭而諸侯和敬以助祭說綏者安其思慕之心也孝子之心欲神之格神格則心安注中庶其字勿作冀望說此乃徹祭之時已幸其享矣上對辟公言則曰天子此對皇考言則曰孝子

正解假哉皇考句亦不閑言今日天子主鬯辟公奉



璋則皇考乃大哉之皇考也子居皇位而父苟未享王祀則子心終是不安今日之右以皇祀如此庶幾皇考享之而安我孝子之心也　按從皇考取意失之鑿

講於哉天子進大牡之牲而辟公助我以陳其祭祀此合萬國人心以展孝思也我大哉之皇考庶有以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乎

**宣哲維人**句**文武維后**句后韻**燕及皇天**句**克昌厥後**句後韻

宣通哲知燕安也

毛傳燕安也

鄭箋宣徧也　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　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

孔疏天之監下作爲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

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



者周禮之末失也

曹氏曰燕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

慶源輔氏曰言文王之安於人而格於天所以能昌盛我後嗣之人也人爲萬物之靈維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衆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文乃武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子以賢子孫是以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

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書稱惟爾玄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通解宣哲文武俱要著文武實事說克昌厥後後字自指文王一身言觀下綏我二句可見

說約按古義人天眞韻后後有韻　詩通云本文只言燕皇天而注就及字看出安民克昌就文王得天



眷言後即武王自言不須指出　纂序按通解所謂後字指文王一身言非文王自身後來也看厥字則其後者文王之後也總屬文王一身故也

詩通克昌就文王言猶云文王能昌文王之後也

衍義此節言先王道德之全所以格天而裕後也宣哲以心言文武就本身徽柔剛健上說到燕及皇天方就設施上說後字直指武王說蓋對文王言則武王爲後　盡人道備君德如何便燕及皇天蓋安人者天之心惟盡人道備君德故能安人以燕及皇天

宣察事無窒也哲明理無蔽也

正解宣哲以心言宣以通微是理無不明哲以周知是事無不察能不廝人生物則之良故曰盡人道出以微柔不流操切擠以剛健不屬委靡無愧人君臨下之責故曰備君德　有圖度昌後之心天便不燕民亦何安文考心事但要安民耳燕天且不計何況昌後

按宣哲二字或以宣屬事哲屬理或以宣屬理哲屬事不歸一說俗云通達事務當從宣於事哲於理說

燕皇天只是合乎天心而天心安不必說到瑞應講夫得人奉祭固幸皇考之享矣然所以得奉是祭者孰非賴皇考致之哉惟我皇考宣而通於事哲而明於理有以盡乎人之道焉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有以備乎君之德焉夫人君承天治民而天以安民爲心道德全備故安民以安及於天而能得天之眷用昌大其後嗣也

**綏我眉壽**句**介以繁祉**句祉韻**既右烈考**句**亦右文母**句母韻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

毛傳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

鄭箋安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　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

孔疏今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

按毛鄭以烈考爲武王不知誰爲主祭　下有文母是配享則烈考爲文王無疑何得拘洛誥烈考武王以妨此詩

新安胡氏曰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爲文王無疑此詩爲武王祭文王之詩無疑

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於烈考文母也

慶源輔氏曰綏我眉壽下四句則承上文而言所以綏我之實如此故我所以得享右乎烈考與文母也

安成劉氏曰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

豐城朱氏曰莫強於人而文王之宣哲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而文王之文武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

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卽綏予孝子克昌厥後之實也

詩通末二句卽指當日之事

說約按古義壽考有韻祉母紙韻又云此篇句句隔韻矣而第五七韻又承第三韻第七八韻又承第四韻

詩記降年永則事先之日長得福多則奉先之禮備皆昌後之實也

集解按婦人無謚從夫之謚故稱文母

正解此節承上節末句言上二句正言昌後之實下二句言已得盡尊親之禮又昌後之所致也眉壽就壽之徵言繁祉兼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言綏我句謂昌以可大之福也乃是已然事武王受命時已老若非眉壽安得大統之集以祀其先王若非繁祉安得合九州之尊富以舉此莫大之典旣右二句承壽祉來烈以功言文以德言從夫謚也右烈考者禮九獻樂八佾合天下而以父道事之也右文母者其禮同其樂同合天下而以母道事之也卽上來肅雝之辟公相穆穆之天子合四方之廣牡薦一人之肆祀也烈考文母不平玩旣字亦字可見　此詩一字不苟



下首節稱天子對辟公言也次節稱孝子對皇考言也二節謂以天子之禮尊親則稱皇考末節承上有格天裕後之功來故稱烈考　文母雖帶言其實關雎啓化纘女開祥文王宣哲文武之德其贊助者不淺

講皇考之昌後也綏我以秀眉之壽而末年猶受命焉助介以繁大之福而有天下爲天子焉使我時得自盡分無所拘幸辟公以相祀事旣右我烈考以天子之禮天下皆以父道尊之亦右我文母以母后之儀而天下皆以母道尊之也向非皇考則予何以有今日哉

雝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爲卽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爲徹也

朱子曰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

小序雝禘大祖也

鄭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

孔疏雍者禘大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大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

祭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愛孝子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閟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卽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



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辭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爲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按禘既大祭則非時祭之禘而爲不王不禘之禘如何又云小於祫周禘后稷所自出又非以文王爲禘舊說總是糊塗

正解通詩重在得諸侯以奉祭上首二節言得人奉祭而冀文王之享後二節言文王裕後以見奉祭之由先後相照應看

徹言武王既得天下率諸侯以祭文王而因文王裕後之澤見今日得合萬國之歡心以尊崇皇考者實皇考之德所致蓋不敢忘所自也

按武王祭文王之詩時講皆云重在得諸侯上是武王以得諸侯爲足以榮其親殊無義味孝經所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亦非可以自侈大之說也前面平平說去見得今日之祭由文王有以貽之爲是　又按諸侯助祭或助行徹俎之事故因徹而以諸侯爲言以歌之　此詩亦非武王自作只是詩人



擬武王爲之耳若武王自言天子穆穆豈不有礙

**載見辟王**句王韻**曰求厥章**句章韻**龍旂陽陽**句陽韻**和鈴央央**句央韻**鞗革有鶬**句鶬韻**休有烈光**句光韻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鶬皆聲和也休美也

毛傳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

鄭箋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

孔疏釋詁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以爲始龍旂者旂
上畫爲交龍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
前相傳爲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
鈴著旐端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旐是鈴在
旂上鞗革有鶬鶬爲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鶬之
下主爲鞗革而言其意亦兼言旂鈴皆有法也　以
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
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
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也諸侯謹愼
奉法即是自求其章旂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



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春官司常文釋器云轡首
謂之革故知鞗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云有鶬故知
鶬爲金飾貌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休與烈光
連文故爲盛壯
按求章是來求王朝之章舊說自求其章非也
集解按鞗革是轡而云有鶬者蓋聲出於纏搤轡首
之金環也
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
車服之盛如此
曹氏曰操慶賞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也故諸侯來
朝就求典章焉
六帖鄒子靜曰此篇諸侯之來本爲來朝而詩之作
則爲助祭如車攻詩東都之行本爲會同而詩之作
則重田獵也
詩脈此節只是喚起之辭奉辟王之命正以欽昭考
之靈隱含下意在
正解此節美諸侯謹入覲之禮而盛其儀也蓋就其
未祭之先言之厥章乃天子所制諸侯所守如禮樂
刑政之屬必曰求者典章雖曰一定而其閒因革損
益隨時互異故求稟而受之以爲尊守計耳於車之



所建則有龍旂而陽陽乎文明之象於車旂之所綴
則有和鈴而央央乎節奏之宣於馬之所御則有鞗
革而鶬鶬乎和鳴之應亘作三項看休有烈光總承
見其等威物采足以增輝上國也
指南曰求句是推其載見之心厥章廣說乃朝廷典
章禮樂刑政之類求稟而受之也龍旂句自所見言
也和鈴二句以所聞言也和與鈴應鞗與革應故有
聲末句總上聞見說此句輕
按休有烈光只就車馬光輝說
講朝祭天下之大典也其始而諸侯之來則先見辟

王亦曰禮樂法度頒自王朝求之以爲恪守之規也但見其來有旂則畫以交龍陽陽而色明軾前有和旂上有鈴央央而聲和鞗垂革轡皆行動而有聲焉車服備盛美哉其有烈光乎

**率見昭考**句**以孝以享**句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毛傳昭考武王也享獻也

鄭箋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壽考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

孔疏上謂諸侯見成王卽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顧命畢公召公爲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伯率之也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爲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孝子卽成王也之事謂祭事諸侯致之謂助行之也以獻祭祀之禮亦是孝子之事但所助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爲一事也



按注疏率見至多祜爲一節故鄭三以字連言 添伯字多事

朱子曰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皆南向韲廟之列左爲昭而右爲穆也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然蓋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也

安成劉氏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爲昭三世爲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

豐城朱氏曰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

詩解孝享以王者言而諸侯助之覩下節注又言孝享可見

說約按享與上節爲韻詩說云覩注先乃又三字本當三開說而首二節略有相黏意當此處斷

正解此節孝享重王者身上諸侯不過助之而已昭考升遐之後正人心思慕之時故率見以致其孝清廟肇啓之時正大禧是承之日故率見以致其享但孝以心言享以物言率字以字俱重辟王身上王者

以天下助祭爲重蓋合天下之孝享爲一人之孝享也

講夫諸侯之來因以稟王章也亦以供王祭也由是率之以見昭考之廟合萬國之歡心以致吾孝思之誠備四方之品物以行吾享獻之禮而志物爲之兩盡矣

以介眉壽句永言保之句思皇多祜句祜韻烈文辟公句綏以多福句俾緝熙于純嘏句嘏韻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

鄭箋言我皇君也　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義成



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

孔疏十倫之義者祭統文也　明有十種倫理之義

按鄭以言爲我皇爲君不順　綏以多福屬神安辟公說文義隔礙

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於諸侯之辭猶烈文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既大且多之福然凡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侯助祭以致之安我以是多福而使我繼續以明之至于純嘏純嘏則又全備於多福也

疏義永言保之只是長有之意以介眉壽則長有多祜矣　因諸侯來朝而使之助祭因諸侯助祭而得以受福

說約按疏義大全祜後五反嘏音古古義廣韻古義又云徐光啓云以介眉壽而下三句一韻秦人功德碑本此　純嘏即多祜變文成章耳不必如疏義有漸進極盛之說也

副墨眉壽多祜已是純嘏此不過提出辟公以示歸功之意



集解按多福純嘏即上多祜緝熙即上永保俱不重須在綏字俾字上認意

衍義此承上文說來謂昭考之格而介之也三句串講眉壽是未然事多祜不外富貴是已然事獲福以保多祜此即謂之多福此即謂之純嘏多福兼福壽言之純嘏即多福也綏以句自諸侯致之言俾緝句自使我得之言猶言諸侯綏之而使我得之也熙明也福本光明底如昭明有融之類惟以壽享福故寖昌寖明以至於純全而無一之不備所謂緝熙于純

嘏也　俾字跟辟公來
正解此節言獲格先之全福而歸德於諸侯也以介眉壽緊承上說來言祀禮方行於昭廟而神明遂格於感通以此孝享之故而介我眉壽使得永言保此思皇之多祜也作一氣說福受而無壽以保之未足爲全福惟介壽以保多祜此之謂純嘏綏以多福二句只申上說言我之獲福以享壽皆由辟公綏之而使我得緝而熙之以至于純嘏豈予一人所自致哉緝熙二字中含修德意在與俾爾彌爾性例看
按永言保之連多祜爲一句　辟公綏即俾之一氣



下
講孝享既行由是昭考之神介我秀眉之壽使我永保乎思皇之多祜矣夫以壽而保祜則多福於此而斂誠爲天下之純嘏矣然豈我所能致哉蓋由烈文辟公盡其誠敬以助我之孝享故神之格之而綏我以多福使我得繼而明之壽與福兼隆而享此純嘏之全也是予之孝享於先王者固惟辟公之助而予之受福於先王者亦維辟公之功矣予敢忘所自哉
載見一章十四句
廬陵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歡悅車服鮮明所謂休有烈光也率之以見於昭考之廟以致孝享之禮以助眉壽之福凡今所以永保多祜皆爾羣公有以綏之而使得以緝熙于純嘏也
小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孔疏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經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爲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總之按經義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



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爲首引耳
朱子曰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正解此詩是言諸侯來朝而率之以奉祭因歸其錫福之功也以第二節爲主而徑從入覲說起蓋諸侯之來本爲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爲助祭也章首便提起祭來方是本旨首言諸侯之來朝次言王率之以奉祭末因祭而受福故又歸德於諸侯也語氣盤盤相承

有客有客句亦白其馬句馬韻有萋有且句敦琢其旅句旅韻

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傳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

毛傳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

鄭箋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



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

孔疏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亦周也萋萋且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故云敬慎貌　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　既言有客見其乘馬則萋且為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威儀萋萋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

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其此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謂之彫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

按亦字詩人口氣毛謂對周言鄭謂對武庚言皆多事然謂殷尚白今亦用白差勝

曹氏曰封於微而爵為子微蓋商圻內國名

東萊呂氏曰成王殺武庚叛者殺之爾封微子賢者



封之爾

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嚴氏曰重言有客者喜之也稱其衆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可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

說約按亦白其馬句雖無關繫要亦點景語也詩固有不定題目而因文知事者雍之文母載見之昭考此篇之亦白其馬雖好辨者不能異辭矣馬古義废韻　纂序按鄭箋則萋且似屬微子者故下句著又選擇一又字如常講則連下屬其旅為倒裝文也詩迺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今要得初至令人

快覩光景

集解按萋且句本倒裝文斷當連下屬其旅此只閑閑從馬說到人上見其無非可愛並不實下一贊歎語若從鄭箋以萋且句屬微子而以敦琢句又形其臣之賢不特黏滯神味亦索然矣　亦白句亦與下淫威相照　按講中仍用舊說萋且作微子當分別看

衍義首句提起看下三句作所乘之馬從行之旅對說昆湖方山俱作三件看此節要得重客意亦要見始至意　萋且然其敬慎者皆選擇而來之旅也



正解此節於其始至而舉其所見者美之也注不敢臣三字下得極恰於此見周家忠厚之至雖勝國之胄待之以禮如此見其非不能臣乃不敢臣也

講周之封宋公也以客禮待之今方始至我周有嘉客焉但見所乘者亦白其馬而殷之物色在望焉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焉不亦可美也邪

**有客宿宿**句**有客信信**句**言授之縶**句**以縶其馬**句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毛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縶其馬而留之

鄭箋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

東萊呂氏曰譙郡張氏云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

華谷嚴氏曰上二句樂其留之久也下二句恐其去之速也

說約按言授二句商量擬議之辭非已然事馬集傳曰同上者云亦滿補反也連上節爲一韻但上三句無叶　次節帶上節韻與載見一例大全有同上二字



正解此節是將去而不欲其去也廟見既畢則歸國有期繾綣未已又將舍我而去計其暫寓不過信宿而止耳言授二句是商量擬議之辭是欲其不止於一信一宿之意慢說破留字總之樂與周旋而不忍聽其去也

講夫客誠可美奈何其來而卽欲去也有客於此近而計之不過宿宿而已有客於此卽遠而計之亦不過信信而已信宿之外殆邈乎不可親矣我其何以爲情乎殆將言授之縶以縶其所乘之馬庶乎客不得行而藉以稍留乎

薄言追之[句 追韻]左右綏之[句 綏韻]既有淫威[句]降福孔夷[句 夷韻]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毛傳淫大威則夷易也

鄭箋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　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

孔疏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　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故以追爲送客以王爲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蹶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以追爲餞不如追之復還更厚]

按孔疏留客十日之說非經義所引易雖句無咎尤安



曹氏曰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王之車服禮樂其等威之大異乎列國之諸侯矣

臨川王氏曰既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

段氏曰劉氏云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

說約按已追之又綏之是兩項然俱非實事末二句說通云言可留之意而不言客之可留言外之旨長矣　纂序按有淫威即可降之福

詩通既有淫威二句正是綏之之切要語

衍義追者挽回其馬旋轉其使也設言其愛之至非眞已去而復追之也左右字是借來形容其留之無方也或委曲其辭或周悉其禮無往不竭其誠便是淫威只依注說言平日待之如此見其可留也典秩不同於侯度之常故曰淫威福即淫威品秩崇重謂之威享受寵榮謂之福既有是已然事自上予下則曰降　惟言平日待之如此以庶幾其一留非自多其所與也此正見得天子留客故有許大寵榮許大福祉若只如前二節則常人留客亦能如此不必天子也　此節上二句是留之下句是示以可留之意正解車則大輅旂則太常用天子禮也朝廷以雅宗

廟以頌用天子樂也易者無所顧客大者寵冠一時用天子禮樂則浸淫出於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淫威

按威作等威字看淫字終欠雅馴疑之正解浸淫尤鑿

講奈何客之終必去也則我將薄言追之以挽其轍又或左或右無方以安而畱之焉且爾之決去而不可挽者豈以待爾之薄邪彼天子禮樂名器之至大者今爾統承先王得以用之則是既有大等威矣而我周降爾以福者亦甚易而大也客獨不一念之邪

有客一章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萋且敬愼貌又似有文章貌敦琢選擇也亦有整飭之意其始至也愼重其事如此非以媚乎周也誠之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宿宿一宿而又一宿信信再宿而又再宿愛之而不欲其去也去而復追還之所以安而畱之者又無方焉懇懃之意如此非以私商也厚之至也所謂在此無斁也既與之以甚大之威儀則其降之以甚大之福祉可知矣此則慰安而勸勉之辭也

小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鄭箋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孔疏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爲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爲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卽爲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瞽振鷺武亦一時事也



正解此微子始封來見周之祖廟之詩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非助祭之謂依注作三平看首節言其始至愛而喜之也次節言其將去愛之不欲其去也末節言其畱之愛之無已也通詩俱重愛之之意　讀此詩不獨見周家忠厚其眞情實意藹然如不容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壁立千仞氣象

按淫威作好字面看殊未愜竊疑是從武庚受誅微

子得封說來然此說不可用

**於皇武王**句**無競維烈**句**允文文王**句**克開厥後**句**嗣武受之**句**勝殷遏劉**句**耆定爾功**句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

毛傳烈業也　武迹劉殺耆致也

鄭箋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　遏止者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

孔疏宣十二年左傳引此文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紂於昧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

按毛以武爲迹鄭爲武王是也鄭以遏劉爲止天下之暴虐殺人者又以耆爲年老取未受命之意尤鑿

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曹氏曰代紂以除害樂其能成武功也

三山李氏曰大武之舞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也



華谷嚴氏曰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德未能盡達於天下故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

定宇陳氏曰武王之烈實丕承乎文王之德故不以武爲武而以止殺致定爲武武烈之中實有文德寓焉

慶源輔氏曰武王故稱其莫强之烈文王故稱其信有之文父子一心文武一道但文王開始武王成終有先後之次耳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所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所載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儒執以爲文王全無取天下之心者不幾於固乎

豐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强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以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

古義通篇俱無韻

詩通允文字可味全在視民如傷不忍發天下之殺機上看

詩逆獨夫變伐會朝清明戎衣一解天下大定宇內殺機就此消融故曰遏劉若作止殷之殺其義小作自止其殺不復用武亦似反贅

集解按文王以服事殷與武之肆伐大異而詩乃云明之武王勝殷遏劉與文之臣節似悖而詩反云受之此意絕可想

正解無競句就平定天下混一區宇說未可以弔民伐罪意入講恐礙下勝殷句克開厥後荆川指三分有二開王業上看或就伐密伐崇上說者附會武功或就惠鮮懷保上說者附會文德皆有所偏重不若



自王業上言之且此句言文王開之只起下武王能成之耳嗣受者受其所開之業卽末二句見之勝殷與遏劉不平言勝殷而止其殺也 鑑湖詩說云文王以服事殷何以曰克開厥後蓋三分有二無開後之心實有開後之緒故在文純熙之氣運於此合者正於此開在武行善之局而於此翻者轉於此嗣

三山李氏曰大武之舞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據此則勝殷止殺乃武王自止其殺如詩之載戢于戈書之歸馬放牛皆是如此方合大武之意勿作止殷之殺也張岡嶧山俱主是說或謂武王無殺之可止如武成所謂以遏亂略是也 黃東崖曰此篇前所云烈後所云功俱自王業一統撫世御極言不可以得天下之富貴爲功總見武王無歉於文德子述有光於父事此象功之樂所以作也

按勝殷遏劉卽一戎衣而天下定之意是甫勝殷而卽遏其劉也以修文偃武說覺緩

講帝王功成作樂原非偶然於乎大哉我武王天下莫得而强之者其功烈也然其所由實維我文德之文王能修和其邦創始於前以開厥後而我武嗣而受之遂戎衣一舉勝殷遏劉而會朝清明以致定爾



無競之功焉此大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以由成也今日象而作樂以告之其容已乎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而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濮氏曰左傳宣十二年以此詩爲大武之首章實爲第三章桓爲第六章然則周頌皆一章而已無豈章也或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可知也

曹氏曰孔子語賓牟賈以武樂始於總干而山立終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豈止於武功而已哉

大全禮記明堂位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干戚武象之舞所執也

建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干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武王伐紂而成功也

小序武奏大武也

正解此詩奏武王之功當重武王上二句言其功之



天下原其功之所由成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乃歌此詩

指南此詩全在武王能嗣文王之文以成大功上以安民爲主蓋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知其以止殺爲武正其善繼文王處故特以象成之樂表而揚之首末烈字功字相應俱自王業一統撫世御極言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詩經詳說卷八十七終